中國語言學論文集

丁邦新 著

中華書局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

丁邦新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学论文集/丁邦新著.—北京:中华书局,2008.12
ISBN 978-7-101-05788-1

Ⅰ.中… Ⅱ.丁… Ⅲ.语言学-中国-文集
Ⅳ.H00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3450号

书　　名	中国语言学论文集
著　　者	丁邦新
责任编辑	秦淑华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40¼　插页3　字数60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788-1
定　　价	98.00元



作者近照

作者簡介

丁邦新(1937—),祖籍江蘇如皋,寄籍浙江杭州。當代著名的中國語言學家。1959年畢業于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1961年考入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師從董同龢先生,1963年獲碩士學位。1966年赴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師從李方桂先生,1972年獲博士學位。曾任中研院史語所語言組研究員兼主任、副所長、所長等職。1975—1989年爲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1986年當選爲第十六屆中研院院士。1989—1994年應邀擔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校區中國語言學教授,1994—1998年任Agassiz講座教授,此一講座原爲趙元任先生之職位。1993年被推舉爲國際中國語言學會會長。1996—2004年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兼院長。2000年被美國語言學會推舉爲榮譽會員。

治學的主要範圍是漢語史和方言學,代表專著有《臺灣語言源流》、*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魏晉音韻研究》)、《儋州村話》、《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一百年前的蘇州話》等;翻譯趙元任的《中國話的文法》;主編《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當代閩語研究》)、《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李方桂全集》;合編《語言變化與漢語方言——李方桂先生紀念論文集》、《漢語史研究——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論文集》、《漢藏語同源詞研究》等。

自　序

自從1998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我的語言學論文集以後，轉瞬已經十年。現在又有機會把當時未收的跟後來發表的論文在中華書局再出一本集子，實在是很高興的事。除去藉結集的機會可以多向讀者請教以外，至少有三點跟以往不同的地方：第一，這本書沒有字數的限制，所以收的論文比較多；第二，中英文兼收，有些英文的文章在國外發表，國內不大看得到；第三，這本書是用繁體字排的，討論古漢語音韻的文章常常牽涉文字的形體，如果用簡體字排版，有的地方就會有誤解的可能。這實在是這十年以來國內很大的進步！

商務的論文集出版的時候我還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執教，後來轉到香港科技大學，現在又已經從科大退休。好像陸法言在《切韻》序裏所說的"今返初服，……屏居山野"，雖不至於到"交游阻絕"的程度，但沒有教書管行政的壓力，做研究的時間確實多了一點。可惜手邊的瑣事還是不少，七十歲了，並不真能隨心所欲。

現代科技帶來了許多方便，電子郵件不是朝發夕至，而是隨發即至，好些郵件都有時間性，都加注了"urgent"的字眼。而且我爲人心軟，常常答應做一些爲人服務的事，一經答應就變成一項債務。有些審查案關係著別人的升等或者研究經費，催債的人急如星火，振振有詞："某月某日先生應允審查此案，目前尚未收到意見書，因爲時限已屆，請即送來。"大把的時間就從這些郵件裏流失了！

我說這一段話是想爲自己找一個藉口，因爲好些文章既沒有能改寫，又捨不得割愛，衹作了些必要的修正。有的可能已經過時，但也許還有一點參考價值；有的當時說得不够詳盡，但現在改寫又太費周章。所以每一篇論文之後都附注原載的出處跟時間，讓讀者了解相關的時空。

論文大致做了一個分類，分成音韻、方言、聲調、構詞、漢語與"非漢語"、

語言與文字、語言與文學等七個部分,外加一個附錄。這實在是一個不一致的分類,音韻的文章裏有方言,方言的文章裏也有音韻;聲調的文章討論的或者是現在方言的聲調,或者是古音裏的聲調。所以衹能就主旨來分,總比完全不分要好一點。趙元任先生在他的《早年自傳》裏說:他小時候"弄出個喜歡給樣樣儿東西歸類的脾氣。後來過了許多年我念哲學的時候儿,想拿科學分類作我的論文題目"。趙先生要拿科學分類作博士論文,可見分類之難!

"非漢語"指的是中國境内漢語以外的語言,李方桂先生是"非漢語"語言學之父。這裏我把討論漢藏語、南島語的文章都放在一起了。附錄裏就是爲趙、李兩位先生寫的小傳,以及我主編《李方桂全集》寫的總序。

這本論文集能够面世,真要謝謝中華書局語言文字編輯室的秦淑華女士。以上所說的論文集字數、中英文兼收跟繁體字排版,都是她的好意。衹希望讀者看到這本書的時候,覺得還有一點參考價值,沒有完全過時,我就很滿意了!

丁邦新

2008 年 1 月 1 日

於美國灣區寓所

目　錄

六　語言與文字

七　語言與文學

附　錄

漢語音韻史上有待解決的問題

漢語音韻史的研究有兩條主綫:一條是繼承傳統語文學的研究,把古文獻中有關漢語語音的資料整理分析,用現代語言學的眼光加以詮釋,賦予新的意義。另一條是調查漢語方言,整理方言的語音系統,用歷史語言學的方法擬測古音。研究者試著把這兩條綫交匯起來,找出音韻史上若干演變的點。到目前爲止,第一條主綫的成績相當可觀,第二條主綫的研究還有待加强。至於追尋兩條綫的交匯點,則有的成功,有的難以成立,還有很長遠的路要走。

一、漢語音韻史研究方法論

1995年同時有兩篇文章討論到漢語音韻史研究的方法論。一篇是Jerry Norman(羅杰瑞)和South Coblin(柯蔚南)(1995)合作的文章: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另一篇是我寫的《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丁1995)。這兩篇文章都認爲現在大家所採取的研究法有些缺陷,應該改弦更張,但是意見並不相同。我想有必要在此略爲介紹這兩篇文章的大意。

Norman和Coblin兩位提出以下四點:一、《切韻》並不代表任何時代任何地點的一個活方言,根據《切韻》所擬的中古音因此不是一個語言,既無音韻結構,亦無詞彙文法可言。二、毫無根據說《韻鏡》代表唐代的長安話。三、唐代的長安話未必是一個舉國奉行的官話(koine),尤其不能說這種長安話漸漸取代了唐以前的多種方言。四、不能說閩語以外的各種方言都從《切韻》來,因爲《切韻》不是一個真實的語言,而是傳統音韻注釋的記錄。結論是我們需要從一個新的角度出發,試從方言的比較做起,必須結合傳統的比較方法和歷史文獻來研究,在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所謂方言的比較應離開"字"的比較,從詞彙著手,並注意文法,因此需要一個方言的分

類。根據分類才能了解各大方言區的內涵,然後再在同一個大方言區裏做次方言的比較,從而釐清漢語的歷史演變。

我(1995)的文章基本上也說《切韻》不是一個活方言,不能擬測爲一個單一的音系,而是南北兩個方言的融合,一個是北方的鄴下音系,一個是南方的金陵音系。《切韻》序中記錄參與討論的九個人可以彼此溝通,主要討論的是字與字可不可以押韻的關係,其次才是聲類的問題。但可以押韻並不代表讀音相同,所以我們沒有理由給《切韻》擬測單一的音系。而傳統的音注最早的到東漢,他們討論的讀書音涵蓋東漢到晉,西漢及以前根本沒有資料,無從談起。我認爲現代方言除閩語白話音外應分兩組,一組從鄴下音系演變而來,另一組從金陵音系演變而來。

回頭來看這兩篇文章,主要的不同點有二:第一,我認爲《切韻》可以分別擬測南北兩大方言音系,Norman 和 Coblin 兩位沒有這個看法。第二,他們覺得研究應從方言詞彙比較著手,而我根本沒有提起。現在來檢討一下。

我以爲《切韻》既是爲押韻而作的韻書,自然離不開字音,不提詞彙文法毋寧是自然的事。如果它的音系是由兩個大方言拼凑而成,加上五家韻書韻類的區別,我們可以設法還原。首先把不大常見的讀書才用得到的字放在一邊,然後把南北有差異的地方分開,再根據現代方言加上《切韻》的區別擬測南北兩個方言的音系。近年來梅祖麟(1995、1999)文章中屢屢提到的古江南方言、江東方言就是我所說的《切韻》的金陵音系。

根據《切韻》及方言擬測當時的兩個音系固然是讀書音,但當時的讀書音與白話音相信距離還不是太遠。《切韻》成書後八年,隋煬帝 609 年才開始設置明經、進士兩科,大量的文白之異是科舉盛行以後讀書音跟方言不相合才產生的現象。所以到現在方言之中以閩語的文白距離最大,官話系統文白的差異非常有限。《切韻》序中提到的九個人既然可以討論押韻問題,而從顏之推的《音辭篇》看來,幾乎沒有提到文白之異,可見當時說話讀書是很相近的,可能跟大多數的官話方言類似。鄴下和金陵兩個音系如果擬測完成,代表的應是當時實際的口語。

Norman 和 Coblin 兩位認爲方言研究應該從詞彙的比較著手,我以爲如果沒有《切韻》,如果文白讀音差異極大,那當然要從詞彙的比較開始。現在既然可以從《切韻》的間架和方言的字音擬測當時的兩大音系,而且文白的區別又不是那麼顯著,那麼,從字音入手和從詞彙入手得到的結果相信不會有很大的差別。反而,從詞彙入手的方法會有一點局限和偏差。以下分從

三方面來說:

第一,詞彙和字音沒有差別

我們用今天的方言來說明這個現象,資料的來源是北京大學的《漢語方言詞彙》和《漢語方音字彙》。用數目字 1、3、5、7 表示陰調,2、4、6、8 表示陽調,0 表示輕聲。有些不分陰陽調的方言衹用 1、3、5 表示平上去,如太原。

方言點	詞目:桃花(1995:88)	字目:桃	花(1989:179,15)
北京	t'au2 xuar1	t'au2	xua1(花兒 xuar1)
濟南	t'ɔ2(42→45)xua0	t'ɔ2	xua1
西安	t'au2 xua1	t'au2	xua1
太原	t'au1 xua1	t'au1	xua1
武漢	t'au2(213→21)xua1	t'au2	xua1
成都	t'au2 xua1	t'au2	xua1
合肥	t'ɔ2 xua1(212→21)	t'ɔ2	xua1
揚州	t'ɔ2 xua1	t'ɔ2	xua1
蘇州	dæ2(24→22)ho0	dæ2	ho1
溫州	dɜ2(31→21)ho1(44→33)	dɜ2	ho1
長沙	tau2 fa1	tau2	fa1
雙峰	dɤ2 xo1	dɤ2	xo1
南昌	t'au2 fa1	t'au2	fa1
梅縣	t'au2 fa1	t'au2	fa1
廣州	t'ou2 fa1(53→55)	t'ou2	fa1
陽江	t'ou2 fa1	t'ou2	fa1
廈門	t'o2(24→33)hue1	t'o2	hue1
潮州	t'o2(55→213)hue1	t'o2	hue1
福州	t'ɔ2(52→44)ua1(x-)	t'ɔ2	xua1
建甌	t'au5 xua1	t'au5	xua1

除去變調以外,詞目的"桃花"就等於字目的"桃"加"花",22 個方言點無一例外。方言的擬測對變調的利用(丁 1982、1984;何 1984),這裏可以暫時不談。個別詞彙等於相關字音的總和,從字音入手和從詞彙入手在某些情形下得到的結果是一樣的,所以說沒有差別。

第二,從詞彙入手的局限

從詞彙入手的比較研究有時可能衹能作大方言之中次方言或小方言的比

較,無法拿來比較大方言,當然不容易談到擬測古音。因爲詞彙之間的差別太大了,難以找到可以比較的共同詞彙。再以現代方言爲例,請看以下的例子。

方言點	詞目①: 螳螂	tʻaŋ2 laŋ2
北京	刀螂	tau1 laŋ0
濟南	刀螂	tɔ1 laŋ0
西安	猴子	xou2 tsɿ0
太原	扁担婆	pie3 tæ̃5 pʻɤ1, pæ̃3 tæ̃5 pʻɤ1
武漢	休子	ɕiou1 tsɿ0
成都	孫猴子	sən1 xəu2 tsɿ0
合肥	刀螂	tə1 lã0
揚州	刀螂子	tɔ1 laŋ0 tsɛ0
蘇州	螳螂	dɒŋ2 lɒŋ2
溫州	剪裾娘	tɕi3 tɕy1 ȵi2, tɕi3 tɕʻiəu1 ȵi2
長沙	禾老蟲	o2 lau3 tsən2
雙峰	禾老蟲	əu2 lɤ3 dan2
南昌	螳螂	tʻɔŋ2 lɔŋ3
梅縣	螳螂□	tʻɔŋ2 lɔŋ2 ɛ3
廣州	馬狂螂	ma4 kʻɔŋ2 lɔŋ2
陽江	馬騮狂	ma3 lɐu2 kʻɔŋ2
廈門	草猴	tsʻau3 kau2
潮州	草猴	tsʻau3 kau2
福州	草蜢哥	tsʻau3 maŋ3 kɔ1
建甌	蘆螞	su5 ma3

我們可以看到方言大體的區分,大概官話區的是"刀螂",吳、贛、客家是"螳螂",湘語是"禾老蟲",閩南、潮州是"草猴"。其他詞彙的情形更是各式各樣,頂多在一個大方言區裏作比較,給次方言分類,研究彼此的親疏關係。顯然不可能藉詞彙的比較作古音的擬測。

第三,從詞彙入手可能產生的偏差

如果衹看詞彙,不參考《切韻》的字音,有時可能產生偏差。例如:

① 因爲跟主要的討論不相干,資料裏省略了變調。

方言點	詞目：痣		
北京	痦子	u5 tsɿ0	
濟南	痦子	u5 tsɿ1	
西安	黶子	iæ̃3 tsɿ0	
太原	黑黶	xəʔ7 ie3	紅黶 xuŋ1 ie3
武漢	痣	tsɿ5	
成都	痣	tsɿ5	
合肥	痣	tʂʅ5	
揚州	痣	tsɿ5	
蘇州	痣	ts‘ɿ5	
溫州	痣	tsɿ5	
長沙	痣	tsɿ5	
雙峰	痣	tsɿ5	
南昌	痣	tsɿ5	
梅縣	痣	tsɿ5	
廣州	痣	tʃi5	
陽江	痣	tʃi5	
廈門	痣	ki5	
潮州	痣	ki5	
福州	痣	tsei5	
建甌	痣	tsi5	

"痣"在廈門、潮州讀 ki5，如果衹看這個資料，可能會懷疑"痣"爲何有這個讀法？會不會就是"胎記"的"記"？但是如果知道《切韻》照$_{三}$系聲母的字在閩南有一類讀舌根聲母，如廈門：枝 ki1、齒 k‘i3、柿 k‘i6，那麽就不會産生懷疑。

總之，對傳統字音的重視有它的道理，即使純從詞彙入手，一方面可能跟字音的研究並無二致，另一方面可能有它的局限，並發生不必要的偏差。因此，我認爲傳統字音和方言詞彙的研究可以並行不悖，不能完全揚棄《切韻》的功用。换句話說，不能完全離開"字"的比較[②]。

② 從另一方面來說，詞彙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梅祖麟兄指出："(1)蘇州話'豬'一般說 tsʮ，如'豬、豬肝、豬肉、公豬'，衹有'豬油'的'豬'說 tsɿ。(2)上海話'虛心、虛實'，虛字單說都說 xy，衹有 hᴇ tsong'虛腫'一詞中的'虛'字說 hᴇ(拙著《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可見詞彙的研究要結合字音，一個字不同的讀法可能顯示方言的層次。以上梅兄的話引自他給我的通信，在此致謝。

二、中古三等韻的來源

《切韻》中的三等韻特别多，佔全部韻數的49%。對這個現象有許多解釋，早年Pulleyblank(1962)認爲三等韻是從長元音來的；後來(1973)大體認爲一、二、四等韻和三等韻來自不同的音節，三等韻是從有降調重音的音節來的。Bodman(1980)認爲有兩種 -j-，一早一晚。鄭張尚芳(1987)和Pulleyblank相反，認爲是從短元音來的，Starostin(1989)也有相同的意見。Norman(1994)則將上古漢語的音節分爲三種，認爲三等韻是最自然的普通音節顎化的結果。祇有柯蔚南(Coblin 1986)和龔煌城(1995)認爲三等韻的 -j- 是原始漢藏語就有的，龔煌城的最主要的證據就是西夏語顯然保存了原始漢藏語的介音 -j-。對於西夏語的證據别人不研究的難以置喙，所以，我想從漢語本身的材料，檢看一下這幾個說法哪一個更接近事實。

設想上古若有長短元音的區别，這在音韻層次是一個很基本的差異，那麽在《詩經》押韻裏多少應該透露一點消息。如果有不同的音節，可不可以一起押韻呢？我想檢看一下《詩經》的韻例，看看三等韻字在押韻的行爲上有沒有特殊的地方。如果三等韻字自成一類，和一、二、四等字不同，那麽有可能是從某一類音演變而來的，或爲長音或爲短音，反正與一、二、四等字是不同的兩類音，或者是不同的音節；如果三等字總跟一、二、四等字混在一起押韻，那麽就沒有理由相信有長短音的區别，可能也沒有兩種音高不同的音節，反而可以推論三等韻有某種介音，它跟一、二、四等字押韻是因爲主要元音相同。

《詩經》的韻例因研究者的不同而有認定的差異，但是用整體的韻字來統計，幾處個别性的差異就無關宏旨了。現在根據陸志韋(1948)的《詩韻譜》，參照王力(1980)的《詩經韻讀》加以統計，以下便是統計的結果。

《詩經》韻組押韻情形統計表

等第	三字以下韻組數	四字以上韻組數
一	115	6
二	3	0
三	431	49

續表

等第	三字以下韻組數	四字以上韻組數
四	27	1
一二	28	6
一三	405	218
一四	3	0
二三	92	23
二四	5	0
三四	86	45
一二三	29	83
一二四	1	0
一三四	2	4
二三四	8	14
一二三四	0	1

在討論統計結果之前,關於資料本身有幾點要說明:

一、所謂"韻組"就是一首詩中連續押韻的一組韻字。因爲至少兩個韻字才能成爲一個韻組,很容易找到兩個音韻極接近的字,所以如果兩個韻字同一等第並不奇怪。三個韻字還有偶然的可能,四個韻字音韻都很接近,雖不排除偶然的可能,一般說來應該反映詩人的語感。因此我把三字以下和四字以上的韻組分開計算。

二、有的詩共有四個韻字,但其中一個是明顯的重複,就看成是三字韻組。例如《召南・江有汜》:"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三四兩句衹是完全重複的詩句,"汜、以、以、悔"四字押韻,但衹當做三字韻組看待。

三、有的韻組在前後兩章詩中重複出現,這是《詩經》中常見的現象,就衹記錄一次。例如《王風・揚之水》:"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三章的最後兩句完全相同,"懷歸"兩字押韻,衹算一次,不重複記數。

四、有少數詩篇陸志韋、王力兩位對韻字的看法不同,就參酌決定,不一一詳細標明。幸好這樣的地方不多,不致影響統計的結果。

現在來看表上數字代表的意義:

一、三字以下韻組中,三等字單獨押韻的相當多,有431見,但是把一三、二三、三四、一二三、一三四、二三四等六種三等字跟一、二、四等字押韻的韻組加起來共有622條。可見三等跟本身押韻的要比跟一、二、四等押韻的爲少。

二、如果看四字以上的韻組,比數就更加懸殊。三等字單押的有49見、但跟一、二、四等字相押的就達到388見。可見比較長的詩,韻字比較多的,混押的比數也就增加。

三、一、二、四等分別單押的比數也不高,四字以上的韻組尤其少。

根據這些現象得到以下的幾個推論:第一,三等字在《詩經》裏押韻的行爲並沒有單獨成爲一類的傾向,總是跟一等、二等或四等的字一起押韻。第二,一、三兩等字在一起押韻的特別多,不像有長短音的不同,也不像有音節的不同。第三,二、四等字單獨押韻的特別少,因爲本來屬於二等、四等韻的字就少。這跟字本身有沒有在適合的詞彙出現,以及有沒有詩意、能不能入韻都有關。第四,二等字既可以和一等字押韻,又可以和三、四等字押韻,一、二、三等字一起押韻的例子也不少。

除了《詩經》韻字以外,諧聲字的行爲本來也可以觀察,但諧聲字同時要求聲母相近,不像詩韻可以有廣泛的選擇,所以沒有作詳細的分析。就一般的現象來說,一、三等字同屬一個諧聲聲符的例子比比皆是,不遑枚舉。

回頭來看各家的理論,無論認爲三等字是從短元音或長元音演變而來,在《詩經》韻和諧聲字裏,都沒有清楚的證據。《詩經》韻裏或可因爲歌唱的關係使長短元音混押,但諧聲字裏的長短元音不可能相混。如果認爲三等字是跟一、二、四等不同的一種音節,看起來這兩種音節既可以互相押韻也可以自由諧聲,不像是不同的音節。最可能的解釋就是押韻的一、三等字主要元音相同,而三等字多一個三等的介音,這個介音既不影響諧聲又不影響押韻。那麼漢語的證據可以支持李方桂先生的擬音,也可以支持Coblin和龔煌城的假設。當然,如果這些理論討論的都是《詩經》韻、諧聲字以前的遠古音系擬測,不需要在上古音中找證據的話,就要加强其他同族系語言的證據,這一點似乎做得還不够。

以上雖然說明了三等字恐怕不是從長、短元音或某種音節演變而來,但並沒有解決根本的問題:三等字在中古音裏爲什麽特別多?我想最大的可

能就是三等字有幾個不同的來源,除去從 -j- 的直接來源以外,其中一個來源可能從帶 -l- < -r- 的複聲母變來[3],從 -l- < -r- 變 -j- 是非常自然的事。例如爭論較少的複聲母字"筆、禁、泣、品、檢"都是三等字。上古音中還有許多問題,有些問題可以暫時留著等待將來再解決。

三、重紐的糾葛

重紐的問題討論了近六十年了,最近的研究似乎慢慢有了共識,主要是龔煌城(1997)的《從漢藏語的比較看重紐問題》和我(1997)的《重紐的介音差異》。龔文主要討論上古音中重紐的區別,援用漢藏語比較的例證;我則純從中古音入手,看所有相關的材料如何解釋。現在不介紹研究的歷史[4],祇從重紐本身來檢討問題。重紐指在《切韻》支、脂、真(諄)、祭、仙、宵、侵、鹽等韻出現的兩套脣牙喉音字。本文根據重紐在韻圖出現的等第,稱見於三等的爲重紐三等,見於四等的爲重紐四等,無重紐的三等韻稱爲普通三等韻。以下羅列重紐的特性及可能的解釋。日本資料並不能顯示重紐的區別,在此不贅。請參看平山久雄(1997)及吳聖雄(1997)。

3.1《切韻》重紐的情形

現象:重紐祇在《切韻》三等韻出現。重紐三、四等字不互作反切上字,但都用普通三等韻字作反切上字。重紐三等字的又音是普通三等韻,而重紐四等的又音是純四等韻(齊蕭添先青)(李榮 1956:140)。8 世紀末慧琳的《一切經音義》中重紐三、四等字也不互作反切上字,而重紐三等字和普通三等韻來往,重紐四等和純四等字混用(謝美齡 1990:90)。

解釋:重紐三、四等字不互作反切上字,又都用普通三等韻字爲上字,表示同聲母的字有三種類型。它們不會是聲母的不同,因爲基本上聲母的系聯祇有一類[5];上字的問題不牽涉元音,也不會是元音和韻尾的不同;最大的

---

③ 現在大致都接受來母來自於 r 的說法,什麼時候 r 變成 l 的呢? 我想應該不晚於東漢,閩語從漢代分出來,各閩語方言都有 -l-。Coblin(1983:48)認爲東漢時代有帶 -l- 的複輔音。

④ 請參看龔(1997)、丁(1997)。另請參看龍宇純(1989),因爲有好些觀念上的不同,在此不加批評。

⑤ 董同龢(1952)、李榮(1956)系聯《全王》反切上字,雖然有的聲母一、二、四等上字與三等上字有別,但都認爲分別屬於一類。

可能是介音的不同,在三等韻中至少要設計三種不同的介音來解釋重紐的問題。同時重紐三等的介音接近普通三等韻,重紐四等的介音接近純四等韻,那麼我們就不得不假定普通三等韻的介音和重紐三等的接近,純四等韻的介音和重紐四等的接近。如果認爲四等韻沒有介音,對這種反切上字的現象簡直沒有辦法解釋。

3.2 重紐的演變

現象:重紐三、四等字從系聯來說,從《經典釋文》《全王》《廣韻》到《集韻》都有區別,但又不能截然分開。而在早期韻圖《韻鏡》《七音略》裏,重紐字分列三、四等,非常清楚。

解釋:重紐三、四等分兩類,在各個時代都有語音的根據,衹是早晚期語音不同。董同龢先生(1945)認爲重紐三等單獨爲一類,重紐四等和舌齒音爲一類。龍宇純(1970)恰恰相反,認爲重紐三等和舌齒音是一類,重紐四等是單獨的一類。其實兩個說法都對,董所描寫的是早期系聯的現象,龍宇純說的是韻圖晚期的情形[⑥]。

3.3 重紐的音值

現象:在梵漢對音裏,從3世紀到8世紀重紐三等字對譯梵文的 -r-,重紐四等字對譯梵文的 -y-。在高麗譯音裏,重紐脣音讀法有 p、p‘的不同:牙喉音則重紐三等有後高元音 ɯ 或 u,重紐四等有 -i- 介音或 i 元音,但沒有後高元音。在漢越語譯音裏,重紐三等脣音字仍讀重脣,而重紐四等字則有一大部分變舌尖音。

解釋:梵漢對音提供擬測重紐三、四等音值的綫索。高麗譯音脣音部分讀法分歧跟諧聲字有關,可能跟中古音值沒有直接關聯。牙喉音重紐三等 ɯ 或 u 大概是後來的演變。漢越語譯音最關重要,必須找出脣音變舌尖音的條件。我(1997)的結論是:

重紐三等介音	-rj-	普通三等韻介音	-j-
重紐四等介音	-i-	純四等韻介音	-i-

重紐三等的介音 -rj- 照顧梵漢對音,r 的發音可能接近現代英語的發音,有圓脣的成分,因此高麗譯音裏後來産生 ɯ 和 u。重紐四等的介音 -i-,設想這個 -i- 使得脣音變舌尖音,主要參考 Ohala(1978)的文章,他稱這種現象爲脣音顎化(palatalization of labials)。純四等韻的介音也是 -i-,跟重紐四等沒有區別,

⑥ 各家看法分歧的情形詳見丁邦新(1977),此處衹舉有代表性的說法。

祇有三、四等韻的元音不同。在漢越語譯音裏,純四等字也有讀舌尖音的,例如:並 tinh、茗 zanh、霹 t'it。如果不給四等字擬測一個介音 -i-,試問純四等字在漢越語裏爲何也會跟重紐四等一樣從脣音變成舌尖音?普通三等韻的介音擬測爲 -j-,因爲施向東(1983)指出梵文有 -y- 的音節總是用三等字對譯。同時普通三等字可以用爲重紐三、四等字的反切上字,正是因爲這個 -j-。一方面和重紐三等 -rj- 的第二成分一樣,另一方面也接近重紐四等的 -i-。

3.4 重紐的上古來源

現象:中古的重紐具有不同的上古來源,有的來自不同的韻部,如中古的支、真、諄諸韻。例如:真韻的重紐三等字"彬、彲、貧、珉"來自上古文部;而重紐四等字"賓、繽、頻、民"卻來自真部;入聲部分完全一樣,重紐三等"筆、弼、密、乙"來自微部入聲[7],重紐四等"必、邲、蜜、一"來自脂部入聲。有的則來自相同的韻部,如中古的祭、仙、宵諸韻。例如宵韻重紐三等的"鑣、苗、趫、喬"和重紐四等的"飆、蜱、蹻、翹"都來自宵部。

根據龔煌城(1997)的資料,漢藏語裏的同源字顯示和重紐三等對當的大體是 -r-,和重紐四等對當的不一致,大體是 -y-。

解釋:認爲在上古音中重紐三等具有 -rj- 介音的有好幾位學者,說得最清楚的是 Baxter(1992:280)。龔煌城漢藏語的材料可以大致證明有 -r-,是不是 -rj- 還不是很清楚。但上文第二部分已經從《詩經》韻和諧聲字推定三等韻的 -j- 是上古已有的,而且是古漢藏語所共有的,中古重紐三等和普通三等韻又有密切的又音關係,那麼 -rj- 的擬測應無可疑。

現在上古音和中古音兩者對重紐的解釋都指向同一個方向,重紐三等是 -rj- 無可爭論,但重紐四等我認爲中古是 -i-,不是 -j-,因爲漢越語裏普通三等韻的脣音字不變舌尖音,祇有部分重紐四等字和純四等的字才變爲舌尖音,而上古的重紐四等按李方桂先生的擬音則是從 -ji- 來的,在好幾個韻部裏也許就不需要擬測 -ji- 了。

按我的意思中古音要分爲兩個音系:金陵音系和鄴下音系,現在還沒有整套的擬音,因此無法具體地說明重紐介音如何影響元音演變的方向。我們知道《顏氏家訓·音辭篇》說過:"岐山當音爲奇,江南皆呼爲神祇之祇。""岐、奇"是重紐三等字,"祇"是重紐四等字,那時江南人已經不分了,而北方仍然可以分辨。

---

[7] "密"字歸部各家有異,"宓"聲在脂部。

以下按李先生的系統作部分的修正，加上重紐字的 -rj-，把相關的上古音羅列出來[⑧]，作爲本文的結束。例字取比較常見的，不一一列舉。

中古韻目及重紐	上古韻部及例字	
支韻重紐三等	歌部平聲：	陂 prjar 鈹 phrjar 皮 brjar 縻 mrjar
		羈 krjar 奇 grjar 宜 ngrjar 犧 hrjar
		嬀 kwrjar 虧 khwrjar 危 ngwrjar 撝 hwrjar
	上聲：	彼 prjarx 被 brjarx 靡 mrjarx
		掎 krjarx 綺 khrjarx 蟻 ngrjarx 倚 ʔrjarx
		詭 kwrjarx 跪 gwrjarx
	去聲：	寄 krjarh 義 ngrjarh 戲 hrjarh 僞 ngwrjarh
	微部上聲：	委 ʔwrjərx 毁 hwrjərx
支韻重紐四等	佳部平聲：	卑 pjig 陴 bjig 祇 gjig 規 kwjig 闚 khwjig
	上聲：	俾 pjigx 婢 bjigx 弭 mjigx
	去聲：	臂 pjigh 譬 phjigh 避 bjigh 企 khjigh
		恚 ʔwjigh 孈 hwjigh
脂韻重紐三等	脂部平聲：	眉 mrjid
	上聲：	美 mrjidx
	去聲：	祕 prjidh 郿 mrjidh
	微部平聲：	悲 prjəd
	去聲：	濞 phrjədh 冀 krjədh 器 khrjədh 媿 kwrjədh
		喟 khwrjədh 匱 gwrjədh
	之部平聲：	丕 phrjəg 邳 briəg 龜 kwrjəg 逵 gwrjəg
	上聲：	鄙 prjəgx 嚭 phrjəgx 否 brjəgx 軌 kwrjəgx
	去聲：	備 brjəgh
脂韻重紐四等	脂部平聲：	紕 phjid 毗 bjid 伊 ʔjid 葵 gwjid
	上聲：	匕 pjidx 牝 bjidx 癸 kwjidx
	去聲：	棄 khjid 季 kwjidh 悸 gwjidh
	微部去聲：	痹 pjiədh 鼻 bjiədh 寐 mjiədh
真諄韻重紐三等	文部平聲：	彬 prjən 貧 brjən 珉 mrjən 巾 krjən
		銀 ngrjən 麏 kwrjən 囷 khwrjən

⑧ 屬於中古影母的字改用 ʔ。

中古韻目及重紐	上古韻部及例字	
	上聲：	愍 mrjənx 螼 khrjənx 釿 ngrjənx 窘 gwrjənx
	去聲：	僅 grjənh 憖 ngrjənh
真諄韻重紐四等	真部平聲：	賓 pjin 頻 bjin 民 mjin 因 ʔjin 均 kwjin
	上聲：	緊 kjinx
	去聲：	印 ʔjinh
質韻重紐三等	微部入聲：	筆 prjət 弼 brjət 密 mrjət 乙 ʔrjət 肸 hrjət
質韻重紐四等	脂部入聲：	必 pjit 匹 phjit 邲 bjit 蜜 mjit 去 kjit 吉 kjit 詰 khjit 一 ʔjit
祭韻重紐三等	祭部去聲：	劓 ngrjadh 劌 kwrjadh
祭韻重紐四等	祭部去聲：	蔽 pjiadh 潎 phjiadh 獘 bjiadh 袂 mjiadh 藝 ngjiadh
仙韻重紐三等	元部平聲：	愆 khrjan 乾 grjan[9] 焉 ʔrjan 權 gwrjan
	上聲：	辡 prjanx 辯 brjanx 免 mrjanx 蹇 krjanx 㫃 ʔrjanx 卷 kwrjanx 圈 gwrjanx
	去聲：	變 prjanh 卞 brjanh 彥 ngrjanh 眷 kwrjanh 倦 gwrjanh
仙韻重紐四等	元部平聲：	鞭 pjian 篇 phjian 緜 mjian
	上聲：	褊 pjianx 緬 mjianx 蹇 kjianx 遣 khjianx 蜎 gwjianx
	去聲：	便 bjianh 面 mjianh 譴 khjianh 絹 kwjianh
薛韻重紐三等	祭部入聲：	別 brjat 朅 khjat 傑 grjat 孽 ngjat
薛韻重紐四等	祭部入聲：	瞥 phjiat 滅 mjiat 孑 kjiat
宵韻重紐三等	宵部平聲：	鑣 prjagw 苗 mrjagw 驕 krjagw 蹻 khrjagw 喬 grjagw 妖 ʔrjagw 囂 rjagw
	上聲：	表 prjagwx 矯 krjagwx
	去聲：	廟 mrjagwh
宵韻重紐四等	宵部平聲：	飆 pjiagw 漂 phjiagw 瓢 bjiagw 翹 gjiagw
	上聲：	縹 phjiagwx 眇 mjiagwx

⑨ 這一部有跟舌根音諧聲的喻四字"衍"，原來李先生擬爲 grjan，現在直接擬爲 ran，並不衝突。

中古韻目及重紐	上古韻部及例字	
	去聲：	剽 phjiagwh 驃 bjiagwh 妙 mjiagwh 翹 gjiagwh 要 ʔjiagwh
侵韻重紐三等	侵部平聲：	音 ʔrjəm
侵韻重紐四等	侵部平聲：	愔 ʔjəm
緝韻重紐三等	緝部入聲：	邑 ʔrjəp
緝韻重紐四等	緝部入聲：	揖 ʔjəp
鹽韻重紐三等	談部平聲：	鉗 grjam 淹 ʔrjam
	上聲：	奄 ʔrjamx
	去聲：	愃 ʔrjamh
鹽韻重紐四等	談部平聲：	懕 ʔjam
	上聲：	檿 ʔjamx
	去聲：	厭 ʔjamh
葉韻重紐三等	葉部入聲：	腌 ʔrjap
葉韻重紐四等	葉部入聲：	魘 ʔjap

原載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與發展》:1-21,何大安編,臺北中研院語言研究所 2003 年。

參考文獻

丁邦新 1984.《吳語聲調之研究》,《史語所集刊》55. 4:755-788。

丁邦新 1995.《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國語文》6:414-419。

丁邦新 1997.《重紐的介音差異》,《聲韻論叢》6:37-62。

王　力 1980.《〈詩經〉韻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平山久雄 1997.《重紐問題在日本》,《聲韻論叢》6:5-35。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1989.《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1995.《漢語方言詞彙》(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

何大安 1983.《變讀現象的兩種貫時意義——兼論晉江的古調值》,《史語所集刊》55. 1:115-132。

吳聖雄 1997.《日本漢字音能爲重紐的解釋提供什麽綫索》,《聲韻論叢》6:371-413。

李　榮 1956.《〈切韻〉音系》,北京:科學出版社。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61。

李方桂 1976.《幾個上古聲母問題》,《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1143-1150,臺北:中研院。

周法高 1945.《〈廣韻〉重紐的研究》,《史語所集刊》13:49-117。

周法高 1989.《隋唐五代宋初重紐反切研究》,《中研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85-110,臺北:中研院。

施向東 1983.《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語言研究》1:27-48。

陸志韋 1948.《詩韻譜》,《燕京學報》專號之二十一,北平:哈佛燕京學社。

梅祖麟、楊秀芳 1995a.《幾個閩語語法成分的時間層次》,《史語所集刊》66.1:1-21。

梅祖麟、楊秀芳 1995b.《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梅祖麟、楊秀芳 1999.《閩語、吳語和南朝江東方言之間的關係》,第六屆閩方言國際研討會論文。

董同龢 1944.《上古音韻表稿》,《史語所單刊》甲種之 21,四川南溪李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董同龢 1945.《〈廣韻〉重紐試釋》,《史語所集刊》13:1-20。

董同龢 1952.《〈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反切上字》,《史語所集刊》23.1:511-522。

董同龢 1960.《四個閩南方言》,《史語所集刊》30:729-1042。

鄭張尚芳 1987.《上古韻母系統和四等、介音、聲調的發源問題》,《溫州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4:67-90。

龍宇純 1970.《〈廣韻〉重紐音值試論兼論幽韻及喻母音值》,《崇基學報》9.2:161-181。

龍宇純 1972.《〈韻鏡〉校注》,臺北:藝文印書館。

龍宇純 1989.《論重紐等韻及其相關問題》,《中研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111-124,臺北:中研院。

謝美齡 1990.《慧琳反切中的重紐問題》,《大陸雜誌》81.1:34-48。

龔煌城 1997.《從漢藏語的比較看重紐問題(兼論上古 *-rj- 介音對中古韻母演變的影響)》,《聲韻論叢》6:195-243。

Baxter, William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Trends in Linguistics: Studies and Monographs 62.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Bodman, Nicholas. 1980.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ssues and Materials*, ed. by Frans van Coetsem and Linda R. Waugh. Leiden: E. J. Brill.

Chang, Kun (張琨), and Betty Sheffs Chang. 1972. *The Proto-Chinese Final System and the Ch'ien-yü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Monograph Series A26.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Coblin, South (柯蔚南). 1983.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Coblin, South (柯蔚南). 1986. *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 tan Lexical Comparisons.*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Gong, Hwang-cherng (龔煌城). 1995. The System of Finals in Sino-Tibetan.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d. by William S-Y. Wang, 41-92.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8. Berkele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Ohala, John J. 1978. Southern Banta vs. the World: The Case of Palatalization of Labials. *Proceed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4:370-386.

Norman, Jerry (羅傑瑞). 1994. Pharyngealization in Early Chines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4. 3:397-408.

Norman, Jerry, and South Coblin (羅傑瑞,柯蔚南). 1995. 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5. 4:576-584.

Pulleyblank, Edwin G. 1962.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58-114, 206-265.

Pulleyblank, Edwin G. 1973. Some New Hypotheses concerning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11-125.

Starostin, Sergei A. 1989. *Rekonstrukcjia Drevnekitajskoj Fouologiceskoj Sistemy.* Moscow: Nanka.

Ting, Pang-hsin（丁邦新）. 1982. Som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Dialect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3.2: 629-644.

Wang, William S-Y（王士元）.（ed.）1995.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8. Berkele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rchaic Chinese *g, *gw, *γ and *γw *

Ancient Chinese initial γ-匣 occurs only before the finals of divisions I, II, and IV, while the initials g'-羣 and j-喻三 both occur before division III finals. Theoretically speaking, the initials γ-and g'- or j- are in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It is equally reasonable to reconstruct γ-with either g'- or j- as one phoneme in Archaic Chinese.

Karlgren (1923, pp. 21-22; 1954, pp. 274-275) combined γ-and g'- and reconstructed an Archaic *g'. In the *hsieh-sheng* contacts, he observed that while an interchange k- : x- is comparatively rare, an interchange k- : γ- is extremely common. Therefore, he concluded that "if Anc. γ came from an Arch. γ this striking interchange system would be incomprehensible. But if we suppose that γ came from an Arch. g'- the problem is solved. It is but natural that, while an interchange k- : x- (occlusive: fricative) was rare, an interchange k- : g'- (occlusive: occlusive) was very common" (1923, p. 22). Since Ancient g'- and γ- are in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Karlgren accordingly traced the g'- also back to the same Arch. *g'-. As for Anc. j-, he reconstructed a *g-.

Karlgren's theory was refuted by Tung T'ung-ho (1948).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udies of Tseng Yün-ch'ien (1936), Ku Ye-ching (1932, 1939), Lo Ch'ang-p'ei (1939), and Chao Yuen Ren (1940), Tung pointed out that γ- and j- were not separate before the sixth century. He also gave a great number of examples showing *hsieh-sheng* contacts between k- and x- (pp. 35-36). Karlgren's

---

* 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the "Science Council" (1973), for which I wish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I am happy to dedicate this study to Professor Paul L-M Serruys and contribute it to the anniversary volume published in his honor.

statement, consequently, was incorrect. It is not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Anc. ɣ-as an occlusive in Archaic Chinese. Thus Tung posited an Archaic *ɣ- to account for the Ancient ɣ- and j- , and a *g'- for Ancient g'- .

Wang Li (1958) listed some *hsieh-sheng* contacts between Ancient ɣ- and j-, and found the same reflex h- of these initials in modern Wu dialects. On the basis of this evidence, Wang arrived at the same conclusion as Tung.

In 1971, Professor Li Fang-kuei published his seminal article on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He took a broad view of the problem of the sources of Ancient ɣ-, g'- and j-. First of all, he recognized that aspiration of the voiced initials was not a significant distinction during the *Ch'ieh-yün* period, and that it is un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wo sets of voiced initials in Archaic Chinese. He subsequently postulated unaspirated stops and affricates for both the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systems. Secondly, Li noticed that Anc. j- mostly occurred before *ho-k'ou* finals, i. e. , finals having a medial -w- , while g- occurred before *k'ai-k'ou* finals, i. e. , finals without the medial -w- . Hence, he relegated Ancient ɣ-, g- and j- to one Archaic phoneme *g , and set up the following rules of change.

Arch. *g + -j- finals > Anc. gj- 羣
Arch. *g + non -j- finals > Anc. ɣ- 匣
Arch. *gw + -j- finals > Anc. jw- 喻三
Arch. *gw + j + i > Anc. gjw- 羣
Arch. *gw + non -j- finals > Anc. ɣw- 匣

Most related cases are beautifully explained by these rules, but there are some exceptions. In this paper, I shall point out the exceptions and try to make slight modifications of the rules.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exceptions:

I. The evolution of the Ancient j- with *k'ai-k'ou* finals is not covered in the rules. One must seek special explanations in all cases where j- occurs before *k 'ai-k'ou* finals.

A. 矣 *gwjəgx > jï

This is an Anc. *k'ai-k'ou* word with initial j-. Because there is no adequate room for it in the Archaic Chinese system, it is reconstructed by Li as *gwjəgx.

He explained that 矣 is a grammatical particle which evolved irregularly due to the dropping of its *ho-k'ou* element. It is worthy of note that *k'ai-k'ou* words usually have no *hsieh-sheng* contacts with *ho-k'ou* words in Archaic Chinese, If 矣 is reconstructed as a *ho-k'ou* word, then the series of *k'ai-k'ou* words 俟,涘,竢,誒 etc. , having 矣 as their phonetic symbol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B. 焉 *gwjan* > *jän*

Li again regarded this word as a grammatical particle which irregularly lost its *ho-k'ou* element. But there is another *k'ai-k'ou* word 漹, the name of a river, having the same reading as 焉.

C. 饁,燁,曄 **gwjap* > *jäp* 爗,騽,熠 **gwjəp* > *jəp*

炎 **gwjam* > *jäm* 鴞 **gwjagw* > *jäu*

These are all Anc. *k'ai-k'ou* words with initial *j-*. Noting that the Arch. final consonants of these words are either labial *-p*, *-m* or labialized *-gw* , Li considered them as a conditioning factor which caused Arch. **gw-* to become Anc. *j-* by dissimilation. But while there are definitely no other words having labialvelar initials such as *kw*, *khw-*, *xw-* occurring in the Arch. rime categories with finals *-m*, *-p and -gw* , it is hard to find any reason to explain why only initial *gw-* words occur here.

II. Some Arch. rime categories consist of two Anc. division III rimes. Li distinguished these rimes by reconstructing different medials, **-j-* and **-ji-* . If there are Anc. *j-* vs. *g-* words occurring in either of the rimes, *-j-* and **-ji-* are no longer valid to differentiate these word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assigned to indicate the difference of rimes.[1]

A. 舊 **gwjəgh* > *gjǒu* 又 **gwjəgh* > *jǒu*

According to Li's rules, the word 舊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as **gwjiəgh*. Since **-jiəg* is the source of Anc. *-ji* (rime *chih* 脂), it is inadequate to reconstruct also **-jiəg* for the word 舊 which evolved into Anc. *-jəu* (rime *yu* 尤). Li adopted the present reconstruction and mad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o explain such irregular changes as this , we probably must view the

---

[1] We shall let the p'ing-sheng 平聲 rimes stand for shang-sheng 上聲 and ch'ü-sheng 去聲。

problem in terms of the time of loss of the initial's rounded feature as a consequence of dissimilation. If the loss is early, then *gwj- > *gj > gj- , and if late, then *gwj- > *jw- > j- . But as to why there is a time differential here remains unclear. On the other hand, dissimilation is often an irregular process (Li. 1971, pp. 29-30; Mattos. 1974, p. 229).

B. 狂 *gwjiang > gjwang　　　王 *gwjang > jwang
　永 *gwjiang > jwɐng

The word 狂 belongs to Anc. rime yang 陽, the words in which all evolved from *jang. Because Anc. j- initial word 王 of the same rime has already been reconstructed as *gwjang, 狂 has had to be changed to *gwjiang. But *jiang is the source of the Anc. rime keng 庚, hence the word 狂 is an exception as far as the final is concerned. Unfortunately, there is another word, namely, 永, having j- initial in Anc. rime keng, which also has been reconstructed as *gwjiang. This reconstruction conflicts with that for 狂, on the one hand, and yields a contradictory evolution of the initial, on the other.

C. 倦 *gwjianh > gjwän　　　遠 *gwjanx > jwɐn
　院 *gwjanh > jwän

倦 and 院 belong to the Anc. rime hsien 仙. Their finals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alike, i. e., as *jian. Since 倦 is an Anc. g- word, and should naturally be reconstructed as *gwjian, 院 is confined to *gwjan in order to avoid the contradiction. But Arch. *-jan evolved into Anc. rime yüan 元, -jwɐn, in which 遠 has been reconstructed as *gwjan. Therefore, aside from different tones, 院 and 遠 had identical readings in Archaic Chinese, but changed differently into Ancient Chinese.

D. 饋 *gwjiədh > gjwi　　　胃 *gwjədh > jwěi
　位 *gwjiədh > jwi

饋 and 位 had different Anc. initials, but are reconstructed alike in Li's system. According to Li's rules, 位 should be changed to *gwjədh. But *gwjədh would yield Anc. jwěi, for which there exists another word 胃.

E. 羣 *gwjiən > gjwən　　　窘 *gwjiənx > gjwěn
　雲 *gwjən > juən　　　隕 *gwjənx > jwěn

In the Arch. category *wen* 文 , there are two Anc. division Ⅲ rimes, namely, *chun* 諄 **jiən* and *wen* 文 **jən*. There are Anc. *g-* and *j-* words occurring in both rimes, such as 羣 and 雲 of the rime *chun* and 宭 and 隕 of the rime *wen*. Whatever method is used, it is impossible to avoid contradictions in reconstructing these words within Li's framework.

Ⅲ. In some Arch. rime categories, Li posits a main vowel *-i-* , i. e. , **ig*, **ing*, **id*, **in*. Generally speaking, if there were any minimal pairs of Anc. *gw-* vs. *j-* words in these categories, there would be no way to distinguish their initials, both would be **gwji-*. Fortunately, there are no contradictory cases in the categories of **-ig*, **-id* and **-in*. There exists only one exception in the category *keng* 耕:

瓊 **gwjing* > *gjwäng*　　　　榮 **gwjing* > *juɐng*

*　　*　　*

We can see that all the exceptions cited above are related to either the initials or the finals. In fact, the real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not enough ways to account for Anc. *g-* and *j-* , as a result of Li's having combined these initials with Anc. *ɣ*-into one Archaic phoneme **g-*. He used the distinction of **-j-* and **-ji-* to distinguish the Archaic sources of different Ancient rimes and to indicate different initials as well. Yet when these two usages conflict, exceptions occur. If we view these exceptions from another angle, this problem may possibly be solved. The ideal way to accomplish this would be to add another phoneme to the Archaic system. I would suggest positing an Arch. **ɣ-* for Anc. *ɣ-* and *j-* , and an Arch. **g-* for Anc. *g-*. Let us revise the rules as follows:

**g* + *j* > *gj-* 羣 (開口)　　　　**gw* + *j* > *gju-* 羣(合口)

**ɣ* + *j* > *j-* 喻$_{三}$(開口)　　　　**ɣw* + *j* > *ju-* 喻$_{三}$(合口)

**ɣ* + non *-j* finals > *ɣ-* 匣(開口) **ɣw* + non *-j* finals > *ɣu-* 匣 (合口)

This is similar to Tung's reconstruction, but it has a different application and is based on new evidence.

I. In Liu Hsi's *Shih Ming* of the Eastern Han period, as Nicholas Bodman (1954, p. 24) pointed out there are twelve contacts in the sound glosses between Anc. *g-* 羣 and *kj-* 見$_{三}$, but none between Anc. *g-* 羣 and *ɣ*-匣 . If we accept Karlgren's theory and consider Anc. *g-* and *ɣ-* as one phoneme in Archaic Chi-

nese,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 evolution from Archaic Chinese to the Eastern Han period, unless we presume a drastic phonological change which would allow *g'j- 羣 and *g'- 匣 , in Karlgren's terms, to have been completely different at that time.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such a proposal. Furthermore, as Bodman states (p. 24) , Anc. *ng-* and *x-* have some contacts with Anc. *γ-*, but no contacts with Anc. *g-*. This shows that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Anc. *γ-* and *g-* was fairly great, at least during the Eastern Han period. Therefore, there is no reason to relegate Anc. *γ* and *g-* to one Archaic phoneme *g.

If Anc. *γ-*'s not having any contacts with *g-* is due to the contrast between a fricative and a stop, 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 *γ-* and *k-* is equally important. Moreover, the situation of Anc. *j-* also deserves careful observation. Let us first rearrange Bodman's material as follows:

Anc.	*j-*	*γ-*	*g-*	*k-*	*kj-*	*ng-*	*x-*
j-	12	3	0	0	0	0	1
γ-	1	34	0	10	2	1	3
g-	0	0	9	0	7	0	0
k-	0	18	1	50	1	0	0
kj-	0	0	5	1	25	0	0
ng-	0	2	0	0	0	27	1
x-	1	0	0	1	0	0	10

On the basis of the *fan-ch'ieh* spellings before the time of the *Ch'ieh-yün*, we already know that Anc. *γ-* and *j-* were not separated during the sixth century. (See Ku Ye-ching. 1939) Here, Anc. *j-* has some contacts with *γ-* and *x-* , but no contacts at all with Anc. *g-*, *k-* etc. It seems that Anc. *j-* most likely was *γj-* in Liu Hsi's time. We therefore have good reason to combine Anc. *j-* with Anc. *γ-* and reconstruct it as Arch. *γ .

A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 *γ-* and *k-* , there are in all 28 contacts. A voiced fricative should not be so close to a voiceless stop. A possible solution is to reconstruct two origins for Anc. *γ-* as suggested by F. K. Li. (See Lo Ch'ang-p'ei. 1939, pp. 89-90; Tung T'ung-ho. 1948, p. 38; Bodman. 1954, pp. 24-25; Serruys. 1959, p. 281) If we could differentiate Anc. *γ*-words and assign some to Arch. *g and others to Arch. *γ , it would be easy to illustrate the situation

here as well as to supply examples of Arch. *g also occurring before the finals of divisions I, Ⅱ, and IV. But Tung and Bodman had reservations on this point, and more study will be required before we can reach a definite conclusion.

Ⅱ. Evidence from the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s of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s also shows a distinction between Anc. *g-* and *ɣ-*, *j-*. I believe that the Min dialects were derived from Chinese proper rather early, at least before the sixth century. There are several aspects of them which support such a statement. I will mention two of them here.

1. Ancient Chinese voiced stops are pronounced as voiceless stops, with or without aspiration. The condition which caused this discrepancy is obscure. At least, it is inexplicable in term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system.

2. Some of the Anc. *ng-* words are pronounced as *h-* i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s, e. g. *hia* "tile" 瓦, *hia* "ant" 蟻, *hi* "fish" 魚, *hiaʔ* "forehead" 額 (cf. Tung. 1960, p. 989). These words are also inexplicable in term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system.

Thus, we can see that it is valid to cite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s as secondary evidence when observing the situation between Anc. *g-* and *ɣ-*, *j-*. While Anc, *g-* words are pronounced as *k-* or *k'-*, never as fricatives, some of the Anc. *j-* and *ɣ-* words are pronounced the same as *h-* i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s. For example:

Anc. *j-* words: *hɔ* "rain" 雨, *hun* "cloud" 雲, *hng* "garden" 園.

Anc. *ɣ-* words: *huĩ*, *huã* or *huaĩ* "horizontal" 橫, *he* "summer" 夏, *hɔ* "moustache" 鬍.

Anc. *g-* words: *kio* "bridge" 橋, *ku* "maternal uncle" 舅, *k'ia* "to ride" 騎, *k'iam* "thrifty" 儉.

It is also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some other Anc. *ɣ-* words are pronounced as *k-*, such as *kiã* "to walk" 行, *kwã* "cold" 寒, and *kɔ* "glue" 糊. This is a noteworthy phenomenon that reveals that Arc. *ɣ- might have had an occlusive origin. But, again, more study will be required before we can giv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原載 *Monumenta Serica* 33:171-179, 1980 年。

References

Bodman, N. C. 1954. *A Linguistic Study of the Shih Ming, Initials and Consonant Clust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Chao, Yuen Ren. 1940. Distinctive and Non-distinctive Distinctions in Ancient Chinese, *HJAS* 5:203-233.

Karlgren, Bernhard. 1923.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aris.

Karlgren, Bernhard.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MFEA 22:211-367.

Ku Ye-ching (Ko Yi-ch'ing 葛毅卿). 1932. On the Consonantal Value of 喻-class Words, *T'oung Pao* 29:100-103.

Ku Ye-ching (Ko Yi-ch'ing 葛毅卿). 1939. Further Remark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Initial 喻 of Third Division and Initial 匣, *BIHP* 8, pt. 1:91 (in Chinese).

Li Fang Kuei. 1971. Shang-ku-yin Yen-chiu(上古音研究), *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9, nos. 1 and 2:1-61.

Lo Ch'ang p'ei(羅常培). 1939. The Initials 喻 and 于 in the Fan-ts'ie of King-tien-shih-wen and Original Yü-p'ien. *BIHP* 8, pt. 1:85-90 (in Chinese).

Mattos, G. L., trans. 1974-1975. Fang-kuei Li: Studies on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A translation of Li. 1971),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6, no. 1:171-282. Also published in *Monumenta Serica* 31:219-287 under the title "Studies on Archaic Chinese."

Serruys, Paul L-M. 1959. *The Chinese Dialects of Han Time according to Fang Yen*. Berkeley and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seng Yün-ch'ien(曾運乾). 1936. Yü-mu Ku-tu K'ao(喻母古讀考), in Yang Shu-ta ed., *Ku Sheng Yün T'ao-lun Chi* 古聲韻討論集:39-78.

Tung T'ung-ho(董同龢). 1948. Shang-ku Yin-yün Piao Kao(上古音韻表稿), *BIHP* 18:1-249.

Tung T'ung-ho(董同龢). 1960. Four South Min Dialects, *BIHP* 30, pt. 2:729-1042 (in Chinese).

Wang Li(王力). 1958. *Han-yü-shih Kao* (漢語史稿). Peking.

從閩語論上古音中的 *g-

隋唐中古音中"匣、羣、喻$_{三}$"三個聲母在上古如何擬測的問題，有許多家不同的說法，主要的原因是中古這三個聲母出現的環境成爲並不完全互補的狀態：

一等　匣
二等　匣
三等　羣（大部分是開口音）　喻$_{三}$（大部分是合口音）
四等　匣

高本漢（Karlgren 1923：21-22，1954：274-275）和周法高先生（1969：138-139，1970：360-361）合匣羣爲一，董同龢先生（1948：34-38）和王力（1958：70-71）合匣喻$_{三}$爲一，各有不同的證據。李方桂先生（1971：14）進一步把"匣羣喻$_{三}$"三音合而爲一，並擬定如下的演變規律：

上古 *g + j-（三等）> 中古羣母 g + j-
上古 *g +（一、二、四等韻母）- > 中古匣母 ɣ-
上古 *g^w + j- > 中古喻$_{三}$ jw-
上古 *g^w + j + i- > 中古羣母 g + j + w-
上古 *g^w +（一、二、四等韻母）- > 中古匣母 ɣw-

因爲喻$_{三}$還有一小部分開口字，同時上古的 -j- 和 -ji- 已經用於區別上古同部而中古不同的韻，現在又用來區別羣母合口和喻$_{三}$的不同，所以發生幾種例外現象，我已在"Archaic Chinese *g、*gw、*ɣ, and *ɣw（Ting 1977-1978）一文中加以討論，並且增加兩個音位，把演變的規律重寫如下：

上古 *g + j- > gj- 羣母開口
上古 *g^w + j- > gju- 羣母合口
上古 *ɣ + j > j- 喻$_{三}$開口

上古 *ɣ^w + j > ju- 喻三合口

上古 *ɣ + 非 j- 韻母 > ɣ- 匣母開口

上古 *ɣ^w + 非 j- 韻母 > ɣu- 匣母合口

最近,陳新雄(1981)又把“匣、羣、喻三”都合爲 ɣ-,認爲:

ɣ + 非 i̯ 韻母→ɣ- 匣母

ɣ + i̯ 韻母→g- 羣母

ɣj + i̯ 韻母→喻三

這個理論的困難是喻三的上古來源何以有兩個幾乎相同的介音 -j-、-i̯-相連? 通常認爲 -i̯- 就是 -j-,有兩個 -jj- 自然無法解釋,陳氏的意思是表示聲母有別,因此對語音沒有交代。

以上各家的研究有兩個基本觀點:第一,從古代資料證明中古的某兩個聲母在上古有實際上的關聯;第二,從語音見處分配的觀點歸納音位。就第一點來說,g- 和 ɣ- 這兩個聲母都是舌根部位的濁音,跟同部位的 k、k‘、x 等聲母關係一樣密切,很難加以細緻的區別,因此上文說各家“各有不同的證據”,不易評斷是非,我們衹能用最確切可靠的材料。第二點比較容易判別,主要的是要看上古音位演變到中古,規則有無問題。我個人的辦法一方面採取中古匣與喻三在《切韻》之前同源的說法,這在古音學上大致已成定論(參羅常培 1939)。另一方面注意音變的規則,因此到目前我還維持原來的看法。

我的擬音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上古的 *g- 和 *gw- 作爲羣母的來源衹出現在介音 -j- 的前面,難道 g- 這樣一個普通的音不接其他沒有介音 -j-的韻母嗎? 多年以前,羅常培先生(1939:89)引述李方桂先生的一個非正式的說法,懷疑匣母也許有兩個上古的來源,和 k、k‘諧聲或互讀的是 g‘,和 x 諧聲的是 ɣ。後來董先生(1948:38)認爲不容易分出兩種來源,假定難以成立。李先生寫《上古音研究》時也沒有再用這個說法。我覺得諧聲的關係如上所述,自然難以分開,但匣母也許是有兩個來源,一個是 ɣ,一個是 g-,問題是有綫索沒有? 後來閱讀研究閩語的文章,董先生(1960:1017)提到匣母字“在閩語分作 k-、k‘-、h-、∅-四個聲母,……音的對當的條件也是沒有找出來,這當然也是推求中古 ɣ 的來源的一個綫索”。使我想起也許可以用閩語來解決這個問題,陸續收集到若干例字,現在參考董先生(1960)、王天昌(1969)、Norman(羅傑瑞 1980)和楊秀芳(1982)的研究,列舉如下:

	廈門	揭陽	福州	永安
糊(黏)	꜁kɔ	?①	꜁ku	꜁ku
猴	꜁kau	꜁kau	꜁kau	꜁kø
厚	kau꜅	꜃kau	kau꜅	꜃kø
銜	꜁kã	?	꜁kaŋ	?
行	꜁kiã	꜁kiã	꜁kiaŋ	꜁ki ɔ̃
寒	꜁kuã	꜁kuã	꜁kaŋ	꜁kŭm
汗	kua꜅	kuã꜅	kaŋ꜅	(hŭm꜅)②
懸(高)	꜁kuaĩ	꜁kuĩ	꜁kɛiŋ	꜁kyẽ
縣	kuaĩ꜅	kuĩ꜅	kɛiŋ꜅	?
含	꜁kam	?	꜁kaŋ	꜁kĭm
鹹	꜁kam	꜁kiam	꜁kɛiŋ	꜁kĭm
滑③	kut꜇	?	kouk꜇	꜃kuei④

這些中古的匣母字在閩語都讀 k-,聲調都是陽調,假定它們來自一個濁聲母是很合理的事,和一般讀 k-的陰調字來自清聲母的迥然不同。當然,爲古閩語擬測一個濁塞音 *g- 作爲這些字的來源固然沒有問題,我現在是想把這些字更向上推一步,填進上古音 *g 的分配空缺的地方去,可以寫成如下的規則:

g + 非 j- 韻母 > ɣ- 匣母開口的一部分

g^w + 非 j- 韻母 > ɣu- 匣母合口的一部分

這樣就可以和 gj-、g^wj 變中古羣母的部分合成一個分配完整的音位。

我曾經仔細檢看這些字的諧聲關係,找不出任何特點來,例如:

(1) 糊 (黏) ← 胡 ← 古 → 詁、故、固、罟、姑、沽、辜、鹽 (k-)
　　古 → 苦、枯 (k‘-)
　　古 → 怙、祜 (ɣ-)
　　胡 → 湖 (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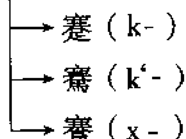
① 問號表示該地材料中此字未收。如有其他材料可用,就加注說明,"糊"字在董先生的揭陽材料中未收,潮州白話音是꜁kou(見蔡俊明 1976:154)。

② 永安"汗"字讀 hŭm꜅,可能是文言音,因爲陰陽去不分,所以衹注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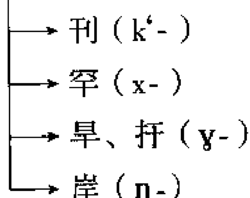
③ 滑字廣韻有"古忽,戶骨,戶八"三切,"古忽切"義爲"滑稽","戶骨切"義爲"滑亂也","戶八切"義爲"利也",閩語很可能與最後一讀相當。

④ 永安陽入歸陽上,讀短調 43,-p、-t、-k、-ʔ 尾全部消失。

（2）寒



（3）汗←干→竿、玕、盱、衦、骭（k-）



如果不是上古聲母有異，從演變上說，無法解釋中古音同音的"糊：湖"何以在閩語不同音。

李榮（1965）曾經討論過這些匣母字中的六個字"銜、寒、汗、猴、厚、懸"，加上其他"擱、摜、鯁、隑、咬、環、懷"等七個字，認爲從現代方言看來，在《切韻》時代屬於羣母的一、二、四等。跟我的想法有一點類似，但觀念、材料和結論都不相同。在觀念上，他是根據好些種方言推論中古音系，除去吳語、粵語、下江官話、徽州話以外，也用閩語。我認爲閩語的白話音從古漢語分支歧出的時間可能在漢代前後，因此不能用來擬測中古音。在材料上，李氏所用除去匣母字以外，還有見母、疑母和不見於《廣韻》的口語性字，性質上頗有不一致之處。結論是認爲"古代有些方言，羣母分布範圍較廣，除三等外，也見於一、二、四等"（342 頁）。我則根據閩語可能在漢代前後從古漢語分流的看法，用一組系統和性質相同的字擬測上古音中的 *g。

現在還有兩點疑問需要解答：第一，閩語既然衹是"可能"在漢代分流，並不完全肯定，何以就能用來論證上古音？這是因爲閩語有許多其他條件都超越《切韻》之上，例如：輕重脣不分（非敷奉讀爲幫滂並）、舌頭舌上不分（也就是端知不分）等現象，我們通常擬測上古音除去《詩經》韻字和諧聲字以外，主要的是就《切韻》《廣韻》所代表的中古音系向上推，現在閩語有許多現象都比中古音早，自然可以用於論證上古音。第二，以閩語的材料擬測上古音，可靠的程度如何？在本文起頭的時候，我已經提到上古音 *g 和 *ɣ 問題之產生是另有背景的，從某一個角度研究，發生遺留不解的問題，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補足，也許兩綫交叉可以得到一個相當確切的點。至於是不

是這個方程式的正解,就不敢完全肯定了。

原載《漢學研究》1.1:1-8,1983 年。

參考文獻

王　力 1958.《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王天昌 1969.《福州語音研究》,臺北:中山學術文化基金董事會。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61。

李　榮 1965.《從現代方言論古羣母有一、二、四等》,《中國語文》5:337-343,又 355。

周法高 1969.《論上古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1:109-178。

周法高 1970.《論上古音和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3.2:321-457。

陳新雄 1981.《羣母古讀考》,《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223-246。臺北:中研院。

董同龢 1948.《上古音韻表稿》,《史語所集刊》18:1-249。

董同龢 1960.《四個閩南方言》,《史語所集刊》30:729-1042。

楊秀芳 1982.《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

蔡俊明 1976.《潮語詞典》,臺北:三民書局。

羅常培 1939.《〈經典釋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兩紐》,《史語所集刊》8.1:85-90。

Karlgren, Bernhard (高本漢). 1923.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aris.

Karlgren, Bernhard (高本漢).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MFEA* 22:221-367.

Norman, Jerry(羅傑瑞). 1980.《永安方言》,《書目季刊》14.2:113-165。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77-1978. Archaic Chinese **g*, **gw*, **ɣ*, and **ɣw*, *Monumenta Serica* Vol. XXXIII:171-179.

上古音聲母 *g 和 *ɣ 在閩語中的演變

一、問題及以往的討論

中古音匣、羣、喻三三個聲母的上古音來源是一個老問題[①]，李方桂先生(1971:14)爲三者擬測了一個共同的 *g。他解釋演變的規則如下：

上古音		中古音
*g + j-（三等）	>	羣母 g + j-
*g +（一、二、四等）	>	匣母 ɣ-
*gw + j-	>	喻三 jw-
*gw + j + i-	>	羣母 g + j + w-
*gw +（一、二、四等）	>	匣母 ɣ + w-

我在 *Archaic Chinese *ɣ, *gw, *ɣ and *ɣw* 一文中指出李先生的規則無法解釋少數羣母合口字，也無法解釋少數喻三開口字。他的擬測造成不少難以解釋的衝突，例如：

羣母				:	喻三			
舊	*gwjəgh	>	gjə̆u	:	又	*gwjəgh	>	jə̆u
狂	*gwjiang	>	gjwang	:	永	*gwjiang	>	jwɐng
					王	*gwjang	>	jwang
倦	*gwjianh	>	gjwän	:	院	*gwjanh	>	jwän
					遠	*gwjanx	>	jwɐn

---

① 有關的討論見 Karlgren(1923,1954)、董同龢(1948)、王力(1958)、李榮(1965)、周法高(1969)、李方桂(1971)、丁邦新(1977-1978,1983)、陳新雄(1981)、梅祖麟(1988)、龔煌城(1990)、Baxter(1992)。

饋	*gwjiədh	>	gjwi	：位	*gwjiədh	>	jwi
羣	*gwjiən	>	gjwən	：雲	*gwjən	>	juən
				隕	*gwjənx	>	jwěn
瓊	*gwjing	>	gjwäng	：榮	*gwjing	>	jwɐng

上古同樣的擬音變到中古的讀音卻不同。因此我引用東漢劉熙《釋名》中羣匣不往來的例子，以及閩南語中匣母和喻$_{三}$同讀 h-的證據，建議沿用董同龢先生的擬測略加更改，在李先生的系統裏增加 ɣ 和 ɣw 兩個音位，使演變的條件不產生例外的讀音。新規律如下：

上古音		中古音
*g + j-	>	羣母開口 gj-
*gw + j-	>	羣母合口 gjw-
*ɣ + j-	>	喻$_{三}$開口 j-
*ɣw + j-	>	喻$_{三}$合口 jw-
*ɣ + (一、二、四等)	>	匣母開口 ɣ-
*ɣw + (一、二、四等)	>	匣母合口 ɣw-

當時的想法純就上古音設計，並指出中古匣母字在閩南語中聲母有讀 k-的，推想匣母字的一部分有來自上古塞音的可能。

沿著這條思路，我在《從閩語論上古音中的 *g-》一文中把閩語中聲母讀 k-的匣母字擬成上古的 *g-，如"糊、猴、厚、行、寒、汗、懸、含、鹹、滑"等字，一方面解釋閩語讀法的來源，另一方面使我的擬音 *g 和 *gw 也接 -j-介音以外的韻母，一等字如"糊、猴"，二等字如"鹹、滑"，四等字如"縣、懸"。接 -j- 介音的仍然是後來的羣母字。這個想法並沒有得到李方桂先生的同意，他覺得增加音位自然解釋的範圍比較廣。

梅祖麟(1988)從上古構詞法中用清濁聲母交替分別詞性的例子推斷李先生的擬測比較合理。例如，既有 p:b，t:d 的例子：

他動詞		自動詞
敗(補敗切)p- > p-	：	敗(薄邁切) b- > b-
斷(都管切)t- > t-	：	斷(徒管切) d- > d-

那麼把下面的例子作兩種擬測，很容易選擇較自然的一種：

見(古甸切)k- > k- ： 現(胡甸切)(1)g- > ɣ-；(2)ɣ- > ɣ-

解(古買切)k- > k- ： 解(胡買切)(1)g- > ɣ-；(2)ɣ- > ɣ-

第一個辦法顯示這兩對字的關係還是以清濁分辨詞性，也就是 k-：g- 的

關係。第二個辦法 k-:ɣ- 則在清濁之外還有塞、擦的不同,可見第一種擬測比較合適。

對於我所指出來的兩個問題,梅氏認爲演變衝突的例外字在李先生的系統裹無法避免。閩語匣母字讀 k- 的部分則認爲可能有層次的問題。如果匣母字中最古老的是 g、gw,後來新從北方來的匣母字是 ɣ、ɣw,兩者都在閩語裹保存,那麽濁聲母清化後前者變 k-,後者就變 h-。梅氏的這種解釋自有可能,但是何以羣母字的 g- 不得保存呢? 是不是還有其他解釋的可能?

梅氏另外提出羣母字在閩語中分讀 kh-、k- 的問題,認爲上古塞音也許有四分制的可能,例如舌根音就有 k-、kh-、g-、gh- 四種。這是 Norman(1977:228)首先討論過的,他把羣母字在閩語中讀 k-的擬成古閩語的 *g-,讀 kh- 的擬成 gh-。這個問題我最近已從別的角度加以解決,下文再說。閩語如有四分制的可能,梅氏認爲這是李先生的音系無法照顧的。

二、閩語新材料及其意義

使我重新注意上面這個問題的原因是最近看到一些閩語的新材料。李如龍(陳章太、李如龍 1991:139-190;392-420)在《閩北方言》一文裹發表了八個方言點的部分材料,他指出古匣母字在石陂方言中有不少讀濁聲母 g-、ɦ- 的。同時在《浦城縣内的方言》一文裹,也提供了一些閩北石陂方言的資料。現在先把他列舉的材料以及我在詞彙中找到的部分一起分類羅列如下:

(一)匣母字讀 g-的

行(走)giaŋ^{2}②、鹹 geiŋ^{2}、寒 guaiŋ^{2}、猴 gəu^{2}、咸 geiŋ^{2}、厚 gəu^{5}、汗 guaiŋ^{6}、繫 gai^{5}、縣 gyŋ^{6}。

(二)羣母字讀 g-的③

渠 gye^{5}、權 gyŋ^{2}、騎 gi^{2}、徛(立)gye^{5}、跪 gy^{6}。

(三)羣母字讀 k-、k‘-的

茄 kyo^{2}、瘸 kyo^{2}、窮 kueiŋ^{2}、舅 kiu^{6}、臼 kiu^{1}。

李氏文章裹有一些很少數的異讀字,如:行 giaŋ^{2}(152 頁)又讀 kiaŋ^{5}(163

② 本文中用數目字 1 至 8 分別標示陰平至陽入的調類,2 就是陽平調。

③ 根據鄭張尚芳的材料,還可以增加兩個字:匣母的銜 g-和羣母的狂 g-。

頁),舅 kiu⁶(175 頁)又讀 kiu¹(397 頁),都可以解釋,因爲無關宏旨,這裏不加說明,以免枝蔓。

(四)匣母字讀 ɦ-的

紅 ɦəŋ²、鞋 ɦai²、喉 ɦəu²、桁 ɦaiŋ²、閑 ɦaiŋ²、河 ɦɔ²、旱 ɦuaiŋ⁵。

(五)喻$_{三}$字讀 ɦ-的

雲 ɦueiŋ²、饁 ɦie⁸。

(六)匣母字讀 x-的

舷 xaiŋ⁵、華 xua²、後(天)xəu⁶、後(生)xu⁶、蟹 xai⁶、號 xau⁶、候 xəu⁶、現 xiŋ⁶、學 xɔ⁸。

(七)喻$_{三}$字讀 x-的

雨 xy⁵。

(八)匣母字讀 ø-的

喉 u²、河 ɔ²、話 ua⁶。

首先要說明石陂聲調的情況,鄭張尚芳(1985:43)討論浦城方言的南北分區時,說明:"石陂話……古全濁塞母除今讀清擦音外,分化爲濁音、不送氣清音、送氣清音三類。而且舒聲各調濁音字跟清音字分讀不同聲調,祇有入聲字清濁音讀同一聲調。"李如龍(1991:401)提到:"古濁音聲母平聲字今讀石陂歸入陽平和陰去(古全濁今讀濁音多在陽平,古全濁今讀清音和古次濁多在陰去)。"又說:"古上聲字……南片則次濁聲母多跟清聲母走,仍在上聲,但臨江全濁上聲字自成陽上調,而石陂派入別調。"古去聲字和入聲字則大致按清濁分成兩類。根據這些說明,我們知道石陂的聲調相當複雜,古全濁聲母的字今讀濁音或清音也跟聲調有關。

何大安(1994)祇看到鄭張尚芳的文章,從很紛亂的材料裏整理出頭緒。他認爲"古全濁聲母字今讀爲濁音的爲一層,可以稱爲'石陂甲',古濁聲母字今讀爲清音的,不論是不是送氣,爲另一層,可以稱爲'石陂乙'"。石陂甲的陽平爲一類,本文標第二調,石陂甲的濁上和石陂乙一部分的陽平字讀同陰去,就是本文所標的第五調。兩個層次的重疊使調類有點混亂,但是可以肯定兩個層次和濁聲母字今讀的關係是複雜而有條理的。何氏認爲儘管石陂附近的吳語浙南方言有清音濁化的實例,石陂甲今讀濁音的來源還是難以確定。

我們現在要討論匣、羣、喻$_{三}$的問題,石陂的材料清楚地顯示部分匣、羣、喻$_{三}$的字有讀濁音的現象,如果這些字保存上古音的遺迹,那麼就可以用來作爲擬測上古音的證明,如果這些濁音字是後來從清音濁化而來,那就不能

作爲佐證了。我以爲石陂的濁音是保存上古音的現象，現在以廈門、福州爲比，需要的時候再加上其他方言，來檢看一部分字的讀音④。

先討論石陂今讀 g-的部分：

	例字	廈門	福州	石陂
古匣母字	猴	kau²	kau²	gau²
	厚	kau⁶	kau⁶	gəu⁵
	寒	kuã²	kaŋ²	guaiŋ²
	汗	kuã⁶	kaŋ⁶	guaiŋ⁶
古羣母字	徛	k‘ia⁶	k‘ie⁶	gye⁵
	騎	k‘ia²	k‘ie²	gi²

匣母的例字裏，石陂的 g-和廈門福州的 k-相當，有從清音濁化的可能。但羣母的例字裏，石陂的 g-和廈門、福州相當的是送氣的 k‘，如果濁化的話應該成爲 gh-才是。次清化濁的現象在方言中也可以見到，但是在石陂讀濁聲母的字裏，沒有見到任何一個例字是真正從次清來的。所有見母、溪母的字石陂一律分讀 k、k‘，並沒有濁化的現象。例如：

	例字	廈門	福州	石陂
古見母字	瓜	kue¹	kua¹	kua¹
	歌	kua¹	kɔ¹	kɔ¹
古溪母字	口	k‘au³	k‘au³	k‘əu³
	考	k‘o³	k‘ɔ³	k‘au³

要說部分的 k、k‘變成 g-，何以正好都是原來的濁聲母呢？何以從見、溪母來的 k-、k‘- 沒有字變成 g-呢？因此我認爲石陂的 g- 保存了閩語中最古老的層次，並顯示和上古音的關係。

有了這一層認識，我們瞭解上文列舉的材料裏，(一)(二)兩類匣、羣母字讀 g-的正是石陂保持上古音的遺迹。上古的 g- 在介音-j-前面變成羣母，在其他韻母之前變成中古匣母的一部分，從石陂的讀音中還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另一部分，羣母今讀 k-、k‘-的第(三)類是較晚的層次。這一層裏，大部分的羣母字都讀 k-，小部分讀 k‘-。根據這個現象，Norman(1973:228)擬測

④ 方言資料除引自李如龍的文章以外，參考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的《漢語方言字彙》，廈門白話音用楊秀芳(1982)。

爲古閩語的 g-及 gh-。我(1998)最近的看法認爲這是閩語從北方的祖語分批南移的時候帶來的分歧。北方話的濁塞音早先有過從不送氣到送氣的變化,羣母字早期是 g-,晚期是 gh-。因爲移民的關係,閩語裏早晚的兩種讀音都有,以舌根音來說,早期是 k、kh(k‘)、g,晚期是 k、kh、gh,兩者加在一起就成爲 k、kh、g、gh,濁母清化之後羣母字就成爲 k-多 k‘- 少的情形。而在石陂話裏,它們跟更古老的 g-同時存在。

其次討論石陂今讀 ɦ-的部分。現在把上面引過的一部分字加上相關的方言作一比較:

	例字	廈門	福州	建甌	石陂
甲類	雲	hun^{2}	xuŋ^{2}	œyŋ^{3}	ɦueiŋ^{2}
	紅	aŋ^{2}	øyŋ^{2}	ɔŋ^{3}	ɦəŋ^{2}
	鞋	ue^{2}	ɛ^{2}	ai^{3}	ɦai^{2}
	喉	au^{2}	xɔ^{2}	e^{3}	ɦəu^{2}
	旱	uã^{6}	aŋ^{6}	uiŋ^{8}⑤	ɦuaiŋ^{5}
乙類	雨	hɔ^{6}	xuɔ^{6}	xy^{6}	xy^{5}
	後	au^{6}	au^{6}	xe^{6}	xəu^{6}/xu^{6}⑥
丙類	浴	ik^{8}	yʔ^{8}	y^{8}	ɦy^{8}
	船	tsun^{2}	suŋ^{2}	yiŋ^{3}⑦	ɦyŋ^{2}
	城	siã^{2}	siaŋ^{2}	iaŋ^{3}	ɦiaŋ^{2}

甲類字裏,石陂讀 ɦ-的都是古匣母和喻$_{三}$的字,基本上和别的方言的零聲母對當,但是並不完全一致。看來 ɦ-不像是後起的濁音,不大可能是從清聲母 h-/x-濁化而來。因爲從乙類字看來,類似的字在石陂並不都成爲濁擦音。如將甲丙兩類字合看,以建甌和石陂來比較,正好石陂讀 ɦ-的字對當於建甌的 Ø-。ɦ-有沒有可能是後起的呢? 或者建甌的零聲母 Ø-是 ɦ-失落後造成的呢? 現在增加一些例字來判斷:

例字	建甌	石陂
上(山)	iɔŋ^{8}	tsyoŋ^{6}
舌	yɛ^{8}	lye^{8}

---

⑤ 建甌一部分的陽去字讀同陽入。

⑥ 後 xəu^{6} 見於"後天",xu^{6} 見於"後生"。

⑦ 建甌一部分的陽平字讀同陰去。

例字	建甌	石陂
邵	iau^{8}	$siau^{6}$
匙	i^{3}	$tsie^{5}$

既然建甌的零聲母在石陂不一定都有 ɦ-,可見石陂的 ɦ-不會是從建甌零聲母的字變化而來,反過來說,石陂的 ɦ-該是原有的聲母。那麽就跟上述的 g-一樣,匣母和喻$_{三}$的字讀 ɦ-的也是最古老的一層。這就是上文材料中的(四)(五)兩部分。第二層同類的字,無論匣母或喻$_{三}$都讀 x-,就是材料中的(六)(七)兩類。(八)類中"喉、河"二字是異讀,跟"話"字情形類似,可能也是本身層次或方言移借的結果。

至於丙類的"浴、船、城"三字分别屬於中古喻$_{四}$、船、禪三母,它們的 ɦ-從何而來,大概不能和喻$_{三}$匣母的 ɦ-同等看待。喻$_{四}$的字除"浴"讀 $ɦy^{8}$ 以外,還有"蠅"讀 $seiŋ^{5}$;船母字除"船"讀 $ɦyŋ^{2}$ 以外,還有:蛇 $ɦye^{5}$、射 ia^{8}、舌 lye^{8};禪母字除"城"讀 $ɦiaŋ^{2}$ 以外,還有:社 $ɦia^{2}$、常 $ɦyoŋ^{2}$,但也有:上 $tsyoŋ^{6}$、邵 $siau^{6}$。除方言層次以外可能還有個别字音的問題,在這裏無法詳論。它們牽涉整個石陂濁音的來源,如婆 $bɔ^{2}$、達 $duai^{8}$、苧 du^{5}、坐 dzo^{5}、謝 $dzia^{6}$、浮 $ɦiu^{2}$、亡 $bɔŋ^{2}$、微 $ɦy^{2}$、鋤 dy^{2}、廚 dy^{2} 等,很值得增加材料,探究其演變的歷史。

總之,匣母的字可以分成兩類,一類和羣母合而爲一,在石陂還有讀 g-的現象;另一類和喻$_{三}$合而爲一,在石陂則有讀 ɦ-的情形。

三、匣、羣、喻$_{三}$的上古音及其演變

以前我(丁 1983)把匣母的一部分字分出來擬測爲 *g-、*gw-的時候,根本没有想到還有可能在閩語中找到讀濁聲母的遺迹,石陂的資料使得這一種推測更爲可靠。另一部分匣母字在中古之前和喻$_{三}$不分的,我擬測爲上古的 *ɣ、*ɣw,現在在石陂的讀音中看到它們仍有讀 ɦ-的現象,可説是證實了我的想法。如此一來,上古音的 g、gw、ɣ、ɣw 就有了以下的演變:

上古音	中古音		古閩語	例字
g-,gw+j-	>羣母開合口	g+j-;g+j+w-:	g	騎徛跪
g-,gw+其他韻母	>匣母開合口	ɣ-;ɣ+w- :	g	寒猴縣
ɣ-,ɣw+j-	>喻$_{三}$開合口	j-;j+w- :	ɦ	雲雨舘

上古音	中古音	古閩語	例字
ɣ-,ɣw+其他韻母	>匣母開合口 ɣ-;ɣ+w-	: ɦ	紅喉旱

最值得注意的是上古的 g-、gw-在閩語都讀塞音,無論清濁或送氣與否;而上古的 ɣ-、ɣw-在閩語都讀擦音或零聲母,或清或濁,這是一個重要的分野。以廈門和福州來說,從 g-來的匣母字今讀 k-[⑧],羣母字今讀 k-、k'-。從 ɣ-來的匣母字早期的變零聲母,晚期的變 h-/x-,從 ɣ-來的喻$_{三}$字具有平行的讀法,早期的也變零聲母,晚期的讀 h-/x-。由於白話層次不止一層,方言轉借情形又很複雜,讀法祇能言其大者,偶有個別異讀難以一一兼顧,現在列表如下,說明其演變。

上古音	古閩語	廈門	福州	石陂
gj-(羣)	g-	k-、k'-	k-、k'-	g-;k-、k'-
g-(匣)	g-	k-	k-	g-
ɣj-(喻$_{三}$)	ɦ-	Ø-;h-	Ø-;x-	ɦ-;x-
ɣ-(匣)	ɦ-	Ø-;h-	Ø-;x-	ɦ-;x-

現在還有三個問題需要討論:

第一,在古閩語裏,Norman(1973、1974)在舌根音部分擬測了 g-、gh-、-g、ɣ、ɦ 五個音位[⑨]。現在我把它們減少爲兩個,兩者關係如下:

Norman	本文	演 變
g	g(羣三)	早期從北方來的羣母字讀 g-,後清化爲 k-,石陂尚有讀 g-的,如:徛、跪。
gh	g(羣三)	晚期從北方來的羣母字讀 gh-,後清化爲 k'-,石陂讀 k'-,如:臼。
-g	g(匣一二四)	石陂尚能保存大部分,如:猴、咸。
ɦ	ɦ(喻$_{三}$)	石陂早期尚有 ɦ-,如:雲。晚期爲 x-。
ɣ	ɦ(匣一二四)	石陂早期尚有 ɦ-,如:喉、閑。晚期爲 x-。

第二,梅祖麟(1984)指出古漢語構詞法中藉清濁聲母辨義,對上古音 ɣ-的擬測不利。上文已經提到,現在來說明反面的理由。

我們知道上古脣音中沒有 v-,舌尖音中沒有 z-、ð-,舌根音中如有 ɣ-,它

⑧ 匣母字音今閩語讀 k'- 的好像祇有一個"環"字,廈門 k'uan², 福州 k'uaŋ², 但建甌讀 uaiŋ³,應該相當於石陂的 ɦuaiŋ,略有不一致的地方。

⑨ Norman(1974)擬測了 ɣ-和 ɦ- 兩種濁擦音,我想合而爲一,祇用早晚期的層次來看待。

跟塞音的關係就有特殊性。不能因爲有 p-:b-、t-:d-的關係就推斷 k-:ɣ-一定不如 k-:g-。在諧聲字裏,曉母和匣母、喻$_{三}$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例如:

匣母:	乎	曉母:	呼
	曷		喝
	華		譁
	劦		脅
喻$_{三}$:	于	曉母:	吁
	羽		詡
	韋		諱
	有		賄

如果我們認爲它的來往是擦音清濁的不同 x-:ɣ-,要比清擦音和濁塞音的關係 x-:g-自然得多。至少諧聲的關係跟構詞的關係都有各自的理由,不能偏廢。

第三,在上古音的系統裏。最近龔煌城(1990)、Baxter(1992)都提出新的看法,龔氏基本支持李先生的系統,認爲匣、羣、喻$_{三}$同出一源,但是把喻$_{三}$擬測爲 gwrj-,主要的根據是漢藏語比較研究。例如:

于	gwjag	藏文	'gro	行走
(往)	(gwjang)			
芋	gwjags	藏文	gro-ma	甘薯
羽	gwjag	藏文	sgro	翎翮
友	gwjəg	藏文	grogs	朋友、伴侶
胃	gwjəds	藏文	grod	肚子、胃

龔煌城(1990:9)指出:"于母字屬三等韻,有介音-j-,即 *grj-,藏語失去了介音,變成 gr-。"但是他在上文中說:"漢語 *gwra-對應藏語 gro-,完全符合規律。"又在下文(10、15 頁)中說 *grj-是來母的來源,于母應該是 *gwrj-。那麼上面引文中的 *grj-應是 *gwrj-的筆誤。可是從漢語上古音來說,中古的二等字上古有-r-介音,三等的喻$_{三}$實在難以看出-r-的來源。如果衹以藏文爲根據來推測喻$_{三}$有-r-,在古漢語中似無佐證,可能還需要加強證據。

Baxter(1992:217)把喻$_{三}$擬爲 w-,根據的一部分也是漢藏語。喻$_{三}$的 w-跟曉母的關係成爲 w-:hw-,他的曉母字開口的一部分是 x-,不知何以合口是 hw-? 如果我們以 Coblin(1986)的研究來比較,就會發現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例如:

于(往): Coblin(1986:86) **sɣwjaɣ > gwjag,引用緬文 swa"去"。
龔(1990:9) *gwrjag,引用藏文 gro"行、走",緬文 krwa"去、來"。
Baxter(1992:217) *w(r)ja,引用古藏緬語 *s-wa。
友: Coblin(84 頁) **gljogw > *gjəgw(仇、逑),引用藏文 grogs"友、伴侶"。
龔(9 頁) *gwrjəg,引用藏文 grogs。
Baxter(805 頁) *w(r)ja。
羽: Coblin(78 頁) **sgwliaɣ > *gwjag,引用藏文 sgro"大羽"。
龔(9 頁) *gwrjag,也引用藏文 sgro。
Baxter(805 頁) *w(r)ja。

從這些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三個人的擬測不同,有時引用的藏緬文是同一個字,有時是不同的字,甚至漢字有時也有差異。可見還不容易有一致的意見。

我以爲最主要的問題是藏文並不能代表古藏語,正如《切韻》不能代表上古音一樣。藏緬方言的比較一定可以爲古藏語的擬測開創新面貌,如果衹用藏文來比較,未必正確。總之,漢藏語比較研究還有長遠的路要探索,也因此我在這篇文章裏衹從石陂談到古閩語、上古音爲止。

原載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ed. Ting Pang-Hs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14: 247-261,1999 年。

參考文獻

丁邦新 1983.《從閩語論上古音中的 *g-》,《漢學研究》1. 1:1-8。

丁邦新 1998.《漢語方言接觸的幾個類型》,《語言學論叢》20:149-165。

王　力 1958.《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1989.《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何大安 1995.《方言史中的階段與層次——橫縣、達縣、石陂的個案研究》,待刊。新按:該文後來由 George Hayden 譯成英文,題目爲 Stages and Strata in Dialectal History-Case Studies of Heng County, Da County, and Shipo, 發表於 C. T. James Huang and Y. H. A Li 主编:*New Horizons in Chinese Lin-*

guistics, 215-234, 1996,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周法高 1969.《論上古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 1:109-178。

李　榮 1965.《從現代方言論古羣母有一、二、四等》,《中國語文》5:337-343,355。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 1、2:1-61。

張　琨 1984.《論比較閩方言》,《史語所集刊》55. 3:415-458。

梅祖麟 1988.《内部擬構漢語三例》,《中國語文》3:169-181。

陳章太、李如龍 1991.《閩語研究》,語文出版社。

陳新雄 1981.《羣母古讀考》,《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223-246,臺北:中研院。

董同龢 1948.《上古音韻表稿》,《史語所集刊》18:11-249。

楊秀芳 1982.《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鄭張尚芳 1985.《浦城方言的南北區分》,《方言》1:39-45。

龔煌城 1990.《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若干聲母的擬測》,《西藏研究論文集》3:1-18。

Baxter, William.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Mouton De Gruyter.

Coblin, W. South. 1986. *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18, Nettetal:Steyler Verlag.

Karlgren, Bernhard. 1923.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aris.

Karlgren, Bernhard.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 Antiquities* 22:221-367.

Norman, Jerry.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2:222-238.

Norman, Jerry. 1974. The initials of Proto-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 1:27-36.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77-1978. Archaic Chinese *g, *gw, *ɣ, and *ɣw, *Monumenta Serica* 3:171-179.

Yu-Hashimoto, Anne (余靄芹). 1976.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The Tai Connection,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Asian & African Languages* 6: 1-9.

Yu-Hashimoto, Anne (余靄芹) 1985. *The Suixi Dialect of Leizhou: A Study of Its Phonological, Lexical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論上古音中帶 l- 的複聲母*

一、舊說概述

中國的形聲字裏有下列這種現象：

果(k-)：裸(l-)
各(k-)：路、洛、略、賂(l-)
翏(l-)：謬(m-)、瘳(ṭh-)、膠(k-)
鬲(l-)：隔(k-)
稟(p-)：廩(l-)

表示讀 l-的來母字跟其他聲母的字有諧聲關係。大約一百年前 Joseph Edkins(1876：190)就發現這個現象，提出幾種可能的解釋，其中的一種就是複輔音，並舉德文的 gleich 跟英文的 like 爲例。雖然他最後沒有採取這一個解釋，但是這個說法可說是討論上古音中複聲母的第一次。

其後林語堂(1933)提出"古有複輔音說"①，認爲研究古代有無複輔音的途徑有四條：第一，尋求古今俗語中複輔音的遺迹；第二，由字的讀音或借用上推測；第三，由文字諧聲現象來研究；第四，由同族系的語言作比較。這幾條途徑之中最可靠的自然是諧聲字，正如林氏所說(1933：12)："如果古人造字盡是雜亂無章，何以 p、t、k 不可互通('百'不能諧'克'音)而獨各與 l 互通呢？"因此古音學家大部分都從諧聲字立說，如高本漢、先師董同龢、陸

* 本文初稿曾在史語所講論會中提出報告，承龍宇純、龔煌城兩先生指正數處，在此誌謝。

① 林氏此文見所著《語言學論叢》，原發表於《北平晨報》六周年紀念增刊，年月不詳，推測當在民國十二三年之間。

志韋等人，詳見下一節的討論。

最不可靠的是從現代俗語來推測，我們知道漢語各方言沒有保存複輔音的，所有的音節都是單聲母②，要想從方言中找尋複輔音的痕迹衹有從俗語入手。例如：旯旮兒[kalar]、軲轤[kulu]、窟窿[k‘uluŋ]之類。但是，語言中語法的變動最小，所以我們現代仍然可以看懂司馬遷的《史記》。語音的變動較大，但也以百年計，如果沒有外來語或其他方言的影響，保守性更大。變動得最快的就是詞彙，尤其跟外來語接觸得多的，幾十年就可以有相當不小的變化。例如，新的語詞不斷加入語言之中，"嬉皮、洩洪、迷你"等詞衹是最近十幾年的事，自然不可能上推到古漢語；舊的語詞又消失得很快，我們現在看《紅樓夢》已經有些俗語看不懂；好些詩詞曲語已經必須經過注解纔能明瞭，"乜斜、劃地、葫蘆提"都不是現代人的詞彙。換句話說，舊的詞語消失得快，新的詞語增加得快，我們有什麽把握從現代的俗語推測兩千年前的古音？同時，語音的擬測有系統條理可言，又有諧聲字、《切韻》等作爲輔助，俗語衹是孤零的現象。像官話這種變動得最快的語言，我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成分來自其他方言，詞語的部分實在難以爲憑。

至於古書中的一些叠韻俗語（或稱叠韻聯綿詞），如"團欒、果贏、螟蛉、壙埌、仳離"之類，較現代的俗語自爲可信，可惜材料比較零碎，無法作成系統的綜合研究，衹能用爲輔佐材料，本身不容易有决定性的判斷。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林語堂（1933）、藤堂明保（1957）、杜其容（1970）。

第二條途徑由字的讀音或借用來推測，林語堂（1933：10）提到"斄"字《説文》説从犛省來聲，而後來既讀"來"，又讀"台"；也提到《左傳・莊公三年》"公次於滑"，而《公羊》《穀梁》並作"公次於郎"的異文。杜其容（1970：103-104）舉出若干《廣韻》中一字兩音的情形，如：瀧，所江切，又讀呂江切；鷚，力救切，又讀武彪、莫浮二切；鬲，古核切，又讀郎擊切。認爲："這些字……兩讀一義者，……既有别的諧聲可以證明其聲母上原有的密切關係，自然衹有説他們原是個複聲母。兩讀二義者，語義上如果具有密切關係……表示兩者仍然同出一源，應視其原爲複聲母……語義上毫無關係……從語義而言，自非同源，但從語音而言，亦非不可視爲複聲母趨簡的結果。"這些又讀、異文的材料也是零碎的現象，無法作爲系統的證據。

② 我們把 ts‘、t‘都看成單聲母；像山西文水、興縣的 ȵȡ‘、nd、ŋg 在鼻音之後産生同部位的塞音，或閩南語的 b^m 等也看作單聲母。

第四條途徑由同族系的語言作比較，自然是可行的辦法，但是因爲各語言之間語音對當的關係還沒有清楚的條例，目前衹能是一些個别的徵引，作爲參證之用，不敢作"無"中生"有"的推論。

除去林氏所說的這些途徑之外，Pulleyblank(1962)用域外譯音證明上古音中複輔音聲母的存在。但是譯音本身的問題很難說定，一方面對於其他語言語音演變的歷史不清楚；另一方面對於譯音的時代和對譯的嚴格性不能肯定。例如，漢代西域的"樓蘭"，指 kroraimna(即 krorayina)，這個名稱究竟原來是什麼語言？是 Tokharian 還是 Iranian？原來怎麼念法？Pulleyblank 認爲字首輔音是 *q(1962:123)，衹是一種推測，根本無法說定。張騫通西域時提到"樓蘭"，是當時的音譯還是早已有之的舊名？譯音之時是嚴格的對譯還是仿佛相似？這些問題都不容易解决。我國歷史上衹有唐代翻譯佛經是規模宏大而譯音精確的，如果沒有周密的方法，即使現代的譯名裏，Johnson 可以是"詹森"，也可以是"約翰孫"，Monroe 可以是"孟祿""門羅"，也可以是"夢露"，從對音上實在衹能得到間接的旁證，不能用爲直接的主證。

另外，從漢語的構詞法上推斷古複輔音的存在是一條可行的新路，例如龔煌城(1976)就有很多有意思的發現：

吏 *ljəg：使 *s-ljəg	屢 *ljug：數 *s-ljug
履 *ljig(> *ljid)：屣 *s-ljig	淋 *ljəm：滲 *s-ljəm

這個方向是超乎文字資料以上，純粹從語音再向上推測的。難處在於挑選出來的字如何使人信服，謹慎的研究可以有很好的成績，例如漢語詞頭的問題可能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解釋。不過擬音的原則跟研究諧聲字的關係還是很密切的。

二、從諧聲字看擬測帶 l- 複聲母的原則

上文提到林語堂所說的第三條途徑，由文字諧聲現象來研究複聲母是最可靠的。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也最多，跟林氏同時的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在 1923 年所出版的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一書裏就提到擬測的辦法(31 頁)，其後，他(1933、1940、1954、1957)屢次談到複聲母的問題。在漢語詞類(Word Family in Chinese)裏，高氏第一次舉出三種可能的擬測方法之後，雖然爭論未已，但是並沒有人提出新的方法，現在還是要回到他原來的提議。他認爲要解釋"各"跟"洛"的諧聲關係，衹有

承認在上古音中有複聲母的存在。對於這些複聲母可以有三種方式來擬測(1933:57-58):

A. 各 klâk:洛 lâk

B. 各 kâk:洛 klâk(glâk)

C. 各 klâk:洛 glâk

A 式認爲“各”字有複聲母;B 式認爲“洛”字有複聲母;而 C 式則認爲兩字都有複聲母。高氏用暹羅話的“藍”k‘ram < gram 以及“樓蘭”對譯 kroraimna 爲理由,證明來母字有複聲母,取消 A 式的可能;然後又用馬伯樂(Maspero)所舉的暹羅話的“變”讀 plien③,證明跟來母字諧聲的“變”字有複聲母,再取消 B 式的可能。那麼,剩下來的就衹有 C 式了。雖然他說我們不能肯定諧聲總是用 C 式,創造形聲字的人很可能用 A 式或 B 式,但是在他的漢文典(Grammata Serica,1940)及修訂漢文典(1957)裏主要都是用 C 式的。

先師董同龢先生(1944、1948)批評高氏的辦法,指出高氏認爲最合適的 C 式有許多行不通的地方(1948:38-41):第一,有一部分來母字是同時並諧兩個或兩個以上聲母系統的,例如:繺(l-):變(p-),蠻(m-):孿(ṣ-):彎(˙-);翏(l-):謬(m-):瘳(ṭh-):膠(k-);龍(l-):龐(b-):寵(ṭh‘-):龔(k-)。那麼“繺、翏、龍”這些字的聲母究竟是 bl-、dl-還是 gl-呢? 第二,如果碰到來母字跟喻母字諧聲的例,C 式也是不能用的。例如:樂(l-):藥(j-);立(l-):翊(j-)。因爲在高氏的系統裏“藥”跟“翊”都是跟來母字有關係的喻母字,應該是 gl-,如果來母字也是 gl-,就彼此衝突了。還舉出其他的理由說明 C 式並不是無往不利,A、B、C 三式各有利弊,結論是未能採取其中的任何一式來標音。

周法高先生(1969、1970)也批評高氏的辦法,認爲像“立、泣、位”這樣的例子,把“立”擬爲 gl-,“泣”爲 khl-,照高氏的系統無法再把“位”擬爲 gl-,衹能仍舊擬爲 g-;同時,像“樂”跟“藥”,由於“樂”有兩讀,擬爲 gl-和 ngl-,“藥”字也無法擬爲 gl-,衹能也擬爲 g-。因此周先生決定採取 A 式,把所有的來母字都擬作 l-(1969:139-140;1970:354-355)。

高氏把喻$_{三}$的字擬爲 g-,同時又把一部分喻$_{四}$的字也擬爲 g-,因此發生“遺、位”同音(*gi̯wɛd)的問題,董師的擬音已經跟他不同,近來李方桂先生(1971)的擬音有不同的辦法來處理這個問題。高氏擬音的困難在新系統裏

---

③ 見 Maspero,Henri: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BEFEO* 20,1920.

已可解決,應該不能成爲把來母字擬爲 l-的理由。同時,照周先生的辦法,所有的來母字都是 l-,對高本漢提出來的"樓蘭"的"樓",以及暹羅話的"藍"有複聲母的現象就無法兼顧了。

李方桂先生對於 A、B、C 三式的取捨,是照高氏的擬音暫時存疑,祇把二等的-l-改爲-r-,因爲二等韻的字在上古音中李先生認爲都有-r-介音。因此:"各"是 klak、"格"是 krak、"客"是 khrak、而"洛"是 glak。另外對於審母二等字跟來母諧聲的,如數:婁、灑:麗等仍舊擬爲 sl-,"數"是 *sluk、"灑"是 *sligh。

現在我們從諧聲字本身找出一個原則來決定對於高氏 A、B、C 三式的取捨。首先要指出跟來母諧聲的字有兩類:一類是以其他聲母的字作爲來母字的聲符[④]。如:

各(k-):洛、落(l-)	聿(ji-):律(l-)
柬(k-):闌、蘭(l-)	子(ts-):李(l-)
監(k-):藍、籃(l-)	

另一類是以來母字作爲其他聲母字的聲符:

呂(l-):莒(k-)	䜌(l-):變(p-),孿(k-)
立(l-):泣(kh-)、位(jw-)	龍(l-):龐(b-)、寵(ṭh-)、龔(k-)
婁(l-):屨(k-)、數(ṣ-)	

這兩類字的諧聲行爲並不一致,前一類通常來母字祇跟某一個部位的聲母有關聯,祇有極少數的例子牽涉一個以上的部位;而後一類中來母字通常都跟一個以上的部位的字有諧聲關係。因此,從聲符的類別跟諧聲行爲兩個條件來看,這兩類是大致可以分開的。那麼這兩類的字在擬音上有何不同呢? 就要看擬音的原則了。

我相信,如果漢語上古音中有複輔音存在,原來造形聲字的人用哪一種方式來表現複聲母自然沒有成規。現在我們用形聲字來逆測語言中的情形,自然也不能用某一種方式來束縛。同時,在上述高氏的 A、B、C 三式之中,全用 A 式不能解釋暹羅話的"藍"k'ram < gram,因爲 A 式裏的來母字都是單純的 l-;全用 B 式又不能解釋暹羅話的"變"plien,因爲 B 式裏的非來母字都擬爲跟中古聲母相同的音,"變"就一定是 p-;全用 C 式,如董師所指出來的有許多缺點,尤其無法解釋來母字同時跟脣音、舌尖音、舌根音諧聲的例,我們無法決定來母字是 bl-、dl-或 gl-。這是不能用任何一式來限制我們

④ 參見陸志韋 1947:305-307。

擬音的積極理由。

根據這個看法,我們認爲可以同時應用一個以上的方式來擬音。正如高本漢自己的看法一樣,後來在 Compendium(1954:280)裹,他也說明在三種方式裹不能老是遵用一種方式來擬音。現在的問題是:A、B、C 三種方式能夠同時並存嗎?答案是否定的,他們彼此之間有的有排斥性,不可能同時並存在上古音中。首先,我們來看 A、B 兩式是衝突的:

A. 各 klâk:洛 lâk

B. 各 kâk:洛 klâk(glâk)

我們不能說 kl-既可以變 k-,又可以變 l-。一定要用括弧中的擬音才能使兩者免去矛盾,因爲那樣一來,我們可以說 kl-變 k-,而 gl-才變 l-。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把 B 式分解爲:

B_1. 各 kâk:洛 klâk

B_2. 各 kâk:洛 glâk

衹有 A 跟 B_2 可以並存。

其次,B、C 兩式又是衝突的:

B. 各 kâk:洛 klâk:(glâk)

C. 各 klâk:洛 glâk

因爲我們也不能說 kl-既變 k-又變 l-,那麼也衹有 B_2 跟 C 可以並存。k-保持不變,kl-變成 k-,而 gl-變成 l-。但是 B_2 本身卻是有問題的,我們沒有理由認爲跟見母 k-諧聲的來母字該是 gl-而不是 kl-。這可能就是高本漢後來(1954:280)重述他的定論時,把 B 式括弧裹的字去掉的原因。他換用其他例字,各式的次序也改變了一下,我們現在爲上下文貫串方便,重新安排如下:

A. 柬 klan:蘭 lân

B. 柬 kan:蘭 klân

C. 柬 klan:蘭 glân

值得注意的是 B 式 klân 的後面沒有再附加(glân)。

既然 B_2 本身有問題,這就等於說 AB、BC 兩種配合都是自相矛盾。如果形聲字用一種以上的辦法表現複聲母,絕不是 AB,也不是 BC,剩下來就衹有唯一的可能 AC 了:

A. 各 klâk:洛 lâk

C. 各 klâk:洛 glâk

把這兩式跟上文諧聲字的兩類合起來看,很自然地得到下列的原則:

凡是來母字作爲其他聲母字的聲符時,兩者基本的關係是 A 式,來母字衹是 l,其他聲母的字是 pl、kl 等。如果衹牽涉一個發音部位,就是 C 式;凡是其他聲母的字作爲來母字的聲符時,兩者基本的關係是 C 式,例如其他聲母的字是 kl、khl 等,來母字就是 gl。如果這種來母字又轉諧其他發音部位的字,就又是 A 式。

現在根據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系統分別說明如下,其中中古音的擬測,也用李氏更正的系統,爲排印方便,把擬音之前應有的 * 號省略了(李方桂 1971:5-7)。

1. 來母字爲其他聲母字的聲符:

龍 ljung > l-:龎 brung > b-,寵 hljungx > ṭh-,龔 kljung > k-。

䜌 luan > l-:蠻 mran > m-,孿 sruanh > ṣ-,變 pljianh > p-,䜌 kljuanh > k-。

聲符(主諧字)與被諧字的基本關係是 A 式,作聲符的來母字是 l-,被諧字是 br-、mr-、sr-、pl-、hl-、kl-等。我們接受李先生的方法,認爲一般聲母加上帶介音的二等韻可以跟來母字自由諧聲。另一種情形是衹牽涉一個發音部位:

呂 gljagx > l-:莒筥 kljagx > k-

㐭 bljəmx > l-:稟 pljiəmx > p-:廩 bljəmx > l-

聲符與被諧字的關係是 C 式,來母字擬成 l 加上相關部位的濁塞音成爲複輔音。

2. 其他聲母字爲來母字的聲符:

品 phljiəmx > ph-:臨 bljəm > l-。

蠆 thradh > ṭh:厲 dljadh > l。

各 klak > k-:路 glagh > l-,格 krak > k-,客 khrak > kh-,洛 glak > l-。

基本關係是 C 式,作聲符的主諧字是 phl-、thr-、kl-,來母字就是 bl-、dl-、gl。如果這種來母字再轉諧其他發音部位的字,就又是 A 式:

虍 xlag > x-:盧、盧 lag > l-:膚 pljag > p-。

這種情形的諧聲字非常少見。

用簡單的話來說,以上擬音的原則是先以聲符(主諧字)來分類,再以諧聲的行爲加以限制,配合 A、C 兩式的可能,完全以諧聲字爲依據。

三、與擬音原則相關的問題

就這個擬音原則而言,有四個相關的問題必須要加以討論:

1. 以上討論的諧聲字中,無論是哪一類,祇要祇牽涉一個發音部位,就用 C 式的辦法來擬音,來母字就擬成 bl-、dl-、gl-等。如果在同一諧聲系列之中又出現並母、定母、羣母字時,擬音就發生困難,因爲我們把幫母擬成 pl-,見母擬成 kl-,如果有並母字祇好擬成 bl-,有羣母字祇好擬成 gl-,自然就跟來母字的擬音發生衝突了。根據《上古音韻表稿》與《廣韻聲系》,遍檢跟來母相關的諧聲字,在 54 組四百左右的諧聲字中,祇有 12 個有問題的字,而且都可以找到解釋,現在分別說明如下:

(1)京 kljiang > k:涼 gljang > l,黥、勍、鯨 gljiang > g

翏 $liəg^w$ > l:璆 $gljiag^w$ > g

凡 bljiəm[5] > b:風 pljəm > p,葻、嵐 bləm > l

林 ljəm > l:禁 kljəm > k,噤 gljiəmx,h > g

這一類諧聲字中,gl 有的變 g-,有的變 l-;bl 也是有的變 b-,有的變 l-,似乎有矛盾之處,但是仔細觀察後,才發現根據李方桂先生的擬音系統,變濁塞音的複輔音之後都有一個帶 i 的複元音,可能就是這個 i 使得前面複輔音聲母中的濁塞音保持不變。

(2)𠩺 xljəg > x:犛、斄 gljəg > l:漦 dzljəg 或 grjəg > ẓ

把漦字擬成 dzl- > ẓ,雖然沒有衝突的字,但是在語音演變上,跟其他濁塞音加 l 的複聲母方向不同。“漦”字本身是一個有問題的字,照董同龢先師的辦法,在中古擬成禪母二等字,祇跟“俟”字兩兩互用爲反切上字,其實整個禪母二等字(俟母)的擬測可能不需要[6],如果認爲是牀母三等的字,也許就可以擬成 grj-了(參李方桂 1976:1145)。

(3)子 tsljəgx > ts-:李 dzljəgx > l-字 dzljəgxh(?)或 dzjəgh > dz-

“李、字”兩字从擬音上看祇有聲調不同,卻分屬中古不同的聲母,似乎有衝突。其實《說文》說:“字,从子在宀下,子亦聲。”基本上是一個會意字,“亦聲”的意義也許祇代表某種程度的接近,如果擬成 dzjəgh,就沒有困難了。

(4)咎$_{古勞切}$ $kləg^w$ > k-,$_{其久切}$ $gljəg^w x$(?)或 $gjəg^w x$ > g-:綹$_{力久切}$ $gljəg^w x$ > l-

“咎”字有兩讀,一讀“皋”,就是舜的臣子“咎繇”,也就是“皋陶”,這一讀沒

⑤ 《廣韻》凡韻字的歸屬有不同的意見,周祖謨《詩經韻字表》(《問學集》:218-269)全歸入侵部。兩漢“凡”字與侵部字押韻,似以歸入侵部爲宜。但是“凡”字的擬音有例外的演變 bljiəm 應該變 b,讀重脣,事實上後來讀輕脣,从凡得聲的“芃”字就有薄紅切一讀,音“蓬”。

⑥ 關於禪母二等字的問題將另文討論。

有問題，由於跟"綹"字的關係可以擬爲 *kləg^w。而另一讀是羣母的上聲字，讀"舅"。如果認爲這一讀也跟"綹"有關係，自然就跟"綹"字的擬音發生衝突。我現在認爲"咎"字讀"舅"，跟來母的"綹"無關，衹是讀 kləg^w 的"咎"字的又讀而已。有一個旁證，晉文公的舅舅狐偃字子犯，《荀子・臣道》"晉之咎犯"，楊注："咎與舅同。"《韓非子・外儲說》："咎犯聞之而夜哭。"亦作咎犯。可見在先秦"咎"與"舅"完全同音，而"舅" gjəg^{w}x 是沒有複聲母的。可見"咎"字也衹是 *gjəg^{w}x 而已，跟"綹"字並無諧聲的關係。而从"臯"得聲的有"顊"（誤作頔）字，《全王》《廣韻》反切作"盧皓"，臯字很可能是 kləg^w，可惜不能論定。

（5）隶 rəd > ji-：隸 dljədh > l-，逮 dlədh（?）或 dədh > d-
喻母四等字跟舌尖音諧聲是常見的現象，在這一組裏加上來母字可能並不表示任何特別的意義。"逮"字衹是以"隶"爲聲符，跟來母的"隸"字並無關係，可以直接擬成普通的 dədh，無須擬成 dl-，增加不必要的困擾。

（6）㐱 tljinx > tj-：鬒 dljinx > l；殄 dliən > d-
"殄"字的情形跟上文第（1）類的例字類似，dl-之後如果接帶 i 的複元音，也阻止 dl-變成 l-，而使 l-失落成爲 d-。

（7）婁 lug，ljug > l-：數 srjugx > ṣ-，屨 kljug > k-，寠（窶）gljugx（?）> g-
《說文》衹有"寠"，沒有"窶"，而《廣韻》正相反，因此字形跟字音配合不起來。但以寠字讀"其矩切"而言，這個字的讀音有例外的演變。

綜合以上這些現象，我們把一部分的來母字擬成濁塞音加 l-，並不跟濁塞音的並、定、羣母字發生矛盾。同時有一個旁證很值得注意，就是在所有跟來母字有關聯的諧聲字中，竟然沒有一個濁塞音字用來作來母字的聲符。可見把來母擬成 bl、dl、gl 等有充分的道理。

2. Maspero（1930）討論上古音詞頭的問題，對於複輔音的擬測有整套的看法，大致說來，等於用高本漢的 A 式，所有來母字仍然擬爲 l-，而跟來母諧聲的字一律在中古聲母之後加上 l-，例如（1930：320）：

林 *löm：禁 *k-löm　　各 *k-lák：落 *lák
立 *löp：泣 *k‘-löp　　兼 *k-liàm：廉 *liàm
吏 *li：使 *ṣ-li　　果 *k-luá：裸 *luá

這種處理法把諧聲行爲並不一致的兩類字作同樣的看待，實際上忽略了客觀的事實。上文已經提過，跟來母字諧聲的字有時衹牽涉一個部位，有時又牽涉兩三個部位。我們不能不注意這種現象，並給予不同的擬音法。

同時,上古的造字者爲了配合語言祇用一種方法造複聲母字,也是令人難以相信的。

3. Yakhontov(1960)提出上古二等韻有-l-介音的說法, Pulleyblank(1962)也得到相同的結論。主要的論證有二:一是中古的二等韻在上古音中祇有三個例外字有l-聲母,換句話說,這一類的韻母不接來母,顯示有共同的特徵。另一個論證是跟l-聲母有諧聲關係的字都是二等字,這些字很可能都有帶l-的複聲母,可見-l-是二等韻字的一個通性。尤其Yakhontov(1960:5-6)認爲沒有一等字跟來母字有諧聲關係,他說"各"本來是"格"的本字,表示"來"的意思,"裸"跟"谷"(讀luk)都是後起字。這幾個字的解釋雖然言之成理,但是我們還有以下這些無法解釋的一等字:

咎 kləg^{w} > k:綹 gljəg^{w}x > l
乎 ɣlag > ɣ:枰 glag > l
虍 xlag > x:膚 lag > l
趩 ɣləg > ɣ:里 ljəgx > l
悝 kh^{w}ləg > kh
濼,鱳 plak^{w} > p:樂 lak^{w} > l
嚛 xlak^{w} > x
藪 slugx > s:婁 lug > l,ljug > l
可 khlarx > kh:砢 glarx > l
睔 kl^{w}ən > k:侖 gljən > l
颯 sləp > s:立 ljəp > l

左邊的一行字都是一等字,都跟來母的字有諧聲關係,非要擬成帶-l-的複聲母不可,由此可見Yakhontov跟Pulleyblank的論證是有問題的。再進一步,如果這些一等字擬成帶l-的複聲母的話,-l-就不可能是二等字的介音了。那麼二等字的介音又是什麼呢?我覺得李方桂先生的擬測是可信的,他認爲是-r-。一方面使前面的舌尖聲母捲舌化,一方面使元音發生央化的作用。同時也能解釋何以上古不接l-聲母,因爲l-跟-r-相連在發音上是很不自然的。

就複聲母來說,一等字擬爲Cl-,二等字就是Cr-。因爲前面有輔音,使l、r的音值變得接近,所以可以諧聲。例如:

各 klak:格 krak:客 khrak:洛 glak

4. 李方桂先生(1971)的系統裏,有一類跟來母字諧聲的字,擬音上要有一點修改。就是跟來母諧聲的審母二等字,李先生擬爲sl-,如"數"是sluk,"曬"是slig,爲求得二等韻的一致性,同時爲跟來母諧聲的心母一等字預留地位,暫且改爲sruk、srig。心母一等字跟來母字諧聲的情形並不多,但是也要有一個辦法來處理:

婁 lug > l,ljug > l:數 srjugx,h > ṣ, sruk > ṣ,藪籔 slugx > s
立 ljəp > l:颯 sləp > s

四、擬測上古各韻部帶 l-複聲母的字

以下分成兩部分，並將各字附加《廣韻》反切作爲參考，按上古韻部的次序試擬音值，韻母後的 x 代表上聲，h 代表去聲。

1. 來母字爲其他聲母字的聲符

里良士切 ljəgx：𧼈戶來切 ɣləg，悝苦回切 kh^{w}ləg(？)，埋、薶、霾莫皆切 mrəg，

　　䔰丑六切 hljək^{w}許竹切 xljək^w，貍里之切 ljəg，理、俚、裏、鯉、悝良士切 ljəgx。

夌力膺切 gljəng：陵、餕力膺切 gljəng，稜紀力切 kljək。

翏落蕭切 liəg^w：膠、嘐古肴切 krəg^w，樛居糾切 kljiəg^w，獟(《說文》音火包切) xrəg^w，

　　僇武彪切 mljəg^w，瘳丑鳩切 hljəg^w，璆渠幽切 gljiəg^w(？)，戮、蓼力竹切 ljək^w。

六力竹切 bljək^w：坴、陸力竹切 bljək^w、睦莫六切 mljək^w。

勞魯刀切 dlag^w：嘮敕交切 thrag^w。

尞力照切 dljag^w：撩、獠、潦盧皓切 dlag^{w}x，遼落蕭切 dliag^w，繚力小切 dliag^{w}x，

　　璙、鐐力弔切 dliag^{w}h，獠張絞切 trag^{w}x。

樂盧各切 lak^{w}五角切 ngrak^w：濼匹各切 phlak^w，嚛火酷切 xlak^w，藥以灼切 grjak^w。

婁落侯切 lug 力朱切 ljug：數所矩切，色句切 srjugx，h，數所角切 sruk，屨九遇切 kljugh，

　　樓、簍落侯切 lug，藪、籔蘇后切 slugx，窶(窶)其矩切 gljugx(？)。

彔盧谷切 bluk：剝北角切 pruk。

龍力鍾切 ljung：龐薄江切 brung，寵丑隴切 hljungx，龔九容切 kljung。

呂力舉切 gljagx：莒、筥居許切 kljagx。

麗郎計切 dzljigh：籭山佳切 srig，灑所蟹切 srigx，曬所賣切 srigh，(彲丑知切 hljar？)。

剌盧達切 lat：賴落蓋切 ladh，嬾落旱切 lanx，獺他達切 hlat。

䜌落官切 luan：蠻莫還切 mran，孿生患切 sruanh，變彼眷切 pljianh，孌居願切 kljuanh，

　　彎烏關切 ˑwran。

亂郎段切 gluanh：𠗨五患切 ngruanh。

侖力迍切 gljən ：睔古困切 k^{w}lənh，綸古頑切 k^{w}rən。

豊盧啓切 lidx：體他禮切 hlidx。

立力入切 ljəp：笠力入切 ljəp，泣去急切 khljəp，颯蘇合切 sləp，翊與職切 grjək。

林力尋切 ljəm：禁居吟切 kljəm，淋、郴丑林切 hljəm，痳所禁切 srjəmh，斯甚切 sljəmx，

　　噤渠飲、巨禁二切 gljiəmx，h。

亩力稔切bljəmx：稟筆錦切pljiəmx，廩㐭力稔切bljəmx，鄙餘針切brjəm。
鬲郎擊切glik：隔古核切krik。

2. 其他聲母字爲來母字的聲符

𠩺許其切xljəg：犛落哀切gləg，犛、斄、釐、嫠、氂、剺里之切gljəg，氂力置切gljəgh，
　　嫠俟甾切grjəg（?）。
子即里切tsləgx：李良士切dzljəgx，字疾置切dzjəgh（?）。
史疎士切srəgx：吏力置切dzljəgh，使疎士切srjəgx，使疎吏切srjəgh。
卯莫飽切 mrəg^{w}x ：貿莫候切 mləg^{w}h，聊落蕭切 bliəg^w，餥（飽）博巧切 prəg^{w}x，窌、
　　奅匹皃切phrəg^{w}h。
酉、丣與久切 rəg^{w}x ：酒子酉切 tsljəg^{w}x，醜昌九切 thrjəg^{w}x，留，瘤力求切 ljəg^w，柳力久切
　　ljəg^{w}x，搊（抽）丑鳩切hljəg^w，籀直祐切drjəg^{w}h。
咎古勞切kləg^{w}其久切gjəg^{w}x，綹力久切gljəg^{w}x，倃其久切gjəg^{w}x。
夅下江切ɣrəng^w：隆、癃力中切gljəng^w，降䜟古巷切krəng^{w}h。
尨、浝莫江切mrung：壠力踵切bljungx，厖、牻、哤、駹莫江切mrung。
乎戶吳切ɣlag：枰落胡切glag、呼、虖荒烏切xlag。
虍荒烏切xlag：盧、盧、蘆、顱、壚落胡切lag，虜、蟰、鑪郎古切lagx，膚甫無功pljag，廬力居切
　　ljag，慮良倨切ljagh，虛朽居切xljag 去魚切khljag。
各古落切klak：路、賂、輅、鷺、露落故切glagh，格、骼古伯切krak，客苦格切khrak，洛、雒、
　　絡盧各切glak，略離灼切gljak，頟（額）五陌切ngrak。
刅初良切tshrjang 初亮切tshrjangh：梁呂張切dzljang。
京舉卿切kljiang：椋、涼呂張切gljang，諒力讓切gljangh，景居影切kljiangx，掠離灼切gljak，
　　黥、勍、鯨渠京切gljiang。
毄苦擊切khlik：墼郎擊切glik，擊古歷切klik，鬷古核切krik。
可枯我切khlarx ：砢來可切glarx，柯古俄切klar，訶虎何切xlar，何、河胡歌切ɣlar，阿烏河切ˑlar。
离丑知切hljar：離呂支切ljiar。
果古火切klwarx：裸郎果切gluarx，祼古玩切gluanh，夥胡果切ɣlarx。
蠆丑犗切thradh：厲力制切dljadh，癘，糲落蓋切dladh，邁莫話切mradh。
萬無販切mljanh：糲落蓋切bladh，蠣力制切bljad，勱、澫莫話切mrad，譪許介切mriad。
歺五割切nglat：列、烈、裂、洌良薛切gljat，例力制切gljadh。
柬古限切krianh：闌、蘭、瀾、讕落干切glan，爤（爛）郎旰切glanh，鍊、煉、練郎甸切 glianh。
隶羊至切rəd（?）：逮力至切dljədh，逮徒耐切dədh，隸許介切xrədh。

帥$_{\text{所類切}}$ srjədh $_{\text{所律切}}$ srjət ：膟$_{\text{力遂切}}$ dzljədh。

聿$_{\text{餘律切}}$ brjət：筆$_{\text{鄙密切}}$ pljiət，律$_{\text{呂䘏切}}$ bljət。

文$_{\text{無分切}}$ mljən：吝$_{\text{良刃切}}$ bljənh，麐$_{\text{力珍切}}$ bljən。

猌$_{\text{魚覲切}}$ ngljiənh ：⿱猌糸$_{\text{力珍切}}$ gljən⑦，憖$_{\text{魚覲切}}$ ngljiənh。

𨳇$_{\text{直刃切}}$ drjinh：閵、藺、[illegible]$_{\text{良刃切}}$ dljinh。

㐱$_{\text{章刃切}}$ tljinx：駗$_{\text{力珍切}}$ dljin，診$_{\text{直刃切}}$ drjinx，殄$_{\text{徒典切}}$ dliənx。

監$_{\text{古銜切}}$ kram：藍、籃、襤$_{\text{魯甘切}}$ glam，覽、擥$_{\text{盧敢切}}$ glamx，濫$_{\text{盧瞰切}}$ glamh，檻、濫$_{\text{胡黤切}}$ ɣramx，鹽$_{\text{余廉切}}$ grjam。

僉$_{\text{七廉切}}$ tshljiam，⿱雨僉$_{\text{子廉切}}$ tsljiam：蘞$_{\text{力鹽切}}$ sgljam，斂$_{\text{良冉切}}$ sgljamx，歛$_{\text{力驗切}}$ sgljamh，劍$_{\text{居欠切}}$ skljamh，檢$_{\text{居奄切}}$ skljiamx，驗$_{\text{魚窆切}}$ sngljiamh。

兼$_{\text{古甜切}}$ kliam ：廉、簾、鎌$_{\text{力鹽切}}$ gljam，鐮、溓$_{\text{良冉切}}$ gljamx，熑、鬑、溓$_{\text{勒兼切}}$ gliam 稴$_{\text{力忝切}}$ gliamx，⿰兼頁$_{\text{五咸切}}$ ngriam。

風$_{\text{方戎切}}$ pljəm：葻嵐$_{\text{盧含切}}$ bləm。

品$_{\text{丕飲切}}$ phljiəmh：臨$_{\text{力尋切}}$ bljəm，臨$_{\text{良鴆切}}$ bljəmh。

五、結 語

以上的擬音完全是根據古漢語內部諧聲的證據而訂的，這裏衹是提出一個可行的辦法來解決來母字例外諧聲的問題。因爲諧聲字衹能代表語言現象的一部分，語言中一定還有不少複輔音的字，衹是在諧聲字中看不出來。例如上文提到的古書中的叠韻俗語“團欒、果贏”之類，不是每一個字都能從諧聲字上看出痕迹來。同時，諧聲字本身也有一個缺點，就是用 A 式擬測的字，未必完全能把握語言的現象，例如：

婁 lug，ljug：數 srjugx，h，數 sruk，屨 kljugx，藪 slugx，樓 lug

其中“樓”從“婁”得聲，因爲“樓”字不再用爲其他聲母字的聲符，衹能也擬爲 lug，或許“樓”字在語言中竟讀爲 glug，就無法從諧聲字看出來了。

根據我們的原則擬訂的字音還可以有幾種旁證證明其大致的可靠性：

1. 許慎的《說文解字》中有“讀若”的辦法標注當時的字音，至少可以代表許氏自己的讀音，其中有兩條很有啓發性：

⑦ 對於上古文部三等字的擬音，李方桂先生認爲-jən 變中古欣韻、文韻，前接舌尖音聲母時就變中古諄韻。-jiən 則變中古真韻、諄韻。這裏吝、⿱猌糸兩字的韻母有例外演變。

瑴,從玉㱿聲,讀若鬲
𧇭,從虎㱿聲,讀若隔

瑴、𧇭二字從"㱿"得聲,我們用 C 式擬音,瑴是 glik > l,𧇭是 krik > k;而來母的"鬲"字是"隔"的聲符,我們也用 C 式擬音,鬲正是 grik,隔正是 krik,這一種現象也許不能算是巧合。不過《說文》讀若所反映的語音究竟如何,還牽涉別的問題,這裏不再討論,請參看 Coblin(1978)詳細的研究。

2. 閩北方言中,梅祖麟和羅傑瑞(1971)指出有十七個來母字,在建陽、建甌、邵武、永安方言中讀 s-,其他一般的來母字仍讀 l-,而這些讀 s-的來母字在上古都有帶 l-複輔音的痕迹。我們從諧聲字的證據來看,其中有九個字都跟複輔音有關,衹是本文的擬音跟梅、羅兩氏頗有不同的地方。

3. 古傣語的"藍" *gram > khraam, Maspero 所舉的"變" plien 等字在我們的系統中都正好符合,藍是 glam,變是 pljian。

反對複聲母最力的是唐蘭(1937、1949),但是他的理由在今天看來,大致都可以解釋,這裏不再說明。如上文所說,這裏衹是提出一個可行的辦法來解決來母字例外諧聲的問題,語言中還有別的複輔音的痕迹要從別的角度來觀察。現在列出本文中所擬的複聲母到中古音的演變作爲結束:

pl > p　phl > ph　ml > m　bl > { b/-jiv ; l/-其他 }

tsl > ts　tshl > tsh　sl > s　dl > { d/-jiv ; l/其他 }　dzl > { dz/-jiv ; l/-其他 }

tlj > tś　thlj > tśh

kl > k　khl > kh　ngl > ng　xl > x　ɣl > ɣ　gl > { g/-jiv ; l/-其他 }

ˑl > ˑ　hl > { th ; ṭh/-j }

skl > k　skhl > kh　sgl > { g/-jiv ; l/-其他 }

原載《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601-617,聯經出版公司,1978 年。

參考文獻

方師鐸 1962.《中國上古音裏的複聲母問題》,《東海學報》4.1:35-46。

杜其容 1970.《部分叠韻連綿詞的形成與帶 l-複聲母之關係》,《聯合書院學報》7:103-112。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 1-61。

李方桂 1976.《幾個上古聲母問題》,《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1143-1150,臺北:中研院。

沈兼士 1944.《〈廣韻〉聲系》,中華書局 1969 臺一版。

林語堂 1933.《語言學論叢》,上海開明書店。1967 臺北文星書店影印。

周法高 1969.《論上古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1:109-178。

周法高 1970.《論上古音和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3.2:321-457。

唐 蘭 1937.《論古無複輔音凡來母字古讀如泥母》,《清華學報》12.2:297-307。

唐 蘭 1949.《中國文字學》,上海開明書店。

高畑彥次郎 1933.《古紐研究》,京都:《東方學報》3:33-149。

梅祖麟、羅傑瑞 1971.《試論幾個閩北方言中的來母 s-聲字》,《清華學報》新 9.1、2:96-105。

陸志韋 1947.《古音說略》,《燕京學報》專號之 20。

陳獨秀 1937.《中國古代語音有複聲母說》,《東方雜誌》34.20、21:61-68。

董同龢 1944.《上古音韻表稿》,《史語所單刊》甲種之 21,四川;1948 重印於《史語所集刊》18:1-249。

董同龢 1954.《中國語音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董同龢 1968.《漢語音韻學》(前書之增訂本),臺北:廣文書局。

藤堂明保 1957.《中國語音韻論》,日本。

Bodman, Nicholas. 1954. *A linguistic Study of Shih Ming*, Boston. Massachusetts.

Coblin, W. South. 1978. The Initials of Xu Shen's Language as Reflected in the Shuowen Duruo Glosses, *JCL* Vol,6:27-75.

Edkins, Joseph. 1876.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London.

Forrest, R. A. D. 1948. *The Chinese Language*, London.

Forrest, R. A. D. 1964.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itials of Karlgren's Archaic Chinese, *T'oung Pao* 51:229-246.

Forrest, R. A. D. 1967.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itials of Karlgren's Archaic Chinese, *T'oung Pao* 53:243-252.

Hwang-cherng Gong (龔煌城). 1976. *Die Rekonstrukion des Altchineschen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von Wortverwandtschaftèn* 同源詞的研究與上古漢語的擬測, München.

Karlgren, Bernhard. 1923.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aris.

Karlgren, Bernhard. 1933.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MFEA*), No. 5:9-120. 張世祿譯作《漢語詞類》,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7。

Karlgren, Bernhard. 1940. Gra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BMFEA* No. 12:1-471.

Karlgren, Bernhard.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MFEA* No. 22:211-367. 張洪年譯作《中國聲韻学大綱》, "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1972。

Karlgren, Bernhard. 1957.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BMFEA* 29:1-332. Reprinted in offset, 1964.

Li, Fang kuei (李方桂). 1945. Some Old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Tai Languages, *HJAS* 8:333-342.

Li, Fang kuei (李方桂). 1976. Sino-Tai,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3:39-48.

Li, Fang kuei (李方桂).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 No. 15,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Maspero, Henri. 1920.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EFEO* 20:1-122.

Maspero, Henri. 1930. Prefixes et derivation en chinois archaique. *Memoires de la Societede Linguistigue de Paris* 23:313-327.

Pulleyblank, Edward. G. 1962.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58-144:206-265.

Schuessler, Axel. 1974. R and l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 2:186-199.

Yakhontov, S. E. 1960. Consonant Combinations in Archaic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Moscow.

Yang Paul Fu-mien. 1975. *Prefix *s- in Proto-Chinese*, Paper Prestend to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從閩語白話音論上古四聲別義的現象

四聲別義是語音區別詞類的一種方法,這個問題曾經有許多人討論過。周法高先生在他的《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篇》中引述1953年以前諸家說法之後,作了一個總結(周1962:15),他引用自己(1953)《語音區別詞類說》一文中的看法:

> 根據記載上和現代語中所保留的用語音上的差異(特別是聲調)來區別詞類或相近意義的現象,我們可以推知這種區別可能是自上古遺留下來的;不過好些讀音上的區別(尤其是漢以後書本上的讀音)卻是後來依據相似的規律而創造的。

對於1953年以後諸家的說法,周先生也加以詳細的引述批評,最後仍然保持他的意見。他說:

> 我到現在仍保持我在《語音區別詞類說》中的意見。我覺得每一類在上古都可以找到比較可靠的例子,不過在漢魏六朝增加的一些人爲的讀書音……是否是上古已有,則頗成問題。

按照周先生(1953:209)的分類,語音區別詞類的方法在語音上包括三型:

A. 平上聲和去聲的差別;

B. 入聲和去聲的差別,包括韻尾輔音的差別;

C. 清聲母和濁聲母的差別。

要證明這些方法起於何時,古書中的記載固然重要,但是《詩經》裏不同聲調的字,尤其去入可以同押,如果沒有顯著的證明,很難說某一個字當時讀某一個調。清濁聲母的不同在《詩經》韻裏根本看不出來。從形聲字來說,大家意見比較一致的祇有極少數的字,像"内、納"之類。其他一字兩讀的讀音都見於後代的記載,清朝人以爲是六朝經師的傑作,經周祖謨(1945)的證明,肯定在東漢的時候,鄭玄、高誘、服虔等人在注釋古書時都有一字兩音的情形,最早的是《周禮》鄭注所引杜子春的說法(參周祖謨1960:85,91)。換

句話說,在讀書的時候,東漢的人確有用語音區別詞類的辦法。現在的問題是:說話的時候有沒有這種區別呢?東漢人的區別是否能代表上古呢?周法高先生(1953:209)提出兩點意見:

> 第一,某字的讀音最先見於記載的時期和它存在於語言中的時期並不見得一致。它可能見諸記載以前早已存在於口語中,也可能雖見於記載而祇是書本上的讀法;在口語裏並不存在……第二,某些字讀法上的區別發生是後起的,並不能證明所有屬於這類型的讀書音上的區別都是後起的。

要研究上古漢語中有沒有語音區別詞類的辦法,讀書音恐怕沒有大用;至於何時在口語中出現,周先生說得很正確,見於記載的讀音在口語中既可能早又可能晚。那麼,問題似乎沒有完全解決。最近梅祖麟(1980)從去入通轉及漢藏語的比較推斷去聲別義中的動變名型是上古漢語原有的,名變動型是後起的。我想從方言學的角度可以另作觀察。中古音具有的某些特點,我們希望能在從中古以後分支出來的方言中看到痕迹,那麼上古音的某些特點,我們也希望能從更早期分出來的方言中找到痕迹。這當然不是絕對有效的,比較語言學上解決的問題常常是實際上沒有實例的,完全看推論是否合理。但是如果找得到實際的例子,自然非常有力。我(1983)認爲閩語白話音從古漢語分支的時代大概在西漢末年東漢初年,可以代表上古的一種方言,現在就是想在閩語中觀察一下,有沒有語音區別詞類的現象。由於上古的濁聲母在閩語已經清化,清濁的對比也祇能以聲調顯示,所以我就用"四聲別義"來涵蓋上述周先生所說的三種語音上的類型。

在周先生的資料裏,根據陸德明(556-627)的《經典釋文》和賈昌朝(998-1065)的《羣經音辨》,一共收錄一百八十四條,按照詞類變化之不同,分爲八類,經詳細查核,在閩語的白話音裏祇找到六條,現在引用周先生的分類,略加簡化,分別列舉如下[①]:

1. 非去聲爲名詞,去聲爲動詞

	廈門	福州	潮州
家	꜀ke	꜀ka	꜀ke
嫁	ke꜄	ka꜄	ke꜄

① 資料根據《漢語方音字彙》、王天昌(1969)、蔡俊明(1976)、徐金松(1980)和楊秀芳(1982)。

字	注音			
種	ㄓㄨㄥˇ	ᶜtsiŋ	ᶜtsyŋ	ᶜtseŋ
種	ㄓㄨㄥˋ	tsiŋᵓ	tsyŋᵓ(tsøyŋᵓ)	tseŋᵓ

2. 非去聲爲動詞，去聲爲名詞

字	注音			
縫	ㄈㄥˊ	꜀paŋ	꜁puŋ	꜁p‘oŋ
縫	ㄈㄥˋ	p‘aŋᵓ	p‘uŋᵓ	p‘aŋᵓ
擔	ㄉㄢ	꜀tã	꜀taŋ	꜀tã
擔	ㄉㄢˋ	tãᵓ	taŋᵓ	tãᵓ

3. 非去聲爲形容詞，去聲爲及物動詞

字	注音			
好	ㄏㄠˇ	ᶜho(ᶜhɔ̃)	ᶜhɔ	ᶜho
好	ㄏㄠˋ	hoᵓ(hɔ̃ᵓ)	hɔᵓ	(hãũᵓ)

4. 非去聲爲主動，去聲爲被動

字			
買	ᶜbue	ᶜmɛ	ᶜboi
賣	bueᵓ	mɛᵓ	boi꜄

其餘第4類方位詞和動詞，如中ㄓㄨㄥ中ㄓㄨㄥˋ，第5類動詞和使謂式，如飲ㄧㄣˇ飲ㄧㄣˋ，第7類去聲爲既事式，如治ㄔˊ治ㄓˋ，第8類去聲爲副詞，如更ㄍㄥ更ㄍㄥˋ等四種變化完全沒有找到。所得到的資料雖少，卻顯示多種意義，現在分述如下：

1. 閩語在漢語方言中是分流最早的一支，如果在閩語之中找不到四聲別義的現象，要說在上古漢語之中已經具有，難免令人起疑。因爲一般的語法現象和詞彙、語音比較起來是最保守的。現在雖然根據周先生的資料衹找到六條，但可以肯定在最早分出去的方言之中已經具有四聲別義的實例。不過周先生認爲“每一類在上古都可以找到比較可靠的例子”，實際上在閩語中衹看到四類。

2. 閩語中的這六條資料有顯示平上聲字爲基式、而去聲爲轉化而来的變式的傾向，其中“家、縫ㄈㄥˊ、擔ㄉㄢ”三個平聲和“種ㄓㄨㄥˇ，好ㄏㄠˇ”，兩個上聲字和相對的五個讀去聲的字比較，在一般語言中更具有基本詞彙的色彩，衹有“買賣”的情形比較難說。如果觀察得來的這個傾向相當正確的話，那麼，漢語中一部分去聲字後起的讀法又得到一個印證（參 Downer 1959）。但是從文法的角度來說，動變名型和名變動型兩種形式都有，和梅祖麟的發現並不一致。

3. 在檢尋材料的過程中，發現就四聲別義而言，閩語文白系統的差別實

在很大,白話音中祇找到六條,而文言音中則比比皆是,可見中古的讀書音對閩語文言層的影響之大,以廈門話來說,在第 1 項"非去聲爲名詞,去聲爲動詞"這一類之中,就有許多例子,例如:

賓	꜀pin : pin꜄(儐)	冠	꜀kuan : kuan꜄
枕	꜂tsim : tsim꜄	膏	꜀ko : ko꜄
文	꜀bun : bun꜄	首	꜂siu : siu꜄
蹄	꜁te : te꜄	間	꜀kan : kan꜄

如果稍一不慎,没有把文白系統分辨清楚,就會引致錯誤的結論。

4. 周先生的資料根據賈昌朝的《羣經音辨》,賈氏的資料則來自十二經的箋傳,因此可以說完全是讀書音。讀書音中以語音轉化分别詞類,一定還是受實際語言的影響而來。口語中有了四聲别義的辦法,然後再大量應用於讀書音中,這是類化的一種現象。

5. 閩語白話音裏,例證如此之少,跟我根據周先生的分類資料有關。其實還有别的例子,例如:

		廈門	福州	潮州
當	ㄉㄤ	꜀tŋ	꜀touŋ	꜀tɯŋ
當	ㄉㄤˋ	tŋ꜄	touŋ꜄	taŋ꜄
倒	ㄉㄠˇ	꜂to	꜂tɔ	꜂to
倒	ㄉㄠˋ	to꜄	tɔ꜄	to꜄

祇是這些例子不見於早期文獻,不敢說是不是後來類化的結果。同時濁上、濁去對比的例子,在廈門和福州這兩種方言中都讀相同的調,即使在古閩語有區别,現在已無法分辨。祇有潮州話是平上去入都分陰陽的,但是現有的詞典對文白系統分辨不清,很難利用。楊秀芳(1982)雖已分辨,可能還有問題,又沒有字表,祇好暫時從闕。

6. 同源的"入、内、納"三字在以上的討論裏沒有談到,因爲:(1)"内"字在閩語找不到白話音,閩南語的 lai꜅可能是"裏"字(見楊秀芳 1982:244)。(2)閩南語中"納"字讀 lap 是文言音,白話音的讀法找不到。

7. 在尋檢閩語資料的同時,也觀察了别的方言,如吳語、湘語、粤語、客家話等,四聲别義的例子都比閩語豐富得多。從比較語言學的立場來說,分布面越廣的方言現象,推到古語系統中去的可能越大。因爲我們已知閩語分流的時間最早,其他方言大致都在中古之後才分支歧出,所以我祇以閩語的材料爲主。

8. 根據閩語的現象,對於四聲別義的起源問題,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

上古音中相信已經具有四聲別義的現象。從詞類上說,以動詞和名詞的轉化爲最多,也有形容詞和動詞,以及動詞的主動和被動轉化的現象。從語音上說,大致都是以平上聲爲基式,以去聲爲變式。

原載《鄭因百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57-63,1985年。

參考文獻

丁邦新 1983.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史語所集刊》54.4 。

王天昌 1969.《福州語音研究》,臺北:中山學術文化基金董事會。

周法高 1953.《中國語法札記》,《史語所集刊》24:197-281。

周法高 1962.《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篇》,《史語所專刊》39,臺北。

周祖謨 1945.《四聲別義釋例》,《輔仁學誌》13.1、2:75-112;又見於《問學集》(1960):81-119。

徐金松 1980.《中國閩南廈門音字典》,臺北:南天書局。

梅祖麟 1980.《四聲別義中的時代層次》,《中國語文》6:427-443。

楊秀芳 1982.《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蔡俊明 1976.《潮語詞典》,臺北:三民書局。

Downer, G. B. 1959. Derivation by Tone-Change in Classical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XXII Part 2:259-290.

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

一、引　言

對中古音系的研究主要有兩個層次,一層是檢討陸法言(562-?)《切韻》的性質,另一層是根據《切韻》的結構擬測其音系。對於《切韻》的性質,在周祖謨(1966)提出《切韻》代表6世紀文學語言的語音系統之後,最主要的有邵榮芬(1982)的看法,他認爲《切韻》是以洛陽話爲基礎,多少吸收了金陵方言的特點,《切韻》音系代表當時的洛陽語音。對於以《切韻》爲根據的中古音系,從高本漢(Karlgren 1954)的擬音之後,有許多家提出改訂的意見,但在間架上並沒有超出高氏的範圍。詳見所附相關書目,現在不一一列舉。

本文想先檢討《切韻》的性質,重新考慮《切韻》形成的因素,從而了解其結構的特點。再從這個結構出發,設想應該如何擬測其音系,又有些什麽新的材料能夠作爲擬測的參考。

二、《切韻》的性質與結構

《切韻》的性質曾經引起一場大辯論[1],周祖謨(1966)的文章等於是爲

---

* 本文中一些基本的想法曾在1992年6月24-26日第一屆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新加坡)中提出,論文題目是"《切韻》中的文白及方言問題"。其後又在同年10月14-18日第二十五屆漢藏語言學會一個專題座談會討論時提出。尤其對於《切韻》應該分成兩個系統來擬測的看法曾經特別説明。本文寫成後,于1994年擔任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漢學講座時,曾經提出報告。其後又在第三屆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香港)中作爲專題講演的一部分,在此向幾次會議中對本文内容提出意見的諸位同行致謝。

① 參加辯論的有王顯(1961、1962)、邵榮芬(1961)、何九盈(1961)、黄淬伯(1962)、趙振鐸(1962)及周祖謨(1966)。文章主要都刊登在《中國語文》上。

當時的辯論作一個結辯。上引邵榮芬(1982)的看法其實是延續他以前(1961)的舊說,但提出新的論證。現在我想暫不介入瑣細的問題,衹從大家都接受的幾個根據出發,看看《切韻》的性質。

(一)《切韻》序"南北是非"的意義

一般說來大家都承認當時有南北方言的差異。至少有五項主要的證明:

第一,《切韻》序說:"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涉重濁。……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吳楚指南方,燕趙指北方。又明說江東、河北有所不同。

第二,陸德明(550-630)《經典釋文》序錄說:"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爲鉅異。或失在浮淺,或滯於沈濁。"這裏也明言河北、江南的方言彼此有很大的差異。連形容詞"浮淺、沈濁",也跟《切韻》序的"輕淺、重濁"甚爲接近。

第三,顏之推(531-597)《顏氏家訓・音辭篇》說:"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喻,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核古今,爲之折衷。榷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鈋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裏小人,北方爲愈。"

顏之推是參與討論《切韻》音韻的人之一,他不僅說明南北方言不同的現象,以及南方文人和北方普通人語言的可靠性,而且明白指出最主要的代表南北的方言是金陵和洛下。

第四,對《切韻》序裏所說當時討論音韻的"我輩數人"的方言背景,周祖謨(1966:439-441)曾經做過詳細的研究,指出其中三人代表金陵,五人代表鄴下。代表金陵的三人之中有顏之推。而陸法言也是生於鄴城的。

第五,"我輩數人"論韻時批評過當時所見的五種韻書,其中呂靜《韻集》時代較早,他是任城(今山東曲阜)人,《韻集》可能是北方韻書。其余四種都是當時人所編,陽休之《韻略》、李季節《音譜》、杜台卿《韻略》都是北方韻書;而夏侯該《韻略》則是以南方方言爲背景的。

根據以上五點,我們知道當時的方言確實有南北的差異。南指江南,也就是江東,其代表方言是金陵;北指河北,其代表方言是鄴下,其實就等於洛陽(參何大安1981:335)。討論《切韻》的人正代表兩個方言集團。即使有人認爲《切韻》以洛陽音系爲基礎,也要承認多少吸收了金陵方言的特點(見邵榮芬1982:1)。

（二）《切韻》序"古今通塞"的意義

"古今"之中的"古"字究竟涵蓋什麼時代？當時討論音韻的人如何了解古代？這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觀察：

第一，《切韻》序中提到五家韻書，方言背景已見上述。據周祖謨（1966：436-438）對五位作者的研究，可知陽、李、杜三位和顏之推同朝共事，都仕于北齊。夏侯該仕于梁，時間早得有限。衹有呂靜是西晉人，時代最早。那麼，在"我輩數人"論韻的時候，他們所討論的韻書最古的是西晉的《韻集》。

第二，《顏氏家訓》說："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在這一段話之下，顏之推提出來批評的音注有若干種，現在把時代確定的排比如下[②]：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之"讀若"、服虔《通俗文》

魏：李登《聲類》

晉：《穆天子傳》郭璞注、呂忱《字林》、呂靜《韻集》、劉昌宗《周官音》

可知最早的到東漢，這也正是中國語言學史上開始有音注的時代。陸德明《經典釋文》中所引經典的音注最早的也是到東漢。從東漢到魏晉，應該就是《切韻》序中的"古"。東漢以上就沒有可以憑藉的資料了。

第三，從《顏氏家訓》批評古音不當時所舉的例字看來，《切韻》都沒有採用，論者早已認爲這是《切韻》序中所說"顏外史、蕭國子多所決定"的注腳。《家訓》中說："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周祖謨（1966：444）認爲："顏之推是重今而不重古的，他所重視的是在當時行用的相承的讀書音和實際存在於語言中的語音分類，而不是晉宋以上的古音。"這個推論當然正確，因爲從顏氏討論的資料來看，絕大部分是書面語，也就是古書中若干字詞的音注。

有了這樣的了解，我們知道《切韻》序中的"古"涵蓋東漢到晉代的一段時期，顯然沒有牽涉到西漢以前先秦的讀音問題，因爲根本沒有音注的資料，無從談起（東漢到晉代的資料中有反切、注音、讀若的部分相當有限，沒有這些材料也就無法討論。如果參加討論的人以老師的傳授作爲根據，那麼在他們判斷音類的時候，至少不同的音類應該是當時可以分辨的音）。同時，我們也知道，"我輩數人"討論的主體部分確實是讀書音。

---

② 有些時代無法確定的，略去不論。如《蒼頡訓詁》爲東漢杜林所著，但音注不知爲何人所作。又如顏之推批評的"《戰國策》音刎爲免"，可能出於高誘注，但目前無法考定。

（三）從《切韻》編定的過程看《切韻》的性質和結構

《切韻》序中的九個人討論音韻問題時是如何進行的呢？我們能不能設想一下最可能的過程，從而確定切韻的性質和結構？

他們也許經過下列的一些問答：

甲問：魚虞這兩韻究竟該不該分？

乙答：當然要分，你們北方人"庶戍"同音、"如儒"同音，我們卻是分得清清楚楚的。

丙問：那麼支脂兩韻又如何呢？

丁答：這也是你們北方人的毛病，我們"紫、姊"是兩個不同音的字。

戊說：可是你們南方也有你們的問題，"錢、涎"分不清楚，"石、射"也念得一樣。

這些虛設的對話是根據《顏氏家訓》裏的批評揑造出來的，雖然是揑造，但當時的過程頗有如此進行的可能。從這樣的假設出發，我們可以作以下的推論：

第一，他們九個人儘管口音不同，但彼此說話交談應無問題，也許有人有一點南腔北調，但並不妨害彼此的了解。

第二，主要討論的問題是韻類的分合，也就是這個地區不押韻的字，在另一個地區是可以押韻的。

第三，其次討論的問題是聲類。從五家韻書看來，當時已有韻目，但還沒有聲母的名目。因此主體的討論是《切韻》分韻的內涵，爲了賞知音要把可能的分別都找出來。聲類衹是其次的注意點，南北的差異也相當有限。

第四，陸法言記下了當時討論的綱要，到十幾年後修集《切韻》時，大概參考了各家的韻書，同時在韻目之下加上小注，說明韻類的分別是依從哪一家的看法。他手邊既有韻書，那麼參考別人的反切用字大概也是很可能的事。

根據以上的推論，我們知道《切韻》是一本告訴讀書人如何押韻的書，因爲衹是押韻的關係，所以一韻之內的字衹要在南北方都可以押韻，大家就沒有問題。我們要注意：可以押韻並不代表南北方言讀音無異。例如"東紅"在甲方言讀[tuŋ huŋ]，在乙方言可能讀[taŋ aŋ]，但兩字可以押韻則無異議。這一點認識非常重要，如果《切韻》所分的衹是字的韻類，而當時南北讀音並不相同，我們有什麼理由要給《切韻》擬測單一的音系？爲何不能擬測兩個音系：一個是北方的"鄴下"音系，另一個是南方的"金陵"音系。南北士人通用的雅言衹說明讀書時大家同意某些字應有分別，某一羣字應是一

個韻類,但並不表示大家的發音都相同。《切韻》序和《顏氏家訓》都明白記載北方和南方讀音並不相同。那麼,以往給《切韻》衹擬一個單一的音系恐怕走上了岔路!

三、擬測《切韻》音系的方向和材料

從上文討論的結果,我認爲我們應該擬測兩種跟《切韻》相關的音系,一種代表北方的鄴下方言,另一種代表南方的金陵方言。如此一來,我們的擬音可能更接近大隋仁壽元年(601)前後的實際情形,同時把《切韻》的韻類還原爲兩個音系,使系統本身不至過分複雜。

從理論上來說,把兩個方言的韻類加在一起,合成新的韻書,並無困難。例如以《全王》韻目下小注爲例③,我們可以做一些推演的練習:

1. 小注:“冬,無上聲。陽與鍾江同韻,呂夏侯別,今依呂夏侯。”

陽休之	呂靜、夏侯該	《切韻》
冬 = 鍾 = 江	冬≠鍾≠江	冬≠鍾≠江

2. 小注:“願,夏侯與慁別,與恨同,今並別。……慁,呂、李與恨同,今並別。”

夏侯該	呂靜、李季節	《切韻》
願 = 恨≠慁	(願≠)恨 = 慁	願≠恨≠慁

小注中沒有提到呂、李對願韻的處理,但可以猜測至少不跟恨、慁兩韻相同。這等於說把夏侯的兩韻加上呂、李的兩韻,合爲三韻。用圖解來表示比較清楚:

夏侯:	願		慁
呂李:	願	慁	
《切韻》:	願	恨	慁

由於兩者包含的字類不同,比較的結果就多出一個第三類來。這樣的情形一多,本來各自的系統並不複雜,但加在一起的《切韻》就變得龐雜難解,不

③ 明宋濂跋唐寫全本王仁昫新撰定《刊謬補缺切韻》一書簡稱《全王》,有的學者稱爲《王三》。

像自然的音系[④]。

小注裏有的情形比上述的分合還要複雜,例如:"耿,李杜與梗迥同;呂與靖迥同,與梗別;夏侯與梗、靖、迥並別,今依夏侯。"牽涉四個韻的分合。

曾經有人認爲《切韻》是"雜湊"的產物,從小注的情形看來至少是綜合了各家分韻的最大可能。但我們不能忘記,任何分類至少是當時的九個人中有人可以分辨的,而分辨的基礎就是鄴下和金陵的兩種方言。從兩個方言比對出來的韻類不一定都能擬音,"類"並不就等於"音",但爲兩個方言擬音則是完全可能的。

既然有了爲兩種跟《切韻》相關的音系擬音的方向,有些什麼材料可用呢? 除去衹顯示韻類的資料不提,對擬音有用的衹有兩種:

第一,現代大部分的方言可以分成兩組,一組可能從鄴下音系演變而來,另一組可能從金陵音系演變而來。衹是在使用方言資料時要多加甄別的工夫。從地域及源流來說,官話是從鄴下音系的系統演變而來,吳語則是從金陵音系的系統演變而來。客家話基本上是從北方遷移到南方,應與鄴下音系有關。最近沙加爾(Sagart 1988)認爲原始客家話也有東南沿海古漢語方言的成分,還要再加研究。贛語的源流按游汝傑(1992:102-104)的看法應分南北兩個次方言,北贛方言形成于漢至唐初;南贛方言是中晚唐時說北方話的移民所帶來。那麼北贛和金陵音系可能有關,南贛則和鄴下音系有關。湘語有新湘語、老湘語之分,老湘語在漢揚雄《方言》裏已見記錄,新湘語主要的形成期是唐代安史之亂以後(見游汝傑 1992:95),那麼老湘語可能和金陵音系有關,而新湘語則和鄴下音系有關。粵語從北方移至廣東的時間主要有兩波,第一波是唐代,第二波是宋末(袁家驊 1960:180,游汝傑 1992:101)。兩者都和鄴下音系有牽連的關係。閩語的讀書音從北方方言傳來,時代大致在唐初以後,因爲隋煬帝時(609)始置明經、進士二科。跟白話相對的讀書音是科舉流行之後才形成的,因此跟鄴下音系應有關係。閩語的白話音因爲早已在漢代分支南來(丁邦新 1983),其音韻特點超乎中古音以上,應該用來和兩組跟《切韻》相關的音系比較,作爲擬測上古音的材料。

---

④ 俞敏(1984:302)指出:"張三分 ab 跟 c 兩個韻,李四分 a 跟 bc 兩韻。陸法言準分三韻:a、b、c……可是當時別管張三還是李四,還是兩人加到一塊兒,誰也念不出三種音來。"他的意見跟我的想法基本一致。我們既不應該爲 a、b、c 三韻擬測三個不同的音,但至少可以擬兩組音,一組是 a、b 跟 c;另一組是 a 跟 b、c。

第二,域外對音的材料不少,也要加以區分。確切跟金陵音系有關的衹有日本吳音一種。其餘日本漢音、高麗譯音、漢越語、漢藏對音等都跟北方方言有關。梵漢對音從西晉竺法護(286)開始,到唐代的大量譯經,大部分在北方方言區内進行。儘管鄴下和代表唐代標準音的長安地區不同,長安音也受到南方雅言的影響⑤,但都在北方方言區内,前後繼承的關係多少存在,使用時稍作分辨,就可以幫助我們推測兩種跟《切韻》相關的音系。

四、結　語

這篇短文最主要的想法就是重新認識《切韻》的性質和結構,再根據新的認識,把《切韻》音系分成鄴下音系和金陵音系兩大方言來擬測。在兩個音系之中如何擬訂一、二等韻的元音,如何分辨三、四等韻,如何區別重韻和重紐,還有許多研究要做。這裏衹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原載《中國語文》6:414-419,1995 年。

後記:這篇文章是我討論中古音系擬測的第一篇,當時用"鄴下切韻"、"金陵切韻"的名稱來凸顯我的意見,現在改爲"鄴下音系"、"金陵音系"。

參考文獻

王　力 1987.《漢語語音史》,《王力文集》第十卷,山東教育出版社。
王　顯 1961.《〈切韻〉的命名和〈切韻〉的性質》,《中國語文》4:16-25。
王　顯 1962.《再談〈切韻〉音系的性質》,《中國語文》12:540-547。
何九盈 1961.《〈切韻〉音系的性質及其他》,《中國語文》9:10-18。
何大安 1981.《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李　榮 1956.《〈切韻〉音系》,北京:科學出版社。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61。
周法高 1968.《論〈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0-112。

⑤ 何大安(1981:336-337)指出長安本來不是一個文化都市,從梁元帝出降被殺,江陵大批朝臣被擄到長安之後,受到南方雅言很深的影響。

周法高 1970.《論上古音和〈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3.2:321-457。

周祖謨 1966.《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顔氏家訓・音辭篇〉注補》:405-433。《〈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434-473。

邵榮芬 1961.《〈切韻〉音系的性質和它在漢語語音史上的地位》,《中國語文》4:26-32。

邵榮芬 1982.《〈切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俞　敏 1984.《中國語文學論文選》,日本光生館。

袁家驊 1960.《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張光宇 1990.《〈切韻〉與方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陸志韋 1947.《古音說略》,《燕京學報單刊》20。

陳新雄 1979.《〈切韻〉性質的再檢討》,《中國學術年刊》3:31-56。

游汝傑 1992.《漢語方言學導論》,上海教育出版社。

黃淬伯 1962.《關於〈切韻〉音系基礎的問題》,《中國語文》1962.2:85-90。

董同龢 1968.《漢語音韻學》,臺北:廣文書局。

趙振鐸 1962.《從〈切韻〉序論〈切韻〉》,《中國語文》10:467-476。

藤堂明保 1957.《中國語音韻論》,東京:江南書院。

Baxter, William.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 Mouton, Berlin and New York.

Chang, Kun (張琨) and Betty Shefts Chang. 1971. *The Proto-Chinese Final System and the Ch'ieh -yün* , Monographs Series A, No. 26,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Cheng, Tsai-fa (鄭再發). 1985. *Ancient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Monograph Series No. 2.

Hashimoto Mantaro (橋本萬太郎). 1978-1979. *Phon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Vol. 1,2,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Monograph Series Nos. 10 and 11,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Karlgren, Bernhard (高本漢).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22, Stochholm.

Pulleyblank, Edwin. 1984. *Middle Chinese-A Study in History Phonolog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Sagart, Laurent. 1988. On Gan-Hakka,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8. 1:141-160.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pecial Publications No. 65.

重紐的介音差異*

重紐問題是漢語音韻學裏的一個難題。董同龢和周法高兩位先生在 1945 年同時發表各自的論文,認爲重紐的差異在於元音的不同,因而得到中央研究院的楊銓獎學金,在音韻學史上是一件著名的事。直到 1989 年周先生還鍥而不舍,發表新見,認爲重紐的分別在於聲母。今天無論我們提出何種推陳出新的看法,基礎還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上,他們的業績值得我們景仰緬懷。

在董、周兩位先生之後,有許多討論重紐的文章,提出許多新見,如陸志韋(1947)、三根谷徹(1953)、辻本春彦(1954)、上田正(1957)、藤堂明保(1957)、平山久雄(1966、1972)、龍宇純(1970)、Baxter(1977)、橋本萬太郎(Hashimoto1978-1979)、邵榮芬(1982)、潘悟雲和朱曉農(1982)、李新魁(1984)、余迺永(1985)、麥耘(1992)等等。在這篇綜合性的短文中,無法一一檢討每一位學者的看法或擬音,衹想就大家認可的現象提出個人的想法。

一、重紐的性質與結構

重紐是《切韻》系韻書和早期韻圖中的一個現象,就是在同一個三等韻中,聲母(紐)相同的字具有兩個不同的反切,而韻圖也分置兩等。韻書等於是音節字典,先分聲調,再分韻類,在一韻之中,同一個音節的字都排列在一個反切之下,表示讀音相同。現在在同一韻中竟然出現聲母相同的兩個反

* 第四屆國際暨第十三屆聲韻學學術研討會於 1995 年 5 月 20 至 21 日在臺灣師範大學舉行,爲紀念周法高先生逝世,中心議題訂爲"重紐的研究",本文是我當時演講的文稿,早在幾年之前,何大安跟我通信討論重紐的問題,就曾告訴我在梵漢對音的材料裏重紐三等字對-r-,我認爲上古音中的-rj-和-ji-可以重新分配,解決李方桂先生系統中重紐偶爾不分的問題,何大安以爲上古的-rj-可能保持到中古仍爲重紐三等的介音。這些討論對我非常有用,現在已經成爲本文的一部分,特別在此向他致謝。

切，顯示它們是不同的音節。當一個韻中不止一個韻母時，兩個同聲母的反切自然顯示不同的韻母，如《廣韻》元韻的曉母字有兩個反切，"軒，虚言切"和"暄，況袁切"，前者是開口，後者是合口。因爲韻母不同，有兩個同聲母的反切是正常的，如果看不出韻母有何不同，再有兩個同聲母的反切就是異常的現象，這就成爲我們的難題——重紐。例如：真韻的"頻，符真切"和"貧，符巾切"，聲母同字，韻母應不同類，在韻圖中也放在不同的位置，語音的差異究竟何在，就要大費疑猜了。

重紐出現的範圍基本上在支、脂、真（諄）、祭、仙、宵、侵、鹽諸韻的脣、牙、喉音字[1]，其餘如清、蒸等韻並沒有真正的重紐，歸類的問題難免見仁見智，以下的討論從標準重紐開始，有些後起增加字不一一說明[2]。

經過多年來的研究，重紐的性質可以歸納爲一句籠統的話：重紐代表兩種音節的不同。至於音節的不同究竟在於韻母的元音、介音或聲母，則各家看法不一。這個問題必須利用能够分辨重紐的語音材料來判斷，以書面材料作爲輔助，下文再說。

從結構上來說，重紐祇有一個問題：究竟哪一類重紐跟同韻的舌齒音相配？由於歸類的名稱不同，有時難免混淆。現在爲使眉目清楚，既不用一、二類或甲、乙類；也不用 A、B 類，子、丑類，凡重紐字見於韻圖四等的稱重紐四等；見於三等的稱重紐三等，同韻舌齒音祇有一類，不分三、四等。三等韻分爲兩種，一種是重紐三等韻，其他無重紐的稱爲普通三等韻，如有必要再加細分。

這裏先來釐清重紐結構的問題。從反切系聯來說，正如周法高先生(1989:107)所指出的，重紐的兩類在 6 世紀末的《經典釋文》到 11 世紀初的《集韻》之中都是有區別的[3]。其間的資料有 7 世紀中葉顔師古的《漢書音義》、玄應的《一切經音義》，8 世紀末慧琳的《一切經音義》，10 世紀末葉《說文繫傳》中朱翺所做的反切，前後約五百年間重紐的區别一直存在。在《全王》[4]、《廣

① 這裏以《廣韻》爲據，《切韻》及《全王》真諄未分，祇有真韻。

② 增加字的問題請參考董同龢 1945，及周法高 1945，龍宇純(1989)將重紐的範圍擴大至喻母、照系及其他，代表他個人的看法，擴大的部分不算在標準重紐之内。

③ 重紐兩類之間的區别在前後五百年間並不代表語音上保有一樣的差異，《集韻》中重紐三等字用二等韻字作反切上字，跟以前的趨勢顯然不同。

④ 《全王》指故宫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或稱《宋跋本切韻》，又稱《王三》，爲使全本與殘卷分開，故用《全王》。

韻》這兩本書裏,重紐的區别並没有截然可分的界限,按邵榮芬(1982:76)的系聯結果,《全王》和《廣韻》中重紐可分的共有十幾類:

《全王》:紙開、紙合、祭合、軫開、軫合、震合、仙合、線合、侵、沁、緝、艷。

《廣韻》:紙開、紙合、至合、祭合、真開、軫合、震合、獮開、線開、薛合、宵、侵、寢、沁、艷。

兩書之間並不一致,其餘該分的支開、支合、脂開、脂合等等還有相當多的韻類無法利用反切系聯法來加以區分。反切下字衹顯示重紐的大體趨向,細細分析則問題重重,檢看李榮(1956)據《全王》所作的單字音表以及董同龢先生(1948)系聯《全王》的反切下字都顯示相同的結果。這一點必須特别留意,不能截然分開一定代表某一種意義。

到了早期韻圖《韻鏡》和《七音略》裏,重紐的兩類字分屬三、四等,井然有序,一目瞭然,我們可以推想,反切所未能充分顯示的重紐區别在韻圖裏竟然有條不紊,可見經過隋唐到宋初幾百年的演變之後,韻圖的作者一定還能掌握當時可以分辨的實際語音,才能把重紐一一列出適當的等第。换句話說,《切韻》的重紐和韻圖的重紐現象儘管相似,所代表的實際語音未必全同,重紐的兩類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域大概具有語音上的差異。這正是陳第在《毛詩古音考》序中所說的:"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我們今天處理音韻問題,自然不能忘記陳第的話。

從這一層認識出發,重紐脣牙喉音字和舌齒音字的關係就可以得到比較清楚的了解。董同龢先生(1945)認爲重紐四等和舌齒音是一類,重紐三等是單獨的一類。陸志韋(1947:24-29)認爲重紐三等和知系、來母、照$_{二}$是一類;重紐四等則和精系、照$_{三}$是一類。龍宇純(1970)、邵榮芬(1982)則認爲重紐三等和舌齒音是一類,重紐四等是單獨的一類。根據謝美齡(1993:44-45)對《全王》及慧琳《一切經音義》中重紐字與舌齒音反切下字的分析,大致肯定陸志韋的觀察、並證明喻$_{四}$近於重紐四等,喻$_{三}$近於重紐三等的說法。麥耘(1992:121-124)也得到幾乎完全相同的結論。那麼,也許在7、8世紀《切韻》到慧琳《一切經音義》的時代,舌齒音確有兩種傾向,知系、來母、照$_{二}$近重紐三等,精系、照$_{三}$近重紐四等,但到了早期韻圖的時代,由於語音産生了變化,舌齒音全部和重紐三等歸爲一類,重紐四等則是單獨一類。换句話說,陸志韋的觀察固然不錯,龍、邵兩位的認定也持之有故,衹是時代早晚不同而已,我們應該可以從語音演變的角度加以解釋。

二、重紐的介音區別及其擬測

重紐的性質與結構已如上述,可以確定的是重紐三、四等可以分爲兩類,舌齒音則早期晚期可能不同。究竟重紐兩類的語音區別何在呢? 漢語的音節基本上分爲聲母、介音、主要元音、韻尾和聲調等五個部分。目前的異說有三派:第一派認爲區別在於元音,如董同龢(1945)、周法高(1945)及Nagel(1941)。第二派認爲區別在於聲母,如三根谷徹(1953)、橋本萬太郎(Hashimoto 1979)、周法高(1986)。第三派認爲區別在於介音,如陸志韋(1939)、有坂秀世(1937-1939)、王靜如(1941)。余迺永(1985:172-180)對各家說法大部分都有相當詳細的評述,在此不贅。現在我想先檢討重紐的區別何在,再進一步討論擬音的問題。

對於重紐區別在於元音的說法,相信的學者可能比較少。主要的理由是因爲《切韻》基本上是重分不重合的一部韻書[5],偶有不重分的地方是依據當時語音所作的判斷,原則上每一韻衹有一個主要元音。既然陸法言《切韻》序自云"剖析毫釐,分別黍累",而重紐又衹出現在一韻之內,如果還認爲是元音有高低鬆緊的不同,恐怕不合事實。張琨(Chang and Shefts,1972)從歷史來源上推測重紐仍是元音的不同,我們相信有些重紐確實來自上古不同的元音,但不能因此就說中古仍是元音的不同,至於上古音以前的階段是個可能的假設,對於方言中不同的反映也許可以有別的解釋。

周祖謨(1966:455)曾經指出:"《切韻》的分韻注音無不與顏之推所論相合,足見顏之推的見解已在《切韻》中完全表現出來了。"《顏氏家訓・音辭篇》中正好有一段提到重紐的讀音:"岐山當音爲奇,江南皆呼爲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岐、奇"是重紐三等字,"祇"是四等字。他的意思是說,江南人不分重紐,把三等的"岐"誤讀爲四等的"祇",而顏氏是可以分別的。《切韻》裏"岐"字雖有兩讀,但"奇、祇"同在支韻,正是一對重紐,如果顏氏的意思是指當時"奇、祇"兩字有元音的不同,那麼就應該分入兩韻,否則,我們就無法了解,何以顏氏指出的其他元音的區別在《切韻》中皆分兩韻,唯獨"奇、祇"不分呢? 例如他說"北人以庶爲戍,以如爲儒,以紫爲姊,以洽爲狎",《切韻》中這些兩兩相對的字都屬於不同的韻。因此,重紐

⑤ 參見周祖謨 1956:457。

的區別不應該是元音的不同。

重紐的區別會不會是聲母的不同呢？切韻中聲母的類要以反切上字系聯來證明。根據周法高(1952、1986)、上田正(1957)、平山久雄(1966)、杜其容(1975)、董忠司(1978)等對重紐脣牙喉音反切上字的研究,整體的現象是重紐三、四等不互爲反切上字,但兩者都大量共用普通三等韻的字作反切上字,麥耘(1992:121)統計《全王》裏重紐三等用普通三等韻字作上字的近70%,重紐四等用普通三等字作上字的也超過60%,我們可以把《切韻》整個脣牙喉音反切上字系聯及使用的趨勢分析如下:一、二、四等的有成爲一類的趨勢,三等的有成爲一類的趨勢。三等之中重紐三等爲一小類,四等爲另一小類,不互爲反切上字,但都使用大量的普通三等韻字爲上字。

如果我們相信脣牙喉音字要先分兩大類,一、二、四等的不顎化,三等的顎化,那是回到了高本漢(趙、羅、李 1940:29-30,477-478)的老辦法。趙元任先生(1941:203-233)早就加以批評,並提出"介音和諧說"來解釋。現在我們要在顎化的三等脣牙喉音聲母裏再分重紐三等和四等的兩類聲母,而且跟普通三等韻的脣牙喉音還有差異,等於是要分出三種不同的脣牙喉音,實在難以瞭解其差異究竟何在？周法高先生(1989:84)可能有見於此,因此說明:"這衹是一種解決的辦法而已,還需要作深人的探討才行。"

否定了重紐的區別在於主要元音及聲母這兩說之後,剩下來的唯一可能就是介音的不同了。究竟差異何在呢？在我們討論介音之前,先把上文討論過的一些綫索再歸納一下:

1. 重紐三、四等字在6世紀末到11世紀初的反切資料裏都有區別,但區別的情形不如早期韻圖中的分布那麼清楚。

2.《全王》重紐三、四等的反切下字無法以系聯法分清,但三等與知系、來母、照$_{二}$系及喻$_{三}$是一類;四等與精系、照$_{三}$系及喻$_{四}$是一類。但韻圖則將全部舌齒音與重紐三等字皆置於三等,而將另外一類重紐置於四等。

3. 重紐三、四等字不互作反切上字,早期皆用普通三等韻字爲上字,晚期則有不同趨勢,重紐三等接近普通三等韻;四等則接近四等韻。

4. 重紐之區別大概在於介音。

根據這些現象,假設重紐三、四等字聲母和元音都相同,但有介音的差別。在《切韻》裏重紐三等的介音和知系、來母、照$_{二}$系及喻$_{三}$是一類,重紐四等的介音和精系、照$_{三}$系及喻$_{四}$是一類。到了韻圖時代,因爲音節結構内部產生變化,字類重新調整,重紐三等的介音變得和全部舌齒音同類,四等的重

紐單成一類。這樣的解釋似乎言之成理,那麼究竟該如何擬測重紐三、四等的介音呢?和其他普通三等韻以及四等韻的介音有何差別呢?以下先列出多種與擬音相關的資料:

1. 梵漢對音

根據俞敏(1984)、尉遲治平(1982)、施向東(1983)、劉廣和(1987)諸位研究梵漢對音的結果,從後漢三國到8世紀時,重紐三、四等字都有類似的區別,共同的特點是經師們以重紐三等字對譯梵文的-r-,而以重紐四等字對譯梵文的-y-[-i-]。經師之中包括玄奘(660-664)、義凈(635-713)及不空(705-774)等人,代表的漢語是長安一帶的方言。

2. 漢越語譯音

漢越語是唯一能顯示重紐三、四等脣音讀法不同的資料。基本上,重紐三等脣音字在漢越語仍讀重脣音 p-、m-以及從 p'-變來的 f;而重紐四等字中則有一大部分變讀爲舌尖音,幫母、並母變 t-,滂母變 t'-,明母變 z-,馬伯樂(Maspero 1921)是最早提出這項資料的人,後來高本漢(Karlgren 1915-1926,趙、李、羅譯本 1940)、王力(1948)及最近潘悟雲、朱曉農(1982)都討論過這個問題。

3. 高麗譯音

河野六郎(1939)、董同龢先生(1945)和張琨先生(Chang and Shefts 1972)都曾用過高麗譯音來討論重紐的問題。根據聶鴻音(1984)的分析,認爲高麗譯音可能時代較早,與漢語上古音關係較近,與《切韻》較遠。譯音中有些現象可在上古音中找到圓滿的解釋,用《切韻》是解釋不通的。大體上高麗音中重紐的區別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雙脣塞音聲母三、四等讀音不同:例如支韻重紐三等來自上古歌部的讀p'-,四等來自上古支部的讀 p-。又如仙韻三等來自上古元部的讀 p-,四等來自上古真部的讀 p'-。

第二,牙喉音重紐三、四等讀法不同:例如支韻三等讀-ɯi,四等讀-i;合口三等讀-ue,來自上古歌部,四等讀-iu,來自上古支部。又如真韻三等讀-ɯn,來自上古文部,四等讀-in,來自上古真部,相承的入聲質韻則三等讀-ɯl,四等讀-il。

第三,重紐三、四等讀法相混:例如鹽韻重紐四等讀-iəm,三等則分讀-iəm及-əm。

對於第三點,聶鴻音(1984:66)認爲鹽葉韻三、四等的混讀其實反映上古分部的綫索,從"乏、甘、猒"等得聲的字屬黄侃的談盍部,從"奄、僉、欠"等得聲的屬添帖部。他的說法和陳新雄(1989)的看法相合。談盍添帖分四

部的說法多得一條證明。

第一點脣音的讀法重紐三、四等並不一致,支韻四等讀 p-,仙韻則三等讀 p-,支韻三等讀 p‘-,仙韻則四等讀 p‘-。檢看聶氏的資料,分歧的讀法其實也跟諧聲字的聲符有關。如從"皮"得聲的都讀 p‘i,從"卑"得聲的都讀 pi;從"扁"得聲的都讀 p‘iən,從"卞、辩"得聲的都讀 piən 等等。因此脣音的分讀跟重紐的關係可能根本不相干。

祇有第二點韻母的不同跟重紐是有關的。大體上重紐四等有-i 介音或 i 元音,三等有偏央或偏後的高元音 ɯ 或 u。聶氏的資料裏沒有提到真韻的合口,現在加上董同龢先生(1945:10-11)的材料補充如下:

	重紐三等	重紐四等
支韻開口	-ɯi	-i
支韻合口	-ue	-iu
真韻開口	-ɯn	-in
真韻合口	-un	-iun
質韻開口	-ɯl	-il

現在把以上梵漢對音、漢越語、高麗譯音三種資料中的例字列舉如下,資料來源祇引原文頁碼,不一一注出經典來源。

梵漢對音	重紐三等	重紐四等	資料來源
	姞 grid	吉 ki(=kyi)	施 1983:34(玄奘音)
	訖 krit[⑥]	企 khya	〃
	器 kṣi	棄 khi	劉 1987:110-111(不空音)
	乙 ṛ	一 it	〃
	綺 kṣi	企 khi	劉 1987:112(義淨音)
漢越語	碑彼陂 pi	卑陴臂 ti	潘、朱 1982:339
	皮陴被 pi	脾婢避 ti	〃
	靡糜 mi	彌瀰 zi	〃
	彬斌 pɐn	賓鬢 tɐn	〃
	岷閩 mɐn	民泯 zɐn	〃
	筆 put	必 tɐt	〃

⑥ 這個字《廣韻》在迄韻,不屬重紐三等,但施文認爲是重紐。可能因爲《全王》《廣韻》《集韻》都作"居乙切",而"乙"是質韻字,質韻是有重紐的韻。

梵漢對音	重紐三等	重紐四等	資料來源
	變 pien	鞭 tien	〃
	免勉 mien	面緬 zien	〃
	鑣表 pieu	標飄 tieu	〃
	廟描 mieu	杪妙 zieu	〃
高麗譯音	奇騎 kɯi	岐 ki	聶 1984:62
	寄 kɯi	企 ki	〃 :63
	器 kɯi	棄 ki	董 1945:10
	羲犧 hɯi	詑 hi	聶 1984:63
	垝 kue	闚 kiu	〃
	巾 kɯn	緊 kin	董 1945:10
	乙 ɯl	一 il	聶 1984:64
	捲 kuən	涓 kiən	董 1945:11
	窘 kun	均 kiun	〃

以梵漢對音來說,幾位研究者的看法大體一致,都認爲重紐三等是-r-,重紐四等是-y-[-j-]或-i-。值得注意的是梵漢對音中有區別的重紐三等都是牙喉音,而且後接的元音差不多都是-i,其他元音之前未見-r-的遺迹。我現在把重紐三等的介音擬爲-rj-,一方面根據梵漢對音,另一方面維持三等韻的共同介音-j-。《切韻》時代的-rj-在牙喉音和-i 元音之間保存得比較久,在其他元音之前-r-的成分不久就消失了。

重紐三等的介音-rj-在發音上因爲-r-有圓脣的成分,容易使得後面的元音圓脣化,或者使整個的韻母在聽覺上接近合口音。例如英文的 ram、red、rich 都像有一個合口介音-u-。因此在高麗譯音中重紐三等字就有-ɯ 或-u的介音或元音,同時在演變上使得這些字容易變爲合口音而跟其他的合口音合流,這一點下文再說。

現在再來看重紐四等的問題,首先就要解釋漢越語中重紐四等字讀舌尖塞音的現象。從各種語言演變的情形看來,聲母從雙脣到舌尖的演變都不常見。Ohala(1978)專門研究這種現象,找到一些語言具有這樣的演變,共同的條件是有半元音-j-,他稱之爲"脣音顎化"(palatalization of labials):

pj→t, ts, tʃ　　bj→d, dz, dʒ　　mj→n, ɲ

他舉的例子有捷克語、傣語、藏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意大利語、希臘語、班圖語等等,都是因爲-j-才使得脣音變舌尖音,現在選兩種來觀察:

第一項資料是傣語，李方桂先生(1977:85)指出傣語有下面的現象：

暹羅語	龍州	田州	語義
plaa	pjaa	čaa	魚
plau	pjau	čuu	空
plaai	pjaai	čaai	尖，端

顯然複輔音中的-l-先變成-j-，再使得聲母 p-變成 č[tɕ]。這個 č 雖然不是 t-，但已經是舌面音了，從舌面音再變舌尖音就是常見的變化了。至於 m-變 n-也有下列的例子(李 1977:91-92)：

古傣語聲母	暹羅語	龍州	剥隘	語義
* ml-/r-	len	min	nan	體蝨
* ml-/r-	met, let ma-let	mit(寮語)	nεt	穀，種子

可能也是 ml-之中的-l-先變成-j-，在龍州保持 m-，在剥隘則變成 n-。

第二項資料是捷克語(Ohala 1978:370)：

捷克語	東部波希米亞語	語義
pjεt	tεt	五
pji:vɔ	ti:vɔ	啤酒
pjεknjε	tεknjε	好
mjεstɔ	nεstɔ	城鎮

這裏清楚地看到 pj-和 t-，mj-和 n-對當的現象。

回到重紐的問題，既然重紐四等的脣音字在漢越語裏讀成了舌尖音，演變的原因可想也可能是受到介音-j-的影響。但是重紐都出現在三等韻裏，三等韻有共同的介音已是大多數學者的共識，如果三等韻的介音是-j-，何以普通三等韻的脣音字在漢越語裏不讀成舌尖音呢？這裏要考慮三等韻的互動關係。

第一，上文曾指出重紐三、四等不互作反切上字，顯示介音有別，但都用普通三等韻字爲上字。我們已經把重紐三等的介音擬定爲-rj-，如果重紐四等和普通三等韻具有一樣的介音，就無法解釋重紐三等字何以可用普通三等韻字爲上字，卻不能用重紐四等的字，可見三者各有不同。同時在漢越語裏重紐四等的脣音字變舌尖音，而普通三等韻卻不變，也顯示兩者不同。如果普通三等韻的脣牙喉音字跟重紐三等一樣，那麼重紐四等字何以不能以重紐三等字作爲反切上字呢？種種迹象都顯示三等韻有三類介音，如果重

紐三等是-rj-,普通三等韻是-j-,重紐四等該如何擬測呢?

李榮(1956:140)指出:“從又音上可以看出‘三等’和‘四等’的不同。韻圖上列‘三等’的重紐字又音是純三等韻(子類),韻圖上列‘四等’的重紐字又音是純四等韻(齊蕭添先青五部)。”

《切韻》裏這種又音的趨向有没有其他佐證?謝美齡(1990:90)統計慧琳《一切經音義》的反切關係,發現重紐三、四等不互作反切上字,彼此區别極大,但重紐四等字總是和純四等韻字混用,而重紐三等字則和普通三等韻有來往。這表示慧琳音和《切韻》的趨勢是一樣的,因此我們可以説重紐四等也許有一個介音,跟純四等韻一樣,純四等韻我認爲有-i-介音,準備另文舉證,這裏衹説明一點,如果四等韻是以-e-爲主要元音,則齊、先、青、蕭、添分别是-ei、-en、-eŋ、-eu、-em,那麽先、青兩韻的合口就是-uen、-ueŋ,從這些合口韻裏如何産生後來的撮口音呢?如果有-i-介音則成了-iuen、-iueŋ,變成撮口是順理成章的事,在開口的-en、-eŋ和聲母之間也許可以産生過渡的-i-,成爲後來變齊齒韻的條件,但在合口部分就無法在聲母和-u-之間産生過渡的-i-,因爲一、二等韻的合口也有同樣的-u-,後來並不變撮口音。如從别的演變方向設想,也會遭遇其他的問題,因爲齊韻合口並不變撮口音。衹有認爲四等原本就有-i-介音才能解釋以後的演變,齊韻因爲異化作用的關係,-iuei變成了-uei,其他先、青兩韻則成爲-yen及-yeŋ。

如上所説,似乎重紐四等也有一個-i-介音,跟其他三四等韻的關係可以表列如下:

普通三等韻介音	-j-
重紐三等介音	-rj-
重紐四等介音	-i-
純四等韻介音	-i-

重紐四等和純四等韻的元音不同,用同一個介音並無困難,問題在於上文證明漢越語中重紐四等脣音字變舌尖音的條件是半元音-j-,現在自相矛盾,又説重紐四等是-i-。同時如果純四等韻也是-i-介音,在漢越語中讀音有没有脣音字變舌尖音的呢?我想-j-可以使脣音舌齒化,-i-應該也可能,梵漢對音中梵文有-y-的音節總是用三等字來對譯,三等有-j-應該没有問題(見施向東1983:34),那四等自然就是-i-了,反切上字一、二、四等一類,因爲都是元音接在聲母之後,三等一類是半元音的-j-,這是老早就存在的理由。現在來看純四等韻脣音字在漢越語裏的讀法,我們幸運地找到了以下幾個例字:

並 tinh,酩、茗 zanh(王力 1958:320),霹 t'it(高 1915-1926,趙、李、羅譯本:717),可見重紐四等和純四等韻有一樣的演變,兩者的介音都是-i-。這個-i-使得重紐四等及純四等的一部分脣音字變讀爲舌尖音,在鼻音部分從 mi-成爲 n-或 ni 之後,再變成 z-則是比較自然的演變,就像中古音裏舌面鼻音的日母在現代方言裏讀 n-和讀 z-的都有。確實的過程現在不易推測,跟泥母字在漢越語的演變應有不同,現在無法了解。別的解釋也有可能,潘悟雲和朱曉農(1982:352)就認爲是 mj->j->z-,但都跟後面的介音有關。

在我們肯定重紐三等的介音是-rj-,而重紐四等的介音是-i-之後,再來看看重紐韻中舌齒音的問題。上文提到重紐三等的反切下字早期與知系、來母、照$_二$系及喻$_三$是一類,知系、照$_二$系在梵漢對音中都對譯梵文的捲舌音。李方桂先生(1971:5)並從演變的角度推論兩者都該是捲舌音。我想這些捲舌音在韻圖的時代一定已經成立,在《切韻》的時代究竟是 trj-(知$_三$)、tsrj-(莊)或者已經是 ṭj-、tṣj-不易說定,我暫時擬測爲 trj-、-tsrj-等,從語音上說,英文的 tree 實際的讀音接近送氣的捲舌塞擦音,儘管拼寫的時候還是 tr。顯然因爲這個介音-rj-或聲母的捲舌部分使得知和照$_二$這兩系聲母的字跟重紐三等有密切的聯繫。來母大概因爲邊音聲母的關係使得 lj-和-rj 接近。

喻$_三$的問題比較複雜,既有演變的先後,又可能有方言的不同。葛毅卿(1932)、羅常培(1939)早已證明喻$_三$在 5 世紀末葉跟匣母不分,到 6 世紀末時,喻$_三$已經分化,然後跟喻$_四$合流了。那時候大家都祇想到三等韻有一個-j-介音,因此就認爲喻$_三$是 ɣj-,現在我們知道重紐三等韻還有-rj-,而喻$_三$的字絕大部分是合口,那就可能是 ɣwrj-。後來 r-和 ɣ-先後丟失,就成爲 wj 了。早期的喻$_三$如果是 ɣwrj-,自然跟有-rj-介音的聲母知系、照$_二$系、重紐三等的牙喉音字等等容易有系聯的關係。晚期變成 wj-之後,就跟與有-j-介音的字成爲一類。如接-əu 韻,前面的 w-因異化而消失;所以現在喻$_三$的"友"就變得跟喻$_四$的"酉"同音。梵漢對音中喻$_三$有時可以對譯梵文的 v-,但讀音的演變現在還有不明瞭的地方,不敢說定。

重紐四等的反切下字與精系、照$_三$系及喻$_四$是一類,精系是一般的舌尖塞擦音及擦音,各家無異詞,照$_三$系是顎化音,大家看法也都接近,這兩系聲母都接一般三等韻的-j-,大概主要元音相同時,前面的介音-j-和-i-的區別不是非常明顯,因此重紐四等字和這些字有時可以系聯,喻$_四$在梵漢對音中始終對譯梵文的半元音 y-,推測喻$_四$是 j-應無問題。上文提到喻$_三$是從 ɣwrj-變成 wj-,跟喻$_四$的 j-自然有相當大的區別,因此在《切韻》中無法系聯,到韻圖的

時代仍然能分得清楚，分別放置在三、四等的位置上。Coblin（1991：29-30，1994：44-48）對喻$_{\text{三}}$，喻$_{\text{四}}$在隋唐西北方言中對音的情形作過仔細的研究，他認爲喻$_{\text{三}}$是 u-，但可能同時有喉音成分，喻$_{\text{四}}$是 i-，也可能同時有介音-j-在前面。

現在把《切韻》時代重紐三、四等擬測的間架表列如下：

	脣牙喉音			舌音		齒音			來	日
重紐三等	prj	phrj		trj	thrj	tsrj	tshrj		lj	
	brj	mrj		drj	nrj	dzrj	srj			
	krj	khrj								
	grj	ngrj								
	ʔrj	xrj								
	ɣwrj									
重紐四等	pi	phi				tɕj	tɕhj		nj	
	bi	mi				dʑj	ɕj	ʑj		
	ki	khi								
	gi	ngj				tsj	tshj			
	ʔj	xi	j			dzj	sj	zj		

到了《韻鏡》時代，重紐三等的-r-消失，捲舌聲母成立，聲母和介音的搭配起了變化，各類聲母的關係也就不同了，現在也表列如下：

	脣牙喉音		舌音		齒音			來	日
重紐三等	pj	phj	ṭj	ṭhj	tṣj	tṣhj		lj	nj
	bj	mj	ḍj	ṇj	dẓj	ṣj			
	kj	khj			tɕj	tɕhj			
	gj	ngj			dʑj	ɕj	ʑj		
	ʔj	xj			tsj	tshj			
	wj	j			dzj	sj	zj		
重紐四等	pi	phi							
	bi	mi							
	ki	khi							
	gi	ngi							
	ʔi	xi							

在《切韻》時代，重紐三等及舌齒音的一部分共同的特點是其有介音-rj-，來母略有不同，由於發音難易的考慮，沒有擬成 lrj-，在玄奘的譯著中來

母對譯梵文的 l-及 r-,但譯 r-的時候,總在來母字上加一個"口"旁以資區別(施向東 1983:30)。到了《韻鏡》時代,則重紐三等的共同特徵是有介音-j-,而重紐四等則有-i-,因此韻圖上可以看到前者跟普通三等韻一樣放在三等的位置,而後者則跟純四等韻一樣放在四等的位置。

原載《聲韻論叢》第 6 輯:37-62,臺北學生書局,1997 年。

參考文獻

上田正 1957.《〈全本王仁昫切韻〉について》,《中國語學》69:7-8。

三根谷徹 1953.《〈韻鏡〉の三四等について》,《言語研究》22.23:56-74。

王　力 1948.《漢越語研究》,《嶺南學報》9.1。又見《漢語史論文集》(1958:290-406),北京:科學出版社。

王靜如 1941.《論開合口》,《燕京學報》29:143-192。

平山久雄 1966.《〈切韻〉における蒸職韻と之韻の音價》,《東洋學報》49.1:41-68。

平山久雄 1972.《〈切韻〉に於ける蒸職韻開口牙喉音の音價》,《東洋學報》55.2:64-94。

辻本春彥 1954.《いわゆる三等重紐の問題》,《中國語學研究會會報》34:6-9。

有坂秀世 1937-1939.《カールグレン氏の拗音說を評す》,見《國語音韻史の研究》(1944:327-357),東京:三省堂。

余迺永 1985.《上古音系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李　榮 1956.《〈切韻〉音系》,北京:中國科學院。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61。

李新魁 1984.《重紐研究》,《語言研究》7:73-104。

杜其容 1975.《三等韻牙喉音反切上字分析》,《臺大文史哲學報》24:243-279。

周法高 1945.《〈廣韻〉重紐的研究》,原刊《六同別錄》,又見《史語所集刊》13:49-117。

周法高 1952.《三等韻重脣音反切上字研究》,《史語所集刊》23:385-407。

周法高 1959.《隋唐五代宋初重紐反切研究》,《中研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85-110。

周祖謨 1966.《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

河野六郎 1939.《朝鮮漢字音の一特質》,《言語研究》3:27-53。

邵榮芬 1982.《〈切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俞　敏 1984.《中國語文學論文選》,東京:光生館。

施向東 1983.《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語言研究》1:27-48。

麥　耘 1992.《論重紐及〈切韻〉的介音系統》,《語言研究》2:119-131。

陸志韋 1939.《三四等與所謂喻化》,《燕京學報》26:143-173。

陸志韋 1947.《古音說略》,《燕京學報》專號之 20。

尉遲治平 1982.《周隋長安方音初探》,《語言研究》2。

董同龢 1945.《〈廣韻〉重紐試釋》,原刊《六同别錄》,又見《史語所集刊》13:1-20。

董同龢 1948.《〈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反切上字》,《史語所集刊》23:511-522。

董忠司 1978.《顏師古所作音切之研究》,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 1940.《中國音韻學研究》(見 Karlgren 1915-1926),上海:商務印書館。

潘悟雲、朱曉農 1982.《漢越語和〈切韻〉脣音字》,《中華文史論叢增刊・語言文字研究專輯》上:323-356。

劉廣和 1987.《試論唐代長安音重紐——不空譯音的討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6。

謝美齡 1990.《慧琳反切中的重紐問題》,《大陸雜誌》81.1:34-48,81.2:85-96。

龍宇純 1970.《〈廣韻〉重紐音值試論兼論幽韻及喻母音值》,《崇基學報》9.2:161-181。

龍宇純 1989.《論重紐等韻及其相關問題》,《中研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111-124。

聶鴻音 1984.《〈切韻〉重紐三四等字的朝鮮讀音》,《民族語文》3:61-66。

羅常培 1939.《〈經典釋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兩紐》,《史語所

集刊》8:85-90。

藤堂明保 1957.《中國語音韻論》,東京:江南書院。

Coblin, W. South. 1991. *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4, Berkeley.

Coblin, W. South. 1994. A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7, Berkeley.

Baxter William. 1977. *Old Chinese Origins of the Middle Chinese chongniu Doublets*, Ph. 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Chang Kun & Betty Shefts Chang. 1972. *The Proto-Chinese Final System and the Ch'ieh-yün*, Insti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Monograph Series A 26, Taipei.

Chao Yuen Ren. 1941. Dis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ies* 5:203-233.

Hashimoto, Mantaro. 1978-1979. *Phon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2 Vol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Karlgren, Bernhard. 1915-1926.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E. J. Brill, Leiden.

Ku Ye-ching. 1932. On the consonantal Value of 喻-class words, *T'oung Pao* 29:100-103.

Li Fang-Kuei.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Maspero, Henri. 1920.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20. 2:1-124。

Nagel, Paul. 1942. Beitrage Zur rekonstruktion der Ts'ie-yün sprache auf grund von Ch'en Li's Ts'ie-yün k'au, *T'oung Pao* 36:95-118.

Ohala, John J. 1978. Southern Bantu vs. the world: the case of palatalization of labials.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Proceedjngs*, Annual Meeting 4:370-386.

論《切韻》四等韻介音有無的問題*

一、引　言

《切韻》四等韻有沒有介音是一個老問題，從高本漢(1915-1926、1940:473)認爲四等韻有一個强的元音性的 -i- 之後，趙元任(1940:213)就說四等韻的開頭有一個低而開的 -i-，贊成的如周法高(1948:216)、董同龢(1954:98)，反對的如陸志韋(1947:20)、李榮(1956:112)、邵榮芬(1982:126)。反對的理由之一是梵漢對音中漢語的四等字對梵文的 -e-，但劉廣和(2002)也根據梵漢對音卻認爲從漢代到唐代四等字一直就有 -i- 介音。尉遲治平(2002)從隋唐詩文用韻證明四等韻也有 -i-。我在討論重紐的文章中(1997:51)曾經提出四等韻有介音 -i- 的想法，現在希望作一個徹底的梳理。

二、四等韻合口音的演變

《切韻》中衹有八個韻是四等韻：齊、先、蕭、青、添，跟先、青、添相配的入聲韻則是：屑、錫、帖。這些韻的字有的有開合口之分，有的衹有開口，它們的分佈並不相同：

	齊	先	青	蕭	添	屑	錫	帖
開口：	+	+	+	+	+	+	+	+
合口：	+	+	+	−	−	+	+	−

蕭、添、帖三韻並沒有合口字，主要的原因是蕭韻收 -u 尾，添韻收 -m 尾，而帖韻收 -p 尾。這三種有合口性質的韻尾跟合口的介音 -u- 牴觸，所以沒有

* 本文在付印前承龔煌城兄指正數處，在此致謝！

合口字。其他齊、先、青、屑、錫等五韻是開合口俱全的,如果不給它們擬測介音,像李榮的系統就如下表:

	齊	先	青	屑	錫
開口:	-ei	-en	-eŋ	-et	-ek
合口:	-uei	-uen	-ueŋ	-uet	-uek

先屑韻開口的字演變到國語大致都有 -i- 介音,例如"先、賢、顯、屑"。這個 -i- 介音的來源可以解釋爲後起的。如果再看合口字,例如先韻的"玄、淵",入聲屑韻的"血、穴",現在國語都有介音-y-,試問這個介音是怎樣變來的?怎麽樣會從合口變成細音,變成撮口呢?按照李榮的擬音,就要說這個 -y- 是從介音 -u- 變來的。問題是在他的系統中還有別的帶介音 -u- 的韻,例如:皆韻合口是 -uäi,山韻合口是 -uän,耕韻合口是 -uäŋ。皆韻的合口字"乖、懷",山韻的合口字"鰥、頑",耕韻的合口字"轟、宏"都還保存介音 -u-,這些字的介音爲什麽不變爲 -y-?最主要的一個現象是四等齊韻的"圭"字,去聲的"桂"字現在國語的韻母都讀 -uei,爲什麽出現在類似的音韻環境裏,而這個介音又保存 -u-,不變爲 -y- 了?

如果我們换個說法,承認四等韻有介音 -i-,像高本漢的系統就是:

	齊	先	青	屑	錫
開口:	-iei	-ien	-ieŋ	-iet	-iek
合口:	-iuei	-iuen	-iueŋ	-iuet	-iuek

開口的字演變到國語保存 -i- 介音,例如"先、賢、顯、屑"。合口字,例如先韻的"玄、淵",入聲屑韻的"血、穴",則是 -iu- 合起來變成了 -y,這是非常自然的演變。其他皆韻、山韻、耕韻合口字祇是保存了原來的 -u-,不造成演變的問題。至於四等齊韻的"圭"字,去聲的"桂"字韻母現在國語都是 -uei,是因爲後面的 -i 韻尾使得前面的介音 -i- 產生異化作用而消失的結果。沒有介音 -i-,這個韻母的來源簡直不好解釋。

現在再來看跟以上五個四等韻相當的三等韻的情形,高本漢擬作:

	祭	仙	清	薛	昔
開口:	jäi	jän	jäng	jät	jäk
合口:	juäi	juän	juäng	juät	juäk

祭韻的例字如"瑞、歲"都讀合口,也因爲後面的 -i 韻尾使得前面的介音 -i- 產生異化作用而消失,跟齊韻一樣。仙韻的例字如"圓、全",入聲薛韻的

“雪、絕”,清韻的“瓊”都是合口三等字①,現在國語也有介音 -y-。換句話說,三、四等的演變模式完全平行,可見都有介音。我們可以不同意高本漢所擬的元音,自然也可以另行擬構,但是介音的框架很難更動。

因此從語音演變的角度來說,我認爲四等韻有介音 -i-。在《切韻》系統裹把四等介音去掉一點沒有問題,但是要談到四等韻合口音演變的時候,沒有介音 -i- 就產生了很大的困難。

三、漢越語中重紐四等字的讀音

我以前討論重紐介音的時候(丁 1997),曾經指出《切韻》三、四等的介音系統如下:

重紐三等介音	-rj-	普通三等韻介音	-j-
重紐四等介音	-i-	纯四等韻介音	-i-

把重紐四等字跟纯四等韻介音都擬成 -i- 有兩個原因,現在不憚辭費,略加說明:第一,從音類的關係來說,根據李榮(1956:140)的研究,《切韻》裏重紐四等字的“又音”都是纯四等韻,他說:“從又音上可以看出‘三等’和‘四等’的不同。韻圖上列‘三等’的重紐字又音是纯三等韻(子類),韻圖上列‘四等’的重紐字又音是纯四等韻(齊蕭添先青五部)。”後來謝美齡(1991:90)研究慧琳《一切經音義》的反切關係,發現重紐三、四等不互作反切上字,而重紐三等字和纯三等韻來往,重紐四等字則和纯四等韻混用。這表示從《切韻》到慧琳《一切經音義》重紐四等字都和纯四等韻的字有密切關係。如果重紐四等字有介音 -i- 的話,那麼纯四等韻的字極可能也有介音 -i-。

第二,從擬音來說,重紐四等字如何證明有介音-i-呢?因爲在漢越語譯音裏重紐三等脣音字讀 p-、m- 等重脣音,而重紐四等脣音字則變讀 t-、tʻ-、z- 等舌尖音。我的推測是重紐四等脣音字有介音 -i-,使得這些本來讀 p-、pʻ-、m- 的音讀成 t-、tʻ-、z-,正好纯四等韻的字本來讀 p-、pʻ- 的也發生同樣的變讀②。當

---

① 入聲昔韻的“役”字國語沒有介音 -y-,可是西南官話、江淮官話都還保存。

② 中國方言中也有類似的情形,潘家懿(1985)指出山西聞喜方言“古幫組開口三、四等字,今讀[p pʻm]聲母的,逢細音在口語裹可以變讀爲[t tʻl]”。以前崔盈科(1929)就報導過這個現象,最早的記載見於 1918 年編纂的聞喜縣志,可惜不能說明這種音變發生的年代。我雖然相信這是早期由於三、四等介音所造成的音變,別人儘可以說那是四等介音 -i- 產生以後才發生的音變,不如漢越語譯音的資料時代比較明確。

時我衹找到"並 tinh、酩茗 zanh、霹 t'it"等四個字,張渭毅(2003:113)又從三根谷徹討論"中古漢語與越南漢字音"的書裏找到八個字,例如"篦 ti、劈 tich、僻癖 tich",同時有好幾個字有兩讀,例如"麪 mien/rien、酩茗 dinh/minh",這些純四等的字不僅聲母讀舌尖音,跟重紐四等字完全一樣;而且有兩讀的字還帶著介音 -i-。重紐四等的"面 dien/rien"也有介音 -i-。

從音類上說,重紐四等字的"乂音"都是純四等韻;從語音上說,漢越語證明重紐四等字跟純四等韻的字都有介音 -i-,這個介音使得《切韻》裏重紐四等跟部分純四等韻的唇音字在漢越語裏都讀成舌尖音。重紐四等字跟純四等字既然都有介音 -i-,他們的差異就在於主要元音。

四、梵文對音裏的四等字

研究的人對《切韻》四等字在梵文對音裏的情形說法不一,最早的是李榮,他(1956:114)引用下列七家的對音:

東晉法顯	(417 年)	劉宋慧嚴等	(424-432 年?)
北涼曇無讖	(414-421 年)	梁僧伽婆羅	(518 年)
隋闍那崛多	(587-591 年)	唐玄應	(649? 年)
唐地婆訶羅	(683 年)		

他指出:"從法顯(417)到地婆訶羅(683)二百六十多年當中,譯梵文字母的人一直用四等字對 e,《西域記》注又特別說明'多 ta + 伊 i = 低 te',這證據是強有力的。"我覺得問題在於假如當時漢語根本沒有 te 這樣的音,衹有四等字"低 tie",會不會用"低"字去對 te? 同時,會不會也用"低"字去對 ti 呢? 例如現代國語沒有 te 這樣的音,對於美國的旅遊聖地 Yosemite,趙元任先生用"遊山美地"來譯音,近年來也有人用"優勝美地"或者"優森美地",我們能不能據此推論一百年來國語的"地"字讀 te? 稍微觀察一下,原來"地"字也用來對 di 或 ti,Madison 是"陌地生",Tahiti 就是"大溪地",就立刻知道前面的推論有問題。因此我覺得《西域記》注的證據未必是強而有力的。

施向東(1983:35)研究玄奘(600-664)的譯著,他指出:"對譯以 i 爲主元音的音節的,衹要有重紐,就一定用四等字,不用三等字,例如,pāramitā 一詞,在佛典中出現極其頻繁,玄奘譯作'波羅蜜多',mit 對'蜜',從不省筆作常見的'密',因爲'蜜'在四等,'密'在三等。"這個說明玄奘用重紐四等字對譯以 i 爲主元音的音節,上文已證明重紐四等字是跟純四等有密切關係,

大概可以說四等字不是衹對以 e 爲主要元音的音節。

這樣的證據似乎太間接了,是不是有直接的四等韻的對音證明呢? Coblin (1991)研究義淨(635-713)的資料,關於纯四等韻的對音有以下的發現:

纯四等韻	梵文對音
齊韻開口	e/i/ai
先韻開口	yan(舌尖塞音聲母之後)
	ain/im(舌根音聲母之後)
屑韻開口	yat(d-後)
青韻開口	i + m, ń
錫韻開口	yag
添韻開口	yam, im

蕭韻及帖韻沒有資料,其餘六韻都有對音。對音顯示齊韻開口字可以對 e、i、ai,難以說定它的音值。其他所有四等韻的開口字不是對 i,就是對 y,很顯明地表示有一個 -i-、-y- 之類的介音。

最近劉廣和(2002:205-220)的研究,根據漢譯佛經的梵漢對音資料,推斷翻譯佛經的語言裏纯四等韻的字有 -i- 介音,因爲對梵文 -y- 的四等字有以下的情形:

東漢有 3 個字:提 tya,塡 dyan,黎 rya

兩晉有 5 個字:提 tya,塡 dyan,田 dyan,梨 riya、rya,麗 riya

唐代有 9 個字:諦 tye,店 tyam,甸 dyam,鈿 dhyan,

殿 dhyan,淰 dham,細 sye,係 hye,系 hye。

西晉增加三個字,到唐代用了九個字對譯 -y-,都是東漢和兩晉沒有出現過的,因此他說:

> 纯四等字對音東漢就有 i 介音,兩晉增強,唐宋大備。假定有誰主張《切韻》纯四等沒有 i 介音,而且這種情況代表中古的通語,咱們就要提出懷疑,因爲它跟對音文獻不合,譯音語言應當代表通語或者當時影響很大的方言。

我相信他的論斷正確無疑。

所謂"譯音語言"指什麼方言呢? 以唐代來說,上面引用了玄奘跟義淨的對音。玄奘是河南人,他大量翻譯佛經的工作在當時的長安進行,他的方言代表北方。義淨是范陽人(可能在今北京西南),二十三歲之後至鄴(在今河南),其後也轉至長安,直到 670 年,他的方言應該也是北方話。這兩個人

的方言跟《切韻》中北方話的成分大概很相近。根據他們的對音討論《切韻》,在地域上應該沒有問題。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玄奘和義淨的對音是上述李榮所引的七家對音中所沒有的,而玄奘的譯經最有系統,分量也多,根據他的資料立論應該最可靠。

利用梵漢對音的資料來討論漢語歷史的問題,必須注意梵文本身可能有的變化以及方言差異,也要注意翻譯者的方言背景,才不至於爲材料所誤。

五、魏晉南北朝四等字押韻的趨勢

按照李方桂(1971)的系統,因爲上古同韻部的一、二、三、四等的字可以一起押韻,所以相信元音跟韻尾是相同的,例如葉部四等的擬音就是:

一等-ap:	盍 gap、臘 lap	三等-jap:	接 tsjap、涉 djap
二等-rap:	甲 krap、狎 grap	四等-iap:	協 giap、帖 thiap

二、三、四等的不同歸之於介音。到了兩漢的時候,一、二、三、四等的字還可以一起押韻,所以我的擬測(丁 1975:238-247)完全遵照李方桂的原則。

現在我們來看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的情形,根據我(1975)跟何大安(1981)的研究,絕大部分的三、四等字還在同一個韻部,還是一起押韻。現在把魏晉南北朝詩文韻部中三、四等字的押韻趨勢及擬音情形列舉如下:

魏 晉

宵 部:	三等宵 -jau 跟	四等蕭 -iau 通押
藥 部:	三等藥 -jakw 跟	四等錫 -iakw 通押
佳 部:	三等支 -jei 跟	四等齊 -iei 通押
錫 部:	三等昔 -jiek 跟	四等錫 -iek 通押
祭 部:	三等祭 -jad 跟	四等齊 -iad 通押
月 部:	三等薛 -jat 跟	四等屑 -iat 通押
耕 部:	三等清 -jieng 跟	四等青 -ieng 通押
元 部:	三等仙 -jan 跟	四等先 -ian 通押
談 部:	三等鹽 -jam 跟	四等添 -iam 通押

南北朝

蕭宵部:	三等宵 -jiau 跟	四等蕭 -iau 通押
藥鐸部:	三等藥-jak 不跟	陌麥昔錫部:四等錫 -iek 通押
支 部:	三等支-je 不跟	齊部:四等齊 -iəi;-iæi 通押

陌麥昔錫部：	三等昔 -jiek 跟	四等錫 -iek 通押
祭 霽 部：	三等祭 -jai 跟	四等薺 -iai;-iæi 通押
黠屑薛部：	三等薛 -jat 跟	四等屑 -iat 通押
庚耕清青部：	三等清 -jieŋ 跟	四等青 -ieŋ 通押
山仙先部：	三等仙 -jian 跟	四等先 -ian 通押
鹽添嚴凡部：	三等鹽 -jam 跟	四等添 -iam 通押

這裏有幾個問題需要先說明：

（1）魏晉跟南北朝的韻部名稱頗有差異，完全根據原著的用法，但上面列舉的兩個時代的資料還是互相對照的。例如：魏晉的佳部相當於南北朝的支部。

（2）這裏衹談大勢，各部韻字押韻的行爲容或有個別的改變，並不影響整個的趨勢。

（3）爲了瞭解的方便，用《切韻》韻目顯示押韻的情形，但某一韻目並不包括該韻全部的字。例如：魏晉的"錫"韻分別見於藥部和錫部，"齊"韻分別見於佳部和祭部。

（4）按何大安的意見，南北朝分爲三個時期：宋北魏前期、北魏後期北齊、齊梁陳北周隋。這裏討論三、四等字押韻的趨勢並不分期，衹就籠統的情形立說。但是擬音的部分就用分號把前後期隔開。例如：齊 -iəi;-iæi 表示齊韻前兩期是-iəi，而後期則是 -iæi。

（5）因爲這裏討論押韻的趨勢，擬音衹列出三、四等最基本的開口韻母，暫時不管合口，也不管重紐的不同。

根據上面的資料，我們可以得到幾點結論：

第一，從上古到南北朝《切韻》寫成的時候，絕大部分同部的三、四等字都還在一起押韻，它們的不同衹是介音的不同。如果認爲四等字沒有介音，三、四等字的不同就是元音的差異，對於它們押韻的行爲就難以解釋。

第二，儘管各人對擬音的內容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也還有個別的音值可以商討，但從擬音的大勢來看，到南北朝的時候，除去主要元音已經是 -e- 的各韻以外，主要元音 -a- 受介音 -i- 的影響舌位提高爲 -e- 的演變是最自然的。等到這種演變固定下來之後，四等韻就獨立了。

第三，詩文的押韻各家內容或有寬嚴的不同，例如南北朝四等青韻獨用的問題。何大安（1981：203-204）發現："清青分用分別是七十次和五十三次，可見許多人都覺察到二者的不同。——齊謝朓《酬德賦》連用六個青韻上聲字；北周王褒《從軍行》連用十一個青韻平聲字，都可看出詩人們在掌握

青韻特點上所作的努力。"但是審音和押韻不是一回事,庚、清、青三韻或清、青兩韻的字也時常一起押韻。何大安的解釋是"這表示審音雖然有別,但元音與韻尾既然相同,而介音又無妨於押韻之和諧,則不妨同用"。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六、反對四等韻有介音的理由

對高本漢構擬四等介音-i-的辦法,李榮(1956:109-115)早就提出反面的理由。最近張渭毅(2003:113)歸納爲三點,其中一點關於梵文對音一直用四等字對 e 的問題,上文已經探討過。現在就另外兩點加以評論。

(1)《切韻》的反切上字有分成兩組的趨勢,一、二、四等一類,三等一類。四等如果有介音 -i-,而三等有介音 -j-,何以四等跟一、二等一樣不用三等字爲反切上字?

我覺得一般音韻學家對反切上字分類的趨勢可能看得太重,也許有一點誤解。反切上字主要管聲母,分兩類祇是一個趨勢,我們不能要求上字連介音都要能分別,這是不切實際的。介音通常由下字區別,反切的設計原來應該能清楚地照顧介音,但是上字的介音無可避免地介入其中,因此常常引起混淆。以致大部分的字用下字照顧介音,有時還要求上字的介音和諧,小部分的字則偶爾用上字照顧介音。

即使分兩類的趨勢也還有問題,李榮(1956:109-110)就曾指出:"反切上字雖然有分組的趨勢,卻並不清清楚楚的分成兩類。""一、二、四等字也有拿三等字作反切上字的,三等字也有拿一、二、四等字作反切上字的。"董同龢(1952:512)研究《全王》(王三)的反切上字,就曾指出幫母大體可分"博,方"兩類,但是"'博'類之中又有'並、彼、陂、兵'是三等字,佔全數的五分之二,一、二、四等韻的字祇佔五分之三。""兵、並"是清韻重紐三等、重紐四等的字,"彼、陂"都是支韻重紐三等的字,卻可以跟一、二、四等的字系聯,因此聲母不一定管得到介音。同時重紐三、四等的字既可以跟一、二、四等的字系聯,可見用反切上字的分類判別介音的是非恐怕不能成立。

(2)如果四等韻有介音 -i-,三等韻的重紐四等字也有介音 -i-,何以重紐四等可以配章組聲母,而純四等韻沒有配章組聲母的例字?

這是演變空缺的問題。我們也可以問:何以國語陽聲韻中沒有配全清聲母的陽平字?例如有陰平的"幫 pāng、當 tāng、薑 tɕiāng",也有陽平的"旁

p‘áng、唐 t‘áng、強 tç‘iáng”,爲何沒有陽平的 páng、táng、tçiáng? 這是因爲陽聲韻中全清聲母“幫、端、見”變陰平不送氣聲母,全濁聲母“並、定、羣”變陽平送氣聲母,陽平的 páng、táng、tçiáng 雖然是普通而且可能的音節,卻因爲歷史演變的結果產生了空缺,沒有來源。四等韻沒有配章組聲母的字也是自然演變的結果。原來上古章組聲母大部分是舌尖音,本來可以配各種韻母,在一、四等韻母之前的到中古仍然保留舌尖音,在介音 -r- 之前的變爲捲舌音,但在介音 -j- 之前的就變爲舌面音,成爲後來的章組聲母。沒有經過重新分配的演變,自然章組聲母就不跟四等字相配了③。

還有一個反面的證明,就是李如龍(1996:72-82)發現閩語裏纯四等字有讀爲洪音的現象。他推測原來齊、先、蕭、青、添各韻分別讀爲 -ai、-an、-au、-aŋ、-am,同時在閩東寧德實際的讀音是齊 -ɛ、先 -en、蕭 -ɛu、青 -eŋ、添 -em,跟李榮所擬的中古音很接近。所以他認爲《切韻》的四等韻沒有介音-i- 。

最近吳瑞文(2002) 專門探討閩語四等韻的語音層次,他的結論是:除去文讀音以外,閩語還有兩個層次。一個是秦漢時期的第一層次,“這一層次的音韻特徵是普遍缺乏介音 -i-,表現出上古韻部的特徵”。另一個是六朝時期的第二層次,“這一層次的音韻特徵是有介音 -i-,而且仙先有別”。

我覺得吳瑞文的分析很有道理,李如龍指出的現象是秦漢時期閩語讀音的遺留,我們現在所要探討的是《切韻》的四等韻有沒有介音 -i- 的問題。恰好閩語的第二層次是有介音 -i- 的,時代也正是六朝時期。

七、結　語

這篇文章的結語很簡單,從四等韻合口音的演變規則、漢越語中重紐四等字的讀法、梵文對音裏四等字的表現、魏晉南北朝四等字押韻的趨勢來看,我認爲《切韻》的四等韻具有介音 -i- 是無可懷疑的。繞了許多冤枉路,還是回到了高本漢的原點,但這個結論是經過重新論證的結果。

原載《中國語言學集刊》1. 1:1-14,2006 年。

③ 章組聲母的另一個來源是複輔音,詳見李方桂(1976)的討論。

參考文獻

丁邦新 1997.《重紐的介音差異》,《聲韻論叢》6:37-62。臺北:學生書局。

何大安 1981.《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吳瑞文 2002.《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語言暨語言學》3.1:133-162。

李　榮 1956.《〈切韻〉音系》,北京:科學出版社。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61。

李方桂 1976.《幾個上古聲母問題》,《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1143-1150,臺北:中研院。

李如龍 1996.《自閩方言證四等韻無-i-說》,《方言與音韻論集》:72-8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周法高 1948.《古音中的三等韻兼論古音的寫法》,《史語所集刊》19:203-233。

邵榮芬 1982.《〈切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施向東 1983.《玄奘譯注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語言研究》1:27-48。

尉遲治平 2002.《論中古的四等韻》,《語言研究》4:39-47。

崔盈科 1929.《山西聞喜之方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9.106:9-11。

張渭毅 2003.《魏晉至元代重紐的南北區別和標準音的轉變》,《語言學論叢》27:99-171。

陸志韋 1947.《古音說略》,《燕京學報》專號之 20。

董同龢 1952.《〈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反切上字》,《史語所集刊》23:511-522。

董同龢 1954.《中國語音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譯 1940.《中國音韻學研究》。高本漢原著,見 Karlgren, Bernhard. 1915-1926。上海:商務印書館。

劉廣和 2002.《音韻比較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潘家懿 1985.《山西聞喜方言古幫組聲母字的讀音》,《方言》4:305-308。

謝美齡 1991.《慧琳反切中的重紐問題》,《大陸雜誌》81. 1:34-48,81. 2:85-96。

Chao, Yuen Ren (趙元任). 1941. Distinctive and Non-distinctive 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 3 & 4: 203-233.

Coblin, W. South (柯蔚南). 1991. A Survey of Yijing's Transcriptional Corpus.《語言研究》1:68-92。

Karlgren, Bernhard (高本漢). 1915-1926.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Leiden: E. J. Brill.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魏晉音韻研究), Special Publications No. 65.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問奇集》所記之明代方音*

一、資料與作者

明張位《問奇集》有一節記當時各地鄉音，是古代文獻裏很少見的方言資料，原文甚短，現在先照錄如下：

一各地鄉音

大約江以北入聲多作平聲；常有音無字，不能具載。江南多患齒音不清，然此亦官話中鄉音耳。若其各處土語，更未易通也。

燕趙

北爲卑　綠爲慮　六爲溜　色爲篩　飯爲放　粥爲周　霍爲火
銀爲音　谷爲孤

秦晉

紅爲魂　國爲歸　數爲樹　百爲擺　東爲敦　中爲肫

梁宋

都爲兜　席爲西　墨爲昧　識爲時　於爲俞　肱爲公

齊魯

北爲彼　國爲詭　或爲回　狄爲低　麥爲賣　不爲補

西蜀

怒爲路　弩爲魯　主爲詛　術爲樹　出爲處　入爲茹

吳越

打爲黨　解爲嫁　上爲讓　辰爲人　婦爲務　黄爲王　范爲萬
縣爲厭　猪爲知

---

* 本文承龔煌城先生指正數處，在此致謝。

二楚

之爲知 解爲改 永爲允 汝爲爾 介爲蓋 山爲三 士爲四 產爲傘

歲爲細 祖爲走 覩爲門 信爲心

閩粵

府爲虎 州爲啾 方爲荒 勝爲性 常爲墻 成爲情 法爲滑 知爲兹

是爲細 川爲筌 書爲須 扇爲線(《寶顏堂秘笈》37 册:26-27)

羅常培先生曾經注意到這一條資料,認爲“張位臚列了八處的方音轉變,而沒有表示自己的意見,比較近乎客觀”。但羅氏並沒有作進一步的觀察與分析[①]。現在我們可以利用漢語音韻學的知識首先來判別資料的性質,然後再看這些資料所代表的方言現象。

作者張位聽到燕趙的人說話,把“北”說爲“卑”,所以他就記下來“北爲卑”。這究竟是在燕趙的方言裏“北”跟“卑”兩字完全同音呢?還是在張氏聽來,燕趙之人說“北”像他自己方言裏的“卑”?換句話說,“北爲卑”這種形式的說明,究竟是表示燕趙方言的同音字?還是張氏用自己方言的注音法?

這個問題不大好決定,可能兩種情形都有。因爲張位不是一個嚴格的聲韻學者,他的辦法未必一致。在這段記載的一開頭,他說:“大約江以北入聲多作平聲;常有音無字,不能具載。”可見他的方言是有入聲的,大多數的入聲字在長江以北讀成平聲,可是常常有音無字,因此他不能一一記錄。既然入聲作平聲,何以又說“有音無字”?入聲字本身不就是字嗎?這句話有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他在江以北的方言裏常常找不到跟入聲同音的平聲字來說明,例如在北平話裏,入聲字“拔”讀爲陽平,但另外找不到跟“拔”字相當的平聲字,我們不能說“拔爲拔”。那麼這一種情形,可能就是張氏所說的“有音無字,不能具載”。換句話說,在這些方言裏,張氏的辦法是尋找同音字來說明,“北爲卑”在燕趙方言裏就是同音字了。

張氏又說:“江南多患齒音不清,然此亦官話中鄉音耳。若其各處土語,更未易通也。”他認爲在江以南的方言裏齒音不大清楚,但是他並沒有真到各處去調查土語,衹是在各地人所說的官話裏察覺他們的鄉音。以閩粵的方言來說,他聽人說“府”爲“虎”,說“州”爲“啾”。似乎這是以他自己說的話爲根據的。同時如“川爲筌”一條,平常說話的時候不大可能說到“筌”這

① 羅常培《漢語方音研究小史》,《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142-156,1963。其中“二楚”誤引爲“三楚”。

樣的字。因此,對於西蜀、吳越、二楚、閩粵的方音,張氏可能用的是不大標準的注音法。因爲另一個地方的音聽起來像自己話裏的某一個音,未必就完全同音,尤其把聲母、韻母、聲調放在一起考慮的話,更不容易同音。

用當地的同音字注明,或者用自己的話來注音,這兩種方法有時可以吻合。因爲音韻相同,可能用來注音的字就是當地的同音字。例如,聽閩粵人說"勝"爲"性",是用張氏自己的話注音的,可能正好閩粵的方言"勝、性"就是同音字。在考訂音類上,兩種方法都有用,自然當地的同音字更爲可靠。

這些各地鄉音的資料除了反映明代各地方言的一些特徵以外,最重要的一點是同時也反映了張位自己的方言。因爲所有這些材料都是張氏認爲本來讀音不同的字,在某地音同或在某地音近。無論是同音字或注音法,也無論是燕趙或閩粵,每一條資料都足以反映張氏自己的方言。換句話說,各地 66 條資料等於是張氏方言裏 66 對對比的例子。當然說是張氏的方言也許太肯定,張氏可能在方言以外還說官話,也可能用他所知道的讀書音來判別。無論如何,他記載各地鄉音的時候,一定有他所根據的語言的標準,這些資料也一定反映他所用的語言。

張氏是哪裏人呢?《明史·張位傳》云"新建人"。新建自宋代置縣,明代與南昌縣同屬南昌府。《問奇集》敍,張氏自署"豫章張位",豫章也就是江西南昌。張氏之生卒年沒有確實的記載,本傳說他是隆慶二年(1568)進士。據《明史·宰輔年表》,張氏於神宗萬曆十九年(1591)任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二十六年(1598)奪職閒住。《神宗實錄》萬曆二十六年六月甲戌條云:

> 其張位昨又被論受賄美珠,致僨東事,朕念侍講輔政,積有年勞,故存國體,姑准回籍,冠帶閒住。汝等既這等說,張位著革去冠帶,爲民當差,遇赦不宥。

大概在革去冠帶爲民之後不久,他就去世了。這段話裏提到"姑准回籍",可見張氏中進士以前大概住在新建,晚年也在原籍。那麽他所熟習的方言除去他的家鄉話以外,可能就是當時朝廷所在地北京政治圈中所用的官話。他的生卒年大約是在 1540 至 1600 年左右。我們可以說,張氏在《問奇集》裏所記的資料,所反映的是 16 世紀明代的各地方言。

二、作者的方音

這裏姑且用"方音"一詞來指稱張位記載各地鄉音時自己所說的語言。

資料一共有六十六條,其中有的涉及聲母、有的涉及韻母或聲調、也有的同時涉及幾方面。尤其注明入聲字變人其他聲調時,韻母通常也一起發生變化。凡是同時牽涉到聲、韻兩方面的,有時很難肯定作者的意思,例如燕趙"銀爲音",按中古音來說"銀"是真韻疑母字,"音"是侵韻影母字。作者認爲燕趙把這兩個字讀成同音,而在他自己的話裏自然是有分別的。他的分別究竟是"疑影有別"呢? 還是"真侵有別"? 還是聲韻都不同? 或者更進一步,張氏"銀、音"兩字聲韻母已經無別,衹是平聲分陰陽,而在燕趙卻仍讀一個平聲。這些問題都要看個別的情形來解決。在原則上我們要把所有的可能都考慮進去,幸而難以肯定的情形衹是極少數。考慮的條件以隋唐時代的中古音和現代方言的知識爲根據,我們知道,除去閩語從古漢語分支歧出的時間在中古音以前之外,其他的方言大致都可以說是從《切韻》(601)演變而來的。

現在按聲、韻、調的次序來一一分析,因爲有的資料不止牽涉一個方面,要分開來觀察,所以在總數上就不止六十六條了。

(一)聲母

(1)脣音

北爲卑　北爲彼　不爲補　墨爲昧　麥爲賣

這五條都是說明入聲演變的資料,可見"北、卑、彼、不、補"聲母相同,"墨、昧、麥、賣"聲母也相同,表示張氏的語言有 p、m 兩個聲母。"不"字同時表示讀雙脣塞音,大概不是《廣韻》"分勿切"的"弗"字。

百爲撇

這條資料可能指聲調而言,因爲"撇"字在《洪武正韻》有去聲"必弊切"一讀,跟"百"字的聲母無別。想來不可能是指 p 變讀 p',或入聲-k 尾變爲-t。

婦爲務　范爲萬

"婦、范"是奉母字,"務、萬"是微母字,可見奉、微兩母在張氏的話中是有區別的。

府爲虎　方爲荒　法爲滑

這三條都是表現非母字跟曉、匣兩母有所不同,可見非母字大概是脣齒擦音。那麽非、奉兩母有沒有不同呢? 從資料中看來可能沒有區別,相關的衹有一條資料:

飯爲放

"飯"是奉母字,"放"是非母字。但是這一條的意思在我看是說明韻母的不

同,可見非、奉在讀音上是相同的,另外再也沒有一條資料指出任何非、奉兩母讀音的問題。當時北方音中非、敷、奉早已合流,如果張氏的話中非、奉還有區別,比較之下,應該可以透露一點消息,現在既無絲毫痕迹可尋,我相信張氏的話裏非奉也已經合流,敷母大概也不例外。

(2)舌尖音

東爲敦　都爲兜　打爲黨　覩爲斗

這四條都是說明韻母不同的,可見八個字的聲母都一樣,可以訂爲 t。

綠爲慮　六爲溜

這是說明入聲的演變,因此"綠、慮、六、溜"的聲母都是相同的 l。

狄爲低

也是說明入聲演變的,聲母究竟如何不敢說定。"狄"字的聲母可能是 t,也可能是 t‘。大概不會是 d,否則跟當時定母字已經變爲 t、t‘的北方音比較起來,兩者有很大的區別,張氏不至於一字不提。從他舉例的習慣來看,以燕趙方言爲證,說明入聲演變的七條資料聲母完全相同,可以推想這裏的"狄"字可能跟端母的"低"字一樣都讀 t。

怒爲路　弩爲魯

可見在張氏的話中"怒、弩"的聲母跟"路、魯"的聲母不同,這是 n、l 的區別。

(3)齒音

這裏我引用張氏的齒音一詞,來指稱精系、照二(莊)、照三(章)以及《廣韻》裏舌上音的知系字。因爲彼此有許多關聯的地方,放在一起討論有方便之處。首先來看下面的資料:

之爲知　知爲茲

正好"知"字兩見,可以推定張氏的話中"茲、知、之"三字的聲母不同。"之"是照三章母字,"茲"是精母字,章精兩系字的區別可以從下面的資料看出來:

州爲啾　川爲筌

"州、啾"都在尤韻,它們的區別就是章母字跟精母字的不同;同時"川、筌"都在仙韻,可見它們的區別就是穿三昌母跟清母的不同。我們可以推測在張氏的話裏,儘管尤韻、仙韻字的韻母讀音不可知,而章精、昌清之間的不同總是可以確定的。又如:

中爲肫

“中”是知母字，“肫”是章母字，可能除去表示韻母的不同以外，聲母也不一樣。照三的章母跟照二的莊母也有區別：

主爲詛

雖然“詛”字在《廣韻》是去聲御韻莊助切，到《集韻》才有上聲語韻壯所切的音，但是章母的“主”字不可能讀爲去聲，相信這裏“主、詛”的區別應該不是聲調的不同，而是聲母的不同，韻母可能也有不同，見下文關於韻母的討論。至於莊母字跟精、知兩母的字是否有別，在資料中沒有直接的例證。

常爲墻　成爲情

這兩條是完全相同的現象，“常，墻”都是陽韻字，前者是禪母，後者是從母；“成、情”是清韻字，也是前者禪母，後者從母。可見禪、從兩母的讀法是有分別的。在張氏的話裏，是否因爲聲母的不同也有介音的差異就不得而知了。禪母跟船母似乎不分，例如：

術爲樹　識爲時

這兩條是說明入聲演變的，按張氏的習慣推測，船母的“術”字和書母的“識”字跟禪母的“樹、時”兩字聲母上應該相同。禪母字跟審二生母的字聲母就不同了：

数爲樹

“數”是生母，在秦晉方言裏跟禪母的“樹”讀爲同音，自然不會是由清變濁，我們知道“數”字有上、去、入三讀，這裏很可能用的是去聲一讀，那麼“數、樹”既同調又同韻，可見聲母的讀法一定不一樣。

另外禪母字跟日母字不同：

上爲讓　辰爲人

張氏舉這兩條說明吳越方言禪、日兩母的字同音，可見他自己的方言彼此不同。

有一條資料顯示禪母跟心母的關係：

是爲細

“是”與“細”聲韻調三方面都可能不同，難以判斷，但是這一條是張氏描寫閩粵方言的，很可能衹是大概的注音法，表示“是”與“細”音近，現在閩南方言除聲調不同以外，都讀 çi，聲母是相同的。

審二生母字跟心母字有兩條對比的資料：

山爲三　產爲傘

“山、產”都是審二生母字，“三、傘”都是心母字。在張氏的話裏，這兩個聲母

是有區別的。"山"跟"三"雖然中古音韻尾不同,"三"字收-m尾,但從現代各方言的情形看來,收-n尾的字還沒有變爲-m的現象,這裏不可能指韻尾的合流,可見衹是注明聲母而已,同時還可以反證"三"字的韻尾在張氏的方言也已經變爲-n了。"産"字按中古音的演變來說,在全國各方言差不多都是例外字。在《廣韻》産韻讀所簡切,除了閩語客家話以外,各方言都讀送氣的塞擦音,可以說是"審讀如穿",張氏的方言可能也不例外,因此"産爲傘"這一條也許是表示聲母塞擦音跟擦音的不同。

審三書母字跟心母字有三條對比的資料:

勝爲性　書爲須　扇爲線

除去韻母可能的不同下文再討論以外,相信"勝、性"、"書、扇"跟"須、線"的聲母在張氏的話裏也有區別。

另有兩條說明聲調演變的資料,可以推測心母字跟邪、祟兩母的關係:

席爲西

這是說明入聲演變的例子,很可能邪母的"席"字跟心母的"西"字聲母相同。

士爲四

這一條比較難說,聲調固然不同,可能聲母也不相同。

基於以上的觀察,我們可以說張氏的語言裏有幾套"齒音",彼此的關係可以用下面的方式作概略性的排比:

精≠知≠章;章≠莊

清≠昌

從≠禪;禪=船=書;禪≠生;禪≠日

生≠心　書≠心　心=邪;心≠祟

(4)舌根音與喉音

上文曾經討論到"銀爲音"一條的意義,聲、韻、調三方面可能都有關係。現在我們仔細來分析,真韻的"銀"字中古收-n尾,侵韻的"音"字中古收-m尾,在我們所知道的韻書及方言裏,衹有-m變爲-n的例子,還沒有反過來-n變-m的情形,可見這裏絕不是指韻母。聲調方面很可能張氏的話裏有陰平和陽平,"銀"字是讀陽平的,而在燕趙衹有一種平聲的地方就跟"音"字讀爲同音了,但這一點並不能十分肯定,到討論聲調時再說。可以肯定的是"銀、音"兩字的聲母不同,"銀"是疑母字,"音"是影母字,雖然不能確知張氏的讀法,我們有理由相信"銀、音"的對比主要是聲母的差異,很可能疑母

字還有某一種鼻音聲母,而影母字已經成爲元音起頭的音節了。

黄爲王　縣爲厭

這兩條在於説明聲母的不同,表示匣母的"黄、縣"兩字在張氏的話裏分别與喻$_{三}$的"王"跟影母的"厭"讀音不同。

别的資料跟舌根音與喉音有關的還有兩條,我認爲都不是指聲母而言的:

於爲俞　永爲允

前者是指聲調,表示陰平的"於"讀如陽平的"俞",並不是指影母跟喻$_{四}$的差别;後者是指韻母的不同,也不是喻$_{四}$的"永"字跟喻$_{三}$的"允"字在聲母上有什麽不同。當然這都是我個人的認定,主要的理由是在漢語音韻的演變史上,喻$_{三}$、喻$_{四}$的字在中古音時代或其後不久,早就是同樣以元音起頭的音節,聲母上無法分辨了;而影、喻兩母的字在邵雍的《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裏已經無别[2],在《中原音韻》裏都已讀爲無聲母;據近來的研究在《洪武正韻》裏影母字也跟喻母字合流了[3]。

還有若干條資料可以看出張氏方言裏一致的聲母,如:

霍爲火　谷爲孤　或爲回

這些都是説明入聲演變的例子,聲母都是一致的,分别顯示曉母、見母、匣母三種聲母的存在。見母字從另外兩條資料"解爲改、介爲蓋"看來,已經有顎化爲舌面音的現象。

(二)韻母

韻母的問題比聲母更難把握,一方面例字太少,不敢作太多的推論;另一方面對於各韻母的音值難以討論。但是,從材料裏還是可以看出好幾種明顯的現象。

(1)鼻音韻尾

飯爲放

紅爲魂　東爲敦　中爲肫

這幾條是張氏用來説明當時别的方言,把韻尾的舌尖鼻音跟舌根鼻音讀成同音了,可見兩種鼻音在他的話裏都有區别。

關於雙脣鼻音韻尾的資料有三條:

② 參見陸志韋《記邵雍皇極經世的天聲地音》,《燕京學報》31:71-80,1946。

③ 詳見崔玲愛《〈洪武正韻〉研究》:80-81,1975,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主要的論據是《正韻》裏影、喻兩母的字彼此混用爲切語上字。

銀爲音　山爲三　信爲心

上文已經分别提到兩條資料不可能是說明張氏收-n 尾的字在别的方言變爲-m尾,同時指出在他的話裏-m 已經變爲-n 了。現在可以加上一個次要的旁證:在全部的資料裏,沒有一條是張氏認爲-m 尾的字在别的方言讀爲-n 尾的。如果張氏眞有收-m 尾的字,在跟許多北方方言比較的時候,應該很容易發現這個特徵,多少應該有一點痕迹可尋,但事實上沒有。

關於"銀爲音、山爲三、信爲心"三條資料,還有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n、-m 兩種韻尾的字也許都已經成爲鼻化元音了。可是"某爲某"這種形式的說明通常都表示後字是張氏認爲不錯的音,而前者讀如後者,是各地的一種變音。我們已經肯定張氏有-n、-ŋ 兩種韻尾的字,事實上不可能說張氏方言裏讀-m 的字已經成爲鼻化韻,因爲在中國方言裏還沒有-n、-ŋ 保存,而-m 尾的字先變爲鼻化韻的現象。何況,如上所述,"銀、音""山、三"的不同我認爲主要還是聲母的差異。"信爲心"比較費解,上文說過,對於江南的部分,張氏用的可能是注音法,因此也許是說去聲"信"的聲調讀如平聲,或者竟有元音的不同,現在已經難以索解。總之,在張氏的方言裏,衹有-n、-ŋ 兩種鼻音韻尾的字。

(2)元音的對比

肱爲公

"肱、公"兩字都屬見母,聲調也相同,韻尾也相同,肱是登韻字,公是東韻字,可能的差異就是元音的不同了。也許肱字的元音偏央,公字的元音偏後。

之爲知　知爲兹　士爲四

上文已經提到前兩條是聲母的差異,"士爲四"大概是說明聲調跟聲母都不同。但是這些對比同時也可能表示跟聲母配合的韻母的不同,如ʅ與ɿ,或i與ɿ,就無法肯定了。

魚虞兩韻字可能沒有分别,但在章系字之後有對比的情形:

主爲沮　書爲須

除去聲母的不同上文已經說過以外,這兩對字韻母也不同,可能有u、y 的對比,但也不能肯定。

魚韻字跟支韻字韻母不同:

猪爲知　汝爲爾

"猪、知""汝、爾"的聲母跟聲調各别都相同,因此衹有韻母上的差異。究竟音值如何,沒有資料可以推測。

解爲改　介爲蓋

這兩條表示在張氏的話裏"解、介"都讀細音,跟讀洪音的"改、蓋"兩字不同。另有"解爲嫁"一條,除了介音以外,也表示主要元音的差異。

祖爲走　覩爲斗

"祖、走"都是上聲精母字,"覩、斗"都是上聲端母字,唯一可能的不同就是韻母了,我們可以猜測其間的差異就是"祖、覩"讀單元音,而"走、斗"讀複元音。

歲爲細

"歲、細"兩字都是去聲心母字,衹有韻母不同,可惜無法說明是什麼樣的不同。另外還有一條注音式的資料"是爲細",除聲調不同以外,聲韻母可能都一樣。

(3)入聲韻尾

張氏說"大約江以北入聲多作平聲",同時舉出許多例字來說明這一種現象,例字之中以中古音來說,收-p、-t、-k 尾的都有,例如:

入爲茹　出爲處　谷爲孤

相信當時張氏的話裏一定有入聲尾,但是究竟有幾種就無從推定了。

(三)聲調

眞正說明聲調不同的例子並不多,可靠的暗示聲調的例子卻是那些說明聲母或韻母對比的資料,張氏曾經作過細心的安排。他把完全同聲調的字放在一起,以便使對比的部位清楚地顯示出來。現在我們把相關的資料按調的次序排列一下:

陰平:中爲肫　東爲敦　都爲兜　肱爲公　猪爲知　之爲知　山爲三
　州爲啾

陽平:紅爲魂　辰爲人　黄爲王　常爲墻　成爲情

上:弩爲魯　解爲改　永爲允　汝爲爾　産爲傘　祖爲走　覩爲斗
　府爲虎

陰去:介爲蓋　歲爲細　勝爲性　扇爲線

陽去:飯爲放　怒爲路　上爲讓

關於入聲,從張氏說"大約江以北入聲多作平聲"的話可以知道他是確實有入聲的,但是否分陰陽就不敢說。入聲在當時方言裏變爲舒聲的例子相當多,例如:

北爲卑　綠爲慮　六爲溜　色爲篩　粥爲周　霍爲火　國爲詭
或爲回

可惜缺乏對比的例子,無從推斷是否有陰、陽入的分別。

其他還有專門說明聲調的例子：

於爲俞　銀爲音

這兩條資料上文都已討論過，現在我們注意的是聲調問題。"於"字是中古影母字，在官話方言應該讀陰平，而在北方許多方言裹都讀陽平，張氏指出來的意思正是說明這一點，可見他是有陰平、陽平兩種聲調的。"於、俞"的聲母大概已經沒有差別(參見上文)；韻母在中古音來說，分屬魚、虞兩韻，但是在現代各方言中很少有保存這種差別的，因此這條資料最可能的解釋就是聲調的不同。

"銀、音"固然聲母不同，聲調上還可能同時有陰陽平的差別。

另外有兩條資料，顯示陽上歸陽去的現象：

婦爲務　范爲萬

這兩條都是說明"奉、微"兩種聲母的，張氏認爲是有區別的，而在吳越方言卻分別讀爲同音。正好"婦、范"都是中古陽上的字，"務、萬"都是陽去的字，似乎在張氏的話裹這兩種調不分，因此才拿來表示聲母的區別。

總之，張氏的方言裹，舒聲調有陰平、陽平、上、陰去、陽去五個；入聲至少有一種，可能也分陰陽。

三、明代各地方音

現在再按原來《問奇集》裹的次序逐一檢看各地方音的情形。因爲資料很少，多的不過十二條，少的衹有六條，無法據以作細微的分析，但是從這些少數資料裹還是可以觀察到許多特徵。各地的資料已經引在第一節裹，這裹衹作必要的討論。

(一)燕趙——約指河北及山西西部

九條資料裹有七條是說明張氏的入聲字在這裹變爲舒聲：

變陰平：北爲卑　色爲篩　粥爲周　谷爲孤

變上聲：霍爲火

變去聲：綠爲慮　六爲溜

跟國語比較起來，"粥、綠、六"三字的語音跟現在一樣，其他各字的聲調就不同了。因爲燕趙是一個相當大的區域，入聲字的變化在北方官話的次方言裹並不一致，因此這種情形毋寧說是正常的現象。

另外兩條是"飯爲放、銀爲音"，前者指"飯"字的韻尾在這裹的讀音跟

"放"字一樣,自然也可能兩個字都成了鼻化元音。後者表示疑母的"銀"跟影母的"音"讀成同音,一方面是疑母字失去了鼻音的成分;另一方面可能燕趙有一種方言衹有一種平聲,因此陽平跟陰平不可分。我們知道現代的北方官話中疑母字除去中古三等的細音字偶爾還有 n-聲母以外,其他的字都已變爲無聲母。河北臨城衹有平、上、去三個調;察哈爾張家口衹有平、上、去、入四種調,平聲都不分陰陽。

(二)秦晉——約指陝西及山西東部

有兩條資料說明入聲的演變:國爲歸、百爲擻。其中"百"讀"擻"不可能表示聲母由 p 變 pʻ,很可能指聲調的不同,參見上文。

有三條是表示東韻字的韻尾變得跟魂韻諄韻字的韻尾一樣:

紅爲魂　中爲肫　東爲敦

是不是-ŋ 變成-n 了呢?在方言裏找不到證據,最可能的情形是兩者都變成鼻化音了,例如:

	東	敦	中	肫	紅	魂
山西興縣	tuə̃	tuə̃	tsuə̃	tsuə̃	xuə̃	xuə̃
山西太谷	tũ	tũ	tsũ	tsũ	xũ	xũ[④]

張氏所記的可能正是山西的語音。換句話說,秦晉有一部分方言在 16 世紀的時候,東韻跟魂韻、諄韻的字已經合流了。

還有"數爲樹"一條可能表示張氏的兩種聲母在秦晉方言合爲一種。這一條自然很難說,因爲"數"字本身有好幾個讀音,難以決定張氏的原意。如果我的猜想不錯的話,那麼北方官話中生母和禪母就合流了。

(三)梁宋——約指河南

說明入聲字演變的有三條:席爲西、墨爲昧、識爲時。

"都爲兜"說明都、兜兩字韻母相同,現在北方官話中"都"字的白話音差不多都跟"兜"字同音。

"於爲俞"表示在梁宋把原來影母的"於"讀爲陽字平,這在許多官話方言中都有這個現象。

"肱爲公"可能表示登韻合口的"弘、薨"等字讀如東韻字,像河南靈寶就有這種現象[⑤],現在國語裏也是這種情形。

---

④ 高本漢原著,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譯《中國音韻學研究》:621、623、624、681、684。

⑤ 楊時逢、荆允敬《靈寶方言》,《清華學報》新 9.1、2:122,1971。

(四)齊魯——約指山東

六條資料全部都是說明入聲的,其中"北爲彼、國爲詭、不爲補"三條都是入聲變爲上聲;"狄爲低"歸陰平;"或爲回"歸陽平;"麥爲賣"歸去聲,跟現在山東方言比較起來,相似的地方很多,例如濟南話"國、或、麥"三字就分別讀爲上聲、陽平、去聲;而榮成話"北、不"二字就讀上聲。

(五)西蜀——約指四川

說明入聲演變的有三條:術爲樹、出爲處、入爲茹。"樹"是去聲;"茹"是陽平;"處"字有兩讀,這裏可能是去聲一讀。四川除了保存入聲的方言以外,入聲字的演變分兩派,一派變去聲,一派變陽平,這三條資料正可代表。

說明 n、l 不分的有兩條:怒爲路,弩爲魯。這兩條資料上下兩個字的韻母跟聲調完全相同。

還有"主爲詛"一條,表示"章、莊"二母的字在西蜀不分,魚、虞兩韻也不分。

(六)吳越——約指江蘇南部及浙江

沒有提到入聲字的演變。共有九條資料,可以分爲六組:

(1)打爲黨　正是現代吳語的特徵之一,"打"字在《廣韻》爲德冷切,現代各方言都已失去韻尾的鼻音,衹有吳語還保存。從這一條可知這個現象在 16 世紀已經有了。閩南語"一打"的"打"字也有鼻音,但那是 dozen 的借字。

(2)上爲讓　辰爲人　顯示禪、日兩母不分,也正是現代吳語的情形。

(3)婦爲務　范爲萬　顯示奉、微兩母不分,現代吳語也是如此。陽上歸陽去也是常見的現象。

(4)黃爲王　縣爲厭　顯示匣母字跟喻三、影母的字不分,縣字可能失去擦音聲母,跟現代吳語的一部分方言相同。

(5)猪爲知　表示魚韻的"猪"字讀如"知",也是現代吳語的現象。

(6)解爲嫁　以現在的蘇州話爲例,解是上聲,讀 kɒ,嫁是去聲,也讀 kɒ,衹有聲調不同,其他吳語方言也沒有兩字完全同音的。可能張氏記音時用的是注音法,也可能聲調上聽錯了。

以上這六種現象都跟現代的吳話符合,換句話說,吳語的這些特徵至少可以上推三百多年。

(七)二楚——約指湖南、湖北兩省

共有十二條資料,沒有說明入聲演變的。現在分述如下:

(1)聲母方面:

之爲知　表示章母跟知母合流,現在湖北、湖南都有這種現象。

山爲三　產爲傘　表示生母字讀如心母字。"產"字在現代各方言中大致都讀送氣塞擦音,衹有福州讀 saŋ、閩南讀 san、梅縣讀 san。在湖北僅有黃梅一地讀擦音:san[⑥]。

士爲四　這一條難以肯定,可能表示崇母與心母不同,也可能表示聲調陽上歸入去聲。

(2)韻母方面:

永爲允　表示"永"字讀如"允",韻尾從-ŋ 變爲-n,現在湖北許多地方都有同樣的現象,但是這可能衹限於少數幾個字,如"瓊、榮"等。

祖爲走　覩爲斗　表示"祖、覩"一類的字讀爲複元音,與"走、斗"等相同,湖北全省跟湖南的一部分地區都有這種現象。

解爲改　介爲蓋　表示"解、介"等字仍舊讀舌根塞音,還沒有顎化爲舌面音。

歲爲細　表示"歲"跟"細"的韻母相同,可能有顎化的現象。

汝爲爾　這一條似乎表示"汝"跟"爾"的韻母相同,但是也可能二楚之人不用"汝",衹用"爾",張氏誤把不同的詞彙當語音的差異看待。

(3)聲調方面:

信爲心　似乎是"信"字的聲調在張氏聽來像"心"字的聲調,意義不明。

(八)閩粵——約指福建、廣東兩省

這一部分也有十二條資料,有一條關於入聲的是"法爲滑",並不是說明入聲的演變,而是表示聲母 f 變 h 的現象。其實閩粵兩地按現代方言來說有的地方差得很遠,張氏混而爲一是很可惜的事。現在說明如下,十二條資料都是討論聲母的。

府爲虎　方爲荒　跟上述"法爲滑"的情形一樣,表示聲母的 f 讀 h,這正是現代閩語的現象。

州爲啾　川爲筌　勝爲性　書爲須　扇爲線　這五條資料顯示章(州)、昌(川)、書(勝、書、扇)三母分別讀如精(啾)、清(筌),心(性、須、線)三母。在閩語跟粵語正好都相合,以"川、啾;勝、性"四字爲例:

⑥ 趙元任等《湖北方言調查報告》:1084,1948。

	州	啾	勝	性
廣州	tʃau	tʃau	ʃɪŋ	ʃɪŋ
廈門	tsiu	tsiu	sɪŋ	sɪŋ
福州	tsieu	tsieu	seiŋ	seiŋ

常爲墻、成爲情　表示禪母（常、成）讀如從母（墻、情），但是現代閩粵方言裏，常、成兩字讀擦音，而墻、情兩字讀塞擦音，跟張氏的描寫不同，顯示在16世紀時，粵語方言的禪母曾經有過塞擦音的讀法。這個推論是因爲禪母字在現代方言裏有許多地方還有塞擦音的讀法，而從母字卻少有擦音的讀法。

知爲玆　表示知母讀如精母，這跟現代粵語的情形一致。閩語就不同了，各地大致都讀舌尖塞音。

是爲細　這一條比較難說，不知張氏的原意是指聲、韻、調的哪一方面來說的。現代閩粵方言兩字並不同音，衹有閩南都讀爲 ɕi，聲調不同。

四、結　語

以上反復利用張位在《問奇集》裏所記的明代各地方音的資料，一方面從正面看各地方言，另一方面反證張位自己的方言。在我討論的過程之中，好幾次提到北方音的情形，例如認爲當時非、敷、奉早已合流，定母字已經分爲 t、t‘兩種聲母，應該有一點說明，主要的根據就是在周德清的《中原音韻》（1324）跟蘭茂的《韻略易通》（1442）兩書裏，非、敷、奉已經合流，而中古的濁塞音字也已經清化爲同部位的送氣、不送氣兩種聲母了。

由於材料有限，衹能作有限的討論，但是有許多特徵已經足够顯示16世紀方言的情形，跟現代方言分類的情形相當一致。現在提出兩點重要的地方作爲本文的結語。

（一）以張位自己的豫章方言跟今天的南昌音系作一比較，以聲母來說，發現許多有意思的地方。南昌話的聲母有 p、p‘、m、f、t、t‘、l、ts、ts‘、s、tɕ、tɕ‘、ȵ、ɕ、k、k‘、ŋ、h、ø 等十九個[⑦]，其中跟上文分析的豫章音大致相合，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借用中古音的名稱來說，張位的語音有微母、泥母；精、知、章仍然分立爲三，這都是南昌音裏所沒有的，可能從16世紀以後這些區別才漸漸改變或消失。當然也可能這些區別代表張位受到當時北方話的影響，無

⑦ 楊時逢《南昌音系》，《史語所集刊》39上，1969。

論屬於哪一種,都值得加以注意,以後再有别的材料就可以進一步作比較。

韻母部分豫章跟南昌一樣,都有兩種鼻音韻尾。聲調大致相合,都有陰平、陽平、上、陰去、陽去,衹有豫章的入聲是否有兩種不能肯定,不過想來也跟南昌一樣有陰入、陽入之分。

(二)16 世紀明代各地方音的情形已見上文,不再重述,這裏强調兩點:第一,張位描寫入聲演變爲舒聲時,提到燕趙、秦晉、梁宋、齊魯、西蜀五個方言,正好就是現在的北方官話跟西南官話兩個方言區,可見當時入聲的消失不僅非常普遍,地區也很大。這跟《中原音韻》的聲調系統是相合的,而跟《韻略易通》(1442)、《西儒耳目資》(1626)等書的聲調系統大不相同。到了説明吴越、二楚、閩粤三個方言時,因爲這些方言本身都有入聲,所以張氏沒有一字提到入聲字的演變,可見他的觀察很敏鋭也很正確。

原載《中研院成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2:577-592,1978 年。

17 世紀以來北方官話之演變

一、緒　說

從中國方言學的角度來看,北方官話衹是官話方言的一支,但是由於這個方言區的地域最大,使用的人數最多;北京既是多年的政治中心,現在又以北京音系作爲國語的基礎,因此北方官話格外受到學者的重視。以地域而言,從東北幾省和熱河,華北的河北、河南、山東到西北的陝西、甘肅、綏遠、寧夏都是說北方官話的區域;以人數而言,約有四億人①,可說是世界上最大的方言羣。這樣一個方言羣的演變,自然值得我們作深入的探討。

因爲北方官話的區域很大,各地方音仍有若干不同的現象,我(1986)曾經利用音韻的特點把北方官話進一步分成六區:

條　件	國　語	東　北	關　中	西　北	普　北	魯　東
尖團音的分混	不　分				分	
ts:tʂ的區分	ts:tʂ	ts	ts:ts:ʈ(pf)		ts:tʂ	ts:tʂ:tʃ
ən:əŋ 的區分	ən:əŋ		ə̃:əŋ	不分,讀 ən 或 ə̃	ən:əŋ	ẽ:əŋ (en:eŋ)

關中指以咸陽、西安爲代表的小方言;西北指以蘭州爲代表的小方言;普北則指一般普通北方官話。原來進行初步觀察的時候,設定的條件多至十幾條,例如:(1)腦、襖的區分;(2)n、l 的讀法;(3)國語 ʐ-的讀法;(4)n、l

① 這個約數是根據 1982 年 7 月 1 日的統計,見 1984 年香港大公報編印之《中國手册》。中國總人口爲十億三千萬左右,說北方官話的各省人口除少數民族以外,加起來大約是四億。

能否配撮口音;(5)“絲、生、詩、扇”四字的區分;(6)in、iŋ 的區分;(7)調類多少;(8)調值高低等等。經過比較淘汰,最後選定的這三個條件都是相當晚期或平面性的現象,合於方言分區的原則[②]。

如果利用歷史語言學的方法,我們可以根據這六個方言區的語言資料加以比較,擬定早期北方官話的語音系統,用倒溯的辦法推測語音演變的路向。但是這樣推測出來的結果無法肯定確切的時代,祇能大致說明。其實,要討論 17 世紀以來北方官話的演變並不需要用擬測的方法,因爲我們有相當豐富的方言資料可以作爲討論的基礎。這些資料可以分爲兩類:

第一類是中國資料,例如呂坤《交泰韻》(1603)、徐孝《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1606)、金尼閣《西儒耳目資》(1626)、畢拱辰《韻略匯通》(1642)、樊騰鳳《五方元音》(1672)、《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1716)、李光地《音韻闡微》(1726)等書。這些書的問題是我們不易確知書中語音所代表的方言,作者的籍貫雖然可考,但他本人所說的方言是否跟籍貫一致,卻不易肯定,祇能把範圍擴大,認爲他們所說的祇要是北方官話就可以加以分析比較了。例如呂坤的籍貫是河南寧陵(今河南省蔡丘縣東),據楊秀芳(1986)的考證,呂坤先世原在洛陽,明初才遷至寧陵。一百多年後呂坤出生時,他的家人說何種方言已無法深究,但洛陽、寧陵兩地相去不遠,仍在北方官話的區域之中[③]。又如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用羅馬字分析漢字的聲音,寫成《西儒耳目資》一書,在他之前已有利瑪竇(Matteo Ricci)、郭居靜(Lazane Cattaneo)、龐廸我(Diego de Pantoja)作他的先導,這些人究竟說哪一種方言呢?羅常培(1930)在他的研究裏屢次使用一個比較籠統的說法:“明末的普通音”,陸志韋(1947)則認爲是山西音,正可看出不易決定其方言的困擾。儘管有這些困難,我們祇要謹慎地利用資料,仍然可以在相當可信的程度内了解語言演變的歷史。

中國資料中另有一種對音的資料,就是乾隆時允祿(1750)所編的《同文韻統》,這部書編訂的目的是用來翻譯咒語,書中有成系統的漢藏對音。據

② 關於中國方言區分的原則,我曾經寫專文討論過,最主要的意見如下:“以漢語語音史爲根據,用早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大方言;用晚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次方言;用現在平面性的條件區別小方言。早期、晚期是相對的名詞,不一定能確指其時間。條件之輕重以相對之先後爲序,最早期的條件最重要,最晚期的條件也就是平面性的語音差異了。”(見丁1982:258)

③ 楊秀芳的主要根據是鄭涵所著《呂坤年譜》。

吳聖雄(1986)的研究,其中卷一至卷三天竺字母譜、天竺音韻翻切配合字譜、西番字母配合字譜都提供豐富的對音資料,天竺部分應該是漢梵對音,但除去五十個梵文字母外,各譜裏衹有藏漢對音,基本上是以藏文字母表梵文之音,又以漢字來注寫藏文的音。由於藏文是拼音字母,我們可以把對譯的漢字整理出語音的系統來,推測 18 世紀北方官話的音系。

第二類是韓國資料,值得我們特別重視④。朝鮮王朝(1392-1896)在 1393 年設立司譯院,使用兩種學習漢語的教材:《老乞大》和《朴通事》。這兩本書大概寫成於 1346-1423 年之間,當時韓國還沒有拼音文字⑤。等到 1443 年,世宗創制訓民正音之後,就開始用韓文標注漢字音。16 世紀時,崔世珍(1473? -1542)用訓民正音給《老乞大》《朴通事》兩書注音,並譯爲韓文,成爲《翻譯老乞大》和《翻譯朴通事》。注音的方法是給每一漢字加注左右兩種音,左側音是"俗音",代表 15 世紀中國的北方音,右側音則是崔世珍實際接觸到的 16 世紀的北方音,稱爲"今俗音"。此後大致每隔一百年就有新的"今俗音"出現,留給我們重要的資料來研究 17、18 世紀北方官話的演變。

除去《老乞大》《朴通事》兩書之外,尚有 17 世紀編纂的《譯語類解》——韓語與中國語言的對譯辭書,將中國語彙以韓文注音並加解釋;19 世紀的《華音啓蒙諺解》爲對話體,附有千字文、百家姓等,都以韓文附注當時中國話的讀法,也稱爲"俗音"。

現在把以上所說跟 17 世紀以來和北方官話相關的韓文資料列表於下。

書　名	時　代	作　者	注音情形及其他
1. 老乞大諺解	1670	邊暹	有新注音,無調號
2. 朴通事諺解	1677	朴世華	有新注音,無調號
3. 譯語類解	1690	金指南	有注音,無調號
4. 舊刊老乞大諺解	1745	卞煙	有新注音,無調號
5. 老乞大新解	1761	邊憲等	無注音,修改語法詞彙
6. 朴通事新譯	1765	金昌祚	無注音,修改語法詞彙
7. 朴通事新譯諺解	1765	金昌祚	有新注音,無調號
8. 重刊老乞大	1795	李洙等	語法詞彙微有不同
9. 重刊老乞大諺解	1795	(不詳)	有新注音,無調號
10. 華音啓蒙諺解	1883	李應憲	有注音,無調號

④ 關於韓國的資料,主要根據姜信沆(1980)、康寔鎮(1985)、蔡瑛純(1986)的研究,我曾在 1987 的文章中加以介紹,此處的說明有一部分引自該文。

⑤ 參見拙著(1978a)對於《老乞大》《朴通事》兩書著成時代的討論。

把中國資料和韓國資料綜合起來檢討,如從性質來看,有一個更確當的分類法:一類是以反切法或韻圖的排列來表示語音結構的,對於實際的音讀必須加以擬測,傳統式的韻書、韻圖都屬於這一類。另一類是有字母注音的,無論是以羅馬字、藏文或韓文來標注漢字音,其意義是一樣的。必須注意的問題是兩種語言的音系總有參差的地方,或此有彼無的現象,研究的人要特別謹慎。

以下就利用上述的這些資料來說明 17 世紀以來北方官話演變的情形。

二、聲母的演變

因爲可用的資料相當繁雜,在這裏無法一一作詳細的分析,祇能提綱挈領作舉要式的說明。我想用幾本書所反映的語音作爲討論演變的據點,希望能兼顧上文所說的兩種不同性質的資料。以下首先按照時代列出代表性資料的聲母系統[⑥],20 世紀的語音自然以國語音系爲準,然後再把其中須要說明的問題加以進一步的解釋。

交泰韻(1603) 河南 ppʻmfv, ttʻnl, tstsʻs, tʂtʂʻʂʐ, kkʻx, ø
等韻圖經(1606) 河北 ppʻmf, ttʻnl, tstsʻs, tʂtʂʻʂʐ, kkʻx, ø
韻略匯通(1642) 山東 ppʻmfw, ttʻnl, tstsʻs, tʂtʂʻʂʐ, kkʻx, ø
老乞大諺解(1670) 北方 ppʻmf, ttʻnl, tstsʻs, tʂtʂʻʂʐ, kkʻx, ø
五方元音(1672) 唐山 ppʻmf, ttʻnl, tstsʻs, tʂtʂʻʂʐ, kkʻx, ø
字母切韻要法(1716) 北京 ppʻmf, ttʻnl, tstsʻs, tʂtʂʻʂʐ, tɕtɕʻɕ, kkʻx, ø
同文韻統(1750) 北京 ppʻm(?), ttʻnl, tstsʻs, tʂtʂʻʂʐ, tɕtɕʻɕ, kkʻh, ø[⑦]
朴通事新釋諺解(1765) 北方 ppʻmf, ttʻnl, tstsʻs, tʂtʂʻʂʐ, tɕtɕʻɕ, kkʻx, ø
重刊老乞大諺解(1795) 北方 ppʻmf, ttʻnl, tstsʻs, tʂtʂʻʂʐ, tɕtɕʻɕ, kkʻx, ø
華音啓蒙諺解(1883) 北方 ppʻmf, ttʻnl, tstsʻs, tʂtʂʻʂʐ, tɕtɕʻɕ, kkʻx, ø
國語 北京 ppʻmf, ttʻnl, tstsʻs, tʂtʂʻʂʐ, tɕtɕʻɕ, kkʻx, ø

從聲母的對照情形看來,有以下幾點值得提出來說明:

第一,各部位都已經沒有濁塞音和濁塞擦音的字,可見到 17 世紀時,北

⑥ 中國資料的音系主要根據楊秀芳(1986)、陸志韋(1947a、b、c,1948)、薛鳳生(Hsueh 1983)和吳聖雄(1985、1986),韓國資料的來源已見上文注④。

⑦ 《同文韻統》中沒有 f 的對音,祇能存疑;h 的擬測是受藏文的影響,如擬成 x 亦無不可,當時的北方官話祇有一個跟 k、kʻ相當的擦音。

方官話的小方言中已看不出隋唐中古音原有的這些濁音的痕迹。事實上早在8、9世紀時，中古全濁塞音和塞擦音在西北地區已有變爲送氣清音的現象；在10世紀時，敦煌方音已有變爲不送氣清音的紀錄；11世紀時，汴洛方言更有按平仄分化爲送氣和不送氣兩種語音的情況。無論屬於哪一種變化，濁塞音等都已消失⑧。

第二，濁擦音衹有從鼻音變來的 ʐ，就是音韻學名詞中的日母，原來可能是由舌面鼻音產生同部位的濁擦音，成爲 ȵʑ-，再變爲 ʑ-，在北方官話中大部分變爲 ʐ-，也有變爲零聲母的，如瀋陽和膠東。至於"二、兒、耳"等字的讀法，朝鮮資料（姜 1980:527）有下列的記載：

翻譯老乞大、翻譯朴通事	1517 前	二兒耳	ʐʌ		
老乞大諺解	1670	二	ʐɨl	兒耳	ʐʌl
朴通事諺解	1677	二	'ɨl	兒耳	'ʌl
朴通事新釋諺解	1765	二兒耳	'ɨl		
華音啓蒙諺解	1883	二兒耳	'əl		

似乎在17世紀時，這幾個字受聲母的影響產生一個韻尾，然後聲母就消失了。王力（1958:129）元音和輔音位置對調的解釋：ʐʅ→ʅʐ→ər，恐怕不大可靠。

第三，系統裏最顯而易見的一點，是從18世紀開始多出一套舌面音 tɕ、tɕʻ、ɕ 來，也就是所謂顎化音的問題。鄭錦全（1980）對北音顎化的源流做過徹底的研究，他認爲北方音系中從 k、kʻ、x，ts、tsʻ、s 變來的 tɕ、tɕʻ、ɕ 全面形成於16、17世紀，到18世紀前半葉顎化已經完成⑨。

上面的資料中，吳聖雄（1985:170-171）衹是從聲韻母的配合推測《字母切韻要法》時代有 tɕ、tɕʻ、ɕ 的存在，不能十分肯定。《同文韻統》（吳 1986:318-321）中的資料比較可靠，因爲藏文也有顎化的問題。據辛勉（1972:166-167）的分析，乾隆時代藏文的 kja、khja 和 tɕa、tɕha 已經同音。現在《同文韻統》既用漢字"嘉、掐"對譯藏文的 kja、khja（tɕa、tɕʻa），可見當時的北方官話中也已有 tɕ、tɕʻ、ɕ 的聲母了。這些聲母的一部分可以肯定從 k、kʻ、x 變來，從 ts、tsʻ、s 變來的也可能已經合流。

⑧ 詳細的討論請參考拙著（1986）。

⑨ 最近吳聖雄（1985:170）指出劉鑑在《經史正音切韻指南》（1336）的序中說"其鷄稱齎、癸稱貴、菊稱韭之類，乃方言之不可憑者……"，中古鷄字的聲母是 k-，而齎字是 ts-，可見在14世紀已有一個方言有舌根音和舌尖音都顎化而且合流的現象。

韓文的資料也很可靠,因爲韓文用不同的字母代表舌根音和齒音,因此在《朴通事新釋諺解》中出現用齒音符號注音的“飢鷄、器氣、匣遐”等字,和“己、其、夏”等字成爲對比時,已經可以肯定顎化音的存在了。韓文的“齒音”本來相當於我們所說的舌尖音 ts、ts‘、s,但是因爲祇有一套,對譯捲舌音、舌尖面混合音和舌面音等也都用“齒音”來表示,因此對於中古的 ts、ts‘、s 何時變成 tɕ、tɕ‘、ɕ 韓文就無法提供消息了[10]。我們目前對於現代國語中 tɕ、tɕ‘、ɕ 的來源傾向於相信舌根音的顎化早於舌尖音顎化的時代。

第四,17 世紀有的北方方言還有 v 或 w 的存在,有的已經消失,就是微母字“微、忘、味”等字的讀音問題。到 17 世紀後半葉,v 或 w 就完全消失了。

三、韻母和聲調的演變

韻母和聲調的演變是相當複雜的,尤其牽涉的資料如此廣泛,無法在這樣一篇短文裏作細微的檢討,現在祇分兩個步驟來說明:

第一,在 17、18、19 世紀中各取一個代表性的資料,把韻母系統並列在一起,觀察演變的大勢。17 世紀取順天人徐孝的《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1606),擬音根據陸志韋(1947:189-190)[11];18 世紀取乾隆皇帝命允祿編的《同文韻統》(1750),擬音根據吳聖雄(1986:301-312);19 世紀取朝鮮李應憲的《華音啓蒙諺解》(1883),擬音根據姜信沆(1980:527-528);20 世紀仍以國語爲準。

等韻圖經(1606)

ï,ʅ	a	ɔ	ɛ	ai	ei	au	əu
i	ia	iɔ	iɛ	iai	uei	iau	iəu
u	ua	uɔ	uɛ	uai			
y			iuɛ				

an	ən	aŋ	əŋ
iɛn	in	iaŋ	iŋ
uan	u(ə)n	uaŋ	uŋ
iuɛn	iun		iuŋ

同文韻統(1750)

ï	a	ə	ai	əi	au	əu
i	ia	iə	iai		iau	iəu
u	ua	uə	uai	uəi		
y			yə			

an	ən	aŋ	əŋ
ian	in	iaŋ	iŋ
uan	un	uaŋ	uŋ
yan	yn		yŋ

---

⑩ 爲了記錄漢字的舌尖音和捲舌音,韓文的齒音曾改爲兩套,但遇到第三套舌面音時,仍然無法表示。

⑪ 有些陸氏未歸音位的地方,現在合在一起。如 a = a、ɒ、ɑ,u = u、ʊ。

華音啓蒙諺解(1883)

ɨ,əl a ɨ,ə,o e ai,ʌi əi,ɨi ao ɨu
i ia iə ie iao iu,iʉ
u ua uə uai ui,iʉi
y,iʉ iʉiəye

an ɨn aŋ ɨŋ,əŋ
ian in iaŋ iŋ
uan un uaŋ uŋ
iʉiən iʉn iʉŋ

國語(20世紀)

ï,ʅ,ɚ a ə ai ei au ou
i ia ie (iai) iau iou
u ua uo uai uei
y ye

an ən aŋ əŋ
ien in iaŋ iŋ
uan uən uaŋ uŋ
yen yn yuŋ

《等韻圖經》中 ɔ、iɔ、uɔ 一行分別相當於國語的 ə、iau、(ye)、uo。《華音啓蒙諺解》因爲對譯的關係,系統上有點零亂,有些分別可能是語音性的差異。大體說來,其他韻母差不多都相當,其中容或還有歸字的不同,都衹是細微末節,三百多年來,整個韻母系統的變化是很有限的。

鼻音韻尾在蘭茂的《韻略易通》(1442)裏還保存-m、-n、ŋ 三種,到李登《書文音義便考私編》(1587)開始有-m、-n 合併的現象[⑫],在《等韻圖經》(1606)中-m 則已完全變爲-n[⑬],直到國語仍然保存-n、-ŋ 兩種。

第二,列舉若干種資料中聲調的種類如下:

書名	交泰韻	等韻圖經	西儒耳目資	韻略匯通	五方元音	三教經書[⑭]文字根本	華長忠[⑮]韻籟	國語
時代	1603	1606	1626	1642	1672	1701	1889	
調	清平	平	清平	平	上平	音聲	陰平	陰平
	濁平	如	濁平		下平	調聲	陽平	陽平
	上	上	上	上	上	理聲	上	上
	去	去	去	去	去	韻聲	去	去
類	陰入,陽入		入	入	入		入	

在周德清的《中原音韻》(1324)裏,平聲已分陰陽,入聲已派入其他三

⑫ 參見趙蔭棠 1957:213,鄭再發 1966:643。

⑬ 金尼閣《西儒耳目資》裏有-m 尾,其實是代替-ŋ,因爲法文和意大利文裏沒有-ng(-ŋ)尾。

⑭ 此書爲天竺人阿廣利締所著。

⑮ 華長忠爲天津人。

聲。然而 17 至 19 世紀仍有許多資料保存入聲,祇有《等韻圖經》(1606)用"如聲"代替入聲。如聲的内容大體包括中古平聲中次濁和全濁聲母的字以及全濁入聲的字,清聲母的入聲字則分别歸於"平、上、去、如"四聲,我們可以推測"如聲"相當於今天的陽平。另外一部《三教經書文字根本》(1701)也把入聲派入其他三聲。跟其他保存入聲的書比較起來,一方面可能保存入聲的資料受傳統韻書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可能確實有的地方保存入聲,有的地方入聲消失,變入其他三聲。尤其在記錄平聲分化的同時,保留入聲更可能有語音的根據,《交泰韻》的陰陽入聲特别值得注意。可惜 17 世紀以來的韓國資料都没有調號,看不出聲調的情形。

四、結 語

這一篇短文是一個方言區域史研究的嘗試。中國有許多方言、次方言和小方言,以往的研究主要着重在平面的描述,或利用方言推測隋唐的中古音。近年來開始利用方言的資料擬測個别方言的古語,如古閩語、古客家語的音系等等。但把歷史資料和方言資料排比起來,觀察個别方言演變史的研究還很少有人從事。我想這一類的研究有好幾方面的意義:第一,在歷史語言學上可以提供相當詳盡的語音演變的過程,尤其在偏僻地區的小方言,不大受到外來方言的影響時,更能看出變化的路向。第二,如能收集文獻,研究兩個小方言的演變史,一個是通商口岸,如廈門,另一個是内陸城市,如龍溪,然後加以比較,可以看出商埠受到外來的影響之後,語音變遷步調的差異。第三,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方言,然而古方言和今方言之間的連綫一向都祇能猜測,例如南北朝時代江南的吳語是否就是今天的吳語就難以肯定,也許反而是今天閩語的祖先。如能向上延伸方言區域史的研究,這些問題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方言區域史的研究應該和人口遷移的歷史配合起來觀察,我們知道清代人口遷徙的數量相當大,主要的路向有中原到東北,中原到内蒙,陝甘到新疆,江北到江南,江西到湖廣,湖廣到四川、雲南、貴州,廣東到廣西,福建到臺灣等等[16],語言的現象和歷史參照,有時可以解決彼此單獨研究無法了解的問題。

---

[16] 李中清(James Lee)和王國斌(R. Bin Wong)正在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

語言有區域性的特徵(參李壬癸 1978),例如官話沒有-p、-t、-k 韻尾,而南方好幾個方言都保存,如粵語、客家話和閩語;又如海南島的方言,無論是閩南語、客家話、儋州村話都有吸入的濁塞音 b、d。有的特徵以方言爲範圍,可能是各自的發展;有的則顯然受到某一地區特殊的影響。方言區域史的研究如果做得徹底,對於語言接觸的問題一定可以提供許多新的看法。

北方官話三百多年來的演變不算劇烈,聲母多出一套舌面音;韻母衹有少數字的歸類不一,以及一部分讀法的差異;聲調則入聲消失,有小方言的不同。以後的研究還要仔細注意文白的問題,我們已經發現有的方言中隱藏的白話層有時透露重要的歷史綫索[17]。至於北方官話之内小方言的異同也可以藉方言區域史的研究理出比較清楚的頭緒來[18]。

原載《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5-1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年。

參考文獻

丁邦新 1978a.《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序,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丁邦新 1978b.《〈問奇集〉所記之明代方音》,《中研院成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577-592。

丁邦新 1982.《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清華學報》新 14. 1、2:257-283。

丁邦新 1987.《論官話方言研究中的幾個問題》,*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the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印刷中。

王　力 1958.《漢語史稿》,科學出版社。

辛　勉 1972.《古代藏語和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比較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李壬癸 1978.《語言的區域特徵》,《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475-489。

---

[17] 參見拙著 1987b。

[18] 例如上文討論分區時,提到國語和東北方言的差異衹有捲舌音的有無,正顯示東北的移民是相當後期的。因爲直到 19 世紀末,北方官話仍有 ts 和 tʃ 的區分(上文第二節),可見東北方言這兩系的合併是後來發生的變化。

吳聖雄 1985.《〈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法〉探索》,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聖雄 1986.《〈同文韻統〉所反映的近代北方官話音》,《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15:299-326。

姜信沆 1980.《依據朝鮮資料略記近代漢語語音史》,《史語所集刊》51.3:525-544。

康寔鎮 1985.《老乞大、朴通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陸志韋 1947a.《記徐孝〈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燕京學報》32:169-196。

陸志韋 1947b.《記畢拱辰〈韻略匯通〉》,《燕京學報》33:105-113。

陸志韋 1947c.《金尼閣〈西儒耳目資〉所記的音》,《燕京學報》33:115-128。

陸志韋 1948.《記〈五方元音〉》,《燕京學報》34:1-13。

楊秀芳 1986.《從〈交泰韻〉看它所反映的一種明代方音》,未刊稿。新按:後來題目改爲《論〈交泰韻〉所反映的一種明代方音》,發表於《漢學研究》5.2:329-374,1987。

趙蔭棠 1957.《等韻源流》,上海商務印書館。

蔡瑛純 1986.《從朝鮮對譯資料考近代漢語音韻之變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鄭再發 1966.《漢語音韻史的分期問題》,《史話所集刊》36:635-648。

鄭錦全 1980.《明清韻書字母的介音與北音顎化源流的探討》,《書目季刊》14.2:77-87。

羅常培 1930.《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史語所集刊》1.3:267-338。

Hsueh Feng-sheng (薛鳳生). 1983. Xu Xiao's Revised Rhyme-tables: A Bold Renovation, Papers from the Fou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53-170, Taipei.

Review: F. S. Hsueh, *Phonology of Old Mandarin* *

This book is chiefly concerned with the phonology of Old Mandarin as represented by the rime book *Chung-yüan Yin-yün* (CYYY) compiled by Chou Te-ch'ing in 1324. The same topic has been studied by Chao Yin-t'ang, Tung T'ung-ho, Hattori and Todo, and Stimson. Differing from his predecessors, the author adopts a strict phonemic interpretation and tries to explain the phonetic change from Old Mandarin to Modern Mandarin by a set of diachronic rules arranged in a specific order.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phonological development, he uniquely links Chou's book with the rime tables of roughly the tenth century rather than the Ancient Chinese (AC) of the sixth century. This practice leads the author to a better ground for his analysis.

In Chapters Ⅰ, Ⅱ and Ⅲ (13-36) Hsueh gives us in considerable detail the phonological background of CYYY. This part could be used as introductory reference for students of Chinese phonology in general. He states that

> the split of the entering tone into three in CYYY is a relatively later development, while the splitting and regrouping of the other three AC tones must have taken place much earlier. The proof for this is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glottal stop initial /q/. When the first three AC tones underwent the process of splitting and regrouping, the glottal stop must have been still there, functioning as a conditioning factor, so that syllables of the even tone with this initial were all entered into TG01 (*yin-p'ing*) in CYYY, instead of TG02 (*yang-p'ing*), as should have been the case, if the glottal stop had al-

---

* *Phonology of Old Mandarin*. By F. S. Hsueh. The Hague and Paris: Mouton. 1975. Dutch Guilders 52. Paper.

ready been lost. (33)

But when the split of the entering tone took place, the glottal stop had obviously dropped out, for syllables formerly having this initial were now entered into *ch'ü-sheng*, and joined the zero initial group as against the voiceless initial group. I completely agree with his interpretation on this important point.

In Chapters IV and V (37-92),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initial and vowel systems and gives his own reconstructions along with an appendix of each homonym group in CYYY. He also devotes a whole chapter (93-122) to the problem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ing tone. Even if one cannot always agree with his reconstruction, one cannot deny he is on solid ground.

In this reviewer's opinion, the most problematic issue is Hsueh's reconstruction of the rime group (RG) 11. Let us first list all his reconstructions of finals of the nineteen rime groups in CYYY:

(RG01) -won, -ywon (RG02) -an, -yan, -wan
(RG03) -ɨ (RG04) -yɨy, wɨy
(RG05) -wɨ, -ywɨ (RG06) -ay, -yay, -way
(RG07) -ɨn, -yɨn, -wɨn, -ywɨn (RG08) -an, -yan, -wan
(RG09) -won (RG10) -yen, -ywen
(RG11) -ow, -wow, -aw, -yaw, -waw, -yew
(RG12) -o, -wo (RG13) -a, -ya, -wa
(RG14) -ye, -ywe (RG15) -en, -yen, -wen, -ywen
(RG16) -ɨw, -yɨw, -wɨw (RG17) -ɨm, -yɨm
(RG18) -am, -yam (RG19) -yem

It is clear that all the rime groups consist of one nuclear vowel except the RG 11, in which Hsueh posits three vowels according to his working rule (a). (51) Although this is a very cumbersome problem in CYYY, and the reviewer cannot provide an alternative solution either, the reconstruction here is not convincing. If the finals -ow, -aw, -yaw, -yew can rime together, why not RG18 and RG19?

Another point is on page 15 where Hsueh claims that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phonology of AC, it is entirely un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a parent language for each modern dialect group, because we do have a number of valuable written documents-the rime tables and rime books. But sinc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alect

groups and Ancient Chinese are not completely clear, the task of reconstructing a parent language for each modern dialect is still significant.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the Min dialect which reflects linguistic phenomena at least by Han times.

As a whole, Hsueh's study is a reliable and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原載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0. 1:94, 1980 年。

漢語方言接觸的幾個類型
——並論國語聲調及閩語全濁塞音聲母演變的兩個問題

一、引　言

漢語方言的存在自古已然,現在所看到的資料最早見於《左傳》[1]。到西漢揚雄(前53-18)撰寫《方言》時,有一部分資料是先代輶軒使者之奏籍而藏於周秦秘室的方言材料[2]。嚴耕望(1975)分析先秦方言地理區,即根據此書訂出六個方言區,他指出"方言所列國別,如齊、楚、秦、晉……皆爲春秋末年至戰國中葉之國別"。在這些地理區之間,有的彼此牽涉,有的顯示相當强烈的地方性。從漢代到現在,慢慢形成今天我們的七大漢語方言:官話、吳語、湘語、贛語、客家話、粵語和閩語。

這些方言形成的原因除去語言本身的演變以外,主要是人民遷徙的結果。由於歷年戰亂,由於人口增多,大量的移民從北方次第南來,有的方言羣因爲地處偏僻,可能保存不少古音的痕迹;有的方言因爲跟不同的語言或方言接觸,因而改變得相當厲害。但是無論如何保守,根本無法避免方言之間的接觸。接觸之後就會産生許多變化,從詞彙、語音到文法都有産生變化的可能,這些變化就使我們見到方言各式各樣的面貌。研究這些方言的演變是語言學的課題之一。

歷史語言學的工作必須依靠方言的研究,利用方言的比較才能擬測古

---

① 《左傳·文公十三年》有一段话記載當時秦魏之間有方言的差別。詳見何大安(1993)。

② 見於揚雄《方言》書末所附《答劉歆書》。

語的音系，才能推斷古語的結構。如果不把方言演變的情形分析清楚，在擬測古語時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錯誤。我們一方面要能把握演變的主流，另一方面也希望能解釋若干例外。

對於方言接觸所引起的音韻變遷，何大安（1988）做過相當徹底的研究。他的出發點是觀察表現結構變遷的規律在方言之間不同的運作情形，這是目前唯一取材於漢語方言、專門討論音韻理論的專書。他指出許多特殊的演變，如回頭演變、規律逆轉、比附演變等等，尤其"無中生有"的結構對歷史語言學更有意義。最近他（1990）對達縣長沙話三類去聲的分析更顯示方言層影響之複雜。王洪君（1992）根據山西聞喜方言的文白异讀提出叠置式音變的看法，可以看到在同一個方言之中，文白系統競爭的階段性以及演變的方向和速度與社會因素的關係。我（1992）也提到過方言影響和方言層次的問題，並從文白异讀的現象討論過幾種方言影響的類型。在這篇文章裏，我想採用一點特殊的資料——漢語方言島的情形來觀察一下方言接觸的類型[③]。並從這個觀點試圖解決兩個方言學上的問題：（1）北京話裏古入聲字的演變方向；（2）閩語裏古全濁塞音聲母字的演變方向。

漢語的方言島在最近出版的《中國語言地圖集》中標注得很清楚，可能受限於地圖的形式，說明稍嫌簡略。這本書把以往對中國境内語言和方言的研究綜合在一起，以地圖的形式呈現出來，對中國語言學是一項重大的貢獻。現在選擇幾處資料較多、特別出名的方言島作一點分析。

二、漢語方言島語言演變情形舉例

（一）閩北的官話方言島——南平

南平是福建中部偏北的一個城市，是清代延平府的府治。根據陳重瑜（Chen 1981）的研究，南平官話有十三個聲母：p、pʻ、m；t、tʻ、l；ts、tsʻ、s；k、kʻ、x；ø。兩種韻尾：-ŋ 和-ʔ；五個聲調：陰平、陽平、上、去、入[④]。從音韻角度來說，南平官話的一些特點基本上都接近官話。用我（丁 1982）以前所訂的兩個歷史性條件來檢看，南平古全濁塞音聲母清化，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古塞音韻尾-p、-t、-k 併爲-ʔ，完全合乎官話的條件。再以下列的情形來說，也可顯

③ 對於方言島的涵義、成因等等，游汝傑（1992：54-71）有簡賅的說明。

④ 元音及韻母不詳列，請參見陳重瑜（Chen 1981：157-158）。

示南平官話的來源：

1. n、l 不分，成爲自由變音。
2. 舌根音聲母在高元音前並不顎化。
3. 精系舌尖音聲母在高元音之前基本也不顎化。
4. 三、四等部分疑母開口字保留鼻音。
5. 有些見系二等字有文白异讀，如“家、下”。
6. 鼻音韻尾衹有一種：-ŋ。
7. 保留一種入聲調類。
8. 仄聲調不分陰陽，濁上歸去。

以上八個特點，都跟官話系統有關[5]，可以分列如下：

北方官話：(2)、3、4、5、6、8

晉　　語：6、7、8　　　　西南官話：1、3、4、5、8

下江官話：1、5、6、7、8　　　　楚　　語：(1)、7、8

其中加括號的條件表示有部分情形符合，例如楚語的(1)，就是 n、l 洪音混、細音分；又如北方官話的(2)，就是在山東福山、栖霞等地見系字在高元音前仍讀舌根音。至於不加括號的條件是就一般情形來判斷，容或仍有例外，如晉語一般仄聲調不分陰陽，但頗有一些方言能分陰陽入，也有能分陰陽去的(詳見侯精一 1989：5)。

陳重瑜(Chen 1981：181-188)根據文獻的記錄，認爲南平官話是 15 世紀前後移民和駐軍所帶來的河南、山東、蘇北幾種方言累積的成果，這個結論跟南平的語音特點是完全符合的[6]。

在詞彙上，陳重瑜指出南平話基本上也是官話，但是可以看出南方方言的影響。例如：

官話：去年、猪圈、找、胖、熱鬧、(刀)快。

南平：舊年、猪欄、尋、肥、鬧熱、(刀)利。

另外比較清楚的則是在親屬稱謂之前加“阿”；以及小稱詞尾用“仔”不用“兒”。

整體說來，南平方言在語音上是幾層官話累積的音系，詞彙上則有一部分受到南方方言的影響。

---

⑤ 我把官話分成五個次方言，見丁 1982：263-265。

⑥ 這裏衹引用陳文的結論，詳細的討論請參閱她的文章。

（二）四川的客家話方言島——華陽凉水井

董同龢先生（1948）調查四川華陽凉水井客家話的時候，知道成都附近有好幾個縣的鄉間說客家話。在《中國語言地圖集》裏可以看到許多客家方言點。根據當地的族譜和傳說，這批客家人是康熙（1662-1722）到同治（1862-1874）年間從廣東五華縣由川南遷到成都附近的。

董先生的記音完全沒有從《切韻》的系統出發，他記的這個方言共有 21 個聲母：p、pʻ、m、f、v；t、tʻ、n；ts、tsʻ、s、（z）；tɕ、tɕʻ、ȵ、ɕ；k、kʻ、ŋ、x；Ø[⑦]。三種韻尾：-n、-ŋ 和-ʔ。六個聲調：陰平、陽平、上、去、陰入、陽入。

用上文提到的兩個歷史性條件來看，凉水井的方言中古全濁塞音聲母字一律讀爲送氣清塞音；古塞音韻尾-p、-t、-k 併爲-ʔ。前者是客、贛兩個方言共有的特點，後者塞音尾省併爲-ʔ 反而接近贛語。從這兩個條件上無法分辨究竟凉水井的方言是贛語或客家話。橋本萬太郎（M. Hashimoto1973：440）曾經提出以次濁上聲字是否讀陰平作爲條件來辨別客家話，凉水井正好合於條件，下列各字一律讀陰平：馬、買、禮、領、滿、兩、冷。從這一個獨特條件來說，凉水井方言是客家話無疑。

檢看別的音韻條件，則有相當複雜的情況。現在把相關的特點一一加以討論。

1. 舌根音聲母在高元音前顎化。凉水井有下列的同音字：見 = 箭，都讀 tɕien；經 = 精，都讀 tɕin，鉗 = 前，都讀 tɕʻien；先 = 掀，都讀 ɕien。可見見系字不僅顎化，也跟顎化後的精系字合流。通常客家話的見系字在高元音前是不顎化的。凉水井的變化可能受到西南官話的影響。

2. 咸攝一、二等的字在凉水井無法分別，如柑 = 監，都讀 kan；三 = 衫，都讀 san，合於客家話，但是效攝一、二等字也無分別，如寶 = 飽，都讀 pau；早 = 爪，都讀 tsau。何大安（1988：101-102）認爲客家話是一個咸攝沒有分別，而效攝有分別的方言，贛語則反之。但凉水井兩者都無分別，既不像客家，也不像贛。上文已經說明次濁上聲讀陰平，可以證明凉水井是客家話，可見這個方言效攝字的讀法是受到別的方言的影響，而最可能的影響自然也是來自西南官話。

3. n、l 不分。客家話古泥、來母字在洪音前基本上有別[⑧]，凉水井兩者不

---

⑦ 爲印刷方便，音標稍作修改。董先生原來用舌面塞音的改爲塞擦音，原文曾指出兩者並無不同。

⑧ 參見李如龍、張雙慶 1992：193。

分,也可以認爲這是西南官話的影響。

4. 撮口音有四個韻母:y、ye、yen、yn。李如龍、張雙慶(1992:194)指出客家話多數無撮口韻,但涼水井卻有四個。我們仔細查閱董先生(1948)的語彙部分,發現下列的現象:

(1)呂 ny≠旅 ni;居讀 tɕy,而句鋸讀 tɕi;決讀 tɕyeʔ,而缺讀 tɕ'ieʔ

(2)橘 = 急 tɕiʔ,勸 = 牽 tɕ'ien,月 = 逆 ȵieʔ,去 = 氣 ɕ'i

以國語來比較,第(1)類中有些韻母應該都讀爲撮口音的,而涼水井讀法不同。第(2)類表示有些撮口音字讀同開口字,完全沒有撮口成分。假設這個方言原來沒有撮口音,現在受到四川話的影響而產生了撮口,一部分詞彙已經改變,而另一部分沒有改變,那麼有這種不一致的情形毋寧是自然的。換句話說,第(2)類本來就如此,而第(1)類中的撮口音是學來的。

這樣的分析法要一點西南官話的證明,華陽涼水井靠近成都,成都有六個撮口韻母:y、ye、yo、yɛn、yn、yoŋ[⑨]。其中 y、ye、yɛn、yn 和涼水井的 y、ye、yen、yn 正相當,同時我們找到下列的讀音:呂 ny、居 tɕy、決 tɕye,跟涼水井的讀法幾乎一樣。

(三)四川的湘語方言島——永興

永興方言是四川的一個湘方言,崔榮昌、李錫梅(1986)的調查顯示這個方言有送氣和不送氣兩套濁塞音及濁塞擦音。何大安(1988:77-92)做過詳盡可靠的分析,認爲是方言接觸中一種"無中生有"的結構調整。在這裏不重複他討論的過程,衹說明他的結論。

何大安指出永興的送氣濁音聲母是受西南官話影響的結果。以從母字的演變爲例,可以用下圖表示:

中古音	西南官話		永興前身		永興	例字
從母平聲	tsh	~→	dz	>	dzh	才
從母仄聲	ts	~→	dz	>	dz	賊

古全濁塞音、塞擦音聲母的字在西南官話中是平聲讀送氣,仄聲讀不送氣,而永興方言前身的這些例字是全讀不送氣的濁音。永興受到西南官話的影響之後,便產生了下列的變化:

dz ——→dzh/平——受西南官話 tsh 的影響。

dz ——→dz/仄——西南官話讀 ts,不產生影響。

---

⑨ 見《漢語方音字彙》(北京大學 1989:14)。

這個例子使我們看到方言接觸後的特殊變化,如果不釐清其源流,在擬測古語時難保不會走錯誤的方向。

(四)閩東的閩南方言島——碗窑

碗窑是福建閩東方言區内寧德的一個閩南方言島,文獻與訪查都證明當地人是從泉州遷來的。李如龍、陳章太(1982)調查了當地老中青三輩人的語言,年齡的層次大致以七十五歲屬老輩,發音人是遷居後的第三代;六十歲的第四代和四十四歲的第五代屬中輩,十九歲的屬青年一輩。

根據李、陳兩位的報告,三輩發音人之間的語音差異主要在韻母上,聲母和聲調則相當一致。老輩的韻母系統和現在的泉州話非常接近,在七十個韻母中真正不同的衹有五個,但老輩和青輩的不同卻大得多,青年人的韻母已大爲省併,衹剩下五十三個韻母。其中韻類合併的情形如下:

ɤe、ue→ue	ɤeʔ、ueʔ→ueʔ
am、an、aŋ→aŋ	ap、at、ak、aʔ→ak ~ aʔ
im、in、iŋ→ieŋ	ip、it、ik、ɤt→iek ~ ieʔ
iam、ian→iaŋ	iap、iat、iak→iak ~ iaʔ
uan、uaŋ→uaŋ	uat、uak→uak ~ uaʔ
m、ŋ→ŋ	

牽涉的韻母雖多,基本上省併的方向就是韻尾合併,鼻音尾成爲一個-ŋ,塞音尾成爲-k 或-ʔ。成音節的鼻音韻母也合而爲一。這顯然是受到以福州話爲代表的閩東方言的影響,福州話就衹有一種鼻音尾-ŋ 和一種塞音尾-k 或-ʔ。

韻值産生重大變化的有三個韻:

ɯ→y　　ɤn→əŋ→yøŋ　　ɤʔ→əʔ→yøʔ

本來碗窑沒有撮口音,因爲有了這三個韻母,增加了一類撮口呼。

在詞彙上,李、陳兩位調查了三千多條常用詞,碗窑和現代閩南方言不同的詞彙約一百八十多條,其中同於福州話的有四十八條,同於寧德話的有二十條,改變的程度相當有限。

在整體的變化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演變的速度。李、陳兩位指出:"老輩語音同二百年前的泉州音和現代泉州音都十分接近,而老輩和青輩之間則變化甚大,這說明了碗窑話近三十年的變化比前二百年的變化快得多。"

綜合以上四個方言島的情形來看(雖然衹是一種抽樣式的觀察,在中國方言裏還是能代表一些類型,具有一般性的意義),南平方言是幾種不同的官話方言加在一起的結果,可以稱爲"交融積累型"。凉水井方言是客家話

受西南官話影響的結果,聲韻母都有合併的現象,而增加的撮口韻則又零散不齊,可以稱爲"犬牙交錯型"。永興方言則是湘語受西南官話影響的結果,增加了一套送氣的濁塞音,何大安稱之爲"無中生有型"。碗窑方言是閩南的泉州話受閩東方言影響的結果,以韻母的演變來說,可說是"急速改變型"。碗窑的類型和前面三種不一樣,前面說的是演變的形式和結果;碗窑則著重在演變的速度,雖然重點不同,也可以提供有意義的參考。

三、國語聲調及閩語全濁塞音聲母演變的問題

(一)國語中古入聲字讀法分歧的原因

國語沒有入聲調,中古入聲字到了國語裏變讀的方向甚爲歧異,摘取董同龢先生(1968:235)的部分表格,重新整理如下:

中古入聲字演變條件		國語今讀
清聲母	⟶	陰平、陽平、上聲、去聲
次濁聲母	⟶	去聲
全濁聲母	⟶	陽平、去聲

對於這個現象許多人提出過解釋,如 Forrest(1950)、平山久雄(1960、1990)、Stimson(1962)、謝信一(Hsieh 1971)和林燾(1992)。Forrest 提出文白兩層的看法,Stimson 則又將兩層分爲四個方言,認爲國語裏的入聲讀法是方言積累的結果。謝信一對 Stimson 的說法做過詳細的檢討,指出其中幾點主要的缺陷。他根據王士元(Wang 1969)詞彙擴散的理論,認爲現在國語中入聲讀法的分歧是不同時段語音演變的結果,由於有許多未完成的音變,因此留下這種不一致的現象。

平山久雄早年就從語音和詞性兩個角度討論過這個問題,最近(1990)重新檢討,但基本觀點並沒有大的改變,他認爲入聲清聲母字現在讀陰平和上聲的屬於白話方言層,在這一層裏,主要作動詞用的大多讀陰平,主要作名詞用經常帶輕聲詞尾的多數也讀陰平,主要作名詞用而不帶輕聲詞尾的則多讀上聲。至於現在讀陽平和去聲的則是文言層次的讀法。在合於規律的通例之外還有許多例外,平山也一一加以解釋,尤其他把"一、七、八、不"四字的特殊變調跟一般入聲清聲母字的讀法放在一起考慮,是非常有意思的觀察。他設計了四條規律來解釋白話層的演變現象,從每個字出現的環境設定變調的讀法,再把詞性跟環境連接起來。例如在字組非末位出現的

入聲字,如果後面有輕聲音節,就變入陰平,動詞正好是帶輕聲詞尾的字,因此原來動詞性的入聲字就讀陰平。對於文言層分歧的讀法,平山在白話層之外認爲還有四個文言層,但傳進北京的時代先後就難以說定了。

林燾(1992)最近統計五百四十個常用古入聲字,其中四分之一(一百三十三字)有異讀。沒有異讀的四百零七字之中,次濁聲母一百一十一個例字,有一百零七字讀去聲;全濁聲母九十八個例字,有八十一字讀陽平,十五字讀去聲,這是大體的趨勢,例外不計。清聲母一百九十八個例字分讀四聲:陰平 53、陽平 42、上聲 19、去聲 84。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有異讀的字達到總數的四分之一,有的字如"緝、幅",各有三讀,甚至有的字如"索"可以有四讀,四聲俱全。

我覺得謝信一和平山兩位的看法各有優點,但是所設計的演變過程失之於太細,過分複雜的規律有時不易令人相信。林燾的資料指出來的事實無可懷疑,我想也許可以從新的角度加以解釋,現在根據上面方言接觸的類型看來,入聲字在國語的這些不規則的演變可能正是一種"交融積累型",是好幾種不同的官話方言積累的結果。問題是這是哪些官話方言呢?

檢看《中國語言地圖集》有關官話分布的幾張地圖及圖說[10],我們發現下列古入聲字演變的情形:

	膠遼官話	北方官話 石濟片	中原官話 五河、鳳陽	西南官話 四川、雲南
入聲清	上聲	陰平	去聲	陽平
入聲次濁	去聲	去聲	去聲	陽平
入聲全濁	陽平	陽平	去聲	陽平

沿着横行加起來,入聲清聲母字正是有四種秩序井然的變化,在個別的方言中分讀陰平、陽平、上聲、去聲,並不混亂[11]。但把四個方言加在一起,就會產生"犬牙交錯"的情形,變得條理不清了(尤其林燾提到的異讀字更可作爲這一解釋的注脚)。入聲次濁聲母字主要都變去聲,陽平的讀法在國語裏沒有痕迹;入聲全濁聲母字則分别變爲陽平或去聲,國語裏正是如此。膠遼官話入聲分讀的情形和《中原音韻》一致,正是嫡親的後裔。跟其他三種方言"犬

[10] 從圖 B1 到 B6 都是官話方言圖,本節之中用的方言名稱都根據《地圖集》。

[11] 這裏衹舉出四個方言來說明,另外還有别的不一致的演變,例如蘭銀官話的入聲清和次濁今讀都是去聲,全濁則讀陽平(見《地圖集》B4 的圖說)。

牙交錯"的結果,可以產生平山所說的詞性的差異,也可以產生謝信一所說的詞彙擴散的痕迹,這跟 Stimson 的說法類似,但根據的是實際方言的讀法,不是想像的層次,文白的異讀也可一並解釋。

雖然找到了國語入聲字讀法的可能來源,現在說明何以這些官話跟國語的形成有關。從元代在北京建都之後,經過幾百年的演變,許多說不同官話方言的人把各自的方言帶到北京,這是很容易想像的事。膠遼官話區主要在山東,移民從山東把方言帶到遼寧,主要的時代是嘉慶年間(1796-1820)清政府廢除禁墾令之後。西南官話主要是明代洪武十四年(1381)數十萬大軍帶到雲南去的。從 1393 年到 1578 年,當地的人口增加了五倍(游汝傑 1992:97)。安徽五河、鳳陽的移民大概是從河南去的。換句話說,這些官話方言大致原來都是在河北、山東、河南等地通行的。"交融積累"成爲國語則是自然的方言接觸的結果。"犬牙交錯"的現象衹出現在入聲字的演變也是有理由的,因爲其餘中古三聲的演變在官話方言中方向大體都是一致的。

(二)閩語中全濁塞音聲母字分讀清不送氣及送氣音的原因

這也是一個老問題,已經有許多人提出解釋,如 Norman(1973)、余靄芹(A. Hashimoto 1976)、李如龍(1985)、楊秀芳(1982、1989)。材料顯示的情形是古全濁塞音及塞擦音聲母字在閩語清化之後,大部分讀不送氣,小部分讀送氣。白話和文言相當一致,以廈門爲例,例如[12]:

漢字	文言	白話	漢字	文言	白話
爬	꜀pa	꜀pe	皮	꜀p‘i	꜀p‘e
暴	pau꜄	po꜄	抱	p‘au꜄	p‘o꜄
白	pik꜆	peʔ꜆	曝	p‘ɔk꜆	p‘ak꜆

但是也有不一致的:

漢字	文言	白話	漢字	文言	白話
稗	pai꜄	p‘ue꜄	蒲	꜀p‘ɔ	꜁pɔ
鼻	pi꜄	p‘i꜄	叢	꜀ts‘ɔŋ	꜀tsaŋ
疊	tiap꜆	t‘aʔ꜆			

以白話音來說,各地讀法大體一致,不再舉例,也有不一致的,如余靄芹(A. Hashimoto 1976:2-3)指出的:

臍:福州 ꜁tse、廈門 ꜀tsai,而建甌 ꜁ts‘e

牆:福州 ꜀ts‘ioŋ、廈門 ꜀ts‘iũ,而建甌 ꜀tsiɔŋ。

---

[12] 例字基本上錄自楊秀芳(1982)。

浮:福州꜀p'eu、廈門꜀p'u,而建陽꜀peu。

這裹牽涉白話各方言的讀法以及文白讀法差異的幾重問題。余靄芹認爲閩粵方言有一層最古老的層次,跟台語有關,在這個層次上古全濁塞音字讀不送氣,送氣的則是早期從北方移借而來的。李如龍(1985)詞彙統計,則以爲讀送氣音的較古,讀不送氣音的反而较新⑬。

從方言接觸的例子來看,我相信閩語的現象是方言積累而成的。從什麽樣的方言積累而成的呢?送氣與不送氣的分讀早晚如何確定呢?以下我們用漢語音韻史的資料來作一個推測。

馬伯樂(Maspero 1920:27-31)和李榮(1956:119-122)都指出從梵文對音的資料中,可以看出中古漢語濁塞音有從不送氣到送氣的變化。從西晉竺法護(286)到隋闍那崛多(591),都以全濁聲母字對譯梵文不送氣的濁音,送氣的濁音雖然也用同樣的一套字,但要加說明,或者設法加偏旁來表示其特殊,例如 ga 是"迦",gha 就是"迦何",da 是"陀",dha 就是"陀呵";又如 da 是"荼",dha 就是"嗏",ba 是"婆",bha 就是"嘙"。或者加形容性的字,例如"陀(重)"就是 dha,"婆(引)"就是 bha。可見那時候的濁塞母是不送氣的。但到了唐朝善無畏(724)以後就用全濁聲母字對譯梵文送氣的濁音,而用鼻音字對譯不送氣的濁音。

根據這些資料,我們知道至少有一種北方話可能有過下列的演變:

早　　p、p'、b、m

晚　　p、p'、b'、mb

如果到福建去的早期移民帶去的是 p、p'、b、m 的系統,略晚去的說的是 p、p'、b'、mb 的系統,那麽在白話層本身就有可能産生 p、p'、b、b'、m/mb 的情形⑭,正是"犬牙交錯"。濁音清化之後 b、b'自然就變成 p、p',也就找不出分讀的音韻條件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晉語平遙方言中濁塞音聲母字也有白話讀不送氣、文言讀送氣的情形,也代表早晚期的讀音(侯精一 1989)。

唐代以後全濁聲母字因方言差異可能有不同的演變,以下兩種都有可能:

(1)p、p'、b'(→p')

(2)p、p'、b'(平)/b(仄)(→p'[平]/[仄])

第(1)種全濁變送氣清音的方言可能就是客家話的來源,我(1987)曾經指出

⑬ 楊秀芳(1989)對這個問題有詳細的討論,請參閱。

⑭ 現在閩南語的 b 還有 mb 的語音特徵,見董同龢(1957)。

8、9 世紀時已有這種方言的可能，到 12 世紀西夏對音裏有清楚的證據（龔煌城 1981）。第(2)種是爲官話方言的分讀作一個解釋，早先讀 b'(平)/b(仄)的時候，兩者並無音位性的區別，清化之後自然就不一樣了。濁塞音和濁塞擦音按平仄的不同分爲送氣不送氣兩類，在 11 世紀邵雍的《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裏已經顯示清楚的綫索。李榮(1956:170)認爲送氣和不送氣的兩種濁塞音在當時是有條件的變值(variants)，我很同意他的解釋。這正是現代官話方言濁塞音演變的源流。

平聲字保留 b'、仄聲字變成 b，可能是因爲平/仄聲的調值有"平"與"非平"的區別，産生分化的條件[15]。中古音平聲字特别多，正是因爲平調是最自然的調值。

當閩語的白話音有了 p、p'、b、b'的區别，如果又有文言音加入，就可能成爲下列的狀況：

白話　　p、p'、b(多)、b'(少)

文言　　p、p'、b'(平)/b(仄)

等到濁音清化，自然就有不一致的現象。白話音中不送氣清音較多，那是最早的一層；文言音可能受到白話音系的調整，讀法相當一致；但如有不一致時，平聲字中文讀音大致都讀送氣(A. Hashimoto 1976:5)。

如果説閩語是經過這樣一個程序終於變成今天的情形，相信是可以自圓其說的。這跟余靄芹的看法很接近，衹是認爲不送氣的讀法是北方古已有之，未必跟侗台語有關。

四、結　語

利用方言接觸的類型來解釋方言異常現象，有其方便之處，但要特別留意去尋找異常的來源，否則徒逞臆測，未必能够徵信。至於有些搭界方言可能表現幾種方言的積累結果，甚至有"急速改變""無中生有"的情形，用來擬測古音時就要格外仔細地甄别了。

原載《語言學論叢》20:149-165，1998 年。

[15] 我(1975)以前曾討論過平、仄調值的區别，認爲平聲是比較低的平調，上聲是高升調，去聲是中降調，入聲是低調。近來俞敏(1984:307)研究三國梵漢對音，認爲平聲是中平調，上聲是高低調，去聲是低調。看法相當接近。

參考文獻

丁邦新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2。

丁邦新 1975.《平仄新考》,《史語所集刊》47. 1:1-15。

丁邦新 1982.《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清華學報》新 14. 1,2:257-273。

丁邦新 1987.《論官話方言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史語所集刊》58. 4: 809-841。

丁邦新 1992.《漢語方言史和方言區域史的研究》,《中國境内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23-39。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 1987.《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出版社。

平山久雄 1960.《中古入聲と北京語聲調との対応通則》,《日本中國學會報》12:139-156。

平山久雄 1990.《中古漢語的清入聲在北京話裏的對應規律》,《北京大學學報》5:72-79。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1989.《漢語方音字彙》,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何大安 1988.《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史語所專刊》90,臺北。

何大安 1990.《方言接觸與語言層次——以達縣長沙話三類去聲爲例》,《史語所集刊》61. 4:845-867。

何大安 1992.《"入派三聲"補釋》,《語言學論叢》17:10-18。

何大安 1993.《從中國學術傳統論漢語方言研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史語所集刊》63. 4:713-731。

李　榮 1956.《〈切韻〉音系》,《語言學專刊》4,科學出版社。

李如龍 1985.《中古全濁聲母閩方言今讀的分析》,《語言研究》1:139-149。

李如龍、陳章太 1982.《碗窑閩南方言島二百多年間的變化》,《中國語文》5:354-364。

李如龍、張雙慶 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林　燾 1992.《"入派三聲"補釋》,《語言學論叢》17:3-18。

俞　敏 1984.《中國語文學論文選》,東京:光生館。

侯精一 1989.《晉語研究》,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研究所。

崔榮昌、李錫梅 1986.《四川境内的老湖廣話》,《方言》3:188-197。

游汝傑 1992.《漢語方言學導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楊秀芳 1982.《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楊秀芳 1989.《論漢語方言中全濁聲母的清化》,《漢學研究》7. 2:41-74。

董同龢 1948.《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史語所集刊》19:81-201。

董同龢 1957.《廈門方言的音韻》,《史語所集刊》29:231-253。

董同龢 1968.《漢語音韻學》,臺北:廣文書局。

嚴耕望 1975.《揚雄所記先秦方言地理區》,《新遠書院學術年刊》17:37-47。

龔煌城 1981.《12 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史語所集刊》52. 1:37-38。

Chen, Chung (陳重瑜) 1981. Towatds an affiliation of the Nanping Mandarin Dialect of Fujia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9. 2:151-192。

Forrest, R. A. D 1950. *The Ju-sheng Tone in Pekinges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3. 2:443-447.

Hashimoto Mantaro (橋本萬太郎) 1973. *The Hakka Diale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shimoto, Oi-Kan Yue (余靄芹) 1976. Subsetatum in Southern Chinese—The Tai connection. *C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 African Languages*, 6:1-9.

Hsieh, Hsin-i 1971. *The development of Middle Chinese entering tones in Pekinese*,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Maspero, Henri 1920.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20. 2:1-124.

Norman, Jerry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2:222-238.

Stimson, H. M. 1962. Ancient Chinese-p, -t, -k endings in the Peking Dialect, *Language* 38. 4:376-384.

Wang, William S-Y.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9-25。

漢語方言層次的特點

最近發表了許多篇有關漢語方言層次問題的文章,有的討論方法學,有的討論方言層次的辨認,有的討論文白的調整、競爭,例如王福堂 2003,陳忠敏 2002、2003,潘悟雲 2002,梅祖麟 2001,何大安 2000,劉勛寧 1994,楊秀芳 1993,王洪君 1992。我自己也曾指出方言層次和文白混雜的一些現象,並用方言層的觀念解釋閩語中全濁塞音聲母來源的差異(丁邦新 1992、1998)。在這篇文章中,我想探討漢語中方言層次的特點以及這種層次對古音研究的影響。

一、漢語方言層次的保守性

除掉新近形成的混合語外,每一種語言都有長期演變的歷史,語音上也都有可能保存若干古語的痕迹,但通常我們不大重視這樣的語音。例如"丁"字現在國語的讀音是 tiŋ[1],上古音在耕部,李方桂先生的擬音是 *ting,我們很少指出現在"丁"字的語音保存了上古音的痕迹,加上鼎 *ting > tiŋ、定 *ding > tiŋ、經 *king > tɕiŋ、青 *tshing > tɕ'iŋ,可以形成一個代表上古音耕部的語音層次。又如"岡"字現在讀 kaŋ,上古音是 *kang,加上康 *khang > k'aŋ,堂 *dang > t'aŋ,光 *kwang > kuaŋ 等字,也形成一個代表上古音陽部的語音層次。爲什麽不這樣說呢? 因爲漢語各方言"丁"字大致讀 tiŋ、teŋ、tin 一類的音;"岡"字大致讀 kɑŋ、kɔŋ、kɑn 一類的音,並不顯示什麽異讀,所以也不引起特別的注意。不像閩語把中古的知系字讀端系,有特別顯著的特徵。但是語音的事實並不因我們注意或不注意而改變其性質。换句話說,漢語方言中有一些保留上古層次的現象根本就是一直存在的。爲簡單明瞭起見,以下舉例說明現代國語和上古音比較保守的讀音,暫不牽涉方言的讀法:

---

[1] 國語標音省去聲調符號,上古音用李方桂先生的系統,也不標聲調,因爲有漢字爲準,調類是清楚的。

(1)蒸部	登	təŋ < *təng	崩	pəŋ < *pəng
(2)東部	工	kuŋ < *kung	東	tuŋ < *tung
	送	suŋ < *sung		
(3)陽部	岡	kaŋ < *kang	光	kuaŋ < *kwang
(4)耕部	丁	tiŋ < *ting	冥	miŋ < *ming
	青	tsʻiŋ < *tshing	寧	niŋ < *ning
(5)文部	根	kən < *kən	本	pən < *pən
(6)元部	干	kan < *kan	難	nan < *nan
	鑽	tsuan < *tsuɑn		

除了耕部是四等字以外,其餘都是一等字。所以我們可以說某些陽聲韻一等字是相當保守的層次,大致保存了周代的讀音,爲什麽衹有陽聲韻的字呢? 因爲陰聲字和入聲字韻尾失落,沒有不改變的音節。又因爲陽聲韻尾-m 變成了-n,所以衹剩下上述六部的陽聲字。

如果跟英語從古印歐語以來的演變比較起來,在日耳曼語經歷了 Grimm 定律和 Verner 定律以後,再加上 15 世紀到 18 世紀英語的元音大轉移,要找一個兩千年不變的字在英語大概是不可能的事,而漢語卻有相當多的字保存了相當古老的層次。

二、漢語方言層次的多樣性

楊秀芳(1982:366-373)指出潮州話有三個層次,一個白讀層,一個舊文讀層和一個新文讀層。以全濁塞音聲母清化的情形來說,白讀層全濁聲母清化後讀送氣或不送氣沒有條件。舊文讀層的變化和白讀層一樣,但可以從韻母來判斷這些讀音不是白話音。新文讀層不僅顯示韻母不是白話音,而濁母清化後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代表這一批文讀音是從另一個濁母清化有條件的方言借進來的。

我(1998)曾經分析閩語濁音清化源於不同的白話層,以脣音聲母來說,根據梵漢對音的資料,知道漢語全濁的並母字早期從晉到隋是 b-,後期從唐以後是 bʻ-。閩語的現象是早期白話 p-、pʻ-、b-加上晚期白話 p-、pʻ-、bʻ-的結果,經過濁母清化的演變以後,現在閩語的白話音就從 p-、pʻ-、b-、bʻ-變成 p-、pʻ-、p-、pʻ-,清化後的全濁聲母字有的讀送氣音 pʻ-,有的讀不送氣音 p-。如果這個推論正確,那麽潮州話就是具有兩個白話層和兩個文言層的語言。

陳忠敏(2003)認爲吳語的開化方言有三個白話層,一個文讀層,以魚韻字來說:白話第一層讀-ɑ,第二層讀-ɤ,第三層讀-i。而文讀層則讀-y 或-u。這個現象顯示更爲複雜的白話層。

我(2002)探討蘇州成系統的文白異讀,認爲文讀、白讀兩個層次裏各有保留早期讀音和晚期方言移借的現象,不能一概而論。

不僅是南方的閩語、吳語有複雜的層次,北方話也不例外。王洪君(1992)研究山西的聞喜方言,就指出聞喜有三個層次,白讀層顯示的音韻特點是宋代西北方音,舊文讀層可能跟關中方言(西安話)關係密切,新文讀層則跟北京音系接近。

綜合以上的觀察,我們可以說漢語文白層次真是呈現多樣性的面貌。到目前爲止,南方方言白讀層次比較複雜,大概跟歷史上由北向南一波一波的移民潮有關,官話方言的白話層大概因爲文白差異不多,所以還沒有看到兩個層次的描述。而文讀層的情形南北方言都相當複雜,平山久雄(1990)甚至認爲國語在白讀層以外,還有四個文讀層。何以會有這樣的現象?劉勛寧(1994:258)說文白異讀"應當說是由漢語特殊的語言文字關係以及特殊的中國式的標準語與方言間的關係造成的"。漢語從中古以後一直有一個"標準語"存在,這個"標準語"隨着時代的不同又有不同的音系。而且因爲讀書的關係,不一定都能從標準語的地區請人來教書,那麼就產生了我(1992)以前所說的以另一方言白話作文讀,或以另一方言文讀作白話等等文白混雜的現象。這就是中國式的標準語與方言關係的特殊性。

三、漢語方言層次的點與面

我(1992)曾指出"許多零碎的例子衹有片面的意義,代表方言影響的一個點,並不能反映整個的方言層"。劉勛寧(1994)則認爲孤例如果可以聯繫幾個方言就可能找出行將消失的語音層次,現在轉引他一部分的材料(下頁):

陝西清澗話的"他"讀 tʻa,在這個方言裏中古果攝一等字讀-a 的衹是有這一個例子[②];從綏德話來說,果攝一等就有一組字讀-a;如果把清澗、西安、

② 根據劉勛寧《陝北清澗話的單字音》(1998:176)的記載,果攝一等字讀-a 的還有"那、哥、阿"等字,跟這裏的資料不一致。這一點承陳忠敏見告,在此致謝。劉先生的解釋是讀-a 的白話音衹有一個"他"字,其餘讀-a 的都是文讀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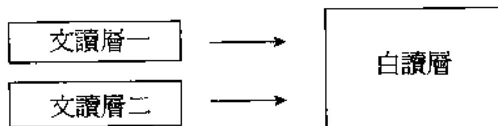
	多	他	那	大	我	何	羅	可
清澗	tɯ	t'a	nəʔ	t'ɯ	ŋɯ	xɯ	lɯ	k'ɯ
西安	tuɤ	t'a	na	ta文 t'uɤ白	ŋɤ	xuɤ	luɤ	k'ɤ
北京	tuo	t'a	na	ta	uo	xɤ	luo	k'ɤ
綏德	təŋ	t'a	na	ta	ŋa	xɤ	ləŋ	k'ɤ

北京、綏德放在一起看,就成爲一片。

現在我們來觀察這一組材料。如果沒有西安、北京、綏德的比較,清澗的 t'a 祇是一個孤例。我們根本不能說 t'a 代表一個層次,因爲我們不知道這個音是不是方言間個別的移借。進一步說,即使承認它可能代表一個層次,又表示什麽意義呢?我們能夠說清澗話果攝一等字現在有一個層次讀 -a,可見其他讀-ɯ 的是一個較晚的層次嗎?這個說明可能對可能不對,誰也不敢說定。既然不能說定,我認爲就沒有具體的意義。劉勛寧(1994:257)說:"如果這樣的層次發掘得多了,這樣的語言片聯繫得廣了,我們或許可以還漢語一個活生生的歷史。"我覺得這是中肯的說明,要點在於要聯繫成一個面才能顯示層次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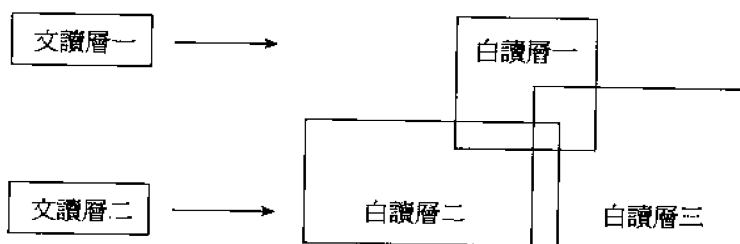
四、漢語文讀層的演變以字音爲單位,白話層以詞彙爲單位

漢語方言的文白異讀是同一個字的不同讀法,尤其文讀跟文字的關係極爲密切,大家都知道這是漢語的特色。儋州村話(丁 1986)中整套的文言音一定是真正讀書時才用的,許多個別的字並不出現在詞彙中。因此在文讀層中讀音的改變就不能用詞彙爲單位,詞彙擴散的理論(Wang 1969)在文讀層可能無所施其技。那麽文讀層的語言如何演變呢?楊秀芳(1993)說主要由於受到白讀層的調整,"文讀音一般都是用'今音'讀反切而得,其受'今音'的調整自不待言"。我想這個看法是正確的,但是可以進一步推論,同一個方言中前後兩代的文讀音之間並沒有演變的關係,那麽文讀層進入白讀層的過程可以用下圖表示:



如果兩個文讀層有些讀音似乎顯示先後演變的關係,相信是因爲來自同一個漢語的源頭,在原來的來源中有演變的關係,或者是進入新方言之後受白讀音的調整再發生演變,並不是文讀音之間產生自然的演變。

我們知道許多吳語、閩語的白讀層不止一層,這些白讀音也是不同時代進入這個方言的,在同一個方言中共存,它們之間有同有異。如果白讀層是三個,那麼上面的圖要更改如下:



三個白讀層之間可能某兩個讀音相同,也可能三個都不同或者都相同。錯綜複雜,但白讀音的單位是詞彙,可能在某一個詞彙中讀白讀一,另一個詞彙中讀白讀二。而這些白讀音又跟文讀音共存。

文白共存是一般現象,但我們要理清頭緒卻不是容易的事。舉一個極端的例子來說,漢人的姓氏似乎應該是文讀,例如:“尉遲”的“尉”讀 ỳ,“蓋”讀 kǎ,但是“繆”讀 miàu、“葛”讀 kǎ都像是白話音,miòu、ká 才是文讀;“翟”大部分人讀 tʂái,也可以讀 tʂǝ́,tʂái 的讀音就是白話。這種姓氏的文白讀並不容易弄清楚,個別讀音的姓氏不會出現在普通詞彙中,應該跟字音有關,不認識字的人其實藉由口耳相傳,可能讀的是文言音,可是何以會有白讀的讀法,真不容易索解。如果要說一個字音能夠代表一個層次,在這種情形下更不易說定。

至於文白混雜之後自然兩種音就可能構成新的詞彙(丁 1992),產生多種情況的競爭和融合,徐通鏘(1991)、楊秀芳(1993)都有詳細的描述。混雜以後的文言音可能跟着整個白話音的演變同步變化,經過若干年後有些文言音受到白話音調整之後再進一步演變,便不容易分辨早先的面貌。

五、同源層次與異源層次的意涵

王福堂(2003)提出“同源層次”和“異源層次”的名詞。他說:“語音層次具體表現爲同一古音來源的字(一個字或一組字)在方言共時語音系統中有不

同語音形式的若干音類。有的音類來自異方言,就叫做異源的。"什麼是"同源層次"呢? 他舉本方言中因聲調分化以及同形字合併而產生的異讀,不是從異方言借入的讀音就是同源層次。又說:"底層也是一種異源層次。"

基本上我贊成這兩個名詞,但是想在意涵上作一點修正。

第一,一般所談的層次大多指稱王氏所說的"異源層次",本方言中產生的異讀能不能成爲一個層次,可能看法不一。既是本方言中的演變,就用普通音變的規律來描述應無問題。可以暫時不牽涉歷史層次。

第二,我覺得"漢語"和"非漢語"的區別比較大,這兩種來源的異讀可能顯示不同的語音結構,"非漢語"的異讀要調整融合,比"漢語"的異讀可能困難一點。因此要辨認"非漢語"的"底層"是比較困難的事。

我想用"同源層次"指稱來源於漢語的異讀,無論是歷史上的或現代方言的;用"異源層次"指稱來源於"非漢語"的異讀,當然包括底層的討論在内。

六、結語:漢語方言層次的分析對古音研究的影響

爲什麼要分析漢語的層次? 因爲藉由這種分析才能弄明白漢語真正的面貌。歷史的層次跟漢語史的研究息息相關,平面的層次使我們了解語言接觸的過程,兩者對歷史語言的理論都可能有所貢獻。現在我想談一談歷史層次的分析對古音研究的影響,作爲這篇短文的結語。

第一,方言的歷史層次分析直接影響古語的構擬。早年 Jerry Norman (羅傑瑞)1979、鄭張尚芳 1983 提出閩語和吳語的層次問題,近來梅祖麟(2001)、吳瑞文(2002)和陳忠敏(2003)分別以層次分析法構擬某一韻的古音,這在古音研究上是不同於以往的進步。羅傑瑞首先提出層次說,但在他古閩語的擬音中並未能充分利用層次的不同來擬測不同時代的古閩語,所以吳瑞文指出羅氏對閩語中《切韻》八個四等韻的擬音有六個是利用第一層次的白話音,而青屑兩韻則是用的第二層次的對應,可見層次不分清,會直接影響到古音的構擬。

第二,方言層次的分析對漢語上古音和中古音都會有影響。對於上古音的影響目前還沒有特別的文章討論到,對中古音已經有上述梅、吳、陳三位的文章根據層次提出不同的建議。我(丁 1995)提出《切韻》實際包含了南北兩個音系的看法,層次的分析大概對江東方言"金陵音系"有直接影響。目前對吳閩客贛的層次還要進一步釐清,分清層次以後才能討論各方言母

語的結構,因此是不是立刻要討論中古音的音值,也許還沒有到時候。

吳瑞文證明閩語四等韻帶-i-的白讀層次是江東方言,沒有-i-的白讀層次(李如龍 1996)是更古老的語言層。我(丁 1997:51)研究重紐問題,認爲中古音四等韻仍有介音-i-,可能層次的分析和中古音根據文獻資料的研究可以殊途同歸。重要的是在殊途同歸之前引此證彼可能會有論證方法上的問題。

原載《永遠的 POLA:王士元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141-148,中研院語言研究所,2005 年。

參考文獻

Norman,Jerry (羅傑瑞).1979.《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方言》4:268-273。

Norman,Jerry(羅傑瑞).1981. The Proto – Min Finals,《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35-73,臺北:中研院。

丁邦新 1986.《儋州村話》,《史語所專刊》84,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丁邦新 1992.《漢語方言史和方言區域史的研究》,《中國境内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23-29,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亦收錄於丁邦新(1998)《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188-208,北京:商務印書馆。

丁邦新 1995.《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國語文》6:414-419。

丁邦新 1997.《重紐的介音差異》,《聲韻論叢》6:37-62。

丁邦新 1998.《漢語方言接觸的幾個類型》,《語文學論叢》20:149-165。

丁邦新 2002.《蘇州同音常用字彙之文白異讀》,《中國語文》5:423-430。

王洪君 1992.《文白異讀與叠置式音變》,《語言學論叢》17:122-154。

王福堂 2003.《漢語方言語音中的層次》,《語言學論叢》27:1-10。

平山久雄 1990.《中古漢語的清入聲在北京話裏的對應規律》,《北京大學學報》5:72-79。

何大安 2000.《語言史研究中的層次問題》,《漢學研究》18:261-271。

李如龍 1996.《自閩方言證四等韻無-i-說》,《方言與音韻論集》:72-8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言研究中心。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61。

吳瑞文 2002.《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語言暨語言學》3.1:133-162。

徐通鏘 1991.《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梅祖麟 2001.《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爲不韻"》,《中國語文》1:3-15。

陳忠敏 2002.《方言間的層次對應——以吳閩語虞韻讀音爲例》,《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73-83。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陳忠敏 2003.《吳語及鄰近方言魚韻的讀音層次——兼論金陵〈切韻〉魚韻的音值》,《語言學論叢》27:11-55。

楊秀芳 1982.《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楊秀芳 1993.《論文白異讀》,《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823-849。臺北:大安出版社。

劉勛寧 1994.《陝北清澗話人稱代詞和指人名詞語尾[ˈmi]探源》,《中國境内語言暨語言學》第二輯"歷史語言學":251-261。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劉勛寧 1998.《現代漢語研究》,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潘悟雲 2002.《吳語中麻韻與魚韻的歷史層次》,《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47-6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鄭張尚芳 1983.《溫州方言歌韻讀音的分化和歷史層次》,《語言研究》2:108-120.

Wang, William S-Y. (王士元).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 *Language* 45. 1:9-25.

從漢語方言現象檢討幾個辨音徵性的問題*

語言研究和語言學理論總是相輔相成的。從語言研究中尋繹理論,再從理論出發研究語言。討論語音學理論和方言調查亦復如此,要分析某一個方言的語音結構總是要從一種理論入手。在分析的過程中有時會發現理論上的缺點,從而對理論加以某種程度的修正。趙元任先生(Chao 1934)有一篇著名的論文《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就引用許多漢語方言的例子來說明用音位標音的種種問題,提出多能性(non-uniqueness)的論點。李方桂先生(F. K. Li 1966)分析國語的資料,就提出零聲母和零元音的看法。

近年來關於語音分析的理論,大致都沿用 Jakobson、Fant 跟 Halle(1963)所提出的辨音徵性(distinctive feature)的說法,並以 Chomsky 及 Halle(1968)的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一書爲主要的參考依據,事實上這本書不止是討論英語的問題,其中的第四部分就是專講音韻學理論的。當然,他們希望這一個音韻研究的理論能够推及到所有的語言。我們仔細檢看這本書的書目,竟然沒有引到一篇文章是跟漢語有關的,勉强說來,祇有王士元(Wang 1967)的一篇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one*,其中有一部分討論漢語方言的聲調問題。對於漢語這樣一種人數衆多、方言複雜的語言,竟然在寫音韻分析理論時未曾提到,實在令人驚異。主要的根據既是英語,書中理論上的闕失自然難免。如 Campbell(1974)就根據別的語言加以檢討。又如 Schane(1973)的 *Generative Phonology* 也忽視英語與法語以外的語言,Jensen(1975)的書評特別提到這一點。在這篇短文裏並不是要對整個的理論加以檢討,而是要根據漢語方言學的研究來修正一部分的分析方法。Chomsky 和

---

* 我在史語所的工作之一是從事漢語方言的調查,兩位故去的所長李濟之先生、屈翼鵬先生都曾給予許多幫助,謹以此文紀念兩先生。在付印之前,承李壬癸兄指正,指供修正意見,並此致謝。

Halle(1968:335)曾經提出"自然的音類"(natural class)作爲語音分析理論的根據,現在觀察漢語方言的實際現象,提出幾點來討論。無論用什麼理論來解釋,這種語言現象總是不可忽略的。

一、音節性(syllabic)和元音性(vocalic)

Chomsky 和 Halle 提出"元音性"的徵性(1968:302),後來認爲"音節性"可能更好(1968:354)。Schane(1973:26)也主張以"音節性"代替"元音性"。現在根據漢語方言增加一些證據:

蘇州話(袁 1960;《漢語方音字彙》)

꜁l̩ 兒　꜁m̩ 無　꜁n̩ 你　꜁ŋ̍魚

꜁lE 來　꜁mE 蠻　꜁nE 難　꜁ŋE 顏

廈門話(董 1960)

m̩꜅(不)　꜁ŋ̍ 黃:mi꜅麵　ŋi꜅硬[1]

桃園客家方言(楊 1957)

꜁m̩(不)　꜁ŋ̍魚:꜀ma 馬　꜁ŋa 牙

從以上三種方言的例字來看,都有成音節的鼻音或邊音和不成音節的鼻音或邊音聲母對比的情形。在分析這兩種音類時,所有其他辨音徵性都相同,祇有"音節性"是分別的唯一依據:

	l̩	l	m̩	m	n̩	n	ŋ̍	ŋ
音節性	+	−	+	−	+	−	+	−

以漢語來說,成音節的輔音用作韻母,不成音節的用作聲母,兩者之間有明顯而必要的區別。用"音節性"代替"元音性",可以使徵性涵蓋的範圍更廣,更能合於自然的音類。

二、鼻音和流音

Chomsky 和 Halle(1968:303)原先認爲鼻音和流音的區別祇在"元音性"的不同,鼻音是[−元音性],而流音是[+元音性]。這個分別跟漢語的現象

---

① 這裏按照董氏原著的辦法,在鼻音聲母之後,省去元音的鼻化符號,其實這兩個例字的元音都是鼻化元音。

不合,因爲在漢語中,鼻音和流音屬於自然的一類。下江官話常常把 n、l 混而爲一;又如從隋唐中古音到國語的聲調演變中,鼻音和流音的行爲總是一致的:

中古音		國語	例字	中古聲母[2]
平聲	清	陰平	邊、天、堅	*p-、*t‘-、*k-
	次濁	陽平	眠、連、然	*m-、*l-、*ń-
	全濁	陽平	駢、田、前	*b-、*d-、*dz-
上聲	清	上	扁、點、淺	*p-、*t-、*ts‘-
	次濁	上	勉、斂、染	*m-、*l-、*ń-
	全濁	去	辨、墊、賤	*b-、*d-、*dz-

"次濁"就是鼻音和流音,等韻學家已經把它們歸爲自然的一類,在聲調的演變上有一致的方向,和清音或全濁音的演變並不相同。鼻音和流音基本上都是響亮音(sonorant),如果根據上文的建議,用"音節性"代替"元音性",那麽鼻音和流音該是完全相同的一類,衹是本身還有成音節與否的差異。

	a. i. u	l̩. m̩. n̩. ŋ̩	l. m. n. ŋ	p. t. k. b. d. g
音節性	+	+	−	−
輔音性	−	+	+	+
響亮音	+	+	+	−

成音節的鼻音和流音有兩個基本徵性跟元音一致。這個分析法跟後來 Chomsky 和 Halle 的改正意見相同(1968:354),也等於是增加漢語的證據,選擇一種正確的分析法。

三、喉塞音 ʔ 和喉擦音 h

Chomsky 和 Halle(1968:303)把 ʔ 和 h 歸爲滑音(glide)一類,認爲它們的徵性是[− 元音性、− 輔音性];Schane(1973:29)也認爲 ʔ 和 h 的徵性是[− 音節性、− 輔音性]。這自然是從語音類型、發音原理跟英語中 ʔ 和 h 的情形來立說的,如果以語音功能的觀點,從漢語方言的實例來看,ʔ 和 h 實在該是[− 音節性、+ 輔音性],和普通的塞音擦音並無二致。

先說喉塞音 ʔ。在漢語裏,通常鼻音尾和塞音尾的出現情形相當一致,彼此對應。例如廣州話、梅縣話有-m、-n、-ŋ,就有對應的-p、-t、-k,它們跟元

② 中古聲母大致引用董同龢先師的擬音,衹是把全濁聲母的送氣符號省去。

音配合成爲韻母的情形也大體一致。但是在福州話中卻衹有-ŋ 和-ʔ 兩種(袁 1960:290),可見-ʔ 是一種可以跟-ŋ 對當的塞音 。在陶燠民(1930:453)、藍亞秀(1953:247)、王天昌(1969:7)的記錄裏根本都記成-ŋ 和-k,藍亞秀並有一段說明(1953:247):

> -k 在一般情形下是沒有破裂作用的舌根清塞音。不過有時它會是喉塞音,或僅有緊喉作用,但都與辨別字義無關。又有些字,如果在別的字前面,往往完全將韻尾失落,同時聲調與下字聲母的變化,也脫離-k尾字的正軌。

可知福州話中的-ʔ 和-k 並不是方言的不同,衹是同一音位的自由變體,正可以顯示-ʔ 和-k 是同一類的音。

又如南昌音系,據袁家驊(1960:129)的記錄,有四種韻尾-n、-ŋ;-t、-k。而楊時逢先生(1969:129-130)的記音卻是-n、-ŋ;-t 和-ʔ。一方面可以看出-ʔ 和-ŋ 的對當,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ʔ 和-k 的接近。自然最清楚的是閩南語,有-m、-n、-ŋ 和鼻化元音,也有-p、-t、-k 和-ʔ。我自己調查的海南島儋州村話,具有-m、-n、-ŋ 三種鼻音尾,同時就有-p、-t、-ʔ 三種塞音尾(見 Ting 1980:8-9,13),都是平行的現象。

再說喉擦音 h。在漢語方言中,差不多各方言都有 k、k‘、x 一組聲母,其中 x 在別的方言有時讀成 h,成爲 k、k‘、h 一組,並不能因爲 h 是喉擦音就肯定它與舌根擦音的 x 有基本的不同。以下以湖北方言的 64 個調查點來作一個例證(趙 1948)。

湖北方言 64 個調查點都有舌根音一組聲母,差不多各地的音韻說明裏都對聲母的語音實值加以描寫。關於 x 的音值有好幾種描寫法,現在列表說明:

調查點數 / 分區	(1)用 x 標音,不加說明 (2)x 的摩擦顯明 (3)x 音同或音近國音	(4)x 音偏後	(5)x 讀小舌音	(6)x 音近 h (7)x 擦音較輕	(8)用 h 標音
第一區	29	2		1	
第二區	9	5	5		
第三區	4	1		1	2
第四區	4			1	

表裏所列的描寫情形一共五類,第一類包括三種,用 x 標音,不加說明,可見

是一個普通的舌根擦音;說摩擦顯明,沒有提到部位,自然還是舌根音;說 x 音與北平同、同國音、近北平音或近國音,都表示 x 是舌根擦音。第四類包括兩種,x 音近 h 意思清楚,說 x 擦音較輕,就暗示接近 h 的意思,例如在第四區的崇陽,就說"x 摩擦較輕,像 h"。其餘第二、第三、第五三類不必解釋。從這個表我們可以看出兩個現象:第一,在同一個方言區中,各小方言都有 x 的音,其部位可能偏後,甚至讀小舌音。第二,有的小方言根本是 h,或 x 音近 h。就整體而言,各地都有 k、k'、x 一組音,其中 x 在兩個調查點讀爲 h,我們可以肯定這個 h 所具有的辨音徵性和 x 絕對沒有基本的不同,絕不能說 h 是[-輔音性],而 x 是[+輔音性]。

基於以上的討論,ʔ 和 h 的辨音徵性可以說是[-音節性、+輔音性]。可是喉部的音,在定義上 Chomsky 和 Halle 不認爲是[+輔音性],這就牽涉到輔音性的基本定義。他們認爲輔音性是在口腔通道中有明顯的阻塞,根本就把喉音排斥在外。因此,我們要把輔音性的定義改爲在氣流通道中有明顯的阻塞,以便涵蓋 ʔ 和 h。

在漢語以外,臺灣的南島語也有 ʔ 和 h 這樣的音,例如李壬癸研究魯凱語(Paul J-K. Li 1973:12)就已經把這兩個音訂爲[+輔音性],同時說明 ʔ 和 h 在魯凱語中與其他輔音的行爲無二致,與滑音 y、w 沒有平行現象,不是自然的音類。可以作爲上文論點的一個證據。

以上分別討論音節性、鼻音和流音、喉塞音和喉擦音的問題,從漢語方言的語音功能、音系對當、歷史演變的趨向來立說,可以得到上述的結論。這和 Chomsky 和 Halle 的理論可能有角度的不同,我想從漢語的證據加强一般性的理論,他們是從英語或法語出發,希望推及到語音理論上去,以下舉兩個例子來說:

第一,Chomsky 和 Halle 先用元音性,後來改爲音節性,就是在討論法語的連音變化及元音省略時發生了困難,才接受 J. C Milner 和 C. J. Bailey 的建議而修正的。正和我們根據漢語方言現象所提出的修正意見相同,祇是出發點不同而已。

第二,他們對 ʔ 和 h 的處理法實際上是從英語出發的。ʔ 在英語中無音位性,祇出現在表示否定的 uh-uh 之間,紐約雖有一派英語以 ʔ 來代替 bottle 一字裏的 t,成爲[bɔʔl̩],那也祇是語音性的(參見 Schane 1973:20)。h 在英語中有音位性,但是它的出現有異於通常英語輔音的地方,例如,英語可以說 an historian 或 an hotel,祇要重音不在第一音節,以 h 起頭的字就可以接用

an[3]。正如有些英國作家在 union、euphony 之前也用 an 一樣[4]，h 跟 y 有類似的現象。因此把 ?、h、y 和 w 訂爲同一類滑音。

從這兩點看來，各語言都有其個別性，彼此不一致，有時甚至可能衝突。Campbell (1974) 指出好些自然音類在 Chomsky 和 Halle 的書裏都沒有提到，有些對比又沒有區別。換句話說，在甲語言中自然的音類，到乙語言可能不自然；在甲語言需要的對比分析在乙語言可能不需要。這就表示辨音徵性的分析法不是一成不變永遠固定的，要能適應各個語言的情形。一方面要保持彈性，一方面也實在需要修正。把元音性改爲音節性，把鼻音、流音歸爲一類，就是 Chomsky 和 Halle 同意修正的兩個例證；我想喉塞音和喉擦音的類別也有根本修正的必要。

原載《史語所集刊》51.4:607-614,1980 年。

參考文獻

王天昌 1969.《福州語音研究》,臺北:世界書局。

袁家驊 1960.《漢語方言概要》。

陶燠民 1930.《閩音研究》,《史語所集刊》1.4:445-470。

董同龢 1960.《四個閩南方言》,《史語所集刊》30:729-1042。

楊時逢 1957.《臺灣桃園客家方言》,《史語所單刊》甲 22,臺北。

楊時逢 1969.《南昌音系》,《史語所集刊》39 上:125-204。

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吳宗濟、董同龢 1948.《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史語所專刊》18《漢語方音字彙》。

藍亞秀 1953.《福州音系》,《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5:241-331。

Campbell, Lyle. 1974. Phonological Features: Problems and Proposals, *Language* 50:52-65.

Chao, Yuen Ren. 1934. 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Vol. IV,

[3] 這種情形和 an hour 的 h 不發音的情形不同。

[4] 見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92, Unabridged Second Edition, 1960.

Part 4:363-397. Reprinted in *Readings in Linguistics I*, ed. by Martin Joos, 38-54.

Chomsky, Noam and Morris Halle. 1968.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Harper and Row.

Jakobson, Roman, C. Gunnar M. Fant and Morris Halle. 1963. *Preliminaries to Speech Analysis*, MIT Press.

Jensen, John T. 1975. Review of Schane(1973), *Language* 51:740-746.

Li, Fang Kuei. 1966. The Zero Initial and the Zero Syllabic, *Language* 42: 300-302.

Li, Paul Jen-kuei. 1973. *Rukai Structur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s, No. 64.

Schane, Sanford A. 1973. *Generative Phonology*, Prentice-Hall.

Ting, Pang-hsin. 1980. The Tan-chou Dialect of Haina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No. 8:5-27.

Wang, William S-Y. 1967.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one, *IJAL* 33.2: 93-105.

漢語方言中的"特字"
——一致的例外

一、特字的定義及其相關問題

"特字"是趙元任先生創造的一個名詞，他說"有一些特別的字在各地方言中不但讀的音值不同，它的音類也不一致"（趙元任等 1948：1494）。個別字的方言讀音不同是自然的事，音類不同就需要特别注意了。例如"譜"字屬中古幫母，各方言的聲母應該讀不送氣的 p，但是除去蘇州和溫州以外，《漢語方音字彙》收錄的各地方音聲母都讀 p'，用音韻學的術語說就是"幫讀如滂"，這是音類的不同。這個字平常不大用，大概最常見的是"家譜、離譜"等詞，可以說是讀書音。那麼各方言的讀法有兩個可能的解釋：第一，《切韻》《廣韻》《集韻》漏收滂母一讀；第二，"譜"字聲母讀 p'，是受到聲符"普"字的影響，也就是"讀半邊字"的問題。所以"特字"的成因可能有不同的解釋。

又如"堤"（隄）字，北京話讀 ti1[①]，别的方言如西安、太原、揚州讀 t'i2。共有兩類讀法，如果來自同一中古的音切就不好解釋，就要看成"特字"。其實"堤"字《廣韻》雖然衹有一個反切"都奚切"，屬端母。而《集韻》卻另有"田黎切"的定母一讀，上述讀陽平調的方言其實也其來有自，蘇州、溫州讀濁聲母 d，而且是陽平調，正顯示定母的來源。這種情形可以看得出《廣韻》漏收而《集韻》著錄的現象，就不能看作"特字"。

在這篇文章裏，我想用"特字"作爲方言分類的一個依據，看看在傳統的音韻條件以外，特字能不能幫助我們辨認不同的方言。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給特字的範圍縮小一點。第一，這些"特字"應該同時也是"常用字"，是

---

① 本文用數字表示聲調，單數表示陰調，雙數表示陽調。有的方言有些調不分陰陽，或濁上歸去等等，就以實際讀音爲準，寫明聲類。

口語裏用得到的常見的字。第二,最好不是名詞,因爲名詞容易借用。換句話說,應該找到一些常見的又不容易借用的特字作爲分類的依據。在歷史語言學上,我們知道當方言從母語分支出來之後,甲方言再有新的變化,乙方言通常就不容易有類似的變化。如果這種新的變化是個別的,不合正例的,那就更不容易雷同。我想這一類的特字應該可以檢看方言之間的關係。因爲不同的方言而有一致的例外,必然代表某一種意義。

鄭錦全和王士元(Cheng & Wang 1971)曾從詞彙擴散的角度討論過中古漢語聲母演變的問題,並指出:"The extent to which two dialects share exceptional forms can lead us to ver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histories of these two dialects(1971:219)。"我的想法和他們的看法完全一致,就是希望藉"特字"討論方言之間的關係,並進一步看看能不能用"特字"給方言作分類的依據。

因爲特字衆多,上文已經提到要找常用字,避免用容易移借的名詞,現在舉幾個例來說。例如"彌"字大多數方言聲母讀 m-,但在廣州讀 nei2,梅縣讀 ni1,潮州讀 nĩ3,似乎在廣東有例外的變化。但是"彌"字不是常用字,雖然各地都可以念它的字音,在平常人的口語中這個字不大出現。又如"糾"字屬見母,各方言大體有一致的演變,祇有廣州和陽江讀 tɐu3。"糾"字一般口語也不見用,大部分用在"糾紛、糾察,糾正"等詞彙裏,不敢用來討論方言間的區分或關係。舉名詞的例子來說,"獺"字是透母字,在梅縣、廣州這個字讀送氣的塞擦音 ts'at7、tʃ'at7,通常見於"水獺"一詞,這種動物不是各地都有的,很可能彼此借用。又如匣母"糊"字,各地大部分讀跟 x-、ɦ-、f-、v-一類的擦音,但廈門、潮州、福建、建甌等地有聲母爲 k-的白話一讀,這也許不是後來閩語的創新,反而是存古(丁 1999)。但這個字通常是指"漿糊",既不能避免方言間的借用,也不保證其他方言不會有類似存古的讀法。總之,非"常用字"和名詞都不適用於討論方言之間的關係。

特字是怎麽形成的,可能有許多原因,本文無意給每一個"特字"找出讀法特別的成因,鄭、王的文章已經提到避諱、讀半邊字及方言影響等,現在希望能作一個比較全面的歸納。

(一)韻書漏收　例如"貸"字,韻書記錄的音屬透母,北京話應該念去聲 t'ai,但實際上念不送氣的 tai。廣州讀 tai5 是合於演變的。從蘇州讀 dᴇ6、雙峰讀 due6 來看,這個字應該有定母一讀,那北京話的 tai 就完全合於演變。所以這個特字的聲母演變不合正例,可能由於韻書漏收。

(二)讀音後起　例如"臉"字,各方言聲母都是 l-,泥來母不分的方言則讀 n-。可是這個字《廣韻》根本沒有收錄,《集韻》有"居奄切"一讀,音同"檢",和今音完全不同。閩粵客方言大都說"面",不用"臉"字,可能上聲 liɛn 的一讀是後起的讀音,跟"斂"的讀法有關。

(三)讀半邊字　上文已經舉了一個例字,"譜"可能因爲聲符"普"的緣故而誤讀。又如"械"字聲母屬匣母,官話方言一致讀如"戒",可能也是讀半邊字的結果。又如"偵"字,各方言都讀不送氣的塞擦音 ts、tʂ、tʃ 或塞音 t,而《廣韻》丑貞切,屬徹母,各方言的讀音應該送氣。這個字《集韻》通"知盈切"的"貞",可能因爲《廣韻》漏收,也可能讀了半邊字。這類的例子很少,衹能出現在讀書音。

(四)受常用字影響　例如"玻"字通常衹見於"玻璃"一詞,韻書的記載是滂母,北京話應該讀 p'o1,但是各地方言全部讀不送氣的 p,大概是受常用字"波"影響。但是"波"本身在北京話就有 po1、p'o1 兩讀,可能 p'o1 是後起的讀音。在"波"影響"玻"字以後,儘可以又有後來的變化。常用字的影響能不能成立,難以說定,這裏衹是暫備一說。

(五)避諱　例如"勾、鈎"兩字是見母字,各地方言聲母都是 k-,衹有廣州、陽江讀 ŋau1。因爲 kau1 指男性的生殖器,爲避諱的關係把聲母改讀爲 ŋ-。這種現象在某些方言裏存在,即使鄰近的方言衹要避諱的字不復同音,就不必變讀。例如"鈎"在粵西的方言裏仍然避諱,讀 ŋau1;而在東莞就仍讀 kau1(詹、張 1998;《東莞方言大詞典》)。這跟"飛鳥"的鳥,北京讀 niau3 是相同的現象。

(六)存古　上文也舉了一個例字,就是閩語的"糊"字。又如"鹹"字屬匣母,各地聲母都讀擦音,衹有閩語讀 k-,如廈門 kiam2、福州 keiŋ2。這是因爲匣母可能有兩個早期來源,一個是濁塞音,一個是濁擦音。從濁塞音來的閩語讀 k-,所以表面例外的原因其實是存古(丁 1999)。

(七)音變的遺留　按照王士元的詞彙擴散理論(Wang 1969),音變本身是突變,在詞彙中是漸變,那麼漸變的結果,未變的殘餘就像例外了。他的理論從詞彙著眼,這裏衹說個別的特字,就不再舉詞彙的例子。

以上所說特字形成的原因可能還是不夠周延,也許還有別的原因。最大宗的一種是暫時找不出原因來的,個別性的。本文並不是要研究所有特字的成因,而是想用這一類的特字加上上述可以找出原因來的一起來討論方言之間的問題,材料主要是根據《漢語方音字彙》。當然也許在將來研究更

深入以後,這些特字都可以找出形成的原因,相信不致影響現在討論的結果。

二、用特字區別漢語方言

要利用特字區別方言,最好能找到平行的例子,就更具說服力。但是既是特字,也就不容易有另外一個特字顯示類似的關係。找不到的時候,衹能找大體接近的例子來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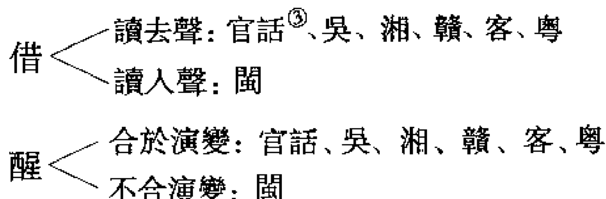
(一)首先要提出的特字就是"借"和"醒"字②。

	北京	濟南	西安	太原	武漢
借	tɕie	tɕie	tɕie	tɕie	tɕie
醒	ɕiŋ	ɕiŋ	ɕiŋ	ɕiŋ	ɕin
	成都	合肥	揚州	蘇州	溫州
借	tɕie	tɕi	tɕiɪ	tsiɒ	tsei
醒	ɕin	ɕin	ɕiŋ	sin	seŋ
	長沙	雙峰	南昌	梅縣	廣州
借	tɕie	tɕio	tɕia	tɕia	tʃɛ
醒	ɕiŋ	ɕiɛn$_{文}$,ɕiɒŋ$_{白}$	ɕin$_{文}$,ɕiaŋ$_{白}$	siaŋ	ʃɪŋ$_{文}$,ʃɛŋ$_{白}$
	陽江	廈門	潮州	福州	建甌
借	tʃɛ	tsioʔ	tsieʔ	tsuɔʔ	tsiɔ
醒	ɬiŋ	sin$_{文}$,ts'ĩ$_{白}$	ts'ẽ	siŋ$_{文}$,ts'aŋ$_{白}$	saiŋ$_{文}$,ts'aŋ$_{白}$

"借"字是去聲禡韻字,現在一般方言都讀去聲。唯有閩語讀入聲,上表裏廈門、潮州、福州都讀有喉塞音的陰入,建甌喉塞音丟失,聲調還是讀陰入。閩語入聲的讀法其實見於《廣韻》的昔韻精母資昔切,嚴格說來不應算例外,因爲於古有據,是一種存古的現象。但比較各方言的讀法,不能不承認入聲的讀法是"特字"。

"醒"字是心母字,除閩語以外,各地方言都讀擦音聲母。閩語文言音也讀擦音聲母,但白話音讀送氣的塞擦音聲母,這是不合演變的"特字"。現在我就用這兩個字把閩語和其他各方言分開。請看下圖:

② 資料裏調號沒有標出,因爲討論的時候要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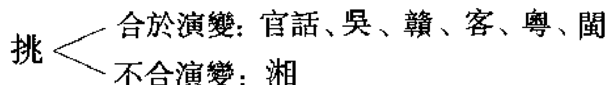


（二）挑（挑擔）

北京	濟南	西安	太原	武漢	成都	合肥
t‘iau	t‘iɔ	t‘iau	t‘iau	t‘iau	t‘iau，tiau	t‘iɔ
揚州	蘇州	溫州	長沙	雙峰	南昌	梅縣
t‘iɔ	t‘iæ	t‘iɛ	t‘iau，tiau	t‘iɤ，tiɤ	t‘iɛu	t‘iau
廣州	陽江	廈門	潮州	福州	建甌	
t‘iu	t‘iu	t‘iau$_{文}$，t‘io$_{白}$	t‘iəu$_{文}$，t‘ie$_{白}$	t‘ieu	t‘iau	

“挑”字是平聲蕭韻透母字，各地方言聲母都讀送氣的 t‘-，衹有湘語有不送氣 t-的又讀，這是“透讀如端”。不過成都也有不送氣的又讀，不知來源如何。

現在圖示如下：



（三）劑

北京	濟南	西安	太原	武漢	成都	合肥
tɕi	tɕi	tɕi	tɕi	tɕi	tɕi	tsɿ
揚州	蘇州	溫州	長沙	雙峰	南昌	梅縣
tɕi	tsi	tsei$_{文}$，zei$_{白}$	tɕi	tɕi	tɕi	tsi
廣州	陽江	廈門	潮州	福州	建甌	
tʃɐi	tʃɐi	tse	tsi	tsa	tsi，tsa	

“劑”字是從母去聲字，各方言都讀不送氣的 tɕ 或 ts，但是贛語、客家話應該讀送氣音，現在南昌、梅縣也讀不送氣音，所以跟常規不同。這個字大概用於藥劑、調劑的意思[4]。圖示如下：

---

③ 各地方言作爲代表大方言的點，完全按照《漢語方音字彙》凡例中的説明。

④ 這個字懷疑是讀書音，現在各地的讀音有可能受“濟”字的影響。如果這個例字不能採用的話，贛語就沒有顯著的特字了。

劑 < 合於演變：官話、吳、湘、粵、閩
　　不合演變：贛、客

（四）肥

北京	濟南	西安	太原	武漢	成都	合肥
fei	fei	fi，fei$_{新}$	fei	fei	fei	fe
揚州	蘇州	溫州	長沙	雙峰	南昌	梅縣
fəi	vi$_{文}$，bi$_{白}$	vei$_{文}$，bei$_{白}$	fei	ɣui	fəi	p‘i
廣州	陽江	廈門	潮州	福州	建甌	
fei	fei	hui$_{文}$，pui$_{白}$	pui	p‘i$_{文}$，puei$_{白}$	py	

“肥”字屬奉母平聲，今聲母的演變除閩語保留雙唇音讀 p-外，應該讀 f-，實際上各方言的讀音大體都合於演變。衹有梅縣客家話讀 p‘i，是一個例外。客家話不僅讀雙唇音，而且送氣。長汀讀 p‘ei、武平讀 p‘ɛi、秀篆讀 p‘oi、揭西讀p‘ui、寧化、寧都有兩讀，一讀是 p‘ɛi，一讀是 fi 或 fɛi，讀 f-的音相信是後起的。可惜客家話內部並不完全讀 p‘-，也有讀 f-的，現在衹能根據一部分存古的方言來立論。圖示如下：

肥 < 合於演變：官話、吳、湘、贛、粵、閩
　　不合演變：客

（五）剝

這個字是入聲覺韻幫母字，各方言都讀 p，衹有粵語讀鼻音聲母 m-，也就是“幫讀如明”。資料如下：

北京	濟南	西安	太原	武漢	成都	合肥
po$_{文}$，pau$_{白}$	pɤ	po	pəʔ$_{文}$，paʔ$_{白}$	po	po	pɐʔ
揚州	蘇州	溫州	長沙	雙峰	南昌	梅縣
paʔ	poʔ	po	po	pʊ	pɔk	pɔk
廣州	陽江	廈門	潮州	福州	建甌	
mɔk	p‘ɔk	pɔk$_{文}$，pak$_{白}$	pak	puɔʔ	pɔ$_{文}$，pu$_{白}$	

這個例外讀法的字使粵語完全與其他的方言產生了差異。陽江讀p‘ɔk，仍然是例外，參考詹伯慧，張日昇（1987），粵語區二十五個方言點，衹有一個點花縣讀 pɔk，大概是從客家話來的讀音，其餘方言的聲母都是 m-。

剝 < 合於演變：官話、吳、湘、贛、客、閩；不合演變：粵

（六）潰（潰膿）

北京	濟南	西安	太原	武漢	成都	合肥
xuei，k'uei	xuei，k'uei	xuei，k'uei	xuei，k'uei	k'uei	k'uei	xue，k'ue
揚州	蘇州	溫州	長沙	雙峰	南昌	梅縣
k'uei	guE	gai，gaŋ	k'uei	k'ui	k'ui	k'ui
廣州	陽江	廈門	潮州	福州	建甌	
k'ui	k'ui	k'ui	k'ui	k'uei	k'o	

"潰"字意指流膿，是去聲隊韻匣母字，除去蘇州、溫州以外，各方言聲母都有讀 k'-的，顯然是例外。蘇州、溫州兩地讀 g-，匣母字在這兩個方言本來應該讀 ɦ-，g-的讀法使得這個音像是從羣母來的，無論如何是不合正軌的讀音。如果我們相信各方言 k'-的讀法是從溪母來的讀音，那麼蘇州、溫州兩地的讀法還是例外。

（七）最後要提出來的是"特"字和"僕"字：

潰 < 合於演變：官話、湘、客、贛、粵、閩；不合演變：吳

	北京	濟南	西安	太原	武漢
特	t'ɤ	t'ɤ文，tei白	t'ei	t'əʔ	t'ɤ（tie口），t'ie
僕	p'u	p'u	p'u	p'əʔ文，p'aʔ白	p'u
	成都	合肥	揚州	蘇州	溫州
特	t'ie，t'e新	t'ɐʔ	t'əʔ，təʔ口	dɤʔ，dirʔ口	de
僕	p'u	p'əʔ	p'ɔʔ	boʔ	bu
	長沙	雙峰	南昌	梅縣	廣州
特	t'ɤ	t'e文，t'ia白	t'ɛt	t'it	tɐk
僕	p'u	p'ʊ	p'uk	p'uk	pʊk
	陽江	廈門	潮州	福州	建甌
特	tɐk	tɪk	tek	teiʔ	t'ɛ
僕	pʊk	pɔk	p'ok	puʔ	p'u

"特"字是定母入聲字，北京話和官話方言凡中古濁聲母入聲字聲母應

該讀不送氣音 t-,但是官話方言都讀 t‘-,這是聲母讀法的例外。蘇州、溫州讀 d-代表濁聲母的來源,是合於演變的。湘語長沙讀 t‘,因爲全濁塞音聲母的入聲字讀 t、t‘不定,很難說是例外。南昌、梅縣讀 t‘-合於濁塞音聲母今讀送氣塞音的常規。粵語廣州、陽江讀 t-,也合於常規。閩語濁塞音字大部分今讀不送氣清音,小部分讀送氣清音,很難說何者是例外[⑤]。換句話說,衹有官話是真正的例外。不過有的官話如濟南、揚州也有讀 t-的白話音,可見原來可能是合於常規的,現在都讀 t‘-了。

另外有一個"僕"字作爲補充證據。"僕"是並母入聲字,官話聲母應該讀 p-,但是現在各官話方言全讀 p‘-,是一致的例外,其他各方言讀法的解釋跟"特"字的情形類似,都不能算例外。可惜這個字是名詞,而且大部分用於文言,衹能作爲補充證據。

特、僕 ⟨ 合於演變:吳、湘、贛、客、粵、閩 / 不合演變:官話

以上總共用了九個特字就把漢語七個大方言區分開了,官話方言就是"特"字聲母讀 t‘-、而"僕"字聲母讀 p‘-的方言;吳語是"潰"字聲母讀 g-的方言。湘语是"挑"字聲母讀 t-的方言;客家話是"劑"字聲母讀 ts-、而"肥"字聲母讀 p‘-的方言;贛語是"劑"字聲母讀 tç-、而"肥"字聲母讀 f-的方言;粵語是"剁"字聲母讀 m-的方言;閩語是"借"字讀入聲的方言。

資料裏還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証明某些方言的獨特性,如"翼"字衹有閩語讀 s-,如廈門 sit、福州 siʔ;"柿"字讀 k‘-,如廈門 k‘i、福州 k‘ei;"季"字本來是合口字,官話完全讀開口,但是別的方言也有讀開口的,不是獨一無二的特字。"澆"字衹有粵語讀 hiu。"休"字粵語大致讀 jau,但四邑聲母讀 h-。"褲"字廣州讀 fu,但梅縣也讀 fu[⑥]。這些字有的是名詞,不如上面的例字適合。有的本方言不一致,也不合適。大概官話、贛語、吳語、湘語的特字比較少,有不少特字也是跟別的方言共有的。客、粵、閩本來就是特點較多的,特字也比較多。

⑤ 李如龍先生告知閩語永安也讀 t‘,聲母和建甌一樣,我想閩語既然保存入聲,同時本來就不易說明何者合於規則,這裏的讀法就不能歸之於例外。

⑥ 粵語中"苦、褲、筷、科"等字聲母讀 f-,在語音上很特別,但是演變上溪母合口從 khu-變 hu-再變 fu-,卻是合於常規的。

三、結　語

有兩個問題要在此作一個交代,一個是贛語和客家話的關係,一個是官話系統中晉語的分立問題。

在贛語各方言裏找不到一致的“特字”,許多特字都是和客家話共有的。例如“笨”字屬於並母,贛語和客家話大部分讀 p-,小部分讀 pʻ-,贛語内部也不一致。又如“鼻”字讀入聲,可以跟客家話區別,但本身並不一致,很多地方讀去聲。其他方言如官話、吳語也有保留入聲的。總之,在特字上贛語幾乎沒有可以特別稱述的,跟客家話的關係還是很近。

對於晉語分立爲漢語大方言的問題,我(1982:264)以前已經表示不大贊成。從特字看來,跟官話他方言完全一樣,找不出不同的痕迹。請看下表:

	北京	濟南	西安	太原	武漢	成都	合肥	揚州
季	tɕi	tɕi	tɕi	tɕi	tɕi	tɕi	tsɿ	tɕi
憶	i 去	i 去	i 去	i 去	i 去	i 去	ɿ 去	i 去
跑	pʻau 上	pʻɔ 上	pʻau 上, pʻau 陽平	pʻau 上	pʻau 陽平	pʻau 上	pʻɔ 陽平	pʻɔ 陽平, pʻɔ 上

“季”是合口字,官話包括晉語都讀開口;“憶”是入聲字,客家話、粵語、閩語都有讀入聲的,但官話包括晉語都讀去聲。“跑”是平聲字,讀上聲的是例外,晉語和許多官話方言一樣都讀上聲。可見晉語在特字的表現上跟官話方言一樣。

本文以少數特字作方言分區的嘗試,希望對以往方言分區的方法(Hsieh 1977, 丁 1982)增加一點證明。閩語的特字“借”讀入聲相信是早期的現象,客家話“肥”字讀 pʻ,也是重脣音的遺留。其他個別字的例外讀法就不易說明時代的早晚。相信大方言之下的次方言,次方言之下的小方言,小方言之下的方言片也都有類似的特字等待我們去發掘。

原載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0. 1:1-15,2002 年。

參考文獻

丁邦新 1982.《漢語方言分區的條件》,《清華學報》14. 1,2:257-273。

丁邦新 1999.《上古音聲母 *g 和 *ɣ 在閩語中的演變》,見於 Ting Pang-Hsin 編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14:247-261。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1962.《漢語方音字彙》,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李如龍、張雙慶 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大學出版社。

黄雪貞 1995.《梅縣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詹伯慧、張日昇 1987.《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新世紀出版社。

詹伯慧、張日昇 1998.《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暨南大學出版社。

詹伯慧、陳曉錦 1997.《東莞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吳宗濟、董同龢 1948.《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史語所專刊》18。

錢乃榮 1992.《當代吳語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Cheng, Chin-chuan and Wang, William S-Y. 1972. Phonological Change of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9. 1,2:216-270.

Hsieh, Hsin-I. 1977. A New Method of Dialect Subgrouping, in William S-Y. Wang ed: *The Lexicon in Phonological Change*: 159-196.

Wang, William S-Y. 1969. C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 1:9-25.

A Note on Tone Change in the Ch'ao-chou Dialect*

Tone change in the Ch'ao-chou dialect is one major evidence of the theory of lexical diffusion proposed by Professors Cheng and Wang (1972; cf. Wang 1969, Wang and Cheng 1970, Chen and Wang 1975). They observe that, in the Ch'ao-chou dialect,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tone Ⅲ syllables with voiced and sonorant initials exhibits a distribution in which the number of changed forms (2b 陽上) is approximately equal to that of the unchanged forms (3b 陽去), without any phonological condi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how that the original data, which are based on the *Han-yü Fang-yin Tzu-hui*, actually contain two levels of divergent readings, i. e., colloquial and literary. Unusual distribution is due to the mixture of these two systems of readings.

In the Ch'ao-chou dialect there are eight tones; 1a, 1b, 2a, 2b, 3a, 3b, 4a, and 4b. It is a well-known fact that the tone split into categories (a) and (b) in Chinese dialects is conditioned by the voicing of Ancient Chinese initials. In other words, the same Ancient Chinese tone would change in the Ch'ao-chou dialect to tone (a) when the initial was unvoiced, and to tone (b) when the initial was voiced. Here, according to Cheng and Wang, the reflexes of Ancient Chinese tone Ⅲ syllables with voiced and sonorant initials in the Ch'ao-chou dialect should be tone 3b only, but actually they are mainly both tones 2b and 3b. This demonstrates a situation of even split, as the following statistics show:

---

*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t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October 20-22, 1978. I am grateful to Professors Fang Kuei Li, Paul Jenkuei Li, and Matthew Chen for their comments on an early version of this paper, and also to Professor Lynn Struve for her editorial assistance.

	2b	3b
Tone Ⅲ syllables with voiced obstruent initials	56	61
Tone Ⅲ syllables with sonorant initials	69	46

With the aid of a computer, Cheng and Wang searched for the condition of the tone split in all possible phonological elements of both the synchronic Ch'ao-chou system and the Ancient Chinese categories from which the contemporary elements are derived. These phonological conditions are listed as follows:

1) difference in the voiced obstruent initials of Ancient Chinese

2) difference in the modern initials which underwent the devoicing of initial obstruents

3) difference in the sonorant initials of Ancient Chinese

4) difference in the modern initials which derived from the Ancient Chinese sonorants

5) distinction of the four divisions of Ancient Chinese vowels

6) distinction of the rounded and unrounded classific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medials

7) difference in the sixteen final groups of Ancient Chinese

As the results of the computer analysis show, none of these can account for the tone split. Cheng and Wang also found that vowel nasalization occurs with tone 3b only; but again this phenomenon does not show conditions from which tone split originates. Moreover, they tried in vain to find in the modern Ch'ao-chou dialect possible contexts in which the tone split might occur. Thus, finally they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tone change in question is a system-internal development which, indeed, has been caught "in mid-stream" as a case of lexical diffusion.

In the Cheng and Wang computerized dictionary, there are in total eighteen dialects. Except for the Shanghai dialect, all data are based on the *Han-yü Fang-yin Tzu-hui*. Among these dialects, Ch'ao-chou is the only one that shows the unique change of tone split of Ancient Chinese tone Ⅲ syllables. When I came across this data, it seemed very strange to me that no other dialect shares this unusual tonal development. If the theory of lexical diffusion is truly the right explanation, it is natural to expect to see at least one more example. But there is

none. Therefore I suspected that there might be another explanation of some sort, which could not be discovered by a computer and so was overlooked by Cheng and Wang.

Let us start by examining the pairs of items, cited by Cheng and Wang, which were homophonous in Ancient Chinese and now are in different tones:

	2b			3b	
尚	siaŋ	still	上	tsĩẽ	to ascend[1]
後	au	afterwards	候	hau	to wait
校	hau	school	效	hau	to imitate
電	tieŋ	lightning	殿	tõĩ	palace
下	hia	to descend	夏	he	summer
備	pi	to prepare	鼻	phĩ	nose
厲	li	severe	例	li	example
恙	iaŋ	illness	様	ĩẽ	pattern
悟	ŋo	to understand	誤	gou	mistake
務	bu	affair	霧	bu	fog
淚	lui	tear	類	lui	class
蔓	bueŋ	to creep	萬	bueŋ	ten thousand

As some of these homophonous pairs in Ancient Chinese split into different tones, 2b and 3b, their finals also changed. For example, on the one hand we have *siaŋ* "尚 still", *iaŋ* "恙 illness", and on the other we have tsĩẽ "上 to ascend", *ĩẽ* "様 pattern". This parallel phenomenon immediately reminds me that i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s nasalization of vowels occurs in the colloquial readings only. (Cf. Sung 1973) The relation between *iaŋ* and *ĩẽ* might be a distinction between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By checking over the whole Ch'ao-chou data in the *Tzu-hui*, I found first the divergent readings of characters of the Ancient *yáng*, *yǎng*, *yàng* (陽, 養, 漾) rimes:

literary reading	colloquial reading
-iaŋ	-ĩẽ

[1] This meaning should be changed to 'above', since 上 'to ascend' was originally a tone Ⅱ word in Ancient Chinese.

(A)漲	tsiaŋ 3a	to rise	張	tĩẽ 1a	a surname
章	tsiaŋ 1a	chapter	掌	tsĩẽ 2a	palm
商	siaŋ 1a	merchant	傷	sĩẽ 1a	wound
壤	ziaŋ 2a	soil	讓	nĩẽ 3b	to yield
良	liaŋ 1b	good	糧	nĩẽ 1b	grain
將	tsiaŋ 1a	general	漿	tsĩẽ 1a	fluid
疆	kiaŋ 1a	border	薑	kĩẽ 1a	ginger
(B)亮	liaŋ 2b	bright	輛	nĩẽ 3b	classifier of vehicle
尚	siaŋ 2b	still	上	tsĩẽ 3b	above
恙	iaŋ 2b	illness	樣	ĩẽ 3b	pattern

It is not too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at the characters in the left column are literary words and those in the right column colloquial words. In most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are mixed up in daily conversation, and it is not always easy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 But we can still see the distinction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especially i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In section (B) above, we can clearly see that the left three items are all in tone 2b, as against the right ones in tone 3b.

Below are listed other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literary reading				colloquial reading			
		-ia				-e	
(A)假	kia	2a	holiday	假	ke	2a	false
賈	kia	2a	a surname	嫁	ke	3a	to marry
嘉	kia	la	fine	家	ke	1a	home
雅	ŋia	2a	elegant	牙	ge	1b	tooth
(B)下	hia	2b	to descend	夏	he	3b	summer
				罵	me	3b	to scold
		-u, -o				-ou	
(A)佈	pu	3a	to inform	布	pou	3a	cloth
途	t'u	lb	road	圖	tou	lb	picture
櫓	lu	2a	scull	滷	lou	2a	thick gravy
母	bo	2a	mother	畝	bou	2a	Chinese acre
(B)護	hu	2b	to protect	步	pou	3b	step

互	hu		mutual
暮	mo	2b	evening
慕	mo	2b	to desire
墓	mo	2b	tomb
悟	ŋo	2b	to awake

-au

(A)	茅	mau	1b	reeds
	禱	tau	2a	to pray
	陶	t'au	1b	a surname
	勞	lau	1b	weary
	薅	hau	1a	to weed
(B)	冒	mau	2b	to risk
	貌	mau	2b	appearance
	暴	pau	2b	violent
	導	tau	2b	to guide
	盜	tau	2b	robber
	傲	ŋau	2b	proud

-iəu

(A)	漂	p'iəu	1a	to look fresh
	焦	tsiəu	1a	burned
	喬	k'iəu	1b	high
(B)	妙	miəu	2b	wonderful

-eŋ

(A)	秉	peŋ	2a	to hold
	銘	meŋ	1b	to carve
	睛	tseŋ	1a	eye

度	tou	3b	limit
渡	tou	3b	to cross over
鍍	tou	3b	to gild
怒	nou	3b	angry
露	lou	3b	dew
誤	gou	3b	to be mistaken

-o

毛	mo	1b	hair
倒	to	2a	to fall
桃	t'o	1b	peach
牢	lo	1b	jail
好	ho	2a	good
帽	bo	3b	hat
號	ho	3b	mark

-ie

票	p'ie	3a	ticket
蕉	tsie	1a	banana
橋	k'ie	1b	bridge
廟	bie	3b	temple
轎	kie	3b	sedan-chair

-ẽ, -ĩã

丙	pĩã	2a	the third of the Ten Stems
名	mĩã	1b[2]	name
井	tsẽ	2a	well

---

2 Nasalization symbols are usually omitted on the vowels after nasal initials, but it is not always consistent in the *Tzu-hui*.

				静	tsẽ	2b	calm
(B)盛	seŋ	2b	flourish	鄭	tẽ	3b	a surname
競	keŋ	2b	to compete	病	pẽ	3b	sickness
令	leŋ	2b	to order	命	mĩã	3b	command
净	tseŋ	2b	clean				
		-ieŋ				-õĩ	
(A)憐	lieŋ	1b	to pity	蓮	nõĩ	1b	lotus
堅	kieŋ	1a	solid	肩	kõĩ	1a	shoulder
(B)電	tieŋ	2b	electricity	殿	tõĩ	3b	palace

Since the differences of tones and finals correlate with each other in all the (B) sections above,[3] and consistently tone 2b occurs in the literary readings where 3b occurs in the colloquial, we have solid evidence to say that there are two layers of readings mixed in the Ch'ao-chou data of the *Tzu-hui*. No convincing theory can be developed from this data. As is well known, literary readings sometimes may be identical with the colloquial for some groups of items. I quote only items with different readings in the list above.

Li (1959), Chan (1959), and Choy (1976), who all studied the Ch'ao-chou dialect, mentioned the difference of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and gave some examples. But, unfortunately, they did not make a systematic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ifferences. This seems definitely necessary to me. According to my observation, the tonal difference of the two readings is as follows:

Literary	Colloquial
1a	1a
2a	2a
3a	3a
4a	4a
1b	1b
{2b	2b
3b}	3b
4b	4b

[3] Sometimes, the initials also indicate a difference, such as m- to b-, l- to n-, ŋ- to g-.

Tones 2b and 3b merged into one tone in the literary readings, as is manifested in most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y probably have the same tone value equal to tone 2b of the colloquial readings in the Ch'ao-chou dialect. Hence the 3b items of the literary readings would perform as 2b in a system confused by the two readings. This is why the 2b items in question in the Ch'ao-chou dialect almost always occur as literary readings,[4] and 3b items as colloquial.

By using the dictionary compiled by Choy, I found quite a few items that have double readings.[5] For example:

		A	B
假	false	kia 2a	ke 2a
下	to descend	hia 2b	e 3b
張	a surname	tsiaŋ 1a	tĩõ 1a[6]
梁	beam	liaŋ 1b	nio 1b
匠	workman	thiaŋ 2b	thĩõ 3b
上	above	siaŋ 2b	tsĩõ 3b
布	cloth	po 3a	pou 3a
圖	picture	t‘u 1b	tou 1b
路	road	lu 2b	lou 3b
佬	swindler	lau 2a	lo 2a
保	to protect	pau 2a	po 2a
抱	to embrace	pau 2b	po 2b
聘	to engage	p‘eŋ 3a	p‘ĩã 3a
坪	a plain	p‘eŋ 1b	p‘ĩã 1b
命	life	meŋ 2b	mia 3b
間	classifier for house	kaŋ 1a	kãĩ 1a[7]
殿	palace	tiaŋ 2b	tãĩ 3b

[4] There are a few exceptions probably due to contamination.

[5] Professor Kun Chang (1975:662-663) also cited some examples with double readings from Li Yung ming 1959, Chan Po-hui 1959, and *Han-yü Fang-yin Tzu-hui*. His charts 12 and 13 clearly show the irregular tonal split of Ancient C2 words in the Ch'ao-chou dialect.

[6] Choy's -ĩõ is equal to -ĩẽ in the *Tzu-hui*.

[7] Choy's -ãĩ is equal to -õĩ in the *Tzu-hui*.

		A	B
飯	rice	huaŋ 2b	pŋ 3b
斷	to cut off	tuaŋ 2b	tŋ 2b

Compared to the list of items given previously, it is quite clear that items in column A are literary readings and those in column B are colloquial.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wo items, 抱 'to embrace' and 斷 'to cut off', which are in the same tone 2b in both columns. Actually these two were tone Ⅱ syllables with voiced initials in Ancient Chinese, so they should not be identified as Ancient Chinese tone Ⅲ syllables with voiced initials which changed to 2b in literary readings and 3b in colloquial, as shown above.

As Egerod (1976) points out, the existence of several layers in Min is pertinent not only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of colloquial and literary forms, but also to the analysis of forms which are purely colloquial in usage. I believe that colloquial Min probably derived from Archaic Chinese at least by Han times, but the exact process remains to be worked out.

原載《史語所集刊》50. 2:257-271, 1979 年。

References

Chan, Po-hui. 1959. Ch'ao-chou Fang-yen (The Ch'ao-chou Dialect). *Fang-yen he P'u-t'ung-hua Ts'ung-k'an*, Vol. 2:39-120.

Chang, Kun. 1975. Tonal Developments among Chinese Dialect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Vol. 46, Pt. 4:636-710.

Chen, Matthew Y. and Wang, William S-Y. 1975. Sound Change: Act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Language* 51:255-281.

Cheng, Chin-chuan and Wang, William S-Y. 1972. Tone Change in Ch'ao-chou Chinese: A Study of Lexical Diffusion. *Paper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Henry and Renee Kahane*, ed. by B. Kachru et al:99-113.

Choy, Chun-ming. 1976. *A Dictionary of the Chau-chou Dialect.* Taipei.

Egerod, Søren. 1976. Tonal Splits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4, No. 1:108-111.

Han-yü Fang-yin Tzu-hui. 1962. Peking University.

Li, Yung-ming. 1959. *Ch'ao-chou Fang-yen* (*The Ch'ao-chou Dialect*). Shanghai.

Sung, Margaret M. Y. 1973. A Study of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Amoy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1, No. 3:414-436.

Wang, William S-Y.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9-25.

Wang, William S-Y. and Cheng, Chin-chuan. 1970. Implementation of Phonological Change: The Shuang-feng Case. *Papers from the 6th Regional Meeting*,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552-559.

潮州方言中聲調演變的問題
(摘要)

王士元和鄭錦全(Cheng and Wang 1972)提出詞彙擴散理論的主要根據之一是潮州方言。這個方言有八個調,中古的濁聲母去聲字今音分讀陽上和陽去,分讀的比例非常接近:

濁去變陽上	56	次濁去變陽上	69
濁去變陽去	61	次濁去變陽去	46

他們利用電腦檢查,找不出任何分化的條件。檢查的項目包括七項:(1)中古音濁聲母;(2)濁聲母清化後的潮州聲母;(3)中古音次濁聲母;(4)次濁聲母演變到潮州的各種聲母;(5)四等的區別;(6)合口介音的有無;(7)十六攝的韻母。這七個項目可說已經包括各種可能的音韻條件,沒有一項能够清楚地顯示出濁母去聲字分化爲陽上及陽去的理由。他們又發現變爲陽去的例字中有鼻化韻母,而變陽上的例字中没有,也許這是一個分化的條件,可能古潮州語中就有了不同,但是電腦找出來的結果,鼻化韻母也不是條件;他們還進一步試找那些字出現的上下文,也没有任何綫索。因此,他們認爲這是詞彙擴散的關係,潮州調的演變情形正代表從陽去變陽上的中途站,這是一個活語言中詞彙擴散到半路的最清楚的例證。捨此以外,别無其他解釋。

那時他們所用的電腦中有18種方言資料,除上海方言以外,其他17種都是根據《漢語方音字彙》而來,祇有潮州方言有這樣獨特的現象。對於這一點,我一直不了解何以祇有潮州方言如此。如果用詞彙擴散的理論來解釋是正確的話,爲什麽没有其他方言有類似的情形?如果用結構學派的語音律來解釋,差不多都可以解釋80%的方言現象,祇有潮州方言無法解釋。於是,我以姑妄一試的心情把潮州方言的資料逐字細看一過,發現這份資料本身有問題,其中混雜了文白兩種讀音。如果釐清文白兩種系統,那麽調的分化就跟其他方言一樣,並無特出之處。以下首先列出鄭、王兩氏認爲最無法解釋的對比字,這些字在中古完全同音,而在潮州分讀爲陽上及陽去:

陽上		陽去	
例字	潮州音	例字	潮州音
尚	siaŋ	上	tsĩẽ
後	au	候	hau

陽上		陽去	
例字	潮州音	例字	潮州音
校	hau	效	hau
電	tieŋ	殿	tõĩ
下	hia	夏	he
備	pi	鼻	phĩ
厲	li	例	li
恙	ian	樣	ĩẽ
悟	ŋo	誤	gou
務	bu	霧	bu
淚	lui	類	lui
蔓	bueŋ	萬	bueŋ

首先我們發現中古的同音字在潮州分讀陽上、陽去的同時,有些韻母也不同。例如尚、恙是 siaŋ、iaŋ,而上、樣是 tsĩẽ、ĩẽ,有平行的現象。我們知道鼻化音衹出現在閩南話的白話音中,因此,根據這個綫索就找到陽、養、漾三韻的文白異讀。以下把中古同聲母的字比照排列,加注調類。

文言 -iaŋ			白話 -ĩẽ		
漲tsiaŋ꜄	章꜀tsiaŋ	商꜀siaŋ	張꜀tĩẽ	掌꜂tsĩẽ	傷꜀sĩẽ
壤꜂ziaŋ	良꜀liaŋ	將꜀tsiaŋ(將軍)	讓nĩẽ꜄	糧꜁nĩẽ	漿꜀tsĩẽ
疆꜀kiaŋ	將 tsiaŋ꜄(大將)		薑꜀kĩẽ	醬tsĩẽ꜄	
----------	----------	----------	----------	----------	----------
尚꜃siaŋ	恙꜂iaŋ	亮,諒꜂liaŋ	上tsĩẽ꜄	樣ĩẽ꜄	輛nĩẽ꜄

文言部分大致都是文言字眼,和白話對照之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正好中古濁去變讀爲陽上的都是文言音,而讀陽去的則爲白話音。

現在提出顯明的例子分別比較文白異讀的情形,隨處舉例,在音標四角分別標示調類,虛綫之下的就是陽上和陽去的對比。如果文白讀音相同,就不再舉例。

	文言		白話	
假攝開口二等	-ia		-e	
	假꜂kia(放假)	賈꜂kia(姓)	嫁 ke꜄	假꜂ke(真假)
	嘉꜀kia	雅꜂ŋia	家꜀ke	牙꜁ge
	----------	----------	----------	----------
	下꜃hia(下山)		夏 he꜄	罵 me꜄

	文言	白話
遇攝合口一等	-u, -o	-ou
	布 puᵓ　途꜀t'u　櫓ᶜlu	布 pouᵓ　圓꜀tou　滷ᶝlou
	母ᶝbo	畝ᶝbou
	護ᶝhu　互ᶝhu　暮ᶝmo	步 pouᵓ　度 touᵓ　渡 touᵌ
	慕ᶝmo　墓ᶝmo	鍍 touᵌ　怒 nouᵌ　露 louᵓ
	悟ᶝŋo	誤 gouᵌ
效攝開口一等	-au	-o
	茅ᶝmau　禱ᶜtau　陶꜀t'au	毛ᶝmo　倒ᶜto　桃꜁t'o
	勞꜁lau　蒿꜀hau	牢꜁lo　好ᶜho
	冒ᶝmau　貌ᶜmau	帽 boᵌ
	暴ᶝpau　導ᶜtau　盜ᶜtau	號 hoᵌ
	傲ᶝŋau	
效攝開口三等	-iəu	-ie
	漂꜀p'iəu(漂亮)　焦꜀tsiəu	票 p'ieᵓ　蕉꜀tsie
	喬꜀k'iəu	橋꜁k'ie
	妙ᶝmiəu	廟 bieᵌ　轎 kieᵌ
梗攝開口三等	-eŋ	-ẽ, -ĩã
	秉ᶜpeŋ　銘꜀meŋ　睛꜀tseŋ	丙ᶜpĩã　名 mĩã　井ᶜtsẽ
		靜ᶝtsẽ
	盛ᶝseŋ　競ᶝkeŋ　凈ᶜtseŋ	鄭 tẽᵌ　病 pẽᵌ　命 mĩãᵓ
	令ᶜleŋ	
山攝開口四等	-ieŋ	-õĩ
	憐꜁lieŋ　堅꜀kieŋ	蓮꜀nõĩ　肩꜀kõĩ
	電ᶝtieŋ	殿 tõĩᵌ

從上面這些例子，可以看出《漢語方音字彙》的潮州音裏一定有文白異讀的混雜。還有些個別的例子可能半文半白，像武鳴土語中有半官半粵的借字一樣。有些韻文白兩讀相同，很難分辨。用這樣的資料來作統計是一件相當不可靠的事。再根據這樣的統計推論語音演變的路向，自然令人無法信服。我推測潮州的文言音，陽上陽去同調，調值正和白話音中的陽上一樣，

白話音的陽去另成一調。因此在文白混雜的資料裏，中古濁去的字凡是碰到文言音就都讀成陽上了，因此跟讀陽去的白話音有對比現象。

在蔡俊明（Choy 1976）的《潮語詞典》裏，可以找到下列各字的異讀：

	一	二		一	二
假	꜂kia	꜂ke	保	꜂pau	꜂po
下	꜂hia	e꜅	抱	꜀pau	꜃po
張	꜀tsiang	꜀tĩõ	聘	p‘eŋ꜄	p‘ĩã꜄
梁	꜁liaŋ	꜁nio	坪	꜁p‘eŋ	꜀p‘ĩã
匠	꜃thiaŋ	th‘ĩõ꜅	命	꜂meŋ	mĩã꜅
上	꜃siaŋ	tsĩõ꜄	間	꜀kaŋ	꜀kãĩ
布	po꜄	pou꜄	殿	꜃tiaŋ	tãĩ꜅
圖	꜁t‘u	꜁tou	飯	꜃huaŋ	pŋ꜅
路	꜂lu	lou꜅	斷	꜂tuaŋ	꜂tŋ
佬	꜂lau	꜂lo			

把這些異讀跟前面的字表作一對比，立刻可以發現第一欄是文言音，第二欄是白話音。這些例字正可以作爲上文討論的注脚，通常文白兩讀都是同調的，衹有中古濁去聲的字在文言讀陽上時，在白話就成爲陽去了。

原載《史語所集刊》50.2:257-271，1979年。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dialectal material has been utilized chiefly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from about A. D. 600), but rather rarely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Archaic Chinese, the language of roughly the first millennium B. C. The reason for this is quite clear, because most dialects derived from the main strea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fter the sixth century, and phonological changes of these dialects can be well explained by the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The only exception is colloquial Min which had definitely branched off before the period of Ancient Chinese, but the exact time has not been determined. I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to clarify this point.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Min dialects have two coexisting phonological systems, i. e. , colloquial vs. literary. Both systems preserve older features which represent undetermined early periods. Professor Tung T'ung-ho (1960: 1016-1018, 1041) pointed out ten types of phenomena in the Southern Min initials of this kind, which for example preserve the archaic features of a lack of distinction between bilabials and labio-dentals, a lack of distinction between dentals and supradentals, etc. Regarding this, Professor Tung said:

> It seems that we can only assume that there were two phonological syste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s: one is relatively close to the

---

* An early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to the XVI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Washington, September 16-18, 1983. I am indebted to Professors Hwang-cherng Gong, Paul Jen-kuei Li, E. G. Pulleyblank for their comments and to Miss Susan Hess for her editorial assistance.

> Ancient Chinese; and the other one is rather different... As to which of the two systems is earlier than the other, and/or whether there existed a third system, is hard to state for the time being. We may eventually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fter we make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s 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is area.

We can clearly see that what Tung emphasized is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s, not only fragmentary phenomena. Thus his statement is very cautious. Yüan Chia-hua (1960:240) also pointed out similar ph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but his suggestion is somewhat too simple:

> We may say that the Min dialects directly inherited the initial system of Archaic Chinese; it did not undergo the phonetic changes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Ancient period.

Recent studies have provided more reliable information. Sung (1973:426) assumed that colloquial Amoy, a widespread dialect of the Southern Min, might have been carried from Northern China into the Southern Min area before the period of the *Ch'ich-yün* (A.D. 601), and literary Amoy, about the time of the *Ch'ieh-yün.* After examining the migration history of the Min people from the north, and analyzing some triple readings in Amoy and other Min dialects, Norman (1979:271) suggested that the Min dialects are comprised of three important lexical strata. The oldest lexical stratum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Min area during the Han dynasty (206B.C. -A.D. 220), the second stratum represents the language of the late Southern Dynasties (ab. A.D. 600), and the third one probably represents the standard literary language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ab. A.D. 900). Although there are only a few readings belonging to the second stratum, Norman's conclusion is probably correct. The first and the third strata are known as colloquial Min and literary Min respectively. Yang (1982) devoted her study to the very problem of colloquial and literary Min. She systematically differentiated all the readings of the four Southern Min dialects, and to some extent, set up a clear boundary between colloquial and literary. In accordance with Tung's viewpoint, this investigation of whole strata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analysis of individual readings.

Literary Min will not be discussed here (cf. Yang 1982), for my main concern is to determine the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I stated elsewhere

(Ting 1979:718) that colloquial Min branched off from Archaic Chinese at least by sometime during the Han Dynasty. This rough statement coincides with Norman's suggestion mentioned above. (cf. also Bodman 1983:2). But my approa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his. I propose to examine all the ph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loquial Min on the scale of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Furthermore, as the Han Dynasty extended for more than four hundred years, from 206 B. C. to A. D. 220, it would be meaningful to determine the approximate time when colloquial Min branched off.

1) No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ate Ancient Chinese bilabials and labio-dentals (Lo 1930:56).[1]

The bilabial and labio-dental initials of late Ancient Chinese are not distinct in any of the Min dialects. For example:

Late Ant. C.	Min	Characters and Glosses
幫 *p-	p-	兵 soldier, 布 cloth
非 *f-/pf-	p-	飛 to fly, 分 to divide,
		放 to put, 腹 stomack
滂 *p‘-	p‘-	普 popular, 屁 fart
敷 *f‘-/pf‘-	p‘-	麩 bran , 蜂 bee
並 *b-	p-	平 level, 病 sickness
	p‘-	皮 skin , 曝 to sun
奉 *v-/bv-	p-	肥 fat, 房 house 飯 rice
	p‘-	浮 to float, 縫 seam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split of labiats, for instance, from *p- to p- and f-, occurred at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Professor Lo Ch'ang-p'ei (1931: 254-255) found out that although the labio-dental initials were not listed in the so-called "Thirty Characters" representing Ancient Chinese initials, they formed a uniform sound class in the *Kuei San-shih Tzu-mu Li* (Examples for the Thirty Initials), a T'ang manuscript discovered in Tun-huang. Also, in a fragmentary work of Shou Wen, a T'ang monk, there were one hundred and fifty-three characters

[1] The same phenomenon sometimes has been pointed out by many scholars, in this paper I have only referred to the first one.

with the initials f-/pf and f‘/pf‘- listed in one section, in which it is stated that these two initials are similar but different. However, there is not a trace of labio-dental initials in the *Ch'ieh-yün*. Thus the fact that the Min dialects do not have labio-dentals does not demonstrate any particular time before Ancient Chinese when the Min dialects might have branched off.

2) No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Ancient Chinese dentals and supradentals (Lo 1930:56).

This phenomenon is also shared by all of the Min dialects. Ancient Chinese dental and supradental stops were not distinct in Archaic Chinese. For example:

Anc. C.	Min	Characters and Glosses
端 *t-[2]	t-	刀 knife, 底 bottom, 答 to answer
知 *ṭ-	t-	猪 pig, 漲 to rise as water, 桌 table
透 *th-	t‘-	天 heaven, 跳 to jump, 塔 pagoda
徹 *ṭh-	t‘-	趁 to take advantage of, 拆 to tear open
定 *d -	t-	條 strip, 豆 bean, 毒 poison
	t‘-	頭 head, 糖 sugar, 讀 to read
澄 *ḍ -	t-	茶 tea, 丈 ten feet, 直 stright
	t‘-	蟲 worm, 柱 pillar, 宅 dwelling

Professor Li Fang Kuei (1971:11) reconstructed *tr- *thr- and *dr- in his system of Archaic Chinese for the Ancient Chinese supradentals ṭ-, ṭh- and ḍ- respectively. Coblin (1974-1975, 1977-1978, 1978) thoroughly studied the phonological glosses of the Wei-Chin and the Eastern Han periods, and the *Shuowen Tujuo* glosses of Hsü Shen (A.D. 30-124), and found that the initials *tr-, *thr- and *dr- remained unchanged in the Wei-Chin period (A.D. 220-420). In my own study (Ting 1975:258) of the Wei-Chin finals, I also made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medial -r- persisted from Archaic Chinese to the Wei-Chin period and began to drop out later on. Therefore, the pronunciations of t- and t‘- for the Ancient Chinese supradentals in the Min dialects reflect an older phenomenon before the *Ch'ieh-yün's* time, but do not point to a definite period.

3) No distinction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dental affricates, supradental

---

[2] In this paper, I follow Li's (1971:5) revised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affricates and palatals (Lo 1930:56).[3]

The Min dialects do not distinguish three sets of Ancient Chinese affricates and fricatives. In other words, *ts-, *tsh-, *s-; *ṭs- *ṭsh-, *ṣ-; and *tś-, *tśh-, *ś- are all pronounced as the sibilants ts-, ts‘- and s-, with a set of phonetic variants, tś-, tś‘- and ś-, before the vowel -i. Because the readings of these words are not always identical in different dialects, let us take the Amoy fricatives as an example:

Anc. C.	Min	Characters and Glosses
心 *s-	s-	私, private, 嫂 sister-in-law, 索 cord
	ś-	箱 box, 死 to die, 削 to cut
審二 *ṣ-	s-	師 teacher, 駛 to drive, 蝨 louse
	ś-	雙 pair, 滲 to soak through, 澀 harsh
審三 *ś-	s-	屎 excrement, 稅 tax, 說 to talk
	ś-	燒 to burn, 扇 fan, 式 shape

Professor Tung (1960:1018) noticed this and pointed out that this is a common change with regard to the other dialects in the south. In the Archaic Chinese system, Professor Li (1971:8-12) reconstructed *ts-, *tsh-. . . , *tsr-, *tshr-. . . , and *tj-, *thj-. . . for Ancient Chinese *ts-, *tsh-. . . , *ṭs-, *ṭsh-. . . , and *tś-, *tśh- respectively. It would be reasonable either to consider the Min readings to be reflexes of Archaic Chinese sibilants, which merged with the set of *tj-, *thj- etc. in a later stage, or to regard the Min readings as a merger of three sets of initials from Ancient Chinese. So this phenomenon does not provide any help in tracing the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4) Voiced stops in Ancient Chinese are mostly pronounced in the Min dialects as unaspirated voiceless stops and partly as aspirated ones (Lo 1930:56)

The lost of voicing in the voiced stops is a general tendency in most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including Min. But the Min dialects manifest a special change, for which no phonological conditioning can be found. Examples for Ancient Chi-

---

[3] In terms of Chinese phonology, the dental affricates are the *ching* series 精系, the supradental affricates are the *chao erh* series 照二, and the palatals are *chao san* 照三. According to Lung's theory (Lung 198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ao erh* and *chao san* series is not the initials but the medials. But I have reservations about his conclusion.

nese initials *d- and *ḍ- were listed above, some examples of the initial *g- will be given here:

Anc. C.	Min	Characters and Glosses
羣 *g-	k-	窮 poor, 舊 old, 局 bureau
	k'-	騎 to ride, 臼 mortar

This unconditioned split cannot be explained on the basi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system, which has only one voiced oral stop at each reconstructed point of articulation. In the system of Archaic Chinese, we encounter the same problem, unless we reconstruct two types of voiced stops, such as *b- and *bh-, and *d- and *dh-, etc. Norman (1973:224-225) reconstructed not only *b- and *bh-, but also a set of softened stops in his Proto-Min system in order to solve this difficulty. I have some reservations on this point. Even if we reconstruct two types of voiced stops, we still cannot determine at what stage between Archaic and Ancient Chinese these stops might have merged.

5) Some words with Ancient Chinese *ŋ- initials are pronounced as h- in the Min dialects (Tung 1960:1017)

This phenomenon only occurs in some Southern Min dialects. Let us take Amoy as an example:

Anc. C.		Amoy	Fu-chou	Characters and Glosses
疑	*ŋ-	g-	ŋ-	芽 sprout, 五 five, 鵝 goose
	*ŋ-	h-	ŋ-	魚 fish, 瓦 tile, 艾 mugwort, 蟻 ant, 硯 ink-stone, 岸 riverbank, 額 forehead

All these words are pronounced with an initial ŋ- in colloquial Fu-chou. If we regard the correspondence, Anc. C. *ŋ-: Amoy g-: Fu-chou ŋ-, as regular and reconstruct *ŋ-for it, we have to seek a reliable explanation for the irregular correspondence, Anc. C. *ŋ-: Amoy h-: Fuchou ŋ-. One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these words all belong to the lower register (or the tone-type *yang* 陽調), for which a voiced initial should be posited. If we reconstruct a voiceless ŋ- [ŋ̥] for the Amoy h-,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 tones. In Proto-Min, Norman (1973:236) postulated *ŋh- for 艾, 硯 and 額, because 艾 and 硯 belong to the upper register (or the tone-type *yin* 陰調) in Fu-chou. The word 額 does not belong to the upper register in Fu-chou, so he used Shao-wu as evidence instead. I think that Shao-wu

is probably a dialectal mixture of Min and Hakka, and it would be problematic if it is used in reconstructing Proto-Min (Cf. Ting 1982:266). Another point is that the other words ,魚,瓦,蟻 and 岸 all have the initial h- in Amoy, but belong to the lower register in Fu-chou. No matter whether we reconstruct these words as *ŋh- or as *ŋ-, both would be problematic. In the end, we still cannot solve this problem, and it does not give any hint as to the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6) A par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l- initials are pronounced as s- in the Min dialects (Mei and Norman 1971)

The s- reading for the Ancient Chinese *l-initials occur in the Chien-yang 建陽, Chien-ou 建甌, Shao-wu 邵武, and Yung-an 永安 dialects. In total, there are nineteen words:

蘆露籃六雷螺老卵貍留劉笠郎聾李雨鱗籠利

Mei and Norman reconstructed an *lh- for these words in Proto-Min, and suggested that these words might be reflexes of Archaic Chinese consonant clusters *Bl-, *Dl-, *Gl- and so on. Their speculation might be correct, but there is one unsolved difficulty. In Shao-wu, all these words belong to the upper register rather than to the lower register as they do in the other dialects.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that Mei and Norman reconstructed *lh for them.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phonetic change from Archaic Chinese *Bl-, *Dl... to Proto-Min *lh- and to the modern dialects s- or l-, we do not know at what stage the tones were generated. If there were tones in Archaic Chinese, the upper register of these words should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in the dialect in which *Bl- changed to *lh-. Likewise, if there were tones in Proto-Min, the lower register of these words should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in the dialects in which *lh- changed to l-. We realize that devoicing of the initials in the Chinese dialects is very common.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tones always keep the lower register unless it merges with an upper one. My own study (Ting 1981) shows that there are four pitch-tones in Archaic Chinese. Therefore, the problem remains unsolved.

Aside from this problem, if the theory of Mei and Norman holds good, we may want to adopt the viewpoint of Coblin (1978). He concludes that the consonant clusters of Archaic Chinese still persisted in the Eastern Han period, but were lost in the Wei-Chin time. Thus, the Min dialects might have derived from Archaic

Chinese in the Eastern Han period.

7) Two groups of words of the Ancient *Yu* 尤 rime are pronounced differently in the Min dialects.[4]

The Ancient *Yu* 尤 rime derived from two Archaic rime categories, namely, *Chih* 之 and *Yu* 幽. Some words from the *Chih* 之 category shifted to the *Yu* 幽 category in the Western Han. I (Ting 1975:253) set up an optional rule to account for this change: ə→o/KWj_g, which applied only to certain words as 牛, 久, and 舊. These words all had labiovelar initials and the medial -j- which provide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change. In the Min dialects, these words (Group I) have special readings different from the words which originally belonged to the Archaic *Yu* 幽 category (Group Ⅱ). This fact might reflect a phenomenon of Archaic Chinese.

Groups	Characters & glosses	Arch. C.	Anc. C.	Amoy	Fu-chou	Ch'ao-chou
I	牛 cattle	ngwjəg	njə̆u	꜀gu	꜀ŋu	꜀gu
	久 long	kwjəg	kjə̆u	꜂ku	꜂kieu[5]	꜂ku
Ⅱ	九 nine	kjəgw	kjə̆u	꜂kau	꜂kau	꜂kau
Ⅱ	韭 leek	kjəgw	kjə̆u	꜂ku	꜂kieu	꜂ku
I	舊 old	gwjəg	gjə̆u	ku꜄	ku꜄[6]	ku꜄
Ⅱ	舅 uncle	gjəgw	gjə̆u	ku꜄	kieu꜄	꜂ku

It seems in the Min dialects that 牛 and 久 with the final -u and 九 with final -au preserv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Groups I and Ⅱ. However, as shown in the table, there is a Group Ⅱ word 韭, homophonous to 九 in Archaic and Ancient Chinese, which does not show the same tendency. On the contrary, it is pronounced ꜂ku, identical with the Group I word 久. Furthermore, compare the next two words 舊 and 舅 in the table. Although they belonged to different groups,

---

[4] Thanks are due to Professor E. G. Pulleyblank who brought this phenomenon to my attention.

[5] I believe that this reading and the following ones of Fu-chou with the final -ieu represent a sort of literary pronunciation.

[6] In Fu-chou, the final -u is phonetically pronounced -ou when the word belongs to the *Ch'ü-sheng*.

these two words are pronounced with the same final -u as well. In this case we are unable to draw any conclusion as to the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8) Some words of Ancient Chinese *Yü* 魚 and *Yü* 虞 rimes are pronounced differently in the Min dialects (Tung 1960:1041)

In the *Ch'ieh-yun*, the *Yü* 魚 (*-jwo) and the *Yü* 虞 (*-ju) rimes are different. But none of the modern dialects keeps these rimes distinct except the Min dialects. For example:

Characters & glosses	Arch. C.	Anc. C.	Amoy	Fu-chou	Ch'ao-chou
鼠 mouse	sthjag	śjwo	ᶜts'i	ᶜts'y	ᶜts'ə
去 to go	khjag	khjwo	k'iᵓ	k'ɔᵓ [7]	k'əᵓ
魚 fish	ngjag	njwo	꜀hi	꜀ŋy	꜀hə
斧 ax	pjag	pju	ᶜpɔ	ᶜp'uo	ᶜpou
雨 rain	gwjag	ju	hɔᵓ	ᶜy	ᶜhou
柱 pillar	ḍrjug	dju	t'iauᵓ	t'ieuᵓ	ᶜt'iau
鬚 beard	sjug	sju	꜀ts'iu	꜀ts'iu	꜀ts'iu

Comparatively speaking, it is quite clear that the *Yü* 魚 rime words have some sort of front vowels and the *Yü* 虞 rime words have rather back ones. Words of the latter *Yü* 虞 rime even reflect two different sources, in which one goes back to the Archaic *Yü* 魚 category and the other to the *Hou* 侯 category (Cf. Yang 1982:271). Sinc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Yü* 魚 and the *Yü* 虞 rimes was always preserv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before (and during) Ancient Chinese, the fact that the Min dialects today still preserve a distinction does not help us to determine the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9) Some word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hih* 支 rime are pronounced with the final -ia in the Min dialects.

This phenomenon only covers a few words which originally belonged to the *ke* 歌 category of Archaic Chinese and later belonged to the Ancient. Chinese *chih* 支 rime.

[7] There is also a literary reading for this word in Fu-chou, i. e. , k'yᵓ, which is phonetically pronounced -æy.

Characters & glosses	Arc. C.	Anc. C.	Amoy	Fu-chou	Ch'ao-chou
騎 to ride	gjar	gjě	꜁k‘ia	꜀k‘ie	꜁k‘ia
徛 to stand	gjar	gjě	k‘iaᵓ	k‘ieᵓ	꜂k‘ia
寄 to mail	kjar	kjě	kiaᵓ	kieᵓ	kiaᵓ
蟻 ant	ngjar	ŋjě	hiaᵓ	ŋieᵓ	꜂hia

The finals of these readings in the Min dialects can be easily reconstructed as *-ia, which changed to -ie in Fu-chou as a secondary development by raising the vowel -a to -e after -i-.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rime categories, the final -jar of Archaic Chinese was preserved in the Western Han period, but shifted to -jei in the Eastern Han period (Cf. Lo and Chou 1958:26, Ting 1975:239, 253-254). After that, the final of the *chih* 支 rime shifted to a high front vowel or to apical vowels and subsequently there was no trace of -ia at all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Therefore, it is reasonable to say that the -ia final of these words approximately preserved the final -jar of the Western Han period after velar initials by dropping the final -r.

In addition to phonological evidence, lexical evidence has also been used in determining the derivation time of the Min dialects. In Norman's article (1979) mentioned above, he gave the triple readings of 石, 席 in Amoy and 懸 in Fu-chou as follows:

	1	2	3
石:	tsioʔ	siaʔ	sik
席:	ts'ioʔ	siaʔ	sik
懸:	keiŋ	heiŋ	hieŋ

The triple readings represent three lexical strata, which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Min area during the Han dynasty, the late Southern Dynasties and the late T'ang dynasty respectively. Norman's claim is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immigration history of the Min area (Cf. Yüan 1960:240). But, how which immigration waves are paired with which readings remains to be explained.

I think it is difficult to use lexical items to determine the derivation time of any dialect. There are three conditions that eligible lexical items should fulfil. First, the pronunciation of a lexical item has to coincide completely with the reading of the correspondent character. Second, the lexical item has to be unique in

the dialect concerned. And third, the time of occurrence of these lexical items in Chinese literature must be certain. The first two conditions can be discharged without difficulty, but the last one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fulfil.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the literature we can see today is very limited. Even within this limited amount, we can hardly check all the book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fact that the lexical items do not occur in literature of a certain period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did not exist in that time. For instance:

The Amoy term'꜀ts'ĩ ꜀mĩ', corresponding to Fu-chou '꜀ts'aŋ ꜀maŋ', means 'blind' or 'unable to see' and is used in the Min dialects only. In his *T'ai-wan Yü-tien* 臺灣語典, Lien Heng suggested two characters 青盲 for this term, which was used in the *Hou-Han Shu*. The sentence reads: "是時犍爲任永,業同郡馮信,……皆託青盲以避世難。"[8] (At that time Jen Yung of the Chien-wei county, Li Yeh and his fellow-countryman Feng Hsin all pretended to become blind in order to run away from trouble.) Here the meaning of 青盲 is very clear. It seems that this term could be used to prove that the Min dialects had branched out in the Eastern Han period (cf. Yüan 1960:301, Lin 1980:113). But, in a T'ang commentary to the Book of Odes by K'ung Yin-ta (574-648), he said: "故知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即今之青盲者也。" (So we know that the character 矇 means one who has eyes but unable to see. It has the same meaning as the term 青盲 used nowadays.) Since the term 青盲 still existed in the T'ang time, we cannot use it to prove that the Min dialects derived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Eastern Hän period. If we did not find this term in the T'ang commentary, we might make the wrong conclusion. Even if this term did not occur in the commentary, we still could not prove that it was not used in the language then. Lexical items thus do not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derivation time of any dialect.

In conclusion, I prefer to use phonological evidence rather than lexical evidence in tracing the derivation time of the Min dialects. As I stated above, among nin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n dialects, the -ia final of several words is the most reliable one for proving that the Min dialects probably derived from the main

---

[8] Cf. Chüan eighty-one of the *Hou-Han Shu*, Biography of Li Yeh.

strea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during the transition stage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the Eastern Han dynasties. The s- reading of some Ancient Chinese *l- words in the Northern Min dialects is also helpful towards supporting this viewpoint.

References

Bodman. Nicholas C. 1983. The Reflexes of Initial Nasals in Proto-Southern Min-Hinghu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XVI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Coblin, South. 1974-1975. The Initials of the Wei-Chin Period as Revealed in the Phonological Glosses of Kuo P'u and Others, *Monumenta Serica* Vol. XXXI: 288-318.

Coblin, South. 1977-1978. The Initials of the Eastern Han Period as Reflected in Phonological Glosses, *Monumenta Serica* Vol. XXXIII: 207-247.

Coblin, South. 1978. The Initials of Xu Shen's Language as Reflected in the Shuowen Duruo Glosses,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istics* (*JCL* hereafter), 6: 27-75.

Li, Fang Kuei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Studies on Archaic Chines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9: 1-61.

Lin, Chin-ch'ao 林金鈔. 1980.《閩南語探源》(Etymological Study of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Hsin-chu: Chu-i Ch'u- pan-she.

Lo, Ch'ang-p'ei 羅常培. 1930.《廈門音系》(*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the Amoy Dialect*), Monograph A. No. 4,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Lo, Ch'ang-p'ei 羅常培. 1931.《敦煌寫本守温韻學殘卷跋》(Postscript to the Fragmentary Tunhuang Manuscript of Shou Wen's Sound System),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BIHP hereafter*) 3. 2: 251-261.

Lo, Ch'ang-p'ei and Chou, Tsu-mo 羅常培、周祖謨. 1958.《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Rime Categories during the Han, Wei-Ch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Vol. 1, Peking.

Lung, Yü-chun 龍宇純. 1981.《論照穿牀審四母兩類上字讀音》(On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Fan-ch'ieh First Characters of the Arcient Chinese Initials Chao, Ch'uan, Ch'uang, She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Academia Sinica:247-265.

Mei, Tsu-lin and Norman, Jerry 梅祖麟、羅傑瑞. 1971.《試論幾個閩北方言中的來母 s-聲字》(Cl > S- in Some Northern Min Dialect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9:96-105.

Norman, Jerry 羅傑瑞.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CL* 1. 2:222-238.

Norman, Jerry 羅傑瑞.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Fangyen* 1979. 4:268-274.

Sung, Margaret M. Y. 宋嚴棉. 1973. A Study of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Amoy Chinese, *JCL* 1. 3:414-436.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Special publications No. 65,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Taipei.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77-1978. "Archaic Chinese *g, *gw, *ɣ, and ɣw", *Monumenta Serica* Vol. XXXIII:171-179.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79.《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The Syllable Structure in Archaic Chinese), *BIHP* 50. 4:717-739.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81.《漢語聲調源於韻尾之檢討》(Notes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Tone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Academia Sinica, 267-283.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82.《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Phonological Features for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14:257-273.

Tung, T'ung-ho 董同龢. 1960.《四個閩南方言》(Four South Min Dialects), *BIHP* 30:729-1042.

Yang, Hsin-fang 楊秀芳. 1982.《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A Study of the Colloquial and Literary Systems of Southern Min Dialects*), Ph. D. Dissertation, Taiwan University.

Yüan, Chia-hua 袁家驊. 1960.《漢語方言概要》(*Outline of Chinese Dialects*), Peking.

閩語白話音分支時代考
（摘要）

在古音研究的領域裏，漢語方言的資料主要用於隋唐中古音的討論，很少作爲擬測周秦上古音的印證。因爲各大方言從古漢語方言歧出的時間大致都在中古音之後，方言中語音變化的種種現象大致都能利用中古音系來解釋。唯一的例外是閩語，由於近年來的研究，使人確信閩語的白話音在中古音之前已經從古漢語中分出來了，很可能在漢代前後，而確切的時間因爲證據不足而不敢說定。

在這篇文章裏，從閩語白話音的系統著眼，提出以下九點音韻上的特殊現象加以檢討：

一、輕重脣不分　　二、舌頭舌上不分

三、齒頭正齒不分　　四、古全濁塞音多讀全清

五、部分疑母字讀 h-　　六、部分來母字讀 s-

七、尤韻字分兩讀　　八、魚虞兩韻字讀音不同

九、歌部支韻字讀-ia

結論認爲前面八點儘管情形特殊，對斷代並無顯著的幫助。祗有最後一條，閩語中少數幾個支韻字如騎、寄、蟻等，上古屬歌部，今音的韻母都讀-ia，表現的正是西漢和東漢之交的現象。在漢語史上，漢代以後支韻字的元音就漸漸前移，讀爲高元音 i 或舌尖元音，没有再出現讀-ia 的情形。可見閩語白話音極可能是在西漢末年、東漢初年從古漢語方言而出的。

至於根據詞彙的演變來推斷時代，很難有可信的結果。因爲某方言特有的詞彙在文獻中出現的時代難以肯定，現有的文獻無法盡查，我們所見到的極有限；同時文獻中没有的詞彙並不代表語言中就不存在，所以用音韻系統跟漢語史的現象來比較還是較爲可靠。

原載《史語所集刊》54.4:1-14，1983 年。

從特字看吳閩關係

一、引　言

方言讀音中有許多例外字,所謂例外就是從語音變化的角度看,這些音是不合正例的①。例如幫、滂母的字在國語中照例讀 p、p‘-,但是“譜”字屬幫母卻讀 p‘u。又如“木、目”等字是入聲字,在湖北方言中照例讀 mo 或 mu,但是武昌卻讀爲 moŋ,多出一個鼻音韻尾來。這是從中古音或《廣韻》來判定例外。如果例外的讀音合於《集韻》著錄的某一個音,甚至例外的讀音正好韻書漏收,也許例外字就不是例外了。以前趙元任先生(1948:1494)管這些字叫“特字”,“就是說有一些特別的字在各地方言中不但讀的音值不同,它的音類也不一致”。

我想特字已經是一組特別的字了,如果這些特字在方言之間又顯示一致性,那麼這些方言的關係自然比較接近。例如“木、目”念 moŋ,在湖北方言裏衹出現在武昌、漢陽、漢口等十六個地方,是不是顯示這些地方的方言有接近一點的關係呢?“木、目”念 moŋ 衹是語音現象,不同音類的特字是否能進一步顯示遠近關係呢?

吳閩關係一直是學者注意的問題,我想在這篇短文裏利用特字來作一觀察,首先的工作便是要確定用哪些特字。我們都同意現在的吳語和閩語是兩個不同的大方言,各自有方言性的特字。可是歷史上吳閩的關係可能跟現在的情形不一樣,我(1988)曾經提出一個看法,認爲“南北朝時的吳語就是現在閩語的前身,而當時的北語則是現在吳語的祖先”。同時認爲吳語

① 個人另有《漢語方言中的特字——一致的例外》一文,刊於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0.1:1-15,2002。亦收入本論文集中。

的底層具有閩語的成分，有閩語底層的吳語方言可能集中在浙江省西南角。這幾年來我們有一個“吳閩關係研究”的計劃，專門調查福建、浙江交界處的方言，這篇報告就是那個計劃的一部分成果[②]。

二、吳語的特字

從語音演變的角度來看，聲母的特殊讀法最容易把握，韻母則不易說定，聲調的差異也比較難以找材料，還要進一步觀察。這裏暫以聲母有特殊讀法的特字爲主。以錢乃榮(1992)《現代吳語研究》爲根據，我們在吳語中找到以下這些特字：

特字	吳語特點	說明
蟹	匣讀如曉	吳語匣母字通常讀濁喉音聲母，但蟹字讀陰上清音 x/h/ç。曹憲《博雅音》有曉母一讀，可能是這個音讀的來源。
鉛	以讀如溪	吳語大致讀 k‘，少數地方讀顎化的 tç‘。
防	奉讀如並	吳語聲母大致讀 b，也有的地方讀 v，是奉母的正規讀音。讀 b 的可以說是古讀雙唇音的遺痕。
歪	影讀如曉	這個字大概是《廣韻》的“竵”字，表示“物不正”，漢語方言大致讀影母。但吳語有一些地方讀 x/h，保留曉母的讀法，是一大特色。
軋	影讀如羣	吳語用“軋刀”一詞，有的方言用“鍘刀”。可能是吳語的方言字，早先有羣母一讀，在其他方言不易找到對當。
環	匣讀如羣	吳語雖然偶有不一致的地方，大致都讀 g。

在上面的吳語特字表裏，有許多字略而未提。第一，因爲來源不明。如“檻”字，吳語匣讀如溪，一致讀 k‘。但《廣韻》檻字的意義是“《說文》籠也”，跟今天表示門檻的意義無關，不敢說就是今讀的來源。又如“摜”字，見讀如羣，見《廣韻》諫韻見母，義爲摜帶，跟現在吳語方言的意義有一點不同。可能另有來源，也不敢肯定。第二，因爲是整個漢語的特字。如“很”字，匣讀如曉，大體漢語方言都讀陰上，《廣韻》“很戾也”，今天寫作“狠”。比較級的

② “吳閩關係研究”計劃由我主持，參加工作的人員有鄭張尚芳、李如龍、潘悟雲和陳忠敏四位先生，後來又有陶寰、曹志耘兩位先生加入。他們辛勤地收集材料，使計劃得以順利進行，這篇文章中引用他們的資料，在此致謝。

“很”字是後起引申的用法。又如“爹”字,知讀如端,見於《廣韻》麻韻“吳人呼父”,是中古反切端知不分的現象,漢語方言大體一致讀端母。又如“捐”字,以讀如見,可能早先有見母一讀,而《廣韻》仙韻以母字的讀法現在失落了。這是漢語方言一般性的特字。第三,因爲是不常用字,可能受文字的影響,讀半邊字。例如“滂”字,滂讀如並,吳語聲母大體是 b,可能是受到“旁”字偏旁的影響。第四,因爲是吳語的特有詞彙,別的方言找不到對當的音讀。例如吳語的“打”字,保持“德冷切”的鼻音,在漢語方言中是很特別的,而閩語不用。

除了上述這些字,暫時就用特字表裏的六個字作爲吳語的特字。

三、閩語的特字

根據我(1979、1983)和 Norman(1979)的研究,閩語大約在漢代就從古漢語分流出來了,如果跟中古音比較,閩語的特字不勝枚舉。這裏參考董同龢(1960)的《四個閩南方言》和陳章太、李如龍(1991)的《閩語研究》,暫定以下這些特字,有的字代表一類音變,有的字衹是個別現象。

特字	閩語特點	說明
飛蜂	輕脣讀重脣	這是閩語的共同特點,屬於這一類的字還有“分、放、飯”等等。
竹抽	舌上讀舌頭	這也是閩語共同的特點,屬於這一類的字還有“中、拆、橱”等等。
深樹	書、禪讀如穿	有一系列審母三等字和禪母字,閩語讀 ts‘,“深、樹”兩字是典型的例子。
猴鹹	匣讀如羣	這些字聲母讀 k,但聲調保持陽調。我(1999)認爲上古來自於 g。
紅鞋	匣讀如云	除了少數方言不一致,閩語大體都讀無聲母。我(1999)認爲上古來自於 ɣ。
園雲	云讀如匣	這是跟部分匣母來源相同的字,上古音也是 ɣ。
蠅	以讀如邪	這個字閩語聲母讀 s-,相當一致。
窗	初讀如透	大部分閩語方言讀 t‘,少數讀 ts‘的懷疑是文言音。
篩	生讀如透	大部分閩語方言讀 t‘,少數地方讀 s。
鋤	崇讀如定	大部分閩語讀 t‘,少數地方讀 t、h。

上述閩語的特字大部分是整類的音變,顯示閩語直接保存上古音的一些特色,尤其匣讀如羣、云讀如匣更表示閩語匣、云兩母的字來源與別的方言不同。

四、浙閩交界處各方言的情形

"吳閩關係"的計劃還沒有完成,我手頭的資料包括蒲門(蒲)、景寧(景)、龍泉(龍)、錢庫蠻話(錢)、江根(江)、泰順(泰)、溫州(溫)、麗水(麗)、青田(青)、湯溪(湯)、福安(福)、石陂(石)、崇安(崇)、福鼎(鼎)、建陽(建)、壽寧(壽)、浦城(浦)。以下按特字的次序把各方言的讀法羅列出來,地名皆用簡稱(198-200 頁)。

從这些資料看來,有的特字對於討論吳閩關係沒有幫助,例如第一條的"蟹"字,儘管有的聲調有別,各方言都讀清擦音 h- 或 x-;第四條的"歪"字,除湯溪讀 x-以外,各方言都讀無聲母,本來吳閩方言都有讀無聲母的可能,難以區別。第五條的"軋"字資料不全,不能顯示方言間彼此的關係。第六條的"環"字,吳閩都可能讀 k'-,x-和 h-的分野也難以說定。第十一條的"紅、鞋"兩字,吳閩都可能讀 ɦ-,也可能讀 x。幾乎沒有區別。第十二條的"園、雲"兩字,吳閩都可能讀 y-。遇到讀 y-的音就難以區別。第十四條的"窗"字,吳閩都可能讀 ts'-,不宜用作條件討論某一小方言的歸屬。第十五條的"篩"字,兩個方言都可能讀 s-。閩語讀 s-的大概是不同層次的讀音,不能混爲一談,但也不能用這個特字區別吳閩的不同。現在把資料重組一下,列成下表(201 頁):

觀察特字的讀法,我們可以把這些方言大分爲兩類,從蒲門(蒲)到錢庫(錢)偏向吳語;從泰順(泰)到壽寧(壽)偏向閩語。

"鉛"字讀法大體一致,吳語區讀 k'-,或無聲母開口的 ie(湯),閩語區讀無聲母合口的 y-或 j-,有的地方有兩讀。

"防"字讀法不大一致,大概吳語區讀脣齒擦音 f-或 v-;閩語區讀 b-、ɦ-、h-、x-。這個字不常用,閩語有文白讀音差異的問題,根據字表衹能作表面的觀察。溫州讀 ɦuɔ²,錢庫讀 ɦɔ̃² 都近閩語。

"飛、蜂"兩字相當一致,吳語讀 f-,閩語讀 p-、p'-、x-、h-。x-、h-可能是文言音。大體上閩語保存重脣音的讀法。

特字	吳語	閩語	蒲	景	龍	錢	江
1. 蟹	h/x	h/x	ha^{3}	ha^{3}	ha^{3}	hai^{6}	hei^{6}
2. 鉛	k'	j	k'a^{1} ɦe^{2}	k'ɔ^{1} ʔjiɛ^{2}	k'aŋ^{1}	k'a^{1}	k'aŋ^{1} yõ^{2}
3. 防	b/p/v/f	p/β/h	vo^{2}	vɔŋ^{2}	fɔ^{2}	ɦõ^{2}	ɦɔ̃^{2}
4. 歪	ʔ/x/h/0	0	ua^{1}	uɔ^{1}	ua^{1}	va^{1}	uai^{1}
5. 軋	g	– –	giɛ^{8}	gɔʔ^{8}	kɔʔ^{8} tsɔʔ^{7}	gəʔ^{7}	kɛʔ^{8}
6. 環	g/ɦ/k'/v/x	k'/h	ɦuan^{2} guɛ^{6}	ɦuɔ^{2}	uaŋ^{2}	vẽ^{2} guẽ^{2}	huaŋ^{2}
7. 飛 蜂	f	p, p'	fi^{1} foŋ^{1}	p'i^{1} foŋ^{1}	fi^{1} fəŋ^{1}	fi^{1} p'oŋ^{1}	pei^{1} p'əŋ^{1}
8. 竹 抽	ts, ts'	t, t'	tɕʉ^{7} tɕ'ieu^{1}	ʔdiʉʔ^{7} tɕ'iʉ^{1}	təɯʔ^{7} tɕ'iu^{1}	təʔ^{7} t'ieu^{7}	tiəɯʔ^{7} t'ieu^{1}
9. 深 樹	s/ɕ、z/ʑ	ts'/tɕ'/tʃ'	san^{1} ʑʉ^{6}	saŋ^{1} ts'aŋ^{1}1 ʑʉ^{6}	ɕiɪŋ^{1} tɕiu^{6}	tɕ'iŋ^{1} ʑy^{6} tɕ'ieu^{6}	ts'eiŋ^{1} ɕy^{6}
10. 猴 鹹	ɦ/x/h	k	ɦau^{2} ɦɛ^{2}	æʉ^{2} ɦɔ^{2}	eu^{2} aŋ^{2}	gɔ^{2} ɦẽ^{2}	hau^{2} kãi^{2}
11. 紅 鞋	ɦ/x/h	0/ɦ/x	ɦoŋ^{2} ɦa^{2}	ŋ^{2} a^{2}	ŋ^{2} əŋ^{2} a^{2}	ɦoŋ^{2} ɦai^{2}	əŋ^{2} həŋ^{2} ei^{2}
12. 園 雲	ɦ/y	h/x/y	ɦø^{2} øn^{2}	yɵ^{2} ʔjaŋ^{2}	uæi^{2} yeŋ^{2}	hɵ̃^{2} ỹ^{2} vaŋ^{2}	huən^{2} huən^{2}
13. 蠅	ɦ/ʔ/0	s/f/ɬ	ʔjaŋ^{1}	ʔjiŋ^{1}	iŋ^{2} tɕiŋ^{2}	iŋ^{1}	seiŋ^{2}
14. 窗	ts'tɕ'	t'/ts'	ts'o^{1}	tɕ'oŋ^{1}	tɕ'iɔ̃^{1}	t'oŋ^{1} tɕ'iɔ̃^{1}	t'ien^{1}
15. 篩	s	t'/s	sɿ^{1}	sɿ^{1}	səɯ^{1}	ta^{1}, sa^{1}	t'ai^{1}
16. 鋤	z/dz	t'/t /h	zɿ^{1}	zo^{2}	sɔ^{2} tsəɯ^{2}	dy^{2}	t'y^{2}

特字	泰	溫	麗	青	湯	福
1. 蟹	hei^6	ha^3	hoɒ^3	ha^3	xa^3	hɛ^6
2. 鉛	kʻie^1 yoe^2		kʻãŋ^1	kʻɑ^1	ie^2	jiŋ^2
3. 防	fɔ^2	ɦuɔ^2	fvoŋ^2	vɔ^2	vao^2	hɔuŋ^2
4. 歪	vai^1	va^1	oɑ^1	uɑ^1	xua^3	wuai^1
5. 軋	kaʔ^8	ga^8	gɒʔ^8	gɐʔ^8		
6. 環	kuã^2	va^2 ga^6	ɦuãŋ^2 guãŋ^2	guɑ^6		kʻuaŋ^2
7. 飛	fei^1 puɔi^1	fei^1	fi^1	fi^1	fi^1	hei^1
蜂	fəŋ^1 pʻəŋ^1	foŋ^1	foŋ^1	foŋ^1	fao^1	pʻouŋ^1
8. 竹	təʔ^7	tɕɤu^7	tiuʔ^7	tiuʔ^7	ɕiɔ^7	tøk^7
抽	tʻiou^1	tɕʻɤu^1	tɕʻiəɯ^1	tɕʻiəɯ^1	tɕʻiəɯ^1	tʻei^1
9. 深	tsʻiŋ^1	saŋ^1	səŋ^1	saŋ^1	ɕiai^1	tsʻeiŋ^1
樹	ɕy^6	zʅ^6	szɥ^6	zɥ^6	ʑy^6	søi^6 tsʻeu^5
10. 猴	kau^2 kɛy^2	ɦau^2	ɦəɯ^2	ŋau^3		kau^2
鹹	kẽ^2	ɦa^2	ɦãŋ^2	ɦɑ^2	uo^2	kɛiŋ^2
11. 紅	vəŋ^2	ɦoŋ^2	ŋ^2	ɦoŋ^2	ao^2	houŋ^2 æŋ^2
鞋	ei^2	a^2	ɦoɑ^2	ɦa^2	ɑ^2	ɛ^2
12. 園	vɔi^2 yœ^2	y^2	jyɛ^2	jyɔ^2	yɤ^2	huŋ^2
雲	fəŋ^2	joŋ^2	jyeŋ^2	jyæn^2	yei^2	xouŋ^2
13. 蠅	sœŋ^2	jaŋ^2 ʔjaŋ^1	jiŋ^2	ʔjieŋ^1	ʑiai^2	jeiŋ^2
14. 窗	tsʻɔ^1	tɕʻyɔ^1	tɕʻioŋ^1	tɕʻiɔ^1		tsʻouŋ^1
15. 篩	tʻai^1	sʅ^1	sʅ^1	sʅ^1	sʅ^1	tʻai^1
16. 鋤	ty^2	zʅ^2 zɤu^2	szuo^2	zʅ^2	zʅ^2	tøi^2

特字	石	崇	鼎	建	壽	浦
1. 蟹	xai^{1}	xai^{6}	xɛ^{6}	xai^{6}	xɛ^{6}	xa^{4}
2. 鉛	yŋ^{5}	yiŋ^{5}	kʻiɛŋ^{1}	yeiŋ^{2}	yɔŋ^{2}	kʻãi^{1}
3. 防	bɔŋ^{2}	xɔŋ^{2}	xoŋ^{2}	βuɔŋ^{9}	xuoŋ^{2} xɔŋ^{2}	fãu^{2}
4. 歪	uai^{1}	yai^{1}	uai^{1}	ye^{1}	uai^{1}	ua^{1}
5. 軋						a^{7}
6. 環	ɦuaiŋ^{2}	xuaiŋ^{2}	kʻuaŋ^{2}	xueiŋ^{2}	kʻuaŋ^{2}	xuãi^{2}
7. 飛 蜂	xy^{1} xaŋ^{1} pʻəŋ^{1}	xue^{1} xəŋ^{1}	puoi^{1} pʻuŋ^{1}	pɔi^{1} ye^{3} pʻoŋ^{1}	pʻi puoi^{1} pʻuŋ^{1}	fi^{1} fouŋ^{1}
8. 竹 抽	ty^{7} tʻiu^{1}	təu^{7} hiu^{1}	tuʔ^{7} tʻiu^{1}	ty^{7} hiu^{1}	tuʔ^{7} tʻiu^{1}	tsou^{7} tɕʻiu^{1}
9. 深 樹	tsʻeiŋ^{1} tsʻiu^{6}	tsʻiŋ^{1} sy^{6} tsʻiu^{6}	tsʻiŋ^{1} tsʻiu^{5}	tsʻiŋ^{1} sy^{6} tsʻiu^{6}	tsʻiŋ^{1} sy^{6} tsʻiu^{6}	sẽi^{1} tsʻẽi^{1} sye^{6}
10. 猴 鹹	gəu^{2} geiŋ^{2}	xiəu^{2} xaŋ^{2}	kau^{2} kɛŋ^{2}	kəu^{9} xaŋ^{2} kiŋ^{9}	kau^{2} kɛŋ^{2}	xao^{2} xãi^{2}
11. 紅 鞋	ɦəŋ^{2} ɦai^{2}	xəŋ^{2} xai^{2}	ɛŋ^{2} ɛ^{2}	xoŋ^{2} xai^{9}	xuŋ^{2} ɛŋ^{2} ɛ^{2}	xouŋ^{2} ŋ^{2} xa^{2}
12. 園 雲	yŋ^{5} ɦueiŋ^{2}	xyaiŋ^{2} həŋ^{2}	xuoŋ^{2} xuŋ^{2}	xyeiŋ^{2} ɦeiŋ^{9}	xuoŋ^{2} yŋ^{2} xuŋ^{2}	yãi^{2} yẽi^{2}
13. 蠅	seiŋ^{5}	siŋ^{2}	siŋ^{2}	iŋ^{2} siɔŋ^{2}	siŋ^{2}	
14. 窗	tsʻɔŋ^{1}	tʻɔŋ^{1}	tsʻoŋ^{1}	tʻɔŋ^{1} heiŋ^{1}	tsʻoŋ^{1}	tsʻãu^{1}
15. 篩		sai^{1}	tʻai^{1}	sai^{1}	tʻai^{1}	sa^{1} tɕʻi^{1}
16. 鋤	dy^{2}	ləu^{2}	tʻi^{2}	ly^{9} hy^{2}	tʻy^{2}	se^{2}

	吳語									閩語							
特字	蒲	龍	溫	麗	青	湯	浦	景	錢	泰	崇	石	福	江	鼎	建	壽
鉛	k‘ ɦ	k‘		k‘	k‘	0(i)	k‘	k‘ ʔj	k‘	k‘ 0(y)	0(y)	0(y)	0(j)	k‘ 0(y)	k‘	0(y)	0(y)
防	v	f	ɦ	fv	v	v	f	v	ɦ	f	x	ɓ	h	ɦ	x	β	x x
飛	f	f	f	f	f	f	f	p‘	f	f p	x	x	h	p	p	p 0(y)	p‘ p
蜂	f	f	f	f	f	f	f	f	p‘	f p‘	x	x p‘	p‘	p‘	p‘	p‘	p‘
竹	tɕ	t	tɕ	t	t	ɕ	ts	ʔd	t	t	t	t	t	t	t	t	t
抽	tɕ‘	tɕ‘	tɕ‘	tɕ‘	tɕ‘	tɕ‘	tɕ‘	tɕ‘	t‘	t‘	h	t‘	t‘	t‘	t‘	h	t‘
深	s	ɕ	s	s	s	ɕi	s ts‘	s ts‘	tɕ‘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樹	ʑ	tɕ	z	sz	z	ʑ	s	ʑ	ʑ tɕ‘	ɕ	s ts‘	ts‘	s ts‘	ɕ	ts‘	s ts‘	s ts‘
猴	ɦ	0	ɦ	ɦ	ŋ		x	0	g	k h	x	g	k	k	k	k	k
鹹	ɦ	0	ɦ	ɦ	ɦ	0	x	ɦ	ɦ	k	x	g	k	k	k	x k	k
蠅	ʔj	0(i) tɕ	0(j) ʔj	0(j)	ʔj	ʑ		ʔj	0(i)	s	s	s	0(j)	s	s	0(i) s	s
鋤	z	s ts	z z	sz	z	z	s	z	d	t	l	d	t	t‘	t‘	l h	t‘

“竹、抽”兩字中“抽”字讀法吳閩有顯著的不同:吳語一致讀 tɕ‘-,衹有錢庫例外。閩語則讀 t‘-或 h-,h-大概是從 t‘-變來的。“竹”字閩語都讀 t-,吳語因方言而有不同,顯示有的吳語有層次的問題。

“深、樹”兩字中“深”字讀法吳閩也有顯著的不同:閩語一律讀塞擦音 ts‘,吳語則讀擦音 s-或 ɕ-。“樹”閩語也讀塞擦音,衹有泰順、江根讀 ɕ-,吳語則讀舌尖擦音 s-、z-或顎化的 ʑ-。

“猴、鹹”兩字閩語極大多數都讀舌根塞音 k-或 g-,吳語則讀擦音 ɦ-、x-或無聲母,無聲母的讀法如龍泉的“猴”eu^2、“鹹”$aŋ^2$,可能是 ɦ-脫落,或純粹衹是記音寫法的不同。衹有浦城和崇安兩處都讀 x-,大概是吳語 ɦ-變 x-的結果。

“蠅”字大致吳語讀無聲母的 j-或 ʔj-,閩語大部分都讀 s-,有的閩語有兩讀,一讀爲 s-,一讀爲 0(i)。

“鋤”字相當清楚,吳語讀舌尖擦音 s-或 z-,閩語讀舌尖塞音 t-、t‘-、d-或

變體 l-。

按照這些特字的讀法,在上表中用粗線分隔吳語和閩語。這樣的區分衹是從特字出發,如從整體的音韻特點或文法著手,也許結論會不一樣。

另外,有兩點值得說明:

一、兩讀:有些特字在方言裏有兩讀的現象,像是文白的問題,但更像是吳語和閩語互相影響的結果。如泰順“飛”字單念是 fei[1],在“飛蛾”裏就唸 puɔi[1];“猴”字也有 hɛy[2]、kau[2] 兩讀。

二、個別現象:特字的念法有時並不一致,並不是屬於閩語的方言就有所有閩語的特字。例如:福鼎的“鉛”字讀 k‘iɛŋ[1],像吳語的特字。景寧的“飛”字讀 p‘i[1],像閩語的特字。也可能還有又讀,調查時沒有問到。所以上文歸類時衹能從整體的情形來決定。

五、結　語

從這些特字的資料來看,我們觀察到下列的一些現象:

一、吳語方言用閩語的特字,像“竹”字讀 t-的有好幾個方言,而“抽”字卻讀 tɕ‘-,可見在很基本的詞彙裏浙南吳語有閩語的底層,給我以前的說法增加一個證據。李如龍(1991:392)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以縣城南浦鎮話爲代表的浦城話分佈在縣境中、北部的十一個鄉鎮,早先它應該也是閩北方言,至今還有不少常用詞和建屬六邑相同,但從現狀的整體看,它已經蛻變爲吳方言,大體可與浙西南各縣吳語通話。”

二、在浙閩邊境上的方言有時很難以歸類(見文末示意圖),衹能從大體的情形來推斷。例如錢庫的特字差不多各佔一半,現在勉強歸爲吳語,因爲“鉛、防、飛、鹹、蠅”五字都近吳語,而“樹”字又有兩讀。

三、特字衹是討論方言異同的尺度之一,我並沒有意思以這個尺度取代別的尺度,衹是提供一個不同角度的觀察。

原載《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85-92,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2 年。

參考文獻

丁邦新 1979.《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史語所集刊》50. 4:717-739.

丁邦新 1988.《吳語中的閩語成分》,《史語所集刊》59.1:13-22.

丁邦新 1999.《上古音聲母 *g 和 *ɣ 在閩語中的演變》,見 Ting Pang-Hsin 編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247-261.

陳章太、李如龍 1991.《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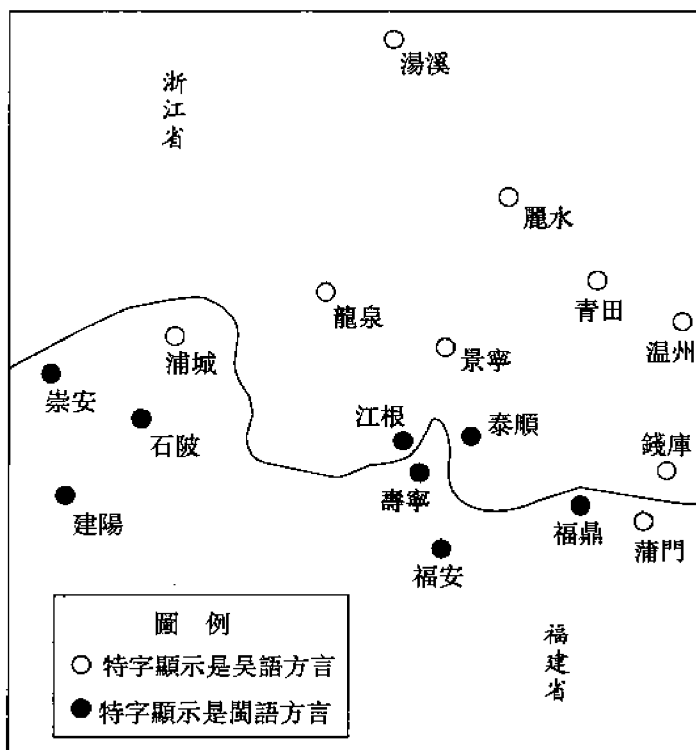
董同龢 1960.《四個閩南方言》,《史語所集刊》30:729-1042.

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吳宗濟、董同龢 1948.《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史語所專刊》18。

錢乃榮 1992.《當代吳語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Norman, Jerry.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Fangyan* 4: 268-274.

Ting, Pang-Hsin. 1983.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4.4:1-14.



浙江福建交界處吳閩方言特字示意圖

從歷史層次論吳閩關係

一、引　言

以前我發表《吳語中的閩語成分》一文(丁 1988、1998),根據平陽蠻話和麗水方言"端知不分"的現象和若干閩語的詞彙,提出一個想法,認爲浙南的吳語方言具有閩語的底層,從歷史層次的角度試着解釋吳語與閩語之間的關係,同時從語音和南朝口語及當時"吳歌"的詞彙說明:"南北朝時代的吳語就是閩語的前身,而那時的北語則是現在吳語的來源。"其實早在 1983 年,羅傑瑞就已經從閩語的十四個方言詞推斷閩語有來自古南方漢語的可能,他說:the Min dialects derive from an ancient southern variety of Chinese (Norman 1983:209),並且在一個注裹說明古吳語和現代的吳語並沒有直接承襲的歷史關係。周振鶴和游汝傑研究移民史,也說漢末到晉初福建的移民來自江南浙北,那時的"福建方言即是當時的吳語"(周、游 1986:38-39)。可以說這是學術界在接近的年代從不同的方向得到的一個共識。王福堂(1999:69)也說:"從目前吳閩兩方言的重要共同點引出現代閩方言是中古吳語繼承者的結論,是言之成理的說法。"

最近魯國堯先生提出質疑,他認爲(魯 2002:549):"南下到江淮地區的北語是江淮方言,亦即下江官話的前身。4 世紀前本北抵淮河,東晉南朝後退居今常州以南的吳語與現代吳方言一脉相承。"這是一個不同的看法。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音辭篇》說:"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足具論。"魯先生說,這個"深弊"究竟指的是什麼問題,實在是一個"千古之謎"!現在我想就這兩個問題提出幾點證據,作進一步的釐清。

二、顏之推所說的"深弊"是什麼?

我們細細玩味《顏氏家訓》這幾句話:"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足具論。"其實他所不具論的"深弊"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是說當時的南北方言混雜着吳越和夷虜語言的成分,從顏之推追求漢語"正音"的態度來說,這當然是"深弊"。

何大安(1993)曾專門討論六朝吳語的層次。根據文獻的材料,他認爲六朝吳語從來源上可以分析出四種層次:(1)非漢語層;(2)江東庶民層;(3)江東文讀層;(4)北方士庶層。其中非漢語層可能指越族或山越的語言。他引用陳寅恪(1943),說明這種說非漢語的越族分佈在被六朝史籍稱爲"吳"的地區。我很相信他的論斷,這也就是《顏氏家訓》"吳越"一詞的意義。

非漢語的成分夾雜在漢語之中,自然是"深弊",以當時顏之推的瞭解,相信要弄清楚這些非漢語的問題,簡直是不可能的事,衹好不具論。對於這幾句話的問題,魯先生的長篇解釋可能求之太深。

三、六朝吳語的層次問題

何大安說(何 1993:872):"東晉南朝吳語中的兩種語體,一爲土著吳語,一爲南渡北音,系統上並不相同。南渡北音,也就是北方士庶層的負載者,就共時的平面而言,這一層集中在士人階級。但是前文已經說過,士人階級原來就有江東文讀層的一面。所以士人階級也有北方士庶和江東文讀兩系統的並存。這兩種系統的交融,產生了後來大部分爲《切韻》所本而爲唐人批評的'吳音'。"我相信他這裏所說的"吳音"就是今天吳方言的祖先。

至於"江東庶民層"就是"土著吳語",何大安舉出幾種語音上的特點:耕陽合流、齊仙不分、監元無別。他並以今天的吳語方言爲例,似乎認爲江東庶民說的方言就是一種類似今天的吳語方言,這一點跟我的意見並不相同。第一,既然土著吳語和南渡北音系統不同,如果南渡北音是吳音,而土著吳語就不該還是吳音。第二,證明語音特點的文獻也許有別的解釋的可能。第三,他用的文獻中有一條引《後漢書・徐登傳》,其中提到趙炳"梧鼎

而爨”,這個指稱鍋子的日常用語“鼎”正是閩語特殊的詞彙[①]。

整體說來,我同意何大安的分析,認爲南北朝時代有四種層次,衹是其中江東庶民層所用的語言可能是閩語。

四、語音的證據

我認爲吳語有閩語的底層是從語言本身的證據來立論的,以前主要的根據是浙江西南的吳語有端知不分的現象,不是零星的幾個字,而是成系統的材料[②]。近年來我們對歷史層次有了更深切的認識,對吳閩的關係也有了進一步的分析。鄭張尚芳(2002)指出浙南吳語和閩語在語音、詞彙、語法上都有深層的聯繫,他認爲“閩語與吳語現在面貌很不相同,歷史上卻都是從古江東方言發展出來的”。陳忠敏(2002)更進一步證明吳語跟閩語有層次的對應[③]。這裏我就來介紹他文章的要點。

陳忠敏主要討論虞韻字在吳語和閩語中層次的對應。他說:“虞韻的韻母有層次分別的方言可能衹是存在於吳語西南角處衢片的一些方言裹。”他發現吳語和閩語虞韻字的讀法各有三個層次,而且這三個層次彼此對應。以開化話代表吳語,以福州話、廈門話代表閩語,層次的關係可以呈現如下:

	開化話	福州話	廈門話
第一層	iɯ	ieu	iu
第二層	uːə,yːə	uɔ	ɔ
第三層	u,y	u,y(øy)	u

第一層的例字如“須、樹、珠(目~)”,第二層的例字如“斧、朱、輸、芋”,第三層的例字如“主、厨、書”。第三層是文讀音,第一、二層都是白讀音,有早晚的不同。早的一層可能是上古音殘留的現象,晚的一層是魚虞有别的層次。有意思的是這是第一次發現吳語和閩語都有三個層次,而且這些層次具有清楚的對應。

梅祖麟(2001)引用曹志耘等(2000)處衢方言的資料,認爲浙南吳語中魚

---

① 請參看我(丁1992)的討論。

② 請參看我(丁1988)的文章,此處不再重複。

③ 鄭張尚芳和陳忠敏的文章都是在1999年香港科技大學召開的第六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上發表的,後來收在丁邦新、張雙慶主編(2002)的論文集裹。

虞兩韻的字各有三個層次,同時有一個層次支與脂之有别。如果加上閩語的材料,則吳閩兩個方言都有一個南朝層次,反映當時的江東方言。另外,吳瑞文(2002)研究吳閩方言仙先兩韻的關係,也認爲兩者有對應的層次。

按照我的說法,浙江西南的吳語有閩語的底層,以上三位發現的深層聯繫正好印证我的說法。這是語音上更深一層的證據。

五、詞彙的證據

以前我在文章裏提到兩種詞彙上的證據,一種是吳語跟閩語共有的詞彙,同時還在《南史》與南北朝的吳歌裏找到閩語獨有的詞彙"骹"和"儂",我以爲這是相當有力的證據。

近年李如龍(2002)特别提到:"最有趣也最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古代詞書上指明是吳語的方言詞至今還普遍保留在閩語之中,而在吳語卻大多已經失傳。"以下各條至少在已有的吳語材料中還很少見到反映:(1)襦,《方言》:"襜襦謂之袖。"郭注:"衣褾音襦,江東呼椀,音婉。"今閩語多稱衣袖爲"手椀"。(2)櫼,《方言》:"陳楚宋魏之間或謂之簞,或謂之櫼。"郭注:"瓠勺也,今江東通呼勺爲櫼,音羲。"《廣韻》作"桸",許羈切,"杓也"。今沿海閩方言還有好些帶"桸"字的說法。(3)豨,《爾雅》:"豕,子猪。"郭注:"今亦曰彘,江東呼豨。"今閩北、閩中均呼猪爲"豨",建甌音ᶜk'y,永安音ᶜk'yi。

他一共舉了十條例子,這裏所引的三例來自郭璞的《方言》注和《爾雅》注,都證明南北朝的江東方言跟現代的閩語之間在詞彙上有相當的關聯。李如龍的結論說:"這些古吳語詞在現今閩語竟然還如此常用,如此普遍,這充分說明了吳語確實是閩語的早期源頭之一。"這是把南北朝時代的吳語跟現代的閩語牽連起來的另一條綫索。

我曾經說(丁1988):"吳歌裏還有一些其他的詞彙也具有闽語的特色,我預備另文討論。"現在就來談一談吳歌裏的另外兩個詞。

閩語稱"晚上"爲"冥",大概各地的閩語都有這個詞。我發現南北朝時代的吳歌裏也有:

《讀曲歌》八十九首之三十九:"合冥過藩來,向曉開門去。"

《讀曲歌》八十九首之四十八:"詐我不出門,冥就他儂宿。"

《讀曲歌》八十九首之五十五:"願得連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

這三首歌裏的"冥"都指晚上,跟現在閩語裏的用法完全一樣。

閩語的第二人稱代名詞讀陰上調的ᶜlu 或者ᶜli,楊秀芳(1991:121)認爲是"汝"字。吳歌里正好也有這個字:

《子夜歌》四十二首之十二:"語笑問汝道,腹中陰憶汝。"

《阿子歌》三首之一:"阿子復阿子,念汝好顔容。"

當然,"汝"字是文言性的字眼,也許各代的文獻中不乏用例,難以說定它的時代,但現代方言中除個别例外似乎衹有閩語才有。即使是文獻,也還有更清楚的例子(《世說新語》排調篇):

>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這條資料裏明說"南人",而且是相當口語化的詞。跟上述吳歌裏的用法放在一起看,我們不得不承認當時南人的口語裏所用的代名詞"汝",到現在還可以在閩語裏找到。

六、結　語

爲了推測現代方言跟古代方言的關係,上文談到現代吳閩方言裏層次對應現象,同時試着把文獻記載的語言資料加以解釋。如果要反對這個說法,似乎也要能從别的角度對同樣的語言資料加以解釋,衹從歷史文獻中勾稽資料,作種種說明,總覺得隔了一層。

魯國堯先生認爲顔之推所說的"深弊"是指覃談寒桓的分韻與次序問題,這四韻在通泰、吳、贛等方言之中音讀具有一致的現象,覃談跟寒桓的關係是平行的,次序應該是談覃寒桓,而共同的"根"是古吳語方言。他由此推斷顔之推從《切韻》的角度、以及覃談寒桓的次序來看,這一條古吳語方言的關係和四韻的次序實在是一種"南染吳越的深弊"。

王洪君(2004)已經指出魯先生忽略了覃爲開口、桓爲合口的重要區别。"由於古吳方言的談覃與寒桓並無平行關係,因此也就不存在與《切韻》《廣韻》覃談寒桓韻目次序的衝突"。我同意她的意見。

退一步來說,即使魯先生的論证没有問題,覃談寒桓的次序不同能不能算是顔之推眼中的一種"不足具論"的"深弊",我覺得也值得懷疑。韻目次序的問題衹要短短的一段話就可以解釋清楚,何致於嚴重到"不足具論"的程度? 上文把"深弊"解釋爲非漢語層的成分夾雜在漢語之中,可能性應該

更高。

現在,回頭看看我以前的說法,當時引用陳寅恪的研究,認爲東晉南朝的"吳語、吳音"跟中原之音大不同,"由於北方士族南來,使北語在南方成爲士族語言,祇有一般老百姓才用吳語,做官的江南人大多數也用北語——經過東晉到隋代差不多三百年的演變,可能中原北語勢力漸大,成爲一般人用的語言,而原來的吳語則經由移民帶到福建一帶,慢慢演變爲今天的閩語"(丁邦新 1988:19、1998:252)。現在我們發現的吳閩有密切關係的材料主要集中在浙南,而北部吳語則相對地少見,可以想見當時"北語"對"吳語"的影響是慢慢地把"吳語"推到福建去了,而在浙南留下了層次上相應的痕迹。因此我還是相信"南北朝時代的吳語就是現代閩語的前身,而那時的北語則是現在吳語的來源"。我認爲這個說法至少到目前還沒有被推翻。

原載《方言》1:1-5,2006 年。

參考文獻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 2000.《吳語處衢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版。

陳寅恪 1943.《〈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证及推論》,《史語所集刊》1:25。

陳忠敏 2002.《方言間的層次對應》,見丁邦新、張雙慶(2002):73-83。

丁邦新 1988.《吳語中的閩語成分》,《史語所集刊》13:24,又見於丁邦新(1998):246-256。

丁邦新 1992.《漢語方言史和方言區域史的研究》,《中國境内語言暨語言學(一)漢語方言》:23-29;又見於丁邦新(1998):188-208。

丁邦新 1998.《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

丁邦新、張雙慶主編 2002.《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何大安 1993.《六朝吳語的層次》,《史語所集刊》:867-875。

李如龍 2002.《論閩語與吳語、客贛語的關係》,見丁邦新、張雙慶(2002):27-45。

魯國堯 2002、2003.《顏之推謎題及其半解》,《中國語文》2002.6:536-549,

2003.2:137-147。

羅傑瑞(Jerry Norman) 1983.《閩語裏的古方言字》,《方言》3:202-211。

梅祖麟 2001.《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爲不韻"》,《中國語文》1:3-15。

王福堂 1999.《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北京:語文出版社。

王洪君 2004.《也談古吳方言覃談寒桓四韻的關係》,《中國語文》4:358-363。

吳瑞文 2002.《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語言暨語言學》:133-162。

鄭張尚芳 2002.《閩語與浙南吳語的深層聯繫》,見丁邦新、張雙慶(2002):17-162。

周振鶴、游汝傑 1986.《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中國文化史叢書。

北京話文白異讀和方言移借[*]

關於北京話文白異讀的問題[①],李榮(1982)認爲:"文言音往往是本地的,白話音往往是從外地借來的。"最近,耿振生(2003)從不同的角度提出相反的看法,他的結論是:"北京話的白話音是本地固有的讀音層,讀書音是從外地借入的讀音層。"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我想檢討他們的根據,並且探究一下什麽是"本地固有的讀音層",然後再來判斷哪一種說法更接近事實。

一、兩種說法的根據

李榮(1982:115)總共舉了兩個例子來證明"白話音是從外地借來的",這兩個例子耿振生並未反駁。一個例子是"搞":

> "搞"gǎo、"攪"jiǎo 這兩個字音不同,意思也不一樣,在北京音内部是兩個不同的詞,來源卻是一個,就是《廣韻》的"攪"字。"攪"是古見母二等開口字,今音讀 jiǎo 符合北京的音變規律,是本地固有的詞。很多南方方言,古見母二等開口字讀 g-不讀 j-,"搞"gǎo 字大概是從長江中部一帶傳到北方的。長江中部地區"搞"讀 gǎo 上聲,符合當地的音變規律。就北京說,"搞"gǎo 字是外來的。

另一個例子是"尷尬":

---

[*] 1973 年,鄭錦全出版 *A Synchronic Phonology of Mandarin Chinese* 一書,使北京話音韻的研究走上規律化的路。大學時代錦全跟我同窗,一起成長,一起奮鬥,有許多溫馨的記憶。不知不覺就到了七十之年,但心境卻還年輕。現在特別寫這一篇跟北京話有關的短文來爲老友祝壽。

① 現在我們說的國語是以北京話爲基礎的,在這篇文章裏對於這兩個名詞並不作嚴格的區分。

> 按古今音變的規律,北京應讀如"監介"。現在實際上讀 gāngà 不讀"監介"。那是因爲這個詞是由吳語區傳到北方的。

我覺得從這兩個例子得到"白話音是從外地借來的"結論,似乎難以反駁。如果加上最近在北京流行的"打的"(坐出租車)、"買單"(結賬)[②],明顯是從粵語區借來的,因此說有些白話的詞彙是從外地借來的,好像並沒有問題。

其次來看耿振生的根據,他的立論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文白的來源,這些角度包括:風格的差別、使用階層的差別、異讀層的地理分佈、異讀字的韻類範圍以及文獻記載。現在一一加以檢討。耿振生指出:

> 讀書音的特點是文雅,白話音的特點是俗,祇有一種讀音的字,如果讀的是白話音,總是日常生活中常用常見的詞……如果讀的是讀書音,這類詞一般是日常生活中不會出現的……日常使用的詞語祇有白話音沒有讀書音……這些所謂"高頻詞"百姓們經常要說,所以讀音穩定,不易受外來影響而改變。因此這類詞語所屬的讀音層應該是本地固有讀音。

如果以上面的四個例子"搞、尷尬、打的、買單"來說,都很通俗,至少有三個詞是很常用的,屬於百姓們經常要說的"高頻詞"。但他們都是從別的方言移借而來,並不是本地固有的讀音,所以風格的差別可能跟文白異讀的來源沒有一定的關係,並不能用風格來證明讀音的歸屬。再來看使用階層的差別,耿說:

> 讀書音在文人中間使用較廣泛,而下層百姓則主要使用白話音……合乎情理的說法,還是因爲白話音是本地固有音,所以在下層百姓間通行。

這話的上一半當然正確,但下一半有問題。回到上面的四個例子,下層百姓可能也會使用其中的兩三個常用詞。換句話說,老百姓不一定不說外來語,北京話的白話音是不是本地固有的語音無法從階層上加以肯定。

至於異讀層的地理分佈,耿振生做了一些細緻的分析。他把北京話跟共同語基礎方言中有重要地位的次方言比較。例如:

> 宕江攝入聲字,北京話的讀書音是 ɤ、o、uo、ye,與果攝相同;通攝入聲字北京話的讀書音是 u、y,與遇攝相同。以上二類的讀書音都跟洛陽

---

② 粵語本來是"埋單",到了北京話變成了"買單"。

一帶的河南讀音一致。而北京話的白話音有宕江攝的 au、iau，和通攝的 ou、iou，韻母分別與效攝和流攝相同，這在洛陽一帶是沒有的，這一類白話音主要存在於河北、東北。……由此可知，北京話的讀書音都跟古代的強勢方言有一致性，屬於外來音；北京話的白話音跟那些強勢方言掛不上鈎，不會是外來音而是本地的固有讀音。

他的分析基本上沒有問題，但推論很難說。我衹是懷疑，跟強勢方言一致的讀書音何以不會是本地音？存在於河北、東北的白話音何以不會是從這些方言移借而來的？

北京的文白異讀字大多數屬於中古-k 尾的入聲韻，形成成套的異讀音。對於異讀字的韻類範圍，耿文作了一些分析。說明爲什麽衹有收-k 尾的字存在文白異讀，而收 -p、-t 尾的卻沒有。我覺得這跟文白異讀何者屬於外來音的關係不太大。他說：

北京音的白話音存在於周邊地區的弱勢方言中，如果說白話音是外來音，就衹能說是從周邊這些弱勢方言引進的……我們無法解釋引進這種讀音的動力是什麽。

那麽，引進"搞、埋單"的動力是什麽呢？我想方言之間的移借可能有許多原因，人羣的遷徙、語言階層的混雜，都有可能，恐怕不能單從推理上否決引進的動力。同時，中古-k 尾以外的入聲韻也可能有文白異讀，收 -p 尾的"法"字，有好幾個讀音，如果認爲 fa³③（法律）是文讀，fa²（沒法兒）是白讀；收 -t 尾的"結"字，tɕie²（結髮）是文讀，tɕie¹（結巴）是白讀。雖然意義不大相同，如此認定，大概也沒有問題。

耿文提出來的最後一項根據是文獻記載。他認爲邵雍《聲音唱和圖》中宕、江、通、曾攝入聲字配陰聲的情形"完全符合北京話的韻母系統"，我覺得"配"可能代表入聲韻和陰聲韻的元音相同或音近，那時候入聲還存在，而且邵雍的方言能不能說是現代北京話的直接祖先也不敢說定，要下一個"完全符合北京話的韻母系統"的結論，可能很難說。耿文又說"邵氏圖中收-k 尾的入聲字衹出現了白話音無讀書音"，這一點也很難說，可能邵雍的方言是現在某些方言的祖語，其中收-k 尾的入聲字演變到現在成爲收-i、-u 尾的字，就從這些方言借入了北京的白話音。

耿文又認爲《中原音韻》衹限於宕、江、通攝的入聲字有文白異讀，到了

③ 本文用 1、2、3、4 表示北京話的陰平、陽平、上聲、去聲。

明代徐孝的《合併字學集韻》異讀字就增加了許多,“最顯著的差別就是梗攝曾攝入聲字産生了讀書音,而且是讀書音多而白話音少”。如何認定上述邵雍的《聲音唱和圖》代表白話音,而明代的《合併字學集韻》增加的字是讀書音,似乎缺乏論斷的根據。這些增加的字會不會是本地的語音呢?如果《合併字學集韻》顯示的是當時一種方言的實際情形,那麽,“讀書音多而白話音少”就可能表示讀書音是本地音,而白話音是外來音。

檢討了李榮和耿振生立論的根據以後,我發現李榮是從實際的例子出發,而耿振生則是從理論或歷史的角度推論。如果理論或歷史有別的解釋的話,就可能影響推論的正確性,而且從理論或歷史的角度也要能解釋實際的例子。

二、如何斷定“本地固有的讀音層”

李榮提到“北京的音變規律”,耿振生屢屢説到“本地固有的讀音層”這一個概念。我想他們的意思是一樣的,都是指基本的北京音及中古音演變到今音的規律。現在我們來一一檢看中古收-k 尾各韻的入聲字到今音的演變大勢,希望能找到“本地固有的讀音層”。我的方法是羅列入聲韻有文白兩讀的字,再看大部分衹有一讀的字究竟跟哪一種讀音接近,然後加以判斷。例字並没有完全列舉,盡可能找普通的字,相信並没有遺漏任何音變的規律。

《廣韻》 漢字 白讀 文讀 同韻無文白異讀字舉例

屋$_{\text{三}}$ 熟 ʂou^{2} ʂu^{2} u:塾淑 ʂu^{2};叔 ʂu^{1};福 fu^{2};伏 fu^{2};目 mu^{4};竹逐 tʂu^{2};畜 tʂhu^{4}

縮 suo^{1} su^{1} ou:粥 tʂou^{1};軸妯 tʂou^{2};肉 ʐou^{4} iou:六 liou^{4} y:菊 tɕy^{2};麴 tɕhy^{3};蓄 ɕy^{4};郁 y^{4};育 y^{4}(見影系)

屋韻三等的字除見影系讀-y 韻母以外,大部分字讀-u 韻母,跟“熟、縮”兩字的文讀音一樣。《廣韻》裏跟“熟”同音的字“塾、淑”也讀 ʂu^{2}。這一類字裏有很常用的“叔、福、竹、畜”等字。

“熟”字的白讀韻母-ou 衹見於“粥、軸、妯、肉”等字。“縮”字的白讀韻母-uo 不見於任何其他的字。如果説屋韻三等的字在北京基本上讀-u 韻母,相信是合於事實的,“熟、縮”兩字的讀書音跟基本音一樣。而且“熟、縮”兩字的白話音不同,無法説哪一種白讀是北京的基本音。如果説“縮”字的白讀韻母-uo是基本音的話,那就衹剩下這一個字了!

《廣韻》	漢字	白讀	文讀	同韻無文白異讀字舉例
覺	剝	pau^1	po^1	o：邈 mo^4 uo：啄 tʂuo^2；捉 tʂuo^1；濁 tʂuo^2；朔 ʂuo^4；握 uo^4
	學	ɕiau^2	ɕye^2	ye：確 tɕhye^4；岳 ye^4（見系）
	覺	tɕiau^3	tɕye^2	au：雹 pau^2　u：樸璞 pu^2
	角	tɕiau^3	tɕye^2	

“剝”字是脣音字，文讀韻母跟大部分讀-o 或-uo 的字一樣，這些字裏有常用的“捉、握”等字。覺韻見系字的韻母讀-ye，其中有常用的“確”字，“學、覺、角”都是見影系字，文讀韻母也讀-ye，是有條件的音變。請參考上述屋韻的見影系字。

如果說讀-uo 或-ye 韻母的字是覺韻字在北京的基本音，應該沒有問題，這跟“剝、學、覺、角”四字的文讀音是一致的。衹有一個“雹”字韻母讀-au，恐怕不能認爲-au 韻母才是基本音。

《廣韻》	漢字	白讀	文讀	同韻無文白異讀字舉例
鐸	薄	pau^2	po^2	o：博 po^2；泊 p‘o^4；莫膜 mo^4
	落	lau^4	luo^4	uo：鐸 tuo^2；託托 t‘uo^1；諾 nuo^4；作 tsuo^4；錯 ts‘uo^4；昨 tsuo^2；索 suo^3；郭 kuo^1；穫 xuo^4；霍 xuo^4；廓 k‘uo^4
	鶴	hau^2	hɤ^4	ɤ：各 kɤ^2；恪 k‘ɤ^4；涸 hɤ^4；愕萼 ɤ^4；惡 ɤ^4（見影系）
	郝	hau^3	hɤ^4	

除見影系字讀-ɤ 韻母屬於有條件的音變以外，所有的字都讀-o 或-uo。-ɤ跟-uo 兩種讀音都可說是基本音，跟“薄、落、鶴、郝”的讀書音一樣。“薄、落、鶴、郝”的白讀韻母-au 完全不見於其他的字，不能說這些字的白話音代表北京的基本音。

《廣韻》	漢字	白讀	文讀	同韻無文白異讀字舉例
藥$_{開}$	削	ɕiau^1	ɕye^1	ye：爵 tɕye^2；卻 tɕ‘ye^4；略 lye^4；虐 nye^4；噱 ɕye^4
	躍	iau^4	ye^4	au：杓芍 ʂau^2；藥 iau^4
	鵲	tɕ‘iau^3	tɕ‘ye^4	uo：灼 tʂuo^2；若弱 ʐuo^4；綽 tʂ‘uo^4；著 tʂuo^2（知章系）
	雀	tɕ‘iau^3	tɕ‘ye^4	
	約	iau^1	ye^1	
	嚼	tɕiau^2	tɕye^2	
	腳	tɕiau^3	tɕye^2	

藥韻開口知章系的字，大體上讀-uo，其他的字讀-ye，可能這兩種讀音代表北京的基本音，跟所有兩讀字的文讀音一樣。兩讀字的白話音沒有變撮口，讀書音都讀-ye，顯然是不同方言的演變。讀-au、-iau 韻母的衹有兩三個字，要認爲-au、-iau 才是基本音，似乎理由太薄弱。

《廣韻》	漢字	白讀	文讀	同韻無文白異讀字舉例
陌	擇	tʂai^{2}	tsɤ^{2}	ɤ：澤 tsɤ^{2}；啧 tsɤ^{2}；格 kɤ^{2}；客 kʻɤ^{4}；赫 hɤ^{4}；額 ɤ^{2}
	宅	tʂai^{2}	tʂɤ^{4}	
	白	pai^{2}	po^{2}	o：伯 po^{2}；帛 po^{2}；魄 pʻo^{4}；陌 mo^{4}
				uo：虢 kuo^{2}　ai：拍 pʻai^{1}
				i：戟 tɕi^{3}；屐 tɕi^{1}；隙 ɕi^{4}；逆 ni^{4}（見系）
				y：劇 tɕy^{4}

陌韻的脣音字跟合口字韻母是-o 或-uo，見系字是-i。其他的字大致是-ɤ，都有很常用的字。"白"的文讀韻母正是-o，而"擇、宅"的文讀韻母正是-ɤ，這兩個韻母大概是基本音。跟"擇、宅、白"的白讀韻母相同的衹有一個"拍"字。"擇"的同音字"澤"衹讀 tsɤ^{2}，相信-ai 的讀法不會是基本音。"劇"跟"屐"在《廣韻》是同音字，"劇 tɕy^{4}"的讀法是例外。

《廣韻》	漢字	白讀	文讀	同韻無文白異讀字舉例
麥$_{開}$	摘	tʂai^{1}	tʂɤ^{2}	ɤ：责 tsɤ^{2}；策 tsʻɤ^{4}；賾 tsɤ^{2}；革 kɤ^{2}；覈核 xɤ^{2}；厄 ɤ^{4}
	册	tsʻai^{3}	tsʻɤ^{4}	
	隔	tɕie^{4}	kɤ^{2}	
麥$_{合}$	脈	mai^{4}	mo^{4}	o：檗 po^{4}　uo：摑幗 kuo^{2}；獲 xuo^{4}
	擘	pai^{1}	po^{4}	ai：麥 mai^{4}

麥韻開口字韻母都讀-ɤ，沒有任何字讀-ai。"隔"字有一個白話音是 tɕie^{4}，是見系二等字顎化的問題，當然不能認爲-ie 是基本音。麥韻脣音字及合口字韻母都讀-o 或-uo，衹有一個"麥"字讀-ai。可見-ɤ 和-uo 是基本音，-ai 大概不會是基本音。

《廣韻》	漢字	白讀	文讀	同韻無文白異讀字舉例
德	勒	lei^{1}	lɤ^{4}	ɤ：德 tɤ^{2}；忒 tʻɤ^{4}；特 tʻɤ^{4}；则 tsɤ^{2}；刻克 kʻɤ^{4}；劾 hɤ^{2}
	得	tei^{3}	tɤ^{2}	ei：北 pei^{3}；黑 hei^{1}；賊 tsei^{2}
	塞	sei^{1}	sɤ^{4}	o：墨 mo^{4}；國 kuo^{2}；或 xuo^{4}（脣音及合口）

德韻的情形比較特別，文白兩種韻母各有相當的支持，也各有很常用的字，不容易判斷何者是基本音，不過讀-ɤ 韻母的字多一點。

《廣韻》	漢字	白讀	文讀	同韻無文白異讀字舉例
職開	色	ʂai^{3}	sɤ^{4}	ɤ:嗇 sɤ^{4}; 測 tsʻɤ^{4}; 仄 tsɤ^{4}(莊系)
				i:逼 pi^{1};匿 ni^{4};即 tɕi^{2};息 ɕi^{2};棘 tɕi^{2};極 tɕi^{2};弋 i^{4}
				ʅ:職 tʂʅ^{2};直 tʂʅ^{2};陟 tʂʅ^{4};食 ʂʅ^{2};識 ʂʅ^{4}(知章系)

"色"是莊系生母字,同音字"嗇"讀 sɤ^{4},其他莊系字的韻母也都是-ɤ,沒有任何別的字讀-ai 韻母,我們不可能說-ai 是本地的基本音。

以上是中古收-k 尾的各韻入聲字文白兩讀的分析,包括了通、江、宕、梗、曾各攝的入聲韻。整體說來,除德韻以外,各攝文讀音跟其他沒有兩讀的入聲字的讀法是一致的,尤其鐸韻、職韻的白讀韻母完全不見於其他的字,直接否決了白讀韻母作爲基本音的可能,因此德韻的選擇也就很顯然了。同時,同一韻的白話音有時候有兩種韻母,如屋韻的熟 ʂou^{2}、縮 suo^{1},麥韻的摘 tʂai^{1}、隔 tɕie^{4},根本不大可能把哪一種白讀韻母認定爲基本音。從種種現象判斷,祇能說文讀是本地的基本音,也就是"本地固有的讀音層"。

三、結　語

Stimson(1962)早已指出,北京音裏這些中古的-k 尾字在變成今音的過程裏,至少有三個方言層混合在一起。不過他利用當時 Swadesh 二百個基本詞彙的觀念,認爲收-i、-u 尾的讀音是本地音,跟耿振生的說法相同。用基本詞彙的觀念來討論,本身就有問題,現在語言學界已經很少有人相信這個方法。我認爲收-i、-u 尾的白話音是中古的-k 尾字在別的方言裏不同的演變,跟北京本地固有的讀音層不一樣,在不同的時期移借到北京話裏來,人羣遷徙和社會上不同語言層的混雜是主要原因,今天的北京音實在是一個方言混雜的語言,其中讀書音是本地固有的讀音層,白話音是從外地的方言移借而來,一字多音正是反映這種現象④。

原載《門内日與月:鄭錦全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1-8,中研院語言研究所,2006 年。

---

④ 潘家懿在《海豐話文白異讀研究》(《山西師大學報》18.3)裏指出:"海豐話有文白兩讀的字共約五百五十個,佔字表總數的百分之十五,其餘百分之八十五的字祇有一種讀音,而且多數屬文讀系統。"這個現象跟北京話的情形一樣,但是我們不能說海豐的白話音是外來音。我想閩語的情形有一點不同,經過多年的融合,讀書音早已受到白話音的調整,系統很難決定。一讀音"多數屬文讀系統"這句話也不知道詳情如何,現在祇能存疑。這個資料承嚴立模見告,在此致謝。

參考文獻

Cheng, Chin-Chuan (鄭錦全). 1973. *A Synchronic Phonology of Mandarin Chinese*. Monographs on Linguistic Analysis No. 4. The Hague: Mouton. 中譯本:鍾榮富 1994.《國語的共時音韻》。臺北:文鶴。

Stimson, Hugh M. 1962. Ancient Chinese -p,-t,-k Endings in the Peking Dialect. *Language* 38. 4:376-384.

李　榮 1982.《語音演變規律的例外》,《音韻存稿》:107-108。北京:商務印書館。

耿振生 2003.《北京話文白異讀的形成》,《語言學論叢》27:56-68。北京:商務印書館。

Dialectal Words as a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Derivation Time of Dialects: An Example from Chinese

1. Introduction

The usual features that have been used to classify different dialects are basically phonological and lexical. [1] In respect to phonological features, Li (1959:15) points out that "while a phonological split usually indicates a dialectic split, the time of the split is of importance in a major classification of the dialects". He adds that "the decision on the chronology of phonological splits is not often easy to make", however, I have stated elsewhere (Ting 1982:273) that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presented by the phonologi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features describing early and late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re used to classify dialects and subdialects, respectively, and features describing synchronic variation are used to classify small dialect groups. As for lexical items, when we use them to classify dialects, we are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number of cognate items that two or more dialects share. It is even more difficult to make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choronology of lexical splits. This paper will attempt to demonstrate a case combining the study of written texts and the usage of a dialectal word in Chinese, thereby to determine the derivation time of the Min dialects from the mainstream

---

[1] Traditionally speaking,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theories of dialect subgrouping, i.e., Schleicher's tree method (1861), Schmidt's wave method (1872), and Swadesh's glottochronology (1950). Hsieh (1973) has established a new diffusion overlapping method based on the lexical diffusion theory originally proposed by Wang (1969).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is paper is also intended to present a principled argument that may relate to all languages with long textual traditions, Chinese being but a prominent example of such.

I (Ting 1983) originally thought the use of lexical items in determining the derivation time of any dialect in Chinese problematic. There are three conditions that eligible lexical items should meet. First, the pronunciation of a lexical item has to coincide completely with the reading of the correspondent character. Second, the lexical item has to be unique in the dialect concerned. And third, the item of occurrence of these lexical items in the textual tradition must be certain. The first two conditions can be met without difficulty, but the third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fulfill. On the one hand, the body of texts to which we have access today is limited, but even within this limited corpus, we can hardly check all referenc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fact that the lexical items do not occur in the literature of a certain period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did not exist in the language of that period. Only recently, since the voluminous records of the twenty-five dynastic histories have been stored in a computer data base at Academia Sinica,[2] has it become possible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certain lexical items and to pinpoint the exact period of their extinction.

The particular dialectal word I will address here is *ting* "tripod, cooking vessel", a form that has been used solely in the Min dialect in the sense of a cooking vessel. Hashimoto (1983) has studied the basic lexical items related to eating and drinking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as found that "a linear, longitudinal development along the time axi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ten turns out to be a horizontal or at least diagonal tracing of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linguistic phenomena completed in an early stage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 of the language". While his study deals with longitudinal and latitudinal occurrences of some Chinese lexical items, this paper will present a precise picture of the usage

[2] The data base is available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where Prof. Hsieh Ching-chün and I first worked on the project in 1987. Since that time, many colleague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history at the Institute have joined the project an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final computer edition.

of a group of lexical items related to cooking vessels in the *Shih-chi* , which was written sometime before 86 B. C. We will then be able to trac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iterary usage of the word *ting* in the *Shih-chi* and its dialectal usage in the Min dialects.

2. Dialectal variants of *ting* in the Min dialects

The word for "cooking pan" in the Min dialects is a cognate word of the Archaic Chinese *ting[3], [3] which is written with the character 鼎 . The following is a list of pronunciations in different localities.

[$tia\eta^3$] : Fu-chou, Fu-ting, Chien-ou, Chien-yang

[$t^{\text{‘}}ian^3$] : Fu-an

[$ti\tilde{a}^3$] : Chang-chou, Ch'üan-chou, Amoy, Lung-chi, Lung-yen, Ch'ao-chou, Taipei

[tia^3] : P'u-t'ien, Sui-hsi

[tio^3] : Yung-an

Reconstructing the form [$*tia\eta^3$] for proto-Min is a simple matter. [4] Probably due to a process of vowel breakage, the Archaic Chinese vowel "i" changed to "ia" in proto-Min before the velar nasal ending. We are sure that the various dialectal readings here are all reflexes of the Archaic Chinese $*ting^3$, written 鼎 .

The meaning of this word in the Min dialects is "cooking pan" in general, and "iron cooking pan" in particular. There are other lexical forms in some of the Min dialects, such as [e/ue^1] in Amoy and Ch'ao-chou, and [$ku\text{ɔ}^1$] in Fu-chou. Both forms, however, denote "aluminum pan" (cf. Beijing 1964:139). The latter is probably a borrowing from the Mandarin dialects.

---

[3] Archaic Chinese reconstructions follow the system devised by Li (1971). For the purpose of comparison, I have replaced his tone markers with numerals. The numeral 3 here indicates a *shang-sheng*.

[4] See Norman 1981:70.

3. Literary usage of the word *ting* in the *Shih-chi*

In the literary and dialectal usages, there are four words related to "cooking pan": *ting* 鼎, *fu* 釜, *huo* 鑊, *and kuo* 鍋.[5] Their occurrences in the *Shih-chi* are summarized below:

	ting 鼎	*fu* 釜	*huo* 鑊	*kuo* 鍋
The *Shi-chi* text	129	7	2	0
T'ang commentaries	100	14	1	1

Occurrences in the T'ang commentaries can be disregarded here. For occurrences in the text, let us start with the term that appears least frequently.

The word *kuo* 鍋 does not appear in the text of the *Shih-chi*. Very likely, it had not yet entered the language at the time the *Shih-chi* was written.

The word *huo* 鑊 occurs twice in the text:

(1) Fan Chü chuan: "*Chia yu t'ang huo chih tsui*." 范雎傳: "賈有湯鑊之罪。" Biography of Fan Chü: "I [Chia] have committed the crime and deserve death in the hot-water pan.".[6]

(2) Lien Po Lin Hsiang-ju chuan: "*Ch'en ch'ing chiu t'ang huo*." 廉頗藺相如傳: "臣请就湯鑊。" Biographies of Lien Po and Lin Hsiang-ju: "I would like to go to the hot-water pan."

Both occurrences of the word *huo* 鑊 here have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word *t'ang* 湯 "*hot water*" It is clear that this hot-water pan was used as an instrument of torture. The word *huo* 鑊 refers to a big pan for boiling water, or perhaps oil, but does not have the meaning of an ordinary cooking pan.

The word *fu* 釜 occurs seven times in the text:

(1) Wu ti pen-chi: "*Ho fu Fu-shan*." 五帝本紀: "合符釜山。" Annals of the Five Kings: "Matching the tally at Fu-shan [a cauldron-shaped mountain]."

---

[5] The word *li* 鬲 is not used in any dialects as a common word. I shall not discuss it here. Hashimoto (1983) has discussed this word, but without mentioning the wrod *fu* 釜.

[6] It is almost imporsible to translate terms for cooking versels accurately into English. I use words "pan" and "cauldron" loosely.

(2) Hsiang Yü pen-chi: "*P'o fu tseng.*" 項羽本紀:"破釜甑。" Annals of Hsiang-Yü: "Break the pan and earthenware cooking vessel."

(3) Chao Shih-chia: "*Ch'eng-chung hsüan fu erh ch'ui.*" 趙世家:"城中縣釜而炊。" The hereditary House of Chao: "[People] inside the city hung their pans [over fires] and cooked."

(4) T'ien Wan shih-chia: "*I jo feng lou weng wo chiao fu yeh.*" 田完世家:"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 The Hereditary House of T'ien Wan: "It is certainly like holding a leaking urn, pouring water into a burned pan."

(5) Ch'u Yüan-wang shih-chia: "*Sao hsiang wei keng chin, li fu. Pin-k'o i ku ch'ü. I-erh shih fu-chung shang yu keng.*" 楚元王世家:"嫂佯爲羹盡,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 The Hereditary House of Ch'u Yüan Wang: "[His] sister-in-law pretended that the broth was finished, and tapped the pan. The guests, therefore, left. But later [he] inspected the pan and found that there was still some broth left in it.

(6) Ts'ai; Tse lieh-chuan: "*Yü to fu li yü t'u*" 蔡澤列傳:"遇奪釜鬲於途。" Biography of Ts'ai Tse: "[Ts'ai Tse met somebody] who robbed him of his pan and cauldron on the way."

Of these seven occurrences, six refer explicitly to cooking pans. Even the mountain Fu-shan in (1) probably acquired its name from its resemblance in shape to a pan or cauldron. When Ssu-ma Ch'ien, the author of the *Shih-chi*, used the word *fu* in these sentences, I believe that what he meant was certainly some kind of cooking pan.

The word *ting* 鼎 occurs 129 times in the text of the *Shih-chi*. The examples may be classified into the following four categories of usage:

1) A ritual or sacrificial vessel. This category, which occurs 105 items, includes terms such as *pao ting* 寶鼎, "precious tripod" and *chiu ting* 九鼎, the "nine tripods" that, according to legend, were cast by Emperor Yü and handed down from dynasty to dynasty as symbols of imperial authority.

2) The second character in one of the titles of Han Wu Ti's reign, Yuan-ting 元鼎. This category occurs twelve times.

3) A cooking vessel. This category occurs six times, and will be discussed in detail below.

4) Meaning unknown. This category occurs six times in phrases such as *ting tsu* 鼎足(triangular balance of power).

The only category pertinent to our discussion here is the third one. Let us take a closer look:

(1) Yin pen-chi: "[*I Yin*] *fu ting tsu, i tzu-wei shui T'ang.*" 殷本紀:"[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Annals of the Yin Dynasty: "[I Yin] carried a pan and a chopping board on his shoulder, and persuaded King T'ang by way of delicious cooking."

(2) Meng Tzu Hsün Ch'ing lieh-chuan: "*I Yin fu ting erh mien T'ang i wang.*" 孟子荀卿列傳:"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 Biographies of Meng Tzu and Hsün Ch'ing: "I Yin carried a pan on his shoulder to encourage King T'ang to rule over the world."

(3) Chu-Fu Yen lieh-chuan: "*Ch'ieh chang-fu sheng pu wu-ting shih, ssu chi wu-ting p'eng erh.* 主父偃列傳:"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Biography of Chu-fu Yen: "And a man, if not living a noble life, served by five tripods, should then die an unnatural death, boiled in five tripods."

(4) Yu-hsia lieh-chuan: "*I Yin fu yü ting tsu.*" 游俠列傳:"伊尹負於鼎俎。" Biographies of the Roaming Swordsmen: "I Yin was burdened by a pan and a chopping board."

(5) Huo-chih lieh chuan: "*Hsi hsüeh, po chi yeh, erh Chih shih ting shih.*" 貨殖列傳:"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Biographies of the Merchants: "Grinding knives is a simple skill. But Chih family made a fortune out of it."

Of these six occurrences of the word *ting* 鼎, three — (1) (2) and (4) — are related to I Yin, a legendary figure who carried a pan and a chopping board on his shoulder to persuade King T'ang,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Yin Dynasty, to rule over the world. Hence we know that these passages do not indicate the actual Han usage of *ting* as a cooking vessel. In the third example *wu-ting* occurs twice as a fixed expression. Again, the word *ting* 鼎 is used merely metaphorically. The last example indicates that the term *ting shih* is a phrase whose usage is similar to that of *wu-ting shih* in (4). Both are employed as metaphors for acquiring wealth. In other words, not a single occurrence of the word *ting* 鼎 in these examples denotes a real cooking pan.

We are confident in claiming that the word *ting* 鼎 was generally used to refer to a ritual vessel in Ssu-ma Ch'ien's time(145-86 B. C.). He knew that the word *ting* 鼎 could mean "cooking pan" in earlier times, but he never used it as a word for a common practical cooking vessel. The word he used for "cooking pan" in daily life was *fu* 釜.

4. Definitions of cooking vessels given in the *Shuo-wen chieh-tzu*

With some knowledge of the actual functions of the above-mentioned terms for cooking vessels during the time of Ssu-ma Ch'ien and his *Shih-chi*, we may now check the definitions of these words in the *Shuo-wen chieh-tzu* compiled by Hsü Shen (A. D. 30-124).

The word *kuo* 鍋 is not recorded in the *Shuo-wen*. This testifies to our assumption above that this word was invented at a later date. The other three words Hsü Shen defines in the following ways:

Huo, *hsi yeh*. "鑊,鑴也。"The word *huo* 鑊 is a kind of *hsi* 鑴. A *hsi* is a big basin. This definition is similar to our findings from the *Shih-chi*.

The word *fu* 釜 is another form of the word *fu* 鬴, which Hsü Shen defines thus: *Fu*, *fu shu*. "鬴,鍑屬" The word *fu* 鬴 is a kind of *fu* 鍑. This *fu* 鍑 is defined again as a kind of *fu* 釜 with a big opening(釜之大口者). Since Hsü Shen provides specific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shape of the vessels, he must have actually seen them.

Various terms for *fu* 釜 are also recorded in the *Fang yen* of Yang Hsiung(53 B. C. -A. D. 18). *Fu*, *tzu Kuan erh hsi huo wei chih fu*, *huo wei chi fu*. "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Fu, to the west of the Pass, it may be called *fu* 釜, or it may be called *fu* 鍑.

The word *ting* 鼎 is defined as a precious vessel with three legs and two ears, used for mixing the five flavors. This definition also coincides with our findings above. It is therefore very likely that during the Han people were aware of the ancient use of the word *ting* 鼎 "cooking pan", but that in their contemporary usage *ting* 鼎 stood for a precious vessel.

5. Concluding remarks

Comparing the usage of the words *ting* 鼎, *fu* 釜, *huo* 鑊, and *kuo* 鍋 in the *Shih-chi* with the definition given by Hsü Shen, we learn that the word *ting* 鼎 was not used to denote a common cooking vessel in Han times. Therefore, when this word is used to denote a real cooking pan in the Min dialects, it preserves a usage already extinct but still understandable during the Western Han period. Along with the phonological evidence I (Ting 1983) have noted, the evidence here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Min dialects probably derived from the mainstrea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during the Western Han. This is a case in which one dialect word with a special usage can be used as a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derivation time of that particular dialect, because—and only because—we were able to find enough evidence to establish the history of its usag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guage.

原載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 531-537, 1994 年。

References

Beijingdaxue Zhongguo Yuyan Wenxue Xi. 1964. *Hanyu Fangyan Cihui*. Peiking: Wenzi Gaige Chubanshe.

Hashimoto, J. Mantaro. 1983. "Pan", "Dish" and "Drink"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1:1-35.

Hsieh, Hsin-I. 1973. A New Method of Dialect Subgrouping.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64-92.

Li, Fang-Kuei. 1959. Classification by Vocabulary: Tai dialects.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2:15-21.

Li, Fang-Kuei. 1971. Shangkuyin Yenchiu.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4.1/2:1-61. Translated by G. L. Mattos (1974-1975) Studies on Archaic Chinese. *Monumenta Serica* 31:219-287.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Academia Sinica. 35-73.

Schleicher, August. 1861. *C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Weimar: Hermann Bohlau.

Schmidt, Johannes. 1872. *Die Verwandtschaftsverhältniss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Weimar.

Swadesh, Morris. 1950. Salish Inter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16:157-167.

Ting, Pang-Hsin. 1982. Phonological Features for Cass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Dalects .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udies* 14. 1/2:257-273.

Ting, Pang-Hsin. 1983. Derivation T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54. 4: 1-14.

Wang, William S-Y. 1969. Competing Canges as a Cuse of Rsidue. *Language*. 45:9-25.

方言詞彙的時代性

關於方言詞彙的時代性我以前曾經約略討論過（丁 1992），近年來李如龍提倡方言特徵詞的研究，他認爲"方言特徵詞是一定區域裏一定批量的，區内大體一致，區外相對殊異的方言詞"（李 2001：112）。我很同意"區内大體一致"的看法，但是似乎先要有一個方言的分區，才能討論某一個方言區的特徵詞。過去給方言分區主要根據語音的條件（丁 1982），羅傑瑞（Jerry Norman）首先利用詞彙的條件（Norman 1988：182）。現在我想回過頭來討論，如何利用方言詞彙結合漢語詞彙史的研究給方言分區。

一、閩語的"鼎"字

在以前的文章裏，我（丁 1998：203）曾經指出："某一個詞彙在歷史上可以肯定它應用的時段，到某一個時期之後已經被其他同義詞代替了，不再見用了；而這一個詞彙卻保存在某一方言之中，那麼就可以用它來作爲方言區分的一個條件。"當時我舉的例子是閩語的"鼎"字，現在概略地說明那時的意見。

"鼎"字用作鍋子的意思在先秦可能是常用字，《史記・殷本紀》有"（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的記載。可以把鼎背在背上，不可能太重，一定是鍋子之類的東西。我曾經仔細檢查《史記》正文中跟"鍋子"有關的詞彙出現的用例：鼎一百二十九次、釜七次、鑊兩次。發現西漢的時候表示鍋子的詞彙是"釜"；"鑊"是大的水鍋；"鼎"基本上是寶器，如"寶鼎"，或者年號"元鼎"，用作食器的都是先秦的典故；而"鍋"字根本沒有。例如：

《史記・趙世家》："城中懸釜而炊。"

《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臣請就湯鑊。"

《史記・游俠列傳》："伊尹負於鼎俎。"

有趣的是現代閩語還把“鼎”當鍋子用,所以我說閩語保存了西漢以前的用法,“鼎”字可以作爲方言區分的一個詞彙條件。

單以“鍋子”來說,漢語方言可以分爲三類:

1. 基本上用“鍋”或“鍋子”一類的詞彙:官話、湘語、贛語。

2. 基本上用“鑊”或“鑊子”一類的詞彙:吳語、粵語、客家話。

3. 基本上用“鼎”一類的詞彙:閩語。

不過我們知道詞彙的流通是很快的,近年來北京話已經把廣東話的“的士”、“埋單”借用在“打的”、“買單”之中,成爲常用的詞彙了。如果單用詞彙給方言分區,可能每一個詞彙各不相同,難以求得一致的結果,一定要結合漢語詞彙史的研究才有意義。

二、閩語的“拍”(打)字

現在我想提出另外一個看法:“最常用的某一種意義在歷史上可以肯定在什麽時代用哪一類字,有的詞彙在某一個時期之前根本不見用;而這一個詞彙後來卻保存在許多方言之中,衹有少數方言根本没有這個詞彙,那麽也可以用它來作爲方言區分的一個條件。”

最顯明的例子就是表示擊打的意義,閩語用“拍”(打)字。在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根本没有這個字。表示打的意義的字是“擊”。例如“擊,支也”,“挌,擊也”,“挨,擊背也”。到了宋代的《廣韻》裏解釋全變成“打”了:“擊,打也”,“挌,打也”,“挨,打也”。汪維輝(2000:197、200)說:“‘打’是東漢中期出現的一個新詞。”“在晚漢三國時期,‘打’的用例主要出現在翻譯佛經中,中土文獻還極少見到。”這個東漢才出現的新詞在漢語方言中已經用得很普遍了,衹有閩語例外。

1. 用“打”的方言有:官話、湘語、贛語、吳語、粵語、客家話。

2. 不用“打”而用“拍”的方言衹有閩語。

早年我說(丁 1979:718):“在現代漢語的各方言之中,衹有閩語從古漢語分支歧出的時間至少在漢代之前。”這個不用“打”而用“拍”的現象又提供了一個明顯的證據。

我認爲根據這種方法,方言詞彙就能結合漢語詞彙史的研究,就可以應用在方言分區上。

三、粵語的"睇"字

如果反過來研究這個問題,當我們發現某些方言裏有特別的詞彙,設法爲這些詞彙溯源之後,看看能不能作爲分區的根據。例如廣州話裏跟國語的"看"相當的字是"睇"。如果從現代的方言來說,這是很特別的詞。各方言大致都用"看",衹有粵語用"睇"。

1. 大致用"看"的方言有:官話、湘語、吳語、贛語、客家話。

2. 用"看"也用"覷"的方言有閩語。

3. 不用"看"而用"睇"的方言衹有粵語①。

"睇"字見於揚雄《方言》:"睇,眄也。陳楚之間,南楚之外曰睇。"也見於許慎《說文解字》:"目小視也。从目弟聲。南楚謂眄曰睇。"似乎是楚方言的說法,果然在楚辭裏找到用例,《九歌·山鬼》:"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也許我們可以推論粵語繼承了楚地的方言,早年楚方言的特徵保存在粵語裏,當然可以用作分區的依據。

稍一查考文獻,立刻發現這樣的結論有問題。白居易的《長恨歌》:"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别音容兩渺茫。"這是非常傳神的描寫,好像白居易看到楊貴妃的表情。"凝睇"是"凝望"着塵寰的意思。白居易通常注重文辭淺顯、音韻和諧的原則,那麼,在唐代的時候這個"睇"字大概已經進入了主流漢語,我就不能說粵語是繼承了楚地方言的話了,也不能用來作爲方言分區的條件。

從粵語"睇"的例子讓我們看到詞彙溯源的困難,以及單用詞彙分區的局限。方言詞彙的研究必須要跟漢語詞彙史的研究接合才能作深一層的探討。

原載《北京大學學報》5:137-138,2005 年。

① 贛語跟客家話有少數地方用"暎";客家河源話也用"睇",但其他客家話都用"看"。參見李如龍、張雙慶《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2 年。潮州話也用"睇",參見蔡俊明《潮州方言詞彙》,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1991 年。可能是受粵語的影響。

參考文獻

丁邦新 1979.《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史語所集刊》50. 4:717-739。

丁邦新 1982.《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清華學報》14. 1. 2:257-273。

丁邦新 1992.《漢語方言史和方言區域史的》,《中國境内語言暨語言學》1:23-29。

丁邦新 1998.《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李如龍 2001.《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汪維輝 2000.《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澎湖語彙

一、前　言

先師董同龢先生去世後,在他遺留下來的舊卡片櫃裏,發現澎湖閩南語的記音卡片,不知道記於何時,也不知道發音人是誰,但是記音相當清楚,系統大體一致。除了許多個別問題以外,有一部分的語音没有做音位化的工作,例如:ts、ts'、s 祇接洪音,tɕ、tɕ'、ɕ 祇接細音,a、ᴀ 成互補狀態等。現在根據這些卡片整理音系,並編成語彙發表,藉此紀念董師在漢語方言學上的貢獻。

在整理的過程之中,曾經另請説澎湖話的發音人吳金雀小姐把資料核對一遍。吳小姐在二十三歲以前一直住在澎湖馬公鎮西衛里,由於她的發音使我肯定原有資料的可靠性,兩者的不同相當微細,同時大致都是音值的不同。許多個別的問題由於吳小姐的幫助也得到解決。在材料上除去改正疏忽以外,儘量尊重原來的記錄,由於詞彙所代表的至少是三十年前的澎湖話[①],所以並没有做增補的工作,祇有聲母 t'的部分,原來祇有四個字十五條語彙;ts 的部分,原來祇有六個字十三條語彙,實在少得難以理解。也許卡片失落了一部分,現在把資料裏出現在其他部分 t'、ts 兩母的字輯錄出來,補進語彙,實際上可説是没有增補的增補。有些後來知道的本字,也没有補進去。

---

① 董師在《廈門方言的音韻》一文中説:"在 1952 至 1954 年間,作者……紀錄了十多種方言。"澎湖話可能就是那時的紀錄。

二、音　韻

關於閩南語的音韻，董師曾發表《廈門方言的音韻》《四個閩南方言》等專文②，以下衹簡單地説明澎湖話的音系，以便讀者使用語彙。

（一）聲母

p：pai^{14}牌	pa^{52}飽	paŋ^{11}放	pak$^{\underline{42}}$腹
p‘：p‘aŋ^{55}蜂	p‘o^{52}普	p‘e^{33}被	p‘uaʔ$^{\underline{42}}$潑
b：bai^{14}眉	be^{52}馬	ban^{33}萬	buaʔ^{33}末
m：mŋ̍^{14}門	ma^{52}（祖母）	mĩ^{33}麵	miʔ$^{\underline{33}}$物
m̥：m̥m̩^{11}（打擊）			
t：tã^{55}擔	tã^{52}膽	ta^{11}罩	tak$^{\underline{42}}$（觸）
t‘：t‘au^{14}頭	t‘aŋ^{52}桶	t‘iau^{11}跳	t‘iʔ$^{\underline{42}}$鐵
l：lai^{14}梨	lan^{52}（咱們）	laŋ^{33}弄	lip$^{\underline{33}}$立
n：niũ^{14}娘	nau^{52}腦	niũ^{33}讓	nauʔ$^{\underline{42}}$（大口咬）
ts：tsin^{55}眞	tsa^{52}早	tsiau^{11}照	tsuat$^{\underline{33}}$絕
ts‘：ts‘am^{55}參	ts‘au^{52}草	ts‘ai^{11}菜	ts‘at$^{\underline{33}}$賊
dz：dzit$^{\underline{33}}$日	dzuaʔ$^{\underline{33}}$熱		
s：sã^{55}三	sai^{52}駛	sia^{11}射	sit$^{\underline{33}}$實
k：ka^{55}膠	kam^{52}感	kai^{11}界	kak$^{\underline{42}}$角
k‘：k‘ai^{55}開	k‘i^{52}齒	k‘i^{33}柿	k‘ak$^{\underline{42}}$殼
g：gu^{14}牛	gua^{52}我	gi^{33}義	guat$^{\underline{33}}$月
ŋ：ŋo^{14}梧	ŋa^{52}雅	ŋau^{33}藕	
h：haŋ^{14}行	he^{52}火	hi^{11}肺	hok$^{\underline{42}}$福
Ø：ai^{55}哀	ia^{52}野	i^{11}意	oʔ$^{\underline{33}}$學

聲母系統中有三點現象要加以解釋：

1. ts、ts‘、s 三個聲母在接洪音時讀音不變；接細音韻母時，實際上讀爲 tɕ、tɕ‘、ɕ，例如 tsin（眞）實際讀 tɕin，sia（射）實際讀 ɕia。

2. 清鼻音聲母衹有一個 m̥，詞彙中也衹有兩個字。在音位上雖然可以

② 《廈门方言的音韻》，見《史語所集刊》29：231-253；《四個闽南方言》，見《史語所集刊》30：729-1042。

勉强歸之於 h，認爲 m̥m̩ 就是 hm̩，但是爲了表明澎湖閩南語的特點，還是把 m̥ 單列出來。

3. b、l、g 和同部位的鼻音 m、n、ŋ 的關係是互補的，後者祇出現於鼻化元音或成音節的鼻音之前，仿照董師的辦法，還是分用不同的符號。祇有一點標寫法的不同，因爲 m、n、ŋ 之後除去成音節的鼻音之外，都是鼻化元音，可以把鼻化符號省去，但是像 tʻĩ^{55}（天）、ni^{14}（年）這樣的字韻母是一樣的，如果一個寫一個不寫，就看不出彼此同韻母的關係，因此（年）字還是寫成nĩ^{14}。而 nau^{52}（腦）nau^{33}（鬧）等字雖然元音也鼻化，卻可以跟 tsʻau^{52}（草）sau^{11}（掃）等字押韻，因此就仍舊寫成 nau^{52}、nau^{33}，不加鼻化符號。

（二）韻母

i：pi^{55}悲　　li^{52}里　　ki^{11}記
ui：pʻui^{11}屁　　tʻui^{55}梯　　kui^{52}鬼
e：pe^{55}飛　　tʻe^{52}體　　ke^{11}嫁
ue：pʻue^{55}批　　lue^{14}犂　　kue^{55}鷄
a：ba^{14}麻　　ta^{11}罩　　ka^{55}膠
ia：tsia^{52}蔗　　sia^{33}射　　kia^{11}寄
ua：pʻua^{11}破　　tʻua^{55}拖　　gua^{52}我
o：pʻo^{55}波　　tʻo^{14}桃　　ko^{11}故
io：pʻio^{11}票　　tsio^{55}招　　kio^{14}橋
u：pʻu^{14}浮　　lu^{52}女　　ku^{11}鋸
iu：liu^{14}瘤　　tsiu^{52}酒　　kiu^{11}救
ai：pai^{14}排　　tʻai^{55}颱　　kai^{52}改
uai：kʻuai^{11}快
au：pau^{55}包　　tʻau^{14}頭　　kau^{52}狗
iau：tʻiau^{11}跳　　tsiau^{11}照　　kʻiau^{52}巧
ĩ：pĩ^{55}邊，　　tsĩ^{14}錢　　kĩ^{33}鹹
uĩ：kuĩ^{55}關
ã：pʻã^{11}怕　　tã^{55}擔　　kã^{52}敢
iã：piã^{52}餅　　niã^{52}領　　kiã 京
uã：puã^{14}盤　　nuã^{33}爛　　kuã^{55}官
iũ：niũ^{14}娘　　siũ^{33}箱　　kiũ^{55}薑
im：lim^{14}臨　　tsʻim^{55}深　　kim^{11}禁

am：tam^{52}膽　lam^{14}南　kam^{55}甘
iam：ts‘iam^{55}簽　kiam^{14}鹹
in：p‘in^{52}品　lin^{52}（你們）　kin^{52}緊
en：pen^{11}變　len^{14}憐　ken^{55}堅
an：pan^{55}班　lan^{14}鱗　kan^{52}揀
uan：t‘uan^{14}團　luan^{33}亂　kuan^{11}灌
un：tsun^{14}船　kun^{52}滾
iŋ：t‘iŋ^{14}程　ts‘iŋ^{52}請　kiŋ^{55}間
aŋ：paŋ^{14}房　taŋ^{33}動　kaŋ^{55}工
iaŋ：k‘iaŋ^{11}（能幹）
oŋ：t‘oŋ^{55}通　tsoŋ^{11}葬　koŋ^{52}講
ioŋ：ts‘ioŋ 冲　kioŋ^{14}强
iʔ：biʔ$^{\underline{33}}$篾　liʔ$^{\underline{42}}$裂
uiʔ：huiʔ$^{\underline{42}}$血
eʔ：peʔ$^{\underline{42}}$伯　tseʔ$^{\underline{33}}$册　keʔ$^{\underline{42}}$隔
ueʔ：kueʔ$^{\underline{33}}$（半截）
aʔ：paʔ$^{\underline{42}}$百　taʔ$^{\underline{33}}$踏　kaʔ$^{\underline{42}}$甲
iaʔ：piaʔ$^{\underline{42}}$壁　liaʔ$^{\underline{33}}$（捉）　iaʔ$^{\underline{33}}$頁
uaʔ：buaʔ$^{\underline{42}}$抹　luaʔ$^{\underline{33}}$（梳）　kuaʔ$^{\underline{42}}$割
oʔ：p‘oʔ$^{\underline{42}}$粕　ts‘oʔ$^{\underline{42}}$（罵）　koʔ$^{\underline{42}}$（再）
ioʔ：tsioʔ$^{\underline{33}}$蓆　k‘ioʔ$^{\underline{42}}$（撿到）
uʔ：puʔ$^{\underline{42}}$（發芽）
auʔ：bauʔ$^{\underline{33}}$（包買）　kauʔ$^{\underline{42}}$（輾）
iuʔ：kiuʔ$^{\underline{42}}$（縮）
ip：lip$^{\underline{33}}$立　sip$^{\underline{42}}$濕　kip$^{\underline{42}}$急
ap：lap$^{\underline{33}}$納　tsap$^{\underline{33}}$十　kap$^{\underline{42}}$合
iap：t‘iap$^{\underline{42}}$帖　siap$^{\underline{42}}$澀　kiap$^{\underline{42}}$俠
it：p‘it$^{\underline{42}}$匹　tsit$^{\underline{42}}$職
et：let$^{\underline{33}}$列　ts‘et$^{\underline{42}}$切　ket$^{\underline{33}}$潔
at：lat$^{\underline{33}}$力　ts‘at$^{\underline{42}}$漆　kat$^{\underline{42}}$結
uat：tsuat$^{\underline{33}}$絶　suat$^{\underline{42}}$説　kuat$^{\underline{42}}$決
ut：sut$^{\underline{33}}$術　kut$^{\underline{33}}$滑

iek: t'iek$^{\underline{42}}$斥　　tsiek$^{\underline{42}}$燭　　k'iek$^{\underline{42}}$刻
ak: pak$^{\underline{42}}$北　　lak$^{\underline{33}}$六　　kak$^{\underline{42}}$角
iak: siak$^{\underline{42}}$(跌)
ok: p'ok$^{\underline{42}}$博　　lok$^{\underline{33}}$鹿　　kok$^{\underline{42}}$國
iok: tsiok$^{\underline{42}}$祝　　kiok$^{\underline{42}}$菊
m̩: m̩^{52}(伯母)　　m̩m̩$^{\underline{11}}$(打擊)
ŋ̍: tŋ̍^{52}轉　　nŋ̍^{33}卵　　kŋ̍^{55}光

韻母一共有六十一個,元音衹有 i、e、a、o、u 五種,鼻音尾有 m、n、ŋ 三種,另有鼻化元音;塞音尾有 p、t、k、ʔ 四種。元音 e 出現在 k 尾之前時,就讀成 ə,所以 k'iek$^{\underline{42}}$(刻、曲)實際上是 k'iək$^{\underline{42}}$。收 p、t、k 尾的韻母和收鼻音尾 m、n、ŋ 的韻母,大體上是相當的,衹有 iek[iək]和 iŋ 相當,而 iŋ 並不讀爲 ieŋ[iəŋ]。

(三)聲調

調名	本調	變調	
陰平	55	33	pau^{55}包,sua^{33} pau^{55}沙包,pau^{33} pan^{33}包辦
陽平	14	11	lam^{14}南,tai^{11} lam^{14}台南,lam^{11} po^{33}南部
上	52	14	k'i^{52}齒,ts'ui^{52} k'i^{52}嘴齒(牙齒),k'i^{14} ko^{55}齒膏(牙膏)
陰去	11	52	sŋ̍^{11}算,ke^{52} sŋ̍^{11}計算,sŋ̍^{52} puã^{14}算盤
陽去	33	11	po^{33}部,tioŋ^{33} po^{33}中部,po^{11} hun^{55}部分
陰入	$\underline{42}$	$\underline{44}$	sip$^{\underline{42}}$濕,sip$^{\underline{44}}$ sip$^{\underline{42}}$濕濕,sip$^{\underline{44}}$ k'i^{11}濕氣
			pit$^{\underline{42}}$筆,tsui^{14} pit$^{\underline{42}}$水筆,pit$^{\underline{44}}$ ki^{11}筆記
			k'ak$^{\underline{42}}$確,tik$^{\underline{11}}$ k'ak$^{\underline{42}}$的確,k'ak$^{\underline{44}}$ sit$^{\underline{33}}$確實
	$\underline{42}$	52	baʔ$^{\underline{42}}$(肉),gu^{11} baʔ^{42}(牛肉),ba^{52} tiam^{55}(肉店)
陽入	$\underline{33}$	$\underline{11}$	tsap$^{\underline{33}}$十,pue$^{\underline{52}}$ tsap$^{\underline{33}}$八十,tsap$^{\underline{11}}$ pueʔ$^{\underline{42}}$十八
			sit$^{\underline{33}}$實,su^{11} sit$^{\underline{33}}$事實,sit$^{\underline{11}}$ tsai^{33}實在
			sik$^{\underline{33}}$熟,tsu^{14} sik$^{\underline{33}}$煮熟,sik$^{\underline{11}}$ baʔ$^{\underline{42}}$(熟肉)
	$\underline{33}$	11	laʔ$^{\underline{33}}$獵,p'a^{52} laʔ$^{\underline{33}}$(打獵),la^{11} kau^{52}獵狗

陰入、陽入各有兩種變調,收-p、-t、-k 尾的爲一類,聲調仍然短促;收喉塞音-ʔ 尾的爲另一類,聲調變爲舒聲,同時喉塞音失落。

以上所說的本調和變調都是沿用董師的辦法,以單獨及在詞尾出現的爲本調,以出現在其他字前的爲變調。如果出現在輕聲字前,除上聲字以外,其餘六個調的變化又不一樣,現在也列舉如下:

調名	本調	變調	
陰平	55	35	sam^{55}杉,sam^{35} a^{3} 杉木
陽平	14	14	ĩ^{14}圓,ĩ^{14} a^{3}圓子
上	52	14	li^{52}李,li^{14} a^{3} 李子
陰去	11	44	kun^{11}棍,kun^{44} a^{3} 棍子
陽去	33	35	hi^{33}耳,hi^{35} a^{3} 耳朵
陰入	$\underline{42}$	$\underline{44}$	siap$^{\underline{42}}$楔,siap$^{\underline{44}}$ a^{3} 楔子;p'et$^{\underline{42}}$(碟),p'et$^{\underline{44}}$ a^{3}(碟子) ts'iek$^{\underline{42}}$(穀),ts'iek$^{\underline{44}}$ a^{3}(穀子)
	$\underline{42}$	44	soʔ$^{\underline{42}}$索,so^{44} a^{3} 索子(繩子)
陽入	$\underline{33}$	$\underline{14}$	ap$^{\underline{33}}$匣, ap$^{\underline{14}}$ a^{3} 匣子;ts'at$^{\underline{33}}$賊,ts'at$^{\underline{14}}$ a^{3} 賊子 giek$^{\underline{33}}$玉,giek$^{\underline{14}}$ a^{3} 玉
	$\underline{33}$	14	beʔ$^{\underline{33}}$襪,be^{14} a^{3} 襪子

在整個的詞彙裏,有不少文白讀音不同的問題,例如"八"字既讀 pat$^{\underline{42}}$,又讀 pueʔ$^{\underline{42}}$,"三"字也有 sam^{55}、sã^{55}兩讀。因爲原紀錄未加分辨,現在無法一一注明,有時文白讀音難以確切分開,有層次的問題,有混雜的問題,現在不加詳究。

吳金雀小姐的讀音和原紀錄相差不遠,個別的差異以外,系統上袛有以下的不同:

原紀錄	吳小姐	條件
en	ien	在聲母 ts、ts'、s 和 l 之後
et	iet	(同 上)
陰平^{55}	陰平^{44}	本 調
陽平^{14}	陽平^{24}	本 調
陰入$^{\underline{42}}$	陰入$^{\underline{22}}$	本 調
陽入$^{\underline{33}}$	陽入$^{\underline{44}}$	本 調

變調部分也略有不同,袛是音值上的小差異而已,對系統毫無影響。

原紀錄没有標明連音變化,吳小姐的發音都有,大體和廈門話的情形一致,就是韻尾 p、t、k 接無聲母的輕聲字時就變成 b、l、g,請參看董師的廈門方言的音韻。

三、語　彙

p

pa^{55}　巴(以巴掌打頭)
pa^{14}　(父親)
pa^{52}　飽
tsia^{11} pa^{52}　吃飽
pa^{52} ko^{33} tsui^{33}　飽(又)醉(很飽)
pa^{14} to^{33}　飽肚
pa^{11}　霸
ok^{44} pa^{11}　惡霸
pa^{14} huat^{42}　霸法(頑皮不聽話)
pa^{11}　豹
ho^{14} liŋ^{11} pa^{52} piu^{55}　虎龍豹彪(喻不聽約束,頑皮)
paʔ^{42}　百
pa^{52} ban^{33}　百萬
pai^{14}　排
pai^{11} kut^{42}　排骨
—— let^{44}　排列
—— tʻiek^{42}　排斥
pai^{14}　牌
tsʻia^{33} pai^{14}　車牌
mua^{11} tsʻiok^{33} pai^{14}　麻雀牌(麻將牌)
pai^{11} tsiau^{11}　牌照
pai^{52}　跛
pai^{14} kʻa^{55}　跛脚
pai^{52}　擺
io^{11} io^{14} pai^{14} pai^{52}　搖搖擺擺
pai^{11}　拜
le^{14} pai^{11}　禮拜
pai^{52} put^{33}　拜佛
—— si^{11}　拜四(星期四)
pai^{33}　敗
hu^{52} pai^{33}　腐敗
sit^{44} pai^{33}　失敗
pai^{11} un^{33}　敗運

pak^{33}　縛
sok^{44} pak^{33}　束縛
pak^{42}　北
tsiũ^{11} pak^{42}　上北
pak^{44} kiã^{55}　北京
pak^{42}　腹
pʻua^{52} pak^{42}　破腹
pak^{44} lai^{33}　腹內(內臟)
—— to^{52}　腹肚(肚子)
pak^{42}　剝
pak^{44} pʻe^{14}　剝皮
—— kŋ^{33} kŋ^{55}　剝光光
pak　(幅)(布匹、圖畫之單位)
nŋ^{11} pak^{44} puã^{11}　二幅半
pan^{55}　班
hi^{52} pan^{55}　戲班
ka^{33} ——　加班
pan^{33} tiũ^{52}　班長
pan^{55}　攀
pan^{33} tsʻiu^{11} ki^{55}　攀樹枝
pan^{14}　瓶
tsiu^{14} pan^{14}　酒瓶
hue^{33} ——　花瓶
pan^{52}　(技術不錯)
u^{11} pan^{52}　(很要得)
pan^{52}　板(棺材)
bue^{14} pan^{52}　買板(買棺材)
pan^{52}　版
tsʻut^{33} pan^{52}　出版
pan^{14} kuan^{14}　版權
pan^{33}　辦
tsʻai^{14} pan^{33}　採辦
pan^{11} he^{11}　辦貨
—— huat^{42}　辦法
—— koŋ^{55}　辦公

pan^{33} （規格，樣子）

ui^{11} pan^{33} （如剪衣服時先畫模紙）

pan^{11} se^{11} （情形、情勢）

paŋ^{55} （木板）

o^{33} paŋ^{55} 黑（板）

paŋ^{55} 崩

suã^{55} paŋ^{55} tue^{33} li^{33}（suã^{44} paŋ^{33} tue^{11} li^{33}）山崩地裂

paŋ^{14} 房

tua^{11} paŋ^{14} 大房（嫡支親戚）

paŋ^{11} kiŋ^{55} 房宮（房間）

—— mŋ^{14} 房門

paŋ^{11} 放

paŋ^{52} kiã^{52} 放子（尤爲鷄放子不認）

—— p'ui^{11} 放屁

—— p'au^{11} 放炮

—— sai^{52} 放屎

—— sĩ^{55} 放生（放縱使之營生）

—— tiau^{55} （忠告恫嚇）

—— ts'iu^{52} 放手

pat^{42}

sam^{33} pat^{42} 三八（二百五）

pat^{44} sen^{55}（pue^{52} sen^{55}）八仙

pat^{42} （知道）

m^{11} pat^{42} （不識）

pat^{44} tak^{44} ke^{11} （曾經读過）

pat^{33} （别）

pat^{11} dzit^{33} 别日（後日，將來）

—— k'uan^{52} 别款（别樣）

—— laŋ^{14} 别人

pau^{55} 包

sua^{33} pau^{55} 砂包

pau^{33} pan^{33} 包辦

pau^{55} 胞

toŋ^{11} pau^{55} 同胞

pe^{55} 飛

pe^{33} o^{55} 飛烏（飛魚）

pe^{14} 杷

pi^{11} pe^{14} 枇杷

pe^{14} 培

tsai^{33} pe^{14} 栽培

pe^{11} ioŋ^{52} 培養

pe^{14} 賠

pe^{11} sioŋ^{52} 賠償

pe^{14} 爬

e^{11} pe^{14} bue^{11} ts'ue^{14}（倦極動彈不得）

pe^{14} （搔癢）

pe^{11} ka^{33} tsau^{52} （暗地溜錢，其數大致不多）

—— k'a^{33} tsiaʔ^{42} （搔背部之癢）

pe^{52} 把

kui^{33} pe^{52} （整把的）

pe^{14} siu^{52} 把手

pe^{52}

pe^{52} k'i^{33} lai^{3} （躺着或倒下去再起來）

pe^{14} lau^{11} t'ui^{55} （上下樓梯）

—— suã^{55} （爬山）

pe^{11} （糊貼）

pe^{52} tsua^{52} （以紙糊壁）

pe^{33} （三人稱，父親）

lau^{11} pe^{33} （父親）

pe^{14} a^{55} kiã^{52} （父子）

pe^{33} 背（負）動詞

peʔ^{42} 伯

tua^{11} peʔ^{42} 大伯

tsiek^{44} pe^{14} hiã^{33} ti^{33} 叔伯兄弟（堂兄弟）

peʔ^{42} 擘

pe^{14} kui^{55} 擘開

—— iu^{33} 擘柚

peʔ^{33} 白

pe^{11} sut^{33} sut^{42} （粉白狀）

—— ts'ai^{33} 白菜

ts'iŋ^{33} t'en^{33} pe^{11} dzit^{33} 青天白日

pen^{52} （詐欺）

pen^{14} tsĩ^{14} （騙錢）

pen^{52} 匾

pen^{14} a^{3} （匾也）

pen^{11}	變
tsuan^{14} pen^{11}	轉變
pen^{52} po^{33}	變步(方法,法子)
—— hua^{11}	變化
pen^{33}	辯
pen^{11} lun^{33}	辯論
pen^{33}	便
li^{11} pen^{33}	利便(方便)
iu^{11} ——	郵便(郵寄,郵差)
pen^{11} pŋ^{33}	便飯
—— so^{52}	便所
pet^{33}	別
li^{11} pet^{33}	離別
saŋ^{52} ——	送別
tsen^{14} ——	餞別
pi^{55}	悲
sioŋ^{33} pi^{55}	傷悲
pi^{33} ai^{55}	悲哀
pi^{55}	碑
tsio^{11} pi^{55}	石碑
pi^{55}	陴
ho^{14} t'au^{11} pi^{55}	虎頭陴(陴名)
pi^{52}	比
pi^{14} kau^{11}	比較
pi^{11}	
be^{52} pi^{11}	(馬發脾氣)
pi^{11}	痺
ba^{11} pi^{11}	麻痺
k'a^{55} ——	脚痺
pĩ^{55}	鼓[illegible]
pĩ^{33} ko^{52}	(張鼓)
pĩ^{55}	邊
pĩ^{55} a^{3}	(旁邊)
koŋ^{33} hŋ^{11} pĩ^{55}	公園邊
ts'u^{51} pĩ^{33} t'au^{11} pe^{52}	厝邊頭尾(鄰近)
k'a^{33} pĩ^{55}	脚邊
pĩ^{14}	平
koŋ^{33} pĩ^{14}	公平
pĩ^{11} pĩ^{14}	平平(①平貌②一樣)

—— p'o^{33} p'o^{55}	(很平貌)
—— tã^{14} tã^{52}	平坦坦
pĩ^{52}	扁
pĩ^{14} ko^{33} lo^{33} so^{14}	(扁貌)
pĩ^{11}	變
sĩ^{33} pĩ^{11}	生變(想法做出)
pĩ^{52} tsĩ^{55}	變精
pĩ^{33}	病
p'ua^{52} pĩ^{33}	(患病)
pĩ^{11} laŋ^{14}	(病人)
—— ĩ^{33}	病院
—— kiã^{52}	(害喜)
piʔ^{42}	鼈
lia^{11} ku^{42} tsau^{14} piʔ^{42}	(抓龜走鼈,不能齊整)
piʔ^{42}	(捲)
pi^{52} ts'iu^{14} ŋ^{52}	(捲起袖子)
—— k'o^{52} k'a^{55}	(捲起褲脚)
piã^{55}	
si^{52} kue^{52} piã^{55}	(到處丟放)
piã^{52}	餅
ba^{52} piã^{52}	肉餅
ko^{14} a^{3} piã^{52}	糕仔餅
piã^{14} tiam^{11}	餅店
piã^{11}	拼
ts'ia^{33} piã^{11}	張羅
piã^{52} miã^{33}	拼命
piãʔ^{42}	壁
pia^{52} pĩ^{55}	壁邊
—— k'it^{33}	壁楔(釘在壁上以掛物件)
piaŋ^{11}	(破裂)
piaŋ^{11} k'ui^{11}	(爆裂開)
piau^{52}	婊
piau^{52}	表
huat^{44} piau^{52}	發表
piau^{14} si^{33}	表示
piek^{42}	迫
ap^{44} piek^{42}	壓迫
kioŋ^{11} ——	强迫

piek^{33}	白
biŋ^{11} piek^{33}	明白
pin^{55}	賓
lai^{11} pin^{55}	來賓
pin^{14}	屏
ui^{11} pin^{14}	圍屏
pin^{14}	貧
ts'ia^{52} pin^{14}	赤貧
pin^{52}	匾
bi^{11} pin^{52}	篾～(以篾編者)
pin^{11}	以木梳子梳出頭虱
pin^{52} sa(t)^{44} bo^{52}	
pin^{11}	鬢
pin^{52} pĩ^{55}	鬢邊
piŋ^{55}	冰
piŋ^{33} kak^{42}	冰角(冰塊)
—— t'ŋ̍^{14}	冰糖
—— tsui^{52}	冰水
piŋ^{55}	兵
su^{11} piŋ^{55}	士兵
piŋ^{33} ia^{14}	兵營
—— tsun^{14}	兵船
pin^{14}	朋
piŋ^{11} iu^{52}	朋友
piŋ^{14}	平
koŋ^{33} piŋ^{14}	公平
tsit^{11} ——	一平(一半)
piŋ^{11} sioŋ^{14}	平常
piŋ^{52}	(翻,反複)
piŋ^{14} sĩ^{33} uã^{11} sĩ^{55}	(翻生換熟)
pio^{55}	標
pio^{33} siu^{14}	標售
—— he^{11}	標貨
pio^{52}	表,錶
ts'iu^{14} pio^{52}	手表
si^{11} ——	時表
pit^{42}	筆
en^{11} pit^{42}	鉛筆
tsui^{14} pit^{42}	水筆
pit^{44} ki^{11}	筆記
po^{55}	埔
ts'au^{14} po^{55}	草埔(草場)
ts'iam^{33} po^{55}	(曬地瓜絲之場)
po^{55}	褒(誇獎)
tsia^{11} po^{55}	(受人誇獎)
gau^{11} tsia^{11} po^{55}	(喜人誇獎)
po^{14}	婆
koŋ^{33} po^{14}	公婆
po^{52}	(曬乾物)
ts'ai^{52} po^{52}	(乾菜,特指蘿蔔干)
po^{52}	寶
kim^{33} gun$^{14(33)}$ tsai^{33} po^{52}	金銀財寶
po^{14} kui^{11}	寶貴
po^{14} tsio^{33}	寶石
po^{52}	保
tan^{33} po^{52}	擔保
po^{14} kaʔ^{52}	保甲
—— tsiŋ^{11}	保證
po^{52}	補
po^{14} baŋ^{33}	補網
po^{11}	布
paŋ^{11} po^{11}	帆布
po^{52} p'it^{42}	布匹
po^{11}	報
t'oŋ^{33} po^{11}	通報
po^{52} ko^{33}	報告
po^{33}	步
tsin^{52} po^{33}	進步
k'a^{33} po^{33}	脚步
po^{11} so^{11}	步數(步驟)
po^{33}	部
tioŋ^{33} po^{33}	中部
po^{11} hun^{33}	部分
—— ui^{33}	部位
po^{33}	(咀嚼)
poʔ^{42}	(期待,賭)
poʔ^{33}	簿

pok^{42}	卜
bi^{33} pok^{42} sen^{33} ti^{55}	未卜先知
pok^{44} kua^{11}	卜卦
pok^{33}	薄
k'iek^{44} pok^{33}	刻薄
pok^{11} ho^{14}	薄荷
—— tsiŋ^{14}	薄情
poŋ^{11}	(誇張其詞)
poŋ^{33}	磅
poŋ^{11} taŋ^{33}	磅重
pu^{14}	焙
pu^{11} han^{33} tsu^{14}	(烤甘薯)
pu^{11}	富
puʔ^{42}	發芽
puʔ^{52} iũ^{52}	(發新苗)
puã^{55}	(演)
puã^{33} hi^{11}	(演戲)
puã^{55}	(搬)
puã^{33} ts'u^{11}	搬厝(搬家)
puã^{55}	般
it^{44} puã^{55}	一般
puã^{14}	(移換)
puã^{11} ts'ia^{55}	(換車)
puã^{14}	盤
bo^{11} puã^{14}	無盤(不合算)
te^{11} ——	茶盤
puã^{11}	半
puã^{52} po^{55}	(中午與黃昏之間)
tui^{52} puã^{11}	對半
puã^{33}	
puã^{11} baŋ^{52}	(拂蚊子)
—— kiã^{33} laŋ^{14}	(拂塵土髒物)
puaʔ^{42}	撥
puaʔ^{52} he^{11}	撥貨
puaʔ^{33}	(摔倒)
puaʔ^{11} to^{52}	(摔倒)
puaʔ^{33}	(玩牌,賭博)
puaʔ^{11} kiau^{52}	(賭博)
pue^{11}	輩
lau$^{11(14)}$ pue^{11}	老輩
siau^{52} len^{11} pue^{11}	少年輩
pue^{11}	貝
po^{14} pue^{11}	寶貝
pueʔ^{42}	八
tsap^{11} pueʔ^{42}	十八
pue^{52} tsap^{33}	八十
pueʔ^{33}	拔
pui^{14}	肥(胖)
iũ^{14} pui^{14}	舀肥
pui^{11} liau^{33}	肥料
—— tseŋ^{52} tseŋ^{11}	(肥胖貌)
pui^{33}	吠
kau^{52} pui^{33}	狗吠
pun^{55}	分
pun^{33} ke^{33} he^{52}	分家伙(分財產)
pun^{14}	(吹)
pun^{11} hoŋ^{55}	(吹氣)
—— ts'e^{55}	(吹喇叭)
—— kue^{33} kui^{55}	(吹牛)
pun^{52}	本
tsu^{33} pun^{52}	資本
pun^{14} laŋ^{14}	本人
—— tue^{52}	本底(本來)
pun^{33}	笨
put^{42}	不
put^{44} tioŋ^{55} put^{44} hau^{11}	不忠不孝
put^{44} su^{52} kui^{52}	不死鬼
put^{42}	(用手或工具推物於器中)
put^{44} t'o^{14}	(掃土)
—— pun^{52} so^{11}	(掃垃圾)
put^{33}	佛
pai^{52} put^{33}	拜佛
put^{11} tso^{52}	佛祖
pŋ̍^{55}	(租借)
pŋ̍^{33} ts'u^{11}	(轉借屋室)
pŋ̍^{52}	本
tsit^{11} pŋ̍^{14} tsu^{55}	一本書

pŋ^{33} 飯
tsia^{11} pŋ^{33} 吃飯
pŋ^{11} puã^{14} 飯盤
—— t'aŋ^{52} 飯桶

p'

p'a^{55} 葩(燈之盞)
tsit^{11} p'a^{33} he^{52} 一葩火
p'a^{33} 火忽盛熾
p'ã^{11} 怕
k'u^{33} p'ã^{11} (懼)怕
p'ã^{11} 不堅,不實
p'aʔ^{42} 拍
p'a^{52} tsiu^{52} 拍手 } 鼓掌
—— pok^{14} a^{3} } 鼓掌
p'a^{52} laŋ^{14} 拍人(打人)
p'ai^{52} (兇,惡,壞)
p'ai^{14} laŋ^{14} (壞人)
p'ai^{11} 派
p'ai^{52} tai^{11} piau^{52} 派代表
p'ak^{42} 伏
p'ak^{33} (曬,曝)
p'ak^{11} kuã^{55} 曝干(曬爲干)
—— dzit^{33} 曝日(曬日)
p'an^{11} 盼
p'aŋ^{55} (芳,香)
p'aŋ^{33} tsui^{52} 芳水(香水)
p'aŋ^{55} 蜂
bit^{11} p'aŋ^{55} 蜜蜂
p'aŋ^{33} siu^{33} 蜂巢
p'aŋ^{14} 帆
p'aŋ^{11} po^{11} (帆篷)布
—— tsun^{14} (帆蓬)船
p'aŋ^{14} 捧
p'aŋ^{11} te^{14} 捧茶
p'aŋ^{52} 轉迴
p'aŋ^{14} ke^{33} (ki^{33}) k'i^{11} 轉動機器
p'aŋ^{33} 縫
mŋ^{11} p'aŋ^{33} 門縫
kue^{33} nŋ^{33} bat^{11} bat^{33} to^{33} u^{11} p'aŋ^{33} (雞蛋雖密尚有縫)
p'au^{14} 袍
tŋ^{11} p'au^{14} 長袍
p'au^{52}
p'au^{14} taŋ^{33} p'au^{14} sai^{55} 跑東跑西
p'au^{11} 炮
paŋ^{52} p'au^{11} 放炮
p'au^{52} ioʔ^{44} 炮藥
—— tsua^{52} 炮紙
p'au^{11} 泡
p'au^{52} te^{14} 泡茶
p'e^{14} 皮
gu^{11} p'e^{14} 牛皮
p'e^{11} kau^{14} 皮猴(聊天)
—— pau^{55} 皮包
—— t'ua^{55} 皮拖(皮拖鞋)
—— ue^{14} 皮鞋
p'e^{11} (兜在袍裹)
p'e^{52} tsit^{11} p'e^{11} 兜了一兜
p'e^{33} 被
mĩ^{11} tsio^{52} p'e^{33} (棉被)
ka^{52} p'e^{33} 蓋被
p'e^{11} tuã^{55} 被單
p'eʔ^{33} 泡沫
sap^{33} mui^{11} p'eʔ^{33} (肥皂泡沫)
k'i^{14} p'eʔ^{33} (起泡沫)
p'en^{55} 偏
p'en^{33} p'en^{33}… 偏偏……
—— taŋ^{55} 偏東
p'en^{52} (撇)
p'en^{52} k'ui^{11} (撇)開
p'en^{11} 騙
k'i^{33} p'en^{11} 欺騙
p'en^{11} laŋ^{11} 騙人
p'en^{52} kui^{52} 騙鬼(騙不了之義)
p'en^{11} 片
a^{33} p'en^{11} 鴉片

mui^{11}——	梅片
p‘et^{42}	（碟）
p‘et^{44} a^{3}	（小碟子）
p‘i^{55}	披
p‘i^{33} ts‘io?^{52}	（張鋪蓆面）
—— ts‘iam^{55}	披（簽）（撒開地瓜絲以曬乾）
p‘i^{52}	（疤）
ken^{33} p‘i^{52}	（結疤）
le^{14} a^{3} p‘i^{52}	（海螺蓋）
p‘ĩ^{55}	篇
tsit^{11} p‘ĩ^{33} bun^{11} tsiu^{55}	一篇文章
p‘ĩ^{55}	（佔人家便宜）
p‘ĩ^{55} laŋ^{11}	（佔人家便宜）
bo^{11} sio^{33} p‘ĩ^{55}	（彼此不相佔便宜）
p‘ĩ^{14}	（强要）
p‘ĩ^{14}	（討回輸去的）
p‘ĩ^{14} tŋ̍^{11} lai^{3}	（贏回來）
p‘ĩ^{11}	片
io^{11} p‘ĩ^{11}	藥片
p‘ĩ^{33}	鼻（聞香味）
lau^{11} p‘ĩ^{33}	流鼻水
p‘ĩ^{11} k‘aŋ^{55}	鼻腔（鼻子或鼻孔）
—— tsui^{52}	鼻水
—— p‘aŋ^{55}	鼻芳（入厠時間太久，譏爲在内聞香）
p‘i?^{42}	（剖而張開之）
p‘i^{52} kuã^{55}	（張剖爲干）
p‘ia^{55}	同（piã^{55}）
p‘ia?^{42}	僻
p‘en^{33} p‘ia?^{42}	偏僻
p‘ia?^{42}	避
to^{11} p‘ia?^{42}	逃避
p‘ia^{52} ho^{33}	避雨
p‘ia?^{42}	癖
p‘ai^{14} p‘ia?^{42}	（壞脾氣）
p‘iak^{33}	
he^{11} ko^{33} p‘iak^{33}	海中蟲類
p‘iek^{33}	碧
ho^{14} p‘iek^{33}	琥碧
p‘in^{14}	（蹣跚）
p‘in^{11} taŋ^{33} p‘iŋ^{11} sai^{55}	（顛來顛去）
p‘in^{52}	品
ko^{33} kip^{44} p‘in^{52}	高級品
p‘in^{14} hiŋ^{33}	品行
p‘in^{52}	（誇耀，約定）
p‘in^{14} sã^{33} p‘a?^{42}	（以打架威脅）
—— bo^{11} k‘au^{11}	（先約定不哭）
p‘iŋ^{55}	烹
p‘iŋ^{33} kue^{55}	烹雞
p‘iŋ^{14}	評
hoŋ^{33} p‘iŋ^{14}	風評
p‘iŋ^{11} lun^{33}	評論
p‘iŋ^{33}	（比量）
pi^{14} p‘iŋ^{33}	（比較）
p‘io^{55}	（橫刀薄切）
p‘io^{33} ba?^{42}	（薄切肉）
p‘io^{14}	（水草）
tsui^{14} p‘io^{14}	（水草類）
p‘io^{11}	票
gun^{11} p‘io^{11}	銀票（鈔票）
tau^{11}——	投票
p‘it^{42}	匹
po^{52} p‘it^{42}	布匹
p‘it^{44} p‘ue^{11}	匹配
p‘o^{55}	舖
ts‘ŋ̍^{11} p‘o^{55}	床舖
p‘o^{33} tsŋ̍^{55}	舖磚
p‘o^{55}	波
hoŋ^{33} p‘o^{55}	風波
p‘o^{33} toŋ^{33}	波動
p‘o^{14}	捧起
p‘o^{52}	普
p‘o^{14} t‘oŋ^{55}	普通
—— ki^{11} liok^{33}	（大致，大略）
p‘o^{52}	譜
bo^{11} p‘o^{52}	（無節度，不像樣）
p‘o^{11}	（鬆，不牢）
p‘o^{33}	抱

pʻo^{11} gin^{14} a^{3} （抱孩子）
pʻo^{33} e^{3} （抱的，非自已生的，養的）
pʻoʔ^{42} 粕（渣）
kam^{33} tsia^{52} pʻoʔ^{42} 甘蔗粕
pʻo^{52} poʔ^{42} 粕粕（渣粕貌）
pʻok^{42} 博
pʻok^{44} hak^{33} 博學
—— su^{33} 博士
—— but^{11} kuan^{52} 博物館
pʻoŋ^{11} 膨（凸起來）
pʻoŋ^{52} kam^{55} 橘子之類俗寫椪柑
tsia^{11} pʻoŋ^{52} pĩã^{52} 吃（膨）餅，（挨罵）
pʻu^{14} 浮
pʻu^{11} tʻaŋ^{33} 浮標
pʻu^{52} （灰色）
pʻu^{14} siek^{42} （灰色）
—— pʻu^{52} （看不起）
pʻua^{11} 破
koŋ^{11} pʻua^{11} （打破）
pʻua^{52} pĩ^{33} 破病（患病）
—— tsʻu^{11} 破厝（破屋）
—— tsʻeʔ^{33} （有破裂之處使其變聲）
pʻua^{11} 剖
pʻua^{52} pak^{42} 剖腹
pʻuã^{14} （越過）
pʻuã^{11} tsʻiu^{11} kue^{55} piaʔ^{42} （越過牆壁）
pʻuã^{11} 判
suan^{33} pʻuã^{11} 宣判
pʻuã^{52} kuã^{55} 判官
pʻuã^{11} （批販）
pʻuã^{52} he^{11} （販貨來賣）
pʻuã^{33} 伴
tsue^{52}（tso^{52}） pʻuã^{33} 做伴
gin^{14} a^{3} pʻuã^{33} （小孩伴）
pʻuaʔ^{42} 潑
pʻuaʔ^{52} tsui^{52} 潑水
pʻuaʔ^{33}
tsit^{11} pʻua^{11} tsui^{52} （一汲桶之水）

pʻuat^{42}
huat^{11} pʻuat^{42} 活潑
pʻue^{55} 批
pʻue^{33} tsun^{52} 批准
pʻue^{33} sin^{11} 批信（信件）
sia^{14} pʻue^{55} 寫批（寫信）
tsit^{11} pʻue^{55} 一批
pʻue^{33} kʻak^{52} 批殼 } 信封
—— loŋ^{14} } 信封
pʻue^{52}
tsʻui^{52} pʻue^{52} （臉頰）
kʻa^{33} tsʻŋ^{33} pʻue^{52} （屁股）
pʻue^{11} 配
hun^{33} pʻue^{11} 分配
tsiŋ^{11} —— 前配
pʻue^{52} kip^{42} 配給
—— he^{11} 配貨（發寄）
pʻui^{11} （吐出）
pʻui^{52} tʻam^{14} （吐痰）
pʻui^{11} 屁
paŋ^{52} tsʻau^{52} pʻui^{11} 放臭屁
pʻun^{55} （洗米之水，豬食）
pʻun^{33} tsui^{52} （洗米之水，豬食）
—— tʻaŋ^{52} （放剩餘食物之桶）
pʻun^{14} 盆
hue^{33} pʻun^{14} 花盆
pʻun^{52} （奔）
pʻun^{11} 濆（濺散）
pʻun^{52} tsui^{14} ti^{14} 濆水池
pʻut^{42} （劈也）
pʻut^{44} tsʻa^{14} （隨意砍柴）

b

ba^{14} 麻
ba^{11} tsui^{11} 麻醉
ba^{11} pi^{11} 麻痺
bue^{11} ba^{11} bin^{33}（咒罵人之語，猶"不害羞的東西"!）
ba^{33} 謂器類蓋之甚密，或蓋子器恰合
ba^{11} seŋ^{52} seŋ^{52} （謂蓋子器之密合貌，引伸爲人

之間甚合得來之狀)

ba^{33} 謂穀類變質

baʔ^{42} 肉

gu^{11} baʔ^{42} 牛肉

ba^{52} tiam^{55} (俎肉板,通稱豬肉店)

bue^{11} baŋ^{42} 買肉(說肉必指豬肉)

bai^{14} 眉

bak^{11} bai^{14} 目眉

bai^{14} 埋

siu^{33} bai^{14} 收埋

bai^{11} tsoŋ^{11} 埋葬

bai^{52} (不好,壞,不漂亮等)

tsit^{33} sik^{33} bai^{52} 這色(壞)

bai^{14} ka^{44} bue^{11} k'uã le^{3} 醜得難看

bai^{33}

ts'i^{52}(k'uã^{52})bai^{33} le (與"試"常結爲複詞,試試看)

bak^{42}

bak^{44} tsui^{52} (玩水)

bak^{44} ts'iu^{52} (插手)

bak^{33} 墨

o^{33} bak^{33} 烏墨(黑墨)

bak^{11} puã^{14} 墨盤(硯台)

o^{33} bak^{11} bak^{33} 烏墨墨(漆黑貌)

bak^{33} 目

tik^{44} bak^{33} 目(眼睛)

bak^{11} tsiu^{55} 竹目(竹之節、植物之節謂之目)

ts'a^{11} bak^{11} ts'a^{11} bak^{33} 柴目柴目(眼力鈍)

bak^{33} 木

tsue^{52} bak^{33} 做木(木匠)

ts'iu^{11} bak^{33} 樹木

ban^{14} 蠻

ia^{14} ban^{14} 野蠻

ban^{52} 挽(摘也,引留也)

ban^{14} ke^{14} tsi^{52} 挽果子(摘水果)

—— liu^{14} 挽留

—— tiau^{14} le^{3} (緊拉住)

ban^{33} 慢

ban^{11} p'e^{14} 慢皮(鈍慢且頑固)

ban^{33} 萬

pa^{52} ban^{33} 百萬(喻態度高貴驕傲如百萬富翁)

bat^{33}

bat^{11} bat^{33} (密)

—— tsiu^{52} tsiu^{52} (嚴封貌)

bau^{52} 卯

un^{11} to^{14} kiã^{11} tu^{11} bau^{52} dzi^{11} 運途行在卯字 (正走上惡運)

bau^{52}

tua^{11} bau^{52} (得之甚多,暴發)

bauʔ^{33}

bau^{11} kŋ^{33} t'iŋ^{14} (包辦工程)

—— he^{52} be^{52} (包買殘貨)

—— siok^{11} he^{11} (包買便宜貨)

be^{14} 糜(稀飯)

tsia^{11} be^{14} 吃糜

tĩ^{33} be^{14} 甜糜

be^{52} 馬

k'ia^{11} be^{52} 騎馬

lau^{11} sai^{14} be^{52} 漏屎馬("沒有用的東西",差勁貌)

be^{52} 尾

ho^{14}t'au^{14} niau^{14} ts'u^{14} be^{52} (虎頭鼠尾)

u^{11}t'au^{14} bo^{11} be^{14} liu^{55} (有頭無尾)

be^{14} tiŋ^{52} 尾等(末等)

be^{11} 迷

be^{11} sin^{11} 迷信

k'uã^{52} ka^{3} be^{14} k'u^{11} (看得迷了)

beʔ^{33} 襪

be^{14} a^{3} 襪仔

beʔ^{33} 麥

tua^{11} beʔ^{33} 大麥

be^{14} a^{3} 麥仔

huan^{33} beʔ^{33} 番麥(玉米)

bi^{14}

bi^{14} tsit^{42} e^{3} 如打麻將或其他牌時,因期待之甚,捨不得一下子就看摸起來的牌,慢慢一點一點看,又短短地睡一會兒也如此說。

bi^{14} 靡

hi^{33} bi^{14} (稀)靡(衰弱,荒寂)

bi^{14} 呼叫水鴨子之聲

bi^{14} bi^{14}……

bi^{52} 米
- bi^{14} niu^{14} 米糧
- —— hun^{52} 米粉
- hoŋ^{11} lai^{11} bi^{52} 蓬萊米

bi^{52} 美
- bi^{14} mau^{33} 美貌
- —— kok^{42} 美國
- —— dzin^{14} 美人

bi^{11}
- bi^{52} le^{3} （藏躲起來）
- —— lai^{14} bi^{52} k'u^{11} （恐爲人所見而躲來躲去）

bi^{11} 味
- ho^{14} bi^{33} 好味或好味道
- p'ai(bai^{52}) bi^{33} □味，壞味或壞味道
- bi^{11} so^{11} 味精

biʔ^{33} 篾（籐或竹剖之成細薄形，以編器物之用）
- bi^{11} pin^{52} 篾匾（編篾成蓆之形或籬之形）
- —— na^{14} 篾籃
- —— p'e^{14} 篾皮（篾之籐或竹子之外皮部分）
- —— neŋ^{14} 篾（瓤）（篾之非外皮部分）
- bi^{14} a^{3} 篾仔（篾之細小者或其斷片）

bo^{14} 成塊狀的
- ket^{44} kui^{33} bo^{14} （結成整塊）

bo^{52} （妻室也）
- aŋ^{14} a^{3} bo^{52} （夫婦也）
- bo^{14} tua^{11} tsi^{52} □大姊（妻之年歲比夫長）
- —— —— —— tse^{11} kim^{33} kau^{33} i^{52} □大姊，坐金交椅（喻與長於己之女結爲夫婦必受女方之支配）

bo^{52}
- tsa^{33} bo^{52} （女人之通稱，又稱妓女之類）
- ts'i^{11} tsa^{33} bo^{52} （養非妻妾之女人於外面）

bo^{11} 無
- bo^{11} ĩã^{52} 無影（沒這一回事）
- —— k'aŋ^{55} e^{3} 沒花樣
- —— ts'ai^{52} （可惜）
- —— ts'ai^{14} laŋ^{14} （不值得）
- u^{11} k'aŋ^{33} bo^{11} sun^{52} 喻荒唐

bo^{33} （要）
- bo^{33} m̩^{11} （要不要）

bu^{14} 武
- bun^{11} bu^{52} 文武
- bu^{14} kiap^{42} 武俠

bu^{14} 舞
- t'iau^{52} bu^{14} tĩũ^{14} 跳舞場
- bu^{14} lai^{14} bu^{14} k'u^{11} 舞來舞去（舞動手脚或器物貌）

bu^{14} 侮
- bu^{14} dziok^{33} 侮辱

bu^{33} 霧
- bu^{11} bu^{33} 霧霧（朦朧看不清楚）
- —— sa^{52} sa^{11} （對事情莫名其妙完全不懂）

bua^{14} 磨
- t'ua^{33} bua^{14} 拖磨（辛苦勞身）
- bua^{11} bak^{44} 磨墨
- —— to^{55} 磨刀

buaʔ^{42} 抹
- bua^{52} hun^{52} 抹粉
- —— piaʔ^{42} 抹壁（以灰等刷平墻壁）

buaʔ^{33} 末
- hĩũ^{33} buaʔ^{33} 香末

m̥

m̥m̩^{11} （打擊，尤以塊物，如拳、石等）
- m̥m̩^{52} p'ua^{11} （擊破）
- m̥m̩^{11} si^{11} （擊死）

m̥m̩^{33} （靜穆之言）
- m̥m̩^{11} m̥m̩^{33} （裝腔不說，有傲慢之態）
- —— —— tsia^{11} sã^{33} uã^{14} puã^{11} （默默吃三碗半，言視之老實，其實不可放任也）

m

m̩^{52} （伯母）
- tua^{11} m̩^{52} （大伯母）

m̩^{14} （花蕾）
- hue^{33} m̩^{14} （花蕾）

m̩^{33} (不)

m̩^{11} kam^{55} 不甘(捨不得)

—— kam^{33} guan^{33} 不甘願(不情願)

—— tsai$^{55(33)}$ (iā^{52}) (不知)

—— siu^{55} (不收)

ma^{14} 麻

ma^{11} huan^{14} 麻煩

ma^{52} (祖母)

gua^{11} ma^{52} (外祖母)

mi^{55} (把,抓)

mi^{33} tsit^{11} pe^{52} (抓一把)

—— sai^{52} m̩^{11} pat^{44} p'aŋ^{55} a^{33} ts'au^{11} (抓屎不知香或臭,喻幼稚)

mi^{14}

iu^{52} mi^{11} mi^{14} (細碎貌)

mĩ^{14} 冥

sã^{33} kĩ^{55} puã^{52} mĩ^{14} 三更半冥

bo^{11} mĩ^{11} bo^{11} dzit^{33} 無冥無日

mĩ^{11} kaŋ^{55} 冥工(夜工)

—— si^{14} 冥時(晚上)

mĩ^{52}

ts'au^{14} mĩ^{52} (蝗蟲)

mĩ^{33} 麵

mĩ^{11} hun^{52} 麵粉

—— kuã^{55} 麵干

—— sua^{11} 麵線

miʔ^{33} 物

mi^{11} kiã^{33} 物件(東西)

p'ai^{14} miʔ^{33} (mŋ̩ʔ^{33}) (壞東西)

mi^{11} tsiaʔ^{33} ([哪有]此物?)

mŋ̩^{14} 門

k'ui^{33} mŋ̩^{14} 開門

mŋ̩^{11} k'en^{55} (門環)

—— k'u^{33} 門臼

—— si^{52} au^{33} 門扇後(門後角處)

—— ts'uã^{11} 門閂

mŋ̩^{14} 毛

kue^{33}—— 雞毛

t'au^{11} mŋ̩^{14} 頭毛

mŋ̩^{11} tsĩ^{33} 毛管(毛根)

mŋ̩^{52}

mŋ̩^{14} han^{33} tsu^{14} (小甘藷)

—— kiã^{52} (幼子)

mŋ̩^{33} 問

mŋ̩^{33} laŋ^{11} 問人

mŋ̩^{11} ue^{33} 問話

mŋ̩^{33}

mŋ̩^{33} (miʔ^{33}) 物

t

ta^{55}

ta^{33} ke^{55} (姑母)

—— kuã^{55} (姑丈)

ta^{55} (乾也)小鳥也

ta^{33} li^{33} (不潮濕)

ta^{11} 罩

baŋ^{14} ta^{11} 蚊罩

tã^{55} 擔

pun^{33} tã^{55} (扁)擔(挑物之棒)

tã^{33} tsui^{52} 擔水(挑水)

tã^{52} 膽

tua^{11} tã^{52} 大膽

tã^{52} 打

puã^{52} tã^{52} 半打

tã^{14} tiap^{33} (打點)

tã^{11} 擔(名詞,形容詞)

tã^{52} t'au^{14} 擔頭(擔負)

tã^{33} (瞎說)

tã^{52} ue^{33} (有人說東,另一個搭口說西)

o^{33} peʔ^{11} tã^{11} (亂扯)

tã^{33} (差誤)

seŋ^{52} tã^{33} (算錯)

taʔ^{33} 踏

k'a^{55} ta^{11} sit^{11} tue^{33} 腳踏實地

taʔ^{42} (旁靠也)

tse^{11} ta^{52} taʔ^{42}　(坐得甚靠近)

ta^{52} tue^{52}　(至底,靠底)

tai^{55}　呆

goŋ^{11} tai^{55}　(傻子,頭腦不清楚)

tai^{14}　(埋)

tai^{11} si^{14} laŋ^{14}　(埋死人)

tai^{14}　臺

hi^{52} tai^{14}　戲臺

kiã^{52}——　鏡臺

tak^{42}　觸(角類動物之衝突,引用於人之吵打)

tam^{55}　擔

hu^{11} tam^{55}　負擔

tam^{14}　(濕,潤也)

tam^{11} ka^{52}ka^{11}　(濕貌)

tam^{52}　膽

ts‘ua^{52} tam^{52}　(害怕)

tam^{14} tam^{52}　(有些害怕貌)

tan^{55}　丹

sen^{33} tan^{55}　仙丹

tan^{14}　(響)

si^{11} tsiŋ^{55} tan^{14}　(時鐘響)

tan^{11} tsui^{14} le^{14}　(警報響)

tan^{52}　(等)

tan^{14} t‘ai^{33}　(等)待

teŋ^{33} tan^{52}　(寢等)

tan^{14} hau^{33}　等候

tan^{11}　(丢,投,拋)

tan^{52} t‘o^{52} kak^{33}　(丢棄)

—— tsio^{11} t‘au^{14}　(投石頭)

tan^{33}

tan(tiŋ)^{11} k‘ok^{44} k‘ok^{42}　(硬貌)

tan^{33}

bin^{11} tan^{33}　(門檻)

taŋ^{33}　動

tin^{14} taŋ^{33}　(動)

taŋ^{11} ts‘iu^{52}　動手

tŋ^{55}　當

tam^{33} tŋ^{55}　擔當

tŋ^{33} si^{14}　當時

tŋ^{52}　轉

tŋ^{14} to^{52}　周轉

tŋ^{11}　頓

ts‘a^{14} k‘i^{14} tŋ^{11}　早起頓(早餐)

t‘

t‘ai^{55}　颱

hoŋ^{33} t‘ai^{55}　風颱、颱風

t‘ai^{33}　待

gik^{14} t‘ai^{33}　虐待

tan^{14}——　(等)待

t‘ai^{11} gu^{33}　待遇

t‘am^{14}　痰

p‘ui^{52} t‘am^{14}　(吐痰)

t‘aŋ^{52}　桶

pŋ^{11} t‘aŋ^{52}　飯桶

t‘at^{11}　踢

t‘at^{52} kiu　踢球

t‘au^{14}　頭

ts‘ia^{33} t‘au^{14}　車頭(①火車站②機關車火車頭)

dzit^{11}——　日頭(太陽)

kan^{33}——　肩頭

kaŋ^{33}——　工頭

t‘au^{11} kak^{42}　頭殼(腦袋,頭之通稱)

t‘au^{11} mŋ^{14}　頭毛

—— nau^{52}　頭腦

—— siŋ^{55}(san^{14})　頭先(先)

ho^{14} t‘au^{11} pi^{55}　虎頭陴(陴名)

t‘e^{52}　體

t‘e^{14} keʔ^{42}　體格

t‘e^{11}　退

t‘e^{52} hoŋ^{14}　退炎(減退病況)

t‘en^{55}　天

la^{33} t‘en^{55}　作事不正經,樂天貌

ts‘iŋ^{33} t‘en^{33} pe^{11} dzit^{33}　青天白日

t‘ĩ^{55}　天

dzua^{11} t‘ĩ^{55}　熱天(夏天)

t‘ĩ^{33} k‘i^{11} 天氣
—— koŋ^{55} 天公
—— tiŋ^{52} 天頂
puã^{52} t‘ĩ^{33} kuan^{14} （半天高）
t‘ĩ^{33} k‘a^{33} e^{3} 天脚下（天地間）
t‘iʔ^{42} 鐵
kŋ^{52} t‘iʔ^{42} 銅鐵
t‘i^{52} kio^{14} 鐵橋
t‘iap^{42} 帖
dzi^{11} t‘iap^{42} 字帖
paŋ^{52}—— 放帖，送請帖
t‘iau^{11} 跳
t‘iau^{52} bu^{14} tiũ^{14} 跳舞場
t‘iek^{42} 斥
pai^{11} t‘iek^{42} 排斥
t‘iŋ^{14} 程
bau^{11} kŋ^{33} （包辦工程）
t‘iu^{55} □
san^{14} t‘iu^{55} （瘦長貌）
t‘ŋ^{55} 湯
ĩ^{14} a^{3} t‘ŋ^{55} 圓仔湯
t‘ŋ^{14} 糖
piŋ^{33} t‘ŋ^{14} 冰糖
t‘o^{14} 土
put^{44} t‘o^{14} （掃土）
t‘o^{14} 桃
sen^{33} t‘o^{14} 仙桃
t‘oŋ^{55} 通
p‘o^{14} t‘oŋ^{55} 普通
t‘ua^{55} 拖
k‘an^{33} t‘ua^{55} 牽拖
p‘e^{11}—— 皮拖（皮拖鞋）
t‘ua^{33} bua^{14} 拖磨（辛苦勞身）
—— en^{14} 拖延
t‘uan^{14} 團
t‘uan^{11} ket^{42} 團結
t‘ui^{55} 梯
lau^{11} t‘ui^{55} 樓梯
t‘ui^{52} 腿
k‘a^{33} t‘ui^{52} 脚腿
t‘ui^{11} 替
lui^{52} t‘ui^{11} 輪替
t‘un^{55} □
tun^{33} nuã^{33} （心急之狀）
t‘un^{14}
en^{33} t‘un^{14} （鍋子燒火後附上的一層黑煙）

L

la^{55}
la^{33} t‘en^{55} 作事不正經，樂天貌
la^{11}
la^{11} gia^{14} （大蜘蛛）
laʔ^{33} 臘
pe^{11} laʔ^{33} 白臘
la^{11} tsiek^{42} 臘燭
—— tiau^{14} 臘條
laʔ^{33} 獵
p‘a^{52} laʔ^{33} 打獵
la^{11} kau^{52} 獵狗
lai^{14} 梨
oŋ^{11} lai^{14}；hoŋ^{11} lai^{14}（鳳梨）
lai^{33} （利）
bua^{11} ka^{33} lai^{11} lai^{33} 磨（到）利利
lak^{42} 落
lak^{33} keʔ^{42} 落格
—— sui^{55} （沒辦法）
to^{11} tsai^{11} sai^{52} be^{11} lak^{42} 肚臍屎未落（喻人幼稚而出風頭）
lak^{33} 六
pa(ʔ)^{52} lak^{33} 百六（160）
lak^{11} tiam^{52} 六點
lak^{33}
lak^{11} tio^{11} sai^{52} （撈到屎，碰到倒霉事）
lak^{33}
lak^{11} kue^{33} ko^{55} （抓雞膏，喻尚幼稚）
lam^{14} 男
lam^{11} tsu^{14} han^{11} 男子漢

hau^{52}lam^{14}	孝男(出喪時隨哭之子女,喻愛哭者)
lam^{14}	南
tai^{11} lam^{14}	台南
lam^{11} hŋ^{55}	南方
—— po^{33}	南部
lam^{14}	淋
lam^{11} liŋ^{14} tsui^{52}	(淋冷水浴)
lam^{14}	濫
lam^{11} sam^{52}	(不按理,隨便)
lam^{52}	(抱)
lam^{52}	(弱)
lam^{11}	
tua^{11} po^{11} lam^{11}	大步疾行
lan^{14}	鱗
hu^{11} lan^{14}	魚鱗
lan^{14}	(陵)
han^{33} tsu^{11} lan^{14}	(甘藷陵)
lan^{52}	(咱們)
lan^{52} tai^{11} ke^{33}	(咱們大家,包括自己)
laŋ^{14}	(人)
kĩã^{33} laŋ^{14}	(恐)人(髒)
tua^{11}——	大人
p'en^{11} laŋ^{11}	騙人
laŋ^{14}	膿
lau^{11} laŋ^{14}	流膿
pu^{11}——	(膿腫)
laŋ^{11} huiʔ^{42}	膿血
laŋ^{11}	空
laŋ^{52} dzit^{33}	(隔日)
—— p'aŋ^{33}	(有縫)
—— si^{14} bo^{11} laŋ^{52} dzit^{55}	(隔時不隔日,常常之意)
laŋ^{33}	弄
laŋ^{11} sin^{33} niũ^{14}	弄新娘(鬧新房)
ts'au^{14}mi^{52}laŋ^{11}kue^{33} laŋ^{55}	(蝗蟲弄雞籠,冒險頑皮)
lap^{42}	(躐踏)
lap^{33}	納
lap^{11} se^{11}	納稅
lat^{33}	力
k'ui^{52} lat^{33}	氣力
lau^{14}	樓
t'a^{11} lau^{14}	(二樓以上之屋)
lau^{11} e^{33}(k'a^{55})	樓下(腳)
—— tiŋ^{52}	樓頂(樓上)
—— t'ui^{55}	樓梯
lau^{14}	流
dzio^{33} lau^{14}	尿流(尿急)
k'ue^{33}——	溪流
lau^{11} kuã^{33}	流汗
—— nua^{33}	(流口涎)
lau^{33}	老
lau^{11} laŋ^{14}	老人
—— hue^{3} a^{3} / —— kau^{14}老猴	(老頭子)
lau^{33}	漏
lau^{11} siap^{33}	漏洩
—— ho^{33}	漏雨
le^{14}	螺
ts'an^{11} le^{14}	田螺
le^{11} baʔ^{42}	螺肉
le^{14}	璃
po^{33} le^{14}	玻璃
len^{55}	
len^{33} hioʔ^{33}	(葉子乾萎)
len^{14}	憐
k'o^{14} len^{14}	可憐
len^{14}	蓮
len^{11} tsi^{52}	蓮子
—— hue^{55}	蓮花
len^{52}	
ts'ia^{33} len^{52}	(車輪)
len^{33}	練
len^{11} sip^{33}	練習
hun^{52} len^{33}	訓練
let^{33}	列
pai^{11} let^{33}	排列
let^{11} ui^{33}	列位
li^{52}	里

hiũ^{33} li^{52}	鄉里
li^{52}	李
li^{14} a^{3}	李仔(李子)
li^{11}	撕
li^{52} pua^{33}	(撕破)
li^{33}	利
li^{11} hai^{33}	利害
—— pen^{33}	利便(方便)
—— siek^{42}	利息
liʔ^{42}	裂
pʻua^{52} liʔ^{42}	破裂
li^{52} kʻui^{55}	裂開
liaʔ^{33}	(張手以拇指尖與各手指間之距離以爲長度標準)
tsit^{11} liaʔ^{33}	(一手長)
liaʔ^{33}	
lia^{11} ku^{55} tsau^{14} pi^{42}	(抓龜走鼈)
—— tsʻat^{33}	(抓賊)
liek^{33}	力
liek^{11} lioŋ^{33}	力量
lim^{14}	臨
lim^{11} si^{14}	臨時
lin^{52}	(伱們)
lin^{11}	(轉,周,轉動)
tsit^{11} lin^{11}	(一周)
kʻo^{33} kʻo^{33} liŋ^{33}	(善轉貌)
liŋ^{14}	龍
lia^{11} liŋ^{14}	(按摩)
pe^{11} liŋ^{11} tsun^{14}	白龍船(五月五日)
liŋ^{52}	冷
liŋ^{14} tsui^{52}	冷水
liŋ^{33}	(寬,不緊)
lioŋ^{11} liŋ^{33}	量(寬濶貌)
liŋ^{11} pʻa^{52} pʻa^{11}	(寬貌)
lip^{42}	差一些,很靠近
lip^{44} lip^{42}	(不足而甚爲靠近)
lip^{33}	立
lip^{11} tsʻun^{55}(tsʻiu^{55})	立春(秋)
—— tsi^{11}	立志

liu^{55}	蹓
liu^{55} tsau^{11}	蹓走
liu^{33} kiaŋ^{55} / —— suan^{55}	溜之大吉
liu^{52}	紐
liu^{14} a^{3}	紐仔(紐扣)
liu^{14}	瘤
sĩ^{33} liu^{14}	生瘤
tsit^{11} ——	癤瘤(如蚊子等蟲咬而腫起)
liu^{33}	(重蒸)
liu^{11} ke^{52}	(米糕類變硬重蒸一次)
lo^{14}	鑼
koŋ^{52} lo^{14}	(敲鑼)
lo^{14}	勞
to^{33} lo^{14}	多勞
lo^{11} huan^{14}	勞炊
—— toŋ^{33}	勞動
lo^{52}	滷
lo^{14} mĩ^{33}	滷麵
—— tau^{11} iu^{14}	滷豆油(放醬油煮)
lo^{52}	(難處理,麻煩)
lo^{11}	(個子高長)
lo^{52} kʻa^{55}	(長脚,稱體格細長者)
lo^{33}	露
taŋ^{52} lo^{33}	(凍)露
lo^{11} tsui^{52}	露水
—— tiam^{11}	露店
lo^{33}	
lo^{11} sue^{52}	高粱
lo^{33}	路
kiã^{11} lo^{33}	行路
tʻau^{11} lo^{33}	頭路(職業)
tsia^{11} tʻau^{11} lo^{33}	(就業)
lo^{11} to^{14}	路途
lok^{42}	
tsua^{14} lok^{42}	(紙袋)
lok^{33}	鹿
lok^{11} ka^{55}	鹿膠
—— kak^{42}	鹿角

lok^{33} 樂

ŋõ^{11} lok^{33} 娛樂

kʻuai^{52}—— 快樂

tioŋ^{52}—— 暢樂

lok^{11} koŋ^{55} 樂公(公出公吃)

loŋ^{14}

pʻue^{33} loŋ^{14} (信封)

tsʻiu^{14}—— (手套)

loŋ^{33}

sai^{14} loŋ^{33} 使弄(唆使,煽動)

loŋ^{11} kau^{52} sã^{33}(sio^{33}) ka^{33} (唆狗相咬)

lu^{52} 汝(你)

gua^{52} kaʔ^{3} lu^{52} 我與汝

lu^{14} e^{3} tsu^{55} 你的書

lu^{52} 女

lam^{11} lu^{52} 男女

lu^{14} hak^{11} hau^{33} 女學校

—— kaŋ^{55} 女工

lu^{52} 旅

lu^{14} hiŋ^{14} 旅行

—— hui^{11} 旅費

lu^{11}

lu^{52} tsiũ^{33} (摩擦以止癢,引申爲煩躁之義)

lu^{33} 慮

kʻo^{14} lu^{33} 考慮

lua^{33} (多麼)

lua^{11} tua^{33} (多大)

—— tsue^{33} (多少)

lua^{33} 賴

bu^{11} lua^{33} (推賴)

lua^{33} laŋ^{11} 賴人

luaʔ^{33} 辣

luaʔ^{33}

lua^{11} tʻau^{11} mŋ^{14} 梳理頭髮

luan^{14} 戀

sit^{44} luan^{14} 失戀

luan^{11} ai^{11} 戀愛

luan^{33} 亂

tso^{52} luan^{33} 作亂

luan^{11} koŋ^{52} 亂講

—— tsʻau^{33} tsʻau^{55} (亂貌)

lue^{14} 犂

gu^{11} lue^{14} 牛犂(牛與犂總稱)

lue^{11} hŋ^{14} 犂園(犂地)

lui^{14} 雷

tan^{11} lui^{14} (鳴雷)

lui^{11} koŋ^{55} 雷公

lui^{52} 蕊

hue^{33} lui^{52} 花蕊(花朵)

lui^{11}

sã^{33} lui^{52} tʻui^{11} (相輪替)

n

naʔ^{42}

na^{52} pʻĩ^{33} (形容鼻子低)

—— naʔ^{42} (凹貌)

nai^{55}

sai^{33} nai^{55} (撒嬌)

nau^{52} 腦

tʻau^{11} nau^{52} 頭腦

nau^{14} tsʻe^{52} 腦(髓)(腦汁)

nau^{52} 惱

au^{52} nau^{52} 懊惱

nau^{33} 鬧

tsʻau^{14} nau^{33} 吵鬧

nau^{11} kiau^{52} (鬧賭博喻吵擾工作)

—— tai^{14} 鬧台(開戲前之樂奏)

—— tã^{11} 鬧檔

mauʔ^{42} 大口咬

nĩ^{55}

gu^{11} nĩ^{55} 牛(奶)

tsʻiu^{11}—— 樹(奶)(橡皮筋)

nĩ^{14}

nĩ^{11} be^{52} 年尾

—— he^{11} 年歲

—— ki^{52} 年紀

—— tue^{52} 年底

nĩ^{14} (嫩果)

paŋ^{52} nĩ^{14} （結嫩果）

nĩ^{52} 染

nĩ^{14} siek^{42} （染色）

—— liau^{33} （染料）

nĩ^{52} (lui^{52})

tsit^{11} nĩ^{14} hue^{55} （一朵花）

niʔ^{42}

ni^{52} kʻa^{33} be^{52} （以脚尖站立，以期高）

niʔ^{33} （快拿）

niã^{14} 娘

niã^{52} 嶺

niã^{52} 領

tsit^{11} niã^{14} sã^{55} 一領衫（一件衣服）

niã^{14} tsĩ^{14} 領錢

po^{14} niã^{52} 保領（保證）

niã^{33}

kʻa^{33} tsia^{52} niã^{33} （背脊）

niau^{55} 貓

o^{33} niau^{55} 烏貓（讚美姑娘漂亮）

niau^{33} siŋ^{11} 貓性（性情謹慎，近於小氣）

niau^{55}

niau^{33} pe^{11} pe^{14} （縐而不平貌）

niau^{33} niau^{55} （縐貌）

niũ^{14} 量

niũ^{11} taŋ^{33} 量重物

—— tsʻa^{14} 量柴（稱柴之重）

niũ^{14} 娘

ko^{33} niũ^{14} 姑娘

sin^{33} —— 新娘

niũ^{14} 糧

bi^{14} niũ^{14} 米糧

niũ^{11} tsʻau^{52} 糧草

niũ^{33} 量

niũ^{33} 讓

niũ^{33} laŋ^{11} 讓人

nuã^{52}

nuã^{14} iam^{14} （揉以鹽）

—— sã^{33} kʻo^{11} （揉洗衣服）

nuã^{33}

kue^{33} nuã^{33} 小母鷄

nuã^{33} 爛

tsu^{14} siũ^{33} nuã^{33} （煮得過爛）

nuã^{11} he^{11} heʔ^{33} （爛貌）

—— kue^{55} 爛瓜（醬菜之一種）

—— nuã^{33} 爛爛（破爛貌）

nuã^{33} （口水）

lau^{11} nuã^{33} （流口水，垂涎）

tʻun^{33} —— （心急之狀）

nuã^{11} tsʻiu^{55} （唾沫）

nŋ̩^{14} 瓤

paŋ^{33} kue^{33} nŋ̩^{14} （瓜瓤）

nŋ̩^{52} 軟

nŋ̩^{14} sim^{55} 軟心

—— kau^{11} kauʔ^{33}

—— ko^{11} ko^{14} } （軟貌）

—— sio^{11} sio^{14}

nŋ̩^{11}

nŋ̩^{52} poŋ^{11} kʻaŋ^{55} （鑽隧道）

—— pʻaŋ^{33} （鑽縫）

nŋ̩^{33} 二

nŋ̩^{11} liap^{33} 二粒

nŋ̩^{33} 卵

kue^{33} nŋ̩^{33} 鷄卵

nŋ̩^{11} dzin^{14} 卵仁（蛋黃）

—— tsʻiŋ^{55} 卵青（蛋白）

ts

tsa^{55} □

tsa^{33} bo^{52} （女人之通稱，又稱妓女之類）

—— po^{33} （男子）

tsa^{55}

tsa^{33} hŋ̩^{55} （昨日也）

tsa^{52} 早

ko^{14} tsa^{52} 古早（昔，以前）

tsa^{11} 詐

kan^{33} tsa^{11} 奸詐

tsã^{52} □

tsã^{52}iũ^{33}	怎樣
tsai^{55}	栽
tsai^{33} pe^{14}	栽培
tsai^{55}	知
m̩^{11} tsai^{55}(33)(iã^{52})(不知)	
tsai^{14}	才
siu^{14} tsai^{14}	秀才
tsai^{14}	財
huat^{44} tsai^{14}	發財
tsai^{11}	臍
to^{11} tsai^{11}	肚臍
tsai^{33}	在
hen^{11} tsai^{33}	現在
sit^{11}——	實在
so^{14}——	所在(地方)
tsam^{55}	針
tsiŋ^{33} tsam^{35}	穿線過針
tsan^{14}	殘
tsan^{11} gik^{33}	殘虐
tsaŋ^{11}	粽
kĩ^{33} tsaŋ^{11}	鹹粽
tsap^{33}	十
pue^{52} tsap^{33}	八十
tsap^{11} pueʔ^{42}	十八
tsat^{42}	節
ŋau^{11} tsat^{42}	藕節
tsau^{52}	走
liu^{55} tsau^{11}	溜走
tsau^{52}	蚤
ka^{33} tsau^{52}	(跳蚤)
tse^{11}	制
han^{11} tse^{11}	限制
ʔap^{44} tse^{11}	壓制
tse^{33}	坐
tse^{11} ta^{52} taʔ^{42}	(坐得甚靠近)
tsen^{52}	剪
ka^{33} tsen^{52}	鉸剪
tsŋ̍^{55}	粧
ke^{52} tsŋ̍^{55}	嫁粧
tsŋ̍^{55}	磚
p'o^{33} tsŋ̍^{55}	舖磚
tsŋ̍^{14} a^{3} io^{14}	磚仔窑
tset^{42}	折
iau^{33} tset^{42}	夭折
k'iok^{44} tset^{42}	曲折
tsi^{52}	姊
bo^{14} tua^{11} tsi^{52}	口大姊(妻之年歲比夫長)
tsi^{52}	指
tsi^{14} hui^{55}	指揮
tsi^{52}	子
len^{11} tsi^{52}	蓮子
ke^{14} tsi^{52}	菓子(水果類)
tsi^{52}	止
kim^{52} tsi^{52}	禁止
at^{44}——	遏止
tsi^{11}	志
lip^{11} tsi^{11}	立志
tsiʔ^{33}	折
at^{44} tsi^{11}	(折斷)
au^{52} tsi^{11}	拗折(曲之而使斷折也)
p'a^{52} tsi^{11} ko^{14} pĩ^{11}	拍折鼓柄
tsĩ^{14}	錢
niã^{14} tsĩ^{14}	領錢
pen^{14} tsĩ	(騙錢)
tsĩ^{11}	箭
sia^{11} tsĩ^{11}	射箭
tsia^{52}	者
huan^{11} tsia^{52}	患者
tsia^{52}	蔗
kam^{33} tsia^{52}	甘蔗
tsiã^{55}	正
tsiã^{33} geʔ^{33}	正月
tsiã^{14}	成
m̩^{11} tsiã^{11} kau^{14}	不成猴(罵人之語)
tsiaʔ^{42}	隻
kui^{33} tsiaʔ^{42}	(整隻,整個……)

tsiaʔ^{33}	□
k'it^{44} tsiaʔ^{33}	乞食
tsia^{11} pa^{52}	吃飽
tsiau^{52}	鳥
tsiau^{11}	照
pai^{11} tsiau^{11}	牌照
tsiau^{52} sit^{33} koŋ^{52}	……照實講……
tsiek^{42}	燭
la^{11} tsiek^{42}	臘燭
tsiek^{42}	叔
tsiek^{44} pe^{14} hiã^{33} ti^{33}	叔伯兄弟(堂兄弟)
tsiek^{42}	則
kui^{33} tsiek^{42}	規則
tsieŋ^{55}	鐘
go^{11} hun^{33} tsieŋ^{55}	五分鐘
tsieŋ^{55}	增
tsieŋ^{33} ka^{55}	增加
tsin^{55}	眞
tsin^{33} kioŋ^{14}	眞强(很强)
tsin^{11}	進
tsin^{52} po^{33}	進步
tsiŋ^{55}	鐘
si^{11} tsiŋ^{55} tan^{14}	(時鐘響)
tsiŋ^{14}	情
pok^{11} tsiŋ^{14}	薄情
tsiŋ^{11} guan^{33}	情願
tsiŋ^{14}	前
tsiŋ^{11} p'ue^{11}	前配
tsiŋ^{11}	正
kai^{14} tsiŋ^{11}	改正
tsiŋ^{52} kiŋ^{55}	正經
tsiŋ^{11}	證
po^{14} tsiŋ^{11}	保證
tsio^{55}	招
tsio^{33} aŋ^{55}	招(女婿)
—— ho^{55}	招呼(相率,小兄弟姊妹及朋友間)
—— kun^{55} bue^{14} be^{52}	招軍買馬
tsio^{33}	石
po^{14} tsio^{33}	寶石
tsio^{11} pi^{55}	石碑
tsio^{11} t'au^{14}	石頭
tsiok^{42}	祝
k'iŋ^{52} tsiok^{42}	慶祝
tsiok^{42}	足
tsiok^{44} kã^{52}	足敢(眞敢)
tsioŋ^{55}	將
tsioŋ^{33} kun^{55}	將軍
tsioŋ^{11}	衆
kun^{11} tsioŋ^{11}	羣衆
tsit^{33}	一
tsit^{11} piŋ^{14}	一平(一半)
tsit^{42}	職
tsit^{44} giap^{33}	職業
tsiu^{55}	洲
au^{33} tsiu^{55}	歐洲
tsiu^{55}	睭
bak^{11} ——	目睭(眼睛)
tsiu^{52}	守
tsiu^{14} kũã^{52}	守寡
tsiu^{52}	酒
tsiu^{14} kan^{55}	酒矸
—— pan^{14}	酒瓶
tsiu^{11}	蛀
tsiu^{52} ku^{55}	蛀龜(米蟲)
tso^{52}	祖
put^{11} tso^{52}	佛祖
tso^{52}	左
tso^{14} iu^{33}	左右
tso(ʔ)$^{52(33)}$	做
ho^{11} tso(ʔ)$^{55(33)}$	號做～(叫做～)
tsoŋ^{55}	裝
hok^{11} tsoŋ^{55}	服裝
tsoŋ^{11}	葬
bai^{11} tsoŋ^{11}	埋葬
tsoŋ^{33}	臟
sim^{33} tsoŋ^{33} kioŋ^{14}	心臟强(膽子大)
tsu^{55}	資
tsu^{33} pun^{52}	資本

tsu^{55}	朱
tsu^{33} se^{33} ki^{11}	朱砂痣
tsu^{55}	書
t'ak^{11} tsu^{55}	讀書
ka^{52}——	教書
tsu^{33} paŋ^{14}	書房
—— te^{33}	書袋
tsu^{14}	薯
pu^{11} han^{33} tsu^{14}	(烤甘薯)
tsu^{52}	子
lam^{11} tsu^{14} han^{11}	男子漢
tsu^{52}	煑
tsu^{14} siũ^{33} nuã^{33}	(煑得過爛)
tsu^{11}	注
tsu^{52} i^{11}	注意
—— sia^{33}	注射(打針)
tsu^{33}	自
tsu^{11} ki^{52}	自己
—— sat^{42}	自殺
—— toŋ^{11} ts'ia^{55}	自動車(汽車)
tsua^{52}	紙
mi^{14} a^{33} tsua^{52}	棉仔紙(衛生紙)
gun^{11}——	銀紙(紙錢)
pe^{52}——	(以紙糊壁)
ts'o^{33}——	粗紙(竹絲製大便紙)
tsua^{14} kue$^{11(14)}$ a^{3}	纸盒子
tsuan^{52}	轉
tsuan^{14} pen^{11}	轉變
tsuat^{33}	絶
tsuat^{11} kau^{55}	絶交
tsue^{11}	做
tsue^{52} bak^{33}	做木(木匠)
—— ki^{33}	做忌(祭祀)
—— (tso^{52}) p'uã^{33}	做伴
tsue^{11}	最
tsue^{52} kun^{33}	最近
tsue^{33}	罪
huan^{11} tsue^{33}	犯罪
tsue^{11} ok^{42}	罪惡
tsue^{33}	多
lua^{11} tsue^{33}	(多少)
tsui^{52}	水
p'aŋ^{33} tsui^{52}	芳水(香水)
piŋ^{33}——	冰水
tsui^{14} pit^{42}	水筆
tsui^{33}	醉
ba^{11} tsui^{11}	麻醉
pa^{52} ko^{33} tsui^{33}	飽醉(很飽)
tsun^{55}	尊
tsun^{33} giam^{14}	尊嚴
tsun^{14}	船
piŋ^{33} tsun^{14}	兵船
tsun^{52}	准
in^{14} tsun^{52}	允准
p'ue^{33}——	批准

ts'

ts'a^{55}	差
ts'a^{11} pet^{55}	差别
ts'a^{14}	査
ts'a^{14}	柴
p'ua^{52} ts'a^{14}	破柴(劈柴)
ts'a^{52}	炒
ts'a^{14} t'o^{11} tau^{33}	炒土豆(炒花生)
ts'aʔ^{42}	插
ts'a^{52} ki^{14}	插旗
—— hue^{55}	插花
ts'ai^{14}	裁
tok^{11} ts'ai^{14}	獨裁
ts'ai^{11} hoŋ^{14}	裁縫
ts'ai^{52}	彩
ŋo^{14} ts'ai^{52}	五彩
pat^{33} sen^{33} ts'ai^{52}	八仙彩
ts'ai^{52}	
bo^{11} ts'ai^{52}	(可惜)
ts'ai^{11}	菜
ts'ĩ^{33} ts'ai^{11}	青菜
tsia(?)^{11} ts'ai^{11}	吃菜(吃齋)

tsʻai^{33} （置，暨）

tsʻak^{33} （刺也）

tsʻi^{52} tsʻak^{33}（因悶熱等，如身上有刺或聽了不高興）

tsʻam^{55} 參，摻

tsʻam^{33} ka^{55} 參加

—— sioŋ^{14} 參評（商量）

—— tʻŋ^{14} 摻糖（加糖）

tsʻam^{14} 蠶

tsʻam^{52} 慘

tsʻĩ^{33} tsʻam^{52} 悽慘

tsʻan^{55} （呻吟）

kʻau^{52} tsʻan^{55} （哀訴自己做不了或過不去）

tsʻan^{14} （田）

tsʻan^{11} hŋ^{14} 田園

tsʻan^{52} （拂也）

tsʻaŋ^{55} 葱

tsʻaŋ^{33} tʻau^{14} 葱頭

hoŋ^{33} tsʻaŋ^{55} （洋葱）

tsʻaŋ^{11} （藏匿）

tsʻap^{42} （參與）

tsʻap^{44} tsʻui^{11} （插嘴）

tsʻat^{42} 漆

iu^{11} tsʻat^{42} 油漆

tsʻat^{33} （賊）

pe^{11} tsʻat^{33} 白賊（說謊）

tsue^{52} tsʻat^{3} （做賊）

tsʻat^{11} kʻa^{11} tsʻat^{11} tsʻiu^{52}（賊手賊脚）

tsʻat^{14} a^{3} 賊子

tsʻau^{55} 抄

tsʻau^{33} siau^{11} （抄帳）

tsʻau^{55} 操

tsʻau^{33} len^{33} 操練

tsʻau^{14} （移動）

tsʻau^{52} 草

sen^{11} tsʻau^{52} 仙草

tsʻau^{11} 臭

tsʻau^{52} bi^{33} 臭味

tsʻe^{55} 妻

ok^{44} tsʻe^{55} get^{11} tsu^{52} bu^{11} huat^{42} kʻo^{14} ti^{33} 惡妻孽子無法可治

tsʻe^{55} 差

tsʻe^{33} laŋ^{14} 差人

tsʻe^{33} gu^{14} tsʻe^{33} kau^{52} m^{11} tat^{11} tio^{11} ka^{33} ki^{33} tsau^{52} 差牛差狗不值得自己走

tsʻe^{55} （喇叭）

pun^{11} tsʻe^{55} （吹喇叭）

tsʻe^{55} 炊（蒸）

tsʻe^{33} ke^{52} （蒸糖糕）

tsʻe^{11} 脆

tsʻe^{33} （找尋）

bi(?)^{52} sio^{33} tsʻe^{33} （捉迷藏）

tsʻeʔ^{33} 册

tsʻen^{55} 遷

tsʻen^{33} i^{14} 遷移

tsʻen^{55} 千

tsʻen^{33} li^{52} 千里

tsʻen^{14} （拖延，耽擱）

tsʻen^{11} si^{11} kan^{55} （拖延時間）

tsʻen^{52} 淺

tsʻet^{42} 切

tsʻet^{44} sit^{33} 切實

tsʻi^{11} 刺

tsʻi^{33} 飼

tsʻi^{11} kue^{55} 飼鷄（養鷄）

tsʻi^{33} 市

tsʻai^{52} tsʻi^{33} 菜市

tsʻi^{11} kue^{55} 市街

tsʻĩ^{55} 青

tsʻi^{33} siek^{42} 青色

—— tsʻai^{11} 青菜

tsʻĩ^{55} 星

he^{14} tsʻi^{55} 火星（火花）

kim^{33} —— 金星

tsʻĩ^{52} 醒

tsʻiʔ^{33} （口吃）

tsʻiʔ^{33} （壓）

tsʻi(?)^{11} tiau^{14} le^{3} （壓住）

ts‘ia^{55}	（推）
ts‘ia^{55} to^{3}	（推倒）
ts‘ia^{55}	（車）
tsu^{11} toŋ^{11} ts‘ia^{55}	自動車（汽車）
ts‘ia^{33} he^{11}	車貨（以車運貨）
ts‘ia^{14}	斜
ts‘ĩa^{52}	請
ts‘ĩa^{14} laŋ^{11} k‘eʔ^{42}	請人客
ts‘ĩa^{11}	倩（雇用）（請人代做）
ts‘iã^{52} tsu^{14} pŋ^{33} e^{3}	（雇用煮飯的人）
ts‘iaʔ^{42}	赤
ts‘ia(ʔ)^{52} t‘o^{14}	（赤土，紅褐色土）
ts‘iaʔ^{42}	（刺）
ts‘ia(ʔ)^{42} huiʔ^{42}	（殺畜牲刺之或割之取其血）
—— tsa^{33} bo^{52}	（潑辣婦）
ts‘iam^{55}	簽
t‘iu^{33} ts‘iam^{55}	抽簽
han^{33} tsu^{11} ts‘iam^{55}	（地瓜絲）
ts‘iaŋ^{52}	（獨脚跳）
ts‘iau^{55}	（搜查）
ts‘iau^{33} hiŋ^{11} li^{52}	（搜行李）
ts‘iau^{55}	（混合）
ts‘iau^{33} sua^{55}	（混之以沙）
ts‘iek^{42}	（米殼）
ts‘iek^{44} a^{3}	（米殼）
ts‘iek^{42}	測
ts‘iek^{44} lioŋ^{33}	測量
ts‘iek^{33}	（上下搖動）
ts‘im^{55}	深
ts‘im^{33} tsui^{52}	深水
ts‘in^{55}	親
ts‘in^{33} tsiã^{14}	（親戚）
—— ts‘et^{42}	（親切）
—— ts‘iũ^{33}	親像（相似，好像）
ts‘in^{11}	（稱物之重或秤）
ts‘in^{44} a^{3}	（秤）
ts‘in^{52} taŋ^{33}	（稱其重）
ts‘in^{11}	（涼）
ts‘io^{33} ts‘in^{11}	（涼快）
ts‘in^{52} pŋ^{33}	（冷飯）
ts‘iŋ^{55}	清
ts‘iŋ^{33} biu^{55}	（清潔，清爽）
—— ket^{33}	清潔（可用爲動詞）
ts‘iŋ^{52}	請
siŋ^{33} ts‘iŋ^{52}	申請
ts‘iŋ^{14} kiu^{14}	請求
ts‘iŋ^{33}	（穿）
ts‘iŋ^{11} sã^{55}	（穿衣服）
ts‘io^{11}	笑
ts‘io^{52} si^{14} laŋ^{14}	笑死人
ts‘io^{33}	（照明）
ts‘io^{11} he^{52}	（借火光捕獲海產）
ts‘ioʔ^{33}	蓆
ts‘au^{14} ts‘ioʔ^{33}	草蓆
ts‘io(ʔ)^{11} bin^{33}	蓆面
ts‘ioʔ^{42}	尺
t‘i^{52} ts‘ioʔ^{42}	鐵尺
ts‘io^{52} puã^{11}	尺半
ts‘iok^{33}	（蹂躪）
ts‘ioŋ^{55}	衝
ts‘ioŋ^{33} tut^{55}	衝突
ts‘ioŋ^{55}	沖
ts‘ioŋ^{33} huan^{33}	沖犯
ts‘it^{42}	（擦）
ts‘it^{44} p‘e^{11} ue^{14}	（擦皮鞋）
ts‘it^{42}	七
ts‘it^{44} siaʔ^{33}	（七夕）
ts‘iu^{55}	鬚
ts‘ui^{52} ts‘iu^{55}	嘴鬚（鬍鬚）
ho^{11} ——	（多毛鬚）
ts‘iu^{55}	秋
ts‘iu^{33} t‘ĩ^{55}	秋天
ts‘iu^{14}	愁
iu^{33} ts‘iu^{14}	憂愁
ts‘iu^{52}	手
ts‘iu^{14} puã^{14}	手盤（手掌）

—— ts‘i^{52}	手指(戒指)
—— lo^{33}	手路(技術)
kiŋ^{33} ts‘iu^{52}	經手
ts‘iu^{33}	樹
ts‘iu^{11} tsaŋ^{14}	(樹株)
—— t‘au^{14}	樹頭
ts‘o^{55}	粗
ts‘o^{33} ts‘ai^{11}	粗菜
—— ioŋ^{52}	粗勇(堅牢)
ts‘o^{55}	初
k‘i^{14} ts‘o^{55}	起初
ts‘o^{33} hoŋ^{14}	初逢(初時)
ts‘o^{52}	草
lo^{14} ts‘o^{52}	(潦草,隨便)
ts‘o^{14} dzi^{33}	草字
ts‘o^{52}	楚
ts‘iŋ^{33} ts‘o^{52}	清楚
ts‘o^{52}	礎
ki^{33} ts‘o^{52}	基礎
ts‘o^{11}	錯
ts‘o^{52} go^{33}	錯誤
ts‘o^{11}	糙
ts‘o^{52} bi^{52}	糙米
ts‘o^{11}	醋
ts‘ia(ʔ)^{11} ts‘o^{11}	吃醋
ts‘o^{11}	(砍)
ts‘o^{52} ts‘a^{14}	(砍柴)
ts‘oʔ^{42}	(咒罵)
ts‘ok^{42}	(範圍,一部分)
tsit^{11} ts‘ok^{42}	(一處)
ts‘oŋ^{55}	聰
ts‘oŋ^{33} biŋ^{14}	聰明
ts‘u^{52}	鼠
niau^{14} ts‘u^{52}	(老鼠)
ts‘u^{52}	取
ts‘u^{52} li^{11} pen^{33}	取利便(揀省事的)
ts‘u^{11}	厝
ts‘u^{52} au^{33}	厝後(屋後)
ts‘u^{11}	次
ts‘ua^{33}	(娶)
ts‘ua^{11} bo^{52}	(娶妻)
—— gin^{14} a^{3}	(帶小孩)
—— sin^{33} niu^{14}	(娶新娘)
ts‘uaʔ^{42}	(害怕,戰慄)
ts‘uaʔ^{42}	(斜,歪)
ts‘uan^{52}	喘
ts‘uan^{14} tua^{11} k‘ui^{11}	喘大氣(歎息)
ts‘ŋ^{55}	穿
ts‘ŋ^{33} { tsam^{55} / suã^{11} }	穿線過針
ts‘ŋ^{55}	倉
ts‘ŋ^{33} k‘o^{11}	倉庫
ts‘ŋ^{14}	床
bin^{11} ts‘ŋ^{14}	(床)
ts‘ŋ^{11} bo^{52}	床母
—— p‘o^{55}	(床舖)

dz

dzit^{33}	日
iam^{11} dzit^{33}	炎日
k‘uã^{52} ——	看日(找好日子)
dzit^{11} t‘au^{14}	日頭(太陽)
dzit^{33} tau^{11}	(日近午)
—— si^{3}	日時(白天)
dzuaʔ^{33}	熱
dzua^{11} t‘ĩ^{55}	熱天(夏天)
hio^{52} dzuaʔ^{33}	歇熱(暑熱)

s

sa^{55}	(攫)
o^{33} pe^{11} sa^{55}	(亂拿)
sa^{33} le^{33} tsau^{52}	(攫走)
sa^{11}	
iau^{33} sa^{52} sa^{11}	(很餓)
sã^{55}	三
sã^{33} tsiaʔ^{42}	三(隻)
sã^{55}	衫
lai^{11} sã^{55}	內衫
tŋ^{11} ——	長衫

sã^{33} k'o^{11}	衫褲(衣服)
—— a^{3} ku^{55}	衫仔裾
sã^{55} (sio^{55})	相
sã^{33} kĩ^{33}	相見
—— p'a^{52}	(打架)
—— ts'e^{33}	(相找)
sã^{11}	
sã^{52} dzit^{33}	(晒到太陽)
sai^{55}	西
sai^{33} mŋ^{14}	西門
—— pak^{44} ho^{33}	西北雨(陣雨)
sai^{55}	獅
sai^{55}	師
sai^{33}(su^{33}) hu^{33}	師傅
sai^{33}	私
sai^{33} k'ia^{55}	(私有物)
sai^{52}	駛
sai^{14} tsun^{14}	駛船
sai^{52}	
e^{11}(ue^{11}) sai^{52} le^{3}	可以
sai^{52}	屎
kau^{14} sai^{52}	狗屎
sai^{14} t'aŋ^{52}	屎桶
sai^{52}	使
sai^{11}	婿
kiã^{14} sai^{11}	(女婿)
sai^{11}	賽
pi^{14} sai^{11}	比賽
sai^{33}	侍
hok^{11} sai^{33}	服侍
sak^{42}	(推也)
sak^{44} tsun^{14}	(推船)
sam^{55}	杉
sam^{35} a^{3} ts'a^{14}	杉仔柴(杉木料)
—— haŋ^{14}	杉行(木料行)
sam^{55}	三(讀音)
sam^{33} t'iu^{33} t'iu^{55} su^{52} pue^{11} pue^{33}	三抽抽四拔拔(不整齊,不齊同貌)
sam^{55}	
lam^{11} sam^{52}	(隨便)
sam^{52}	
sam^{14} io^{11} hum^{52}	(敷上藥粉)
sam^{11}	(以掌打頭部)
san^{55}	刪
san^{33} lo^{11} sue^{52}	(刪高粱苗)
san^{52}	
san^{14} t'iu^{55}	(瘦長貌)
san^{11}	
san^{52} ts'ia^{11}	(赤貧,貧寒)
saŋ^{55}	鬆
k'in^{33} saŋ^{55}	輕鬆
saŋ^{11}	送
saŋ^{52} pet^{33}	送別
sat^{42}	殺
tsu^{11} sat^{42}	自殺
sat^{42}	虱
bat^{11} sat^{42}	(木)虱(臭蟲)
sat^{52} bo^{52}	虱母
sau^{11}	掃
sau^{52} te^{11}	掃地
se^{55}	紗
pe^{11} se^{55}	白紗(白線)
mĩ^{11} ——	綿紗
se^{11}	勢
se^{52} t'au^{14}	勢頭(權勢,有辦法)
seʔ^{42}	洒
se^{52} t'o^{14}	洒(土)
seʔ^{33}	(轉)
mua^{14} kue^{33} se^{33}	(滿街走)
sen^{55}	仙
sen^{33} t'o^{14}	仙桃
sen^{55}	先
iu^{33} sen^{55}	優先
sen^{33} sĩ^{55}	先生
sen^{52}	
sen^{14} t'au^{14}	(錢)
sen^{11}	
sen^{52} ts'ui^{52} p'ue^{52}	(打耳光)

sen^{33} 善

sen^{33}

bue^{11} sen^{33} bue^{11} ia^{11} (不倦,不厭)

sŋ^{55} 酸

ts'au^{52} sŋ^{55} 臭酸

sŋ^{33} giu^{52} giuʔ^{42} (酸)

sŋ^{55} 霜

sŋ^{33} sueʔ^{42} 霜雪

sŋ^{55} 桑

sŋ^{33} sui^{14} 桑(葚)

sŋ^{14} (大蒸籠)

laŋ^{11} sŋ^{14} (蒸糖糕用的竹編器)

(tsit^{11}) sŋ^{14} (模型等印出的個體)

sŋ^{52}

koŋ^{14} sŋ^{52} e^{3} (講玩的)

sŋ^{52} 損

sŋ^{14} sit^{42} 損失

—— tŋ^{33} (損毀,浪費)

sŋ^{11} 算

ke^{52} sŋ^{11} 計算

ts'iŋ^{33} —— 清算

sŋ^{52} puã^{14} 算盤

—— siau^{11} (算賬)

sŋ^{11}

sŋ^{52} p'ĩ^{33} (急吸鼻)

set^{42} 設

ken^{52} set^{42} 建設

set^{44} huat^{42} 設法

sia^{55} 賒

sia^{33} he^{11} 賒貨

sia^{52} 寫

sia^{52} dzi^{33} 寫字

sia^{11} 瀉

sia^{11} 射

tsu^{52} sia^{33} 注射(打針)

sia^{11} tsĩ^{11} 射箭

siã^{55} 聲

miã^{11} siã^{55} 名聲

hoŋ^{33} —— 風聲

siã^{33} im^{55} 聲音

—— seʔ^{42} 聲息

siã^{14} 城

siã^{11} ts'i^{33} 城市

kiã^{33} siã^{14} 京城

siã^{14} (以餌誘之)

siã^{11} sio^{52} kŋ^{52} (釣烏賊)

siã^{11} (靈也,靈驗)

siaʔ^{42} 削

sia^{52} p'e^{14} 削皮

k'au^{33} siaʔ^{42} 摳削(挖苦)

siak^{42}

siak^{42} si^{11} (跌死)

siak^{44} mi^{11} kiã^{33} –物件(故意摔東西)

siam^{14} 尋(長度,張手時兩手尖間的距離爲一尋)

sã^{33} siam^{14} 三尋

siam^{11} k'uã^{52} bai^{33} le^{3} (用爲動詞,用手量量看)

siam^{52} 閃

k'a^{44} siam^{52} le^{3} (讓開點)

siam^{52} (偏僻,如牆角等風吹不到)

tsit^{33} ui^{33} tsin^{33} siam^{52} (謂此地眞偏僻,風吹不到或不爲人所見)

siam^{52} hoŋ^{55} (避風)

siam^{11} (不一下就放出或拿出,慢慢做)

siam^{33} sai^{52} (不舒服時不期而洩出大便)

siam^{11} tsit^{33} e^{3} siam^{11} tsit^{33} e^{3} (慢慢放出或拿出)

siap^{42} 澀

siap^{33} kuaĩ^{33} kuaĩ^{33} (澀得很)

siap^{42} 楔(動詞,用時即以物擠入小洞之義)

hen^{52} piŋ^{33} siap^{33} a^{3} 憲兵楔仔(憲兵走狗或小憲兵)

siap^{33} 洩

lau^{11} siap^{33} 漏洩

siap^{11} tsui^{52} 洩水

siau^{55} 消

ts'u^{52} siau^{55} 取消
siau^{33} hui^{11} 消費
—— hoŋ^{55} 消風(漏氣)
—— hua^{11} 消化
—— san^{52} 消瘦

siau^{52}
siau^{52} laŋ^{14} (傻東西,輕責對話人之不該)
siau^{52} tsa^{33} bo^{52} (罵女人之語,有輕狂之意)

sik^{42}
sim^{33} sik^{42} (很有趣)

sik^{42} 色(又果菜雖未熟而已接近)
sik^{44} ts'ai^{52} 色彩
—— ti^{11} 色致(色様)

sik^{42} (聰明)
sik^{44} kui^{52} (聰明的小鬼)

sik^{42} 式
gi^{11} sik^{42} 儀式
hoŋ^{33} —— 方式

sik^{33} 熟(生物之煑熟或果物之熟)
tsu^{14} sik^{33} 煑熟
sik^{11} baʔ^{42} 熟肉
sik^{11} lau^{52} lau^{11} (食物燒得甚熟,或熟得變軟)

sik^{33} 食
niũ^{11} sik^{33} 糧食
sik^{11} tŋ^{14} 食堂

sio^{55} 燒
sio^{33} tsiu^{52} 燒酒(酒)
—— tsui^{52} 燒水(熱水)
—— sio^{55} 燒燒(熱熱的)
—— —— k'u^{11} 燒燒去(燒掉)

sio^{14}
sio^{14} tse^{11} sio^{14} tse^{11} (謂行動遲鈍貌)
sio^{11} sio^{14} (謂沮喪貌)

sio^{52} 小
tua^{11} sio^{52} 大小
sio^{52} hak^{33} 小學
—— k'ua^{52} (稍微)

sioʔ^{42} 惜
k'o^{52} sioʔ^{42} 可惜

sioʔ^{33}
sio^{11} sioʔ^{33} (物質變質而粘濕貌)

siok^{33} (便宜)
siok^{11} he^{11} (便宜貨)

sip^{42} 濕
tiau^{14} sip^{42} 着濕(非因自然水濕而是吸收空氣中之濕氣而漸濕)
sip^{44} ki^{11} 濕氣
sip^{44} sip^{42} 濕濕(微濕貌)

sit^{42} 息
hiu^{33} sit^{42} 休息
li^{11} —— 利息

sit^{42} 熄
sit^{44} ten^{33} 熄電(停電)

sit^{33} 翼

sit^{33} 實
sit^{11} tsai^{33} 實在
su^{11} sit^{33} 事實
tsiau^{14} sit^{33} koŋ^{52} ……照實講……

siu^{55} 修
lau^{11} put^{44} siu^{55} 老不修
siu^{33} li^{52} 修理(或引伸爲管教之意)
—— ioŋ^{52} 修養
—— hiŋ^{33} 修行

siu^{14} 泅(游泳)

siu^{11} 秀
iu^{33} siu^{11} 優秀
siu^{52} tsai^{14} 秀才

siu^{11} 繡
siu^{52} hue^{55} 繡花

siu^{11} 受
siu^{11} k'i^{11} 受氣

siu^{33} 收
but^{14} siu^{55} 没收
siu^{33} sip^{33} 收拾(引伸爲對動物或人之整理)
siu^{33} siŋ^{14} 收成
siu^{33} tã^{11} 收擔(歇業,引伸爲洗手不幹之義)
—— k'a^{55} (洗手不幹)

siũ^{55} （過也）

siũ^{33} tua^{33} （過大）

siũ^{55} 箱

p'e^{11} siũ^{55} 皮箱

siũ^{33} kua^{11} 箱蓋

siũ^{14} （粘液）

siũ^{11} kue^{33} kue^{14} （粘甚也，泥濘不堪）

siu^{33} 想

ɡoŋ^{11} siũ^{33} （妄想，呆想）

so^{55} 搓

so^{33} i^{14} （搓圓子）

so^{14}

si^{14} so^{11} si^{14} so^{14} （蠕動，動作緩慢）

so^{11} so^{14} （動作遲鈍貌）

so^{55} 疏

ts'ĩ^{33} so^{55} 生疏

so^{52} 嫂

hiã^{33} so^{52} 兄嫂

so^{52} 鎖

so^{14} mŋ^{14} 鎖門

—— si^{14} 鎖匙

so^{52} 所

tiũ^{11} so^{52} 場所

so^{14} tsai^{33} 所在（地方）

so^{11}

kip^{44} so^{11} （火急也）

soʔ^{42} 索

ti^{52} soʔ^{42} 鐵索

so^{44} a^{33} 索仔（繩子）

soʔ^{42} （吸也）

so^{52} hun^{55} （抽烟）

sok^{42} 束

iok^{44} sok^{42} 約束（約好）

sok^{44} pak^{44} 束縛

sok^{42} 速

sok^{44} to^{14} 速度

soŋ^{14}

soŋ^{11} soŋ^{14} （土包子貌）

ts'au^{14} tue^{11} soŋ^{14} （土包子）

soŋ^{52} 爽

sim^{33} soŋ^{52} 心爽（舒服）

soŋ^{14} k'uai^{11} 爽快

su^{55} 輸

su^{33} iã^{14} 輸贏（勝負，可用爲動詞，有決勝負之義）

su^{11} 四（讀音）

su^{33} 士

sin^{33} su^{33} 紳士

sua^{55} 沙

hai^{14} sua^{55} 海沙

sua^{33} sap^{42} （問題）

sua^{52} 徙

sua^{14} ui^{33} 徙位

sua^{52} 嗽

sua^{14} k'au^{52} 嗽口

sua^{11} （續）

siŋ^{11} sua^{11} （隨手，順便）

suã^{55} 山

tŋ^{11} suã^{55} 唐山（大陸）

suã^{52} 散

suã^{14} laŋ^{14} 散人

suã^{11} 散

suã^{52} hiŋ^{14} 散漫

—— tin^{33} 散陣（解散）

—— me^{11} meʔ^{33} （散貌）

suã^{11} 線

lo^{11} suã^{11} 路線

mĩ^{11} —— 麵線

suaʔ^{42}

sua^{52} hi^{11} （劇終）

suan^{55} （溜）

liu^{33} suan^{55} （溜走）

suat^{42} 說

siau^{14} suat^{42} 小說

suat^{33} biŋ^{14} 說明

sue^{55} 衰

sue^{33} dziok^{33} 衰弱

—— un^{33} 衰運

sue^{55} 梳

t'au^{11} sue^{55} 頭梳(梳子)

sue^{33} t'au^{14} 梳頭

sue^{52} 洗

sue^{14} ts'iu^{52} 洗手

sue^{11} 細(小)

sue^{52} han^{11} 細漢(個子小)

sueʔ^{42} (塞)

sue^{52} ts'ui^{52} k'i^{52} (塞)嘴齒

sui^{14} 隨

sui^{11} pen^{33} 隨便

—— sin^{33} ……隨身……(馬上,立即)

sui^{14} 垂

sui^{52}

hoŋ^{33} sui^{52} 風水(墳墓之代名)

sui^{52} 美也

sui^{14} sã^{55} (美衣)

sui^{33} 穗

tsit^{11} sui^{33} 一穗

sun^{33} 順

sun^{11} hoŋ^{55} 順風(引伸爲旅行時之餞禮)

sun^{55} 孫

kiã^{14} sun^{55} (子)孫

sun^{52}

u^{11} k'aŋ^{55}(33) bo^{11} sun^{52} (喻荒唐)

sut^{42} (摔)(鞭打)

sut^{33} 術(巧言騙取)

sŋ^{52} sut^{33} 算術

ki^{33}—— 技術

sut^{11} gin^{14} a^{3} (騙小孩)

k

ka^{55} 膠

ka^{33} tsui^{52} 膠水

tam^{14} a^{3} ka^{33} lo^{33} (柏油路)

ka^{55} 加

tsieŋ^{33} ka^{55} 增加

ka^{33} pe^{33} 加倍

ka^{55} (鉸)

ka^{33} tsua^{52} (鉸紙,剪紙)

ka^{33} tsen^{52} 鉸剪 } 剪刀

—— to^{55} 鉸刀 }

ka^{52} (和,一道兒,一塊兒)

ka^{33} i^{33} tsiaʔ^{33} (和他一起吃)

ka^{52} (竹器之類)

ka^{52} (蓋)(闔)

ka^{52} p'e^{33} 蓋被

ka^{52} 絞

lo^{11} si^{33} ka^{52} 螺絲絞(轉螺絲之工具)

bi^{14} ka^{52} 米絞(輾米廠)

ka^{11} 教

ka^{11} gua^{11} 教我

—— i^{11} 教伊(教他)

ka^{52} tsu^{55} 教書

ka^{11} 稀(水分多如稀飯或混沙水之灰、水泥等)

ka^{52} sai^{52} (下痢之便)

ka^{33} (咬)

ho^{11} kau^{52} ka^{33} tio^{3} (給狗咬到)

ka^{11} ts'ui^{52} k'i^{14} kun^{55} 咬嘴齒根(咬緊牙根)

kaʔ^{42} 甲

kaʔ^{42} (猶差遣)

ts'e^{33} kaʔ^{42} (差遣)

kã^{55} 監

kã^{33} gak^{33} 監獄

kã^{33} siũ^{14} 監囚(喻其貪吃)

kã^{55} l(n)i^{11} paŋ^{11} tsu^{11} lai^{11} 監裡放出來(喻貪吃,餓貌)

kã^{52} 敢

m̩^{11} kã^{52} (不敢)

tsiok 44 —— 足敢(眞敢)

kã^{14} si^{52} 敢死(好大膽)

kã^{52} (佔據爲己有)

ã(ia)^{11} bo(be)^{33} tsiaʔ^{42} ia^{11} be^{33} kã^{52} (吃也要佔據)

kai^{55} 該

iŋ^{52}(33) kai^{55} 應該

kai^{33} dzen^{14} 該然

—— si^{52}	該死
kai^{52}	
hioŋ^{11} kai^{14} kai^{52}	(急兇貌)
kai^{52}	改
kai^{14} lioŋ^{14}	改良
—— tsiŋ11	改正
kai^{11}	
kai^{52} siek^{42}	(書圖等着色)
kai^{11}	界
se^{52} kai^{11}	世界
kai^{52} han^{33}	界限
kak^{42}	(禽類之雄種)
a^{52} kak^{42}	雄鴨
kue^{33}——	雄鷄,公鷄
kak^{42}	角
gu^{11} kak^{42}	牛角
sã^{33} kak^{42}	三角
—— kak^{44} lo^{55}	(三角形)
kak^{44} puã^{11}	角半(一角五分)
kak^{33}	(投擲)
het^{44} kak^{33}	(扔掉)
kak^{11} tse^{11} ho^{11} lu^{14} si^{52}	(用物件石頭等"打你個死")
kak^{33}	
k'io^{52} kak^{33}	("完了,沒用了"之義)
kam^{55}	甘
m̩^{11} kam^{55}	(不)甘　捨不得
kam^{33} guan^{33}	甘願(情愿)
—— sim^{55}	甘心
—— tsia^{11}	甘蔗
—— tĩ 55	甘(甜)
kam^{55}	柑
p'oŋ^{52} kam^{55}	(膨、椪)柑(橘子之一種)
kam^{35} a^{3}	柑仔(橘子)
kam^{14}	
kim^{33} kam^{14}	(糖果之一種)
kam^{11} tua^{52} ts'ui^{11}	(含在嘴)
—— tsui^{52}	(含水,含水在嘴,或物品吸含水分)
kam^{52}	感
kam^{14} kiek^{42}	感激

—— sia^{33}	感謝
—— sim^{55}	感心(日語轉來,勤儉可感也)
kam^{52} tio^{3}	感着(受感冒)
tiŋ^{11} kam^{52} bo^{11} i^{55}	重感無醫
kam^{52}	敢(讀音)
ioŋ^{14} kam^{52}	勇敢
kam^{14} a^{3} tio^{11} an^{55} ni^{55}	(也要這樣嗎?"大概不要吧"的口氣)
kan^{55}	奸
han^{52} kan^{55}	漢奸
kan^{33} sin^{14}	奸臣
—— tsa^{11}	奸詐
kan^{33} kan^{33} kui^{14} kui^{52}	奸奸鬼鬼
kan^{55}	矸(瓶)
tsiu^{14} kan^{55}	酒矸
kan^{55}	肩
kan^{33} t'au^{14}	肩頭
kan^{55}	間
si^{11} kan^{55}	時間
tioŋ^{33}——	中間
kan^{33} tiap^{33}	間諜
kan^{52}	揀
kan^{14} suan^{52}	揀選
kan^{52}	(女婢)
tsa ^{33} bo^{14} kan^{52}	(女婢)
taŋ^{55}	工
tŋ^{11} kaŋ^{55}	長工
kaŋ^{33} giap^{33}	工業
—— hu^{55}	工夫
kaŋ^{55}	公(公的,雄的)
kau^{14} kaŋ^{55}	狗公(雄狗)
kaŋ^{55}	江
kaŋ^{52}	講
en^{14} kaŋ^{52}	演講
kaŋ^{52}	港
kaŋ^{14} kĩ 14	港(岸)
kaŋ^{52}	流質類之大小單位
tua^{11} kaŋ^{52}	大～ } 如自來水流之大小
sue^{52}——	小～ }

kaŋ^{33} （猶動也）

kap^{42} 合

sã^{33} kap^{42} 合夥

kap^{44} kui^{33} pun (peŋ)^{52} （合成一本）

kat^{42} 結

p'a^{52} kat^{42} （打結）

kau^{55} 溝

tsui^{14} kau^{55} 水溝

kau^{55} 交

tsuat^{11} kau^{55} 絕交

kau^{33} piŋ^{11} iu^{52} 交朋友

kau^{55} 鈎

kau^{14} 猴

kau^{11} san^{55} a^{55} （猴子）

m̩^{11} tsiã^{11} kau^{14} （無）不成猴（罵人之語）

kau^{52} 九

kau^{52} 狗

o^{33} kau^{52} 烏狗（喻生得或裝得漂亮之男子）

kau^{52} 狡

kau^{14} kuai^{11} 狡怪（頑固不聽話）

kau^{11} 較

ke^{52} kau^{11} 計較

pi^{14}—— 比較

kau^{11} （到）

kau^{52} ki^{14} 到期（滿期）

—— ts'u^{11} 到厝（到家）

kau^{11}

u^{11} kau^{11} 有够（够之意）

kau^{33} 厚

kau^{11} bin^{11} p'e^{14} 厚面皮

—— kaŋ^{55} 厚工

kauʔ^{42} （輾也）

kau^{52} si^{11} （輾斃）

kauʔ^{33}

nŋ̣^{14} kau^{11} kauʔ^{33} （軟貌）

ke^{55} 加（多也）

ke^{33} kiam^{52} 加減（多少）

ke^{55} 家（音 ka^{55} 兩音不能互用）

ke^{33} tĩũ^{52} 家長

ke^{33} po^{14} 家婆（喻多嘴好管閑事者）

ts'in^{33} ke^{55} 親家

ke^{14} （絆）

ke^{11} tiau^{14} le^{3} （絆住，尤以樹枝類）

ke^{52} 菓（年糕）

kiam^{11} ke^{52} 鹹菓

tĩ^{33} ke^{52} 甜菓

ke^{14} tsi^{52} 菓子（水果類）

ke^{52} 假（眞之反義）

ke^{14} iũ^{11} 假（樣）

ke^{52} 架（動詞）

ke^{14} k'a^{55} 架脚（架物脚下使其高）

ke^{11} 計

kan^{33} ke^{11} 奸計

ke^{52} sŋ^{11} 計算

ke^{11} 嫁

p'uã^{11} ke^{11} 伴嫁（女嬪相）

ke^{52} tsŋ^{55} 嫁粧

ke^{11} 架

sã^{33} a^{3} ke^{11} 衫仔架（衣架）

ke^{52} a^{3} tiŋ^{52} 架仔頂（架子上）

ke^{11} 過

kiŋ^{33} ke^{11} 經過

ke^{52} he^{52} 過火

—— sit^{42} 過失

ke^{11} 價

tiŋ^{11} ke^{11} 定價

ke^{52} siau^{11} 價□（價格）

ke^{33} （低也）

ke^{11} lo^{33} （低）路（不精，沒用）

keʔ^{42} 隔

ke^{52} piaʔ^{42} 隔壁

keʔ^{42} 格

dzin^{11} keʔ^{42} 人格

hap^{11}—— 合格

t'e^{14}—— 體格

keʔ^{33} （違拗）

ken^{55} 堅

ken^{33} p'i^{52}	(結疤)
—— kuã^{55}	堅乾(完全乾燥)
ken^{11}	建
ken^{11} set^{42}	建設
ken^{11}	見
huat^{44} ken^{11}	發見
ken^{52} siau^{11}	見羞(害羞)
ken^{33}	健
k'oŋ^{33} ken^{33}	康健
ken^{11} k'oŋ^{55}	健康
ken^{33}	(肫)
ket^{42}	結
t'uan^{11} ket^{42}	團結
ket^{44} tsi^{52}	結子
—— siau^{11}	(結賬)
ket^{33}	潔
ts'iŋ^{33} ket^{33}	清潔
ket^{33}	(飢荒, 吝嗇)
kŋ̍^{55}	扛
kŋ̍^{33} bi^{52}	扛米
kŋ̍^{55}	光
kŋ̍^{33} suã^{11}	光線
kŋ̍^{33} kŋ̍^{55}	光光(微光,精光)
kŋ̍^{52}	捲
tsit^{11} tŋ̍^{52}	一捲
kŋ̍^{14} ts'io$ʔ^{33}$	捲席
kŋ̍^{11}	鋼
kŋ̍^{52} t'i$ʔ^{42}$(sũã)	鋼鐵(線)
kŋ̍^{11}	(鑽)
kŋ̍^{52} t'au^{11} ke^{11}	(鑽過)
—— kui^{33} kũã	(貫成一串)
ki^{55}	機
hue^{33} liŋ^{11} ki^{55}	花能機(飛行機)
是 hui^{33} hiŋ^{11} ki^{55}	之訛(飛機)
t'ai^{11} ki^{55}	待機
ki^{33} k'i^{11}	機器(又訛爲 ke^{33} k'i^{11}者)
—— hue^{33}	機會
ki^{55}	(尖叫聲)
ki^{33} ki^{33} kio^{33}	(尖叫貌)
ki^{55}	枝
ts'a^{11} ki^{55}	柴枝
ki^{55}	技
ki^{11} sut^{33}	技術
ki^{14}	期
hak^{11} ki^{14}	學期
ki^{11} kan^{55}	期間
ki^{14}	奇
kuai^{52} ki^{14}	怪奇(奇怪)
ki^{14}	棋
kiã^{11} ki^{14}	行棋
ki ^{11} kiok^{33}	棋局
si^{14} ki^{14}	死棋(引伸爲完蛋之義)
ki^{14}	旗
kok^{33} ki^{14}	國旗
ki^{11} ko^{55}	旗篙(旗竿)
ki^{52}	指
ki^{14} taŋ^{33} ki^{14} sai^{55}	指東指西
ki^{52}	己
tsu^{11} ki^{52}	自己
ki^{11}	記
dʑit^{11} ki^{11}	日記
ki^{52} liam^{33}	記念
—— siau^{11}	記(賬)
ki^{11}	痣
tsu^{33} se^{33} ki^{11}	朱砂痣
ki^{33}	忌
tsue^{52} ki^{33}	做忌(祭祀)
ki^{33}	
ka^{33} ki^{33}	(自己)
kĩ^{55}	羹
ba^{52} kĩ^{55}	肉羹
k'an^{33} kĩ^{55}	牽羹(放粉使成羹)
kĩ^{55}	飢
kĩ^{33} hŋ̍^{55}	飢荒

kĩ^{55}　（谿）（谷也）
　ts'im^{33} kĩ^{55}　深谿（深谷也）
　kĩ^{33} kau^{55}　谿溝（谷也）
kĩ^{14}　（擁集）
　kĩ^{11} le^{3} k'uã^{11}　（擁集著看）
kĩ^{14}　（岸）
　hai^{14} kĩ^{14}　（海岸）
　kĩ^{14} a^{3}　（岸仔，邊緣）
ki^{52}
　kĩ^{52} tio^{33}　（吃東西鯁住喉嚨，如魚骨等）
kĩ^{11}　（見）
　k'uã^{11} kĩ^{11}　看見
　kĩ^{52} bin^{33}　見面
　—— kut^{42}　見骨（深至看到骨）
kĩ^{33}
　kĩ^{33} tsaŋ^{11}　（鹼）粽
kia^{55}　奇（奇偶之奇）
　kia^{33} so^{11}　奇數
kia^{11}　寄
　kia^{52} p'ue^{55}　寄批（寄信）
kia^{33}　崎（高坡）
　pe^{52} kia^{33}　爬崎
　kia^{11} tiŋ^{52}　崎頂
kiaʔ^{33}　屐
　ts'a^{11} kiaʔ^{33}　木屐
kiã^{55}　驚
　tio^{52} kiã^{55}　着驚（受驚）
　p'a^{52} ts'ĩ^{33} kiã^{55}　拍青驚（使對方覺到而害怕）
　kiã^{55} si^{11}　驚死（誇張之語，吃驚）
　kiã^{33} si^{52}　驚死（怕死）
kiã^{55}　京
　pak^{44} kiã^{55}　北京
　kiã^{33} siã^{14}　京城
kiã^{52}　（子）
　tsa^{33} po^{33} kiã^{52}　（男子）
　kiã^{14} dzi^{14}　子兒（子女）
　—— sun^{55}　子孫
kiã^{11}　鏡
　bak^{11} kiã^{11}　目鏡（眼鏡）
　hi^{11} ——　耳鏡（耳鼓膜）
　kia^{52} tai^{14}　鏡台
kiã^{14}　行
　kiã^{11} be^{52}　（騎馬）
　kiã^{11} lo^{11}　行路（走路）
　kiã^{14} k'u^{11} la^{3}　行去了（引伸爲"死了"之義）
kiã^{33}　健
　ioŋ^{14} kiã^{33}　勇健（强壯）
kiam^{14}　鹹
　kiam^{11} hu^{14}　鹹魚
　—— tsui^{52}　鹹水（海水之稱）
kiam^{52}　減
　ke^{33} kiam^{52}　加減（多少）
kiam^{11}　劍
　to^{33} kiam^{11}　刀劍
　kiam^{52} sut^{33}　劍術
kiap^{42}　俠
　bu^{14} kiap^{42}　武俠
kiap^{42}　劫
　ts'iũ^{14} kiap^{42}　搶劫
kiek^{42}　革
　kai^{14} kiek^{42}　改革
　kiek^{44} biŋ^{33}　革命
kiek^{42}　（假裝）
　kiek^{44} k'ui^{11} / kiek^{44} sai^{52}　（擺架子，裝蒜）
kiek^{42}　（用氣體燻）
kiek^{33}　極
　pak^{44} kiek^{33}　北極
　kiek^{11} kiã^{55}　極驚（最怕）
kim^{55}　金
　hen^{11} kim^{55}　現金
　o^{33} ——　烏金（黑物之光滑貌）
　tsen^{11} ——　前金
　kim^{33} k'uan^{14}　金環
　kim^{35} a^{3}　金仔（黃金）
　kim^{33} kim^{55}　金金（光澤貌）
　—— sĩ^{52} sĩ^{52}　金閃閃（閃耀貌）
kim^{14}　禽

kim^{11} siu^{11} 禽獸

kim^{14} 琴

hoŋ^{33} kim^{14} 風琴

kim^{11} 禁

k'ui^{33} kim^{11} 開禁

kim^{52} tsi^{52} 禁止

kim^{33} 舅媽

tua^{11} kim^{33} 大舅媽

kin^{55} 今

kin^{33} a^{3} dzit^{33} 今仔日(今天)

kiã^{14} dzit^{33} 今日(今仔日之縮音)

kin^{52} 緊

kua^{14} kin^{52} 趕緊(趕快)

kin^{14} tĩũ^{55} 緊張

kiŋ^{55} 宮

kiŋ^{33} k'au^{52} 宮口(猶廟口,即廟前)

kiŋ^{55} 間

paŋ^{11} (a^{3}) kiŋ^{55} 房(仔)間

tsit^{11} kiŋ^{33} ts'u^{11} 或—— kan^{33}—— 一間厝(一間房屋)

kiŋ^{55} 經

sioŋ11 kiŋ^{55} 誦經(引伸爲教訓挨罵)

t'ak^{11}—— 讀經

tsiŋ^{52}—— 正經

kiŋ^{55} ke^{11} (經過)

kiŋ^{14} (貧也)

tu^{11} lai^{14} kiŋ^{14} niau^{55} lai^{14} pu^{11} kau^{52} lai^{14}

k'i^{14} tua^{11} ts'u^{11} 豬來(窮),猫來富,狗來起大厝

kiŋ^{52} 景

koŋ^{33} kiŋ^{52} 光景

kiŋ^{14} ti^{11} 景致

—— k'i^{11} 景氣

kiŋ^{52} 竟

kiŋ^{52} 警

kiŋ^{14} kai^{11} 警戒

—— ts'at^{42} 警察

kiŋ^{52} (kan^{52}) 揀

u^{33} tio^{11} kan^{14} (kiŋ^{14}) suan^{52} bo^{14} tio^{11}

put^{44} kuan^{52} 有就揀選,無就不管

kio^{14} 茄

kio^{14} 橋

t'i^{52} kio^{14} 鐵橋

kio^{11} k'a^{55} 橋脚

kio^{11} 叫

tua^{11} siã^{33} kio^{11} 大聲叫(大聲喊)

kio^{52} k'o^{52} len^{11} t'en^{55} 叫苦連天

kio^{11} lai^{11} 叫來

kio^{33} 轎

tua^{11} kio^{33} 大轎

kŋ^{33}—— 扛轎

kiok^{42} 菊

kiok ^{44} hue^{55} 菊花

kiok^{33} 局

iu^{11} pen^{11} kiok^{33} 郵便局

ki^{11} kiok^{33} 棋局

kiok^{11} bin^{33} 局面

—— se^{11} 局勢

kioŋ^{14} 强

tsin^{33} kioŋ^{14} 真强(很强)

kioŋ^{11} gĩ^{33} 强硬

sim^{33} tsoŋ^{33} kioŋ^{14} 心臟强(膽仔大)

kioŋ^{52} 强

ben^{14} kioŋ^{52} 勉强(似爲外來語,努力用功之義)

kip^{42} 急

tsi^{52} kip^{42} 至急

kip ^{44} siŋ^{11} 急性

kiu^{55} (縮)

kiu^{33} k'aŋ^{55} (藏在洞裏,喻人老躲在屋裏)

—— tsui^{52} (把布浸水使其縮短)

kiu^{14} 求

iau^{52} kiu^{14} 要求

ts'iŋ^{14}—— 請求

kiu^{14} 球

p'a ^{52} kiu^{14} 拍球

t'at^{52}—— 踢球

kiu^{52} 久

iŋ^{14} kiu^{52} 永久

kiu^{11} 救

kai^{14} kiu^{11} 解救

kiu^{52} miã^{33} 救命

kiuʔ^{42} （縮結在一處）

kiu^{52} tua^{11} （織有橡皮線之帶，用於褲頭）

kiũ^{55} 薑

huan^{33} a^{3} kiũ^{55} 番仔薑（辣椒）

kiũ^{33} bo^{52} 薑母（老薑，久年之薑）

ko^{55} 高

ko^{33} sioŋ^{52} 高尚

—— tiŋ^{52} 高等

ko^{55}

lui^{11} ko^{55} 尼姑

ni^{11} —— 尼姑（較文雅）

ts'ai^{52} —— 菜姑（帶髮修行之女人）

ko^{14}

hi^{52} ko^{14} （搖搖籃）

ko^{14} 糊

ko^{11} tsua^{14} lot^{44} a^{3} 糊紙□仔（糊紙包袋子）

ts'iu^{11} ni^{33} ko^{14} 樹乳糊（糊橡皮用之膠）

ko^{14}

ko^{11} tau^{14} a^{3} （磨）豆子

ko^{52} 盬

te^{11} ko^{52} 茶盬（茶壺）

ko^{52} 古

koŋ^{14} ko^{52} 講古（講故事）

ko^{14} tsa^{52} 古早（昔，以前）

—— tai^{33} 古代

ko^{52} 鼓

p'a^{52} ko^{52} 拍鼓（打鼓）

p'a^{52} tsi^{11} ko^{14} pĩ^{11} 拍折鼓柄（打斷鼓柄，喻講話中爲人打擾而中斷）

ko^{52} 果

ket^{44} ko^{52} 結果

ko^{14} kam^{52} 果敢

ko^{52} 藁

tiu^{14} a^{3} ko^{52} 稻仔藁

lo^{11} sue^{14} ko^{52} （高粱藁）

ko^{52}

siaŋ^{33} ts'iu^{52} ts'a^{52} ko^{52} （雙手在腰）

ko^{52} e^{11} k'aŋ^{55} （腋）

ko^{11}

ko^{52} tsun^{11} (14) a^{3} （看船）

ko^{11} 故

su^{11} ko^{11} 事故

ko^{52} su^{33} 故事

—— i^{11} 故意

ko^{33}

kau^{11} kau^{11} ko^{33} （善轉貌）

koʔ^{42} （再）

koʔ^{52} sã^{33} dzit^{33} （再三日）

ia^{14} ko^{52} kã^{52} m̩^{11} （還敢不）

kok^{42} 國

tioŋ^{33} kok^{42} 中國

sam^{33} —— 三國

kok^{44} ka^{55} 國家

kok^{42} 穀

ŋõ^{14} kok^{42} 五穀

koŋ^{55} 公

gua^{11} koŋ^{55} 外公（外祖父）

lok^{11} koŋ^{55} 樂公（出東西大家煮來吃）

koŋ^{33} ma^{52} 公媽（祖父母）

—— si^{55} 公司

koŋ^{55} 功

siŋ^{11} koŋ^{55} 成功

koŋ^{33} lo^{14} 功勞

koŋ^{14} （急，忙亂，毛躁）

koŋ^{52} 講

koŋ^{14} ue^{33} 講話

koŋ^{52} （空罐，筒）

tsui^{14} koŋ^{52} （排水筒）

tik^{44} —— （竹筒）

koŋ^{14} a^{3} （罐頭等空罐）

koŋ^{11}

koŋ^{11} pua^{11} （打破）

koŋ^{52} kau^{52} （打狗）

ku^{55} 居（躲藏）

ku^{55} tiau^{14} le^{11} （躲住）

un^{14} ku^{55} 隱居

ku^{55}	龜
kim^{33} ku^{55}	金龜子
pĩ^{52} ku^{33} pĩ^{52} kuai^{11}	變龜變怪(鬼鬼祟祟)
tsiu^{52} ku^{55}	蛀龜(米蟲)
ku^{52}	久
ku^{14} tŋ̣^{14}	久長
ku^{52}	韮
ku^{14} ts'ai^{11}	韮菜
ku^{11}	鋸
ku^{52} a^{3}	鋸仔
ku^{52} ts'a^{14}	鋸柴
ku^{33}	舊
sin^{33} ku^{33}	新舊
ku^{11} ni^{14}	舊年
ku^{33}	舅
tua^{11} ku^{33}	大舅
ku^{11} koŋ^{55}	舅公(父之舅)
kua^{55}	(菜菓過熟而生纖維)
kua^{33} pi^{52} pi^{52}	(過熟貌)
kua^{11}	掛
ka^{52} kua^{11}	(一起給)
kua^{52} tua^{52} pia?^{42}	(掛在壁上)
kua^{11}	卦
pok^{44} kua^{11}	卜卦
kua?^{42}	渴
kua?^{42}	割
kua^{52} ke?^{42}	(鐮刀)
—— ts'au^{52}	割草
go^{11} kua?^{42}	五割(五成,五折,日語式)
kuã^{55}	官
tua^{11} kuã^{55}	大官
kuã^{33} ui^{33}	官位
kuã^{55}	肝
a^{52} kuã^{55}	鴨肝
kuã^{33} iu^{14}	肝油
kuã^{55}	棺
kuã^{33} ts'a^{14}	棺材
kuã^{14}	寒
kuã^{11} tĩ^{55} si^{14}	寒天時
kuã^{14} si^{11}	寒死(凍死)
kuã^{52}	趕
kuã^{14} gu^{14}	趕牛
kuã^{52}	趕
kuã^{14} kin^{52}	趕緊
kuã^{52}	寡
tsiu^{14} kũã^{52}	守寡
—— kũã^{14} laŋ^{14}	守寡人(寡婦)
kuã^{11}	
kuã^{11} kuã^{14} si^{11}	(慢慢來)
kuã^{33}	(提也)
keŋ^{52} kũã^{33}	(紅綫繫荷包以避邪祟者)
kuã^{11} tsui^{52}	(提水)
kuã^{11} tiã^{33}	(訂婚)
kuã^{33}	汗
lau^{11} kuã^{33}	流汗
—— aŋ^{11} kuã	流紅汗(流血)
kuan^{55}	關
ke^{52} ŋo^{14} kuan^{55}	過五關
kuan^{33} sim^{55}	關心
kuan^{55}	官
kuan^{14}	(高)
kuan^{11} ke^{33}	(高低)
kuan^{14}	權
uat^{11} kuan^{14}	越權
kuan^{11} li^{33}	權利
kuan^{52}	管
bo^{11} kuan^{52}	無管(不管)
kuan^{14} li^{52}	管理
kuan^{11}	灌
kuan^{52} tsui^{52}	灌水
kuan^{11}	罐
kuan^{52} t'au^{14}	罐頭
kuan^{33}	縣
kuat^{42}	決
gi^{11} kuat^{42}	議決
kuat^{44} tiŋ^{33}	決定
kuat^{42}	(打也,用於打嘴巴)

kuat^{44} ts'ui^{52} p'ue^{52}　(打嘴巴)
kue^{55}　瓜
bok^{11} kue^{55}　木瓜
kue^{33} tsi^{52}　瓜子
kue^{55}　鷄
kue^{33} bo^{52}　鷄母(母鷄)
—— kak^{42}　(公鷄)
—— laŋ^{55}　鷄籠
kue^{14}　(醬)
le^{14} a^{3} kue^{14}　(生海螺漬鹽保存者)
kue^{52}　改
kue^{14} bun^{11} tue^{14}　改問題
—— sã^{33} k'o^{11}　改衫褲(改衣服)
kue^{11}　怪
ken^{52} kue^{11}　見怪
kue^{11}(k'ue^{11})　(啃)
kue^{52} kut^{52} t'au^{14}　(啃在骨頭上之肉)
kueʔ^{42}　(稀少而難得手)
tsio^{14} keʔ^{42}　(連用時變爲 ke^{42},"稀少!"即反譬,不稀罕之義)
kueʔ^{33}　(半截也)
ts'et^{44} tso(tsue)^{52} kueʔ^{33}　(切成半截)
kui^{55}　規
kui^{33} tsiek^{42}　規則
tiŋ^{11} kui^{55}　定規(決定,一定)
kui^{55}　(胃,氣管)
kue^{33} kui^{55}　(鷄之胃,引伸爲吹牛)
pun^{11} kue^{33} kui^{55}　(吹牛)
kui^{55}
o^{33} kui^{55}　烏龜
kui^{14}　(袋,衣袋)
kui^{11} kui^{33} kui^{14}　(滿裝衣袋,整袋)
kui^{52}　幾
tsap^{11} kui^{52}　十幾
kui^{14} k'o^{55}　幾塊
kui^{52}　鬼
k'uã^{52} tio^{33} kui^{52}!　看着鬼!(見鬼!)
kui^{52} kuai^{11}　鬼怪
tai^{14} ko^{33} kui^{52} / lap^{33} sap^{33} kui^{52}　(髒鬼)
kui^{11}　貴
ko^{33} kui^{11}　高貴
kui^{52} sĩ^{11}　貴姓
kui^{11}　(衣類、布類被釘子或樹枝等撕裂)
kui^{52} p'ua^{11}　(由此情形而撕破)
kui^{11}　桂
dziok^{11} kui　肉桂
kui^{52} tik^{44}(a^{3})　桂竹(仔)
kui^{33}　跪
sã^{33} pai^{11} sã^{33} kui^{33}　三拜三跪
kui^{33}　櫃
kui^{11} lai^{33}　櫃內
kui^{33}
kui^{33} tsia^{42}　(整隻,整個……)
—— dzit^{33}　(整天貌)
kuĩ^{55}　關(又入獄)
kui^{33} mŋ̍^{14}　關門
kui^{55}　(桌椅等家具之横棒)
i^{14} a^{3} kui^{55}　椅子(橫)
kuĩ^{52}　莖(葉柄)
o^{11} kuĩ^{52}　芋莖
kun^{55}　君
kok^{44} kun^{55}　國君
kun^{33} sin^{14} kun^{55}!　君!(下棋用語,國語之"將!")
kun^{55}　軍
tsioŋ^{33} kun^{55}　將軍
kun^{33} tui^{33}　軍隊
—— su^{55}　軍師
kun^{55}　根
hui^{52} kun^{55}　血根(血管之外露者)
kau^{11} kun^{55}　厚根(多根或纖維,喻做事周密不可佔其便宜者)
kun^{33} pun^{52}　根本
kun^{14}　(燉)
kun^{11} tau^{35} a^{3}　(燉豆子)
kun^{14}　裙

kun^{14} 羣

tsit^{11} kun^{14} 一羣

kun^{11} tsioŋ^{11} 羣衆

kun^{52} 滾

kun^{14} tsui^{52} 滾水(開水)

kʻã^{11} kʻã^{11} kun^{52} (人衆噪雜貌)

kun^{52}

kun^{14} tsʻio^{33} (開玩笑)

kun^{52} (釣魚用之粗線)

paŋ^{52} kun^{52} (以餌捕魚)

kun^{14} a^{14} (放捕魚線之籃)

kun^{11}

kun^{11} tsau^{11} (扭身體而脫走)

kun^{11} 棍

kun^{44} a^{3} 棍仔

kun^{33} 近

tsue^{52} kun^{33} 最近

kun^{11} lai^{14} 近來

—— si^{33} 近視(近視眼)

kut^{42} 骨

si^{14} laŋ^{11} kut^{42} 死人骨 } (無論什麼東西)
si^{14} kut^{44} tʻau^{14} 死骨頭 }

kut^{44} lat^{33} 骨力(勤勉)

—— tʻau^{14} 骨頭

kut^{33} 滑

kut^{11} tsʻu^{11} tsʻu^{11} } (甚滑貌)
tsʻu^{11} kut^{11} kut^{33} }

kut^{33} 掘

kut^{11} tʻo^{14} 掘土

—— tsʻau^{52} 掘草

kʻ

kʻa^{55} (脚)

tsʻŋ^{11} kʻa^{55} (床脚,床邊)

—— kʻa^{33} e^{33} (床下)

kʻa^{33} kut^{42} (脚骨,即脚)

—— tʻui^{52} (脚腿)

—— siau^{11} (叱責時用如"東西""傢伙"之義)

kʻa^{11} 敲

kʻa^{52} iu^{14} 揩油(敲竹槓)

—— mŋ^{14} 敲門

kʻa^{33}

kʻa^{11} baŋ^{33} tsun^{14} (拖網船)

kʻã^{55} (陶製器物,用以盛飯、湯)

tua^{11} kʻã^{55} (其大者)

kʻã^{14} (集也,如蒼蠅之集在食物邊)

kʻai^{55} 開

koŋ^{33} kʻai^{55} 公開

kʻai^{33} si^{52} 開始

kʻai^{55}

kʻai^{33} tsi^{14} (用錢)

—— tsa^{33} bo^{52} (嫖女人)

kʻai^{11} 槪

tai^{11} kʻai^{11} 大槪

kʻai^{11} 慨

hun^{52} kʻai^{11} 憤慨

kʻak^{42} 確

tik^{11} kʻak^{42} 的確(一定)

tsiŋ^{52} —— 正確

kʻak^{44} sit^{33} 確實

kʻak^{42} 殼

tʻo^{11} (tau^{11}) kʻak^{42} 土(豆)殼(花生殼)

le^{14} a^{3} kʻak^{42} 螺仔殼

tʻak^{11} kʻak^{42} } 頭殼(腦袋,即頭)
tau^{11} —— }

kʻam^{55} 堪

bue^{11} kʻam^{55} le^{3} (不堪)

kʻam^{52} 戇(傻愚)

kʻoŋ^{33} kʻam^{52} (愚傻)

kʻam^{14} kʻam^{52} (傻頭傻腦)

kʻam^{52} 坎

tʻĩ^{55} li^{11} bo^{11} kʻam^{52} to^{33} pe^{52} kʻi^{11} li^{11}

(謂天無坎都想爬上去,喻頑皮之甚)

kʻam^{11} (蓋也,動詞)

am^{33} kʻam^{11} (掩蓋)

kʻam^{52} kua^{11} (蓋上蓋子)

kʻam^{11} 崁(洞之淺者)

kʻam^{33} （撞觸）
sã^{33} kʻam^{33} （相撞觸）
kʻan^{55} 牽
kʻan^{33} len^{14} / —— tʻua^{55} } 牽連，牽拖
—— gu^{14} 牽牛
—— tsiu^{52} 牽手（俗稱妻）
kʻaŋ^{55} 空
kʻaŋ^{33} kʻaŋ^{55} 空空
pʻua^{52} —— 破空（破裂成洞）
kʻaŋ^{33} pʻaŋ^{33} 空縫（孔隙）
—— tsʻiu^{52} 空手
kʻaŋ^{55} 腔
pʻĩ^{11} kʻaŋ^{55} 鼻腔
hi^{11} —— 耳腔
kʻaŋ^{11} 摳（用指甲或指尖使固著之物脫下）
kʻap^{42}
kʻap^{44} tiau^{14} le^{3} （壓蓋住）
kʻap^{33} （觸也，與 kʻam^{33} 義相近，然 kʻap^{33} 謂小物之相觸不必破碎）
sã^{33} kʻap^{33} （相碰）
kʻap^{11} tʻau^{14} （碰頭，氣極時常說碰頭而死）
kʻat^{42} （舀也，比 iũ 範圍廣，舀乾物或在器底之物必用 kʻat^{42}）
kʻat^{42} tsʻai^{11} （由鍋裏舀出菜來）
kʻat^{42}
bue^{11} kʻat^{42} e^{33} （嫉妬，容不下）
kʻau^{55} （拔）
kʻau^{33} tsʻau^{52} （拔草，引伸爲與人議論、談判）
kʻau^{55} （挽住）
kʻau^{33} hiŋ^{11} a^{11} （抓住胸襟）
kʻau^{52} 口
gua^{11} kʻau^{52} 外口（外面，外頭）
mŋ^{11} —— 門口
tsʻui^{52} —— 嘴口
dzin^{11} —— 人口
kʻau^{14} tʻau^{14} 口頭
kʻau^{11} 哭
kʻau^{52} tsʻan^{55} 哭呻（囉哩囉唆，哀訴自己的難過困苦）
—— pe^{33} / —— iau^{55} } 哭爸，哭夭（對方講出自己不喜歡的話，或聲音噪雜逆耳之時用來罵人之語）
kʻau^{11} 扣
kʻau^{52} liu^{14} 扣留
—— tu^{14} 扣除
kʻau^{11} 銬
tsʻiu^{14} kʻau^{11} 手銬
kʻe^{14} （妨礙住而不順）
kʻe^{14} le^{3} / kʻe^{11} tiau^{14} le^{3} } （因妨礙而不順）
kʻe^{11} （蹺也）
kʻe^{52} kʻa^{55} （蹺脚）
kʻe^{11} （放置）
kʻe^{11} tua^{11} hia^{11} （放在那裏吧！）
—— kui^{33} nĩ^{14} （放整年）
kʻeʔ^{42} 客
laŋ^{11} kʻeʔ^{42} 人客（即客人）
kʻe^{52} laŋ^{14} 客人（客家人）
—— kʻi^{11} 客氣
—— hĩã^{44} 客兄（姘夫）
to^{14} kʻe^{52} hĩã^{55} 討客兄（偷漢子）
kʻen^{55} （縴）（鍵）
mŋ^{11} kʻen^{55} （鉤住門使其不開之器具，門鍵）
kun^{11} kʻen$^{14(11)}$ a^{3} （扣住裙之金屬器）
kʻen^{55} （投，擲）
kʻen^{33} tsio^{11} tʻau^{14} （抛石頭）
kʻen^{11} （油炸）
kʻen^{52} pʻaŋ^{55} （用葱、蒜等放在油中炸）
kʻet^{11} （輕打）
kʻet^{52} tʻau(tak)^{11} kʻak^{42} （敲頭）
kʻi^{55} （傾斜）
kʻi^{33} kʻi^{55} （稍有傾斜貌）
kʻi^{52} 起
kʻi^{14} be^{52} 起碼
—— ke^{11} 起價（漲價）
—— tsʻu^{11} 起厝（建屋）
kʻi^{52} 齒

詞	釋義
tsʻui^{52} kʻi^{52}	嘴齒(牙齒)
tʻi^{52}——	鐵齒(喻善賴,强調己意)
kʻi^{14} ko^{55}	齒膏(牙膏)
kʻi^{52}	(缺)
kʻi^{52} tsʻui^{11}	(缺)嘴(兎唇)
kʻi^{52} kak^{42}	(缺)角(瑕疵,有缺口)
kʻi^{11}	氣
siu^{11} kʻi^{11}	受氣(不高興,有怒意)
kʻoŋ^{33}——	空氣
—— ——	(傻瓜,不正常)
kʻi^{52} hau^{33}	氣候
kʻi^{33}	
kʻi^{11} baŋ^{52}	(怕蚊子,敏感性)
kʻi^{33}	柿
aŋ^{11} kʻi^{33}	紅柿
kʻi^{11} ke^{52}	柿果(紅柿乾)
kʻia^{55}	
sai^{33} kʻia^{55} / su^{33}——	私(房)(私有物,財產,如未婚女子賺錢爲己有)
kʻia^{33}	(站立,居住)
kʻia^{11} kui^{33} kʻaŋ^{55} tse^{11} kui^{33} kʻut^{42}	(站成洞,坐成窟,喻其懶惰)
kʻiam^{55}	謙
ko^{52} kʻiam^{55}	顧謙(謙遜)
kʻiam^{11}	欠
kʻiam^{52} keʔ^{42}! / kʻiam^{11} ka^{33}keʔ^{42}!	(反語,不稀罕之義)
kʻiam^{52} iŋ^{33}	欠用(等着用)
kʻiam^{33}	儉
kʻun^{11} kʻiam^{33}	勤儉
kʻiam^{11} tsĩ^{14}	儉錢
kʻiaŋ^{11}	(能幹,厲害)
kʻiaŋ^{52} te^{11} te^{55}	(能幹貌)
kʻiau^{55}	(彎曲)
kʻiau^{33} ku^{55}	(駝背)
kʻiau^{52}	巧(伶俐)
kan^{55} kʻiau^{52}	奸巧
kʻiau^{11}	翹
kʻiau^{52} tsʻui^{11}(翹嘴)	(嘴唇突出,不高興時尤常如此)
kʻiek^{42}	刻
kʻiek^{44} in^{11}	刻印
tiau^{33} kʻiek^{44}	雕刻
kʻiek^{42}	曲
tsʻiũ^{52} kʻiek^{42}	唱曲
kʻiek^{44} pũã^{14}	曲盤(唱片)
kʻiŋ^{55}	框
sioŋ^{52} kʻiŋ^{55}	像框
kĩã^{52}——	鏡框
kʻiŋ^{14}	(湊合)收集
kʻiŋ^{11} be^{52}	(將剩下之部分作爲己份)
—— siau^{11}	(將賬目湊合理清)
kʻiŋ^{11}	慶
kʻiŋ^{52} tsiok^{42}	慶祝
kʻiŋ^{33}	(虹)
kʻiŋ^{11} dzio^{33}	(出虹時所下之雨)
—— kʻa^{55}	(虹着地面之兩端)
kʻio^{11}	扣(kʻau^{11}之別音,扣除)
kʻio^{52} tsit^{11} po^{11} hun^{33}	扣一部分
kʻioʔ^{42}	(撿到)
kʻio^{52} tio^{11} tsĩ^{14}	(撿到錢)
—— —— (sĩ^{52})mĩã^{33}	(撿到(性)命)
kʻiok^{42}	卻(讀音)
kʻiok^{44}(ia^{11}) si^{11}	卻(也)是
kʻiok^{42}	曲
uan^{33} kʻiok^{42}	彎曲
kʻiok^{44} tset^{42}	曲折
kʻioŋ^{55}	
kʻioŋ^{33} si^{55}	僵屍(幽靈也)
kʻioŋ^{52}	恐
kʻioŋ^{14} kiã^{33} kĩ^{52}	恐驚見(恐怕)
kʻit^{42}	乞
kʻit^{44} ho^{33}	乞雨
—— tsiaʔ^{33}	乞食
kʻit^{33}	(椿)
gu^{11} kʻit^{33}	(繫在繩端以釘在地上使牛不越圈)
pia^{52} kʻit^{33}	(釘在壁上以懸衣類、物件)
kʻiu^{14}	(縮小)

k'iu^{11} taŋ^{52} sŋ^{55} （吝嗇）

k'iu^{52}亦（giu^{52}） （拉也）

k'iu^{14} tua^{11} so?^{42} （拔河，拉大索）

k'iu^{33} （麵粉類加水而呈韌性，蓬來米、秫米比在萊米 k'iu^{33}）

k'iu^{11} k'iu^{33} （有韌性貌）

—— te^{52} te?^{42} （很有韌性貌）

k'o^{55} （圈，圓）

bak^{11} k'o^{55} （眼眶）

ts'ui^{52}—— （嘴邊）

tua^{11}—— （胖，圈粗）

ui^{11} （畫圈）

tsit^{11} k'o^{33} gun^{14} （一塊錢）

k'o^{33} t'aŋ^{52} （做桶）

k'o^{55} （呼喚家禽家畜）

k'o^{33} kue^{55} （呼雞）

—— kau^{5} （呼狗）

k'o^{14} （明知對方需要而苛加條件，或明知對方非買不可而苛其價錢）

k'o ^{14} （抹之，沾上）

k'o^{11} tio ^{11} o^{11} bak^{33} （沾上黑墨）

k'o^{52} 苦

kan^{33} k'o^{52} 艱苦

siu^{11} k'o^{52} 受苦

k'o^{14} io?^{33} 苦葉

k'o^{52} 可

bu^{11} put^{44} k'o^{52} 無不可

k'o^{52} （米、粥、糞等之濃者，亦謂潮退）

k'o^{14} k'o^{52} （形容濃稠）

tsui^{52} k'o^{52} （潮水退）

k'o^{11} 褲

lai^{11} k'o^{11} 內褲

teŋ^{11}—— 長褲

k'o^{52} tue^{52} 褲底（褲子在屁股之部分）

k'o^{11} （猶 k'am^{52}愚昧）

k'o^{52} k'o^{11} （愚貌，爲不可爲之事）

—— tai^{55} （傻瓜）

k'ok^{42} （凸出）

k'ok^{44} t'au^{14} （頭之前部或後部突出者）

au^{11} k'ok^{42} （頭後部較突出之部分）

k'ok^{42} 酷

k'ok^{44} hiŋ^{14} 酷刑（殘酷也）

k'ok^{33} （碰，撞）

（sã^{33}） k'ok^{11} t'au^{14} （相碰頭）

k'oŋ^{55} （頭腦不清楚，愚昧）

k'oŋ^{33} k'oŋ^{55} （腦筋不清貌）

—— k'am^{52} } （傻瓜）
—— k'i^{11} }

k'oŋ^{55} 空（畫圈）

k'oŋ^{33} tsit^{11} k'oŋ^{55} 空一空（畫一圈）

—— k'i^{11} 空氣

—— tioŋ^{55} 空中

k'oŋ^{11} （零也）

it^{44} k'oŋ^{52} go^{52} 一（零）五

pa^{52} k'oŋ^{11} （一百零幾）

k'oŋ^{11} （大火慢煮使其爛透）

k'oŋ^{52} ba?^{42} （煮熟之大塊肉）

k'oŋ^{11} （不足，旱）

k'oŋ^{52} ho^{33} （旱雨）

k'u^{55} 區

tsit^{11} k'u^{33} ts'an^{14} hŋ^{14} 一區田園（阡陌爲圍之一區域，田園）

k'^{33} hiek^{44} 區域

k'u^{11} 去

bo^{44} to^{33} k'u^{11}? （哪裏去?）

k'u^{11} （踞）（蹲）

k'u^{33} 懼

k'u^{33} 臼

k'ua^{55} 誇

k'ua^{11} （倚、靠）

k'uã^{11} 看

k'ua?^{42} 闊

k'uai^{11} 快

k'uan^{55} 寬

k'uan^{14} 圈

k'uan^{52} 款

k'uan^{52} （收拾，整頓）

k‘uan^{11}	勸
k‘uat^{42}	缺
k‘ue^{55}	溪
k‘ue^{33} lau^{14}	溪流
—— tsui^{52}	溪水
k‘ue^{55}	(刮去表皮)
k‘ue^{33} han^{33} tsu^{11} p‘e^{14}	(刮甘藷皮)
k‘ueʔ^{42}	(擠也)
k‘ue^{52} sio^{55}	(擠熱,常用以埋怨人擠在身邊)
k‘ueʔ^{33}	(壓碎也)
k‘ui^{55}	虧
k‘ui^{55}	開
k‘ui^{11}	氣
k‘un^{55}	坤
k‘un^{14}	拳
k‘un^{52}	綑
k‘un^{11}	睏
hio^{52} k‘un^{11}	
k‘ut^{42}	屈
k‘ut^{42}	窟
k‘ut^{33}	
ko^{11} k‘ut^{33}	
k‘ŋ^{55}	糠
bi^{14} k‘ŋ^{55}	米糠
k‘ŋ^{11}	勸
k‘ŋ^{11}	(放置,收藏)

g

ga^{14}	(螺絲之螺紋或齒輪之齒)
ge^{14}	牙
gĩ^{11} ge^{14}	硬牙(言語頑固或抵賴貌)
tsiũ^{11} ——	象牙
ge^{33} siau^{14}	(討厭)
—— tso^{14}	牙(槽)(內齒)
ge^{33}	藝
bu^{52} ge^{33}	武藝
ge^{11} sut^{33}	藝術
geʔ^{33}	月
tun^{11} geʔ^{33}	閏月
tsiã^{33} ——	正月
ge^{11} niũ^{14}	月娘(月亮)
—— kŋ^{33} mi^{14}	月光冥(月夜)
gen^{14}	言
hoŋ^{33} gen^{14}	方言
sit^{44} ——	失言
gen^{11} gu^{52}	言語
gen^{33}	
si^{52} gen^{11} gen^{33}	(死了!)
gen^{11} gen^{33}	(沮喪貌)
get^{42}	①齧(剪亂者,或如老鼠咬衣類等)②幹掉、去掉
get^{33}	(譴,頑皮)
gi^{14}	疑
huai^{11} gi^{14}	懷疑
gi^{11} sim^{55}	疑心
gi^{33}	義
tioŋ^{33} gi^{33}	忠義
le^{52} ——	禮義
sin^{52} ——	信義
gi^{11} kiap^{42}	義俠
—— ioŋ^{52}	義勇
gia^{14}	(以肩抬之)
gia^{11} bi^{52}	背米
gia^{11}	
gia^{11} kaŋ^{55}	蜈蚣
giaʔ^{42}	(以針或針狀之物挖之)
giaʔ^{33}	額
giaʔ^{33}	(拿也)
giaʔ^{33} lai^{11}	(拿來)
—— ho^{11} suã^{11}	(拿雨傘)
giam^{14}	嚴
tsun^{33} giam^{14}	尊嚴
ui^{33} ——	威嚴
giam^{11} ke^{52}	嚴格
—— tioŋ^{33}	嚴重
giam^{33}	驗
ts‘i^{52} giam^{33}	試驗

sit^{14} —— 實驗

giap^{33} 業

kaŋ^{33} giap^{33} 工業

giap^{11} bu^{33} 業務

giap^{33} (性急也)

giap^{11} siŋ^{11} (性急)

giek^{33} 逆

huan^{52} giek^{55} 反逆

giek^{33} 虐

tsan^{11} giek^{33} 殘虐

giek^{11} t'ai^{33} 虐待

giek^{33} 玉

giek^{11} ts'iu^{52} k'uan 玉手環

giek^{14} a^{3} 玉仔(玉)

gim^{14} 吟

gim^{11} si^{55} 吟詩

gim^{52} (果實,如葡萄或龍眼之狀)

gim^{33} (握之也)

gim^{11} tiau^{14} le^{3} (握住,把持住)

gin^{14} (斜視,瞪也)

giŋ^{14} 凝

giŋ^{52} (研)

giŋ^{52} hun^{52} (研粉)

giok^{33} 玉(讀音)

giok^{11} san^{55} 玉山

gioŋ^{52} 仰

sin^{52} gioŋ^{52} 信仰

giu^{14} 牛(讀音)

go^{14} (廻轉也)

go^{33} 五

tsap^{11} go^{33} 十五

go^{11} tsap 五十

—— sik^{42} 五色(別於 ŋo^{14} sik^{42} 者,前者表確數而後者爲多種顏色之義,前者語言用之,後者語文合用)

go^{33} 餓

go^{33} si^{11} 餓死

go^{11} bue^{11} si^{52} 餓不死

goŋ^{14}

goŋ^{11} goŋ^{14} (頭昏之貌)

goŋ^{33} (愚蠢)

goŋ^{11} goŋ^{33} (愚蠢貌)

—— kiã^{52} (傻孩子)

—— tai^{55} (呆)、(蠢貨傻瓜)

toŋ^{52} goŋ^{33} (愚蠢)

gu^{14} 牛

sui^{52} gu^{14} 水牛

gu^{11} ts'ia^{55} 牛車

gu^{11} baʔ^{42} 牛肉

gu^{52} 語

kok^{44} gu^{52} 國語

gu^{14} gen^{14} 語言

gu^{33} 遇

sã^{33} gu^{11} t'au^{14} 相遇頭(遇到,碰頭)

t'ai^{11} gu^{33} 待遇

gua^{52} 我

lu^{52} ka^{3} gua^{52} 汝和我(你和我)

gua^{52} pe^{33} lin^{52} bo^{52} (我爸你妻)(形容人怒罵之狀)

gua^{33} 外

kok^{44} gua^{33} 國外

paŋ^{14} gua^{11} gua^{33} 放外外(置之不理,不認眞)

gua^{11} bin^{33} 外面 } 外面

—— k'au^{52} 外口

guan^{14} 元

hok^{11} guan^{14} 復元

guan^{11} k'i^{11} 元氣

sioŋ^{11} guan^{14} 上元(元宵)

guan^{11} tan^{11} 元旦

guan^{14} 原

guan^{11} lai^{14} 原來

—— ko^{52} 原稿

guan^{14} 源

tsui^{52} guan^{14} 水源

guan^{52} (我們)(我,常爲指複數用,亦可單用)

guan^{52} bo^{11} ai^{11} 我們無愛(我不要)

guan^{52} sen^{33} sĩ^{55} (我們的先生,亦可指我的先生)

guan^{33} 願

kam^{33} guan^{33} 甘願 } 情願

tsiŋ^{11} —— 情願

he^{11} guan^{33} (許)願(發願)
guan^{11} i^{11} 願意
guat^{33} 月(讀音)
guat^{11} kiu^{14} 月球

ŋ

ŋ^{55}
ŋ^{33} bak^{11} tsiu^{55} (掩眼睛)
ŋ^{14} 黃
ŋ^{11} ui^{33} ui^{55} 黃貌
ŋ^{52} 影
bi^{52}ŋ^{52} (匿影,匿在影裏)
ts'iu^{11}—— 樹影
ŋ^{11} 向(引伸爲賴、靠)
ŋ^{52} lam^{14} (向南)
ŋ^{33}
o^{33}ŋ^{33} (眩暈)
ŋa^{52} 雅
bun^{11} ŋa^{52} 文雅
ŋau^{52} (偶,對)
kui^{33} ŋau^{52} (整對)
tsit^{11}—— (一對)
ŋau^{33} 藕
len^{11} ŋau^{33} 蓮藕
ŋau^{11} tsat^{42} 藕節
ŋĩ^{33} 硬
ŋĩ^{11} k'ok^{44} k'ok^{42} (硬貌)
——toŋ^{33} toŋ^{55} (硬貌)
ŋo^{14} 梧(讀音)
ŋo^{11} toŋ^{14} 梧桐
ŋo^{52} 五
it^{33} sam^{33} ŋo^{52} 一,三,五
dzi^{11} k'oŋ^{52}—— 二(零)五
ŋo^{14} kiŋ^{55} 五經
ŋo^{52} 午
sioŋ^{11} ŋo^{52} 上午
ŋo^{52} 伍
tui^{11} ŋo^{52} 隊伍

h

ha^{55} (惹也,摸也)
p'ai^{52} ka^{3} bue^{11} ha^{55} le^{3} (兇得不能惹)
kui^{14} ka^{3} bue^{11} ha^{55} le^{3} (貴得不敢去摸它)
sio^{33} — — — —(熱得不敢去動它)
ha^{33} sio^{33} te^{14} (喝熱茶)
ha^{14} 霞
ha^{11} o^{33} am^{11} 霞烏暗(黃昏時候)
ha^{14} (繫)
ha^{11} ko^{52} tua^{33} (繫褲帶)
—— ts'au^{52} (束草)
ha^{11} 孝
tua^{52} ha^{11} 戴孝(守喪)
hai^{52} 海
gua^{11} hai^{52} 外海
hai^{52} ki^{14} 海(岸)
hai^{52}liŋ^{11}oŋ^{14}si^{11}tsui^{52} 海龍王□水(平常喜歡或貪吃,忽然不想吃或客氣起來)
hai^{33} 害
sŋ^{52} hai^{33} 損害
hai^{11} si^{52} laŋ^{14} 害死人
hak^{42} (置備,買)
hak^{44} ts'u^{11} (置備家屋)
—— ts'an^{11} hŋ^{14} (置備田園)
hak^{33} 學
tioŋ^{33} hak^{33} 中學
hak^{11} hau^{33} 學校
—— siŋ^{55} 學生
—— sip^{33} 學習
hak^{33} (儲蓄液肥之所)
sai^{14} hak^{33} 屎(坑)(廁所,便所)
ham^{55} (蚶)
tua^{11} ham^{55} (大蚶)
ham^{55} 腫
ham^{33} ham^{55} 腫腫的
ham^{52} (打也,以大力、大物打之)
ham^{11} (誇大不介意,或不計較)
ham^{52} kua^{11} kua$^{33(52)}$ (誇張得使人不相信,吹牛)
—— ham^{11} (不介意,不計較)

—— kiã^{11} （放大鏡）

han^{14} 寒（讀音）

tai^{11} han^{14} 大寒

pin^{11}—— 貧寒

han^{52} 罕

hi^{33} han^{52} 稀罕

han^{14} iu^{52} 罕有（少有）

—— han^{52} a^{3} 罕罕仔（少有少有的）

han^{52} （喚）（騷噪也，喧鬧也）

han^{11} 漢

lo^{11} han^{11} 羅漢

—— —— k'a^{55} 羅漢脚（猶乞丐也）

tua^{11} han^{11} 大漢（個子高）

han^{52} bun^{14} 漢文（國文）

—— tiau^{14} 漢朝

han^{33} 限

u^{11} han^{33} 有限

han^{11} tse^{11} 限制

haŋ^{55} （烘）

haŋ^{33} ts'iu^{52} 烘手（動手以取熱）

—— lo^{14} 烘爐

haŋ^{14} 行（商行）

gua^{11} haŋ^{14} 外行

haŋ^{11} tsiŋ^{14} 行情

haŋ^{52} 哄（威脅，要挾）

haŋ^{14}kui^{52} 哄鬼（受人威脅，哄時表示無懼還之之語）

haŋ^{11} （猶腫也）

haŋ^{52} haŋ^{11} （腫貌，微腫也）

haŋ^{33} 巷

haŋ ^{35} a^{3} lo^{33} 巷仔路（小巷路）

hap^{42} （捉）

hap^{44} tsui^{52} kue^{55} ～水鷄（以手掌蓋上青蛙而捕之）

hap^{42} tio^{3} ～着（非必然，盲目或僥倖得之）

hap^{33} 合

tã^{52} hap^{33} 打合（商量）

hap^{11} ko^{52} 合股

—— tsok^{42} 合作

hat^{42} （以語言中傷別人或叱責也）

hat^{33} （乏）（乏，少，稀也轉爲動詞用，使缺乏）

bi^{14} niũ^{14} tsin^{33} hat^{33} 米量眞乏（米糧很缺乏）

hau^{11} 孝

u^{11} hau^{11} } 有孝（供過了）
iu^{52} hau^{11}

hau^{52} t'ĩ^{33} koŋ^{55} （孝）天公（供天公）

hau^{33} 校

hak^{14} hau^{33} 學校

hau^{11} tiũ^{52} 校長

hau^{33} 効

koŋ^{33} hau^{33} 工効

bo^{11}—— } 無効
bu^{11}——

hau^{11} lik^{33} 校曆，効力

hau^{33} 候

tan^{14} hau^{33} } 等候
tiŋ^{52}——

hau^{11} k'uã^{52} bai^{33} le^{3} （等候看看）

hau^{33}

hau^{33} siau^{14} （胡說，撒謊）

hau^{33} tak^{42} （胡說八道）

he^{55} 灰（石灰也）

he^{33} io^{14} 灰窰（鍛石灰之窰）

—— sai^{52} 灰屎（灰之殘渣）

—— si^{14} 灰匙（刷牆壁之工具）

he^{14} 蝦

he^{14} a^{3} 蝦子

he^{11} pi^{55} 蝦口（蝦之一種，形小如米粒，多用以炸油）

—— bi^{52} 蝦米

liŋ^{11} he^{14} 龍蝦（大者有至二尺，其甲爲飾品）

he^{14} 退（病稍退，物價退縮）

he^{52} 火

he^{52} sio^{55} 火燒（火警）

—— tua^{33} 火大（火氣大而病，駡人之語）

—— tsun^{14} 火船（汽船，輪船）

—— ts'ia^{55} 火車

—— hu^{55}　火(灰)(柴炭燒後之灰)
he^{11}　貨
dzip^{11} he^{11}　入貨
he^{52} but^{33}　貨物
he^{33}　(置也,放也)
he^{33}　(多病或有不祥事,祈求神鬼佛祖等)
he^{11} guan　(許)願
hen^{55}　掀(開也,用於開蓋子、書等)
hen^{33} tiã^{14} kua^{11}　掀鼎蓋(開鍋子的蓋)
hen^{14}　弦
hen^{14} a^{3}　弦仔(胡琴)
hen^{52}　(不安定,如船車之搖擺)
hen^{11}　腥臭(多指怪味)
ts'au^{14} hen^{11}　臭(腥)(如牛、羊之肉味等)
hen^{11}　現
hen^{14} si^{33}　現世(獻醜、丟臉之行爲)
hen^{11}　憲
hen^{52} huat^{42}　憲法
—— piŋ^{55}　憲兵
hen^{11}　獻
koŋ^{52} hen^{11}　貢獻
hen^{33}　現
ts'ut^{33} hen^{33}　出現
hen^{11} kim^{55}　現金(現款)
—— tsai^{33}　現在
het^{42}　(投,丟也)
het^{44} tsio^{11} t'au^{14}　(拋石頭)
het^{44} bo^{11} tiʔ^{33}　(丟掉)
hi^{55}　虛
k'aŋ^{33} hi^{55}　空虛
koŋ^{52} hi^{55} e^{3} ia^{11} si^{11} sit^{33} e^{3}　講虛的也是實的
　(說假的還是眞的)
hi^{55}　(衣服鬆而不合身)
hi^{14}　魚(hi^{14},hu^{14}混用)
bue^{11} hi^{14}　賣魚
hi^{11} lan^{14}　魚鱗
hi^{52}　喜
huã^{33} hi^{52}　歡喜
hioŋ^{33} hi^{52}　恭喜
hi^{14} su^{11}　喜事
hi^{11}　戲
k'uã^{52} hi^{11}　看戲
lã^{14} hi^{11}　影戲(電影)
puã^{33} ——　(搬)戲(演戲)
hi^{52} hŋ^{14}　戲園
—— pan^{55}　戲班(戲團)
hi^{11}　肺
tu^{33} hi^{11}　豬肺肺
hi^{52} pĩ^{33}　肺病
hi^{33}　耳
hi^{35} a^{3}　耳仔
—— k'aŋ^{55}　耳腔
aŋ^{52} hi^{33}　齆耳
hĩ^{33}　硯
hia^{55}　(網之一種,有柄,圓形之網在其一端以捕蝶或魚類)
hia^{33} ts'an^{11} nĩ^{55}　(以網捕蜻蜓)
hia^{55}　靴
p'e^{11} hia^{55}　皮靴
hia^{11} koŋ^{52}　(雨靴,長統靴)
hia^{14,11}　(那邊)
k'e^{33} tua^{11} hia^{11}　(放在那邊吧)
tu(ti)^{11} hia^{14}　(在那邊)
hiam^{55}　(辣)
ts'au^{52} hiam^{33} hiam^{55}　(臭也)
—— sai^{14} ——　(大便之臭味)
hiam^{14}　嫌
k'i^{52} hiam^{14}　棄嫌
hiam^{11} bo^{11} kau^{11}　嫌無夠(嫌不夠)
hiam^{52}　險
po^{14} hiam^{52}　保險
ui(gui)^{11} ——　危險
hiam^{14} hiam^{52}　險險(差一點)
hiaŋ^{55}　香(氣味之一種,如肉之味)
hiaŋ^{52}　響
siã^{55} tsin^{33} hiaŋ^{52}　聲眞響
hiau^{55}　掀開
hiau^{33} tsio^{11} t'au^{14}　(掀開石頭,帶有尋找之意)

hiau^{14} （女人風流，不淑貌）

hiau^{11} tsa^{33} bo^{52} （風流女人）

hiek^{42} 或（讀音）

hiek^{11} tsia^{52} 或者

him^{55} 欣

him^{33} sen^{33} 欣羡（羡慕）

him^{14} 熊（粗壯或頭髮未理皆可以“熊”形容）

pe^{11} him^{14} 白熊

hin^{55} 興

hok^{11} hin^{55} 復興

hin^{33} boŋ^{14} 興亡

hin^{33} 恨

uan^{52} hin^{33} 怨恨

hiŋ^{55} 胸

kue^{33} hiŋ^{55} 雞胸

hiŋ^{11} k‘am^{52} 胸坎

hiŋ^{14}(han^{14}) 還

hiŋ^{14}(han^{14}) gua^{11} 還我（還給我）

hiŋ^{14} 行

lu^{14} hiŋ^{14} 旅行

hiŋ^{11} toŋ^{33} 行動

—— li^{52} 行李

hiŋ^{11} 興（讀爲去聲）

hiŋ^{52} hiŋ^{11} 興興（有興貌）

—— ts‘u^{11} 興趣

hiŋ^{11} tio^{14} m^{3} （眞的敢嗎？）

hiŋ^{33} 行

tik^{44} hiŋ^{33} 德行

hiŋ^{33} 幸

sam^{33} siŋ^{55} iu^{14} hiŋ^{33} 三生有幸

hiŋ^{11} hok^{42} 幸福

hioʔ^{42} （棲也，身也）

hio^{52} k‘un^{11} 休息

—— siu^{33} （鳥類棲息也）

hioʔ^{33} 葉

ts‘iu^{11} hioʔ^{33} 樹葉

hioŋ^{14} （兇）

hioŋ^{11} kai^{52} kai^{11} （動作兇急）

hioŋ^{11} hioŋ^{14} （兇兇）（表示動作時爲兇急貌，表示面貌形狀時爲兇惡貌）

hioŋ^{14} 雄

ieŋ^{33} hioŋ^{14} 英雄

hioŋ^{11} 向

hoŋ^{33} hioŋ^{11} 方向

hioŋ^{11} 餉

p‘a^{52} hioŋ^{11} 打餉（打餉稅）

hip^{42} （捕也，以物密蓋之，較 hap^{42} 通用）

hip^{44} ts‘au^{52} mĩ^{52} （捕蝗蟲）

hip^{44} kuã^{33} （密蓋棉被等使出汗，感冒時用之）

hit^{33} （左右前後搖之）

hit^{11} lo^{52} （猶 io^{11} lo^{52} 搖櫓，使船前進）

hiu^{55} （叫，以使對方知道）

hua^{14} hiu^{55} （困難時之叫苦，危險時求救）

hiu^{55} 休

kan^{33} hiu^{55} 甘休

kai^{33} hiu^{55} 該休（該死之義）

ho^{14} 和

koŋ^{14} ho^{14} 講和

ho^{11} kai^{52} 和解

—— ki^{14} 和棋

—— piŋ^{14} 和平

—— puã^{14} 和盤（合算）

ho^{14} 河

ho^{11} k‘ue^{55} 河溪（溪也，水流之通稱，又銀河也）

ho^{52} 好

sã^{33} ho^{52} (sioŋ^{33} ho^{52}) 相好

ho^{14} ts‘io^{11} 好笑

—— laŋ^{14} 好（人）

ho^{52} 虎

pe^{11} ho^{52} 白虎（陰部無毛）

ho^{14} liŋ^{11} pa^{52} piu^{55} 虎龍豹彪（形容性情奔放善動之人）

pue^{11} ho^{14} tsiu^{55} 拔虎鬚（抽籤以決定次第出錢或分配工作）

ho^{52} laŋ^{11} 虎人（用爲動詞，以不公正之方法貪別人的便宜）

ho^{33} 厚

tioŋ^{33} ho^{33} 忠厚

ho^{33}	户
m ŋ^{11} ho^{33}	門户
ho^{11} k'au^{52}	户口
ho^{33}	雨
ho^{11} ho^{33}	落雨
ho^{11} sin^{14}	雨神(蠅子)
—— tsui^{52}	雨水
ho^{33}	呼
tsio^{33} ho^{55}	招呼(用於小兄弟姊妹及朋友間)
ioŋ^{11} ho^{55} e^{3}	用呼的(口頭無憑之語)
ho^{33}	號
huan^{33} ho^{33}	番號(號數也,外來語)
ho^{11} be^{52}	號碼
—— tso (?)^{52}(33)	~號做~(叫做~)
ho^{33}	護
po^{14} ho^{33}	保護
kiu^{52}——	救護
hok^{42}	福
hiŋ^{11} hok^{42}	幸福
hok^{44} k'i^{11}	福氣
—— sioŋ^{11}	福相
hok^{33}	伏
bai^{11} hok^{33}	埋伏
hok^{11} piŋ^{55}	伏兵
hok^{33}	
hok^{11} sai^{33}	伏羲?(祠神像或靈位,人懶惰不做事,或買書來不用祇排著好看亦如此說)
hok^{33}	服
iũ^{11} hok^{33}	洋服(西裝,外來語)
pue^{11}——	佩服
hok^{11} bu^{33}	服務
—— iek^{33}	服役
—— io?^{42}	服药
—— tsoŋ^{55}	服裝
hoŋ^{55}	風
t'au^{14} hoŋ^{55}	(風大)
k'a^{33}——	脚風(脚氣)
hoŋ^{33} k'i^{33}	(風氣)
—— siã^{55}	風聲(風評也)
—— so^{55}	風騷(猶風流)
—— sui^{52}	風水(埋葬之地點,方向之學)
—— t'ai^{55}	風颱(颱風)
hoŋ^{55}	方
su^{52} hoŋ^{55}	四方(方形)
hoŋ^{33} hioŋ^{11}	方向
hoŋ^{14}	(炎,傷口等細菌繁殖而紅腫起來)
huat^{44} hoŋ^{14}	發炎(傷口等發病紅腫)
u^{11}——	有炎(有如上之現象)
t'e^{52}——	退炎(減退病氣)
hoŋ^{11}	放
kai^{14} hoŋ^{11}	解放
hoŋ^{52} sim^{11}	放心
—— toŋ^{33}	放蕩
hoŋ^{33}	(蕩也,耽也)
hoŋ^{11} ts'it^{33} t'o^{14}	(貪玩)
—— tsa^{33} bo^{52}	(耽於女色,情事)
hu^{55}	麩(燒灰,碎末,碎也)
he^{14} hu^{55}	火麩(灰,尤指炭柴之類)
hu^{33} hu^{55}	麩麩(破碎之貌)
hu^{55}	夫
tai^{11} tioŋ^{11} hu^{55}	大丈夫
hu^{33} dzin^{11} laŋ^{14}	夫(人)(夫人)
hu^{14}	魚
tua^{11} hu^{14} te^{52} kau^{14} sai^{14} in^{33}	大魚逮狗屎印(狗屎印,魚名,頭上有脚狀物以吸着他魚上,此語喻常隨不離之狀)
hu^{14}	扶(扶持,或抱在兩手腕中)
kuan^{33} koŋ^{55} hu^{11} lau^{11} pi^{33}	關公扶劉備
hu^{52}	府
oŋ^{11} hu^{52}	王府(喻家室之宏壯)
hu^{14} siã^{14}	府城(府之所在地,指臺南,一般老輩今猶用之)
hu^{52}	(脯)
ba^{52} hu^{52}	肉脯
hi^{11}——	魚脯
hu^{11}	赴
bue^{11} bu^{11}	(來不及)

hu^{52} si^{11} kan^{55}　赴時間(趕上時間)

hu^{11}　咐

huan^{33} hu^{11}　(吩咐)

hua^{11}　化

pen^{52} hua^{11}　變化

hua^{52} hak^{33}　化學

hua^{33}　(瓦)

hua^{11} p'e^{11}　(瓦片)

huaʔ^{42}　(喊也)

hua^{52} hiu^{55}　(喊叫,叫苦)

hua^{52} bue^{11} t'iã^{11}　(喊不聽)

—— kiu^{52} laŋ^{14}　(喊救人)

huaʔ^{42}　(砉)

hua^{52} to ^{55}(砉刀)(拿刀隨便在石上或在磁器上滑一兩下使之鋒利,別於磨者,其隨便非專工)

huaʔ^{33}　(跨)

go^{11} huaʔ^{33}　五(跨)(五大步)

hua^{33} ke^{11}　(跨,跨過去)

huai^{14}　懷

huan^{33} huai^{14}　關懷

huai^{33}　壞

huan^{55}　番

ts'i^{33} huan^{55}　生番(用爲罵人時乃形容其不講理、其亂)

huan^{33} pe^{52} peʔ^{42}　(不講理,紛亂貌)

huan^{33} po^{14}　番婆(番人之女,對於女人蠻不講理者亦用之)

huan^{14}　(變了)(物質吸收空氣中之濕氣而溶解如糖菓)

huan^{14}　礬

biŋ^{11} huan^{14}　明礬

ts'au^{52} huan^{14}　臭礬(樟腦丸)

huan^{14}　凡

piŋ^{11} huan^{14}　平凡

huan^{11} si^{11}　……凡是……

huan^{52}　反

sioŋ^{33} huan^{52}　相反

huan^{14} tui^{11}　反對

huan^{52} k'i^{11} lai^{11}　反起來(轟然騷亂起來)

huan^{33}　犯

ts'im^{33} huan^{33}　侵犯

huan^{11} laŋ^{14}　犯人(囚人)

—— tsue^{33}　犯罪

huan^{11} tio^{33}　犯著(侵犯到,妨碍到)

huan^{33}　患

huan^{11} tsia ^{52}　患者(病人也,外來語)

—— guan^{33}　患願(不必並不值得如此做而情願如此,如炎日下不帶帽子,寧願晒日之情形,或有椅子不坐,寧可站着等)

huat^{42}　發

ts'ut^{44} huat^{42}　出發

huat^{44} ke^{52}　發粿(糕餅之類,使其發酵而內有空隙也,如麵包)

—— tat　發達

—— ten^{52}　發展

—— tsai^{14}　發財

huat^{33}　罰

ts'u^{52} huat^{33}　處罰

huat^{11} kim^{55}　罰金

—— k'ia^{33}　罰徛(以站立爲處罰之方法)

hue^{55}　(强辭奪理)

hue^{55}　花

pe^{11} hue^{55}　白花

hue^{33} hŋ^{14}　花園

—— ki^{55}　花枝

—— hue^{55}　花花(密集,複雜,看起來眼花,或色彩很多)

hue^{33} ko^{11} ko^{33} }
—— lok^{11} lok^{33} }　雜亂分不清貌

hue^{14}　回(話)

ka^{33}……hue^{33} tsit^{33} e^{3} ue^{33} le^{3}(給……回一下話)

hue^{14}　退回物件

hue^{14}　(理論一下)

hue^{14}　(畫也,即物與物相觸擦)

hue^{11} tio^{3} o^{33} bak^{55}　畫着烏墨(擦到或沾上黑墨)

hue^{11}　廢

hue^{52} tu^{14}　廢除

—— but^{44}	廢物
hue^{33}	會
un^{11} toŋ^{11} hue^{33}	運動會
k'ui^{33} hue^{33}	開會
hue^{11} gi^{33}	會議
hui^{55}	揮
tsi^{14} hui^{55}	指揮
……o^{33} pe^{11} hui^{55}	烏白揮(……胡亂揮霍)
hui^{55}	
siaŋ^{33} hui^{55}	雙(?)(重複)
hui^{14}	(磁器類)
hui^{52}	毀
gau^{11} hui^{52}	(善毀,用物粗魯)
hui^{14} taŋ^{33} hui^{14} sai^{55}	毀東毀西(或用於人或用於老鼠咬物)
hui^{52}	匪
t'o^{14} hui^{52}	土匪
hui^{14} lui^{33}	匪類(無天無理,如匪徒)
hui^{11}	費
so^{14} hui^{11}	所費(費用)
hui^{52} toŋ^{33}	費用
—— sin^{14}	費神
huĩ^{14}	
hũĩ^{11} hũĩ^{14}	(不尖銳,無稜角貌)
huiʔ^{42}	血
lau^{11} huiʔ^{42}	流血
hui^{52} kŋ̍^{52}	血管
—— kun^{55}	血根(血管,時指眼中之毛細管)
—— siek^{42}	血色
hun^{55}	(燻)
he^{14} hun^{55}	火燻(火煙)
tsia^{11}——	吃燻(抽菸)
hun^{33} baŋ^{52}	燻蚊(燻蚊子)
hun^{55}	婚
tieŋ^{11} hun^{55}	訂婚
hun^{55}	分
hun^{33} pet^{33}	分別
go^{11} hun^{33} tsieŋ^{55}	五分鐘

hun^{14}	魂
sin^{11} hun^{14}	神魂
hun^{14}	雲
o^{33} hun^{14}	烏雲
hun^{11} ho^{33}	雲雨(一片一片的雲帶來的雨,雲過雨即止)
hun^{52}	粉
hua^{52} hun^{52}	抹粉(擦粉)
io^{11} hun^{52}	藥粉
hun^{14} ĩ^{14}	粉圓(以植物粉粒放在滾水中做成小珠狀之食物)
hun^{11}	(隱痛)
hun^{33}	暈
hun^{33} to^{11}	暈倒
hut^{42}	忽
hoŋ^{14} hut^{42}	恍忽
hut^{44} dzen^{11} kan^{55}	忽然間
hut^{42}	(幹掉,吃、做、打之義均有)
hŋ̍^{55}	
tsa^{33} hŋ̍^{55}	(昨日)
hŋ̍^{55}	哼(蚊子聲,哼歌之聲)
hŋ̍^{14}	園
hue^{33} hŋ̍^{14}	花園
koŋ^{33}——	公園
hŋ̍^{33}	遠
hŋ̍^{11} lo^{33}	遠路

a

a^{55}	啊(音拖長)
a^{55} tsau^{52} k'u^{33} la^{3}	啊!走去了(跑掉了!驚叫之聲)
a^{55} e^{33}, t'iã^{11} si^{11} lo^{52}	唉!痛死我也(急痛之叫聲)
a^{52}	
a^{52} lu^{52} na^{52} e^{11} a^{33} ni^{33} le^{3}	啊,你怎麼這樣呢!(責怪別人,小兒多用之)
a^{52}, tsai^{33} iã^{52} la^{3}	(啊,知道了——靈機一動有所悟之叫聲)
ã^{55}	掩(動詞)
ts'ui^{11} ka^{11} i^{33} ã^{55} k'i^{11} lai^{11}	(嘴給伊掩起來)把

詞	釋義
	嘴(口)掩起來
ã^{14}	(覇)
ã^{11} tiau^{14} le^{3}	(獨佔之,不分與人)
ã^{11} kin^{14} kin^{52}	(覇)緊緊
ã^{11}	(曲背,上身向前彎,俯)
ã^{33}	餡(名詞)
pau^{33} ã^{33}	包餡
aʔ^{42}	鴨
aʔ^{52} mŋ̍^{14}	鴨毛
a^{44} a^{3} kiã^{52}	(小鴨子)
huan^{33} aʔ^{42}	(番)鴨
—— a^{52} bo^{52}	番鴨母(鴨母即雌鴨)
aʔ^{42}	押
aʔ^{52} huan^{11} laŋ^{14}	押犯人
aʔ^{52} ts'ia^{55}	押車
aʔ^{33}	(挾)
a^{11} ti^{11} tsu^{33} lai^{33}	(挾)在書內
iŋ^{11} tsu^{55} a^{33} k'i^{11} lai^{11}	用書(挾)起來
aʔ^{33}	匣(名詞)
huan^{14} a^{3} he^{14} aʔ^{33}	番仔火匣(火柴盒子)
a^{14} a^{3}	匣仔(小盒子)
ai^{55}	哀
pi^{33} ai^{55}	悲哀
ai^{33} ai^{33} kio^{11}	哀哀叫
ai^{33} pe^{11} kio^{52} bo^{52}	哀爸叫母
ai^{11}	愛
bo^{11} ai^{11}	無愛(不要)
ai^{52} dzin^{14}	愛人(情人)
—— ts'it^{33} t'o^{14}	(好玩,動詞)
—— tsia^{14} a^{3}	愛吃仔(貪吃的)
ai^{11}	曖
ai^{52} mai^{33}	曖昧
ak^{42}	握
pa^{14} ak^{42}	把握
ak^{44} ts'iu^{52}	握手
ak^{42}	沃
ak^{44} tsui^{52}	沃水(澆水)
ak^{44} tam^{11} siŋ^{33} k'u^{55}	(淋濕身體)
am^{55}	掩
am^{33} k'am^{11}	掩(蓋)(掩蓋,守之不露)
am^{55}	庵
ni^{11} ko^{33} am^{55}	尼姑庵
am^{14}	(孔之大者,洞)
kau^{33} am^{14}	(溝之有蓋者)
p'ua^{14} kui^{33} am^{14}	(破一個洞)
am^{52}	(米粥之不帶飯粒者)
am^{14} am^{52}	(甚稀之狀)
am^{11}	暗
o^{33} am^{11}	烏暗(黑暗)
ha^{11} o^{33} am^{11}	(霞)烏暗(黃昏)
am^{52} boŋ^{33} boŋ^{55} —— bin^{33} boŋ^{55}	暗(摸摸)(黑漆貌)
am^{33}	(茂盛)
am^{11} ts'i^{33} ts'i^{55}	(盛茂狀)
an^{14}	(緊也)
an^{11} toŋ^{52} toŋ^{11}	(緊之貌)
an^{11}	按
an^{52} sŋ^{11}	按算(打算)
—— ke^{11}	按價(暗定價錢,買賣大量或大物品時預先定價)
—— tiau^{14} le^{3}	(按住)
an^{11}	案
hoŋ^{33} an^{11}	方案
an^{52} nai^{33}	案內(外來語,先導也)
—— kiã^{33}	案件
an^{55}	安
piŋ^{11} an^{55}	平安
an^{33} sim^{55}	安心
aŋ^{55}	(尫)
aŋ^{33} sai^{11}	(尫)婿(丈夫)
aŋ^{33} a^{3} bo^{52}	(尫仔母)(夫妻之俗稱)
aŋ^{14}	紅
o^{33} to^{52} aŋ^{14}	烏(透)紅(暗紅色)
aŋ^{11} sã^{55}	紅衫
—— bin^{11} kuan^{33} koŋ^{55}	紅面關公
aŋ^{11}	甕
aŋ^{44} a^{3}	甕仔

bi^{52} aŋ^{11}	米甕
ap^{42}	壓
k'i^{14} ap^{42}	氣壓
ap^{44} piek^{42}	壓迫
—— tse^{11}	壓制
ap^{33}	匣
ap^{14} a^{3}	匣子
at^{42}	遏
at^{44} tsi^{52}	遏止
at^{42}	(折)
at^{44} tsiʔ^{33}	(折斷)
at^{33}	
o^{33} at^{33}	烏(鴉)
at^{11} at^{11} kio^{11}	(哇哇叫,謂罵狗罵雞叫不停)
au^{55}	
te^{11} au^{55}	(茶杯)
au^{35} a^{3} / au^{11} a^{3}	(杯子)
au^{55}	(塞也)
au^{33} kui^{33} ts'ui^{11}	(塞個滿嘴)
—— —— tui^{55}	(塞滿堆)
—— nua^{33} k'u^{11}	(放爛了)
au^{55}	歐(讀音)
au^{33} tsiu^{55}	歐洲
au^{14}	喉
na^{11} au^{14}	(?)喉(咽喉)
ue^{11}——	(狹)喉(罵人吃東西吞得慢或怯而不敢講話)
au^{52}	拗
ui^{11} au^{52}	違拗
au^{52} tsi^{11}	拗折(曲之而使斷折也)
au^{14} ban^{14}	拗蠻(無理也)
au^{11}	做事不順意時亦用之
au^{52} bi^{33}	(臭味)
—— miʔ^{33}	(非上等品,猶爛東西)
au^{33}	後
au^{11} bin^{33}	後面
—— piaʔ^{42}	後壁(後面)
—— tĩ^{55}	後
—— dzit^{11}	後日(後天)
au^{33} dzit^{33}	後日(以後,將來)
kuan^{33} tsen^{14} bo^{11} ko^{52} au^{33}	觀前不顧後

e

en^{55}	煙
o^{33} en^{55}	烏煙
en^{33} taŋ^{14}	煙筒(煙囪)
—— t'un^{14}	(鍋子燒火後附上的一層黑煙)
en^{14}	緣
li^{11} en^{14}	離緣(離婚)
u^{11} laŋ^{11} en^{11} u^{11} laŋ^{11} en^{14}	有人緣,有人緣(長得可愛,大人對小孩等說)
en^{14}	(沿路)
en^{11} lo^{11} kiã^{14} en^{11} lo^{11} en^{55}	沿路行沿路玩(邊走邊玩)
en^{14}	延
en^{11} ki^{14}	延期
en^{14}	鉛
en^{11} pit^{42}	鉛筆
—— koŋ^{52}	鉛管
a^{33} en^{11} p'ĩã^{52}	(亞鉛板)
en^{33}	胭
en^{33} tsi^{55}	胭脂
et^{33}	(搧)
et^{11} hoŋ^{55}	(搧)風

i

i^{55}	伊(第三人稱男女性單數)
i^{33} e^{3} en^{11} pit^{42}	伊的鉛筆
i^{55} bo^{11} tsia^{11} hun^{55}	(他不吸煙)
kiã^{55} i^{11}	驚伊(怕他)
i^{55}	醫
han^{52} i^{55}	漢醫 } 中醫
tioŋ^{33}——	中醫
i^{33} siŋ^{55}	醫生
i^{14}	姨
sue^{52} i^{14}	細姨(妾)
tua^{11} i^{14}	大姨
i^{14} a^{3}	姨仔(呼母親,猶媽媽)
i^{52}	椅

p'oŋ^{52} i^{52}　(膨)椅(彈簧椅)

i^{14} a^{3}　椅仔

i^{14} to^{52}　椅桌

i^{11}　易

ioŋ^{11} i^{11}　容易

i^{11}　意

ho^{14} i^{11}　好意

ka^{52} i^{11}　(恰)意(合意)

tsu^{52} i^{11}　注意

i^{52} gua^{33}　意外

—— su^{11}　意思

i^{33}　(玩)(或爲 hi^{33} 之變,兩者互用,賭博或比勝負之謂)

ĩ^{55}

ts'an^{11} ĩ^{55}　田(?)(蜻蜓)

ĩ^{14}　圓

taŋ^{33} tsue^{44} ĩ^{14}　冬至(節)圓

ĩ^{11} lin^{33} lin^{55}　圓(輪輪)(甚圓之貌)

ĩ^{14} a^{3} t'ŋ^{55}　圓仔湯

ĩ^{11}　燕

o^{33} ĩ^{52} a^{3} tsiau^{52}　烏燕仔鳥 } 燕子

ĩ^{52} a^{3} tsiau^{52}　燕仔鳥 }

ĩ^{33}　院

pĩ^{11} ĩ^{33}　病院

ĩ^{11} tiũ^{52}　院長

ia^{14}　爺

kuan^{33} te^{52} ia^{14}　關帝爺

t'ai^{14} ko^{33} oŋ^{11} ia^{14}　(前二音乃麻瘋,與王爺合言,表示不可觸摸,不可惹)

ia^{52}　野(粗野,近於兇)

ts'o^{33} ia^{52}　粗野

ia^{14} ban^{14}　野蠻

ia^{52}　(挖,誹謗)

ia^{14} han^{33} tsu^{14}　挖甘藷

—— k'aŋ^{55}　(挖洞)

—— t'o^{14}　挖土

—— lai^{11} ia^{14} k'u^{11}　挖來挖去(互相誹謗)

ia^{11}　(厭)

tsia^{11} ka^{3} ia^{11}　吃到厭(吃得厭了)

ia^{52} ia^{11}　厭厭(不喜歡,不起勁,懶懶之貌)

ia^{33}　(撒布小物)

ia^{11} bi^{52}　(撒米)

—— sua^{55}　(撒砂)

—— tsĩ^{14}　(撒錢,引伸爲浪費錢財之意)

iaʔ^{33}　頁

tue^{11} pue^{52} iaʔ^{33}　第八頁

ia^{33} ke^{11} lai^{11}　頁過來(用爲動詞,翻書頁)

iaʔ^{33}(或 iek)　役

piŋ^{33} iaʔ^{33}　兵役(新名詞)

ia^{11} lam^{14}　役男(新名詞)

ia^{11} tiũ^{14}　役場(前稱鄉公所爲役場,市政府爲市役所,日名)

iã^{55}　(漾)(小小波紋,如投石時引起之水紋,微風時之波紋)

iã^{14}　營

piŋ^{33} iã^{14}　兵營

t'ai^{14} ko^{33} ia^{14}　(麻瘋病營,喻某家不可入或某人不可一摸)

iã^{14}　贏

su^{33} iã^{14}　輸贏(用爲動詞,決個勝負之義)

su^{33} k'un^{14} iã^{11} tsiu^{52}　輸拳贏酒

iã^{52}　影

bo^{11} iã^{52}　無影(没這回事之義)

ts'iu^{11} iã^{52}　樹影(樹影,亦即樹蔭)

iã^{14} hi^{11}　影戲(電影)

bo^{11} iã^{14} bo^{11} tsia^{52}　無影無蹟(無此事)

iã^{52} tsit^{11} e^{3}　(一閃一幌)

iam^{55}　閹

iam^{33} kue^{55}　閹雞

iam^{55}　(用手由未顯之處拔出來)

iam^{33} han^{33} tsu^{14}　(猶挖甘藷,量較少)

—— tsĩ^{14}　(由衣袋等處拉出錢來)

iam^{55}

ka^{33} iam^{55}　(親愛也,如小孩以糖菓給母親,或夫婦之體貼)

iam^{14}　鹽

iam^{11} tsui^{52}	鹽水
iam^{11}	厭
t'o^{14} iam^{11}	討厭
iam^{33}	炎
iam^{11} he^{52}	炎火(很盛的火)
iap^{42}	(藏也,衹用於小物)
iap^{44} tua^{52} ka^{33} ts'ŋ^{33} au^{33}	(藏在屁股後面,站着時拿在手中,坐着時或在手,或放在座位上)
iau^{55}	(餓)
pak^{44} to^{52} iau^{55}	腹肚(?)(肚子餓)
iau^{33} kui^{52}	(餓鬼)
—— sa^{52} sa^{11}	(飢餓貌)
iau^{55}	夭
iau^{33} tset^{42}	夭逝 } 皆罵人之語
iau^{14} siu^{11}	夭壽 } 皆罵人之語
iau^{11}	要
pit^{44} iau^{11}	必要
iau^{52} kin^{52}	要緊
tioŋ^{11} iau^{11}	重要
im^{55}	淫
tsui^{52} im^{55}	水淫(湖水滿)
im^{55}	淹
im^{55} si^{11}	淹死
in^{55}	因
guan^{11} in^{55}	原因
in^{33} ko^{52}	因果
—— ui^{11}	因爲
in^{55}	(他們,第三人稱複數)
in^{52}	引
in^{14} he^{52}	引火(吸引火氣,用爲動詞時將火移到易燃物上)
in^{52}	(允)(答允,引受)
in^{52} li(lu)^{11}	允汝
in^{14} tsun^{52}	允准
in^{11}	印,痕迹
kiek^{44} in^{11}	刻印
in^{52} sioŋ^{33}	印象
in^{11}	應
kio^{52} bue^{11} in^{11}	叫(不)應
iŋ^{55}	英
iŋ^{33} hioŋ^{14}	英雄
—— kok^{42}	英國
iŋ^{55}	鸚
iŋ^{33} ko^{55}	鸚哥
iŋ^{55}	(塵埃飛揚)
iŋ^{14}	榮
koŋ^{33} iŋ^{14}	光榮
iŋ^{14}	營(讀音)
kieŋ^{33} iŋ^{14}	經營
iŋ^{11} giap^{33}	營業
iŋ^{14}	(閑也)
iŋ^{11} iŋ^{14}	(閑貌)
iŋ^{52}	(波浪)
tua^{11} iŋ^{52}	(大浪)
iŋ^{14} k'a^{55}	(浪脚)
iŋ^{52}	永
iŋ^{14} kiu^{52}	永久
—— si^{14}	永時(常時)
—— uan^{52}	永遠
iŋ^{11}	應
ta(p)^{52} iŋ^{11}	答應
iŋ^{52} hu^{11}	應付
—— kai^{55}	應該
—— ts'ui^{11}	應(頂)嘴
iŋ^{33}	用
iŋ^{11} tsui^{52}	用水
io^{55}	腰
io^{55}	(養育)
io^{33} kia^{52}	(養孩子)
io^{14}	窑
tsŋ^{14} a^{3} io^{14}	磚仔窑
io^{14}	搖
io^{11} ts'iu	搖手
ioʔ^{42}	(猜)
ioʔ^{44} k'ua^{52} bai^{33} le^{3}	(猜猜看)
ioʔ^{33}	藥

se^{33} ioʔ^{33}	西藥
tsia^{11} ioʔ^{33}	吃藥
io^{11} tsui^{52}	藥水
iok^{42}	約
k'e^{52} iok^{42}	契約
iok^{44} sok^{42}	約束
iok^{33}	育
kau^{52} iok^{33}	教育
ioŋ^{52}	勇(强韌,耐用,壯)
ioŋ^{14} kam^{52}	勇敢
—— k'i^{11}	勇氣
—— kia^{33}	勇健
ioŋ^{52}	養
siu^{33} ioŋ^{52}	修養
ioŋ^{33}	用
li^{11} ioŋ^{33}	利用
it^{42}	一
tue^{11} it^{42}	第一
it^{44} tiŋ^{52}	一等
iu^{55}	憂
iu^{33} ts'iu^{14}	憂愁
—— bin^{33}	憂面(皺臉,不願意去做)
iu^{55}	優
iu^{33} siu^{11}	優秀
iu^{14}	由
li^{14} iu^{14}	理由
iu^{14}	油
ba^{52} iu^{14}	肉油(豬油)
he^{14} iu^{14}	火油(花生油)
ba^{52} iu^{11} p'oʔ^{42}	肉油粕(豬油渣)
k'a^{52} iu^{14}	敲油(打油)
iu^{14}	郵
iu^{11} pen^{33}	郵便(外來語,或指郵差,如同動詞"寄"於前則指郵寄)
—— —— kiok^{33}	郵便局
iu^{52}	友
piŋ^{11} iu^{52}	朋友
iu^{14} ts'iŋ^{14}	友情
iu^{11}	幼(稚也,細也,肉嫩,皮嫩亦稱幼)
iu^{52} ti^{11} hŋ^{14}	幼稚園
iu^{33}	柚
pe^{11} iu^{33}	白柚
iu^{35} a^{3}	柚仔(柚子)
iu^{33}	又
iu^{33} si^{11}	又是
—— ko^{52}	……(又再……)
iu^{33}	右
tso^{14} iu^{33}	左右
iũ^{55}	鴦
uan^{33} iu^{55}	鴛鴦
iũ^{14}	羊
ts'i^{11} iũ^{14}	飼羊
iũ^{11} ko^{55}	(公羊)
iũ^{14}	洋
se^{33} iũ^{14}	西洋
lam^{11} iũ^{11} laŋ^{14}	南洋人
iũ^{11} he^{11}	洋貨
iũ^{14}	溶
iũ^{11} iũ^{14}	溶溶(猶細碎也)
iũ^{14}	熔
iũ^{11} t'i^{52}	熔鐵
iũ^{52}	舀
iũ^{14} tsui^{52}	舀水
—— t'ŋ^{55}	舀湯
iũ^{52}	(芽)
pu^{52} iũ^{52}	(發芽)
iũ^{52}	養
iu^{14} pẽ^{33}	(養父)
iũ^{33}	樣
bo^{11} siŋ^{11} tsit^{11} e^{3} iũ^{33}	無成一個樣(不像個樣)
si^{14} mi^{14} iũ^{33}	甚麼樣
tsã^{52} iũ^{33}	怎樣
iũ^{11} siek^{42}	樣式
iũ^{33}	恙
u^{11} ko^{52} iũ^{33}	(有毛病)
iũ^{33}	(挖漏之花生或甘薯在地中發出芽)
t'o^{11}(tau^{11})iũ^{33}	土(豆)(芽)

sua^{14} iu^{33}	(花生挖漏長芽而散於園中)	o^{11} kiã^{14}	學行,學走路
	O	o^{11} tŋ^{14}	學堂
o^{55}	烏	ok^{42}	惡
o^{33} bak^{33}	烏黑(黑墨水)	tsue^{11} ok^{42}	罪惡
—— en^{55}	烏煙	ok^{44} laŋ^{14}	惡人
—— t'ŋ^{14}	烏糖(赤糖)	—— tok^{33}	惡毒
—— ma^{11} ma^{14}	(黑貌)	ok^{42} lan^{11}	(對人責罵)
o^{14}	(牡蠣)	ok^{42}	屋
o^{11} k'ak^{42}	(牡蠣殼)	ka^{33} ok^{42}	家屋
o^{14}	湖	oŋ^{14}	王
p'ĩ^{11} o^{14}	澎湖	kok^{44} oŋ^{14}	國王
o^{52}	(挖)	ts'at^{11} oŋ^{14}	賊王
o^{14} bak^{11} tsiu^{55}	(挖眼睛)	oŋ^{52}	枉
o^{11}	惡	uan^{33} oŋ^{52}	冤枉
k'o^{14} o^{11}	可惡	oŋ^{14} k'ut^{42}	枉屈(委曲)
o^{33}	芋	oŋ^{52}	往
o^{11} huaĩ^{14}	芋(莖)	lai^{11} oŋ^{52}	來往
oʔ^{42}	(慢遲)	oŋ^{14} hok^{33}	往復
oʔ^{33}	學	—— hue^{14}	往回
taŋ^{11} oʔ^{33}	同學	oŋ^{33}	旺

原載《中國書目季刊》14.2:167-240,1980年。

書評:中國語言地圖集

一、簡　介

《中國語言地圖集》(以下簡稱地圖集)有中英兩種版本,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1988 年由香港朗文出版(遠東)有限公司出版。總編輯中方六位,漢語方言方面是李榮、熊正輝、張振興主持;少數民族語言方面是傅懋勣、王均、道布負責。澳方三位,是温棣帆(Stephen Wurm)、鄒嘉彦和布萊德雷(David Bradley)。地圖集的總序裹指出,中國方面承擔大部分實際工作,如語言調查研究、編繪草圖並寫中文説明;澳國方面編繪漢語方言在中國境外分佈圖、安排製圖、把中文説明譯爲英文、爭取資助並聯繫出版。實際工作固然艱鉅,製圖出版、籌措大筆經費也不是易事。

地圖集是一本劃時代的著作,在此以前祇有上海申報館《中華民國新地圖》(1934)及《中國分省新圖》(1939、1948)之中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提供的"語言區域圖",並没有進一步詳細的漢語方言及少數民族語言圖。在本書出版之後,中國語言學界終於有了一本自己的語言地圖集了,終於可以把中國十二億人口的語言方言情形以地圖的形式呈現給世人了。這本地圖集不僅對語言學界是一個交代,對其他學科如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都是必需的參考。因此,無論我們對地圖集有什麽批評,它已經具有歷史性的意義和價值。

地圖集一共有三十六幅彩色地圖,分爲 A、B、C 三組。A 組是五幅綜合圖,包括中國語言圖、中國漢語方言圖、中國少數民族分佈圖、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分佈圖和廣西壯族自治區語言分佈圖。B 組是十七幅漢語方言圖,包涵官話、晉語、吳語、閩語等,又有以地區爲主來畫的,如安徽南部漢語方言、廣東省的漢語方言等。幅員最大的官話區就有六幅。海外漢語方言則分成

兩幅:太平洋地區一幅,其他地區一幅。C組是十四幅少數民族語言圖,其中有以語言爲主的,如苗語方言圖、藏語方言圖;也有以地區爲主的,如中國南方少數民族語言圖、雲南省少數民族語言圖等。每一幅地圖都有相當篇幅的文字說明,除介紹語言方言的情形以外,都有人口統計的資料和參考書目。

二、簡　評

編繪這樣一本地圖集是一件體大思精的工作,對提出此一計劃的人和主持整體編務的人值得我們表示敬意。中國境内語言和方言情形極爲複雜,主編和各圖的編輯從整體的設計到個別問題的解決,既須有一般性的了解,也要有獨到的學術眼光。這是一個大集體工作的團隊表現,如非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其事,其他的學術單位恐怕都難以辦到。光是語言調查的資料就涵蓋了近數十年來的方言調查報告和近幾年大規模調查研究的成果。海外漢語方言部分則顯示過去二十五年來一百五十個漢語社區的情形。說地圖集體大思精,並非虛譽。

編圖的手法是靈活的,上文提到地圖之中有的按語言或方言來畫,顯示語言或方言的地理分佈;有的圖則按地區來畫,表示一個地區之内語言分佈的情形,以及不同語言或方言彼此雜處的狀況。提供使用者研究語言之間互相影響的資料。

繪圖的技術是一流的,種種語言方言重叠交叉的情形都能用不同的顏色和符號詳細顯示出來,令人一目了然,可以想象在設計的過程之中不知繪圖者流過多少辛勤的汗珠。

以下我想就漢語方言部分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提供給編輯們參考,希望讀者使用地圖集時也能就這些問題多加考慮。

(一)方言分區缺乏原則性之討論——平話區的界定問題

在A2圖的説明裏,開宗明義把漢語方言分爲十區,就是:官話區、晉語區、吳語區、徽語區、贛語區、湘語區、閩語區、粵語區、平話區和客家話區。但是没有説明根據什麼原則分這十區,是音韻條件呢?文法條件呢?還是詞彙條件?因爲方言文法和詞彙的研究還頗有不足,最大的可能是音韻條件,那麽是哪些條件?這些條件是否具有分辨大方言區的作用?我(丁1982)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也曾提出"用早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大方言"的看法。地圖集裏衹是把分區的結果告訴讀者,卻没有説明分區原則是什麽,

爲什麽要如此分區。

從 A2 圖説的上下文裹我們可以推測,大概地圖集是沿用前人的看法,如李方桂(1937)、趙元任(1943)的文章以及史語所 1948 年在《中國分省新圖》裏的“語言區域圖”。换句話説,前人已有成説,地圖集也就不必另起爐竈了。但是問題在於地圖集的漢語方言區裏有晉語區和平話區,是前人没有分出來的。晉語分出來的理由有一專節説明,無論别人是否同意,至少有了交代。而平話何以成爲跟湘語、粵語相當的一個方言區,實在語焉不詳。圖説裏衹説平話“古全濁音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一般不送氣”。這個説明太簡略了,古全濁音在閩語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一般也不送氣,新湘語的一部分也是如此。對於這樣大的一個分區問題應該多説一點理由才是,因爲究竟平話是否應該分立爲一大方言,並無定論。

(二)晉語分立理由不足

晉語該不該從北方官話裏分出來,是一件有争議的事。如果分出來,應該算是跟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平行的方言呢?還是應該跟吴語、閩語平行的大方言呢?大概大家都承認晉語和其他的北方官話比起來是有一些特徵的,但是獨立爲一個大方言恐怕不妥。我(丁 1982、1987)以前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時衹見到李榮(1985)《官話方言的分區》一文。現在在 A2、B7 兩張圖説裏看到比較詳細的説明,除李榮指出晉語有入聲之外,侯精一又列出四條晉語的共同點:

1. 不分北京的 ən:əŋ、in:iŋ、uən:uəŋ、yn:yŋ 四對韻母,都讀-ŋ 尾。

2. 多數地區有詞綴“圪”[kəʔ]。

3. 多數地區有 tsəʔ 尾,相當於北京的詞尾“子”,但邯新片多用變韻的方式表示。

4. 除邯鄲、安陽等地以外,多數地區都有分音詞。

第 1 條是許多官話方言的共性,如 B2 圖中北方官話區的淶阜小片,又如 B4 圖中中原官話的秦隴片和隴中片。至於不分 ən:əŋ、in:iŋ 的方言那就更多了。所以這一條是晉語的共同點,卻不能用來支持把晉語從北方官話中分出來成爲大方言。

第 2 至第 4 等三條是構詞現象,我們對方言中構詞的瞭解實在太少。晉語區本身衹是多數地區如此,例如邯鄲、安陽就既無 tsəʔ 尾,也没有分音詞。劉育林(1988)研究陝北十九個縣市的方言,指出具有詞綴 kəʔ 和分音詞兩個特點,但是十九個點之中有十六個點地圖集歸入晉語,另有三點延

安、甘泉、延長都歸入中原官話的秦隴片。

回到晉語有入聲這一點來看，至少不能因此劃分爲大方言。江淮官話固然有入聲，四川的西南官話也有，B2 圖中北方官話章桓小片今入聲字也自成調類。《河北方言概況》書中指出，僅河北一省有入聲的縣市就有三十五處之多。用入聲歸屬這一個條件給官話方言分區恐怕不能令人信服。

區分方言本來就是一件難事，趙元任先生(1948:1567)早就用顏色的不同來説明過方言間的區别，搭界的地區更是難以劃清界限。我以爲方言的區分也許應該釐清方言的中心地區，到邊際地區則可容許相當的出入。晉語該不該劃分爲大方言，我以爲證據不足。如果照我(1982)的提議把晉語放到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同一層次；或者如劉勛寧(1995)的提議，改稱爲秦晉方言，認爲是跟整個官話平行的一支，都是可以討論的方法。

(三)湖北楚語誤歸江淮方言

趙元任先生(1948:1569)在《湖北方言調查報告》中認爲第二區十九個縣的方言是典型的楚語，例如孝感、黄陂、麻城、浠水等地。現在地圖集不知何故竟把這些方言都歸入江淮官話黄孝片（見 B3 圖説)。如果衹是因爲這些地方都有入聲的話，那真是因小失大了。

楚語的特點例如：大致都有捲舌塞擦音及擦音 tʂ、tʂʻ、ʂ 等聲母；"書、虚"同音，大半讀 ʂʮ；"倍、梅、對、最、歲、累、隨"等字大都讀 i 韻而不讀 ei；"杜、助"等字大部分讀 əu 韻或 ou 韻，跟一般的江淮官話可説差異太大。即使就入聲字來説，楚語的入聲雖然單獨成爲一類，但是既無喉塞音尾，也不短促，跟江淮官話的入聲相差懸殊。

我(1982)曾經提議把楚語獨立爲官話的一支，即使這個看法不一定正確，無論如何也不能把楚語跟江淮官話混爲一談。

趙元任先生討論楚語時説："這一區的東部，陰平調值是低調或降調，有'下江話'的風味。"這一句話指的衹是陰平調的調值，並不牽涉方言分區，相信地圖集的編者應該不會産生誤會。調值跟調類比較起來，是比較容易變化的成分，不大能用作分區的依據。

(四)東北官話不應獨立成區

A2 圖説裏提到東北官話獨立成區的理由是：1. 古入聲清聲母字今讀上聲的比北京多；2. 陰平調比北京低；3. 多數方言 ʐ 聲母讀爲零聲母。這些理由實在太弱，試以 B2 圖説中北方官話天津小片的特點來説，第一，陰平讀低降調，也比北京低；第二，古日母字今讀零聲母，跟東北官話差别極微。

至於入聲清聲母字讀上聲的多少更是細微末節,不能用來作爲分區的理由。

我以爲如果不把東北話歸入北京官話的話,至少也該歸入北方官話(冀魯官話)。

(五)其他零星問題

1. A1、A2 圖說裏都提到官話大區之中有一個"冀魯官話區",但在 B2、B3 圖說裏卻稱爲"北方官話區"。雖然編者在 A2 圖說裏解釋"北方官話"應該改稱"冀魯官話"的原因,但是在這樣一本地圖集之中仍然不應該出現這樣不一致的名稱,如非前後連貫起來詳讀圖說,否則無法了解其原因。

2. B5 圖說裏有一個新疆漢語方言聲調比較表,其中最後一大欄漏去"平聲"二字,或"入聲 = 平聲"的說明。可能因爲表中庫爾勒、和碩等六處有入聲讀去聲、上聲的,所以無法標明。我覺得還是應該多加兩個橫格,使眉目清楚。

3. B6 圖說中把西南官話的定義加以擴充:"古入聲今讀陽平的是西南官話,古入聲今讀入聲或陰平、去聲的方言,陰平、陽平、上聲、去聲調值與西南官話調值相近的,即調值與成都、昆明、貴陽等六處的調值相近的,也算是西南官話。"這個說明顯示兩點:第一,衹用古入聲字今讀陽平一條,不足以界定西南官話,所以才要擴充定義。第二,擴充的結果使用到調值來協助界定,實在是不大可靠的辦法。因爲調值相近是漸進式的,很難劃分界限。

4. B8 圖說中提到"粵語台山話古次濁上聲有讀陰平的,但全濁上聲不讀陰平"。不知是根據什麼材料?《漢語方言概要》(205 頁)、陳蓉(Teresa Cheng 1973:314)都指出古上聲次濁聲母字念成陰上、陽上、陰去、陽去四類,没有提到有讀陰平的。

5. B11 圖說裏指出贛語的主要特點是: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塞擦音時,絶大多數地方爲送氣清音。"喫飯、喝茶"說"喫飯、喫茶"。這樣的說明稍嫌簡略,因爲江淮官話泰如片有不少地方都具有同樣的特點。李如龍、張雙慶(1992)的《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就詳細得多。

6. B12 圖說把儋州話歸入粵語系統,在 A2 圖說裏改列爲未分區的非官話。根據我(1986)的研究,儋州話文言、白話屬於兩個不同的系統,文言音屬於粵語,白話音接近客家話和贛語,因此地圖集前後兩個圖說的解釋都衹對了一半。

三、結　語

總的問題是方言區分沒有層次性的條件,缺乏總體性的規劃,有的時候用音值作爲條件,有的時候用詞彙或構詞法作爲條件,顯得章法不清,瑕瑜互見。

相對於地圖集的總成績和優點來說,上述的這些缺點並不造成重大的影響。但如以後有重版的機會,能够稍加改正則更爲理想。

原載《國際中國語言學評論》1.1:89-92,1996年。

參考文獻

丁邦新 1982.《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慶祝李方桂先生八十歲論文集》,《清華學報》新 14.1-2:257-273。

丁邦新 1986.《儋州村話》,《史語所專刊》84。

丁邦新 1987.《論官話方言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史語所集刊》58.4:809-841。

李　榮 1985.《官話方言的分區》,《方言》1:2-5。

李方桂(Li,F K)1937. Languages and dialects, *The Chinese Year Book*:43-51。又見於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1-13。

李如龍、張雙慶 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袁家驊等 1960.《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3 年。

陳　蓉(Cheng,T)1973. The Phonology of Taish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256-322。

趙元任(Chao,Y R). 1943.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Chin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CII2:63-66。又見於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21-25。

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吴宗濟,董同龢 1948.《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史語所專刊)18。

劉育林 1988.《陝北方言略説》,《方言》4:257-269。

劉勛寧 1995.《再論漢語北方話的分區》,《中國語文》6:447-454。

國語中雙音節並列語兩成分間的聲調關係

一、緒　論

（一）語組和複合詞

題目中的"並列語"一詞是兼指一般研究中國語法的學者們所說的並列語組（或稱詞組）和並列複合詞而言。各學者之間對於語組和複合詞這兩個名詞的名稱及其意指略有不同。他們之間的差異雖不致構成基本分類上嚴重的差别，但是對於本文材料的選取仍有相當的關係，所以先在這裹加以簡略的比較：

趙元任先生在《國語入門》[①]中說："造句學是研究以詞爲單位的結構（—— 語組）；構詞學則是研究以字爲單位的組合——詞。"（37 頁）"一個字如果同時也是一個詞，它就是一個自由語；如果一個字必須和别的字（無論它是自由的或附着的）結合才能成爲一個詞，那麼它就是附着語。"（33 頁）據此，則語組的成分必定是自由語，而詞的成分可以是自由語或附着語。又說："複合詞就是由兩個字構成的詞。""其中的某一個成分可以是輕聲，也可以不是輕聲。""其成分之一可以是自由語，也可以是附着語。""其語法功用可以和它的各個成分或某一個成分一樣，也可以都不同。"（41-42 頁）據此，則複合詞的兩個成分可以是自由語加自由語；自由語加附着語；附着語加附着語。同時，當複合詞的兩個成分都是自由語時，跟語組就不易區别。

---

① 趙元任《國語入門》（*Mandarin Prim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1967 年第五版。該書第三章"文法"有兩種中譯文：一爲李榮編譯：《北京口語语法》第二篇，1995；一爲裴溥言譯《國語語法大綱》，見《國語日報・語文乙刊》140-153 期。本文所用譯文參用兩者，間以己見，均不特别加注，詳見原文。

董同龢師遺著《語言學大綱》則用以下幾種分類：1. 語組——它的成分都是自由語（108 頁）。2. 單詞——衹包含一個自由的單語。3. 複詞——一個成分是自由語，另一個成分是附着語。4. 準複詞—— 兩個成分都是附着語。5. 合詞—— 兩個成分雖然都是自由語，可是在結構方面和語詞相像的地方很多（97 頁）。

比较以上兩說，後者是用複詞、準複詞和合詞三類分述前者的複合詞。

陸志韋在《漢語的構詞法》中批評所謂自由語和附着語的觀念不適合於分析漢語（5 頁），他利用擴展法在句中找出詞，就是從結構類型相同而長短不同的句子裏找出詞。把一句話在可能拆開的地方予以擴展加字，仍保持原有的結構，擴展到不能再擴展了，留下的小片段叫作詞，不論還包含多少語素（6 頁，語素即語位，又稱詞素）。據此，陸氏的"詞"約略相當於趙先生和董師的詞—— 最小的自由語[②]。他另有"詞組"相當於我們的"語組"。陸氏既不以自由語和附着語的尺度來丈量每一個詞再加分類，所以詞的分類是從意義和內部結構來決定的，因此他的"詞"，除去單音節詞以外，同樣也包括各種複合詞—— 複詞、準複詞和合詞。

趙先生在他的新著《中國話的文法》中[③]，大體沿用他以前的分類，並討論當遇到兩個成分都是自由語的結構時，可能是語組，可能是複合詞，有幾個可以幫助判別的主要條件：第一，有一個成分是輕聲則是複合詞；第二，若不改變其本身意義，就不能再擴展，也是複合詞；第三，如果該結構是離心的，也是複合詞（361-362 頁）[④]。

對於本文的需要而言，語組和複合詞幾乎站在同等的地位上，不必截然地分清語組和複合詞之間的界限，理由下詳。材料中兩者兼收，衹在選取時注意這兩者和其他語言結構之間的差別。所以本文用並列語一詞兼指並列語組及並列複合詞。

---

② 這裏說約略相當，因爲理論上稍有不同處。

③ 趙元任《中國話的文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8。此書尚無中譯本，本文爲行文方便，在引用時暫譯若干小片段。新按：後來我的全譯本 1980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共 458 頁。2002 年出增訂版；1994 年臺北學生書局出臺版。

④ 趙先生在此用"離心的"（excocentric）一詞表示意義上的離心，和別的地方用來表示語法功用上的離心稍有不同。

(二)並列語的定義、種類和其兩成分之間的次序

《中國話的文法》中説(262 頁):"並列語組是包含至少兩個中心的同心結構。兩中心個别的語法功用和整個語組大致相同。"又説(372 頁):"並列複合詞是其直接成分(immediate constituents)處於同等地位的一種結構。除少數例外以外,它與並列語組的不同點在於它的成分的次序不能顛倒;與主從複合詞的不同點在於它的每一個成分都是一個主體,而主從複合詞衹有第二個成分才是主體。"本文衹討論雙音節的並列語,所以具有兩個以上成分的並列語不作討論的主題。那麽我們可以簡單地説:雙音節並列語包含兩個成分,每一個成分都是主體,處於同等地位。

這種並列語按照其詞性可以有多種不同的分類,例如同義並列語、反義並列語、平行並列語等等⑤。本文也不具論。

剛才解釋並列複合詞的時候,提到兩成分的次序問題。這是本文主要的興趣所在,需要特别仔細的觀察,以下先節引諸書:

《國語入門》(42 頁):"並列語組的成分是可以顛倒的,雖然通常某一個次序比較合於習慣。但並列複合詞成分的次序是固定的,雖在少數的情形下它們可以顛倒,然而意義也就往往因此而變。"

《語言學大綱》:"並列語組—— 整個語組的語法功能和兩個或全體成分都相同。在這裏面,凡語法功能和整個語組相同的成分,次序可以互换。"(115 頁)"並列複合詞——次序固定是主要的特徵。"(120 頁)

《中國話的文法》:"在文法上,並列語組中各項目的次序是可以互换的,但是在習慣上有時卻不能互换。"(267 頁)"包含兩個單音節字的並列語組,除非加上停頓或别的記號,否則它的習慣次序是不可互换的。……其原因在於兩個單音節字的連續經常組成複合詞,而並列複合詞中的成分在正常狀況下其次序是不可互换的。"(268 頁)

綜合上面所引的意見可以歸納爲兩點:一、並列語組兩個成分的次序在文法上可以互换,但在習慣上是固定的。二、並列複合詞的成分次序是不可互换的。

---

⑤ 趙元任 1968:374-378。又丁聲樹《現代漢語語法講話》:219,1963,把並列式分爲兩類:"一類是把意義相同或相近的成分並列起來造成一個詞;一類是把意義相對或相反的成分並列起來造成一個詞。"又孫常叙《漢語詞彙》:102-105,1957,把並列式分爲四種:一、兩端對舉;二、兩端概括;三、兩事相成;四、同義互注。

讓我們先來看幾個實例,我們有這樣的並列語組:

多少　風雨　手脚　買賣　吵鬧　教學

但是習慣上我們不説:

少多　雨風　脚手　賣買　鬧吵　學教

在理論上,這樣的次序顛倒是没有理由拒絶的,是合乎文法的。細細推究起來,某一種次序之所以成爲習慣的用法,當然可能是純粹的偶合,但是如果不是偶合的話,是不是可以有别的解釋呢?在找不到别的解釋之後再説它們是偶合的,是不是更易令人信從?如果收集大量的實例,從不同的角度來試測,從統計上、從比例上,是不是能够看出大體的趨勢呢?

再看並列複合詞,我們有:

燈火　開關　水土　支持　想像　教養

我們没有:

火燈　關開　土水　持支　像想　養教

它們的次序是固定的。如果我們追問:爲何會這樣固定下來?兩個並列同等的成分何以要排成某一個固定的次序才有特定的意義?早先爲何會如此約定俗成?當然約定俗成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就是那樣"定成"了,但是,在我們没有加以全面的觀察以前,這樣的認定可能是武斷的。進一步説:並列複合詞的特定次序和並列語組的習慣次序會不會來自同一原因呢?國語裏,同一個語詞既是並列語組又是並列複合詞的也很多,例如前面所舉的並列語組中就有這樣的例子,它們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意義:

	一	二
風雨——	風雨交加。	大風雨來了。
多少——	多少都可以。	要多少錢?
手脚——	他手脚冰冷。	他手脚靈便。
買賣——	買賣黄金。	做買賣要有良心。

第一組是並列語用爲語組的句子;第二組句子中的並列語就是複合詞,它們的第二個成分,有的讀輕聲,有的讀原調(趙元任 1968:376-377)。讀輕聲與否,衹在區分語組和複合詞時有用,跟語序卻是不相干的⑥。

從這些例子中,我們可以很確鑿地看出:在我們觀察並列語兩成分的次

⑥ 雖然讀輕聲的成分都在第二位置,但並不是因爲某一個成分要輕讀才把它放在後面的,反而是因爲既成第二成分,有時才讀輕聲。

序時，並列語組和並列複合詞有同等的作用，站在完全同等的地位，所以上文說，就本文的需要而言，我們不必截然地分清這兩者間的界限。

（三）材料的選取

按照前述的並列語的定義，在《國語辭典》中選取出三千多條並列語（汪怡 1937、1961）。另外從陸書第十七章"並列格"中採用了少數幾條。陸氏的材料絕大部分也是來自《國語辭典》，小部分的材料是自行增補的，並經北京發音人校對過的（陸志韋 1964：10），其可靠性應與取自《國語辭典》的無二致。

大體說來，按其定義在詞典中選取並列語並無困難，祇有下述的兩類疑似並列語沒有採入：

（1）跟親屬稱謂或傳統禮法有關係的不收。例如：

父母　父子　公婆　夫婦　兄妹　叔侄　子孫

表面上看來，這些詞似乎是並列的，其實由於尊長、敬老等觀念的影響，已經成爲序列語了[⑦]。其成分間的次序之不可顛倒是別有緣故的。由此推論，下列諸詞也不收入：

君臣　師徒　椿萱　怙恃　喬梓　主僕　老幼

（2）有序列關係的不收，其中最清楚的是有時間的序列關係，例如：

秦漢　唐宋　堯舜　孔孟　黃老　夷齊

也有其他序列關係的，例如：

鯤鵬　朱陳[⑧]　問答　文字[⑨]　干支　子午　甲子

在這去取之間，有的地方難免有主觀的成分，幸好這種有問題的祇佔極少數，絕大多數的並列語都是一目瞭然的。

《國語辭典》可說是兼收文白各詞的，雖不純粹是口語詞典，但是口語的材料已經相當豐富[⑩]。至於文言的材料，都是現在普通知識分子還在應用的，並不是已經僵化的詞彙。在沒有別的更好的詞典或詞彙可資應用時，這裏的材料該已經够作平面描述的研究。

詞彙和語法、語音比較起來是變動得較快的，然而在觀察實例以後，我們

---

⑦ 其中也有"叔伯""弟兄"等語違反長幼之序，很像並列語，爲免糾葛，也一律不收。

⑧ 源自白居易詩："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一村惟兩姓，世世爲昏姻。""朱陳"的次序可能是爲了押韻的需要而定的。

⑨ 可能跟《說文解字・敘》給"文、字"下的定義有關。

⑩ 《國語辭典》：30 汪怡序云："本書既以國语爲主，則白话中所用之詞，當然收得不少。"

不得不承認許多口語裏的詞彙是其來有自的,文言的詞彙更不用説,因此,在作平面描述研究的同時,我們也可以用這些材料試從歷史的觀點上加以觀察。

二、本　論

(一)從姓氏並列語説起

前面提到有序列關係的並列語時,曾舉出堯舜、黄老、孔孟諸例,是本文所不考慮的,因爲這些例語有顯著的時間序列,但是如果在同一時代、同一朝代,没有序列的關係時,這些例語我們就該特别注意了。我們覺得,以姓氏並稱兩個同時代的人,其中某一個人的姓在前或在後,應有最自由的出現率。如果某一姓跟别的姓並列時,老是出現在一個特定位置,那麽,可能他們的排列就意味着某種音韻上的關連,試看下列各例:

温李—— 温庭筠、李商隱　　李杜—— 李白、杜甫
蘇李—— 蘇武、李陵　　李杜—— 李固、杜喬
蘇李—— 蘇味道、李嶠　　李杜—— 李膺、杜密
蘇李—— 蘇頲、李乂
牛李—— 牛僧儒、李德裕(或云指李宗閔)
王李—— 王世貞、李攀龍

"李"是上聲字,出現在它前面的"温、蘇"是陰平字,"牛、王"是陽平字。出現在它後面的祇有一個"杜"字,是去聲,共有三個"蘇李"、三個"李杜",其排列次序都一致不紊,没有一個例外,似乎不完全是偶然。别的姓在並列語中很少出現這麽多次的,有的也可以看出一點綫索:

王李——(見上)　　王謝—— 王氏、謝氏
劉白—— 劉禹錫、白居易　　元白—— 元稹、白居易
羊左—— 羊角哀、左伯桃　　羊陸—— 羊祜、陸抗

陽平聲的"王、劉、元、羊"都是第一成分;上聲的"李、左",去聲的"謝、陸"都是第二成分;陽平的"白"字雖是第二成分,而它前面的成分也都是陽平。"陸、白"二字作第二成分還有别的原因,下詳。

由於這個啓示,我們懷疑雙音節並列語的成分排列和其聲調或者有關。要探求這種關係,最可靠的方法是統計所有並列語兩成分的調類,觀察它們出現的地位,以及彼此相配合的情形。

我們知道,在漢語裏,各調字的數目並不大致相等,例如平聲字總是特

別多，上聲字和去聲字總是比較少，在有入聲的方言裏，入聲字也比平聲字少得多。這種實際上的字數多少並不影響我們的統計，因爲平聲字多，則它用爲第一成分或第二成分的可能率也該同樣高；上聲字少，如果用作第一成分的少，則用作第二成分的也該同樣少。換句話說，無論字多字少，在自然狀況下，它們不會老出現在同一個位置，除非有特殊的原因。

以下把統計 3056 條並列語的結果從描述的和歷史的兩方面來報告。

(二)從描述的立場看

下表按照國語的四個聲調統計各調字出現的情形：

表一

調　類	總出現次數	第一成分	百分比	第二成分	百分比
陰　平	1368	1103	81%	265	19%
陽　平	1563	815	52%	748	48%
上	1071	523	49%	548	51%
去	2110	615	29%	1495	71%

陰平調的字共出現 1368 次，其中用作第一成分的約佔 81%；用作第二成分的約佔 19%。去聲字共出現 2110 次，其中用作第一成分的約佔 29%；用作第二成分的約佔 71%。兩者正好有相反的趨勢：陰平調的字大部分用作第一成分；去聲字大部分用作第二成分。陽平和上聲的字用爲第一或第二成分的比例約略相當。

照表上的百分比數來看，各調字用作第一成分的是由上而下遞減；用作第二成分的是由上而下遞增。這一種增減的趨勢是不是意味着一種自然的限制性——限制各調字的可能出現地位？當第一成分是陰平字時，第二成分可以是任何一調的字；當第一成分是陽平字時，陰平字很少在第二位置出現，第二成分極大多數是陽平、上聲和去聲的字；當上聲字是第一成分時，第二成分多是上、去聲字，少有陰、陽平的字，當去聲字是第一成分時，第二成分也差不多都是去聲字，很少有別的聲調的字。

這一個推論必須再從統計上來驗証，看看當第一成分是陰平、陽平、上、去各種聲調的字時，它們的第二成分究竟是哪些調的字，出現率的高低如何？能不能給上面的推論作一有力的注脚？

表二

第一成分	第二成分							
	陰平	百分比	陽平	百分比	上聲	百分比	去聲	百分比
陰平 1103	130	11.8%	314	28.5%	230	20.9%	429	38.8%
陽平 815	62	7.6%	195	23.9%	163	20%	395	48.5%
上 523	40	7.6%	107	20.5%	82	15.6%	294	56.3%
去 615	33	5.4%	132	21.4%	73	11.8%	377	61.3%

從表上看來,第二成分用陰平字的百分比越來越小,而去聲字的百分比卻越來越大,這是因爲陰平字很少跟在其他聲調的字的後面結合成並列語;而去聲字正好相反,無論第一成分是什麽聲調的字,它都可以出現爲第二成分。同時去聲字作第一成分時,很少接其他調的字,最自然的後接成分就是本調的字,所以其第二成分也是去聲字的竟達 61.3%。這些現象都是非常符合我們前面的推論的。

在以陽平和上聲調的字作第二成分的兩欄裏,當第一成分是陰平或陽平字時,接用陽平字或上聲字爲第二成分有同樣的自由,所以它們的比例數極爲接近。這一點也合乎我們的推論。但是另有一個現象是走出軌外的。

當第一成分是上聲及去聲字時,陰平字很少在它們之後出現,從比例數上看,這種情形是很明顯的。同時,照我們的推論,陽平字也該很少在它們後面出現,這一點卻不對了,第二成分陽平欄裏的百分比都比上聲欄裏的來得大。換句話説,第一成分是上、去聲字,接用陽平爲第二成分的反而比用上聲字的多。

粗略看來,這是違反我們推論的。但在仔細檢看以後,我們發現原來用作第二成分的陽平字裏有很多是從中古的入聲字變來的。中古的入聲字變入國語的四個聲調,變入陽平的字數遠比變爲上聲的多得多。所以前述不合我們推論的現象是具有别的歷史上的原因的。當然陰平和去聲字中也有入聲字,這裏暫不討論,關於整個入聲字的分配情形,下面要詳細分析。

(三)從歷史的立場看

前文引過"李杜、元白、劉白、羊陸"等四個例語,在中古音,杜字是上聲,白、陸二字是入聲。濁上歸去、入聲消失和平聲分化使各聲調所包含的字數發生很大的變動,於是我們發生新的問題。在濁上没有歸去以前,自然我們

統計裏的去聲字要大爲減少,上聲字自然增多,這樣的增減會不會影響我們"去聲在後"的理論呢? 在入聲没有消失以前,如把入聲字單獨列出來,它的位置又該在何處呢? 對於前述當第一成分是上、去聲字,後接陽平和上聲字的問題,是不是能找到滿意的答案呢? 在平聲未分化以前,平聲字更比别的聲調的字多了,在統計上顯示出什麽樣的結果呢? 這些問題還是要從數字和百分比來看。

表三

調類	總出現次數	第一成分	百分比	第二成分	百分比
平	2436	1811	74%	621	26%
上	1209	587	49%	622	51%
去	1450	440	30%	1010	70%
入	1017	218	21%	803	79%

一如前述,總出現次的多少衹是因爲漢語中各調字的數目並不相等的緣故。其出現爲第一或第二成分的分配比例才是最重要的綫索。表格中顯示的情形甚爲明晰:由平上而去入,出現爲第一成分的比例數是遞減;出現爲第二成分的比例數是遞增。如此,我們又得到和前述類似的理論:平聲字多用爲第一成分;去、入聲字多用爲第二成分;上聲字兩用。而平、上、去、入四聲調名的排列正好是各聲調的字用爲並列語成分時大致的先後。下面再看看詳細的分配情形:

表四

第一成分	第二成分							
	平	百分比	上	百分比	去	百分比	入	百分比
平 1811	460	25.4%	428	23.7%	506	27.9%	417	23%
上 587	81	13.8%	105	17.9%	232	39.5%	169	28.8%
去 440	58	13.2%	63	14.3%	208	47.3%	111	25.2%
入 218	22	10%	26	11.9%	64	29.4%	106	48.7%

第一成分平聲字可以有各調字爲第二成分,故比例數都很接近;上聲字很少接用平聲字,也少用本調字,多接用去、入聲字;去聲字少接用平、上聲字,多用本調及入聲字;入聲字多接用入聲字,接用去聲字的比例也不小,少用平、上聲字。

第二成分平、上兩欄裏的比例數都是由大而小,表示隨着平、上、去、入的次序越來越少用,同時當上、去聲字爲第一成分時,後接平聲字的百分比不再比接用上聲字的大,正好答覆了前面我們懸疑的問題。第二成分去聲欄裹的比例數先是由小而大,表示隨着第一成分自平至去越用越多,等到第一成分是入聲字時,才忽然變少。入聲用爲第二成分前接其他調的字時,比例都很接近,等前接入聲字時忽然增高到48.7%。

這些現象清楚地告訴我們:並列語兩成分前後的排列次序並不完全是偶然的,是相當規則化的,這一規則化或者就是説話人在自由配合各種聲調的字成爲並列語時所顯露出來的自然節律。

(四)規則與例外

如果我們作一個規則性的説明:在國語中,所有雙音節並列語的兩個成分除屬於同一聲調以外,它們是按聲調的不同而排列的。兩成分中如有一個是陰平字,它一定在前(包括陰平-陽平、陰平-上聲、陰平-去聲);如有一個是去聲字,它一定在後(包括陰平-去聲、陽平-去聲、上聲-去聲);如没有陰平字,也没有去聲字,則陽平字在前(包括陽平-上聲)。

這樣,在國語中,具有陽平-陰平、上聲-陰平、上聲-陽平、去聲-陰平、去聲-陽平、去聲-上聲等結構的並列語都成爲例外了,共有447條,約佔總數的14%。

以歷史的眼光來看,情形稍微好一點,我們的規則説:

在中古漢語中[①],所有雙音節並列語的兩個成分除屬於同一聲調以外,它們是按聲調的不同而排列的。兩成分中如有一個是平聲字,它一定在前(包括平-上、平-去、平-入);如有一個是入聲字,它一定在後(包括平-入、上-入、去-入);没有平、入聲字時,上聲字在前(包括上-去)。

依此規則,在3056條並列語中,共有例外314條,約佔10%。

一條規則有14%或10%的例外實在很多了,但是它能够照顧86%或90%的現象,至少比説它没有規則强些。

① 這裹用中古漢語指稱平聲未分化、濁上未歸去、入聲未消失以前的漢語。

這兩條規則是基於一個假設—— 當説話人有自由權選擇兩個字組成並列語時,可能會不自覺地説出最自然的次序來。這一次序在統計之後就得出規則來了。然而,我們不要忽略,漢語中還有許許多多不是並列語的語組和複合詞,它們的數目遠超過並列語的數目。由於結構的不同,它們成分的次序是固定的,是受語法限制的,説話人沒有選擇次序的自由。而並列語的成分按聲調排列的所謂"自然",在最初構詞時,並不發生決定性的意義上的關係。説"東南、東北"並不比説"南東、北東"更能清楚地表示意義[12]。也就是説,這種聲調上的自然排列並沒有任何語法上的功用。所以在大多數別種結構的詞語環繞之下,那些詞語前後成分的聲調是不管自然不自然的,那麼,並列語中有一小部分也沒有能按聲調的自然排列,與其説是例外,毋寧説是我們意料中的現象。如果每一條並列語都合規則的話,我們反而要懷疑是不是其中有語法上的、意義上的原因了。

三、餘 論

(一)多音節並列語(指三音節以上的並列語)

本文的主要興趣是在研究雙音節並列語,因爲材料够作立論的根據。另外在蒐集材料時,發現一些多音節的並列語,其中最常見的是四個成分的。手頭的材料加上另外三種材料(趙元任 1968:378-379;陸志韋 1956:49,陸志韋 1964:103-105),除去有序列關係的如"春夏秋冬、加減乘除、分釐毫絲[13]、平上去入"以外,共有下列諸條:

筆墨紙硯　梅蘭竹菊　風花雪月　東南西北　亭臺樓閣　鰥寡孤獨
鷄鴨魚肉　夾帶藏掖　酒色財氣　漿洗縫補　青紅皂白　喜怒哀樂
行動坐卧　之乎者也　彰明較著　士農工商　聲光化電　蘇黄米蔡
酸甜苦辣　安富尊榮　醫卜星相　妖魔鬼怪　望聞問切

這些並列語的四個成分在語法上的地位是完全相等的,那麼它們的排列次序是否也有聲調上的關係?如果有的話,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

⑫ 羅盤用語就用"南東、北東"指稱日常用語中的"東南、東北";當然有些並列語經過多年的應用,把原來的彈性磨損了,把已有的用法習慣化了,等習慣固定以後,成分的次序顛倒過來可能有别的意義,那是次一階段的事了。

⑬ 陸氏以爲"分釐毫絲"的次序顛倒成 1243 了,其實並沒有顛倒,次序還是 1234,另有"分釐毫絲忽"一語可作參考。見陸志韋 1964:104。

經過我們的觀察,依聲調的關係,可以切成兩半,前兩個成分和後兩個成分各成一個單位⑭,每一單位的兩個成分是按着雙音節並列語的聲調關係排列的。也就是説,如果把上列23條並列語分割成46條雙音節並列語,則這些例語的絶大部分是跟着我們前述的規則走的。

以國語的規則來衡量,衹有"士農工商"中的"士農"和"望聞問切"中的"望聞"是例外。再從材料中除去"士農工商、聲光化電、漿洗縫補、鷄鴨魚肉、酸甜苦辣"等現代新語,以歷史的眼光來看,也有兩條例外:"夾帶藏掖"中的"夾帶"和"望聞問切"中的"望聞"。其中"望聞問切"一條究竟有没有序列關係,很難説定。如果除此一條,則兩條規則都衹有一個例外。

這一結果顯示一點重要的意義:當並列語的成分超過兩個以後,音節一多,在説話念書的時候更要求其"自然",試念"寡鰥獨孤""鴨鷄肉魚",好像有點念繞口令的意味。如用有入聲的方言來念,這種意味更爲明顯。所以這些例語分成兩半以後,能够合乎規則,不啻是給我們的理論予以可靠的證明。

三音節的並列語材料中未收,按陸氏所引,他把材料分爲新舊兩列如下(103頁):

松竹梅　福禄壽　夏商周　遼吉黑　儒釋道(舊)

數理化　工農兵　海陸空　衣食住　度量衡(新)

其中"夏商周"一語是有時間序列關係的,可置勿論。其他新舊各條都可以分割爲前二後一,以"前二"對照我們的規則,衹有"數理化"一語是例外。另外舊的四條中都以入聲字爲第二成分,可能因爲入聲調短促,放在當中念起來使三個成分更有一體的感覺。例子太少,不够研討之用。

五字以上的並列語例子更少,暫不具論。

(二)結語

本文主要是研究國語中並列語的成分次序⑮,同時也是爲另一篇文章奠基,也就是想尋求一條研究上古漢語聲調問題的新的小路:如果蒐集上古漢語中的並列語,以今律古,能否看出一點各成分間聲調關係的端倪來呢?本文表四中"入-去"的結構是算爲例外的,但是卻佔入聲字在前的並列語的29.4%,此一百分比比"入-平"的10%和"入-上"的11.9%高出許多,不知會

⑭ 这一種兩兩對立的分割法同時也是基於汉语詞彙雙音節化的趨勢。

⑮ 雖然也作歷史上的觀察,但因爲材料中有一部分例語很難斷定其確鑿的構成時代之早晚,不敢説材料就能代表中古漢語,所以不算爲主要的研究。

不會有別的原因?

四、後　記

(一)謝謝張以仁、金發根兩兄賜閱草稿,並給予許多有益的指正。

(二)看校樣時,又承鄭再發兄函示數點,節錄如下:

大作雖然"主要是研究國語中並列語的成分次序",不過也作了"歷史上的觀察"。你因爲"材料中有一部分例語很難斷定其確鑿的構成時代之早晚",所以不把歷史上的觀察當作大作的主要研究。我想你既然認爲國語中許多不合推論的現象,"是具有別的歷史上的原因","以歷史的眼光來看情形稍微好一點",那麼你在有意無意間,已經倚重於歷史的研究來解釋不合推理的現象了。如是,則底下的管窺蠡測,不知有否可採之處。

1. 在中古平聲字未分化之前,後世的陰平、陽平兩調的字,作第一成分與第二成分的機會,應該是相同的。可是從大作中第二表的統計看起來,陰平出現在陽平之後的百分率很低,而陽平出現在陰平之後的百分率卻很高。在把來自古入聲的字剔除後,如果這個現象還是没有多少改變,那麼這是不是意味着並列語成分的安排,除了受調類的約制外,同時也受中古聲母清濁的約制呢? 也就是説,是不是古濁聲母的字常是第二成分,而古清聲母的字常是第一成分呢? 這種安排似乎比清聲母的字當第二成分的情形要自然些。如果這也能算是一條規則,那麼相同的現象應該也出現於兩成分在中古都是上、都是去或甚至都是入的並列語中。至於在並列語的構成中,是調類的約制力大,還是清濁聲母的約制力大呢? 可能調類的約制力大些。然而,大作中百分之十幾的例外,是否可以用聲母清濁的約制力來解釋一部分呢? 當然,要證明那些並列語的成分先後次序的安排受古聲母清濁的約制,得先肯定那些並列語是古已有之,而不是濁聲母清化後新創的詞。這又回到你的老問題上頭去了。

2. 或許我們還可以援用類似的規則來説明古入聲字常出現在古平、上、去三個聲調的字的後頭的現象:也就是説,由於 **p**、**t**、**k** 塞音韻尾的存在,古入聲字總常當第二成分。**p**、**t**、**k** 夾在兩音節間,似乎比較違反發音的自然。如此,則入聲字當第二成分,是同時受兩條規則

的約制的。

3. 在聲母方面,除了清濁的分別極可能影響並列語的成分的安排外,其他的辨異徵象是否也可能有類似的影響的作用呢? 就理論上說,如果以上所說的兩點能够成立,那麼我們似乎可以預期另一種可能性,就是帶塞音的聲母的字當第二成分的機會要更小些。

我的揣測已經太多,似乎不便再往上搭空中樓閣了。實際情形如何,還請有以教我。

再發兄函中所提出的幾點意見都是從歷史的立場着眼的。雖然在本文裏我衹是"試從歷史的觀點來加以觀察",而且在說明規則時並沒有"倚重歷史的研究"減少例外的比數,但是既然要加以歷史的觀察,自然該把可能用來分析的每一角度都試探一下。下面便是實際情形的報告:

1. 從聲母的清濁來看並列語,籠統地說來,和本文從聲調關係來研究,完全是平行的兩條路。但是,說得稍微嚴格一點,清濁是兩分法,聲調是四分法,兩把尺本身的長度並不一致,用四分法研究的結果已見本文;現在假設清濁聲母確實影響並列語兩成分的次序,也就是說,清聲母字在前,濁聲母字在後。那麼,正如再發兄所說,究竟何者的約制力大呢? 用不着檢看全部材料,就可以得到一個近似的答覆。試看表一中陽平字用爲第一成分的共有 815 條,其中除去來自中古入聲清聲母的字以外,全是中古的濁聲母字,再除去"濁-濁"相連的並列語,所剩下的"濁-清"結構的就有 374 條。衹這一部分就達到全部材料的 12%,這是該稱爲例外的,全部材料中的例外當不止此數。同時,兩分法的結果必然有大量的兩成分同清或同濁的中間性並列語存在。所以假如清濁聲母有約制力的話,也是次要的,遠不及聲調的約制力大。

在兩成分調類相同的並列語中,清濁聲母確實影響成分先後的安排。在所有 879 條調類相同的並列語中,兩成分聲母清濁也相同的共有 456 條;"濁-清"結構的共有 83 條;"清-濁"結構的共有 340 條。但是,我們知道聲母清濁的分野也是較爲籠統的說法,其實濁聲母中尚有全濁、次濁之分,而他們演變的步調並不一致。次濁的絶大部分是鼻音和流音。340 條合轍的並列語中,有 199 條的第二成分是次濁聲母,究竟它們是因爲濁的關係才在後的呢? 還是因爲它們是鼻音或流音等才在後的呢?

至於用聲母的清濁來解釋本文中的例外,也可以解釋三分之一的樣子。本文中從歷史的立場以聲調分析之後的例外共有 314 條,其中兩成分聲母清濁相同的有 156 條,"清-濁"結構的有 28 條,這兩者 184 條仍舊是例外。

"清-濁"結構的有130條,其中有74條是次濁字在後的。

2. 關於並列語中入聲字在後的現象,一方面可以説因爲入聲字在後,當然-p、-t、-k就在後了;同時也可以反過來説,因爲-p、-t、-k不適合出現於另一音節的前面,所以入聲字才在後。這是兩可的説法,正如平、上、去聲字在前,我們也可以説那是因爲有鼻音及元音韻尾的字適合出現在另一音節前面的緣故。但是就整體説來,平、上、去各調字之間的安排是因爲聲調的關係,對於有塞音韻尾的入聲字也以從聲調來解釋爲宜(請參看下一條)。

3. 再發兄從"-p、-t、-k夾在兩音節間,似乎比較違反發音的自然"出發,推論到"帶塞音的聲母的字當第二成分的機會要更小些"。這一推論和前面"清-濁"結構的推論有一點矛盾。因爲在濁聲母字中,除去次濁的以外,出現爲第二成分的全濁字絶大多數都是帶塞音或塞擦音聲母的。就"塞"而言,塞音和塞擦音當有相同的作用。

在理論上,當並列語調類相同、聲母清濁也相同時,照再發兄的推論,帶塞音聲母的字該少用爲第二成分。我們看看前述456條兩成分聲調和聲母清濁都相同的並列語,用帶塞音聲母的字爲第二成分的有133條;用帶塞擦音聲母的有68條,共有201條不算少數。

誠然,在這種情形下,其他的辨異徵象可能會有影響。例如,在"濁-濁"的結構中,帶鼻音或流音聲母的字通常在後;在"清-清"的結構中,帶擦音聲母的字通常在後。但是,在這裏不擬再詳細探討了。

原載《史語所集刊》39.2:155-174,《慶祝李方桂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1969年。

參考文獻

董同龢 1964.《語言學大綱》(書成於1957年)。

丁聲樹 1963.《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

陸志韋 1956.《漢語的並立四字格》,《語言研究》。

陸志韋 1964.《漢語的構詞法》,北京:科學出版社。

孫常叙 1957.《漢語詞彙》,吉林人民出版社。

汪　怡 1937.《國語辭典》,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三版。

趙元任 1948. *Mandarin Primer*(國語入門),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年第五版。

趙元任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中國話的文法）,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論語》《孟子》及《詩經》中並列語成分之間的聲調關係*

一、前人上古聲調說述評

(一)明清人舊説

漢語聲調的起源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我們固然不知道在漢語的母語形成階段是否已有聲調存在,就是在我們已掌握不少材料的周秦上古音階段也無法説定是否確有聲調。關於上古音聲調的爭論已纏訟數百年,從明清到現代,有許多家不同的説法。其中各家立論有的自成一説,有的彼此沿襲而有脈絡可尋。我們要討論上古的聲調問題就不得不評述前人的舊説。

從明代陳第在《讀詩拙言》中提出"四聲之辨古人未有"的話以後[①],到清代古韻學研究鼎盛的時期就有顧炎武、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等幾家不同的理論。關於這幾位大師的説法,近人已有相當徹底的檢討[②]。其中尤以周祖謨《古音有無上去二聲辨》一文所評者最爲精當。這裏不必再詳加介紹。以下參考他的評斷祇約略説明這幾家的得失。

在宋代叶韻説盛行之後,用當代音重訂反切,使得許多字音違反古讀。到明代陳第(1541-1617)首先瞭解時間及地域的不同使得語音發生變化,又發現古人没有四聲之辨,詩歌未必像後代一樣的拘守平仄的分别。這兩

---

* 本文曾得臺灣科學委員會 1972 年研究補助,在此致謝。

① 陳第《讀詩拙言》附錄於其《毛詩古音考》之後。

② 見周祖謨《古音有無上去二聲辨》,《問學集》:32-40;董同龢 1954:182-185;王力 1956:451-455。

個理論實在是叶韻說後的一大發明,使陳第在漢語音韻史上得到一席重要的地位。他的第二個理論有一半是有問題的。誠然在《詩經》中頗有異調通協的例子,古人確實未必嚴守四聲的分別,但是不能說"四聲之辨古人未有"。

清初顧炎武(1613-1682)承用陳第的看法,更推廣爲"四聲一貫"之說。認爲古人"四聲可以並用","上或轉爲平,去或轉爲平上,入或轉爲平上去";又說"入聲可轉爲三聲"、"故入聲聲之閏也"③。顧氏最大的缺點在於不瞭解古今的聲調也有其演變不同處,後代讀去聲的字在詩經中如祇與平聲字相協,可能上古根本就是平聲字,並不是平去並用。至於入聲爲閏聲之說,時代稍後的江永(1681-1762)已經力斥其非。江氏看出在詩韻中入聲與去聲最近,間或與上聲協韻,跟平聲協韻的非常少。所以入聲轉爲平上去三聲之說實在不可靠④。

到段玉裁(1735-1815)作《六書音均表》,發現"古四聲不同今韻,猶古本音不同今韻也",比顧氏舊說大爲改進。但是他又說:"考周秦漢初之文,有平上入而無去,洎乎魏晉,上入聲多轉而爲去聲,平聲多轉爲仄聲,於是乎四聲大備而與古不侔。"⑤認爲古音祇有平、上、入三聲。段氏是根據《詩經》用韻及諧聲字來立說的。因爲《詩經》中去聲字或與平上聲字協韻或與入聲字協韻;同時諧聲字中,陽聲韻的去聲字多與平上聲字諧聲,陰聲韻的去聲字多與入聲字諧聲。似乎去聲字在上古分讀爲平上聲或入聲。事實上《詩經》韻中儘有去聲字自相協韻的例子,諧聲字中也儘有跟平上聲或入聲不相諧的去聲字。段氏之誤可說是分析材料不够詳審的結果。

跟段氏同時的孔廣森(1752-1786)認爲除陰聲閉口的入聲韻外,"其餘部古悉無入聲,但去聲之中自有長言、短言兩種讀法,每同用而稍別畛域,後世韻書遂取諸陰部去聲之短言者壹改爲諸陽部之入聲。是故入聲者陰陽互轉之樞紐而古今遷變之原委也"⑥。他立論的根據是"入聲創自江左,非中原舊韻"。自然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江左的文人固無法創造入聲;中原舊韻也並不就是後代的北方話。王力批評孔氏受自己北方方言的影響是很可能

③ 以上引語均見顧炎武《音學五書》音論卷中。

④ 詳見江永《古韻標準》卷四入聲第一部總論。

⑤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古四聲說。

⑥ 孔廣森《詩聲類》卷十二。

的(王力 1956:351)。

清代這幾位古韻家的看法到江有誥(? -1851)才廓清雲翳。江有誥早年承顧炎武之説以爲古無四聲,後來"反復紬繹,始知古人實有四聲,特古人所讀之聲與後人不同"⑦。因此他作《唐韻四聲正》一書來辨正古今聲調不同的字。他的説法得到王念孫的贊同,成爲清人論上古聲調的定論——"古人實有四聲,特與後人不同"⑧。

江、王兩氏都認爲上古有四聲,但是到夏燮《述韻》才把上古爲何該有四聲的證明交代清楚。簡略説來,可以分爲三點⑨:一、《詩經》一章之中有時連用五六個以至十幾個韻字的,其中全用平聲或全用入聲的自不必説,而連用上聲或連用去聲的也相當不少。可見《詩經》時代確有四聲,用字才能如此不相混雜。二、在一章詩中,有時韻字雖同屬一部,但是聲調不同的字仍分用不混。平上、平去、平入、上去、上入、去入分用的例子都有。從這些分用的例子可以看出古人確有四聲。三、同一個字分在若干篇章出現的,通常都衹與某一調類的字協韻,可見一字的聲調是固定的。根據這三點的證明,上古是確有四聲的。

(二)董同龢先師去入調值相近説

董氏接受江有誥及王念孫的説法,相信上古實有四聲。同時舉漢藏語族中跟漢語有親屬關係的藏語、台語均有聲調的事實作爲推斷的基礎。認爲漢語既與同族系的藏語、台語都有分聲調的基本特點,至少最初的母語中必具備了分聲調的胚胎。他説:"自有漢語以來,我們非但已分聲調,而聲調系統已與中古的四聲相去不遠了。"

根據江有誥的《唐韻四聲正》,董氏歸納其中韻字,檢討上古及中古聲調系統的關係,結果顯示例外的字相當少。他又就書中全屬先秦的材料看出上古平、上、去多兼協,去、入多兼協,而平、上與入極少兼協。因此推論平、上、去韻尾相同,所以兼協。去、入韻尾雖不同,但部位一樣。兼協常見的原因主要由於"調值似近"。平、上與入韻尾、調值都不同,所以極少兼協(1954:182-189)。

我們要注意董氏解釋去、入聲字常常協韻的假設,認爲去、入聲調值近

⑦ 江有誥《再寄王石臞先生書》(《唐韻四聲正》卷首)。

⑧ 王念孫《復江有誥書》(見《唐韻四聲正》卷首,作"石臞先生復書")。

⑨ 夏燮《述韻》卷四;周祖謨 1966:41-42。

似。到後來李榮《切韻音系》研究中古的調值,也提出四聲三調說。推測中古去、入兩調調值相同,並列舉安南譯音、龍州土語借字、廣西傜歌以及漢語方言中的粵語、閩語、吳語爲證,證據確鑿(1956:152-162)。我們或者可以把上古及中古的聲調情形合起來看。

(三)高本漢去聲濁尾清化說

高本漢(1960)利用《詩經》、諧聲字及《易經·象辭》中的韻語探討上古音的聲調。他特別聲明不去檢討清代學者的研究,衹根據他自己的分析。其結果與清代人的定論幾乎全同,他也認爲上古有四個聲調。至於各調之間的接觸,他發現平、上常兼協;平、去常兼協;而上、去卻很少接觸。跟入聲諧聲或押韻的舒聲字多半是去聲字。這些分析跟上述董同龢師的看法大同小異,但是解釋卻大不一樣。

高氏推論上古平聲是一種平調,上聲是一種升調,去聲是一種降調,因此平調跟升調或降調的來往比較常見,升調跟降調之間由於調值相差太遠就不容易有接觸。換句話說,高氏以爲平調是一種中性的調,非升非降,押韻諧聲的行爲此較自由,可以跟升調相協,也可以跟降調相協,對於這一個有關調值的假設,我們難以肯定或否定其可靠性。但是把平調考慮爲中性的調實在看不出有何證據。在現代方言裏,衹要各調是不同的音位,就找不到平調跟別的非平調有何不同的關係。

至於去聲跟入聲常相往來的事實,高氏有不同於董氏的解釋,高氏認爲去聲字的濁音尾受其降調的影響在最後的頃刻之間清化了。這種清化後的濁音尾自然易於跟原本就有清音尾的入聲字諧聲或押韻。例如"害"字的韻尾變爲-dʻ 時自然跟有-t 尾的"割"字可以諧聲;同樣,當"害"字讀-dʻ時也就可以跟收-t 尾的"發"字押韻,如《小雅·蓼莪》:"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高氏提出北平口語中的一個現象作爲他理論的證明。他說(前引書:138):"我比較兩個句子:(1)我不敢,他要生氣。(2)你看,他已經來了! 我發現'敢'(gǎn)字的'n'從頭到尾都是强烈而充分地濁化的,但'看'(kàn)字的'n'在一個降調音節的末尾就顯得低弱,同時在半途就失去了濁音的性質。換句話說,在最後那一頃刻變成一個清化的'n'了。"

高氏的這種解釋不容易令人信服。一、他的解釋經過三層假設,先假設去聲一定是降調;再假設這個降調像北平話似的可以使濁韻尾清化;然後還要假設韻尾-d、-g 等跟-n 在語音變化上有相同的情形。二、對一個發音人來說,我們懷疑他能否發現自己語言中像-dʻ 如此細微的變化,而本能地用-dʻ

尾的字來跟收-t尾的字諧聲押韻？對於去、入聲字常相往來的現象我們寧可採取董氏去、入調值近似説，至少在現代方言中還能找到確切的證據。

(四)陸志韋上古五聲説(《古音説略》:193-201)

陸志韋單獨給上古的祭部擬測了一個第五聲，認爲中古祭、泰、夬、廢四韻的字在上古時具有與普通平上去入四聲不同的另一聲調。他以爲上古有兩個去聲：一個是長的，跟平上聲通轉；另一個是短的，跟入聲通轉。因此祭、泰、夬、廢四韻在上古音中可以如此擬測：

泰：ɑd　　夬：ad，wad　　祭：ɪad，ɪwad，iad，iwad

廢：ɪɐd，ɪwɐd

換句話説，陸氏把祭部的音值訂得跟歌部完全一樣，如跟歌部並列對比，就成爲下列的情形：

		一等	二等	三等
歌部 (平、上、去)		ɑd，wɑd， (> ɑ_{d}，wɑ_{d})	ad wad (> a_{d}， wa_{d})	iad (> ia_{d})
祭部	第五聲	ɑd，wɑd	ad，wad	iad，iwad，ɪad，ɪwad，ɪɐd，ɪwɐd
	入聲	ɑt，wɑt	at，wat，ɐt，wɐt	iat，iwat，ɪat，ɪwat，ɪɐt，ɪwɐt

歌、祭兩部的陰聲字除聲調以外沒有任何不同。到《詩經》時代歌部字的韻尾開始弱化，祭部則不變。我們知道研究上古音的學者困於歌部少數的去聲字跟祭部的去聲字衝突，難以把歌、祭兩部合而爲一。陸氏假設一個第五聲正好可以解決這個困難。同時，這個第五聲不僅出現於祭部，也適合於其他各部跟入聲通轉的去聲字。

陸氏的理論解釋起來相當方便，但是有兩個難以彌補的缺點：一、在《詩經》時代擬測三種不同的塞音尾-d、-ɗ、-t作爲對比的音位不是很好的辦法。二、如果歌、祭兩部字主要元音及韻尾完全相同，所不同的衹有聲調部分，那麼，這兩部之間應該有許多諧聲或押韻的現象。事實上並非如此，相反的，兩部之間的來往非常少見。這第二點尤其可以反證陸氏的擬音有偏誤的地方。

(五)王力上古聲調分舒促、長短説

王力基本上接受江有誥、王念孫上古實有四聲的看法，但他又承認段玉裁古無去聲的話是對的。因爲王氏批評段玉裁的理論，如果同一聲符的去、入聲字在上古完全同音就無法解釋後代分化的現象，所以他的系統裏雖然沒有去聲，卻有能解釋去、入分化的條件。他把上古聲調分爲舒、促兩大類，每類之中又各有長短。舒而長的是平聲；舒而短的是上聲。因爲詩韻跟諧

聲字中平、上常相通,所以合爲舒聲類。促聲不論長短,一律稱爲入聲。促而長的是長入,促而短的是短入。舒聲類指没有-p、-t、-k 收尾的字,促聲類指以-p、-t、-k 收尾的字。中古的平、上聲字就是上古的平、上聲;中古的入聲就是上古的短入;中古的去聲則有兩個來源:一個是上古的長入,另一個是從上古平、上聲變來的(《漢語史稿》:64-65、102-104)。

他的理論受到周法高及張日昇的批評[⑩]。周、張兩氏利用《詩經》韻字及諧聲字的統計,發現上聲跟平聲及去聲的關係都非常相近,平去的關係也跟平上差不多,根本無法把平、上聲歸爲同一類[⑪]。我們覺得這一批評並不中肯,因爲王氏已經説明中古的去聲有一個來源是從平、上聲變來的。换句話説,周、張兩氏用來統計的去聲字在王氏説來根本就是平、上聲字。如暫時撇開長入不談,上古根本就没有去聲字。

周、張兩氏又批評王氏:既然具有長元音的平聲跟去聲常相來往,何以兩個具有短元音的上聲跟入聲卻没有關聯[⑫]? 這一批評也不是很確切的。首先,具有長元音的去聲是指促而長的長入,那是跟真正入聲通諧的。跟平聲來往的去聲字如上所説在上古本是平、上聲字。其次,進一步説,王氏先分舒促,再分長短,自然以塞音尾的有無爲首要條件,上聲是舒短,入聲是促短,兩者之間由於舒促不同以致没有關聯是相當自然的。

對於王氏的理論我們提出另外三點否定的理由:一、王氏歸入上古平、上聲的去聲字,按説應該在王氏的系統中真正歸爲平聲或上聲,事實上並没有能做到。在他的《漢語史稿》中仍舊把中古的去聲字自成一組地放在各部的平上聲字之後。主要的原因是目前漢語構詞方面的研究還不足支持王氏的説法,有許多去聲字無法肯定是從平聲或上聲變來的。二、如王氏所説,中古去聲源自上古的上聲(多數)及長入。我們知道在他的系統裏,上聲是短而開尾的音節,長入卻是長而有塞音尾的音節,後來竟演變合流爲同一種去聲,令人不能無疑。三、王力利用中古詩人"平仄"交替的節律猜想那就類似西洋的"長短律",因而訂出上古長、短兩類元音來。其實中古的平仄未必就是上古的平仄,而且仄聲中所包括的上、去、入三聲字如王氏所説並不都

⑩　周法高《論上古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1:109-178,1969;張日昇《試論上古四聲》,前引學報1:113-170,1968。

⑪　周法高前引文:141-147;張日昇前引文:167。

⑫　周法高前引文:144;張日昇前引文:167。

是短的,如何能跟舒而長的平聲相對成長短律呢?

(六)A. G. Haudricourt 及 E. G. Pulleyblank(蒲立本)聲調源自韻尾説

Haudricourt(1954)研究越南語聲調的來源,發現聲調可能源自早期母語的韻尾。因此這一派學者把這一個理論應用到漢語方面來。認爲漢語在上古時没有聲調,後來的聲調都是由韻尾變來的。平聲原有濁塞音尾;入聲原有清塞音尾;上聲原有喉塞音-ʔ 尾;而去聲則有-s 尾。舉例來説,我們可以有如下的公式:

平	-d	-n
上	-dʔ	-nʔ
去	-ds(-ts)	-ns
入	-t	

其中-ts 一類就是用來解釋跟入聲字常常通諧的去聲字。蒲立本氏(1963)提出的許多譯音的證據頗能引人入勝。例如早期日語有一個島稱爲 tu-si-ma,現在稱爲 Tsu-shima,在《魏略》中漢語的譯音是"對馬"。這似乎顯示漢語的"對"字在魏代仍有去聲-s 尾,所以才能對譯 tusi 之音。

蒲氏的理論目前仍然不够成熟。如果真有這一類的韻尾,那麽它究竟出現於哪一個時代?到什麽時候才消失?蒲氏以爲這種韻尾保存到第三或第四世紀,我們仍難以採信。因爲蒲氏所舉例證之中除去"對馬"一例可能可靠以外,其餘有好些例字令人懷疑。例如他説漢代以"貴霜"對譯 Kushan,以"貳師"對譯 Nesef,表示去聲字"貴、貳"都有-s 尾。其實原來外文中的 s 或 sh 已經由譯音的第二個漢字的聲母音譯出來了,"貴貳"兩字可能並没有-s 尾。

最近馬幾道(Gilbert Mattos 1971)有一篇文章研究"《國風》中聲調不協的韻脚",指出《國風》諸詩中原來聲調和協的韻脚佔絶大多數,超過 96%。馬氏從詩中各章節平行對比的情形推論某些聲調不協的韻脚在各章之中必有平行的現象。换句話説,這種不協的聲調其實是詩人故意的安排。

馬氏僅就《國風》立説,得出如此一致的結論。似乎顯示上古音中我們所謂的聲調區别可能就是韻尾輔音的不同。但是目前情況仍然不够明朗,《雅頌》之中各章節的情形遠比《國風》複雜,這個問題的澄清還有待於繼續的探討。

(七)本節結語

以上評述各家上古聲調的幾種理論,目前還難以遽下結論。李方桂先生在其《上古音研究》中指出(《清華學報》新 9. 1-2;1-61):

……《詩經》的用韻究竟反映上古有聲調,還是上古有不同的韻尾,這個問題不容易決定。如果《詩經》用韻嚴格到祇有同調類的字相押,我們也許要疑心所謂同調的字是有同樣的韻尾輔音,不同調的字有不同的韻尾輔音,但是《詩經》用韻並不如此嚴格,不同調類的字相押的例子也有相當的數目,如果不同調的字是有不同的韻尾輔音,這類的韻似乎不易解釋,不如把不同調類的字仍認爲聲調不同。

我們覺得按照前人的研究,承認上古有四個聲調是比較妥當的辦法,其中去、入聲的關連可用董同龢先師的調值相近説來解釋。還可以進一步説去、入聲調值相同,祇是入聲比較短促就是了。至於上古的四個聲調是否由於韻尾輔音失落而變來的,現在尚不能説定。

二、本文的理論基礎及材料來源

(一)本文的理論基礎

五年多以前,我(丁1969)發現並列語中兩個成分的排列有其自然的音韻關聯。例如:風雨、買賣、燈火、開關、水土、支持等在語言中不會讀爲雨風、賣買、火燈、關開、土水、持支。兩個成分的出現位置似有聲調關係。後來蒐集《國語辭典》中3056條並列語,根據統計發現並列語組織的一種趨勢(前引拙作:165):

在國語中,所有雙音節並列語的兩個成分除屬於同一聲調以外,它們是按聲調的不同而排列的。兩成分中如有一個是陰平字,它一定在前(包括陰平-陽平、陰平-上聲、陰平-去聲);如有一個是去聲字,它一定在後(包括陰平-去聲、陽平-去聲、上聲-去聲);如没有陰平字,也没有去聲字,則陽平字在前(包括陽平-上聲)。

在全部材料中不合於這一趨勢的例外共佔14%;並列語成分同屬一個聲調的佔25%,其餘61%,都是合於這一趨勢的並列語。

由於國語中的並列語可能有歷史的淵源,而中古調類跟國語大不相同。其中平聲分化、濁上歸去、入聲消失等原因都直接影響漢字的聲調。所以在從描述的立場分析過全部材料之後,又試從歷史的角度重新檢看。自然由於材料的時代不能確定,按中古平、上、去、入的調類作分析祇是一種試驗。試驗的結果大致是(前引拙作:165):

兩成分中如有一個是平聲字,它一定在前;如有一個是入聲字,它

一定在後;沒有平入聲字時,上聲字在前。

不合趨勢的例外約佔10%。

根據那篇文章我肯定一個基本的假設——當説話人有自由權選擇兩個字組成並列語時,可能會不自覺地説出最自然的次序來。在本文裏我還是從這個假設出發,利用完全屬於上古的材料來探討上古漢語的聲調。這是一條小路,但是前人没有從這個方向出發過。現在要試從上古並列語成分之间的聲調關係進而討論聲調的類別以及聲調的存在與否。换句話説,要從構詞的層次上也就是詞型的組織上回頭看聲調的問題。

(二)材料的來源

要討論上古的並列語,自然一定要從上古的文獻中選取材料。上古的文獻相當龐雜,我們要按照什麽條件來蒐集呢?因爲語言越是在口語化的情形下越能表現其自然風格。而我們所要研究的正是並列語的自然次序。那麽,對話式的《論語》最合於選取的條件;其次是《孟子》,也接近語言的實錄。漢語上古音通常指周秦的語言而言。《論語》《孟子》雖然時代相差甚多,都還在上古音的範圍裏。再其次,選擇了《詩經》。按照近人的研究,《詩經·國風》諸詩都不是民間歌謡的本來面目(屈萬里1963)。差不多都經過文人的潤色,具有樂歌的形態。《雅》《頌》更是與音樂關係密切。這些詩篇既要被之管絃,合於吟誦自爲必要條件。也就是説,其中字句的安排都會自然配合歌者的語言。在句法上或者跟口語有若干距離,在構詞上應無二致。同時因爲《詩經》的韻脚一直是討論古韻及古聲調的主要材料,現在蒐集其中的並列語來看聲調更爲切合。

並列語的定義已在上述拙作之中界定過了。並列語組和並列複合詞的界限在本文的需要之下也不必截然分開。所以並列語就是其兩個成分處於同等地位的組合。每一成分都是主體(丁邦新1969:157-159)。

從《詩經》《論語》《孟子》等三部書中擇取並列語,並無難以解決的困難,唯一略感困擾的就是分辨"序列語"跟"並列語"的問題。例如:

日月　上下　神祇　雅頌　公卿　晝夜　二三　五六　長幼　文武

這些雙音詞究竟是不是"並列語"?兩個成分的次序是否受别的約制而説話人無法自由安排?先"日"後"月",先"上"後"下",也許表示平日意念上的順序。《述而》"禱爾於上下神祇","神祇"接"上下"而言,可能也是序列。《雅》《頌》"各得其所"跟《詩經》的次序有關;"出則事公卿"跟官位的尊卑有關;"不舍晝夜"跟觀念裏先"晝"後"夜"有關;"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跟數目字由小到大有關;"長幼之節不可廢也"跟禮法中的尊卑有關;"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更跟文王、武王的先後有關。凡此種種在材料中都略而未收。

另有一類可疑的也没有收人材料中,例如:

顛沛　窈窕　參差　蔽芾　厭浥　樸樕　差池　睍睆　匍匐　踟躕

各家容或有不同的看法,但並没有真正令人信服的考證能證明這些雙音詞是並列的,爲免糾葛,一律割捨。

至於《論語》《孟子》中明引古書的也不收人。暗引古書而無法查考的衹有當普通材料處理。

對選定的並列語或許仍會有不同的意見,這裏的標準自然完全繫於我的主觀。幸而全部材料中可以有爭論的地方畢竟屬於極少數,不致影響全盤觀察的結果。全部並列語材料均見於附錄。

三、上古並列語之分析

三種材料的時代和性質並不相同,如果合在一起觀察可能會掩蓋事實的真象。把《論語》《孟子》和《詩經》單獨研討,不僅自成單位可以保存各别的特徵;而且把三部書的分析互作比較仍可清楚地得到整體的觀念。因此以下分四小節來敍述。

(一)《論語》中雙音節並列語之分析

《論語》中的材料分量最少,總共 100 條。現在按照聲調的不同統計各調字出現的情形。

調　類	總出現次數	第一成分	百　分　比	第二成分	百　分　比
平	75	54	72%	21	28%
上	48	27	56.2%	21	43.8%
去	37	9	24.4%	28	75.6%
入	40	10	25%	30	75%

這個表説明在《論語》的全部並列語中,平聲字出現 75 次,用爲並列語第一成分的有 54 次,用爲第二成分的有 21 次。也就是説有 72% 的平聲字出現爲並列語的第一成分。上聲字用爲第一成分比用爲第二成分的比例略

高。去聲和入聲字跟平聲字的情形相反,分別有 75.6% 及 75% 用爲第二成分,用作第一成分的比較少。這似乎顯示並列語中平聲字常在前,去、入聲字常在後,而上聲字的出現率較爲平均。

現在再進一步觀察,除去同聲調字組成的並列語外,當不同聲調的字組成並列語時,究竟有没有自然的趨勢足以構成一種詞型?使我們可以更具體地説明其間的次序。現在再表列如下:

同調並列語	平-平 13	上-上 7	去-去 5	入-入 3

異調並列語	總數	第一種配合	百分比	第二種配合	百分比
平與上	16	平-上 11	69%	上-平 5	31%
平與去	11	平-去 10	91%	去-平 1	9%
平與入	22	平-入 20	91%	入-平 2	9%
上與去	11	上-去 9	82%	去-上 2	18%
上與入	7	上-入 6	86%	入-上 1	14%
去與入	5	去-入 1	20%	入-去 4	80%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異調並列語的配合情形:例如平、上聲字組成的並列語有 16 條,其中有 11 條平聲字是第一成分,衹有 5 條上聲字在前。又如平、入聲字組成的並列語共有 22 條,其中平聲字用爲第一成分的有 20 條,而入聲字用爲第一成分的衹有 2 條。因此我們可以説:當並列語的兩個成分之中有一個是平聲字時,它經常在前;當並列語的兩個成分之中没有平聲字而有上聲字時,這個上聲字經常在前。當去、入聲字組成並列語時,入聲字經常在前。換句話説,除去去、入聲相配的並列語外,我們可以把上表中的第一種配合視爲正則,第二種配合視爲例外,例外約爲 16%。

由於《論語》的並列語材料衹有 100 條,所以在統計上不能顯示重要的意義。但是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除了去入配合的問題留到下文再説以外,我們可以暫時認定並列語中平聲字經常出現在上、去、入聲字之前,上聲字經常出現在去、入聲字之前,在總比例中約佔 84%。

(二)《孟子》中雙音節並列語之分析

《孟子》中的並列語共有 291 條。近人曾經引用過類似的材料討論構詞的問題(周法高 1962),由於討論的主題不同,材料的取捨亦不相同,這裏不再贅引。現在先按照各調字出現的總次數及其用爲第一及第二成分的比例

表列如下：

調　類	總出現次數	第一成分	百　分　比	第二成分	百　分　比
平	240	180	75%	60	25%
上	115	55	47.8%	60	52.2%
去	119	37	31.1%	82	68.9%
入	108	19	17.6%	89	82.4%

各調字出現的情形跟統計《論語》中並列語的情形接近，平聲字多用爲第一成分；去、入聲字多用爲第二成分，上聲字在兩個地位出現的比例相差很有限。現在利用前面討論《論語》的方法也來檢看不同聲調的字配合爲並列語時的次序如何。

同調並列語	平-平 42	上-上 10	去-去 11	入-入 5

異調並列語	總　數	第一種配分	百　分　比	第二種配分	百　分　比
平與上	49	平-上 38	77.6%	上-平 11	22.4%
平與去	45	平-去 43	95.6%	去-平 2	4.4%
平與入	62	平-入 57	92%	入-平 5	8%
上與去	31	上-去 22	71%	去-上 9	29%
上與入	15	去-入 12	80%	入-上 3	20%
去與入	21	去-入 15	71.4%	入-去 6	28.6%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說，凡是平聲字跟其他聲調的字組成並列語時，平聲字絶大多數在前。上聲字跟去、入聲字組成並列語時，上聲字也多數在前。去、入聲字的組合跟前面《論語》中的材料正好相反。這裏去-入的組合比入-去的組合多一倍多。《論語》中衹有 5 條去、入聲字組成的並列語，而有 4 條是入-去的組合，因爲材料太少，我們採取懷疑的態度。也許《孟子》中的材料較爲接近事實，可以留待下文討論《詩經》中的並列語時再來驗證。現在我們如果把所有第一種配合的並列語認爲正則的話，第二種配合就是例外，約佔異調並列語總數的 16%，跟《論語》中的比例幾乎一樣。

(三)《詩經》中雙音節並列語之分析

《詩經》中的並列語共有 291 條。這些材料比《論語》《孟子》中的材料

稍爲複雜。許多並列語出現在詩句的末尾,可能受押韻的限制而改變其成分間的自然次序。我們知道,我們所能把握的現象衹是語音上的一種趨勢,一種構詞的型式,並不是一條截然的規則。所以當別的約制力超過自然的趨勢時,原來的詞型就不復存在。例如: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周南·桃夭》)

"家室""室家"都是並列語,在這裏兩種次序都出現的原因是爲了押韻的方便。如果衹有一種次序是自然的,那麼另一種次序就是受押韻的影響而改變的。這種可以顛倒的例子並不多,同時我們相信,如非必要,詩人當不致於經常違反自然的節律來更改説慣了的並列語的次序。基於這些理由,我們還是仿照上文的辦法把《詩經》中所有的並列語先作統計,然後再去掉所有押韻的材料,重新觀察。

調　類	總出現次數	第一成分	百　分　比	第二成分	百　分　比
平	266	166	62.4%	100	37.6%
上	107	48	44.9%	59	55.1%
去	90	41	45.6%	49	54.4%
入	119	36	30.3%	83	69.7%

這個表上的比例不如《論語》《孟子》中的趨勢顯著。上、去聲字用爲第一或第二成分的比例都很接近。平聲字仍然多用爲第一成分;入聲字仍然多用爲第二成分。再看同調及異調並列語的情形:

同調並列語	平-平 61	上-上 12	去-去 11	入-入 9

異調並列語	總　數	第一種配合	百　分　比	第二種配合	百　分　比
平與上	49	平-上 35	71.4%	上-平 14	28.6%
平與去	37	平-去 25	67.6%	去-平 12	32.4%
平與入	58	平-入 45	77.6%	入-平 13	22.4%
上與去	11	上-去 6	54.5%	去-上 5	45.5%
上與入	23	上-入 16	69.6%	入-上 7	30.4%
去與入	20	去-入 13	65%	入-去 7	35%

雖然在比例上沒有《論語》《孟子》的統計那麼顯明,第一種配合還是可以視爲正則。上、去聲字組成的並列語雖然數量很少,跟《論語》《孟子》中的情形仍能配合。爲什麼《詩經》中並列語的比例不如《論語》《孟子》裏的材料清楚呢?究竟是並列語的次序在《詩經》裏趨勢不明?還是詩的材料不如《論語》《孟子》的材料更爲接近口語?這就回到剛才提到過的問題:詩中押韻的要求也許影響並列語自然的次序。現在再就這一點來説明。《詩經》中共有並列語 291 條,其中出現在句尾把第二成分用爲韻脚的共有 124 條,除去這一部分以外,尚餘 167 條,其中各調字配合的情形如下:

同調並列語	平-平 29	上-上 6	去-去 8	入-入 9

異調並列語	總　數	第一種配合	百　分　比	第二種配合	百　分　比
平與上	26	平-上 21	80.8%	上-平 5	19.2%
平與去	26	平-去 20	76.9%	去-平 6	23.1%
平與入	30	平-入 27	90%	入-平 3	10%
上與去	5	上-去 3	60%	去-上 2	40%
上與入	15	上-入 9	60%	入-上 6	40%
去與入	13	去-入 7	53.8%	入-去 6	46.2%

這個表上除去押韻並列語之後的比例比原來的情形略好。維持上文觀察的結論:並列語中有平聲字時,它經常在前;没有平聲而有上聲字時,上聲字經常在前;衹有去、入聲字時,去聲字大致在前,它們的關係一定顯示某種意義。總之,不合正則的第二種配合約佔異調並列語總數的 24%。

(四)《論語》《孟子》《詩經》中多音節並列語之分析

三書中多音節並列語數目很少,所以在分别討論各書中雙音節並列語之後,特别提出在此合併檢看。多音節的並列語共有三音節、四音節及五音節等三種。其中三音節的衹有 4 條:

1. 齊戰疾　《述而》:“子之所慎,齊戰疾。”
2. 寐寤言　《衛風・考槃》:“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3. 寐寤歌　《衛風・考槃》:“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4. 寐寤宿　《衛風・考槃》:“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其中 3 條見於《衛風・考槃》的,在三章之中更换末一字以滿足重疊及押韻

的需要，顯示三音節並列語似乎是前二後一的組合。材料太少不敢作任何概括性的叙述。

五音節的並列語更少，衹有 2 條，均見於《論語》：

1. 溫良恭儉讓 《學而》："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2. 恭寬信敏惠 《陽貨》："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

所以也無法作任何論斷，衹能羅列於此作爲參考。

最多的是四音節的並列語，除去疑爲序列語的：父母昆弟（《先進》：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孝悌忠信（《梁惠王》上：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仁義忠信（《告子》上：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及有異解的"怪力亂神"（《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等之外，可用的材料共有以下 46 條：

1. 車馬衣裘 《公冶長》："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2. 鄰里鄉黨 《雍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3. 文行忠信 《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4. 剛毅木訥 《子路》："剛毅木訥近仁。"
5. 克伐怨欲 《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
6. 分崩離析 《季氏》："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7. 鳥獸草木 《陽貨》："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8. 民食喪祭 《堯曰》："所重民食喪祭。"
9. 鴻雁麋鹿 《梁惠王》上："顧鴻雁麋鹿。"
10. 鴻雁魚鼈 《梁惠王》上："樂其有鴻雁魚鼈。"
11. 臺池鳥獸 《梁惠王》上："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12. 鷄豚狗彘 《梁惠王》上："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
13. 放僻邪侈 《梁惠王》上："放僻邪侈無不爲已。"
14. 棺椁衣衾 《梁惠王》下："謂棺椁衣衾之美也。"
15. 般樂怠敖 《公孫丑》上："及是時般樂怠敖。"
16. 怵惕惻隱 《公孫丑》上："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17. 鄉黨朋友 《公孫丑》上："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18. 耕稼陶漁 《公孫丑》上："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19. 袒裼裸裎 《公孫丑》上："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20. 庠序學校 《滕文公》上："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
21. 倉廩府庫 《滕文公》上："今也滕有倉廩府庫。"

22. 麻縷絲絮 《滕文公》上:“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
23. 梓匠輪輿 《滕文公》下:“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哉!”
24. 酒食黍稻 《滕文公》下:“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
25. 江淮河漢 《滕文公》下:“江淮河漢是也。”
26. 園囿汙池 《滕文公》下:“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27. 虎豹犀象 《滕文公》下:“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28. 規矩準繩 《離婁》上:“繼之以規矩準繩。”
29. 方員平直 《離婁》上:“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
30. 廢興存亡 《離婁》上:“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31. 聲音笑貌 《離婁》上:“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32. 齋戒沐浴 《離婁》下:“齋戒沐浴則可以犯上帝。”
33. 富貴利達 《離婁》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
34. 城郭宮室 《告子》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
35. 德慧術知 《盡心》上:“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36. 驅騁田獵 《盡心》下:“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
37. 謔浪笑敖 《邶風·終風》:“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38. 椅桐梓漆 《鄘風·定之方中》:“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39. 黍稷重穋 《豳風·七月》:“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40. 禾麻菽麥 見上條。
41. 禴祠烝嘗 《小雅·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42. 黍稷稻粱 《小雅·甫田》:“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43. 干戈戚揚 《大雅·公劉》:“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44. 鞉磬柷圉 《周頌·有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
45. 鰷鱨鰋鯉 《周頌·潛》:“有鱣有鮪,鰷鱨鰋鯉。”
46. 稙穉菽麥 《魯頌·閟宫》:“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

這種並列語的四個成分在語法上是處在彼此相等的地位,前後排列的次序應該是自由的。經過仔細的觀察,有一部分可以從意義上看出類别來,大致前兩個成分和後兩個成分各成單位。例如鳥獸草木、鴻雁麋鹿、棺槨衣衾、酒食黍稻等,可以視爲兩個雙音節並列語的組合。其他意義上類别不清楚的,從聲調關係來看,其實也是前二後二的組合。因此我們可以把 46 條材料分成 92 個雙音節並列語,它們聲調的關係可以分析如下:

同調並列語	平-平 16(1)[13]	上-上 2(1)	去-去 4(1)	入-入 6(2)

异調並列語							
	第一種配合	平-上 11	平-去 13	平-入 14(1)	上-去 6	上-入 4(1)	去-入 3
	第二種配合	上-平 3(1)	去-平 1	入-平 2(1)	去-上 0	入-上 2(1)	入-去 5

在異調並列語之中,把第一種配合視爲正則,佔總數的 80.3%,如再除去括弧中押韻的並列語,則正則佔總數的 83.8%,例外的第二種配合僅佔 16.2%。

這一個比例數與前面分析雙音節並列語的結論正相符合。一方面等於增加部分新的材料,另一方面等於試用另一把尺來丈量核對原有的圖樣,而其結果證明原圖是正確的。

四、結論與推論

(一)《論語》《孟子》《詩經》三書中並列語的全貌

上文把三部書中雙音節並列語的材料作個別的分析,看出並列語的自然次序在《論語》《孟子》兩書中較爲顯著,可能由於《論語》《孟子》二書較《詩經》更爲接近口語的關係。同時以四音節的並列語來驗證個別分析的結果,兩者相當符合。

我們向來討論的上古音總是涵蓋周、秦兩代的,現在我們也把三部書的材料加在一起作一個整體的觀察。其中《詩經》的並列語把押韻的部分剔除;同時由於我們的興趣主要在於異調成分排列的次序,所以也就不必再討論同調並列語的數目了。

異調並列語							
	第一種配合	平-上 70	平-去 73	平-入 104	上-去 34	上-入 27	去-入 23
	第二種配合	上-平 21	去-平 9	入-平 10	去-上 13	入-上 10	入-去 16

雙音節的異調並列語共有 411 條,其中我們認爲正則的第一種配合有 331 條,佔 80.7%,我們認爲例外的第二種配合有 79 條,佔 19.3%。可以寫成下列的規則來説明這種趨勢:在雙音節並列語中,如有平聲字,它總用爲第一成分;如有入聲字,它總用爲第二成分;在沒有平、入聲字時,上聲總用爲第一成分。換

⑬ 括弧內的數字表示有韻脚關係的並列語的數目。16(1)説明 16 條並列語中有一條出現在詩句的韻脚地位。

句話説,平、上、去、入四調排名的次序恰好是各調字用爲並列語成分時大致的先後(參前引拙作:164)。

去聲字跟入聲字的關係不像其他配合有那麼清楚的界限,顯示去、入聲字的調值必然距離不遠。我們可以從語音的角度找到解釋:因爲去、入聲調值近似,所以在並列語成分間的排列上没有偏向的次序。大致去-入的配合比入-去的配合稍多的原因是由於入聲字尾的清塞音使全字的聲調較爲短促的緣故。這一個解釋跟第一節裏提到的"去、入聲調值近似説"正可互相印證。

(二)進一步的推論

回到我們第一節討論上古聲調的問題。從第一節的敘述,我們認爲上古有四個聲調,去、入聲字的來往可能是調值相近,究竟聲調是否從韻尾輔音變來則不能肯定。現在根據我們利用新材料的結果,發現上古有一種構詞的型式,並列語成分的次序排列受聲調的約制,比例超過80%。這一種自然的詞型如果用韻尾輔音來解釋是難以説明的。舉例來説,如果我們認爲平聲是-d,上聲是-dʔ,去聲是-ds,入聲是-t,我們無法了解何以收-d尾的平聲字經常會出現在-dʔ、-ds、-t或其他類似韻尾的前面,唯有從聲調不同的角度才易於解釋這種詞型構成的緣故。因此,我們肯定,在《詩經》《論語》《孟子》的時代,漢語中已經有聲調的存在,如果早先從韻尾輔音變來,至少是《詩經》時代以前的事。

附言:本文蒙李方桂及張琨兩先生賜正,謹此致謝。

五、附錄:《論語》《孟子》《詩經》中的並列語

(一)《論語》中的並列語

1. 君子 《學而》: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2. 弟子 《學而》:弟子入則孝出則弟。
3. 忠信 《學而》:主忠信。
4. 小大 《學而》:小大由之。
5. 恥辱 《學而》: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6. 犬馬 《爲政》: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别乎。
7. 酒食 《爲政》:有酒食先生饌。新按:食,《廣韻》僅乘力、羊吏二切,朱注作去聲音嗣者僅見於《集韻》詳吏切,疑爲後起之音,在此句中仍以讀入聲爲是。
8. 損益 《爲政》: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9. 夷狄 《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10. 文獻 《八佾》:文獻不足故也。新按:江氏《唐韻四聲正》獻有平

聲一讀,似均作動詞,此獻字鄭曰猶賢也。

11. 禮讓 《里仁》: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

12. 瑚璉 《公冶長》:瑚璉也。

13. 文章 《公冶長》: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新按:何注:"章,明也。"章字又見於同篇:"吾黨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而何注云:"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將"章"字復解作"文章"前後互異。以"斐然成章"句例之,則章字必爲名詞,不得解作"明也"。"文章"兩字當爲並列語。

14. 狂簡 《公冶長》:吾黨之小子狂簡。

15. 山川 《雍也》:山川其舍諸。

16. 文質 《雍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17. 鬼神 《雍也》:敬鬼神而遠之。

18. 中庸 《雍也》: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

19. 詩書 《述而》: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20. 容貌 《泰伯》: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21. 暴慢 見上。

22. 顔色 《泰伯》:正顔色斯近信矣。

23. 辭氣 《泰伯》: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24. 鄙倍 見上。

25. 籩豆 《泰伯》: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26. 弘毅 《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

27. 飲食 《泰伯》: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28. 衣服 《泰伯》: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29. 黻冕 見上。

30. 宮室 《泰伯》: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31. 溝洫 見上。

32. 衣裳 《子罕》: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

33. 疾病 《子罕》:子疾病。

34. 松柏 《子罕》: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35. 鄉黨 《鄉黨》:孔子語於鄉黨恂恂如也。

36. 左右 《鄉黨》: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37. 容色 《鄉黨》:享禮有容色。

38. 紺緅 《鄉黨》:君子不以紺緅飾。

39. 紅紫 《鄉黨》:紅紫不以爲褻服。

40. 絺綌 《鄉黨》:當暑袗絺綌。

41. 狐貉 《鄉黨》:狐貉之厚以居。

42. 車馬 《鄉黨》: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43. 禮樂 《先進》: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44. 陳蔡 《先進》: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45. 德行 《先進》:德行,顔淵、閔子

騫。

46. 言語 《先進》:言語,宰我子貢。

47. 民人 《先進》:子路曰:有民人焉。

48. 社稷 《先進》:有社稷焉。

49. 師旅 《先進》:加之以師旅。

50. 饑饉 《先進》:因之以饑饉。

51. 會同 《先進》:宗廟之事如會同。

52. 死生 《顔淵》:死生有命。

53. 富貴 《顔淵》:富貴在天。

54. 浸潤 《顔淵》:浸潤之譖。

55. 虎豹 《顔淵》:虎豹之鞟。

56. 犬羊 《顔淵》:猶犬羊之鞟。

57. 刑罰 《子路》:刑罰不中。

58. 魯衛 《子路》:魯衛之政兄弟也。

59. 宗族 《子路》:宗族稱孝焉。

60. 斗筲 《子路》: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61. 狂狷 《子路》: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62. 朋友 《子路》:朋友切切偲偲。

63. 討論 《憲問》:世叔討論之。

64. 修飾 《憲問》:行人子羽修飾之。

65. 溝瀆 《憲問》:自經於溝瀆。

66. 賓客 《憲問》:仲叔圉治賓客。

67. 軍旅 《憲問》:王孫賈治軍旅。

68. 沐浴 《憲問》:孔子沐浴而朝。

69. 市朝 《憲問》: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70. 遜弟 《憲問》:幼而不遜弟。

71. 俎豆 《衛靈公》: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72. 篤敬 《衛靈公》: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73. 蠻貊 《衛靈公》:雖蠻貊之邦行矣。

74. 州里 《衛靈公》:雖州里行乎哉。

75. 水火 《衛靈公》:民之非仁也甚於水火。

76. 邦域 《季氏》:且在邦域之中矣。

77. 龜玉 《季氏》:龜玉毁於櫝中。

78. 虎兕 《季氏》:虎兕出於柙。

79. 干戈 《季氏》: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80. 征伐 《季氏》: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81. 佚遊 《季氏》:樂佚遊。

82. 宴樂 《季氏》:樂宴樂。

83. 驕樂 《季氏》:樂驕樂。

84. 弦歌 《陽貨》:聞弦歌之聲。

85. 鐘鼓 《陽貨》:鐘鼓云乎哉。

86. 玉帛 《陽貨》:玉帛云乎哉。

87. 邦家 《陽貨》: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88. 果敢 《陽貨》:惡果敢而窒者。

89. 鳥獸 《微子》:鳥獸不可與同羣。

90. 灑掃 《子張》: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91. 應對 見上。

92. 哀矜 《子張》:則哀矜而勿喜。

93. 室家 《子張》:窺見室家之好。

94. 權量 《堯曰》:謹權量。

95. 法度 《堯曰》:審法度。

96. 衆寡 《堯曰》:君子無衆寡。

97. 敢慢 《堯曰》:無敢慢。新按: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敢慢"承上而言,當亦爲並列語,參《陽貨》"惡果敢而窒者"及《泰伯》"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98. 衣冠 《堯曰》:君子正其衣冠。

99. 瞻視 《堯曰》:尊其瞻視。

100. 出納 《堯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二)《孟子》中的並列語

1. 歡樂 《梁惠王》上:而民歡樂之。

2. 兵刃 《梁惠王》上:兵刃既接。

3. 洿池 《梁惠王》上:數罟不入洿池。

4. 魚鱉 《梁惠王》上:魚鱉不可勝食也。

5. 斧斤 《梁惠王》上:斧斤以時入山林。

6. 山林 見上。

7. 材木 《梁惠王》上:材木不可勝用也。

8. 庠序 《梁惠王》上:謹庠序之教。

9. 頒白 《梁惠王》上: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10. 負戴 見上。

11. 道路 見上。

12. 狗彘 《梁惠王》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13. 刑罰 《梁惠王》上:有刑罰。

14. 税斂 《梁惠王》上:薄税斂。

15. 長上 《梁惠王》上:出以事其長上。

16. 秦楚 《梁惠王》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17. 凍餓 《梁惠王》上:父母凍餓。

18. 離散 《梁惠王》上:兄弟妻子離散。

19. 陷溺 《梁惠王》上:陷溺其民。

20. 牛羊 《梁惠王》上:則牛羊何擇焉。

21. 君子 《梁惠王》上:君子之於禽獸也。

22. 禽獸 《梁惠王》上:君子之於禽獸也。

23. 庖廚 《梁惠王》上: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24. 輕重 《梁惠王》上:權然後知輕重。

25. 長短 《梁惠王》上:度然後知長短。

26. 甲兵 《梁惠王》上:抑王興甲兵。

27. 士臣 《梁惠王》上:危士臣。

28. 肥甘 《梁惠王》上:爲肥甘不足於口與。

29. 輕煖 《梁惠王》上:輕煖不足於體與。

30. 采色 《梁惠王》上: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

31. 聲音 《梁惠王》上:聲音不足聽於耳與。

32. 便嬖 《梁惠王》上: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

33. 土地 《梁惠王》上:欲辟土地。

34. 商賈 《梁惠王》上:商賈皆欲藏

於王之市。

35. 行旅 《梁惠王》上: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

36. 死亡 《梁惠王》上:凶年免於死亡。

37. 禮義 《梁惠王》上:奚暇治禮義哉。

38. 鐘鼓 《梁惠王》下: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39. 管籥 《梁惠王》下:管籥之音。

40. 車馬 《梁惠王》下:百姓聞王車馬之音。

41. 疾病 《梁惠王》下:吾王庶幾無疾病與。

42. 田獵 《梁惠王》下:今王田獵於此。

43. 芻蕘 《梁惠王》下:芻蕘者往焉。

44. 雉兔 《梁惠王》下:雉兔者往焉。

45. 郊關 《梁惠王》下:臣聞郊關之内有囿方四十里。

46. 麋鹿 《梁惠王》下: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47. 興發 《梁惠王》下: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48. 關市 《梁惠王》下:關市譏而不征。

49. 澤梁 《梁惠王》下:澤梁無禁。

50. 凍餒 《梁惠王》下:則凍餒其妻子。

51. 左右 《梁惠王》下:王顧左右而言他。

52. 殘賊 《梁惠王》下:賊人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新按:"殘賊"二字顛倒上文之次序而言,足見兩字間聲調關係之重要。

53. 彫琢 《梁惠王》下:必使玉人彫琢之。

54. 水火 《梁惠王》下:避水火也。

55. 雲霓 《梁惠王》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56. 旄倪 《梁惠王》下:反其旄倪。

57. 係累 《梁惠王》下:係累其子弟。

58. 子弟 見上。

59. 老弱 《梁惠王》下:老弱轉乎溝壑。

60. 溝壑 見上。

61. 倉廩 《梁惠王》下:而君子之倉廩實。

62. 府庫 《梁惠王》下:府庫充。

63. 齊楚 《梁惠王》下:間於齊楚。

64. 皮幣 《梁惠王》下:事之以皮幣。

65. 犬馬 《梁惠王》下:事之以犬馬。

66. 珠玉 《梁惠王》下:事之以珠玉。

67. 耆老 《梁惠王》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

68. 貧富 《梁惠王》下:貧富不同也。

69. 行止 《梁惠王》下:行止非人所能也。

70. 功烈 《公孫丑》上:功烈如彼其卑也。

71. 賢聖 《公孫丑》上:賢聖之君六七作。

72. 輔相 《公孫丑》上:相與輔相之。

73. 智慧 《公孫丑》上:雖有智慧不如乘勢。
74. 卿相 《公孫丑》上:夫子加齊之卿相。
75. 市朝 《公孫丑》上: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
76. 説辭 《公孫丑》上:宰我子貢善爲説辭。
77. 德行 《公孫丑》上: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
78. 辭命 《公孫丑》上: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79. 丘垤 《公孫丑》上:泰山之於丘垤。
80. 河海 《公孫丑》上:河海之於行潦。
81. 閒暇 《公孫丑》上:今國家閒暇。
82. 禍福 《公孫丑》上: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83. 俊傑 《公孫丑》上:俊傑在位。
84. 惻隱 《公孫丑》上: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85. 羞惡 《公孫丑》上: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86. 辭讓 《公孫丑》上: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87. 是非 《公孫丑》上: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88. 塗炭 《公孫丑》上: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89. 遺佚 《公孫丑》上:遺佚而不怨。
90. 阨窮 《公孫丑》上:阨窮而不憫。
91. 兵革 《公孫丑》下:兵革非不堅利也。
92. 米粟 《公孫丑》下:米粟非不多也。
93. 封疆 《公孫丑》下: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94. 山谿 《公孫丑》下: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95. 親戚 《公孫丑》下:親戚畔之。
96. 晉楚 《公孫丑》下:晉楚之富不可及也。
97. 朝廷 《公孫丑》下:朝廷莫如爵。
98. 鄉黨 《公孫丑》下:鄉黨莫如齒。
99. 老羸 《公孫丑》下: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
100. 齊滕 《公孫丑》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101. 棺椁 《公孫丑》下:古者棺椁無度。
102. 平治 《公孫丑》下: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103. 飦粥 《滕文公》上:飦粥之食。
104. 喪祭 《滕文公》上:喪祭從先祖。
105. 學問 《滕文公》上:吾他日未嘗學問。
106. 顔色 《滕文公》上: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悦。
107. 哭泣 《滕文公》上: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悦。
108. 恭儉 《滕文公》上: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

109. 勤動 《滕文公》上: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
110. 老稚 《滕文公》上:使老稚轉乎溝壑。
111. 選擇 《滕文公》上:選擇而使子。
112. 徑界 《滕文公》上:夫仁政必自徑界始。
113. 死徙 《滕文公》上:死徙無出鄉。
114. 守望 《滕文公》上:守望相助。
115. 扶持 《滕文公》上:疾病相扶持。
116. 親睦 《滕文公》上:則百姓親睦。
117. 潤澤 《滕文公》上: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118. 耒耜 《滕文公》上: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
119. 釜甑 《滕文公》上:許子以釜甑爨。
120. 械器 《滕文公》上: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
121. 陶冶 見上。
122. 草木 《滕文公》上:草木暢茂。
123. 暢茂 見上。
124. 禽獸 《滕文公》上:禽獸繁殖。
125. 山澤 《滕文公》上:益烈山澤而焚之。
126. 濟漯 《滕文公》上:瀹濟漯而注諸海。
127. 汝漢 《滕文公》上: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128. 淮泗 見上。
129. 稼穡 《滕文公》上:后稷教民稼穡。
130. 樹藝 《滕文公》上:樹藝五穀。
131. 朋友 《滕文公》上:朋友有信。
132. 民人 《滕文公》上:五穀熟而民人育。
133. 豪傑 《滕文公》上:彼所謂豪傑之士也。
134. 江漢 《滕文公》上:江漢以濯之。
135. 布帛 《滕文公》上:布帛長短同。
136. 長短 見上。
137. 輕重 《滕文公》上: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
138. 多寡 《滕文公》上: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
139. 大小 《滕文公》上: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140. 差等 《滕文公》上:之則以爲愛無差等。
141. 狐狸 《滕文公》上:狐狸食之。
142. 蠅蚋 《滕文公》上:蠅蚋姑嘬之。
143. 馳驅 《滕文公》下:吾爲之範我馳驅。
144. 丘陵 《滕文公》下: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
145. 妾婦 《滕文公》下:以順爲正

者妾婦之道也。

146. 貧賤 《滕文公》下:貧賤不能移。

147. 威武 《滕文公》下:威武不能屈。

148. 衣服 《滕文公》下:夫人蠶繅以爲衣服。

149. 犧牲 《滕文公》下:犧牲不成。

150. 粢盛 《滕文公》下:粢盛不絜。

151. 器皿 《滕文公》下:牲殺器皿衣服不備。

152. 媒妁 《滕文公》下:媒妁之言。

153. 穴隙 《滕文公》下:鑽穴隙相窺。

154. 黍肉 《滕文公》下:有童子以黍肉餉。

155. 玄黄 《滕文公》下:其君子實玄黄於篚以迎其君子。

156. 蛇龍 《滕文公》下:蛇龍居之。

157. 險阻 《滕文公》下:險阻既遠。

158. 宫室 《滕文公》下:壞宫室以爲汙池。

159. 安息 《滕文公》下:民無所安息。

160. 園囿 《滕文公》下:棄田以爲園囿。

161. 衣食 《滕文公》下:使民不得衣食。

162. 沛澤 《滕文公》下:沛澤多而禽獸至。

163. 放恣 《滕文公》下:諸侯放恣。

164. 楊墨 《滕文公》下:距楊墨。

165. 充塞 《滕文公》下:是邪説誣民充塞仁義也。

166. 夷狄 《滕文公》下: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167. 規矩 《離婁》上: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168. 方員 見上。

169. 川澤 《離婁》上:爲下必因川澤。

170. 城郭 《離婁》上:城郭不完。

171. 兵甲 《離婁》上:兵甲不多。

172. 田野 《離婁》上:田野不辟。

173. 貨財 《離婁》上:貨財不聚。

174. 幽厲 《離婁》上:名之曰幽厲

175. 德教 《離婁》上: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176. 憂辱 《離婁》上:終身憂辱。

177. 草萊 《離婁》上: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178. 侮奪 《離婁》上: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

179. 豺狼 《離婁》上: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180. 授受 《離婁》上:男女授受不親。

181. 舍館 《離婁》上:舍館未定。

182. 草芥 《離婁》上:視天下悦而歸己猶草芥也。

183. 符節 《離婁》下:德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184. 溱洧 《離婁》下: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185. 手足 《離婁》下:君之視臣如手足。
186. 腹心 《離婁》下:則臣視君如腹心。
187. 土芥 《離婁》下:君之視臣如土芥。
188. 寇讎 《離婁》下:則臣視君如寇讎。
189. 膏澤 《離婁》下:膏澤下於民。
190. 田里 《離婁》下: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
191. 溝澮 《離婁》下:溝澮皆盈。
192. 星辰 《離婁》下:星辰之遠也。
193. 横逆 《離婁》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
194. 鄉鄰 《離婁》下:鄉鄰有鬪者。
195. 耳目 《離婁》下: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
196. 毁傷 《離婁》下:毁傷其薪木。
197. 薪木 見上。
198. 牆屋 《離婁》下:脩我牆屋。
199. 酒肉 《離婁》下: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
200. 怨慕 《萬章》上:孟子曰:怨慕也。
201. 畎畝 《萬章》上: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202. 干戈 《萬章》上:干戈朕。
203. 臣庶 《萬章》上:惟兹臣庶。
204. 親愛 《萬章》上:親愛之而已矣。
205. 朝覲 《萬章》上: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
206. 謳歌 《萬章》上: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
207. 承繼 《萬章》上:能敬承繼禹之道。
208. 癰疽 《萬章》上: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
209. 魯衛 《萬章》上:孔子不悦於魯衛。
210. 條理 《萬章》下:金聲也者始條理也。
211. 爵禄 《萬章》下:周室班爵禄。
212. 賓主 《萬章》下: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
213. 茁壯 《萬章》下: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214. 市井 《萬章》下:在國曰市井之臣。
215. 草莽 《萬章》下:在野曰草莽之臣。
216. 反覆 《萬章》下:反覆之而不聽。
217. 戕賊 《告子》上: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
218. 東西 《告子》上: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219. 恭敬 《告子》上: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220. 肥磽 《告子》上:則地有肥磽。
221. 雨露 《告子》上:雨露之養。
222. 理義 《告子》上:故理義之悦

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

223. 芻豢　見上。

224. 萌蘖　《告子》上：非無萌蘖之生焉。

225. 窮乏　《告子》上：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226. 鷄犬　《告子》上：人有鷄犬放。

227. 疾痛　《告子》上：非疾痛害事也。

228. 桐梓　《告子》上：拱把之桐梓。

229. 貴賤　《告子》上：體有貴賤有小大。

230. 小大　見上。

231. 梧檟　《告子》上：舍其梧檟。

232. 肩背　《告子》上：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

233. 口腹　《告子》上：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234. 膏粱　《告子》上：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235. 談笑　《告子》下：則己談笑而道之。

236. 名實　《告子》下：先名實者爲人也。

237. 富貴　《公孫丑》下：人亦孰不欲富貴。

238. 荒蕪　《告子》下：土地荒蕪。

239. 賓旅　《告子》下：無忘賓旅。

240. 典籍　《告子》下：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241. 幣帛　《告子》下：無諸侯幣帛饔飧。

242. 讒諂　《告子》下：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

243. 禮貌　《告子》下：禮貌未衰。

244. 飢餓　《告子》下：飢餓不能出門户。

245. 魚鹽　《告子》下：膠鬲舉於魚鹽之中。

246. 心志　《告子》下：必先苦其心志。

247. 筋骨　《告子》下：勞其筋骨。

248. 體膚　《告子》下：餓其體膚。

249. 空乏　《告子》下：空乏其身。

250. 曾益　《告子》下：曾益其所不能。

251. 憂患　《告子》下：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252. 安樂　見上。

253. 教誨　《告子》下：予不屑之教誨也者。

254. 殀壽　《盡心》上：殀壽不貳。

255. 巖牆　《盡心》上：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256. 桎梏　《盡心》上：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257. 韓魏　《盡心》上：附之以韓魏之家。

258. 孩提　《盡心》上：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

259. 木石　《盡心》上：與木石居。

260. 鹿豕　《盡心》上：與鹿豕遊。

261. 江河　《盡心》上：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

262. 疢疾 《盡心》上:恒存乎疢疾。

263. 教育 《盡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264. 樹畜 《盡心》上:教之樹畜。

265. 田疇 《盡心》上:易其田疇。

266. 昏暮 《盡心》上:昏暮叩人之門户。

267. 門户 見上。

268. 菽粟 《盡心》上: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269. 飢渴 《盡心》上:飢渴害之也。

270. 形色 《盡心》上:形色天性也。

271. 繩墨 《盡心》上: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

272. 勳勞 《盡心》上:挾有勳勞而問。

273. 糜爛 《盡心》下:糜爛其民而戰之。

274. 仁賢 《盡心》下:不信仁賢則國空虚。

275. 空虚 見上。

276. 財用 《盡心》下: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277. 祭祀 《盡心》下:祭祀以時。

278. 興起 《盡心》下: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279. 陳蔡 《盡心》下: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

280. 安佚 《盡心》下:四肢之於安佚也。

281. 充實 《盡心》下:充實之謂美。

282. 光輝 《盡心》下: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283. 布縷 《盡心》下:有布縷之征。

284. 人民 《盡心》下:土地人民政事。

285. 爾汝 《盡心》下: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

286. 動容 《盡心》下: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287. 般樂 《盡心》下:般樂飲酒。

288. 膾炙 《盡心》下:膾炙與羊棗孰美。

289. 狂獧 《盡心》下: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

290. 廉絜 《盡心》下:行之似廉絜。

291. 邪慝 《盡心》下: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三)《詩經》中的並列語

1. 左右 《周南·關雎》: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

2. 寤寐 《周南·關雎》:寤寐求之。

3. 輾轉 《周南·關雎》:輾轉反側。

4. 反側 見上。

5. 琴瑟 《周南·關雎》:琴瑟友之。

6. 鐘鼓 《周南·關雎》:鐘鼓樂之。

7. 玄黄 《周南·卷耳》:我馬玄黄。

8. 葛藟 《周南·樛木》:葛藟纍之。

9. 福履 《周南·樛木》:福履綏之。

10. 室家 《周南·桃夭》:宜其室家。

11. 家室 《周南·桃夭》:宜其家室。

12. 干城 《周南·兔罝》:公侯干城。

13. 腹心 《周南·兔罝》:公侯腹心。

14. 條枚 《周南·汝墳》:伐其條枚。

15. 條肆　《周南·汝墳》:伐其條肆。
16. 還歸　《召南·采蘩》:薄言還歸。
17. 傷悲　《召南·草蟲》:我心傷悲。
18. 純束　《召南·野有死麕》:白茅純束。
19. 肅雝　《召南·何彼襛矣》:曷不肅雝。
20. 桃李　《召南·何彼襛矣》:華如桃李。
21. 隱憂　《邶·柏舟》:如有隱憂。
22. 威儀　《邶·柏舟》:威儀棣棣。
23. 下上　《邶·燕燕》:下上其音。
24. 瞻望　《邶·燕燕》:瞻望弗及。
25. 塞淵　《邶·燕燕》:其心塞淵。
26. 淑慎　《邶·燕燕》:淑慎其身。
27. 照臨　《邶·日月》:照臨下土。
28. 踊躍　《邶·擊鼓》:踊躍用兵。
29. 死生　《邶·擊鼓》:死生契闊。
30. 契闊　見上。
31. 劬勞　《邶·凱風》:母氏劬勞。
32. 聖善　《邶·凱風》:母氏聖善。
33. 勞苦　《邶·凱風》:母氏勞苦。
34. 德行　《邶·雄雉》:不知德行。
35. 顛覆　《邶·谷風》:及爾顛覆。
36. 黽勉　《邶·谷風》:黽勉同心。
37. 説懌　《邶·静女》:説懌女美。
38. 清揚　《鄘·君子偕老》:子之清揚。
39. 榛栗　《鄘·定之方中》:樹之榛栗。
40. 騋牝　《鄘·定之方中》:騋牝三千。
41. 昏姻　《鄘·蝃蝀》:懷昏姻也。
42. 跋涉　《鄘·載馳》:大夫跋涉。
43. 旋反　《鄘·載馳》:不能旋反。
44. 綠竹　《衛·淇奥》:綠竹猗猗。
45. 戲謔　《衛·淇奥》:善戲謔兮。
46. 鱣鮪　《衛·碩人》:鱣鮪發發。
47. 葭菼　《衛·碩人》:葭菼揭揭。
48. 言笑　《衛·氓》:言笑晏晏。
49. 膏沐　《衛·伯兮》:豈無膏沐。
50. 行邁　《王·黍離》:行邁靡靡。
51. 羊牛　《王·君子于役》:羊牛下來。
52. 飢渴　《王·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53. 仳離　《王·中谷有蓷》:有女仳離。
54. 艱難　《王·中谷有蓷》:遇人之艱難矣。
55. 火烈　《鄭·大叔于田》:火烈具舉。
56. 磬控　《鄭·大叔于田》:抑磬控忌。
57. 縱送　《鄭·大叔于田》:抑縱送忌。
58. 翱翔　《鄭·清人》:河上乎翱翔。新按:據《女曰鷄鳴》篇"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可知翱翔二字可以分用。
59. 摻執　《鄭·遵大路》:摻執子之袪兮。
60. 静好　《鄭·女曰雞鳴》:莫不静好。

61. 風雨 《鄭・風雨》:風雨淒淒。
62. 顛倒 《齊・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63. 衣裳 見上。
64. 裳衣 《齊・東方未明》:顛倒裳衣。
65. 衡從 《齊・南山》:衡從其畝。
66. 魴鱮 《齊・敝笱》:其魚魴鱮。
67. 魴鰥 《齊・敝笱》:其魚魴鰥。
68. 豈弟 《齊・載驅》:齊子豈弟。
69. 遊敖 《齊・載驅》:齊子遊敖。
70. 車馬 《唐・山有樞》:子有車馬。
71. 廷內 《唐・山有樞》:子有廷內。
72. 酒食 《唐・山有樞》:子有酒食。
73. 喜樂 《唐・山有樞》:且以喜樂。
74. 碩大 《唐・椒聊》:碩大無朋。
75. 稷黍 《唐・鴇羽》:不能蓺稷黍。
76. 黍稷 《唐・鴇羽》:不能蓺黍稷。
77. 稻粱 《唐・鴇羽》:不能蓺稻粱。
78. 飲食 《唐・有杕之杜》:曷飲食之。
79. 鸞鑣 《秦・駟驖》:輶車鸞鑣。
80. 騏馵 《秦・小戎》:駕我騏馵。
81. 騏騮 《秦・小戎》:騏騮是中。
82. 騧驪 《秦・小戎》:騧驪是驂。
83. 蒹葭 《秦・蒹葭》:蒹葭蒼蒼。
84. 壽考 《秦・終南》:壽考不忘。
85. 戈矛 《秦・無衣》:脩我戈矛。
86. 矛戟 《秦・無衣》:脩我矛戟。
87. 甲兵 《秦・無衣》:脩我甲兵。
88. 棲遲 《陳・衡門》:可以棲遲。
89. 涕泗 《陳・澤陂》:涕泗滂沱。
90. 憂傷 《檜・羔裘》:我心憂傷。
91. 傷悲 《檜・素冠》:我心傷悲兮。
92. 蘊結 《檜・素冠》:我心蘊結兮。
93. 釜鬵 《檜・匪風》:溉之釜鬵。
94. 衣服 《曹・蜉蝣》:采采衣服。
95. 萑葦 《豳・七月》:八月萑葦。
96. 斧斨 《豳・七月》:取彼斧斨。
97. 隕蘀 《豳・七月》:十月隕蘀。
98. 狐狸 《豳・七月》:取彼狐狸。
99. 場圃 《豳・七月》:九月築場圃。
100. 禾稼 《豳・七月》:十月納禾稼。
101. 牖户 《豳・鴟鴞》:綢繆牖户。
102. 漂搖 《豳・鴟鴞》:風雨所漂搖。
103. 洒埽 《豳・東山》:洒埽穹窒。
104. 皇駁 《豳・東山》:皇駁其馬。
105. 籩豆 《豳・伐柯》:籩豆有踐。
106. 鱒魴 《豳・九罭》:九罭之魚鱒魴。
107. 碩膚 《豳・狼跋》:公孫碩膚。
108. 和樂 《小雅・鹿鳴》:和樂且湛。
109. 原隰 《小雅・皇皇者華》:于彼原隰。
110. 死喪 《小雅・常棣》:死喪之威。
111. 喪亂 《小雅・常棣》:喪亂既平。
112. 瑟琴 《小雅・常棣》:如鼓瑟琴。
113. 單厚 《小雅・天保》:俾爾單

厚。

114. 多益 《小雅·天保》:俾爾多益。

115. 戩穀 《小雅·天保》:俾爾戩穀。

116. 松柏 《小雅·天保》:如松柏之茂。

117. 楊柳 《小雅·采薇》:楊柳依依。

118. 旟旐 《小雅·出車》:彼旟旐斯。

119. 旂旐 《小雅·出車》:旂旐央央。

120. 卉木 《小雅·出車》:卉木萋萋。

121. 卜筮 《小雅·杕杜》:卜筮偕止。

122. 鱨鯊 《小雅·魚麗》:魚麗于罶、鱨鯊。

123. 魴鱧 《小雅·魚麗》:魚麗于罶、魴鱧。

124. 鰋鯉 《小雅·魚麗》:魚麗于罶、鰋鯉

125. 邦家 《小雅·南山有臺》:邦家之基。

126. 和鸞 《小雅·蓼蕭》:和鸞雝雝。

127. 杞棘 《小雅·湛露》:在彼杞棘。

128. 文武 《小雅·六月》:文武吉甫。

129. 會同 《小雅·車攻》:會同有繹。

130. 決拾 《小雅·車攻》:決拾既佽。

131. 旆旌 《小雅·車攻》:悠悠旆旌。

132. 麀鹿 《小雅·吉日》:麀鹿麌麌。

133. 漆沮 《小雅·吉日》:漆沮之從。

134. 賓客 《小雅·吉日》:以御賓客。

135. 鰥寡 《小雅·鳴雁》:哀此鰥寡。

136. 朝宗 《小雅·沔水》:朝宗于海。

137. 爪牙 《小雅·祈父》:王之爪牙。

138. 優遊 《小雅·白駒》:慎爾優遊。

139. 金玉 《小雅·白駒》:毋金玉爾音。

140. 妣祖 《小雅·斯干》:似續妣祖。

141. 西南 《小雅·斯干》:西南其户。

142. 鳥鼠 《小雅·斯干》:鳥鼠攸去。

143. 君王 《小雅·斯干》:室家君王。

144. 姻亞 《小雅·節南山》:瑣瑣姻亞。

145. 惡怒 《小雅·節南山》:惡怒

是違。

146. 臣僕 《小雅・正月》:並其臣僕。

147. 雌雄 《小雅・正月》:誰知烏之雌雄。

148. 虺蜴 《小雅・正月》:胡爲虺蜴。

149. 洽比 《小雅・正月》:洽此其鄰。

150. 惸獨 《小雅・正月》:哀此惸獨。

151. 牆屋 《小雅・十月之交》:徹我牆屋。

152. 饑饉 《小雅・雨無正》:降喪饑饉。

153. 斬伐 《小雅・雨無正》:斬伐四國。

154. 謀猶 《小雅・小旻》:謀猶回遹。

155. 回遹 見上。

156. 教誨 《小雅・小宛》:教誨爾子。

157. 恭敬 《小雅・小弁》:必恭敬止。

158. 忖度 《小雅・巧言》:予忖度之。

159. 往來 《小雅・巧言》:往來行言。

160. 豺虎 《小雅・巷伯》:投畀豺虎。

161. 勞瘁 《小雅・蓼莪》:生我勞瘁。

162. 杼柚 《小雅・大東》:杼柚其空。

163. 熊羆 《小雅・大東》:熊羆是裘。

164. 殘賊 《小雅・四月》:廢爲殘賊。

165. 江漢 《小雅・四月》:滔滔江漢。

166. 蕨薇 《小雅・四月》:山有蕨薇。

167. 杞桋 《小雅・四月》:隰有杞桋。

168. 經營 《小雅・北山》:經營四方。

169. 息偃 《小雅・北山》:或息偃在牀。

170. 叫號 《小雅・北山》:或不知叫號。

171. 偃仰 《小雅・北山》:或棲遲偃仰。

172. 寒暑 《小雅・小明》:載離寒暑。

173. 譴怒 《小雅・小明》:畏此譴怒。

174. 反覆 《小雅・小明》:畏此反覆。

175. 正直 《小雅・小明》:正直是與。

176. 笙磬 《小雅・鼓鐘》:笙磬同音。

177. 烝嘗 《小雅・楚茨》:以往烝嘗。

178. 笑語 《小雅・楚茨》:笑語卒獲。
179. 苾芬 《小雅・楚茨》:苾芬孝祀。
180. 小大 《小雅・楚茨》:小大稽首。
181. 南東 《小雅・信南山》:南東其畝。
182. 疆埸 《小雅・信南山》:疆埸翼翼。
183. 血膋 《小雅・信南山》:取其血膋。
184. 螟螣 《小雅・大田》:去其螟螣。
185. 蟊賊 《小雅・大田》:及其蟊賊。
186. 禋祀 《小雅・大田》:來方禋祀。
187. 福祿 《小雅・瞻彼洛矣》:福祿如茨。
188. 鞞琫 《小雅・瞻彼洛矣》:鞞琫有珌。
189. 家邦 《小雅・瞻彼洛矣》:保其家邦。
190. 殽核 《小雅・賓之初筵》:殽核維旅。
191. 笙鼓 《小雅・賓之初筵》:籥舞笙鼓。
192. 豈樂 《小雅・魚藻》:豈樂飲酒。
193. 樂豈 《小雅・魚藻》:飲酒樂豈。
194. 紼纚 《小雅・采菽》:紼纚維之。
195. 凶矜 《小雅・菀柳》:居以凶矜。
196. 泉流 《小雅・黍苗》:泉流既清。
197. 菅茅 《小雅・白華》:露彼菅茅。
198. 嘯歌 《小雅・白華》:嘯歌傷懷。
199. 山川 《小雅・漸漸之石》:山川悠遠。
200. 悠遠 《小雅・漸漸之石》:山川悠遠。
201. 陟降 《大雅・文王》:文王陟降。
202. 孫子 《大雅・文王》:侯文王孫子。
203. 宣昭 《大雅・文王》:宣昭義問。
204. 儀刑 《大雅・文王》:儀刑文王。
205. 清明 《大雅・大明》:會朝清明。
206. 棫樸 《大雅・棫樸》:芃芃棫樸。
207. 追琢 《大雅・棫樸》:追琢其章。
208. 綱紀 《大雅・棫樸》:綱紀四方。
209. 榛楛 《大雅・旱麓》:榛楛濟濟。

210. 柞棫 《大雅・旱麓》:瑟彼柞棫。
211. 烈假 《大雅・思齊》:烈假不瑕。
212. 矇瞍 《大雅・靈台》:矇瞍奏公。
213. 麻麥 《大雅・生民》:麻麥幪幪。
214. 秬秠 《大雅・生民》:恒之秬秠。
215. 穈芑 《大雅・生民》:恒之穈芑。
216. 踐履 《大雅・行葦》:牛羊勿踐履。
217. 醓醢 《大雅・行葦》:醓醢以薦。
218. 脾臄 《大雅・行葦》:嘉殽脾臄。
219. 昭明 《大雅・既醉》:昭明有融。
220. 高朗 《大雅・既醉》:高朗令終。
221. 静嘉 《大雅・既醉》:籩豆静嘉。
222. 祚胤 《大雅・既醉》:永錫祚胤。
223. 燔炙 《大雅・鳧鷖》:燔炙芬芬。
224. 陰陽 《大雅・公劉》:相其陰陽。
225. 隰原 《大雅・公劉》:度其隰原。
226. 芮鞫 《大雅・公劉》:芮鞫之即。
227. 土宇 《大雅・卷阿》:爾土宇昄章。
228. 茀禄 《大雅・卷阿》:茀禄爾康矣。
229. 寇虐 《大雅・民勞》:式遏寇虐。
230. 敬慎 《大雅・民勞》:敬慎威儀。
231. 醜厲 《大雅・民勞》:以謹醜厲。
232. 弘大 《大雅・民勞》:而式弘大。
233. 卒癉 《大雅・板》:下民卒癉。
234. 馳驅 《大雅・板》:無敢馳驅。
235. 典刑 《大雅・蕩》:尚有典刑。
236. 枝葉 《大雅・蕩》:枝葉未有害。
237. 本實 《大雅・蕩》:本實先撥。
238. 迷亂 《大雅・抑》:興迷亂于政。
239. 顛覆 《大雅・抑》:顛覆厥德。
240. 荒湛 《大雅・抑》:荒湛于酒。
241. 柔嘉 《大雅・抑》:無不柔嘉。
242. 話言 《大雅・抑》:告之話言。
243. 臧否 《大雅・抑》:未知臧否。
244. 憂恤 《大雅・桑柔》:告爾憂恤。
245. 稼穡 《大雅・桑柔》:稼穡卒痒。
246. 哀恫 《大雅・桑柔》:哀恫中

國。

247. 肺腸 《大雅・桑柔》:自有肺腸。

248. 荼毒 《大雅・桑柔》:寧爲荼毒。

249. 圭璧 《大雅・雲漢》:圭璧既卒。

250. 奠瘞 《大雅・雲漢》:上下奠瘞。

251. 孑遺 《大雅・雲漢》:靡有孑遺。

252. 悔怒 《大雅・雲漢》:宜無悔怒。

253. 土疆 《大雅・崧高》:徹申伯土疆。

254. 徒御 《大雅・崧高》:徒御嘽嘽。

255. 柔惠 《大雅・崧高》:柔惠且直。

256. 出納 《大雅・烝民》:出納王命。

257. 喉舌 《大雅・烝民》:王之喉舌。

258. 矜寡 《大雅・烝民》:不侮矜寡。

259. 川澤 《大雅・韓奕》:川澤訏訏。

260. 疆土 《大雅・江漢》:徹我疆土。

261. 圭瓚 《大雅・江漢》:釐爾圭瓚。

262. 師旅 《大雅・常武》:戒我師旅。

263. 允塞 《大雅・常武》:王猶允塞。

264. 忮忒 《大雅・瞻卬》:鞫人忮忒。

265. 蠶織 《大雅・瞻卬》:休其蠶織。

266. 殄瘁 《大雅・瞻卬》:邦國殄瘁。

267. 奔走 《周頌・清廟》:駿奔走在廟。

268. 祉福 《周頌・烈文》:錫茲祉福。

269. 明昭 《周頌・時邁》:明昭有周。

270. 來牟 《周頌・思文》:貽我來牟。

271. 錢鎛 《周頌・臣工》:庤乃錢鎛。

272. 銍艾 《周頌・臣工》:奄觀銍艾。

273. 應田 《周頌・有瞽》:應田縣鼓。

274. 簫管 《周頌・有瞽》:簫管備舉。

275. 宣哲 《周頌・雝》:宣哲維人。

276. 和鈴 《周頌・載見》:和鈴央央。

277. 敦琢 《周頌・有客》:敦琢其旅。

278. 保明 《周頌・訪落》:以保明其身。

279. 荼蓼 《周頌·良耜》:荼蓼朽止。

280. 東南 《魯頌·泮水》:狄彼東南。

281. 享祀 《魯頌·閟宮》:享祀不忒。

282. 土田 《魯頌·閟宮》:土田附庸。

283. 戎狄 《魯頌·閟宮》:戎狄是膺。

284. 蠻貊 《魯頌·閟宮》:淮夷蠻貊。

285. 庸鼓 《商頌·那》:庸鼓有斁。

286. 夷懌 《商頌·那》:亦不夷懌。

287. 温恭 《商頌·那》:温恭朝夕。

288. 綴旒 《商頌·長發》:爲下國綴旒。

289. 氐羌 《商頌·殷武》:自彼氐羌。

290. 禍適 《商頌·殷武》:勿予禍適。

291. 怠遑 《商頌·殷武》:不敢怠遑。

原載《史語所集刊》47.1:17-52,1975年。

參考文獻

丁邦新 1969.《國語中雙音節並列語兩成分間的聲調關係》,《史語所集刊》39 下《慶祝李方桂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155-173。

李　榮 1956.《〈切韻〉音系》,科學出版社。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61。

陸志韋 1947.《古音説略》。

屈萬里 1963.《論〈國風〉非民間歌謡的本來面目》(附陳槃跋),《史語所集刊》34 下:477-504。

董同龢 1954.《中國語音史》。

王　力 1956.《漢語音韻學》,中華書局。

趙元任 1959.《語言問題》,《臺灣大學文學院叢刊》。

趙元任 1968.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周法高 1962.《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篇》,《史語所專刊》39:364-398。

周祖謨 1966.《問學集》,中華書局。

A. G. Haudricourt. 1954. de 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 *Jonrnal Asia-*

tique 242:69-82.

E. G. Pulleyblank. 1963.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Part II, *Asia Major* 9:206-265.

Gilbert L. Mattos. 1971. Tonal Anomalies in the Kuo Feng Odes,《清華學報》新 9. 1-2:306-325.

Karlgren Bernhard. 1960. Tones in Archaic Chinese, *BMFEA* 32:113-142.

Som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Dialects*

1. Introduction

Although different theoris have been proposed in recent years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tones of Archaic Chinese,[1] it is generally held that there were four tone categories in Archaic (cf. Ting 1981) as well as in Ancient Chinese.[2] These tone categories might have derived from final consonants in Proto-Chinese, but eventually changed into various tonal systems in all modern dialects, such as Northern Mandarin, which has four or three tones and Cantonese, which has nine or more tones. Tonal splits and mergers were mainly conditioned by the contrast of voiceless and voiced initial consonants, and sometimes by sonority or aspiration (cf. Li 1980). In the process of tonal developments, it is worthwhile to observe some facts which may lead to new methods in reconstructing the value of proto-tones. Three aspects of tonal derelopments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

*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to the XII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 Tokyo, August 29-September 4, 1982, and was printed in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no. 21. The version published here has both been revised and extended. I am indebted to Paul Jen-kuei Li and Ho Dah-An for their comments and Susan Hess for her editorial assistance.

1 Archaic Chinese denotes the language of roughly the first millenium B. C.

2 Ancient Chinese denotes the language of roughly the sixth century.

2. "Sandhi tones" as proto-tones—the case of Southern Min[3]

In the Lin-kao dialect, also called the Be Language, of Hainan Island, I recorded two sub-dialects having the following tonal systems:

	1	2	3	4	5	6
L1	35[4]	55	33	11	55	33
L2	11	55	33	22	55	33

There is only one case of tone sandhi that occurs in L1. For instance:

ba 35 "fish"	ba 11 kim 35 "gold-fish"
	ba 11 diam 55 "fish shop"
	ba 11 laŋ 33 "salted fish"
bui 35 "to cut"	bui 11 ŋau 11 "to cut rice plant"
tɛŋ 35 "to be born"	tɛŋ 11 ŋit 55 "birthday"
tsui 35 "hammer"	tsui 11 hɛt 33 "iron hammer"

The rising tone 35 preceding any tone changes into a low level tone 11. Compared to the tonal system of L2, which has no sandhi forms, it is quite natural to conclude that the sandhi form of tone 1 in L1 is very likely the tone value of proto-tone 1. In other words, we may consider the sandhi tone 11 as the basic or underlying form of the isolated tone 35. This differs completely from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linguists in Chinese phonology. They usually usa "basic tone" and "sandhi tone" to indicate the tones of a syllable in isolation and in sequence respectively (cf. Tung 1960: 730-731). Now, we may hypothesize that the sandhi tones in sequence are more conservative in keeping the value of proto-tones.

This simple method of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to a certain degree may be applied to much more complicated data such as that of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s.

---

[3] Mantaro Hashimoto also discussed the same problem in his forthcoming paper, to be published in this volume. Professor Hashimoto and I have almost the same idea.

[4] Following the "tone letter" notation proposed by Y. R. Chao (1930), I use the numerals 5, 4, 3, 2, and 1 to designate different pitch levels from high, half-high, mid, half-low and low respectively. Short tones are underlined.

Since Amoy is the most studied sub-dialect in this group, its tones and sandhi forms are given below:

	1 (*Yin-p'ing*)	2 (*Yang-p'ing*)	3 (*Yin-shang*)	4 (*Yang-shang*)	5 (*Yin-ch'ü*)	6 (*Yang-ch'ü*)	7 (*Yin-ju*)	8 (*Yang-ju*)
Basic tones	44	24	53		11	33	42	44
	↓	↓	↓	=6	↓	↓	↙↘	↓
Sandhi tones	33	33	55		51	11	44,53	11

Bodman (1955), Wang (1967), and Hirayama (1974, 1975) presented significant discussions on these phenomena. The analyses of Bodman and Wang are essential to synchronic study but not related to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Only Hirayama (1974, 1975) proposed to choose some of the sandhi tones as the tone values of Proto-Amoy. His choice is based on two reasons: 1) A simple explanation can be given for the changes from proto-tones to either "original" or "sandhi" tones in modern Amoy. 2) It should be easy to differentiate the values of proto-tones and, on the whole, to reconstruct a well-shaped tonal system. Diverging from Hirayama's proposal, I would simply take all the sandhi tones into consideration. But because tones change so easily and drastically in Chinese dialects, reconstructing the photo-tones of any dialect involves many factor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handle. The methods of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have to be combined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In addition to Amoy, four tonal systems of the main sub-dialects of Southern Min are cited as follows:

	1	2	3	4	5	6	7	8
Lung-ch'i, Chang-chou (Tung 1960)								
Basic tones	24	313	53		31	33	32	13
	↓	↓	↓	=6	↓	↓	↙↘	↓
Sandhi tones	33	33	35		51	11	44,53	11
Chin-chiang, Ch'üan-chou (Tung 1960)								
Basic tones	44	24	55	33	31	31	53	35
	↓	↓	↓	↓	↓	↓	↙↘	↓
Sandhi tones	44	11	35	11	55	11	55,53	11

	1	2	3	4	5	6	7	8
Ch'ao-chou (Chan 1959)								
Basic tones	33	55	53	35	213	11	$\underline{21}$	$\underline{44}$
	↓	↓	↓	↓	↙↘	↓	↙↘	↓
Sandhi tones	23	213	24	21	42,53	12	$\underline{33}$,$\underline{44}$	$\underline{21}$
Ch'eng-mai, Hainan (Ho 1981)	22	41	21	33	24	=1	55,$\underline{55}$	33,$\underline{33}$

The value of nearly every single "basic tone" is divergent. Depending on the above data alone, the proto-forms of these tones can hardly be reconstructed. But, except for Tone 5, all the "sandhi tones" clearly show resemblance. It seems plausible to take these sandhi tones directly as proto-tones as mentioned above. But special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he Ch'eng-mai dialect in Hainan which has no sandhi forms, and may in fact presserve the tones of an earlier stage, one which had not undergone the usual tonal change, and which may therefore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s. We must make detailed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Hainan tones and the sandhi tones of the other sub-dialects. But before going any further, more data from Hainan sub-diale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1	2	3	4	5	6	7	8
Ch'eng-mai (Ho 1981)	22	41	$\underline{21}$	33	24	=1	55,$\underline{55}$	33,$\underline{33}$
Lo-hui (Ho 1977)	44	22	21	=6	13 ↓ 55	42	$\underline{55}$ ↓ 53	$\underline{22}$ ↓ 22
Hai-k'ou (Chang 1976)	13	22	$\underline{21}$	=6	35	33	$\underline{55}$	$\underline{33}$
Ting-an (Norman 1969)	24	22	$\underline{21}$	33	35	24	$\underline{55}$	$\underline{33}$
Wan-ning (Chan 1958)	33	11	$\underline{21}$	53	13	=4,5	$\underline{44}$	$\underline{12}$
Wen-ch'ang (Yüan 1960)	33	11	$\underline{21}$	=6	24	53	$\underline{44}$	$\underline{21}$

Roughly speaking, Tone 1 is a half-high or mid level tone in Hainan subdialects. Its tone value corresponds to the sandhi tones of the other sub-dialects. We posit the value *33 for the proto-form of this tone.

Compared to Tone 1, Tone 2 is relatively a mid-low or a low level tone. Except for a few places which may have individual changes, the Hainan tones also coincide

with the sandhi tones of the other sub-dialects. We reconstruct *11 for Tone 2.

Tone 3 in all Hainan sub-dialects is somewhat peculiar phonetically. There is a glottal stop which is pronounced simultaneously. I stated elsewhere (cf. Ting 1981: 276) that the glottal stop is a redundant feature of this low falling tone. It bears no significance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oto-language. The low falling contour is probably an innovation of the Hainan sub-dialects, and therefore, both the contour and the glottal stop can be neglected in the comparison. The sandhi tones of Tone 3 in Lung-ch'i, Chin-chiang and Ch'ao-chou all have a similiar contour. We posit *35 as the value of the proto-form of Tone 3.

Tone 4 shows a discrepancy between Hainan tones and the sandhi tones of the other sub-dialects. It is at present premature to reconstruct any value for Tone 4 on the data provided. More study needs to be done before we arrive at any conclusion.

Tone 5 is also problematic. Hainan sub-dialects point to a rising tone, but the sandhi tones of the other sub-dialects indicate a falling contour. These again reveal a contradictory situation. We have to leave this problem unresolved for the time being. It would seem that the Hainan tones have innovations of their own. Tone 5 had probably a falling contour in Proto-Southern Min.

The value of Tone 6 has the following varieties: 22, 33, 24, 42, 53 in Hainan; and 11, 12 in the others. Again, i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a suitable solution here.

The sandhi tones of Tone 7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alue of Hainan tones. The falling tone 53 in Hainan occurs only when the syllable ends with a glottal stop. We are confident that we shall be able to reconstruct a short tone *55 for Tone 7.

Although Tone 8 has some different contours among the sub-dialects, the general tendency is easy to observe. Therefore, we posit also a short tone *11 for this tone.

The tonal system of Proto-Southern Min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2	3	4	5	6	7	8
*33	*11	*35	?	(falling?)	?	*55	*11

Among these forms, Tone 1 and Tone 7 agree completely with Hirayama's reconstruction, although we proceeded from different premises.

3. Tonal Change from short to long

Scholar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probably all agree on the theory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endings -p, -t, -k of checked syllables gradually merged into -k or a glottal stop, and eventually changed to an open syllable by dropping the ending (Cf. Chen 1973). At the same time, the short tone that a checked syllable bears would usually change to a long tone. The most probable direction of this kind of change would be merging with the long tone having a similar or identical contour. This can be proven by the following evidence.

3.1 In the Ch'eng-mai dialect mentioned above, there are two short tones, i. e., $\underline{55}$ for Tone 7 and $\underline{33}$ for Tone 8. Ho (1981: 117) pointed out that in Lung-ch'i, another Southern Min dialect, both Tone 7 and Tone 8 are checked syllables with -p, -t, -k, and -ʔ endings, which regularly correspond to Tone 7 and Tone 8 in the Ch'eng-mai dialect. But among these syllables, those with -ʔ ending changed from a short tone to a long one after this ending had dropped out in the Ch'eng-mai dialect. The contour of Tone 7, therefore, includes a long 55 and a short 55, while Tone 8 includes a long 33 and a short $\underline{33}$. Since there is no high level tone in the Ch'eng-mai dialect, the long 55 is a new tone in the tonal system. However, since a long mid level tone 33, Tone 4, does exist, Tone 8 syllables having the identical contour naturally mixed with this tone. In order to clarify this statement, let us cite the tonal system of the Ch'eng-mai dialect again:

1	2	3	4	5	6	7	8
22	41	21	33	24	=1	55, $\underline{55}$	=33, $\underline{33}$

Because of the mixture of the syllables of Tone 4 and a part of Tone 8 in the Ch'eng-mai dialect, originally different syllables in the Lung-ch'i dialect would become homophonous here. For instance:

	Lung-ch'i	Ch'eng-mai
"elephant"	ts'io 33	sio 33
"mat"	ts'ioʔ $\underline{13}$	sio 33
"ant"	hia 33	hia 33
"forehead"	hiaʔ 13	hia 33

3.2 The tonal change from short to long is sometimes relat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tones. In Yün-nan province, the most prevalent dialect spoken is South-western Mandarin which generally has four tones. Among a hundred and one prefectures, only fourteen places have five tones.[5] In addition to the usual tones 1, 2, 3, and 4, there is a Tone 5 which contains only checked syllables. I chose four prefectures that have the additional Tone 5 to compare with eleven surrounding prefectures that have only four tones. All these subdialects are listed in two groups and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is shown in Map 1. Numerals in parentheses show narrow transcription or alternative pronunciation.

		1	2	3	4	5
		(*Yin-p'ing*)	(*Yang-p'ing*)	(*Shang*)	(*Ch'ü*)	(*Ju*)
Group I	P1. Lu-liang	44	53	42	24	313(312)
	P2. Ch'ü-ching	33(23)	53	42	35(25)	31(312)
	P3. Hsün-tien	44	53	31	13	42
	P4. Chan-yi	44	42	53(54)	35(25)	31(312)
Group II	P5. Hsüan-wei	44(33)	31	53	24(214)	=2
	P6. P'ing-yi	33	31	53	24(214)	=2
	P7. Lo-P'ing	44	31	53	13(14)	=2
	P8. Shih-tsung	44(34)	31(32)	53	13(213)	=2
	P9. Lu-hsi	44	31(41)	53	13(213)	=2
	P10. Lu-nan	44	31(21)	53	24(214)	=2
	P11. Yi-liang	44	42	53	11(21)	=2
	P12. Sung-ming	44	42	53	13(213)	=2
	P13. Lu-ch'üan	44	31(42)	53	313(312,212)	=2
	P14. Hui-che	55	31	53(54)	24(14)	=2
	P15. Ma-lung	44(33)	42	53	13(213)	=2

It is obvious that Group I, which has five tones, represents a dialect older than Group II, which has only four. Starting from Group II, we can see that

[5] All material of Yün-nan is cited from S. F. Yang 1969.

Tone 2 and Tone 3 are both falling tones, but relatively speaking, the tone value of the former is lower than the latter. Tone 5 syllables all merged into the low falling tone. Group I indicates two kinds of tonal systems. The first three have the same high falling contour for Tone 2, and Tone 3 is lower. But the fourth one is quite different. Near Group Ⅱ, Tone 2 is lower than Tone 3 in this dialect, and therefore paves the way for the merger of Tone 5 from short to long.

Within Group I, Tone 5 syllables are pronounced short with a final glottal stop in P1 and P2, but have already changed to a long tone in P3 and P4. Since we know that Tone 5 was originally comprised of checked syllables with final stops in Ancient Chinese, P1 and P2 are thus older dialects representing an unchanged condition in Group I. The evolution of Tone 5 may have two processes:

1) $\underline{31}$→31→42(or 41) (Tone 2)

2) $\underline{31}$→31→42→53 (Tone 2)

Noting the fact that Tone 2 is always lower than Tone 3 in Group Ⅱ, we believe that the first process is very likely the true picture. In other words, when a checked syllable dropped its glottal stop ending, its tone would change to a long one and sometimes merge into another tone with similar or identical contour.

With this process in mind, we can posit the following tonal system for the proto-language of these two groups.

1	2	3	4	5
*44	*53	*42	*13	*$\underline{31}$

While Tone 2 changed from 53 to 42 or 31, Tone 3 went upwards from 42 to 53. This tonal shift must have taken place before the change of Tone 5, otherwise we cannot explain why Tone 5 eventually merged with Tone 2 rather than with Tone 3.

This is probably a case of flip-flop which may raise some doubts. If we reconstruct in a different way by positing *42 for Tone 2 and *53 for Tone 3, we cannot avoid to cope with the same problem in P1, P2, and P3 in Group I, where *42 would change to 53 and *53 would change to 42 and 31.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outh-Western Mandarin of Yün-nan province has a tendency that the tone categories are on the decrease from five to four. It is reasonable to consider the five-tone dialects as residues which will eventally change to the four-tone system. Therefore, the values of Tone 2 and Tone 3 in P1, P2, and P3 are very likely re-

flecting the situation of the proto-language. Although we may have different speculations on the tonal changes from the proto-system to these two groups, the exact process remains unknown.

3.3 Different from the above, checked syllables also exhibit another direction of change. In the Ju-kao dialect of Chiang-su, some of the Tone 6 syllables have the following sandhi forms:

p'iʔ 35 "other": p'i 11 rən 11 "others"

riʔ 35 "day": rei 11 tei 11 "daytime"

leʔ 35 "the winter sacrifice": le 11 yuʔ 11 "the twelfth lunar month"

səʔ 35 "ten": sə 11 vẽ 11 "hundred thousand"

miəʔ 35 "to exterminate": miə 11 məŋ 35 tɕ'yuʔ 35 hu 11 "to exterminate the clan"

niəʔ 35 "to rebel": niə 11 mo 35 "rebels"

p'ɔʔ 35 "white": p'ɔ 11 y 35 "white fish"

mɔʔ 35 "ink": mɔ 11 lɔ 11 səʔ 44 "a blue-black colour"

lɔʔ 35 "six": lɔ 11 vẽ 11 "sixty thousand"

Out of ninety-nine Tone 6 morphemes, I found only the above nine which have this kind of sandhi form. The tonal system of Ju-kao is as follows:

1 (*Yin-p'ing*)	2 (*Yang-p'ing*)	3 (*Shang*)	4 (*Ch'ü*)	5 (*Yin-ju*)	6 (*Yang-ju*)
11	35	424	44	44	35

We can see that there is a long tone 35 having the same contour of Tone 6. Yet, Tone 6 changed to Tone 1 instead of Tone 2. This is contrary to the process described above. If we call the first kind of change an example of homogeneous coalescence, the second one would be an example of heterogeneous coalescence. Here, high rising short tone becomes a low level long tone. The rule of homogeneous coalescence applies to the whole class of Tone 5 in Yünnan, while the rule of heterogeneous coalescence applies only to a small portion of Tone 6 syllables in Ju-kao. However, there are two ways in which a short tone can change to a long tone. We must consider both of these kinds of change when reconstructing a proto-language.

4. Probable origin of the falling-rising tone

Wang (1967) discussed the evolution of bidirectional tones, including the falling-rising and the rising-falling tones. Since the falling-rising tone occurs more often in Chinese dialects, here I would like to go back to seek out the origin of this marked tone.

In addition to the Yün-nan data listed above in Group I and Group Ⅱ, let us examine a wider range of materials:

		1	2	3	4	5
Group Ⅲ	P16. Feng-yi	44	31	42(41)	55(45)	24(14)
	P17. Yün-lung	33	53	31	55	13(12)
	P18. Erh-yüan	44	53	42	24	31(21)
	P19. Chien-ch'uan	44	42(32)	31(41)	55(45)	13(213)
	P20. Teng-ch'uan	44(33)	53(54)	31(41)	35(24)	11(21)
	P21. Pin-ch'uan	33	42	53	13(14)	31
	P22. Yen-hsing	55	53(52)	42(41)	313(213)	31

First, we notice the following varieties of Tone 4 in this group: 55, 45, 35, 24, 14, 13, 313, and 213. It is valid to describe the change from high (35) to low (13), or the other way around. But, the falling-rising 313 or 213 always occurs in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Group Ⅱ, Tone 4 syllables are also pronounced in falling-rising tones, such as 312, 214, 213 and 212. It seems that the proto-tone *13 shifted upwards on the one hand, and created a falling-rising tone on the other. The latter change is made possible by the addition of a little falling contour to the beginning of a rising tone. At any rate, the falling-rising tone here must have derived from a rising tone, which is reconstructed as a natural result by examing the similar contours of Tone 4 in Groups Ⅱ and Ⅲ, no matter how we reconstruct its value.

The second phenomenon worth noticing is the change Tone 5 must have undergone. I have reconstructed a short falling tone *3̲1̲ for it (see above). In

Group Ⅲ, two rising tones occurred. It would be unreasonable to consider the rising tones as a later change, because Tone 5 finally merged into Tone 2 which has a falling contour. We are thus forced to change our reconstruction from *31 to *24 or *13 for Tone 5. The process of change may be restated as follows:

*24 (or *13) → 14 → 13 → 12 → 11 → 21 → 31 → 42
*24 (or *13) → 14 → 13 → 213 (312, 313)

Every stage of the change is actually clearly indicated in the data above, and serves to prove again that 213 is derived from a rising tone. Although I have not checked the orgin of all the failing-rising tones in Chinese dialects,[6] this pattern is significan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ones.

5. Conclu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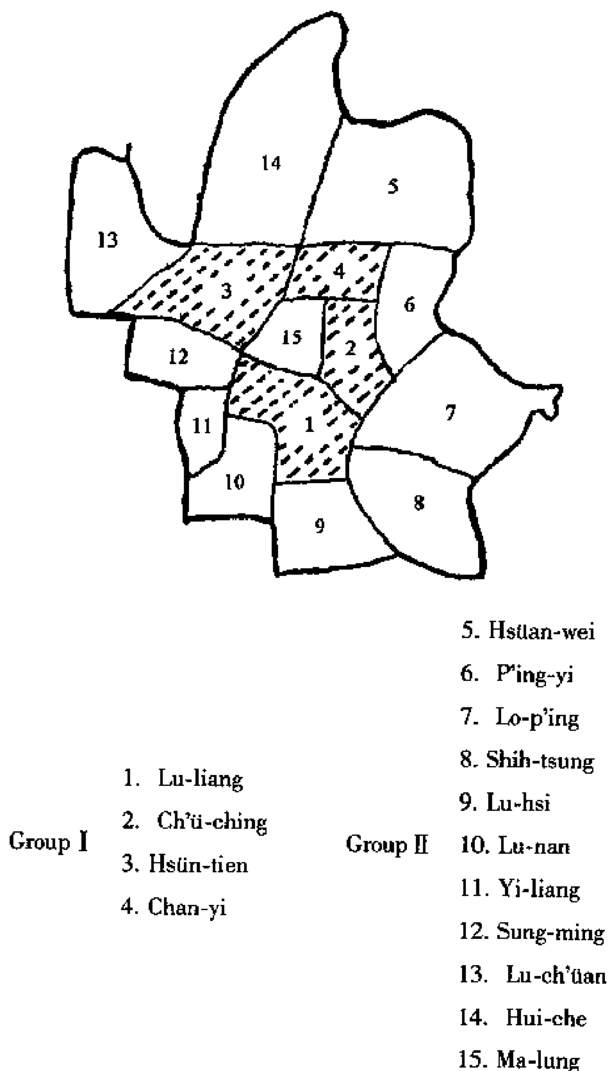
Thre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dialects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By observing these actual changes, we may propose useful methods for reconstructing tone values. For example, I would like to suggest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well known sandhi forms in Mandarin. Tone 3 (214) syllable preceding another Tone 3 changes to Tone 2 (35). If we recognize the "sandhi form" as the proto-tone, *35 would then be the value of Tone 3 in Proto-Mandarin. As we know the rising tone is very likely the origin of the falling-rising tone in Yünnan, the Mandarin 214 could also possibly be a change resulting from a rising tone. Both ways of reconstruction point to the same answer: Mandarin Tone 3 was originally a rising to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phonology, I have illustrated elsewhere (Ting 1975) that Tone 3 (*shang sheng*) in Ancient Chinese was a high rising tone. Geographically speaking, there are sixteen prefectures around the city of Peking.

---

[6] Another possible origin of the falling-rising tone is a low falling tone. But more study will be required before we can giv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Tone 3 is pronounced falling-rising in eleven places and rising in five places.[7] Level and falling tone contours do not occur at all for this tone. If the falling-rising tone itself is not a suitable proto-value of Tone 3, the only candidate left is a rising tone. This would coincide with my findings.



Map 1

[7] According to Hopei Pei-ching Shih-fan Hsüeh-yüan 1961, Tone 3 is pronounced falling-rising in the following eleven prefectures: Feng-ning, Luan-p'ing, Shing-lung, Chi-hsien, San-ho, Ta-li, Wu-ch'ing, Ku-an, Chuo-hsien, Lai-shui, and Yi-hsien, and rising only in the following five: An-ts'z, Chuo-lu, Huai-lai, Lung-kuan, and Ch'ih-ch'eng.

References

Bodman, Nicholas C. 1955, 1958. *Spoken Amoy Hokkien*. Kuala Lumpur, Goernment Federation of Malays.

Chan, Po-hui. 1958. Wan-nin Fang-yin Kai-shu, *Wu-han-ta-hsüeh Jen-wen-k'o-hsüeh Hsüeh-pao* 1:89-107.

Chan, Po-hui. 1959. Ch'ao-chou Fang-yen, *Fang-yen ho P'u-t'ung-hua Ts'ung-kan* 2: 40-120.

Chang Hsien-pao. 1976. *Hai-k'ou Fang-yen*. Master thesis, Taiwan University.

Chang, Kun. 1975. Tonal Developments Among Chinese Dialect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BIHP* hereafter), Academia Sinica 46. 4: 636-709.

Chao, Yuen Ren. 1930. A System of tone letters, *Le Maitre Phonétique* 45:24-27.

Chao, Yuen Ren. 1933. Tone and Intonation in Chinese, *BIHP* 4. 2: 121-134.

Chen, Matthew. 1973. Cross-dialectal Comparison: A Case Study and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1:38-63.

Cheng, Chin-ch'üan. 1973. *A Syschronic Phonology of Mandarin Chinese*. Mouton.

Egerod, Søren. 1956. *The Lungtu Dialect: A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A South Chinese Idiom*, Copenhagen.

Hashimoto, Anne O. Yue. 1980. Tone Sandhi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ino-tibet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irginia.

Hashimoto, Mantaro. 1961. On the Tonal System of the Bon-shio Dialect of Hainan, *Tookyoo Shinagaku Hoo* 7:35-52.

Hashimoto, Mantaro. 1973. *The Hakka Dialect: A Linguistic Study of its Phonology, Syntax and Lexic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shimoto, Mantaro. 1982. The So-called "Original" and "Changed" Tones in Fukienese. (Forthcoming). 新按:後來發表於《史語所集刊》53. 4:645-659, 1982。

Hirayama, Hisao. 1974. Tone Values of Proto-Southern-Northern Min Dialects of Chinese, *Bungaku Tetsugaku Ronbunshuu*: 157-214.

Hirayama, Hisao. 1975. Hsia-men-hua Ku Tiao-chih te Nei-pu-kou-ni, *Jour-*

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 1:3-15.

Ho, Dah-An. 1977. Hai-nan-tao Lo-hui Fang-yen te Yin-yiin Yen-chiu, unpublished manuscript.

Ho, Dah-An. 1981. The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in Lio-vai, *BIHP* 52. 1:101-152.

Hopei Pei-ching Shih-fan Hsüeh-yüan. 1961. *Ho-pei Fang-yen Kai-k'uang.* Hopei.

Li, Fang Kuei. 1980. Laryngeal Features and Tone Development. *BIHP*51. 1:1-13.

Norman, Jerry. 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Norman, Jerry.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2:222-238.

Ting, Pang-hsin. 1966. The Phonetic System of Ju-kao Dialect, *BIHP* 36. 1: 573-633.

Ting, Pang-hsin. 1975.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Even and Oblique Tones, *BIHP* 47. 1: 1-15.

Ting, Pang-hsin. 1981. Notes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Tone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Academia Sinica:267-283.

Tung, T'ung-ho. 1960. Four South Min Dialects, *BIHP* 30:729-1042.

Wang, William S-Y. 1967.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o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33. 2:93-105.

Yang, Shih-feng. 1969. *Report on a Survey of the Dialects of Yunna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pecial Publication No. 56.

Yüan, Chia-hua. 1960. *Han-yü Fang-yen Kai-yao*, Peking.

漢語方言中聲調演變的幾個問題
(摘要)

近年來頗有一些人討論古漢語聲調起源的問題,我自己的研究(丁1981)認爲在《詩經》時代已經具有以音高區别的四個聲調,就和中古音的情形類似;上古的聲調如果從韻尾輔音變來,至少也是諧聲時代的事。中古以來,四個調類由於聲母的清濁及其他因素演變爲今日方言中或多或少的聲調,在演變的過程中,有一些實例可以作爲我們擬測古調值的幫助。在這篇文章裏提出下列三個有關聲調演變的問題來討論:

一、"變調"即"原調"　傳統的看法認爲一個字單念時的調是"本調",連讀時的調是"變調",本文藉海南島臨高話的實例來説明,所謂"變調"極可能就是早期的"原調"。這一種内部擬測的方法有時可以應用到相當複雜的方言裏,不過必須和比較擬測法合用,才能更進一步解決問題。本文羅列廈門、龍溪、晉江、潮州、澄邁、樂會、海口、定安、萬寧、文昌等地的閩語調值擬測閩南語的古調。

二、促調變舒調的方向　漢語史中入聲變舒聲是常見的演變,大致入聲韻尾-p、-t、-k 先合流爲-k,再變爲-ʔ,最後消失。在入聲尾消失的同時,聲調通常也由促變舒。一般來説,入聲字總是變入調值相同或極相似的舒聲調,如海南島的澄邁及西南官話中雲南的許多方言點;但是也有截然相反的情形,例如如皋方言中的陽入(35),連讀在韻尾消失時,不跟調值相關的陽平(35)合併,反而變爲調值低平的陰平調(11)。

三、降升調的來源　從調型看來,降升調是比較不自然的一種。以雲南方言爲例,降升調很可能是從升調變來,就是在升調的起頭加上一小段降調所造成的。

根據以上一、三兩點的討論,本文推測國語的上聲調可能是從升調變來,與北平四周的方言比較起來,顯示同樣的方向;跟我以前(1975)從歷史的角度討論四聲調值的結論也是一致的。

原載《史語所集刊》53.4:629-644,《紀念趙元任先生論文集》,1982 年。

Tonal Evolution and Ton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ese*

Modern Chinese is a tone language. Traditionally, tonality has also been considered to be a characteristic of Archaic Chinese, a view that has been challenged recently by some scholars. If indeed there were no tones in Archaic Chinese,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modern tones would present a problem deserving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 the rich literature of Chinese phonology, we have found tonal classifications and descriptions relevant to the reality of tones of different periods. If there were tones in Archaic Chinese, it would be important to trace the regular path of tonal change throughout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tonal evolution deals with the change of tone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o tonal reconstruction treats the change from the other end. Since there are copious dialectal materials available in Chinese, we are able to set up working procedures to reconstruct prototones on the basis of modern dialects.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study both topics, tonal evolution and tonal reconstruction, in relation to each other.

1.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Phonology

In order to make any explicit statement concerning tonal evolution in Chinese, it is necessary to divide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into several periods. According to Cheng (1966: 646-647), Ho (1981: 315-333), Pulley-

---

* I wish to express my thanks to Professor Samuel H. -N. Cheung for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nd to Ms. Deborah Rudolph for her editorial assistance. I am also indebted to the anonymous reviewers of this book for their comments.

blank (1984: 60-63, 129-130), and my own previous studies (Ting, 1975a: 268-271), the following periods may be established.

1. Proto-Chinese
2. Archaic Chinese:
   (1) Early Archaic Chinese-the *xiesheng* 諧聲 period (ca. 1700-1100 B. C.)
   (2) Middle Archaic Chinese-Zhou and Qin Dynasties (ca. 1100 B. C.-200 B. C.)
   (3) Late Archaic Chinese-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ca. 200 B. C.- A. D. 200)
3. Old Chinese: Wei and Jin Dynasties (ca. A. D. 200-420)
4. Ancient Chinese:
   (1) Early Ancient Chinese:
      (a) Liu-Song and early Northern Wei Dynasties (ca. A. D. 420-500)
      (b) Northern: later Northern Wei and Northern Qi Dynasties (ca. A. D. 500-580)
      Southern: Qi, Liang, Chen, Northern Zhou, and Sui Dynasties (ca. A. D. 480-600)
   (2) Middle Ancient Chinese-Sui and early Tang Dynasties (ca. A. D. 600-700)
   (3) Late Ancient Chinese-middle and later Tang Dynasty (ca. A. D. 700-900)
5. Medieval Chinese:
   (1) Early Medieval Chinese-Five Dynasties and Northern Song (ca. A. D. 900-1150)
   (2) Middle Medieval Chinese-Souther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ca. A. D. 1150-1400)
   (3) Late Medieval Chinese-Ming Dynasty (ca. A. D. 1400-1650)
6. Modern Chinese: Qing Dynasty to date (ca. A. D. 1650-present)

The terms "Archaic Chinese" and "Ancient Chinese" are Karlgren's. The recent conventional term "Old Chinese"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transitional Wei-Jin period. Another conventional term, "Middle Chinese", is not adopted here since the words "early", "middle", and "late" are employed to further divide Archaic,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ese each into three sub-periods. Medieval Chinese represents the language current after the period of Ancient Chinese and before the period of Modern Chinese.

The Yin Shang Dynasty (ca. 1700-1100 B. C.) is included in the *xiesheng*

諧聲 period, the period of the earliest written texts,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e language prior to that time, Proto-Chinese, can be reconstructed only by comparison with genetically related languages such as Tibetan.

The opening date of each period coincides approximately with a change in dynasty; since the rise of a new dynasty was often closely followed by the migration of large portions of the population, we may say that the phonological change evinced in the language is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change. The duration of each period is only a rough estimate.

2. Tones in Archaic Chinese

There are four groups of characters in Archaic Chinese that correspond to the four tonal categories of Ancient Chinese, which are named Level (*ping*), Rising (*shang*), Departing (*qu*), and Entering (*ru*). The four groups have been formed according to the rhyming behavior of characters in the *Shijing* (*Book of Odes*), a collection of poems dating from 1100 to 500 B. C. Taking the tonal categories of Ancient Chinese as a base, Qing scholars demonstrated that four tones were represented in the language of the *Shijing* by reason of the following arguments (Xia Xie 1840):

(1) Apart from tones, what could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the rhyme words of a single stanza (sometimes numbering more than ten in sequence) usually belong to a single tonal category in Ancient Chinese?

(2) Apart from tones, what could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in a poem of three stanzas, the rhyme words of the first stanza systematically belong to one tonal category of Ancient Chinese, those of the second to another tonal category, and those of the third to yet another tonal category?

(3) Apart from tones, what could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a single rhyme word occurring in different stanzas always rhymes with words of the same Ancient Chinese tonal category?

Along the same lines but in a more precise manner, Cheung (1968) has provided the following statistics to illustrate the usage and occurrence of rhyme words of different tones in the *Shijing*:

	Level	Rising	Departing	Entering
Level	2186	203	159	5
Rising	158	882	99	18
Departing	134	67	316	64
Entering	5	21	97	732

In other words, Level-tone words were used 2186 times in rhymes with other Level-tone words, 203 times with Rising-tone words, and so on. Contacts between words of different tonal categories occur with a much lower frequency than do contacts between words of the same category. It is a natural and logical conclusion, then, to set up four tonal categories in Archaic Chinese.

The four tonal categories in Archaic Chinese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perceived as real pitch tones. Recent scholars such as Haudricourt (1954a, 1954b), Mei (1970), Pulleyblank (1963, 1973, 1978), and Sagart (1986), however, consider the categorical differences to pertain to the final consonants of the words. The differences are shown as follows:

	Level	Rising	Departing	Entering
Traditional	ag(tone1) aŋ(tone1)	ag(tone2) aŋ(tone2)	ag(tone3) aŋ(tone3)	ak(tone4)
New	a aŋ	aʔ aŋʔ	as/aks aŋs	ak

I (Ting 1981)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evidence from the Vietnamese, Sino-Vietnamese, and Chinese transcriptions of foreign words presented by Haudricourt, Mei, and Pulleyblank is not solid enough to establish the scholars' arguments. Considering the rhyming contacts between pairs of tonal categories in the *Shijing* as shown above—for instance, the 361 (= 203 + 158) contacts between Level and Rising tones, or the 293 (= 159 + 134) contacts between Level and Departing tones—I have claimed that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accept a rhyme between "ag (tone 1)" and "ag (tone 2)" rather than between "a" and "aʔ", or between "ag (tone 1)" and "ag (tone 3)" rather than between "ag" and "as/aks". In addition to the contacts between pairs of tonal categories, Cheung

(1968:162-163) has also found rhyming contacts between three and even four tonal categories in the *Shijing*. For instance, there are twentyfour rhyme sequences including rhyme words from Level, Rising, and Departing tone categories, and four sequences with rhyme words from all four categories, Level, Rising, Departing, and Entering. Therefore, the traditional explanation that regards the Archaic Chinese tones as pitch tones is the more reasonable. If the tones did originate from final consonants, these consonantal endings probably existed during the Proto-Chinese period, but did not survive into the age of Archaic Chinese.

Let us take as an example a series of *xiesheng* 諧聲 characters, characters that are all constructed with the same phonetic symbol but different radicals:

	Level	Rising	Departing	Entering
Traditional	時 djəg(tone1)	恃 djəg(tone2) 等 təŋ(tone2)	侍 djəg(tone3)	特 dək(tone4)
New	時 djə	恃 djəʔ 等 təŋ	侍 djəs/djəks	特 dək

All five characters contain the character 寺 "temple" as their phonetic symbol. The tradi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aracter is *rjəg, which serves here properly to give the pronunciations of the five characters in the same *xiesheng* series. The new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aracter would be *rjəs/rjəks or *zjəs/zjəks, which would seem unnatural to serve as the phonetic for characters whose pronunciations range from *djəʔ to *dək or *təŋ. Again, the traditional explanation is more convincing.

As to Late Archaic Chinese, Luo and Zhou (1958) have not provided a statistical study of rhyming contacts between different tonal groups in Han poetry, but they (1958:68) have stated simply that a four-tone system existed, one that corresponded for the most part to the tonal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with only a few exceptions not agreeing in tonal category with their readings.

In effect a summary of the current study of tones in Archaic Chines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made by Li Fang-Kuei (1971:25, Mattos 1974-1975:248-249) still holds true:

If the *Shih Ching* poets had been so strict as to rhyme only those sylla-

bles which belong to the same tone class, we might suspect that the so-called "syllables of one tone class" actually had identical final consonants, whereas those which had different tones in actuality had different final consonants. But the rhymes of *Shih Ching* are not so strict as this. There is a fair number of examples of words in rhyme with different tones. If syllables with different tones had different final consonants, this sort of rhyming could not easily be explained. So we had best recognize the syllables which belong to different tone classes as having had different tones.

3. Tonal Evolution from Old Chinese to Ancient Chinese

Old Chinese, the language of the Wei-Jin dynasties, marks a phonological period of transition. There are two major contemporary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its tonal system: one is a rhyme book, which initially appear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hird century; the other is rhyming practice in poetry.

The rhyme book *Shenglei* 聲類,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as compiled by Li Deng 李登(ca. A. D. 220-265). Although the book is not extant, we have learned much about its structure from other sources (Lung 1981). The rhyme words in the *Shenglei* wer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gong*, *Shang*, *Jiao*, *zi*, and *yu*. Originally used in Chinese musicology, these terms were borrowed by Li Deng to represent tonal categories.[1] The table below demonst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atonic scale and the four tonal categories:

Terms	*Gong* 宫	*Shang* 商	*Jiao* 角	*Zi* 徵	*Yu* 羽
Musical tones	do	re	mi	sol	la
Phonlogical tones	Level	Level	Rising	Departing	Entering

[1] In the *Bunkyoo hifuron* (*Wenjing mifu lun*) 文鏡秘府論 by the Japanese monk Kukai (A. D. 774-835), there is a quotation from Yuan Jin 元兢:聲有五聲,角徵宫商羽也;分於文字四聲,平上去人也。宫商爲平聲,徵爲上聲,羽爲去聲,角爲人聲 。It says: "There are five sounds in music: *jiao*, *zi*, *gong*, *shang*, and *yu*. They are so distributed as to represent the four tones of characters, level (*ping*), rising (*shang*), departing (*qu*), and entering (*ru*). *Gong* and *shang* are the level tones. Zi is the rising tone. *Yu* is the departing tone. And *jiao* is the entering tone." (see the Heluo edition: 13)

In other words, there were also four tonal categories in the *Shenglei*, with *Gong* and *Shang* representing the same category, Level tone. As in Ancient Chinese, there were probably more characters in the category Level tone than in the others (possibly twice the number), a skewed distribution that called for further division of Level tone into two subcategories.

The rhyming practice of Wei-Jin poetry reflects not only the rhyming patterns of finals but also of the tonal categories. Among a total of 8066 rhyme sequences, the contacts between words of different tonal categories can be summed up as follows (Ting 1975a:229):

Rare Contacts among Tonal Categories in Old Chinese

	Rising	Departing	Entering
Level	15	16	0
Rising		30	0
Departing			86

Except for these rare contacts, all the rest are tonally congruent rhyme sequences, where the rhyme words are kept strictly in one of four different tonal groups.

As for the tonal system of Early Ancient Chinese, Ho (1981:225) has obtained similar results from his study of the poetry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mong more than 12000 rhyme sequences, he has found fewer than 200 cases where words from different tonal categories are paired in rhyme:

Rare Contacts among Tonal Categories in Early Ancient Chinese

	Rising	Departing	Entering
Level	33	32	0
Rising		50	0
Departing			79

This implies that there were also four tonal categories in Early Ancient Chinese; and that the balanced contacts between the tones Level, Rising, and Departing are very similar to those that occur in the Old Chinese (Wei-Jin) period. It is quite clear that Level and Rising form a group, probably sharing some common feature, as opposed to Entering, which has the checked syllable. Departing falls somewhere in between.

By compa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ing and the three other tonal

categories, we find that there is not a single contact between either Level and Entering or Rising and Entering in both the Old Chinese and Early Ancient Chinese periods. I (Ting 1987) have used this material to prove that the final voiced consonantal endings of Archaic Chinese must have changed during the Old Chinese and Early Ancient Chinese periods. Now we can also use this striking phenomenon to demonstr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onal categories. If Rising was a short tone with a -ʔ as Pulleyblank (1962), Mei (1970), and Baxter (1992) have proposed, it is strange that this short tone should not have had any contact with Entering, which was also a short tone characterized by a final -p, -t, or -k. If Departing had a final -s or -h as proposed by Haudricourt and Pulleyblank, or a glottalized phonation as proposed by Sagart, then why would a syllable of this sort have almost balanced contacts with Level and Rising on the one hand and with Entering on the other?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let us mak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acts between the tonal categories Departing and Entering. The rhyme words of Entering involved in the 86 contacts identified so far in Old Chinese are all -t words, and 74 out of the 79 contacts identified in Early Ancient Chinese are also -t words (Ting 1987). Moreover, the counterpart Departing-tone words are confined to a very limited group, for which I have reconstructed a -d final.[2] These Departing-tone word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group of Departing tone words without any final consonantal endings, which have contacts with only Level and Rising tones (Ting 1987).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arting and Entering tones involves both the final endings and the tones themselves. The changes of tones and final endings are integral and interdependent. Leaving aside the changes of the other endings -b, -r, -gw, -p, -kw and -m, -n, -ng, -ngw as reconstructed by Li Fang-Kuei (1971), the changes of -g, -d and -k, -t can be proposed as follows:

---

[2] My reconstruction (Ting 1975b) was made on the basis of other types of evidence reflected in Wei-Jin poetry.

	Level	Rising	Departing	Entering
From Early Archaic Chinese	-d	-d	-d	-t
to Late Archaic Chinese	-g	-g	-g	-k
Old Chinese	-d > -i	-d > -i	-d	-t
	-g > -ï, -u, -0	-g > -ï, -u, -0	-g > -ï, -u, -0	-k
Early Ancient Chinese	-i	-i	-d > -i, -d	-t
	-i, -u	-i, -u	-i, -u	-k

It is only those Departing-tone words ending with -d that have rare but noticeable contacts with Entering-tone -t words from the period of Old Chinese down to the period of Early Ancient Chinese. It is consequently unreasonable to reconstruct an overall -s/-h ending or a final aspiration feature for Departing-tone words.[3]

Middle Ancient Chinese also has four tonal categories, Level (*ping*), Rising (*shang*), Departing (*qu*), and Entering (*ru*), as recorded in Lu Fayan's well-known rhyme book, the *Qieyun* (A. D. 601), and its subsequent derivatives. Generally speaking, scholars agree that the tonal categories of this time represent real pitch tones. But Pulleyblank (1978, 1979, 1984) has suggested that "up to the time of the *Qieyun* and beyond there were final laryngeal features of glottalization and aspiration in the rising and departing tones" (1984:231).

Pulleyblank's hypothesis regarding the time of tonal development has been criticized by Mei Tsu-Lin. He has proposed that the tonal category Rising originated from a final -ʔ (Mei 1970), which very likely existed in Archaic Chinese yet definitely did not exist in Ancient Chinese (Mei 1982:236). As for the category Departing, I (Ting 1981) have checked Pulleyblank's examples of Sanghabhara's transcriptions from the Māhāmāyūrī text,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s final was not a prop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parting-tone words occurring in that text. Reconstructing a final -d for these Departing-tone words would be a better solution.

In his preface to the *Qieyun*, Lu Fa-yan stated, "In Qin and Long, Departing

[3] Pulleyblank (1978) has reconstructed a final aspiration feature for the departing tone for his Early Middle Chinese. Sagart (1986) has pointed out that no evidence at all has been adduced in support of an -h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parting tone, and that Middle Chinese appears furthermore to have had no final -h, as the Sanskrit *visarga* was transliterated by means of Middle Chinese -k.

tone is the same as Entering tone. And in Liang and Yi, Level tone sounds like Departing tone".[4] Pulleyblank (1973:372) has interpreted Lu's first sentence as an indication of a dialectal merger between -s and -t. Sagart has suggested that Departing in sixth century Shaanxi (Qin)-Gansu (Long) was a short glottalized tone that paired with the tonal category Entering. But neither mentions the second sentence,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category Departing implies neither -s nor a short glottalized tone. In my interpretation, the dialect of Qin and Long at that time probably still carried the final -d in Departing tone, which was acoustically very close to Entering tone. And in Liang and Yi, the pitch and/or contour of Level tone was close to that of Departing tone in Lu's own pronunciation.

In view of the discussion above, it is quite clear that pitch tones were present in Archaic Chinese through the transitional stage and were preserved in Ancient Chinese.

4. Tonal Evolution from Ancient in Chinese to Modern Dialects

After the Ancient Chinese period, there is a virtual profusion of rhyme books, Buddhist tracts, and other kinds of texts that include descriptions of tonal categories. The following is a selected list of such works along with summaries of the tonal systems they describe, giving a rough idea of the variety of tonal development across dialects.[5] The four tones of Ancient Chinese are labelled A (Level), B (Rising), C (Departing), and D (Entering) and each tone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subcategories whenever necessary, with 1 refers to the upper register associated with voiceless initials, and 2 to the lower register associated with voiced initials.

Author	Source	Dialect Area	Tonal categories			
Yang Ninggong 陽寧公 & Chu Zhong 處忠	*Yuanhe yunpu* 元和韻譜 (A. D. 806-827)	Nanyang, Henan[6]	A	B	C	D

[4] 陸法言《切韻》序:"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

[5] 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individual sources, see Mei (1970), and Ting (1975, 1989).

[6] The monk Chu Zhong was from Nanyang; whether he spoke Nanyang dialect is unclear.

Author	Source	Dialect Area	Tonal categories			
Annen (ca. A. D. 880)-Biao. 表(ca. before A. D. 847)	*Shittan Zo* 悉曇藏	*Kan'on* (North China)	A1[7] (A2)	B1 B2 = C	C	D
Annen (ca. A. D. 880)-Jin 金 (ca. before A. D. 847)	*Shittan Zo*	*Go'on* (*South China*)	A1 (A2)	B1 B2	C	D
Annen (ca. A. D. 880)-Zheng 正(ca. A. D. 847)	*Shittan Zo*	Luoyang Taiyuan Chang'an[8]	A1 A2	B1 B2	C1 C2	D1 D2
Li Fu 李涪(ca. A. D. 865-895)[9]	*Kanwu* 刊誤	Luoyang		B1		
Anonymous(ca. A. D. 900-960)[10]	Yunjing 韻鏡	North China	A	B2 = C B1 B2 = C	C	D
Zhou Deqing(A. D. 1324)	*Zhongyuan yinyun* 中原音韻	Peking	A1 A2	B1 B2 = C	C	(D)
Mingjue 明覺(A. D. 1773)	*Xitan yaojue* 悉曇要訣	Unknown	A1 A2	B1 B2 = C	C	D1 D2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cited above, the number of tones in the systems described may vary from four to as many as eight. But before we discuss general tendencies and the process of tonal change in the literature, we should first examine tonal development in the dialects of modern Chinese.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present us with similar but complex situations. In his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tonal developments, Chang Kun (1975) presented two observations pertinent to the present study:

1. Tonal splits are usually conditioned b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voiceless

---

[7] Biao divided the Level tone into two subcategories, light and heavy, which represented two allotones induced by voiceless and voiced initials, respectively. These two subcategories share the same contour, however, a low level tone. See Mei (1970).

[8] The monk Zheng 正法師 first learned the Luoyang dialect, then listened to the Taiyuan dialect, and finally studied the Changan dialect. See Mei (1970:99).

[9] Li Fu died shortly after A. D. 895 (*Xin Tangshu* 224). I assume that he was at least thirty years old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10] K'ung (1987:32) asserts that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the *Yuning* was probably compiled around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Five Dynasties (A. D. 907-960).

versus voiced initials, but in a number of conservative dialects there is no tonal split to testify to this distinction in individual tones. There are, for instance, no A-tone and D-tone splits in the dialects of Zhangjiakou in Hebei (Hebei 1961) or Taiyuan in Shanxi (Yuan 1960); there are no B-tone and C-tone splits in the dialect Shiqi in Zhongshan, one of the Yueh dialects (Chao 1948), or in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of Longdu, one of the Min dialects (Egerod 1956).

2. In certain dialects in which tonal splits are governed b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voiceless versus voiced initials, different tones may merge in various ways, such as A2 = B1, B1 = C1, B2 = C2, A1 = B2 = C2, B2 = C2 = D2, and so on. Conversely, different tones may also experience further splits. The D1 category of Cantonese, for instance, manifests a further split conditioned by vowel length (Yuan 1960), and the A1, B1, C1, and D1 categories of the Wujiang dialect have changed into A1a, A1b, B1a, B1b, and so on, a change conditioned by aspiration of the voiceless initials (Ye 1958).

In addition to Chang's findings, we should note two further observations.

1. Following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employed in the dialect of Danyang in Jiangsu, the characters of that dialect fall into the same four tonal categories identical to those in the *Qieyun*, with only minor divergent pronunciation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s (Lyu Shuxiang 1980:86).

2. A few Mandarin dialects have three – tone systems. The tonal coalescence in two such dialects becomes clear when they are compared to the Peking dialect (Yuan 1960:39):

Peking dialect	1(*yin ping*)	2(*yang ping*)	3(*shang*)	4(*qu*)
Shanxi Licheng	1		3	4 = 2
Hebei Lincheng	1		3 = 2	4

The tones in these dialects clearly represent later mergers of tones derived from a dialect possessing a four-tone system identical to that of the Peking dialect.

Examining the patterns of tonal change in different sources, we may conclude that, historically speaking, the tonal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probably progressed through different stages of change. A tonal split need not involve all tones simultaneously as Chang (1975: 643) has claimed. It seems that tone B was the first tone affected b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voiceless and voiced initials,

tone A the second, tone D the third, and tone C the fourth and most conservative: in some modern dialects, it shows no evidence of change. Since any dialect that branched out from northern Chinese at one point would either retain intact the tonal system current in northern Chinese at the time of branching or eventually develop a tonal system diverging from, but based on, the tonal system of the ancestor,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of Danyang may be considered a direct descendant of Ancient Chinese.

Because the tonal information gleaned from texts was originally provided by different authors from different or even unknown areas, dialectal variants mus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onal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nth century, the monk Zheng 正法師 learned the splits of all the tones in the Luoyang, Taiyuan, and Chang'an dialects. But Zhou Deqing identified only one tone C and one tone D in the Peking area some five hundred years later in 1324. This shows that drastic dialectal differences must have existed in North China and that therefore individual dialects undoubtedly had their own individual periods of change.

Wang (1967,1983) and Tu (1976) have proposed on different grounds that Ancient Chinese had four tonal categories but that there were actually eight tones conditioned b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voiceless and voiced initials. It is preferable, therefore, to speak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successive mergers instead of splits. So far as historical documents are concerned, I (Ting 1989) have argued that early tonal development seems to follow the direction of split rather than merger. After the early tonal splits from the four tones of Ancient Chinese to as many as eight tones in some dialects, any successive development must surely have been merger from eight to fewer than eight tones. Wang's and Tu's theory, however, seems to account for tonal development from proto-Wu to some of the modern Wu dialects. The Shanghai dialect had eight tones when Edkins recorded it in 1853; it had six tones when Chao made his investigation in 1928; and it now has five tones (Pan 1982).

Is there any phonetic explanation for tonal splits occurring first in tone B (Rising), then in tone A (Level), next in tone D(entering), and finally in tone C (Departing)? Did the contour of the tones in Ancient Chinese affect the order in which tonal change took place? These questions lead us to the following consi-

derations of tonal reconstruction.

5. Tonal Reconstruction

By applying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o tones, we can reconstruct a proto-tonal system from two or more related dialects. The result of such reconstruction is sometimes hypothetical because the reconstructed tonal values are difficult to verify. Fortunately, some early texts have preserved descriptions of tones and their pitches and contours that can be used for comparison against the reconstructed forms. Therefore, before going into the details of tonal reconstruction, we should first examine some of these early sources.

The earliest description of the tones of Ancient Chinese appears in Shengong's preface to the *Sisheng wuyin jiunong fanniu tu* 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 in the *Yupian* 玉篇, where he quotes a passage from the *Yuanhe yunpu* (A. D. 806-827), now lost: "Level tone is sad and stable. Rising tone is strident and rising. Departing tone is clear and distant. Entering tone is straight and abrupt."[11] The description is somewhat subjective and must be examined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materials.

Another early passage is Annen's account of Biao's reading, which dates to approximately the same period—that is, sometime before A. D. 847—and is quoted in the *Shittan Zo*:

> Of the two readings that originally came to us in Japan, that of Biao was as follows: the level tone was straight and low, with both the light and the heavy "allotones"; the rising tone was straight and high, with only the light "allotone" but not the heavy; the departing tone was slightly drawn out, with no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ight and heavy "allotones"; the entering tone stopped abruptly, having neither the inner nor the outer.[12]

---

[11] This famous passage has been much discussed. For different views, see Mei (1970), Ting (1975b), and Pulleyblank (1978).

[12] I have followed Mei's translation except for the term zhi 直, for which I prefer Pulleyblank's 'straight' to Mei's 'level'. See Mei (1970:98) and Pulleyblank (1978:178).

Interpreting these descriptions on the basis of a study of all the passages pertinent to tonal description in the *Shittan* Zo, I (Ting 1975b) have concluded that the tonal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could be characterized thus:

Level: level, probably low, of usual length.

Rising: high-rising, of usual length.

Departing: falling, probably mid-falling, of usual length.

Entering: abrupt and of shorter than usual length.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level tone and the other three non-level tones is probably the criterion for the level/oblique distinction that has been employed widely as the dominant prosodic feature of Chinese poetry.[13]

If my interpretation is correct, the contours of the four tones would provide a possible basis for their evolution from Ancient Chinese to the modern dialects. Tone B was a rising tone, and it was the first one to change. Tone A, a level tone, followed suit. The Entering tone D, a short and very possibly also a level tone, changed next. Tone C, with a falling contour, was the last to change. This is of course a purely phonetic explanation. Why, of the two contour tones, the rising member took precedence over its failing counterpart in the tonal split and to what extent the voicing of the initials might have triggered the rising tone to undergo a split are topics that deserve further exploration.

Now let us look at the picture of tonal change from another angl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oto-tonal system from the modern dialects.

Traditionally speaking, Chinese dialectologists differentiate between two kinds of tones, *bendiao* (basic tone), the tone of a syllable in citation, and *biandiao* (sandhi tone), the tone of a syllable in sequence. Since the word *ben* means "origin", "source", "basis", and "foundation", the term *bendiao* implies an original, basic tone. Scholars in the field have taken this idea for granted for many years. In an earlier article (Ting 1982), I claimed that the sandhi tones are more conservative in keeping with the value of the proto-tones and that conse-

---

[13] This conclusion differs considerably from Mei's (1970) original interpretation, his more recent interpretations seem to lean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my own; see Mei (1982) and Mair and Mei (1991).

quently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andhi forms in reconstructing a proto-tonal system. My basic idea was established upon the following data of two sub-dialects of the Lingao dialect, a Be language of Hainan Island.

	1	2	3	4	5	6
L1	35 > 11	55	33	11	$\underline{55}$[14]	$\underline{33}$
L2	11	55	33	22	$\underline{55}$	$\underline{33}$
Proto-tones	*11	*55	*33	*22	*$\underline{55}$	*$\underline{33}$

There are six tones in each dialect, with only one sandhi tone occurring in L1. The rising tone 35 in L1 precedes any tone changes into a low level tone 11. Compared to the tonal system of L2 , where the sandhi form of L1 is completely identical with the citation tone of L2, it is quite natural to reconstruct a *11 for the tone value of proto-tone 1. In other words, the sandhi form actually preserves the tonal value of a proto-tone.

This theory is supported by another piece of evidence from a northern Mandarin dialect, the Yinchuan 銀川 dialect. Zhang (1984) has reported that this dialect has only three isolation to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phonology, the second tone corresponds to tone 2 and tone 3 in Pekingese. This distinction only survives in sandhi tones.

	Tone 2	Tone 3
Pekingese	xie 'shoes'	hai 'sea'
Yinchuan dialect	xɛ 53	xɛ 53
	xa 53 + tɛ 13 'shoelace'	xɛ 35 + tɛ 13 'seawe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oto-tonal value of tone 3 in the dialect of Yin-ch'uan must therefore be based on the sandhi tone readings.

In response to my idea, Ho (1984) has suggested tha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honemic variation and that each bears a different implication for phonological change. In the first case, where the underlying representation is the form that

---

[14] The underlined forms are short tones.

occurs in isolation, it is considered an innovation. In the second case, where the underlying representation is the form that occurs in a non-isolation environment, it is considered a retention.

I (Ting 1984) have since made a study concern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Wu tones, a much more complicated case. There I set up an underlying tonal system for each of the ten subdialects and reconstructed the proto-Wu tones on the basis of all the underlying tonal systems. I concluded that both citation and sandhi tones could be underlying tones but that since the latter always occur in sequence, they tend to be more conservative than the former.

In her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one sandhi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Yue-Hashimoto (1983) divided tone sandhi into three main types: (1) tone sandhi occurring in phrases in which the first syllable was dominant, (2) the last syllable was dominant, and (3) some local modification had occurred. While Yue-Hashimoto was concerned with sandhi behavior over whole phrases comprising two or more syllables of all types, I am focusing on two-syllable forms of the second type only. Because the Chinese language has long displayed a tendency toward disyllabic compounding, these two-syllable form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tones. The other forms of various types may be explained in overall phonetic terms, such as levelling, laxing, and so on, but the two-syllable forms of the second type make a small group that bears significance for tonal reconstruction.

As a concluding remark,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onal values of Ancient Chinese tones reconstructed from the literature and the result of the reconstructed proto-Wu tones.

Ancient Chinese		Proto-Wu			
A	low-level	A1	55	A2	22
B	high-rising	B1	35	B2	13
C	(mid)-falling	C1	42	C2	21
D	short	D1	<u>55</u>	D2	<u>22</u>

It is obvious that we may go one step further in reconstructing a four-tone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eight-tone system of proto-Wu conditioned by the voicing distinction of initials. The lower-pitch tones appear only with syllables with voiced

initials, the higher tones only with unvoiced initials. It is also obvious that the resemblance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is surprisingly close. All scholars of Chinese phonology agree that proto-Wu is a direct descendant of Ancient Chinese; the tonal phenomena presented here testify to the validity of the method of tonal reconstruction employed.

原載 *New Horis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141-159, eds. C.-T. James Huang and Y.-H. A Li,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1996 年。

References

ABBREVIATIONS:

BIHP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FY	*Fangyan*
HJA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IJ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JC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HJC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Baxter, William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Chang, Kun. 1975. Tonal developments among Chinese dialects, *BIHP* 46: 636-710.

Chao, Yuen Ren. 1928. *Xiandai Wuyu de Yanjiu* (*Studies in the Modern Wu Dialects*) ,Peking: Qinghua Xuexiao Yanjiuyuan.

Chao, Yuen Ren. 1948. Zhongshan Fangyan (The Zhongshan Dialect), *BIHP* 20:48-73.

Cheng, Tsai-fa. 1966. Hanyu Yinyunshi de Fenqi Wenti (Problems in th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Phonology) ,*BIHP* 36, 635-648.

Cheung, Yat-shing. 1968. Shilun Shanggu Sisheng (A Study of the Tones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

sity of Hong Kong 1. 1 :13-170.

Egerod, Sören. 1956. *The Lungtu Dialect: A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a South Chinese Idiom*, Copenhagen: Ejnar Munksgaard.

Haudricourt, André. 1954a. De 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 *Journal Asiatique* 242:68-82.

Haudricourt, André. 1954b. Comment Reconstruire le Chinois Archïque, *Word* 10:351-364.

Ho, Dah-an. 1981. *Nanbeichao Yunbu Yanbian Yanjiu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Rhyme Categorie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 Ph. D. dissertation, Taiwan University.

Ho, Dah-an. 1984. Biendu Xianxiang de Liangzhong Guanshi Yiyi: Jianlun Jinjiang Fangyan de Gudiaozhi'(Two Diachronic Implications of Phonemic Variation, with Discussion on Original Values of Jinjiang Tones). *BIHP* 55:115-132.

Hebei Beijing Shifan Xueyuan and Zhongguo Kexueyuan Hebeisheng Fenyuan Yuwen Yanjiusuo. 1961. *Hebei Fangyan Gaikuang(Outline of the Hebei Dialects)*, Hebei: Xinhua.

K'ung, Chung-wen. 1987. *Yunjing Yanjiu(A study on the Yün-ching)*, Taipei: Student Book Company.

Li, Fang-Kuei. 1971. Shangguyin Yanjiu (Studies on Archaic Chinese), *THJCS* 9, 1-61. Translated by G. L. Mattos (1974-1975) 'Studies on Archaic Chinese', *Monumenta Serica* 31:219-287.

Luo, Changpei and Zhou, Zumuo. 1958. *Han Wei Jin Nanbeichao Yunbu Yanbian Yanjiu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rhyme categories in the Han,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Volume 1, Peking: Kexue.

Lung, Yü-ch'un. 1981. Li Deng Shenglei kao (A study of Li Deng's Shenglei), *Papers in Chinese Literature in Honor of Ching-nung T'ai on His Eightieth Birthday*:51-66,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Lyu, Shuxiang. (1980). Danyang Fangyan de Shengdiao Xitong (The tonal System of the Danyang Dialect), *FY*: 85-122.

Mait, Victor H. and Mei, Tsu-lin. 1991. The Sanskrit origins of recent style prosody, *HJAS* 51:375-470.

Mei, Tsu-lin. 1970. Tone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 *HJAS* 30:86-110.

Mei, Tsu-lin. 1982. Shuo Shangsheng (On the Rising Tone), *THJCS* 14: 233-241.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n, Wuyun. 1982. Guanyu Hanyu Shengdiao Fazhan de Jige Wenti (Several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ones), *JCL* 10:359-385.

Pulleyblank, Edwin G. 1962.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Part 2, *Asia Major* 9:206-265.

Pulleyblank, Edwin G. 1973. Some further evidence regarding old Chinese -s and its time of disappearanc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6:368-373.

Pulleyblank, Edwin G. 1978. The nature of the middle Chinese ton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JCL* 6:173-203.

Pulleyblank, Edwin G. 1979. Some examples of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 from the Southern Liang Dynasty, in Wolfgang Bauer (ed.), *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Herbert Franke*:315-327, Wiesbaden: Steiner.

Pulleyblank, Edwin G. 1984. *Middle Chinese: 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Sagart, Laurent. 1986. On the departing tone, *JCL* 14:90-113.

Ting, Pang-Hsin. 1975a. *Chinese Phonolol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 as Reflected in Poetry*, Special publication No. 65,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Ting, Pang-Hsin. 1975b. Ping Ze Xinkao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Even and Oblique Tones), *BIHP* 47:1-15.

Ting, Pang-Hsin. 1981. Hanyu Shengdiao Yuanyu Yunwei Shuo zhi Jiantao' (Notes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Tone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267-283, Academia Sinica.

Ting, Pang-Hsin. 1982. Som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dialects, *BIHP* 53.4:629-644.

Ting, Pang-Hsin. 1984. Wuyu Shengdiao zhi Yanjiu (Reconstruction of proto-Wu Tones), *BIHP* 55:755-788.

Ting, Pang-Hsin. 1987. Shanggu Yinshengzi Ju Fuyin Yunwei Shuo Buzheng'

(Additional Evidence for Final Voiced Consonants in Archaic Chinese), *Kuo-wen Hsüeh-pao* of the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16:59-66.

Ting, Pang-Hsin. 1989. Hanyu Shengdiao de Yanbia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one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395-408, Academia Sinica.

Tu, Ch'i-jung. 1976. Lun Zhonggu Shengdiao' (A note on Ancient Chinese Tones), *Chung-hua Wen-hua Fu-hsing Yëh-k'an* 9:22-30.

Wang, William S. -Y. 1967. Phonological feature of tone, *IJAL* 33:93-105.

Wang, William S. -Y. 1987. A Note on Tone Development, *Wang Li Memorial Volumes*:435-443, English Volume, ed. by The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of Hong Kong, Joint, Hong Kong.

Xia, Xie. 1840. *Shu Yun* (*On the Rhymes*), Peking: Fujin.

Ye, Xiangling. 1958. Wujiang Fangyan de Shengdiao (Tones of the Wujiang Dialect), *Fangyan yu Putonghua* 5:8-11.

Yuan, Jiahua. 1960. *Hanyu Fangyan Gaiyao* (*Outline of Chinese dialects*) Peking: Wenzi Gaige Chubanshe.

Zhang, Shengyu. 1984. Yinchuan Fangyan de Shengdiao (Tones in the Yinchuan Dialect), *FY*:19-26.

上古漢語的構詞問題*

——評 Laurent Sagart: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一

最近有好幾位學者討論上古漢語的構詞問題,并且擬測了不同種類的詞綴(見 Sagart1999、Pulleyblank 2000、龔煌城 2000)[①]。我覺得在討論構詞問題之前,應該考慮先設定幾條通則,作爲討論的基礎,以下是個人的一些想法。

(一)所有的漢字基本上代表一個音節。這一點可以由《詩經》中多用四字句得到印证,相信四個字就是四個音節。我們難以想像在全是四字句的一首詩裏,有一個漢字其實代表一個以上的音節。因此,詞綴如以一個漢字代表,就是單音節的。現有的一個漢字如有詞綴,應該不增加音節。我把這個原則叫做"漢字單音節原則"。

(二)所有的詞綴應該説明它的意義,無論是語法意義或者修辭意義。例如某一個詞頭的語法意義是將動詞變爲使動式,或某一個插詞的意義是加强語氣。我把這個原則稱爲"詞綴意義原則"。

(三)先秦傳世古籍相當不少,在討論詞綴時,希望至少能有一個用例,例如《尚書·湯誓》:"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喪"是"亡"的使動式,上古音"喪"是 smangh[②],"亡"是 mjang,而"喪"是有詞頭的,等於"使亡"的意思。意思是"這個太陽什麽時候才能使它死亡,我願意跟你一起死亡"。我把這

---

* 本文的英文本發表於《中國語言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第 30 期第 1 分,詳略稍有不同。

① 詞綴指 affix,以前也譯作附加成分。詞頭或稱前綴(prefix),插詞或稱中綴(infix),詞尾或稱後綴(suffix),本文採用前一類名詞,因爲討論的問題都跟構詞有關。

② 上古擬音根據李方桂(1971)。如用别人的擬音另加説明。

個原則稱爲"詞綴用例原則"。當然這是一個理想的情形,如果没有用例,至少有諧聲字、詞族的説明。問題是諧聲字、詞族的説明有時難免人言人殊,不容易成爲定論。

二

根據以上的三條通則,以下就來討論 Sagart(1999)的專著。

(一)漢字單音節原則

這個原則前人已有充分的討論。李方桂先生(Li 1951:256)早就説過:"中國話裏大部分的詞素無疑都是單音節的。"趙元任先生也説(Chao 1968:139,見丁譯本 1980:74):"所謂單音節神話其實是有關中國的種種神話裏最真實的一個。"從語言來説,這並不是説漢語所有的詞都是單音節的,也有不少複音節的詞。但以詞素(morpheme)來説③,絶大部分的詞素都是單音節的,這個現象在上古漢語中尤其顯明。從文字來説,一個漢字標寫一個詞素,就是"漢字單音節原則"的意義。我們研究上古漢語,不能不接觸漢字,因此對這個原則的瞭解是很重要的。Sagart 説(20 頁):

> We have no reason to assume that in the Old Chinese period single characters could not be used to write iambic words like *ᴬkə-lak, if a reasonably accurate phonetic could be found.

這是一個大膽的假設,違背了"漢字單音節原則"。這裏的問題是,如果在一個字中找到了正確的聲符,上古漢語中一個漢字真的表示雙音節的抑揚式(iambic)嗎? Sagart 擬測了許多這樣的字,舉例來説:

流	Cə-lu④	栗	Cə-lit
凉	Cə-raŋ	廉	Cə-lem
六	Cə-ruk	林	Cə-lɨm
力	Cə-rɨk		

這些都是相當普通的字,其中有些不是形聲字,談不到聲符的問題。我們以"流、凉、六"三字出現在《詩經》中的用例來説:

③ 以前我遵從董同龢先生(1964)用的譯名,把 morpheme 稱爲"語位",現在改用一般通用的"詞素"。

④ 爲討論方便起見,我略去了 Sagart 在擬音的左上角標示音節不同的"A、B、a、b"。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關雎》)

這一章詩每句都是四個字,通常每個字一個音節,偏偏有一個"流"字是Cə-lu,會不會破壞詩的一致性? 當其他的字是一個音節的時候,"流"字會是兩個音節嗎? "流"和"求"是押韻的,兩個音節的"流"字會和一個音節的"求"字押韻嗎?

北風其凉,雨雪其雱。

惠而好我,携手同行。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

這一首詩也是通篇四言,"凉"字和"雱"字押韻,同樣的情形,在詩篇的一致性上,在押韻的要求上,我們能接受"凉"字是兩個音節的擬音嗎?

再舉一個"六"字來説,《干旄》: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這里三章詩的體例是一致的,都是四言詩,爲了押韻的需要,詩人用了"四、五、六"三個字來對比。"紕、四""組、五""祝、六"分別押韻。現在看一看Sagart的擬音:四:s-hlij-s、五:ŋaʔ、六:Cə-ruk。實在難以相信詩人會用一個雙音節的"六"字對當"四、五"兩字,同時跟單音節的"祝"字押韻。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這裏衹舉以上三例來説明。Sagart的擬音有没有其他的理由呢? 他認爲這種抑揚式的雙音節字在今天的廣州話和福州話裏得以保存。他説(15頁):

> Iambic forms with loosely attached prefix and weak-strong rhythm: *ᵃkə-lak "armpit", stressed on the second syllable (no characters: the word survives in Cantonese *kə-la*:*k-tɐi* and Fuzhou *kɔ-louʔ-a*, both "armpit").

先看廣州話,表示腋下、腋窩意思的詞應該是kak^{33}lak$^{22\text{-}55}$tɐi^{35}⑤,漢字是"胳肋底",既有漢字,而且言之成理(見李榮1998a:469)。再看福州話,"腋下"應該是ko$^{?24\text{-}21}$lo$^{?55}$a^{242},漢字是"胳絡下",也言之成理(見李榮1998b:415)。Sagart説没有漢字,那是因爲他没有注意本字的問題,記音也有錯誤。我一向認爲要把現在的方言俗語推到兩千多年前的上古漢語是很困難的事,可能

⑤ "22-25"表示前面是單念的調值,後面是連讀的調值。

會有“囫圇吞棗”的危險。

總之,“漢字單音節原則”有它的道理,不能隨便推翻。Sagart 書中討論抑揚式雙音節詞素的篇幅相當不少,我認爲都不可信從。

(二)詞綴意義原則

任何詞綴都有意義,有的可能是文法意義,有的可能是修辭意義。討論上古漢語詞頭、插詞、詞尾的時候,應該盡可能加以説明,梅祖麟(Mei 1989)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在 Sagart 的書中這一點大致做到了,這是一個優點。以下作一個統計:

1. 詞頭 s-:在梅氏所説的方向化表示使動(causative)、名謂化(denominative)之外,Sagart 又説 s-可以表示開始(inchoative),同時可以使動詞變爲名詞。

2. 詞頭 N-:使及物動詞變爲不及物動詞,但有例外,帶詞頭 N-的動詞也可以是及物動詞。

3. 詞頭 m-:在動作動詞之前,表示動詞的可控制性、意願性,但有例外,静態動詞(形容詞)也可能有 m-詞頭;在名詞之前,表示和動詞配合的動作者;另外也出現在小動物的名稱之中,但意義没有説明。

4. 詞頭 p-:意義不明。

5. 詞頭 t-:在動詞之前表示不及物的静態動詞(形容詞)、生理上不能控制的動作、其他不及物動詞。在名詞之前,表示不可數的物質名詞,但例外也有可數的。

6. 詞頭 k-:在動作動詞之前表示進行的動作,在静態動詞之前也表示静態動詞。在名詞之前表示可數的名詞。基本上表示具體的動作和可數的名詞。

7. 詞頭 q-:意義不明。

8. 插詞-r-:加在動作動詞之中表示重復的動作或者同時的動作;加在名詞之中表示多數的東西;加在形容詞之中表示程度的加强。總的來説,表示加强語氣。但有些例外字無法解釋。

9. 詞尾-s:採用梅祖麟(Mei 1989)的辦法,認爲-s 有兩個作用,使動詞變爲名詞,也可以使内向動詞變爲外向動詞。

10. 詞尾-ʔ、-ŋ、-n 存疑。

在上述的詞綴之中,除第 10 類存疑不計,意義不明的有兩種 p-、q-,意義有例外的有四種 N-、m-、t-、-r-,也還有意義不明的地方,如 m-出現在小動物之前,

就不知道是什麽作用,Sagart 說 m-也可能出現在穀類名詞之前(85 頁)。衹有 s-、k-、-s 意義上比較没有問題。也許在這個階段要求詞綴有明確的意義是一種苛求,但説不清楚詞綴的意義總是一個遺憾。詞綴的意義範圍如果太廣了,也容易令人起疑,同一個詞綴是否可能有這麽多的功能。

Sagart 認爲"葚"字有詞頭 m-(90 頁),但詞頭 m-根據他自己的説法應該加在動詞之前,或加在名詞之前表示動作者,或加在小動物之前。但"葚"是"桑葚",不合於他自己的説法。"麥"也是一樣(81 頁),他認爲有詞頭 m-,但和他所説的詞頭 m-的功用不合。

又如"慈"字,"affectionate,loving,kind"(210 頁),他認爲有詞頭 N-,但 N-使及物動詞變爲不及物動詞,也可以是及物動詞,但"慈"字是形容詞。又如"紅"字,他也認爲有詞頭 N-(116 頁),但"紅"和不及物動詞扯不上關係。可見"詞綴意義原則"不容易做到。這是否表示有些詞綴的推測不一定能成立呢?

(三)詞綴用例原則

上文已經提到了能爲詞綴找到古書中的用例是理想的情形,否則就要有可靠的諧聲字或詞族的説明。上面已經舉出一個"喪、亡"的例子,現在再舉一例(Mei 1989):

滅 mjiat　　威 s-mjiat(使滅)

《詩經・正月》:"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威"就是"使滅"的意思。這樣的用例證明詞頭 s-的可靠性。

我們來看看 Sagart 在討論 s-的時候所舉的例子:

楔　s-ŋet　　wedge, piece of wood between the teeth of a corpse

齧　ŋet　　gnaw, crunch in teeth(65 頁)

楔,《説文》説:"从木契聲。"齧字則是"从齒㓞聲"。問題在於"契"和"㓞"並没有聲音上的關聯,因爲"契"字是"从大從㓞"會意的,並不是以"㓞"爲聲符。因此,"楔"和"契"有關,是 s-和 k-的關係;"齧"和"㓞"有關,是 ŋ-和 k-的關係。根本談不到"楔"和"齧"在聲音上有何關聯,當然也就無法擬測s-ŋet了。如果不管《説文》的解釋,純從語源上設想,楔本來爲楔子的意思,慧琳《一切經音義》引《説文》的解釋是"開木具也"。應用到放在屍骸口中的木片,衹是一種自然的引申,不一定能推到"齧"字。這就説明没有古書用例的危險,在語源上的推論或對或錯,難以判别。又如他舉的"蘇"字(72 頁):

悟寤 ŋa-s　　to be awake, aware

蘇 s-ŋa　　to come back to life, to wake up

爲了解釋"蘇"從"穌"聲,而"穌"從"魚"聲,Sagart 認爲"蘇"是"開始寤"的意思,也就是通常說的"蘇醒"。這個說明有它的優點,能够解釋"蘇"字的聲符來源。經典中不乏"蘇"用作"死而更生"的意思。如《古文尚書·仲虺之誥》"後來其蘇"。但"蘇"是一種植物,《說文》說"桂荏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認爲"今謂之紫蘇",現在廣東人蒸螃蟹還用紫蘇葉。作爲"死而更生"的意思是把"蘇"假借爲"穌",那麼這裏討論的應該是"穌"字,《玉篇》:"穌,息也,死而更生也。"即使擬測的詞頭是正確的,也跟本義是植物的"蘇"無關。這一例說明即使有諧聲的用例也還要小心從事,以免出錯。

又如他舉的"酌"字,認爲有 t-詞頭,是一個不及物動詞。他說(95 頁):

> In Early Zhou texts $zhuo_2$ 酌 *ᵇ t-lewk "to pour with a ladle" sometimes occurs as a one-argument intransitive "to be served drinks" (Ode 223). In other instances it occurs with a second argument, which designates the vessel or body of liquid (such as a pool) out of which liquid is ladled (Ode 3; Ode 251), or the person to whom liquid is ladled (Ode 250). In one case (Ode 220) Karlgren gives a transitive interpretation:
>
> 酌彼康爵　　$zhuo_2$ bi_3 $kang_1$ jue_2
>
> pour with ladle-this-rest-cup　　they fill that cup of rest
>
> The meaning is obscure, Zheng Xuan glossed $kang_1$ 康 as xu_1 虛 "empty", hence the sentence may mean "they fill that/those empty cup(s)" instead. The sentence, however, has only one overt argument and could easily be intransitive: "(re)filled are those empty cups".

Sagart 在這裏舉了《詩經》的用例,證明"酌"字是一個不及物動詞,而 Karlgren 的翻譯不對。事實上 Sagart 忽略了《詩經》中的例句(Ode 3),請看:

>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
>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卷耳》)

這裏"酌"字跟兩個論元(argument)出現,"我"是表示主語的動作者,"金罍、兕觥"是賓語,"酌"字是很清楚的及物動詞,那麼 t-是否存在就成了問題。這就表示有了用例,還要看解釋得對不對,也要看有没有其他的用例,"以偏概全"是有問題的。

三

以上根據通則作了一番檢討,對 Sagart 的書還有幾點意見值得一說:

1. 這是一本討論上古漢語構詞的專著,作者的努力是值得敬佩的。從理論的建構、上古漢語的音系擬測,到各種詞綴的討論,以及羅列上古漢語的部分基本詞彙、與文化有關的詞彙,利用詞族的觀念加以充分發揮,都顯得很有條理。作者對於漢語的認識甚爲深入,對於現代漢語、上古漢語的知識甚爲廣博,極爲難能可貴。

2. 對於上古漢語的音系,Sagart 採用了 Pulleyblank(1973)的兩種音節説,以三等韻的字爲一組,一、二、四等韻的字爲另一組。並大致採用了 Baxter(1992)的六元音説,我覺得這兩種説法都不能接受。因爲《詩經》押韻和諧聲字完全看不出來有兩種音節的現象(丁邦新 2001)。同時從内部證據和漢藏語對音都證明六元音説不如李方桂(1971)的四元音説可靠(Gong 1980,丁邦新 1994、1998)。立足點不同自然看法有異,從這樣的上古音系出發得到的結論也是可疑的。

3. 這本書中的一個特點是把上古音和現代方言的俗語結連起來討論,個人覺得這種聯繫非常困難。要假定漢語在複聲母、元音和聲調經過三千年非常劇烈的變化之後,一般的詞綴都没有痕迹可尋了,居然有某一種詞頭能保存到現在,實在難以想像。上文提到廣州話和福州話的例子,這裏再舉兩個例子:

Sagart 認爲表示"跳蚤"的陽曲的 kəʔ-tsɛu 和廈門的 ka-tsau 的第一音節可能是上古詞頭 k-的遺留(99 頁)。其實廈門的 ka 是平聲,本字是"家"(李榮 1993:29),陽曲的 kəʔ 是入聲,可能是"蛒",見於《廣韻》陌韻"古陌切",和"格"字同一小韻。這些音節可能都有本字,聲調也不同,Sagart 把它們一起看待,令人難以接受。

又如 Sagart 認爲有些北方官話小動物名稱中的 ma 是詞頭 m-的遺迹(85 頁),如馬蜂、螞蟻等等,其實"馬"是大的意思,馬蜂比較大,有别於一般的蜜蜂,"螞蟻"其實是"馬蟻",可能有别於一般的"小蟻",何況《紅樓夢》裏還有"馬猴",是大猴,"馬"字並不是衹用在小動物之前。俗語説"人高馬大",正是這個意思。

4. Sagart 認爲"籜、落"有語源關係,他説:

root *(h)lak "to fall, of tree leaves or bark"

· tuo_4 籜"790r" *ʰhlak > thak "to fall to the ground, of the leaves or bark of plants and trees" (*Shuo Wen*: 艸木凡皮葉陊地爲籜)

· luo_4 落"766q" *ᴬkə-lak > "to fall, of tree leaves" (*Shuo Wen*: 凡艸曰零,木曰落)

The character tuo_4 籜 occurs in the following line, from *Shi Jing* 154. 4 (*Bin Feng*, Ode *Qi Yue*):

shi_2 yue_4 yun_3 tuo_4 十月隕籜 "in the tenth month there is the shedding of leaves"

The Mao commentary says: tuo_4, luo_4 ye_3 籜,落也"tuo_4 籜 means luo_4 落"

根據《説文》的解釋,"籜"顯然是一個名詞,不知何以 Sagart 認爲是動詞。可能因爲他看了《詩經·七月》的毛傳,《七月》的原文是"十月隕籜",毛傳説:"隕,墜;籜落也。"解釋"隕"的意思是"墜","隕籜"就是"籜落"的意思。Sagart 誤會了毛傳的意思,以爲是"隕,墜;籜,落也"。斷句發生錯誤,誤把名詞的"籜"當做了"落"的意思,這當然是誤解。"籜"字還見於《詩經·籜兮》,原文是:

籜兮籜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籜兮籜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可見"籜"不可能是動詞,由此而推斷的"籜落"同源説自然也無法成立。

5. 周法高在 40 年前出版的《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篇》(1962)是他出名的著作,專論上古漢語的構詞法。Sagart 完全不加引用,書目中也未見,令我很驚訝:這本書是第一本系統地討論古漢語構詞問題的書,舉出許多詞頭、詞尾,也有插詞"之"。有些説法確鑿無疑,不知 Sagart 何以不引用?

6. 書中有些排版的錯誤可能影響讀者的瞭解,在 16 頁第二個表中討論 Nha Heun 方言的演變,數目字 1 和 2 顛倒了。

7. 總體説來,Sagart 的書還是有用的,不過讀者要加一番甄别的工夫,何者可以信從,何者祇是誤解。引用文字某一音讀的時候,有時用《經典釋文》很偏僻的讀音(115 頁);解釋意義的時候,可能把引申義和字義弄混了,如把"路"解釋爲 great(125 頁),對於這些地方,讀者要非常小心。

原載《語言學論叢》26:1-11,2002 年。

参考文獻

丁邦新 1994.《漢語上古音的元音問題》,《中國境内語言暨語言學》2:21-40。

丁邦新 1998.《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丁邦新 2001.《漢語音韻史上有待解決的問題》,《中研院第三屆國际漢學會議論文集》(印刷中)。新按:2003 年發表於《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與發展》:1-21,亦收入本論文集中。

龔煌城 2000.《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的詞頭問題》,《語言暨語言學》1.2:39-61。

李　榮 1998a.《廣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李　榮 1998b.《福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李　榮 1993.《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61。

趙元任 1968/1980.《中國話的文法》,丁邦新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周法高 1962.《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篇》,《史語所专刊》39。

Baxter, William H. Ⅲ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Chao, Yuen Ren. (趙元任)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ng, Hwang-cherng. (龔煌城) 198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103:455-490.

Li, Fang-kuei. (李方桂) 1951. Review of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17.4:255-257

Mei, Tsu-lin. (梅祖麟) 1989. The Causative and Denominative Functions of the s- Prefix in Old Chinese, *Proceedings on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Academia Sinica,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33-51. Taipei.

Pulleyblank, Edwin G. 1973. Some New Hypothesis Concerning Word Fami-

lies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1:111-125.

Pulleyblank, Edwin G. 2000. Morphology in Old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stics* 28 . 1:26-51.

Sagart, Laurent. 1999.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Amsterdam Studies in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nguistic science. Seres IV,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v. 184.

漢語詞序問題札記

討論漢語類型的人總要提到漢語詞序的問題,一個是"形容詞-名詞"的次序,一個是語句中"主-動-賓"的次序。對於"形-名"的次序常有人引用南方方言中"鷄公、鷄母"的説法,指出表示性别的形容詞有後置的現象,我認爲這是一種誤解。對於"主-動-賓"的次序,曾經引起過一番辯論,大致的結論是認爲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一樣,都是"主-動-賓"的結構。最近梅祖麟(1994)認爲上古漢語裹還有"主-賓-動"的遺迹,因而推論更早的遠古漢語的詞序是"主-賓-動",我覺得也還有可以斟酌的地方。以下就這兩方面提出一點個人的看法。

一、上古漢語中"形容詞-名詞"的次序

梅祖麟(1994)把"形容詞-名詞"的次序更改爲"修飾語-中心語"的次序,因爲前者衹是後者的一類。現在就用"修飾語-中心語"的結構來觀察漢語的情形,所謂"中心語"也就是"被修飾語"。

首先討論一種常常有人誤解的結構,北方官話説"公鷄,母鷄",閩語説"鷄公、鷄母",橋本萬太郎(余志鴻1985:63-66)就認爲閩語是把表示性别的形容詞放在名詞後面了。换句話説,就是北方的"修飾語-中心語",到了南方就成爲"中心語-修飾語",而在南北之間就有過渡的地方,兩者並用,例如湘語。我想這是一種誤解,因爲在客家話中有"鷄嫲"指母鷄,"蝦公"指普通的蝦,並不是公蝦;湘語中有"鷄婆"指母鷄;閩南語中有"鷄角"指小公鷄。可見"鷄公、鷄母"的"公、母"和"嫲、婆"等字一樣,衹是把人際的親屬關係字用於家畜。"鷄公、鷄母"兩成分之間的關係仍舊是"修飾語-中心語","鷄"字修飾名詞性的"公、母"。當然在"鷄嫲、鷄婆"之中,"鷄"字也是修飾語了。

以古漢語來説,文言文裹早就有"雷公、電母、河伯、風姨"一類的詞彙,

跟“鷄公、鷄母”的結構是一樣的,因爲根本没有“公雷、母雷”。

岑麒祥(1953)認爲廣州話有“名詞詞幹 + 修飾成分”的複合詞,是和壯語交流的結果。橋本引用岑文,並認爲“菜乾”這一類的詞是修飾成分在後,因此有“非北方漢語性”。其實官話系統中有“蘿蔔乾兒”“葡萄乾兒”這一種詞,明白表示“乾”或“乾兒”是名詞性的中心語。

其次,針對梅祖麟(1994)引用藤堂明保(1966)以及他自己(梅 1988)的一些分析一一説明:

(一)梅氏指出殷周的人名如“帝堯、帝舜、后稷、公劉、父丁、祖庚、妣甲、帝辛”等,跟後代皇帝的謚號正好相反,如“高宗、太祖、文帝、武帝、丁公、乙公”等。如果後者的詞序是“修飾語-中心語”,那麽前者就是“中心語-修飾語”。

以“高宗、太祖、文帝、武帝”來説,前一個成分是形容詞,後一個成分是名詞。這些詞語都是“修飾語-中心語”的關係。但“帝堯、帝舜、后稷、祖庚”卻不相同,前後兩者都是名詞,難以證明後面的一個成分是修飾語,仍有可能是“修飾語-中心語”的結構。或者分析爲同位性的稱呼,前後兩個成分並無修飾的關係。例如英文中可以有 great president, good president,都是“修飾語 - 中心語”的結構,同時有 President Bush, President Clinton,我們不能説 Bush 和 Clinton 是修飾中心語 President 的。

至於“公劉、父丁”和後代“丁公、乙公”的不同也可以作類似的分析。“公劉、父丁”和“帝堯、帝舜”的結構是一樣的,正如英文的 Uncle Sam。後來“公、父”等字成爲尊稱、美稱,就有了“丁公、乙公、仲父”一類的詞語,似乎不能認爲在結構上有詞序顛倒的現象。

(二)殷墟卜辭中的“丘商、丘雷”,就是後代的“商丘、雷丘”,春秋時代的“城濮”就是後來的“濮城”,梅氏用來證明詞序的改變。這衹是一種可能的解釋。由於每一個成分都是名詞,很難説定何者爲修飾語。例如英文中的 mount 出現在名詞前,而 mountain 則出現在名詞後,可以認爲是同一個詞的不同形式。如果把泰山翻譯爲 Mt. Tai,或者 the Tai mountain,大概都可以説得過去,我們不能因此就説英語的詞序改變了。丘商、商丘可能都是“修飾語-中心語”的結構。

另外一個考慮是當時語言的問題,城濮是楚國的名城,因此這種説法可能是楚語,楚語的詞序未必跟漢語相同,最出名的例子見於《左傳・宣公四年》:

初若敖娶於䢵,生鬥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

生子文焉。邳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鬥穀於菟。

如果"城濮"是楚語,自然不能用來證明漢語的詞序。我們知道卜辭中所説的殷商的敵人,就有"鬼方、土方"。方指方國,並没有看到"方土、方鬼"的記載。

(三)梅氏認爲《詩經》裏的"中谷、中林"相當於後代的"谷中、林中"。《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毛傳:"中谷,谷中也"。孔穎達正義:"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梅氏指出這也是詞序顛倒的現象。我認爲"中谷"和"谷中"意思並不完全一樣,"中谷"是指山谷的當中,"谷中"可以泛指山谷的裏面。

現代國語裏既有"中途",也有"途中"。前者指"半路",大體上是路途的一半;後者是説"路上"。兩者的意涵並不全同,也不牽涉詞序的問題。"中"既是形容詞,也是名詞性的方位詞。作形容詞用出現在前,作方位詞用出現在後,兩者都是"修飾語-中心語"的結構。正如我們用"下江"指稱長江下游,也可以用"山下"泛指山的下面。孔穎達的話衹是一種膚淺的觀察,不能完全信從。

(四)Greenberg(1966:86)指出,凡是有"形-名"結構的語言,通常指示詞和數詞也用在名詞之前。梅氏引用甲骨文"獻牛一羊一"和金文"孚人萬三千八十一人,孚馬□匹,孚車卅兩,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證明殷周時代數目字放在名詞之後。但是這兩條都不能支持他的看法。

先看金文,在數目字之後都有一個名詞,例如"孚人萬三千八十一人,……孚車卅兩",在"萬三千八十一"後還有"人"字,在"卅"之後還有"兩"(輛)字。我們不能説數目字放在名詞之後,因爲在結構上,數目字是跟後面的"人、兩"結合爲"修飾語-中心語"的結構。

再看甲骨文"獻牛一羊一",不一定非要解釋爲"獻一牛一羊"不可,也許可以分析爲"獻牛,一;羊,一"。數目字是數詞,可以用爲述語。换句話説,在"牛、羊"和"一"之間可能有一個停頓。同時,甲骨文中也有下列的卜辭:"丁酉卜貞:王室文武丁,伐十人,卯六牢,鬯六卣,亡尤。"①

至於梅氏説到"名+(數+量)"有變爲"(數+量)+名"的情形,也還有可

① "數-名"的詞序其實遠比"名+數"的詞序更爲常見,此一卜辭轉引自管燮初 1953:35。

以討論的地方。上文已經指出在名詞和數目字之間可能有停頓,同樣的,名詞跟數量詞之間也可能有停頓。"孚車卅兩"可以是"孚車,卅兩",數量可以是述語,也可以是解釋性的短句。例如"俘擄了敵人的兵車,共卅兩。","打落了敵人的飛機,五架。"雖然這兩句話跟"俘擄了敵人卅兩兵車;打落了敵人五架飛機"意思相同,但結構卻不一樣。

(五)梅祖麟(1988:155-157)指出早期的"S+〔VP〕者"到漢代變成"〔VP〕者+S",S是主語,VP是動詞組。他舉的例子如下:

第一類:S+〔VP〕者

《孟子·滕文公》下:"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墨子·修身》:"源濁者流不清。"

第二類:〔VP〕者+S

《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

《史記·屈原傳》:"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

梅文說:"《孟子》裹的'臣弑其君者有之'是'S+〔VP者〕',中心語在前,修飾語在後。《史記》的'用事者臣'是'〔VP者〕+S',修飾語在前,中心語在後。"

這些例句的分析都有可商之處。第一類的結構可能是"S+VP"者,S+VP是一個完整的句子,"者"是名詞化或主題化的記號。"臣弑其君"是SOV結構的句子,把它用爲名詞性的主語或主題時,要加一個記號"者"字,然後再加動詞。因此"臣弑其君者有之"應該分析爲"臣弑其君"+者+有之。而不是"臣"+"弑其君者"+有之。"源濁者流不清"也一樣。這樣的結構跟"修飾語-中心語"的討論是無關的。

再看第二類。"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定殷者"之中還有兵卒。項王要殺的是其中的將吏。"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用事者"可能不止一人,這裹指明是"臣靳尚"。分析爲"用事者+臣靳尚"或"用事者臣+靳尚"也許都有可能,但我覺得在"用事者"之後有一停頓可能比較好。無論哪一種分析,都可視作"修飾語-中心語"的結構。上引第一類既然跟"修飾語-中心語"的討論無關,這一類又是正常的"修飾語-中心語"的結構,當然也就談不上詞序顛倒的演變了。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說從上古漢語到現代方言,一直都是"修飾語-中心語"的型態,並没有找到早期具有"中心語-修飾語"的痕迹,也没有發現詞序改變的現象。

二、上古漢語中“主-動-賓”的次序

上古漢語中“主-動-賓”的語句是最主要的方式,對於這一點大家並無異議。但也有爲數不少的“主-賓-動”語句,出現在下列的情形之下[②]:

(一)在否定詞後面,如果賓語是代詞,這個賓語要放在動詞前面。例如《尚書・康誥》“無我殄享”,意思是説“不要斷絶了我們的祭祀”。丁聲樹(1935)、吕叔湘(1941)討論的“不之爲弗,毋之爲勿”也是代詞“之”前置的結果。

(二)在問句裏,如果賓語是詢問詞,這個賓語也要放在動詞前面。例如《論語・子罕》:“吾誰欺,欺天乎?”意思是説“我要欺騙誰呢? 欺騙老天爺嗎?”,又如《顏淵》:“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意思是説:“自己反省没有什麼愧疚,又擔心什麽害怕什麼呢?”

以上這兩類是很出名的例子,許多人都討論過。我衹想指出一點,這兩種賓語前置的類型是很有局限性的,是在特定的環境裏把賓語提前。上古漢語裏大多數的語句都是“主-動-賓”的形式,有一兩種賓語前置的情形,可以認爲是一種加重語氣,未必能把這種有條件限制的結構上推到遠古漢語去。

除去上列兩類,還有一些賓語前置的例子,也可以用加重語氣的想法來解釋:

1. (1)《尚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予翼。”(= 翼予,輔助我)

(2)《詩經・小雅・節南山》:“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瞻爾,看着你)

(3)《左傳・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問是,問這件事)

2. (4)《左傳・僖公十五年》:“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 憂羣臣),惠之至也。”

(5)《詩經・小雅・節南山》:“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鈞,四方是維(= 維四方),天子是毗(= 毗天子),俾民不迷。”

(6)《詩經・衛風・新臺》:“燕婉之求(= 求燕婉),得此戚施。”

(7)《詩經・小雅・四牡》:“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諗母)。”

以上第 1 類三條,都是在加重語氣的時候把賓語提前。(2)中第一句的師尹就是第二句中“爾”。(3)中第一句説明的問題“昭王南征而不復”,可能就是第二句“是”字所指的事件。賓語先主題化,再用複指方式來加重語

② 這裏衹舉少數例句,請參見梅文(1994)。

氣。(1)的情形稍有不同,但是説明有十位民間的賢人來協助自己,也是一種加强的口氣。

第2類四條,基本上可以歸納爲下面的公式:

名詞組+是/之/來+動詞

這裏的名詞組一定是後面動詞的賓語,可以把兩者之間的“是、之、來”視作賓語提前的記號。這種結構到今天的口語裏還保存一些成語,如“惟你是問”。“是、之”在古書裏常常通用,作爲指示詞時,“之子”就是“是子”,因此作爲賓語提前的記號用時,兩字也可以通用。“來”字的這種用法,在《詩經》裏祇有一見,但關係是很明顯的。

比較第1類的(3)和第2類的(4、5),我們發現“寡人是問”不合於上面的公式,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問寡人”,可見還是要依靠上下文才能分辨確切的語意。

總之,所有賓語前置的情形都是用在加强語氣時,上下文語意清楚時,或者在記號明確時。這些情形使我們相信上古或者遠古時,漢語基本的詞序還是“主-動-賓”。

原載《中國境内語言暨語言學(四)語言類型》:155-162,中研院,1997年。

參考文獻

丁聲樹 1935.《釋否定詞“弗”“不”》,《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967-996,中研院。

岑祺祥 1953.《從廣東方言中體察語言的交流和發展》,《中國語文》4:9-12。

吕叔湘 1941.《論“毋”與“勿”》,《漢語語法論文集》:12-35。

梅祖麟 1988.《詞尾“底”“的”的來源》,《史語所集刊》59.1:141-142。

梅祖麟 1994.《漢語七個類型特徵的來源》,IsCLL-4 論文稿。·新按:後來此文發表於《中國境内語言暨語言學(四)語言類型》:81-103。

管燮初 1953.《殷虚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北京。

橋本萬太郎 《言語類型地理論》,東京:弘文堂(余志鴻譯《語言類型地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5年)。

藤堂明保 1966.《漢字の起源》,東京。

Greenberg, Joseph. 1963. *Universals of Language*, MIT Press, Cambridge.

論漢語方言中"中心語-修飾語"的反常詞序問題*

一般來說,漢語在類型上的特徵之一是具有"修飾語-中心語"(或"形容詞-名詞")的詞序,但是近幾十年來頗有學者(岑 1953、橋本 1976、余 1976)指出南方的漢語方言裏也有反常詞序"中心語-修飾語"的結構,並認爲這種結構是受到西南侗台語的影響。还有學者(藤堂 1959)認爲上古漢語也有這種反常詞序的存在。我在六年前(丁 1994)曾經指出上古漢語裏並沒有"中心語-修飾語"這種結構存在的痕迹,當時也曾經提到方言裏的情形,但説得過于簡略,現在想從幾個方言的角度再來檢討這個問題。項夢冰(1988)曾經討論過這種"異序現象",看法非常接近。我現在集中探討表示動物性別的詞彙,希望能徹底釐清這個問題,其他類似詞彙我就不再討論,請參看項文①。

一、方言裏所謂"反常詞序"的現象

岑麒祥(1953)首先指出廣州話有"形容詞放在名詞後面"的現象,認爲是廣東原始土著所操語言裏保存下來的痕迹,原始土著的語言和現代的壯語同一系屬。換句話説這種反常詞序的詞彙,是壯語的成分。他説得很簡略,衹舉

---

* 1980 年,臺北中研院召開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橋本萬太郎教授應邀與會,那時他的《言語類型地理論》出版不久,在一個偶然的場合我跟他辯論"公猪、猪公"的詞性問題,他認爲"猪公"是表性別的形容詞後置,我認爲"公"是名詞,"猪公"是名詞修飾名詞,根本不是詞序的顛倒。辯論各持己見,並無一致的結論。事後我想寫一篇文章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一再因循,到現在才能寫成,而橋本先生十三年前已歸道山,現在謹以此文紀念他和我的友誼,同行之間坦率的切磋令人難忘。這篇文章的大意曾經在 1996 年 5 月伊利諾大學召開的第八屆北美中國語言學會年會中講過,當時用的題目是"Reverse" Word Order in the Morph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Compounds in Chinese Dialects。

① 項夢冰的文章是一個全面性的討論,大體的意見跟我非常接近。我在初稿完成後承張敏告訴我有這篇文章,在此致謝。幸好我的論點集中在有關動物性別的詞彙上,也許還有一得之愚,可以給同行參考。

出以下若干例子:"客人叫做人客;乾菜叫做菜乾;公鸡叫鸡公;牯牛叫牛牯。"

到橋本萬太郎(1976)討論亞洲大陸語言擴散問題的時候,他認爲漢語裏有些結構上的異常現象其實是阿爾泰語言或南亞語言擴散的結果。對於上面提到的複合詞,他認爲是修飾語放在名詞之後,同時是一種"化石性"的結構(fossilized compound),保留早期的痕迹。他也指出這種複合詞的出現在漢語方言裏有南北之分:例如北方說"公牛",南方說"牛公"。他同時又舉了"鞋拖、風颱、魚生、飯焦"等例證,認爲越是向南,就越能找到名詞在前、修飾語在後的複合詞。在橋本(1978)的《言語類型地理論》裏,他進一步把詞序"横"的地理推移和從古到今"縱"的演變連繫起來,引申藤堂明保(1959、1966)的看法,認爲上古漢語裏有"名詞+修飾語"的結構,後來才漸漸成爲"修飾語+名詞"的結構。

我在另一篇文章裏已經指出藤堂的分析不足信,古代並沒有"中心語(名詞)-修飾語"的結構,縱的演變既然沒有,我覺得横的推移也是一種誤解。余靄芹(1993)的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是第一本討論漢語方言文法的書,第一章是 Word order: Head + modifier,遵照橋本萬太郎的辦法並未改變。我認为"中心語+修飾語"的結構其實並不存在。以下從湘語、客家語、粤語和閩語四個方言來証明我的看法[②]。討論的對象主要是表示動物性別的詞彙,材料參考袁家驊等(1960、1983)及 A. Yue-Hashimoto (1993),其餘來源請見書目。

二、湘語中的"反常詞序"

湘語的材料包括新湘語的長沙話和老湘語的雙峰話及洞口黄橋話。

北京话	長沙話	雙峰話	黄橋話
公牛	牛牯(子),牯牛,牛公(子),騷牯子	牛牯	牛牯子
母牛	牛婆(子),牸牛子	牛婆子,牸牛	牸牛
公狗	狗公(子)	狗公子	狗牯
母狗	狗婆(子)	狗婆子,草狗	狗娘
公鷄	鷄公(子),叫鷄(公)	鷄公子,雄鷄	鷄公
母鷄	鷄婆,鷄項子	鷄婆子,鷄項子	鷄㜷,鷄娘

② 選這些方言的理由是因爲所謂"反常詞序"的詞彙大部分出現在這四個方言裏。

第一,我們看到在動物名詞之後表示性别的字有兩類,一類是親屬稱謂,如“公、婆、娘”等,“婆、娘”並不是表示性别的形容詞,而是本身帶有性别意義的名詞,“公”自然也可如此解釋。我們相信這些名詞正是把表示人際關係的詞彙用於動物,後面表示性别的字是名詞而不是形容詞;另一類是“牯”字,有兩個意義:在古文裏指牡牛,另一義根本就是指“閹過的公牛”,湘語用的是第二義。長沙話、衡陽話中還有“牛崽子、狗崽子、鷄崽子”指小牛、小狗、小鷄。第二,在“牛公、牛婆、鷄公、鷄婆”之後有時還可以加上名詞詞尾“子”,可見前面的成分是一個名詞。長沙話、黄橋話又可以用“牛牯子”指公牛,清楚地表示“牯”是名詞,不是一個表示性别的形容詞,後面可以加上另一個詞尾“子”[③]。另外又有“蝦婆子、蛆婆子”指蝦、蛆,並不是指母蝦、母蛆。“鷄乸”和“鷄項子”下文再討論。

三、客家話中的“反常詞序”

北京话	公牛	母牛	公狗	母狗	公鷄	母鷄
梅縣話	牛牯	牛嫲	狗牯	狗嫲	鷄公,生鷄(公)	鷄嫲,鷄媛□

這裏我們發現客家話的“牯”主要用於走獸,但也可以用於人物,如“老張牯、老二牯”之類,充分表示“牯”是一個名詞,“老張牯”的“牯”字不可能是一個表示性别的形容詞。“嫲”字可以用於一切動物,指人的也有“阿三嫲、劉二嫲”等,“嫲”當然也不是一個專指動物性别的形容詞。在家禽飛禽方面,雄性的用“公”,雌性的也用“嫲”。另有“鸡媛□”指尚未生蛋的小母鸡。“公”字同時也可以用於其他生物或無生物的後面,如“蝦公、碗公”,自然指稱的不是“公蝦、公碗”。

四、粵語中的“反常詞序”

北京话	公牛	母牛	公狗	母狗	公鷄	母鷄
廣州話	牛公、牛牯	牛乸	狗公	狗乸	鷄公、生鷄	鷄乸、鷄項
陽江話	牛公、牛牯	牛乸	狗公	狗乸	鷄公、生鷄、鷄頭	鷄乸、鷄項

③ 李藍告訴我,在湘語城步話中沒有生育過的家畜家禽都不能稱“婆”。未生育的母牛、母猪、母狗分别是“犉牛、草猪、草狗”,未下過蛋的母鷄、母鴨是“子鷄、子鴨”。因此更可證明“狗公、狗婆、牛公、牛婆”的“公”和“婆”不是純粹表性别的字。

跟湘語黃橋話類似,指稱雌性動物時有一個專用的乸 na1 字,如果真的是把表示性别的形容詞放在名詞之後,爲什麽不用普通的“母”字而要用一個新詞呢?可見這個“乸”字是一個表示雌性動物的名詞。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個代表語音的“項”字,也見於長沙話和雙峰話,專指未曾生過蛋的母鷄,還可以在後面加上“子”字,當然也是一個名詞,由此也可以證明一般通稱的“乸”字一定也是名詞。

五、閩語中的“反常詞序”

北京话	公牛	母牛	公狗	母狗	公鷄	母鷄
廈門話	牛公	牛母	狗公	狗母	鷄角	鷄母、鷄健
福州話	牛公	牛母	犬、犬公、犬雄	犬母	鷄角	鷄母

閩語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三個與衆不同的詞彙,其中兩個都有特别意義,“鷄角”指沒有交配過的公鷄,“鷄健 nūā”指沒有生過蛋的母鷄,都是名詞。由此可以證明“牛公、牛母”的“公、母”大概也是名詞,不是一個形容詞。

“犬雄”乍看起來像是把“雄犬”顛倒過來,但項夢冰(1988:90)指出“雄”在《説文》里本來就是“鳥父”的意思,我同意他的看法。用在别的詞彙裏,如常見的“英雄、豪雄”,楚辭裏的“鬼雄”,都是把“雄”字放在後面作名詞用的例子,至少不是非把“雄”字解釋爲形容詞不可。

六、結　語

以上舉了四個有“反常詞序”的方言爲例,説明南方方言中並沒有“中心語-修飾語”的詞序,“牛公、牛母”這樣的結構並不是别的語言擴散的結果,仍然是“修飾語-中心語”的結構,合於漢語一般的詞序規則。總的來説,漢語無論在歷史上或方言裏都沒有“中心語-修飾語”這种結構存在的痕迹。

原載《方言》3:194-197,2000 年。

參考文獻

岑麒祥 1953.《從廣東方言中體察語言的交流和發展》,《中國語文》4:9-12。

丁邦新 1997.《漢語詞序問題札記》,《中國境内語言暨語言學(四)語言類型》:155-162。

李永明 1986.《衡陽方言》,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李永明 1986.《長沙方言》,長沙:湖南出版社。

梅祖麟 1997.《漢語七個類型特徵的來源》,《中國境内語言暨語言學(四)語言類型》:81-103。

橋本萬太郎 《言語類型地理論》,東京:弘文堂(余志鴻譯《語言類型地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5 年)。

藤堂明保 1959. Hoo'oo to hiren ni tsuite: kan-tai kyootsuu kigo no ichimen,《東方學》18:104-114。

藤堂明保 1966.《漢字の起源》,東京。

項夢冰 1988.《試論漢語方言複合詞的異序現象》,《語言研究》2:81-94。

袁家驊等 1983.《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第二版)。

張洪年 1972.《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Cheung Yat-shing. (張日昇) 1969. A Study on the Upper Even Tone and Changed Tones in Cantonese as Spoke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 1: 81-107.

Hashimoto, Mantaro J. (橋本萬太郎) 1976. Language Diffu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Problems of Typological Diversity in Sino-Tibetan,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 African Languages* 3: 49-65.

Yue-Hashimoto, Oi-kan Y. (余靄芹) 1976. Subsratum in Southern Chinese—the Tai Connection,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 African Languages* 6:1-10.

如皋方言裏完成貌詞尾的詞音位變化

一、問題與解釋

如皋方言裏有一個大體表示動詞完成貌的詞尾 a①。約略相當於國語的“了”。由於前面動詞韻尾的不同而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例如:

1.	試(了)	sɿ^{44}a^{33}	大(了)	ta^{11}a^{11}
	燒(了)	so^{11}a^{11}	租(了)	tsu^{11}a^{11}
	娶(了)	tɕy^{424}a^{33}	鎖(了)	sou^{424}a^{33}
2.	寄(了)	tɕi^{44}ia^{33}	走(了)	tsei^{424}ia^{33}
3.	等(了)	təŋ^{424}ŋa^{33}	噴(了)	pʻəŋ^{11}ŋa^{11}
	停(了)	tʻiəŋ^{35}ŋa^{55}	信(了)	ɕiəŋ^{44}ŋa^{33}

乍看起來,這個詞尾 a 的不同形式祇是一種連音變化而已,在-i 尾之後變 ia,在-ŋ 尾之後變 ŋa。同時,由於讀輕聲的關係,聲調跟着前字調型的高低也有高、中、低三種變化,在陽平調 35 之後讀高平 55,在上聲 424、去聲 44 之後讀中平 33,在陰平 11 之後也讀低平 11。就上面的材料來看,這個解釋不錯。跟國語語助詞“啊、呀、哇、哪”等的連音變化類似②。但是,加上以下的材料,情形就變得複雜了:

4.	騙(了)	pʻĩ^{44}ŋa^{33}	酸(了)	sũ^{11}ŋa^{11}
	晚(了)	vẽ^{424}ŋa^{33}	忙(了)	mã^{35}ŋa^{55}
5.	跌(了)	tiʔ^{44}ka^{33}	潑(了)	pʻuʔ^{44}ka^{33}
	喫(了)	tɕiəʔ^{44}ka^{33}	裂(了)	liəʔ^{35}ka^{55}

---

① 參丁邦新 1996,當初歸納音位過於緊湊,比較方言情形時反而不便,本文略有更動。

② 詳見趙元任 1968:803-806,李方桂 1966 也有進一步的討論。

爲什麽在鼻化韻母之後 a 也變成 ŋa 呢? 在喉塞音韻尾之後何以又變 ka 呢? 可以試從以下兩個角度來加以解釋。

第一,從平面連音變化的角度來看

在鼻化韻母之後,由於動詞韻尾有鼻音成分,詞尾 a 自然需要一個鼻音作爲聲母。雖然如皋方言裏可以有 ma、na 這樣的音節,但是詞尾 a 的變體衹有一個 ŋa,就是上文第 3 例的現象,所以就選擇了 ŋa。

對於 ka 的來源就難以説明,衹能有大致的解釋。因爲動詞的喉塞音尾在如皋方言裏不能作爲聲母,没有 ʔa 這樣的音節,在聲音上最接近的就是 ka,因此在喉塞音尾之後就以 ka 取代了應有的 ʔa。

第二,從歷史音變的角度來看

如果如皋方言裏鼻化韻母的來源是從-ŋ 尾變來的,而喉塞音尾的來源是從-k 尾變來的,那麽在鼻化韻母及喉塞音尾形成之前,推想早期的詞尾 a 很可能已有 ŋa 和 ka 的變體,ŋa 出現在-ŋ 韻尾之後,ka 出現在-k 尾之後。等到部分-ŋ 尾的韻母變成了鼻化韻,而-k 尾變成了喉塞音尾之後,原來 a 的變體 ŋa 和 ka 卻保留了下來,自然就形成現在的狀況了。

以上第一種解釋可以説得通,但有點牽强。第二種解釋則比較圓滿。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證明第二種解釋確實反映歷史音變的真相。

二、證明與推論

漢語中古音的-m、-n、-ŋ 尾在官話方言裏已經合流爲-n、-ŋ 兩種。在如皋方言裏變成兩類韻母:一類有-ŋ 尾,另一類則是鼻化韻母。舉例説明如下:

ĩ 麵甜淺厭			
ũ 潘南管暗	yũ 圈全犬勸		
ẽ 班籃眼喊	iẽ 艱閒減宴	uẽ 關環晚幻	
ã 方糖賞抗	iã 江涼想象	uã 光床網旺	
əŋ 分籐本勝	iəŋ 賓明井信	uəŋ 春文穩棍	yəŋ 軍雲筍孕
oŋ 孟同腫送	ioŋ 胸窮勇		

鼻化韻母全部是從中古的-m、-n 尾來的,難以判斷在形成鼻化韻母之前有没有經過-ŋ 尾的階段,或者衹是直接從-n 尾的韻母鼻化而來。换句話説,在下列(1)(2)之間不易加以選擇。

(1)-vn → -ṽ　　(2)-vn → -vŋ → -ṽ

我們無法肯定(2)的中間階段是否確實存在過。-oŋ、ioŋ 兩韻都是保存-ŋ尾的字,無法提供訊息。但從-əŋ、-iəŋ、-uəŋ、-yəŋ 四個韻母看來,情形就很清楚了,-əŋ、-iəŋ、-yəŋ 三韻裏的例字已可顯示早先的-n 和-ŋ 合流爲-ŋ 的現象,-uəŋ 韻尤其明顯,其中的例字完全是從-n 尾變來的,演變過程可以寫作下式:(3)-vn → vŋ

從(3)的演變方向檢看上文所説的第(2)式,現在可以肯定第(2)式的中間階段很可能是存在的。那麼現在如皋鼻化韻母之後 a 的變體 ŋa 也就很可能是早先連音變化的遺留,衹是因爲韻母從-vŋ 變成了-ṽ,看不出原來的環境了。

ka 的來源没有直接的證據,衹能從上述-ŋ 尾變鼻化韻母的現象來類推,可能從前的-p、-t、-k 尾在如皋話及其早期母語裏曾經經過-k 的階段變成-ʔ。换句話説塞音尾的演變跟上文(2)可能有平行的發展:

(2)-vn → -vŋ → ṽ

(4)-vt → vk → vʔ

就在-vk 的階段,a 的變體 ka 就産生了。陳淵泉(Chen 1973)曾經提出塞音尾和鼻音尾平行發展的説法,認爲鼻音尾經過-vŋ 到-ṽ,塞音尾經過-vk 到-vʔ。這裏等於爲他的看法提供了半個證明。張琨(1983)和徐雲揚(Zee 1985)都曾指出韻尾可能有不同的演變方向,我(丁 1987:823)以前提出"如何判斷大的趨勢,如何決定哪一種演變更有普遍性,恐怕不能以少數個别的方言作爲根據,而要以各大方言爲單位來討論"。這個想法並不因如皋話的情形而有所改變。

袁家驊等(1983:52)討論過江蘇泰興話一個類似的現象:

> 江蘇泰興話利用動詞的衍音表示各種"動態":完成、持續(静態)、結果等。這個衍音由於連音變化,在開尾或元音尾韻後面讀 a,在鼻尾韻後面讀 ŋa,在入聲韻後面讀 ka,是個輕音節:
>
> 睡 a 一覺。念 ŋa 五遍。踢 ka 一脚(a,ŋa,ka 相當於"了",表示完成)。
>
> 門關 ŋa 好 a 了(使成式),這個伢兒這些時變 ŋa 乖 a 哩(ŋa-a 運用,後加語氣詞"了"或"哩")補足完成語氣。

這一段話裏的"衍音"不知確實的意義是什麽,看它出現的情形跟如皋話幾乎一樣,應該就是一個詞尾。泰興話是具有鼻化韻的(顧黔 1996),例如:

ɛ̃ 難蘭萬班　　õ 官半專團　　iĩ 年邊尖

在上面袁氏舉的最後兩例中,"關"大概讀 kuɛ̃,"變"大概讀 piĩ。那麽

泰興話裏在具有鼻化韻的動詞之後,詞尾 a 讀的也是 ŋa。如果這個推測不錯,如皋話的現象就不是一個孤例。

三、結　語

在這篇短文裏,我試從歷史音變的角度解釋如皋話裏動詞詞尾 a 的詞音位變化,認爲 a 的變體 ŋa 和 ka 都是早期連音變化的遺留。換句話説,現在平面的語音現象可能隱含歷史音變的因素,如果衹從平面來探索,有時可能找不出真正的原因。

這個詞尾 a 是一個什麼字呢? 我猜想可能就是"也"字,如皋話讀 ia[424]。如果這個語源的推測正確的話,那麼上文把 a 認爲是這個詞尾的基本形式也許是一個錯誤。可能衹有在-i 和-ei 韻母之後的 ia 才是基本形式,其餘的 a、ŋa、ka 都是變體。在-i 以外的元音尾之後,ia 的 i 失落。由於如皋話裏 k-、k'-、ŋ-聲母不接細音,不可能有 ŋia、kia 這樣的音節,因此就成爲 ka 和 ŋa 了。可見不瞭解字源,也會引起推斷的錯誤。

梅祖麟(1981)有一篇主要文章,討論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和詞尾的來源,没有提到"也"字。如皋話的現象也許可以增加一點資料,讓我們知道"流水落花春去也"的"也"字在方言中還有鮮活的生命。

後　記

1997 年本文曾在柏克萊加州大學趙元任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和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合辦的討論會上宣讀,梅廣教授提出一個看法,他認爲如皋話的詞尾-a 可能有兩個來源,助詞和完成詞尾可能不是一個來源,也未必是"也"字,因爲文獻上"也"没有作爲完成詞尾的用法。我想方言語法儘有未必合於文獻的情形,這個問題衹好留待以後解決。另外鄭張尚芳教授指出古藏語文獻中,藏文有類似的詞尾變化,並檢示黄布凡先生的論文。但鄭張先生的意見尚未寫成論文,不敢掠美。在此向梅廣和鄭張兩位先生致謝。

後來古本《老乞大》發現了,有這樣的用例:

　　這肉熟也,恁試嘗鹹淡如何?(頁 66)

　　你來也,你邀過馬來在一處者。月黑也,恐怕迷失。(頁 16B)

"也"字像是作爲完成詞尾,所以文獻上也許還可以找到用例。

原載 *In Honor of Mei Tsu-lin: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241-246, eds, Alain Peyraube and Sun Chaofun,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99 年。

參考文獻

丁邦新 1966.《如皋方言的音韻》,《史語所集刊》36. 2:573-633。

丁邦新 1987.《論官話方言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史語所集刊》58. 4:809-841。

袁家驊等 1983.《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張　琨 1983.《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消失》,《史語所集刊》54. 1:3-74。

梅祖麟 1981.《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和詞尾的來源》,《語言研究》1:65-77。

顧　黔 1996.《通泰方言韻母研究》(油印本)。

Chao, Yuen Ren. (趙元任) 1968. *A Grammer of 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丁邦新中譯本, 1982 年第二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Chen, Matthew. (陳淵泉) 1973. Cross-dialectal Comparison: A Case Study and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itics(*JCL*) 1. 1: 38-63.

Li, Fang-Kuei. (李方桂) 1966. The Zero Initial and the Zero Syllabic, *Language* 42:300-302.

Zee, Eric. (徐雲揚) 1985. Sound Change in Syllable Final Nasal Consonants in Chinese, *JCL* 13. 2:291-330.

漢藏系語言研究法的檢討

1939 年李方桂先生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作了一次講演,題目是"藏漢系語言研究法",1951 年在《國學季刊》第七卷出版。這篇文獻可說是討論漢藏語比較研究法的經典之作,到今天仍有不可磨滅的真知灼見,現在引用那篇文章的結論作爲本文的開場白:

> 比較的研究就是歷史的研究的變相,主要的目的是想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語言找出多少套的相合點(correspondences),從這些相合點,我們可以假設它們有同一的來源,所以每一個相合點我們可以擬定一個原始型,並且從這個原始型可以依一定的規律變成現在的形式及狀態。

這一段話有兩個要點:一、是要找到多少套的相合點,也就是許多套語音的對當,例如甲語言的 p、t 相當於乙語言的 b、d;甲語言的元音 i 相當於乙語言的 i,而在不同的條件下又相當於 e。希望能一一說明對當的關係。二、擬測原始語言,要設計合理的規律使得現在的形式得到良好的解釋。換句話說,要注意語言自然演變的規律,用正常的規律解釋演變的結果。

在親屬關係不明確的語言之間,部分對當的關係究竟是同源詞或借詞引起很大的爭論,在這個問題上到現在沒有良好的解決方法。因此有人提出"關係詞"的說法指稱"同源詞和借詞"(戴慶廈 1992:52)或"兩種語言間有語音對應的詞"(陳保亞 1996:165)。然後就關係詞的種種現象提出"語言影響論"(戴慶廈 1992:53)或"語言聯盟說"(陳保亞 1996)。又有人提出用"深層對應"的方法來判斷同源關係(邢公畹 1992:2)。以下就這幾種理論提出個人的看法。

一、語言聯盟和語言接觸無界有階說

陳保亞(1996)對語言接觸的問題有深入的觀察和理論的探討。他以雲

南德宏傣語和漢語西南官話的接觸爲對象做了長期追蹤的研究,結論是漢語和侗台語之間是聯盟關係,沒有同出一源的親屬關係;彼此的接觸是無界而有階的,也就是說語言接觸的影響可以深入到語言的多種層面,包括所謂核心的基本詞彙在內。但是接觸後語言的改變又是有階段性的,結構因素形成不同的區別性特徵,這些特徵使得改變的速度和順序可以分成不同的階段。

他的看法通過實證,本來應該沒有錯誤。問題在於他討論"有階性"的時候,引用了 M. Swadesh(1955)的"基本詞彙"(basic vocabulary)說。把 Swadesh 的二百核心詞和一百核心詞作爲衡量有無親屬關係的尺度。他說:

> 由此出發,我們從斯瓦迪士的二百詞減去一百詞,就得到兩個階:第一百詞和第二百詞。儘管第一百詞不是絕對穩定的,但從概率上講總比第二百詞穩定,給核心詞分階的目的正是要反映出這種相對穩定性(1996:185)。
>
> 斯瓦迪士的兩百詞是在考察了一定數量的語言(特別是印歐語言)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主要根據是經驗,不能說完全滿足上述前提,但至少可以排除文化詞,而且絕大部分在其他語言中也都是組合指數很強的語素,因此當我們把斯瓦迪士的二百詞分成"第一百詞(一階)"和"第二百詞(二階)"時,發現有一定的普適性,有親屬關係的語言總是一階關係詞高於二階關係詞,兩個相互接觸的語言所產生的關係詞總是一階關系詞少於二階關係詞(1996:187)。

第一,Swadesh 的基本詞彙是爲語言年代學(lexico-statistics 或 glottochronology)設計的,想從兩個語言詞彙的接近程度推算兩者從母語分開的時間。無論從二百詞或其後的一百詞立論,在西方學者的驗証下都不能成立(Bynon 1977:266-272)。陳氏沒有提語言年代學的問題,祇是用 Swadesh 的基本詞彙,可說用舊瓶裝了新酒。我們不能因語言年代學的不能成立,就說基本詞彙說也不能利用。因此在立足點上,陳氏的做法並無可議。

第二,陳氏已經指出 Swadesh 的設計主要是根據印歐語言,我們難以認同一百詞或二百詞的內容具有適用於任何語言的普遍性。如何選擇詞彙是另一個困難,Gudschinsky(1956)就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樹皮(bark)和皮膚(skin)是兩個詞目,都在前一百詞中,但並不是所有的語言都有這樣的區分。比較第一部分的一百詞和第二部分的一百詞,有什麼根據說前者更爲核心?例如在前一百詞中有樹木(tree),後一百詞中有草(grass),如何證明"樹"比"草"更爲核心?如果把屬於"一階"和"二階"的詞調換幾個,立刻影

響統計的結果。利用這樣少數的詞彙立論,難以令人信服。

第三,陳氏把他的想法在許多語言中作了驗證,結果都證明前一百詞更爲穩定,認爲有親屬關係的方言間,第一階同源詞的比例都比第二階同源詞高。假定他的理論是正確的,問題出在他選擇的語言或方言都是語源清楚的,例如以英語和古英語、德語、荷蘭語、古冰島語、哥特語比較,日耳曼語言經過多年的分析研究,語源差不多都清楚了,自然沒有問題。他又以漢語各方言作比較,漢語方言同源的關係大致也清楚。如果推廣到漢語和侗台語的關係就產生了困難,因爲關係詞還沒有認清楚,如何能够談比例。

陳氏(1997)從核心關係詞的分佈專論漢語與侗台語語源關係,他引用李方桂先生的研究,說明"漢台關係詞在第一百詞集中有十二例,第二百詞集中有十八例,一階核心詞少於二階核心詞"。現在根據别人的材料加上以下的詞彙[①]:

詞義	標準泰語	漢字	漢語上古音[②]
鬍子	khrauA2	毫	gagw 平
象牙	ŋa:A2	牙	ngrag 平
一	ʔetD1	一	˙jit 平
二	yi:B2	二	njid 去
墨	hmɯkD1	黑	hmək 入
白	phɯakD1	白	brak 入
名字	chui:B2	字	dzjəg 去

這七個詞都屬於前一百的核心詞,那麽第一百詞集中就有十九例,是不是就比第二百詞集中的十八例多,因而就證明有親屬關係呢?難以說定,因爲在第二百詞集中也可能增加若干新考訂的關係詞。所以對於關係詞的研究直接影響漢語和侗台語是否有親屬關係的結論。目前在關係詞的研究尚未瞭解清楚以前作任何推論都有危險。

第四,退一步說,即使陳氏的方法都沒有問題,詞彙也衹能顯示一部分的關係。因爲詞彙是語言系統中最容易產生變化的,語音對當和構詞的比較可能改變現有的結論。

① 見 Manomaivibool 1976,"墨"字對應"黑"字是我的看法。

② 上古音用李方桂先生的系統,把聲調符號改成平、上、去、入。下同。

二、深層對應說

這是邢公畹(1993)提出的一個學說,我現在根據他最新的說法(邢1999)來檢討。他認爲深層對應說是一個“語義學比較法”:

> 現在用漢台語的比較來解釋:台語的一個“字”(語言上的“字”)和漢語的一個“字”在意義上相同或相近,在音韻形式上可以對應,我們說其中有同源關係的可能性;若是台語有一組意義各不相同的“同音字”,也能各自和漢語的一組“字”在意義上和音韻形式上相對應,我們就管它叫“深層對應”,其中的同源關係大體可以肯定(1999:2)。

換句話說,他假定甲語言中一組同音而異義的字不會一起借到乙語言去,如果這樣的一組字都可以找到對應,自然顯示同源的關係。同時由於語言的歷史悠久,有些字在語音上可能變得不大相近,但是仍有可能是同源關係。以下引用他所舉的三組例字來說明:

> 廣州　ɔ:n^{1} < *ʔan^{1}“鞍”③:泰 ʔa:n^{1} < *ʔ-“馬鞍”
>
> 廣州　ɔ:n^{1} < *ʔan^{1}“侒”:泰 ʔa:n^{1} < *ʔ-“吃”
>
> 漢語“鞍”字和“侒”祇是兩個同音詞,在意義上差距很大,其間不存在引申關係。如泰語從漢語借去“鞍”,沒有必要也借去“侒”。現在泰語“馬鞍”和“吃”是同音詞,漢語“鞍”和“侒”也是同音詞,這決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可以用來證明漢台兩語之間有發生學關係的現象(1999:497-498)。

這一組例字聲韻調大致都對當,邢氏認爲泰語不可能同時從漢語借兩個字。陳保亞(1996:148)指出西南官話中同音的“墨、脈、麥”(mə^{31})三個字彼此毫無關係,但借入德宏傣語也是同音,都讀 mɤ^{31}。改變的“改”和解開的“解”借入傣語都讀 kai^{53}。陳氏的例子是有力的反證,可見同音異義的字也可能一起借入另一個語言。

漢語 *k-、*g-和泰語 *ɣ-是可以對應的,如:

廣州 hi:u^{1} < *kiagw^{1}“梟”:泰 khau^{4} < *ɣ-“貓頭鷹”

廣州 hau^{5} < *kug^{2}“垢”:泰 khai^{2} < *ɣ-“污垢”

廣州 heŋ^{5} < *giŋ^{3}“脛”:泰 khɛ:ŋ^{6} < * ɣ-“小腿”

---

③ “鞍侒”兩字原來都有平聲的調號,現在改用數目字。泰語標音後的數目字也表示聲調。

廣州 hau^{2} < *gug^{1}"喉"：泰 khɔ^{2} < * ɣ-"頸"

泰語 khɛːŋ^{6} 現在說作短元音，是后變的(1999：501)。

這裏邢氏以泰語的 ɣ 對應漢語的 k-和 g-，但是沒有說明這種對當有沒有條件，何時對 k-，何時對 g-。漢語的-ug 爲何對應泰語的-ai 又對應-ɔ？也許在漢台語研究尚未成熟的時候，這樣的要求有一點過分嚴格。但是鬆散的對應關係不易令人信服。

在 502 頁邢氏又用"貓頭鷹"的例子：

廣州 kau^{6} < *gwjəg^{3}"鴟梟"：泰 khau^{4} < *g，採取了一個不同的廣州音和上古音來源，因爲他考證"舊"字有"鴟梟"的意思。那麼泰語的 khau^{4}究竟對應漢語的哪一個音呢？廣州現在還有沒有作爲"貓頭鷹"解的 kau^{6}的讀法呢？糾纏的問題也減低了深層對應的可信度。

廣州 tsɔːŋ^{1} < *tsrjaŋ^{1}"裝"：泰 sai^{5} < *s-"裝(進)"

廣州 tsɔːŋ^{1} < *tsrjaŋ^{1}"裝"：泰 sai^{5} < *s-"穿戴"(1994：4)

邢氏說，對應的字有時在語音形式上並不相近，因爲語言改變，"動用頻繁而磨損"，衹求能對應，"不一定能相同或相近"(1999：4)。這樣的方法可能有時碰對了，但離系統的推論太遠。例如漢語的-aŋ 如何變成泰語的-ai？是不是-ŋ 變成-n，-n 變成-i 再變成-i。至少應有語音演變的規律來解釋。有了規律以後，還要問-ŋ 在什麼情形下變成-n，全變了呢或者衹是部分變化？-n又在什麼語音條件下變-i？這當然都是虛擬的規律與問題，如果這樣的說法不對，那麼正確的演變規律又該如何設想呢？討論同源的語言關係對於這些問題應該有一個解答。舉兩個距離極遠的語言來說：

詞義	英語	漢語	詞義	英語	漢語
燕子	swallow	燕[4]	樹立	set	設
吞嚥	swallow	嚥	放置	setting	設定

英語用同樣一個字 swallow 表示燕子和吞嚥，漢語正好也用同音的"燕"和"嚥"表達相同的意思，顯然這是一個偶合的現象，偏偏這個偶合正好合於邢氏所說的"語義學比較法"和"深層對應"，我們要如何分辨這種偶合呢？那就不得不回到語音的對應規律，用語音的對當很容易否定 swallow 和"燕"有同源關係，那麼對於上文所引漢語的裝 *tsrjaŋ^{1}對應泰語的 sai^{5}就不得不問語音的對當關係如何？沒有語音對當的例字難以採信。

---

④ 這個例子是梅祖麟告訴我的，在此致謝。

即使語音對當沒有問題,也可能是偶合。漢語的"設"是擦音聲母,收-t尾,和英文的 set 很接近;正好"設定"和 setting 意義極近,語音也對當。顯然英語的 set 和漢語的"設"沒有同源關係,那麼"語義學比較法"和"深層對應"的方法都可能有問題。

三、語言影響論

這個理論是羅美珍(1983)和戴慶廈(1990)提出來的,戴氏的文章發表在後,現在引用他的說法來說明(1990:15):

> 古越人使用的語言,不會是漢藏語系語言,而是與印尼語有關的南島語系語言,後來這種語言長時間地、大面積地受到漢語的影響而發生了巨變,但它還保留了原有語言的某些詞語及其他特點,逐漸形成爲今日的壯侗語。壯侗語與漢語的關係,可以視爲親屬關係,因爲語言影響已導致語言的質變,而與影響的語言有機地溝通後形成親緣關係。當然,這種親緣關係與一般所說的由原始母語分化下來的親屬語言之間的關係有所不同。如果這個認識可以成立,就可認爲漢藏語系內部的親屬關係實際上存在兩種不同的類型:一是由原始母語分化下來的親屬語言(藏緬語與漢語),二是由語言影響形成親屬語言(壯侗語與漢語)。這是漢藏語系親屬關係不同于其他語系(如印歐語系等)的重要特點之一。

這段話等於是說,由於甲語言長期受到乙語言的影響,慢慢地甲語言衹得保留了某些特點,大部分已被乙語言同化。"語言影響已導致語言的質變",我認爲如果"質變"了,那麼就不再是原來的語言,而是乙語言的一支了,原來的甲語言衹剩下一些可以找到的語言底層遺迹。

這個說法跟上述的"語言聯盟說"有接近的地方,"語言聯盟說"指出語言接觸可以深入到語言的各種層面,如果深入到一個程度自然就會產生"質變"。假定德宏傣語繼續受到西南官話的影響而慢慢起了質變,衹剩下一些可以勉強辨認的泰語遺迹,那麼德宏方言就是一種漢語方言了。我(1988)認爲吳語有閩語的底層,但不能不說現在的語音系統是吳語。畲族從民族源流上說是少數民族,但大多數畲族在方言上已經說客家話。

重要的關鍵是從語言論語言,能不能分辨親屬關係和語言影響後的聯盟關係的不同點,我認爲在"質變"之後幾乎無法辨認,我們如何從大部分畲族所說的客家話尋找原來語言的痕迹?衹有在質變以前的語言中才能說明

何者是本來語言的成分,何者是受影響而來的。在我們承認語言横向影響的同時,不禁要問侗台語果真是南島語質變後的漢藏語嗎?還是仍有親屬關係的可能?

四、結　語

回到開場白中李方桂先生的文章,上文已經指出兩個要點,現在再來申論一下。

第一,語音的對當的數量至關重要,這是一個程度的問題,不能說要有多少套的對當就能確定親屬關係,當然越完整越好。以漢藏語的韻母系統來說,龔煌城(1995)找到了以下的對應:

漢語	a	ja	i	ji	u	ju	ə	jə	wə	wa	ua	agw	akw	iə	ia
藏語	a	a	i	yi	u	u	u/a	ye/a/u	o	o	o	o	og	e	e
緬甸語	a	a	i	i/iy	û	u	u/a	î/a/û				au	(auk)		
西夏語	a	ja	i	jɨ	u	ju	u/ə/a	jɨ/ji/ju/ja							

因爲李方桂先生的上古漢語系統有四個單元音 i、u、ə、a 和三個複元音 iə、ia、ua,而藏語有五個單元音 i、u、e、o、a。龔煌城找到了元音系統全面的對當,也解釋了藏語 e、o 的來源。有些對當的關係相當複雜,主要是受到韻尾的影響。面對這樣完整的對當關係,我們不得不承認漢語、藏語、緬甸語、西夏語四者有親屬上的同源關係。

第二,語音的對當要和基本詞彙結合,語音的對當關係越全面越好,上文已經提到很難說多少的對當就可以證明有親屬上的關係。如果語音的對當能跟基本詞彙結合,那麽可信度就大爲增加。例如漢語和藏緬語的同源詞是這二十年來才大量增加的,主要是Coblin(1986)和龔煌城(1980、1995)的研究。Coblin 的研究中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數詞,有“我、汝、是(this/that)、何、無、共、大、永、細、女、夫、氓、魚、蝨、薪、葉、本、膚、角、頭、耳、目……”等等所謂基本詞彙,在基本詞彙中顯示語音的對當,令人無可懷疑。

第三,構詞法和語法的研究,語法的研究不見得能解決同源與否的問題,例如藏語是“主語-賓語-動詞”的語言,漢語是“主語-動詞-賓語”的語言(丁 1987),連最基本詞序都不同。藏語的動詞有豐富的形態變化,而漢語則很少。可是漢藏語同源卻無可置疑,可見語音和詞彙的研究在找尋語言之

間的歷史淵源時佔有很大的比重。

我相信構詞法應該比語音、語法、詞彙更爲保守,構詞的功能最不容易移借,例如漢語的四聲別義,"種子"和"種植",清濁聲母交替,"看見"和"發現",是很有特色的。研究藏緬語、侗台語的人應該多發掘構詞法的內容。據我所知,泰語也有類似四聲別義並以聲母的送氣和不送氣爲手段的構詞法,其他的侗台語又如何呢? 最近陳保亞(1996:148)指出德宏傣語把漢語的"蓋"字借去作動詞用,表示"蓋房子",讀213 調;但當名詞用時,並沒有像漢語一樣加"子"詞尾成爲"蓋子",反而改用35 調的讀法表示名詞。他說:"這個交替機制我們還無法解釋",有沒有可能這是德宏傣語的四聲別義的構詞法應用到借字上來了? 如果是的話,這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說明傣語有這種構詞法,而且是和漢語共有的。

第四, 同源詞的比較,要討論漢語和洞台語的關係現在還沒有到下定論的時候,發掘更多語音對當的詞彙是當務之急。如果找到許多套的對當,到了一個程度,我們就不能否認兩者的親屬關係;如果找不到對當,無法說明上古漢語四個元音和古台語九個元音的關係,那麽我們就不能認爲兩者有親屬關係。上古漢語和古台語的元音系統都是李方桂先生(1991、1977)的擬測,更需要我們努力尋求兩者的對當情形。

現在讓我來舉例說明基本數詞的情形作一個試驗:

詞義	一	二	三	四	五
古台語	ʔi̯et D	n̆i B	səm A	si B	ha C
漢字	一	二	三	四	五
漢語上古音	ˑjit 入	njid 去	səm 平	sjid 去	ngag 上
詞義	六	七	八	九	十
古台語	xrok D	čet D	pɛt D	kjəu C	sip D
漢字	六	七	八	九	十
漢語上古音	ljəkw 入	tshjit 入	prit 入	kjəgw 上	djəp 入

古台語的聲調 A、B、C、D 對應上古漢語的平、去、上、入是毫無疑問的事,十個數詞顯示一致的對當。如果比較雙方的元音對當,可以列成下表:

古台語	i	i	e	ə	o	ɛ	a
漢語上古音	jə/-p	ji/-d	ji/ -t	ə	ə/-kw	ri	a
例字	十	二、四	一、七	三、九	六	八	五

ə、a 兩個元音的對當沒有問題;古台語的 i 看樣子基本上對應漢語上古

音非入聲音節的 i 和入聲音節裏的 jə;e 則對應漢語上古音入聲音節的 ji;o 對應漢語上古音圓脣舌根音之前的 ə;ε 對應介音 r 之後的 i,照這樣看來元音的對當是有條不紊的。

當然,這裏沒有提到古台語的 ɪ、u、ɔ,也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沒有解決,因爲這衹是舉例的性質,例字衹有十個數詞,也可能數詞全都是借詞,但是元音和聲調的對當似乎顯示漢語和侗台語的關係相當深厚,不像衹是語言影響的結果,也不像衹是語言聯盟的關係。那麼要肯定或推翻這樣的推測必須要深入尋找關係詞不可。

原載《中國語文》6:483-489,2000 年。

參考文獻

丁邦新1987.《漢語詞序問題札記》,《中國境内語言暨語言學》4:155-162。

丁邦新 1988.《吳語中的閩語成分》,《史語所集刊》59.1:13-22。

李方桂 1951.《藏漢系語言研究法》,《國學季刊》7:165-175。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61。

邢公畹 1993.《漢台語比較研究中心的深層對應》,《民族語文》5。

邢公畹 1999.《漢台語比較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

孫宏開、江荻 2000.《漢藏語歷史研究沿革》,《漢藏語同源词研究(一)漢藏語研究的歷史回顧》:1-116,广西出版社。

陳保亞 1996.《語言接觸與語言聯盟》,北京:語文出版社。

陳保亞 1997.《核心關係詞的分佈與語源》,《中國語言學論叢》1:119-153。

戴慶廈 1990.《從藏緬語看壯侗語與漢語的關係》,《漢語與少數民族語關係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學報》增刊。

戴慶廈 1992.《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關係概論》,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羅美珍 1983.《試論台語的系屬問題》,《民族語文》2。

Bynon, Theodraa. 1977.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Textbooks in Linguistics.

Coblin, Weldon South. 1986. *A Sinologist's Hand 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Gong Hwang-cherng. (龔煌城) 198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1. 3:455-490.

Gong Hwang-cherng. (龔煌城) 1995. The System of Finals in Sino-Tibetan, In William S-Y. Wang ed.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8:41-92.

Gudschinsky, Sarah C. 1956. The ABC's of Lexicostatistics (glottochronology), *Word* 12:175-210.

Li, Fang Kuei.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 No. 15,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Manomaivibool, Propin. 1976. Thai and Chinese—Are They Genetically Related?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6:11-31.

Swadesh, Morris. 1950. Salish Inter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16:157-167.

Swadesh, Morris. 1951. Diffusional Comulation and Archaic Residue as Historical Explanations,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7:1-21.

Swadesh, Mortis. 1955. Towards Greater Accuracy in Lexicostatistic Da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20:123-133.

論漢語與台語的關係
——李方桂漢台語同源論的檢討*

一、漢台語同源論

李方桂先生 1936-1937 年在《中國年鑒》(*The Chinese Year Book*) 上發表 Languages and Dialects(《中國的語言和方言》)一文的時候,他已經調查過若干台語,例如剝隘方言、天保土語等。但還沒有調查莫家話、水家話,對於藏文已經發表過 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1932),所以那時候他對漢藏語系的說明是建基於當時大致的瞭解。

到 1945 年,他發表著名的 Some Old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Tai Languages,討論漢語的地支系統借入台語的情形[①],他認爲有些特殊詞彙是從漢語借入台語的,那麼可以想見其他相近的詞彙可能就是兩種語言所共有的。1973 年,《中國語言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重印他 1937 的論文,衹作了一些小修改,對於漢語、台語有親屬關係的看法並未改變。他(1937)提出來的決定漢語、台語具有親屬關係的條件基本上有三個:一、單音節性;二、有聲調系統;三、聲母的清濁影響聲調的分化。Paul Benedict(1972)認爲這些條件可能衹是類型學上的相似,漢語和台語並沒有親屬關係。李先生對於這種說法沒有提出正面的反駁,在他發表的論文裏也沒有重申漢語、台語具有親屬關係的說法。他精研漢藏語,自然了解漢語和藏

---

* 本文是香港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所資助的計劃 HKUST 6097/00H 的成果的一部分,曾在華盛頓大學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國際研討會上宣讀,承梅廣兄諟正,在此致謝。

① 台語新稱傣語,這篇文章爲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而寫,仍用李先生的舊名。

語之間隨着研究的進展發現的同源詞日益增多,但漢語、台語同源詞的研究卻停滯不前[②]。

1970 年,李先生發表 Some Tonal Irregularities in the Tai Languages,他指出台語裏有類似漢語四聲别義的構詞法,例如泰國話:khaa B2 是"價"[③],而 khaa C2 是買賣。也有用清濁聲母的差異表示意義的不同,例如泰國話:khiau C1 < *kh-是"犬齒",而 khiau C2 < *g-是"咀嚼"。有的兩者兼備,既有聲調的不同,也有聲母的差異,例如:泰國話 khiau A2 是"鐮刀"而 kiau B1 是"用鐮刀割"。而這種構詞法在漢語藏語裏也有。

1976 年,李先生發表 Sino-Tai 一文,算是針對漢台不同源說法的回應,即使在這篇回應裏,他也沒有明確地說明漢語、台語有親屬的關係。他說(39 頁):

>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Tai is as complicated as that of Chinese and Tibetan. While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of Chinese and Tibetan is generally accepted, at least, as a working hypothesis, the relation of Chinese and Tai is assumed to be that of borrowing by some scholars.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problem should be examined without prejudice. This is not to deny the eventual genetic relationship of Tai with other family of languages, such as Austronesian or Austroasiatic, but rather to offer some material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Sino-Tai relationship. It does not merely consist of typological similarities such as the tone system and the syllabic structure.

我們仔細玩味這一段話,他認爲漢語、台語的關係並不衹是類型學上的相同,不言而喻,兩者應該有親屬關係。他同時指出,漢語、台語共有類似的構詞法,一般說來,借字都是個别的,很難說台語借用了漢語的構詞法。換句話說,相信李先生到晚年並沒有放棄他早先的看法。

二、數目字的啟示

李先生在 1976 年的文章裏提出一個有關數目字的問題,據我所知,到

② 倪大白(1990:316):"迄今爲止,我們還很難找到漢語、侗台語之間真正有對應關係的同源詞。"

③ 這裏引用的台語調號是傳統的 ABCD,大致相當於漢語的平、去、上、入。1、2 指兩種調類,相當於漢語的陰、陽調。下文提到古台語,指李方桂(1977)的擬音。

現在似乎沒有人圓滿地回答這個問題。他說(Li 1976:47):

> Some words which are extremely similar in meaning, such as the numerals (included here), etc., show irregular correspondences with Chinese. For example, why has the numeral '5' an initial h-(< *hŋ-)? which is regular throughout all the Tai languages instead of ŋ- as in Chinese and Tibetan? Why has the numberal '6' an initial h- or r-(< *xr-) in the Tai languages instead of l-(< *gwl-) as in Chinese?

邢公畹(1999:20)注意到這個問題,他認爲:

> 實際上台語"五、六"的聲母跟漢語"五、六"的聲母是完全可以對應的。先說跟"六"字有關的一組漢台聲母對應:
>
> 傣雅 khan^{1} < *x-(鳴啼):廣州"翰"hɔ:n^{2} < *꜀gan
>
> 傣雅 xa:m^{3} < *x-(過河):廣州"杭"hɔ:ŋ^{2} < *꜀gaŋ(-m、-ŋ 交替)
>
> 傣雅 xən^{3} < *x-(登,上):廣州"援"y:n^{2} < *꜀gwjan
>
> 泰 khwɛ:n^{1} < *xw-(懸挂):廣州"懸"y:n^{2} < *꜀gwian
>
> 傣雅 xan$^{1'}$ < *xw-(魂):廣州"魂"wan^{2} < *꜀gwən
>
> 傣雅 hu$^{1'}$ < *xr-(耳朵):廣州"瑀"y^{4} < *꜂gwjag
>
> 傣雅 hok^{7} < *xr-(六):廣州"六"lok^{8} < *gljəkw꜀
>
> 這一組字說明漢台兩語中有好些字從表面上看不出對應關係來,存在着一種例外的對應規律,不是"不規則"。可見漢台兩語的"六"字等的確是同源詞。
>
> 再說跟"五"字有關的一組漢台聲母對應:
>
> 傣雅 hək^{7} < *hŋ-(牙齦):廣州"齶"ŋɔ:k^{8} < *ŋak꜇
>
> 傣雅 ha^{3} < *hŋ-(五):廣州"五"ŋ^{4} < *꜂ŋag
>
> 傣雅 han^{5} < *h-, *hŋ-(鵝):廣州"雁"ŋa:n^{6} < *ŋran꜅
>
> 可見台語一部分 h-聲母字是可以和漢語 ŋ-聲母對應的,當然它們是同源關係,而不是借貸關係。

先談"五"字的問題,漢語上古音是上聲疑母字 *ngɑg④,古台語是 *hɑ C1,在古漢語的歷史上找不到疑母字讀 h-的痕迹,在方言的演變上閩語有疑母字讀 h-的例子,Norman(1973:236)擬測爲 *ŋ-和 *ŋh。例如:

*ŋ:魚　　　　*ŋh:硯、額

④ 漢語上古音根據李方桂(1971)但把聲調單獨列出,不用-x、-h 等符號。喉塞音聲母改用 ʔ-。

後來他在另一篇文章（1991:211）中已加以修正，把“魚”字也改擬成 ŋh-。但是“五”字閩語也沒有讀聲母 h-的。換句話說，因爲“五”字古漢語從沒有讀 h-聲母的例子，所以古台語的“五”讀 *ha 不應該是古漢語的借字。如果不是借字，那麼就有親屬關係，可能的演變是怎麼樣的呢？

古漢台語 ** hŋag < 上古漢語 *ŋag 上 / 古台語 *ha C

或者上古漢語和古台語都來自相同的一種來源，例如 glŋag⑤。在漢語中前置輔音脱落，變成 ŋag；而在台語中則不僅前置輔音脱落，聲母也經過 hŋ-變成 h-。這裏有兩個問題要解決：

一、聲調的對當要解釋一下，漢語“五”字是疑母上聲字，各方言分陰陽上的都讀陽調，上聲相當於古台語的 C 調，但台語各方言都讀陰調，兩者並不相同，如果跟上述的閩語“魚”字相比，顯然是不同的對當關係，顯示不同的問題：

漢字或意義	福州	廈門	潮州	建陽	漢語上古音
魚	ŋy²	hi²	hɯ²	ŋy²	*ngjag 平
額	ŋie⁸	hiaʔ⁸	hiaʔ⁸	nia⁸	*ngrak 入
漢字或意義	泰語	龍州	剝隘	古台語	漢語上古音
五	haa C1	haa C1	haa C1	*ha C	*ŋag 上

“魚”字在閩語的方言中都讀陽平調，和上古音的平聲濁母是相應的，顯示閩語“魚”字的來源是一個濁聲母，Norman 原來擬測爲 *ŋ-，可能就是有見於此。現在“五”字在台語方言中都讀陰調，而在漢語中讀陽調，可見在聲調產生的時候，古台語保持清聲母 hŋ-或 h-，而漢語上古音卻變爲濁聲母 ŋ-。那麼古台語的清聲母自然變陰調，漢語上古音卻是濁聲母，後來在方言中就變陽調。

二、根據李方桂先生的擬測，古台語 *h 和 *hŋ 是不同的聲母，“五”字由於各方言都是 h-，衹能擬測爲 *h-。*hŋ-在現在的台語方言中和 *h-有不同的演變。以下轉引李先生的例字：

意義	調類	泰語	龍州	剝隘	古台語
月光	A1	ŋaai	haai	haai	*hŋ-
打呵欠	A1	haau	—	ŋaau	*hŋ-
給	C1	hai	hïï	haï	*h-
香	A1	hɔɔm	hoom	hoom	*h-

⑤ 這個擬音是參考藏語的對應以後暫時性的擬音，一時還不能說定。

當各方言都讀 h-的時候，李先生擬測爲 *h-；當方言中有讀 h-也有讀 ŋ-的時候，李先生就擬測爲 *hŋ-，我們可以推想，如果因爲方言彼此的影響，上述的 ŋaai、ŋaau 被 haai、haau 取代的話，就找不到鼻音的痕迹了，事實上 *hŋ-在某些方言中有的字變 ŋ-、有的字變 h-，並不一致。可能李先生擬爲 *h-的字中也有原來來自古漢台語的 *hŋ-。

這兩個問題解釋之後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解釋雖然聽起來有理，有沒有別的平行的例子？其實李先生（1976：46）已經找到一個很好的例字"雁"，邢公畹又加上一個"顎"字，現在再加上"五"字，轉引李先生的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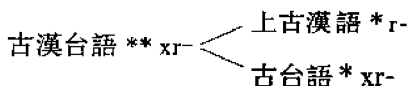
意義	泰語	龍州	剝隘	水家話	古台語	漢語上古音
鵝	haan B1	——	haan B1	ŋan B2	*han B	雁 ŋran 去
下顎	ŋïak D1L	hïïk D1L	ŋïïk D1L	——	*hŋïak D	顎 ŋak 入
五	haa C1	haa C1	haa C1	ŋo C2	*ha C	五 ŋag 上

水家話的材料增加了推論的可靠性，台語支的讀陰調，水家話讀陽調，聲母就是 ŋ-。如果有人要把水家話解釋爲漢語借詞，我們很難分辨。但是這幾個字在台語各方言既讀陰調又是清聲母 h-，在漢語中根本找不到 h-的痕迹，聲調演變又不同。我們就不能說是漢語的借詞，也就不得不承認漢台語有親屬上的關係。

關於"六"字的討論，邢氏所舉的例字是想證明上古漢語的 *g 和古台語的 *x-對當，而"六"字的上古音來自 gl-，所以跟古台語的 *xr-對當。現在我們都知道漢語中古的來母來自上古的 *r-，如果漢語的 *gr-跟古台語的 *xr 對當比較自然。可惜邢氏並沒有說明爲何"六"字來自 gl-，他的例字中也沒有另外一個來母字有類似的對當。現在我們來檢看一下"六"字的情形：

意義	泰語	龍州	剝隘	古台語	漢語上古音
六	hok D1S	huk D1S	lɔk D1S	*xrok D	ljəkw 入（l < r）

首先發現台語"六"字的調類是入聲陰調，而在入聲分陰陽的漢語方言中"六"字一定讀陽入。其次發現"六"字古台語的聲母是 xr-，李先生的根據是因爲 Ahom 語讀 ruk、武鳴讀 rok、田州讀 lok，所以擬測爲 xrok。根據梁敏、張均如（1996：427）的研究，古台語的 xr-在邕寧話讀 hlok[7]，可見擬測的可靠性。現在的問題是漢語的歷史中來母字一直到最近才知道來自 r-，也沒有 xr-聲母的痕迹。如果這是漢語借入台語的借字，試問 xr-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古漢語的哪一個階段借去的？這個問題既不能回答，就得從另一個方向來想一想。假定台語和漢語有親屬關係，那麼聲母的演變就有以下的可能：



和上述的 *hŋ-一樣,在聲調產生的時候,古台語保持 xr-的清聲母,而古漢語已變爲濁聲母的 r-,後來進一步變成 l-。所以在台語的方言中"六"字讀陰調類,而在分陰陽調的漢語方言中就讀陽入。當然也有別的可能,例如兩者都是從 gr-變來的,在漢語中 g-脫落,在台語中 gr-變成 xr-。

推論到這一步,也面臨同一個問題:解釋聽起來有理,有沒有別的可靠的例字? 以下是幾個比較近似的例子:

意義	泰語	龍州	剝隘	邕寧	柳江	古台語	漢語上古音
魚網⑥	hɛɛ A1	hee A1	lee A1	hle A1	hje A1	*xrɛ A	羅 lar 平(l<r)
魚簍⑦	——	khɯ̃ŋ A1	——	hlu:ŋA1	hjɯ:ŋA1	*xrɯ̃ŋ A	籠 ljung 平(l<r)⑧
六	hok D1	huk D1	lɔk D1	hlok D1	hjok D1	*xrok D	六 ljəkw 入(l<r)

這兩個例子顯示台語的聲調相當於漢語的陰平調,而漢語是濁聲母平聲字。我說這些衹是近似的例子,因爲元音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最主要的一點是這些字在漢語方言裏沒有讀 xr-或 h-的例子,不可能是從漢語借入台語的詞彙。

一般都認爲台語中的數目字是漢語借詞,其實台語數目字的系統有層次問題,以"五、六"兩字而言,請看以下引自倪大白(1990:295)的資料,單數 3、7 表示陰調,雙數 4、8 表示陽調。

	壯語	布依	傣語	侗語	仫佬	水語	甲姆	拉珈
五	ha^3	ɣɑ^3	ha^3	ŋo^4	ŋɔ^4	ŋɔ^4	ŋu^4	ŋo^4
六	ɣok^7	zok^7	hok^7	ljok^8	lɔk^8	ljok^8	ljok^8	lok^8

顯然前三個語言是一類,都讀陰調;後五個語言是另一類,都讀陽調。聲母也有顯著的差異。後者從聲母、聲調來判斷,大概是漢語借詞,而前者無法用借詞解釋,最大的可能是漢語和台語共有的具有親屬關係的詞彙,衹是演變不同使得我們難以辨認。這是台語中的層次問題,不能把不同層次的語料一概而論,分清楚層次就可以判斷是否借詞。

如果加上藏緬語的材料,似乎更可確定"六"字的同源關係。古藏語是

---

⑥ 這個例子見於李方桂 1977:233、273,Manomaivibool(1976:14)認爲是"羅"字。

⑦ 引自梁敏、張均如 1996:428。

⑧ 李先生(1976:45)認爲和"籠"字對當的是泰語的 thuŋ A1 < *thl-,意義是"袋子"。我的推測不同。

drug,古緬語是 khrok,尤其古緬語和古台語的 xrok 非常相似,藏語的 d-可能是舌根音受-r-的影響變來的。我想不宜爲一個字討論古漢藏語的擬音問題,衹是要注意彼此的關係。

三、構詞法相同的意義

Sapir (1921:203) 提到構詞法是難以移借的,他說:

> The experience gained from the stud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strengthened by all that we know of documented linguistic history. Nowhere do we find any but superficial morphological interinfluencings. We may infer one of several things from this: That a really serious morphological influence is not, perhaps, impossible, but that its operation is so slow that it has hardly ever had the chance to incorporate itself in the relatively small portion of linguistic history that lies open to inspection.

作爲 Sapir 的高足,加上他自己對許多語言的觀察,李先生(1976b:47)也相信構詞法是難以移借的,他說:

> This state of affairs originated from several causes, the most important of which is that there were morphological processes in the derivation of words, such as prefixes, suffixes and vocalic alternations which are abundantly clear in Classical Tibetan, but leave very little trace in Chinese and Tai. Even in Tibetan the functions of these processes are hardly known. In Chinese we have alternations of initial consonants and tones—no longer active—as possible traces of original prefixes and suffixes. In Tai the problem has been hardly studied. I have shown that in the Tai languages we have also traces of alternations of initial consonants and of tones in the derivation of words, as we find in Chinese.

他的意思是說漢語、台語都有這種構詞現象,絕對不是偶然的。現在要檢討一下,在漢語裏四聲別義,清濁聲母別義的研究已經有很久的歷史[9],上古漢語是不是確有這樣的現象呢?

我(1984)曾經根據周法高(1962)四聲別義的資料,詳細查核閩語的白

⑨ 參見周祖謨 1945,Downer 1959,周法高 1962。

話音。因爲要研究上古漢語中有沒有語音區別詞義或詞類的辦法,不能根據讀書音,讀書音一定受實際語音的影響而來,應該在最早分支出去的方言中找一找痕迹。閩語是漢代就從中原漢語分出去的方言⑩,如果可以找到證明,那麽說上古漢語有四聲別義及清濁別義就多了一條證據。

周先生的資料根據陸德明(556-627)及賈昌朝(998-1065)的《羣經音辨》。一共一百八十四條,這是早期見於著錄的,就這些資料我在閩語裏詳加查核,找到六條資料,分爲四類:

(1)非去聲爲名詞,去聲爲動詞

	廈門	福州	潮州
家	ke^{1}	ka^{1}	ke^{1}
嫁	ke^{5}	ka^{5}	ke^{5}
種	$tsi\eta^{3}$	$tsy\eta^{3}$	$tse\eta^{3}$
種	$tsi\eta^{5}$	$tsy\eta^{5}$ ($ts\o y\eta^{5}$)	$tse\eta^{5}$

(2)非去聲爲動詞,去聲爲名詞

	廈門	福州	潮州
縫	$pa\eta^{2}$	$pu\eta^{2}$	$p'o\eta^{2}$
縫	$p'a\eta^{6}$	$p'u\eta^{6}$	$p'a\eta^{6}$
擔	$t\tilde{a}^{1}$	$ta\eta^{1}$	$t\tilde{a}^{1}$
擔	ta^{5}	$ta\eta^{5}$	$t\tilde{a}^{5}$

(3)非去聲爲形容詞,去聲爲及物動詞

	廈門	福州	潮州
好	ho^{3} ($h\tilde{ɔ}^{3}$)	$hɔ^{3}$	ho^{3}
好	ho^{5} ($h\tilde{ɔ}^{5}$)	$hɔ^{5}$	($h\tilde{a}\tilde{u}^{5}$)

(4)非去聲爲主動,去聲爲被動

	廈門	福州	潮州
買	bue^{3}	$mɛ^{3}$	boi^{3}
賣	bue^{6}	$mɛ^{6}$	boi^{6}

總的結論就是:漢語方言中四聲別義的例子非常多,分佈面非常廣。從閩語的資料判斷,上古音中相信已經具有四聲別義的現象。從詞類上說,以動詞和名詞的轉化爲最多,也有形容詞和動詞,以及動詞的主動和被動轉化

⑩ 參看丁邦新 1979,Norman 1979。

的現象。從語音上說,大致都是以平上聲爲基式,以去聲爲變式[11]。

現在我們列舉一些李先生(1970)所舉的例子,他(1977:41)認爲這些例子代表這種構詞法可能在古台語中已經存在。

3.1 聲調別義

泰語	意義	泰語	意義
(1)khaa B2	價格	khaa C2	做買賣(剝隘 B2:kaa C2)
(2)siam A1	尖物、鏟、鋤	siam C1	削尖
(3)koŋ A1	圓圈、輪	koŋ B1	彎曲(剝隘 kəŋC1:kɔŋB1)
(4)khan A2	分割稻田的溝	khan B2	分開,區分
(5)čum B1	浸泡	čum C1	浸泡

第1、第5兩對例子非常有意思,因爲漢語正有對當的字[12]:

意義	泰語	龍州	剝隘	古台語	漢語上古音
價格	khaa B2	(kjaa B1)	kaa B2	*ga B	價 *krag 去
做買賣	khaa C2	——	kaa C2	*ga C	賈 *kag 上
浸泡	čum B1	——	šum B1	*čum B	浸 *tsjəm 去
浸泡	čum C1	——	——	*čum C	浸 *tsjəm 上

"做買賣"在台語是動詞,漢語"賈"字見於《說文》,意思是"賈,市也",段注說:"因之凡買凡賣皆曰市。"意義和台語完全一樣。這兩對字聲母清濁不同,古台語是 *g,今音聲調是陽調;漢語上古音是 *k,現代方言讀陰調。顯然不會是借字,爲何有這樣的不同目前還無法解釋,但是平行的現象至少表示漢、台語都有類似的構詞法,而且極可能是同源字。龍州 kjaa B1 的讀法李先生(1977:199)認爲是晚期漢語借字,由此反證來自於 *g-的讀法不會是借字。

"浸"字見於《廣韻》去聲沁韻和上聲寑韻,上聲的一讀因爲原字訛省[13],所以平常都不注意,沒有人引用。其實去上兩讀和台語完全對當,既是同源字,構詞法又相同。

3.2 清濁聲母別義

泰語	意義	泰語	意義
(6)čum B1 < *č-	浸泡	čhum B2 < *j-	浸濕

---

[11] 從文法的角度來說,動詞變名詞和名詞變動詞兩種形式都有,和梅祖麟(1980)的發現並不一致。

[12] 參見李方桂 1970:40,42,Manomaivibool 1976:17。

[13] 詳見余迺永(2000:328)的校正。

	泰語	意義	泰語	意義
(7)	khiau C1 < *kh-	犬齒	khiau C2 < *g-	咀嚼
(8)	khot D1S < *kh-	纏繞	khot D2S < *g-	弄彎
(9)	nii C1 < *hn-	這裏	nii C2 < *n-	這個

漢語的"浸"字還有侵韻七林切一讀,上古音是 tshjəm 平,可惜和台語 B 調來自 *j-的 čhum 不同,但這一類的構詞法常有清濁送氣的不同,很難說定,藏語就是顯著的例子⑭。

這裏找不到漢語對當的字有類似的構詞法,但是李先生認爲 khot D1S 相當於漢語的"屈" *khwjət,Manomaivibool(1976:16),認爲台語的 khiau C1 和漢語的"齒"對當,都是很有見地的。尤其"齒"字是穿母字而在閩語廈門話讀 khi3,上古音該是 khrjəg 上,和台語相當接近⑮。台語的韻尾-u 可能是濁塞音尾-g 的痕迹。

這一節說明漢台語裏都有四聲別義或清濁聲母別義的現象,顯示兩種語言都有類似的構詞法,而構詞法是難以移借的。有些例子不是完全整齊的對應,反而減低了移借的可能,顯示同源的現象。也有找不到對當的構詞的例子,但個別的字極有同源的可能,也令人相信在漢語中可能沒有產生變讀的字,或者另一個讀音已經丟失了。

四、系統性對當舉例

以上的討論雖然言之成理,但例證還是太少。如果找到了對當的關係,應該有一串對當的字可以驗證。以下舉兩種例子來說明:

4.1 李先生(1976:40)列舉了台語的-ɔɔ 和-aa 和上古漢語的魚部字對應的例子,現在增加幾個例子加以申論,有的例子是李先生(1976)原有的,有的見於 Manomaivibool(1976)或邢公畹(1999),這一類的例子都加注頁碼,不加注的是我加進去的。

魚部的脣音字和-ɔɔ 對當:

意義	泰語	龍州	剝隘	古台語	漢語上古音
男巫	mɔɔ A1	moo A1	moo A1	*hmɔ A	巫 *mjag 平(李:40)

---

⑭ 參見 Li Fang kuei 1933。

⑮ 參見梅祖麟(1983)的討論。

意義	泰語	龍州	剝隘	古台語	漢語上古音
青蛙	mɔɔk D1L	mook D1L	mook D1L	*hmɔk D	蟆 *mrag 平
父親	phɔɔ B2	poo B2	poo B2	*bɔ B	父 pjag 上(李:40)

這一組漢字都是上古魚部字,對當的古台語元音都是-ɔ。值得注意的是"巫、蟆"兩字,都是明母字,漢語上古音是 *m-,方言讀陽調;而台語則是陰調,李先生的擬音是 *hm-。"蟆"現在讀平聲,聲符"莫"是入聲,從諧聲字看來,早期也許有 *mak 或 *mrak 的異讀,舒聲的讀法可能是後期的變化。和前述"五"字 *ŋ-對應古台語的 *hŋ-完全一致,可見聲調產生的時候台語和漢語就分了家,台語清聲母變陰調,漢語濁聲母變陽調。

"父"字讀上聲和台語的 B 調不相當;不對當的原因現在還不能瞭解,但是"父"是普通字,很像是同源的關係,不對當的地方正可顯示用簡單的移借不能解釋。

魚部的舌尖音、舌根音字和-aa 對當:

意義	泰語	龍州	剝隘	古台語	漢語上古音
塗抹	thaa A2	taa A2	taa A2	*da A	塗 *dag 平(李:40)
碼頭	thaa B2	taa B2	taa B2	*da B	渡 *dag 去(李:40)
稻田	naa A2	naa A2	naa A2	*na A	畬 rjag 平(<l-)
弩	naa C1	——	naa B1	*hna C	弩 nag 上(李:43)
價格	khaa B2	(kjaa B1)	kaa B2	*ga B	價 krag 去(李:40)
做買賣	khaa C2	——	kaa C2	*ga C	賈 kag 上(李:40)
烏鴉	kaa A1	kaa A1	ʔaa A1	*ka A	烏 ʔag(邢:315)
象牙	ŋaa A2	——	ŋaa A2	*ŋa A	牙 ngrag 平(Manomaivibool:19)
稻秧	klaa C1	kjaa C1	čaa C1	*kla C	稼 *krag 去(李:40)

這一組基本上是李先生原有的例子,邢公畹的資料裏增加了"烏鴉"一詞[16],這個字台語讀法不一致,李先生根據泰語和龍州方言擬爲 *ka,如果根據剝隘方言可以擬爲 *ʔa。台語的稻田是 *naA,漢語有一個陽平的"畬"字,《說文》的解釋是"三歲治田也"[17],喻$_{四}$的"畬"字來自 l-,n-、l-很容易相混。

魚部整齊的對當讓我們相信台語和漢語之間不是借貸的關係。

---

[16] "烏"字是模韻字,上古音讀開口,李先生的擬音應該是 ʔag,邢氏把"烏"字擬成 ʔwag,不知何故。

[17] 三歲田叫畬,一說二歲田叫畬,見《說文詁林》。

4.2 上文解釋"五"字的時候,提出漢語的 *ŋ-和台語的 *hŋ-相當的假設,那麼是不是漢語的 *m-、*n-也和台語的 *hm-、*hn-相當呢?

漢語上古音的 *m-相當於古台語的 *hm-:

意義	泰語	龍州	剝隘	古台語	漢語上古音
墨	mïk D1S	mïk D2S	mak D2S	*hmïk	墨 mək 入
男巫、醫生	mɔɔ A1	moo A1	moo A1	*hmɔ A	巫 mjag 平
萬	mïïn B1	?	?[18]	*hmïn B	萬 mjan 去(Manomaivibool:19)

台語的"墨"字我以前認爲應該跟漢語的"黑"字相當(丁邦新 2000:484),因爲都是 *hm-聲母,想不到根本就是"墨"字,聲母一清一濁,合於整體的演變[19]。

漢語上古音的 *n 相當於古台語的 *hn-:

意義	泰語	龍州	剝隘	古台語	漢語上古音
弩	nɑɑ C1	——	nɑɑ B1	*hnɑ	弩 *nag 上(李:43)
膿	nɔɔg A1	nooŋ A1	nooŋ A1	*hnɔŋ	膿 *nəngw 平(Manomaivibool:19)
皮	nɑŋ A1	nɑŋ A1	nɑŋ A1	*hnɑŋ	囊 *nang 平(邢:67)
鑷子	nεεp D1L	——	nεεp D1L	*hnεp	鑷 *njiap 入(Manomaivibool:19)

這些字在台語都是清鼻音陰調,漢語都是普通的鼻音。加上前述的舌根鼻音就成爲整齊的對應:台語 hm-、hn-、hŋ-;漢語 m-、n-、ŋ-。

古台語和現在的台語方言中都有 m-、n-、ŋ-,都是很普通的聲母,如果從漢語借入鼻音聲母字,何以要改讀清鼻音?如果不是借字,就可能有共同的來源,不得不讓我們相信台語和漢語是有親屬關係的。

五、結　語

這篇短文的目的在於檢視李方桂先生的漢台語同源論有沒有根據,他認定的同源字能不能都解釋爲借字。現在看到上述的證據顯然不是借字所能解釋的。

這裏還有兩個問題要交代:一、上文在討論時,除去一個地方,特別沒有提到藏緬語的同源字,因爲現在還不到把藏緬語和漢台語相提並論的時候,

⑱ 資料不全,龍州、剝隘兩地讀音不詳。

⑲ Manomaivibool(1976:19)早就認爲跟漢語的"墨"相當。

漢台語同源字有系統的對當還要大量地發掘。二、古台語的元音系統本身就是非常複雜的,如何跟漢語上古音聯繫起來更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但不能因爲問題棘手,就因噎廢食。

李方桂先生的漢台語同源論看起來還是有他的道理,沿著他指出的方向,後繼的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原載《漢語史研究: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論文集》:9-25,丁邦新、余靄芹編,臺北中研院语言研究所,2005年。

參考文獻

丁邦新 2000.《漢藏系語言研究法的檢討》,《中國語文》6:483-489。

余迺永 2000.《新校互注宋本廣韻》。上海辭書出版社。

李方桂 1940.《龍州土語》,《史語所單刊》甲 16。上海:商務印書館。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61。

李方桂 1976a.《幾個上古聲母問題》,《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1143-1150。臺北:中研院。

周法高 1962.《中國古代語法 · 構詞編》,《史語所專刊》39。臺北:中研院。

周祖謨 1945.《四聲别義釋例》,《輔仁學志》13.1-2:75-112。又見於《問學集》:81-119,北京:中華書局。

邢公畹 1999.《漢台語比較手册》,北京:商務印書館。

倪大白 1990.《侗台語概論》,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梁敏、張均如 1996.《侗台語族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梅祖麟 1980.《四聲别義中的時代層次》,《中國語文》6:427-453。

梅祖麟 1983.《跟見系字諧聲的照$_{三}$系字》,《中國語言學報》1:114-126。

梅祖麟、龔煌城 1992.《上古音對談錄》,《中國境内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665-719,臺北:中研院。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ontributing Editor: James A. Matisof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wner, G. B. 1959. Derivation by tone-change in Classial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2.2:259-290.

Manomaivibool, Propin. 1976. Thai and Chinese—Are They Genetically Related? *Comutational Analysi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6:11-31.

Norman, Jerry.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222-238.

Norman, Jerry.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Fangyan*(方言)4:268-274.

Norman, Jerry. 1991. Nasals in Old Souther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Asian Languages*:205-214, ed. by W. G. Boltz and M. C. Shapiro.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Sapir, Edward. 1921. *Languag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丁邦新(Ting, Pang-Hsin). 1979. A Note on Tone Change in the Ch'ao-chou Dialect.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BIHP*), Academia Sinica 50.2:257-277.

丁邦新(Ting, Pang-Hsin). 1984. *Derivation by Tone-change in Colloquial Min*. Papers in East Asian Languages 2:20-24. 中文題爲《從閩語白話音論上古四聲别義的現象》,《鄭騫先生八秩榮慶紀念論文集》:57-63,臺北:商務印書館。

李方桂(Li, Fang-Kuei). 1933. 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 *BIHP* 4.2:135-157.

李方桂(Li, Fang-Kuei). 1936-1937. Languages and Dialects. *The Chinese Year Book*:121-128.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李方桂(Li, Fang-Kuei). 1945. Some Old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Tai Languag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8:333-342.

李方桂(Li, Fang-Kuei). 1970. Some Tonal Irregularities in the Tai languages. *Studies in General and Oriental Linguistics*:415-422, ed. by R. Jakobson and Shigeo Kawamoto. Tokyo: TEC.

李方桂(Li Fang-Kuei). 1973.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1-13.

李方桂(*Li, Fang-Kuei*). 1976b. Sino-Tai,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3:39-48.

李方桂(Li, Fang-Kuei).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 No.* 15.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說"五"道"六"*

一、漢語和台語中的"五"和"六"

李方桂先生在1976年發表 *Sino-Tai* 一文,認爲漢語跟台語的關係並不衹是類型學上的相似,隱含的意思是兩者應該有親屬關係。最近我(2004)說明台語中的"五"和"六"不可能是從漢語借過去的,這個觀點是試圖解答他在那篇文章裏提出來的問題。他說(原文是英文,譯文是我的翻譯):

> 有些字在意義上非常相近,但跟漢語的對應卻不規則,數目字等等就是一例。例如:爲什麼數詞"五"的聲母在台語中全是 h-(< *hŋ-),而在漢語跟藏語中卻是 ŋ-? 爲什麼數詞"六"的聲母在台語中全是 h-或者 r-(< *xr-),而在漢語中卻是 l-(< *gwl-)? (Li 1976:47)。

以下引述我(2004)的一些論证,我認爲"五、六"兩字無論在漢語的歷史上及現代的方言中,聲母從來没有讀過 h-,所以台語的 h-不可能是從漢語借過去的,而且調類有陰陽的差異,可以反證兩者有同源關係。

我認爲"五"字是從 **hŋag 變來的:

$$\text{古漢台語 **hŋag}\begin{cases}\text{上古漢語* ŋag}^{\text{上}}\\ \text{古台語 *ha C}\end{cases}$$

在漢語中前置輔音脱落,變成 ŋag;而在台語中則不僅前後輔音脱落,聲母也經過 hŋ-變成 h-。漢語"五"字是疑母上聲字,各方言分陰陽上的都讀陽調,上聲相當於古台語的 C 調,但台語大部分方言都讀陰調,兩者並不相

* 本文曾在2005年1月6-9日在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召開的中國首屆人類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承鄧曉華先生提出意見,在此致謝! 本文是香港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所資助的項目 HKUST6097/00H 的成果。

同。可見在聲調產生的時候,古台語保持清聲母 hŋ-或 h-,而漢語上古音卻變爲濁聲母 ŋ-。古台語的清聲母後來變陰調,漢語上古音的濁聲母後來在方言中就變陽調。演變平行的例子如下:

意義	泰語	龍州	剝隘	水家	古台語	漢語上古音
鵝	haan B1	—	haan B1	ŋɑn B2	*han B	雁 ŋrɑn^{去}
下顎	ŋïak D1L	hïïk D1L	ŋïïk D1L	—	*hŋïɑk D	顎 ŋak^{入}
五	haa C1	hɑɑ C1	haa C1	ŋo C2	*ha C	五 ŋɑg^{上}

"六"字是從 **xrjəkw 變來的①:

古漢台語 **xrjəkw { 上古漢語 *rjəkw > *ljəkw ; 古台語 *xrok }

在漢語中前置輔音脱落,變成 *rjəkw,後來變成 *ljəkw;而在台語中則-j-丢失,元音 ə 受韻尾的影響變成 o,然後韻尾-kw 變成-k。台語方言中"六"字在暹羅泰語讀 hok、龍州讀 huk、Ahom 語讀 ruk、武鳴讀 rok、田州讀 lok,所以李先生擬測爲 xrok。根据梁敏、張均如(1996:427)的研究,古台語的 xr-在邕寧話讀 hlok,可見擬測的可靠性。漢語的歷史中來母字一直是 l-,到最近才知道來自 r-,也没有 xr-聲母的痕迹。如果這是漢語借入台語的借字,試問 xr-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古漢語的哪一個階段借過去的?這個問題既不能回答,就得從另一個方向來想一想,假定台語和漢語有親屬關係。跟"五"字一樣,在聲調產生的時候,古台語保持 xr-的清聲母,而古漢語已變爲濁聲母的 r-,後來進一步變成 l-。古台語的清聲母後來變陰調,漢語上古音的濁聲母後來在方言中就變陽調。以下是幾個平行的例子:

意義	泰語	龍州	剝隘	邕寧	柳江	古台語	漢語上古音
魚網	hɛɛ A1	hee A1	lee A1	hle A1	hje A1	*xrɛA	羅 lar 平(l<r)
魚簍	——	khïïŋ A1	——	hluɪŋ A1	hjuɯɪŋ A1	*xrïŋA	籠 ljung 平(l<r)
六	hok D1	huk D1	lɔk D1	hlok D1	hjok D1	*xrokD	六 ljəkw 入(l<r)

我認爲台語中數目字的系統有層次問題,以"五、六"兩字而言,請看以下引自倪大白(1990:295)的資料,單數 3、7 表示陰調,雙數 4、8 表示陽調。

	壯語	布依	傣語	侗語	仫佬	水家	甲姆	拉珈
五	ha^{3}	ɣɑ^{3}	ha^{3}	ŋo^{4}	ŋɔ^{4}	ŋɔ^{4}	ŋu^{4}	ŋo^{4}
六	ɣok^{7}	zok^{7}	hok^{7}	ljok^{8}	lɔk^{8}	ljok^{8}	ljok^{8}	lok^{8}

① 這裏的擬音跟我(2004)的文章有一點不同。

顯然前三個語言是一類,都讀陰調;後五個語言是另一類,都讀陽調。聲母也有顯著的差异。後者從聲母、聲調來判斷,大概是漢語借詞,而前者無法用借詞解釋,最大的可能是漢語和台語共有的具有親屬關係的詞彙,衹是演變不同使得我們難以辨認。這是台語中的層次問題,不能把不同層次的語料一概而論,分清楚層次就可以判斷是否借詞。

二、漢藏語中的“五、六”兩字

現在加上藏緬語和苗瑶語的材料,重新來討論“五、六”兩字的擬測。這是我跟孫宏開合作的《漢藏語同源詞譜》的一部分。首先擬測古漢藏語的讀音,再分别解釋從古漢藏語如何演變爲漢語、藏緬語、侗台語和苗瑶語。我們相信至少從“五、六”兩字看來,這四個語族應該有親屬關係。希望不久就能找到更多的同源詞。

漢字　　　　　五

古漢藏語擬音　*glŋag

漢語　　上古漢語 *ŋag 上聲

　　　　廈門話 gɔ̃　福州話 ŋou　海南話 ŋɔu

　　　　北京話、長沙話、湘鄉話、西安話 u　　太原話 vu

　　　　廣州話、南昌話、蘇州話、温州話、梅縣話 ŋ

説明:古漢藏語的前置輔音 gl-在上古漢語中已經失落。上古漢語的韻尾-g 在各方言中都没有痕迹。基本輔音 ŋ 有的保存,有的失落。有的方言主要元音-a-受-g 尾的影響變爲合口的後元音。也有的方言元音失落,衹剩下成音節的舌根鼻音。

藏緬語　　古藏緬語: *glŋɑ > *blŋɑ

1. 藏文 lŋa　藏語夏河話 hŋa　阿力克話 rŋæ　錯那門巴語 le ŋe
   格曼語 kɯ len
2. 獨龍語 pɯ ŋɑ　阿儂怒語 phɑŋ　米基爾語　喀比語 pho
3. 羌語亞都話 ʁuɑ　普米語蘭坪話 ɣuã　爾龔語道孚話 nɢvɛ
   西夏語 ɡuu　彎綽語 a ɡa
4. 藏語拉薩話 ŋa　巴塘話　墨脱門巴語　貴瓊語　爾蘇語　波拉語
   怒蘇怒語　納木義語　嘎卓語　納家語 ŋa　哈尼語緑春話 ŋa̱
   緬文 ŋɑ　緬甸語仰光話　彝語巍山話　拉祜語 ŋɑ　彝語撒尼話 ŋɒ

木雅語 ɴɑ　景頗語 mǎ ŋa　達讓語　義都語 mɑ ŋɑ　波姆語 ŋæ　載瓦語　彝語南華話　白語 ŋo　博嘎爾語 o ŋo　阿昌語　仙島語　浪速語　哈尼語墨江話　基諾語　ŋɔ　彝語武定話 ŋu　彝語喜德話 ŋɯ　扎壩語 ŋøi　普米語九龍話 ŋuə　卻域語 ŋua　傈僳語 ŋuɑ　嘉戎語 kə mŋo　史興語 ɦõ ku　勒期語 ŋ

5. 納西語 uɑ　土家語 oŋ
6. 塔芒語 ʔngɑh
7. 克倫語 jɛ

説明：古漢藏語 *glŋag 的-g 丢失，前置輔音 g-在古藏緬語中可能變成 b-，glŋɑ > blŋɑ 有多種演變[②]：第 1 類顯示前置輔音丢失，有-lŋ-的痕迹。但格曼語 kɯ len 似乎還有前置輔音 g-的遺迹。第 2 類顯示有 b-ŋ-的痕迹。第 3 類 g-仍舊保留，或變爲舌根或小舌部位的塞音或擦音，但没有-lŋ-的痕迹。第 4 類則完全失落了 gl-或 bl-，衹剩下鼻音 ŋ-或 ŋ。第 5 類是少數語言聲母完全脱落的，如納西 uɑ，土家 oŋ 等。第 6 類喜馬拉雅語支的塔芒讀 ʔngɑh，帶前置輔音 ʔ-和韻尾-h，很像是 g-和-g 的遺迹。第 7 類克倫語的 jɛ 難以解釋。

侗台語　　古侗台語 *bŋɑ > *hŋɑ[c]

1. 黎語通什話 pɑ　加茂話 pu
2. 壯語柳江話　武鳴話　邕寧話　老撾話 ha　泰語 haa
3. 侗語　佯僙語 ŋo　仫佬語　水語 ŋɔ　拉珈 ɔ̃
4. 普標語 mɑ

説明：古漢藏語的 *glŋag 的-l-和-g 丢失，在黎語中 *gŋɑ 變成 *bŋɑ，現在的方言聲母讀 p-。李方桂先生把古侗台語的"五"字擬測爲 ha，我（2004）曾經推測 ha 是經過 hŋɑ 變來的，現在加上黎語的材料，可能是從 bŋɑ 變爲 hŋɑ 的。現代侗台語有兩派讀音，一派聲母讀 h-，可能保存古讀；一派讀 ŋ-，可能是漢語藉詞，有的地方 ŋ-使元音鼻化後消失。普標語的 mɑ 可能跟南島語的 limɑ"五"有關，大概不是漢藏語本有的讀法。

苗瑶語　　古苗瑶語　*prɛ[1]（陳其光 2001：458），也許可以擬爲 *prɑ[1]

1. 苗語吉衛話 pʐ̩ɑ　宗地話 pʐ̩ɪ　高坡話 plɒ　復員話 pja　瑶語金秀話 pia　布努語大化話 pjo　炯奈語龍華話 pui
2. 石門坎話 pɯ　青岩話 pe　畲語陳湖話 pi

② 關於原始漢藏語中的複輔音問題，請看孫宏開（1999）的文章。

3. 養蒿話　楓香話　巴哼語 tsa　先進話 tʂi

說明：古漢藏語的 *glŋag 的-ŋ-和-g 丟失，從苗瑶語各方言來看，可能 glŋa 變成 blŋa，再從 blŋa 變 pra 或 pla，衹是鼻音-ŋ-丟失，有的方言-l-變-j-，都是很自然的演變，第 1 類就是這種類型。第 2 類-r-也失落了，藏緬語族、侗台語族部分語言都有類似的音變。如藏緬語族的米基爾語讀 pho，喀比語讀 pho；侗台語族的黎語通什話讀 pa，加茂話讀 pu 等。第 3 類則從 pr-先變爲捲舌塞擦音，再變爲舌尖塞擦音。演變規律：

古漢藏語 ** glŋag
- ——古漢語 *ŋag
- ——古藏語 *glŋa > *blŋa > *lŋa
- ——古侗台語 *bŋa > *hŋa
- ——古苗瑶語 *blŋa > *pra

總說明：以上的說明是從演變的角度解釋古漢藏語的"五"字如何從 glŋag 變成今天各語言及方言的讀音。現在說明擬音的根據：一、古藏語的"一、二、三" gtɕig、gɲis、gsum，藏語夏河話讀 htɕiχ、hɲi、hsəm，而"五"讀 hŋa，相信原來的前置輔音是一樣的。二、-lŋ-根據古藏文。三、元音-a-根據漢語、藏緬語、侗台語和苗瑶語。四、韻尾-g 根據漢語上古音③。

漢字　　　　　六

古漢藏語擬音　*grjəkw

漢語　上古漢語 *rjəkw > ljəkw 入

廈門話 liɔk　梅縣話 liuk　南昌話 liuʔ　福州話 løyʔ　海南話 lak　廣州話 lok　蘇州話 loʔ　北京話、西安話 liou　太原話 liəu　長沙話、溫州話 ləu　湘鄉話 liei

說明：古漢藏語"六" *grjəkw 的前置輔音 g-在漢語中丟失，rjəkw 在漢語上古音中保存。今天的方言中 r-都變成 l-；-kw 使得元音-ə-變爲圓脣元音之後，有的變成-k 或-ʔ，有的進一步丟失。

藏緬語　古藏緬語：*gruk > druk

1. 書面緬語 khrɔk　錯那門巴語 kroʔ　獨龍語 kɹuʔ　景頗語 kʒuʔ　怒蘇怒語 khɹ　浪速語 khjauk　勒期語 khjuk　波拉語 khjauʔ　載瓦語 khjuʔ　阿昌語 xʐoʔ　達讓語 ta xɹo　義都語 ta hɹo　納家語 rɯ　克

③ 關於漢語上古音中陰聲韻尾的問題我以前有過深人的討論，詳見丁（1979、1987、1998）。

倫語 xɯ̱i　拉祜語 khɔ　彝語巍山話 kho　撒尼話 khu　哈尼語墨江話 khv̱　貴瓊語 khuo　納木義語 qhu　哈尼語緑春話 ku̱　博嘎爾語 a kɯ　格曼語 kɯ tɑm

2. 緬甸仰光語 tɕhauʔ　木雅語 tɕhuə　史興語 tɕhu ku　仙島語 chuʔ　彝語南華話　傈僳語基諾語 tɕho̱　嘎卓語 tɕho　武定話 tɕhu̱　爾龔語道孚話 xtɕho　西夏語 tɕhjiw

3. 書面藏語 drug　藏語阿力克話 tʂuk　嘉戎語 kə tʂok　藏語巴塘話 tʂuʔ　夏河話 tʂəχ　米基爾語　喀比語 throk　綽語 a zok　波姆語 wɔk　塔芒語 ʔtuuh

4. 藏語拉薩話　普米語蘭坪話 tʂhu　扎壩語 tʂho　爾蘇語 tʂhʉ　納西語 tʂhuɑ　羌語亞都話 χtʂuə　彝語喜德話 fu　白語 fu̱　土家語 wo

5. 阿儂怒語 kuŋ　墨脱門巴語 khuŋ

説明：古漢藏語的“六”*grjəkw 先變成古藏緬語的*gruk，再變成*druk。-j-丢失，-kw 先使元音-ə-變爲圓唇後元音，然後變成-k。第 1 類前置輔音 g-清化爲 kh-，同時顯示 k 有許多變體：k-、x-、h-、qh-等等，元音基本上受韻尾的影響由-ə-變爲圓唇後元音，韻尾-k 有的地方變成-ʔ，有的地方進一步脱落。第 2 類是第一類的進一步發展，聲母 kh-顎化爲 tɕh-，元音基本上是圓唇後元音，-k 有的地方還保存-ʔ。第 3 類是從*druk 來的演變，dr-變成 tʂ-或 t-，元音基本上也是圓唇後元音，-k 大致保存，有的地方變爲-ʔ、-χ 或-h。第 4 類則是第三類的進一步發展，聲母 tʂ-在-u 之前變成 f-，可能 f-再變成 w-，而韻尾-k 則完全丢失。第 5 類可能是從第一類 khu 及 ku 變來的，但鼻音尾 ŋ-的來源不明。

侗台語　　古侗台語 *xrok

1. 壯語邕寧話 hlŏk　柳江話 hjok　傣語版納話　德宏話　老撾話 hok　泰語 hɔk　武鳴話 ɣok

2. 拉珈語 lok　仫佬語 lɔk　佯僙語 lwɔːk　臨高話 sok　水語 ljɔk　侗語 ljo

3. 普標語 mə ŋ̥am　黎語加茂話 nəm　通什話 tom

説明：古漢藏語的“六”*grjəkw 變成古侗台語的*xrok，g-清化爲 x-，-j-丢失，-kw 使得元音-ə-變爲圓唇後元音之後變成-k。第 1 類 x-變爲 h-，或受-r-的影響濁化爲 ɣ-，元音及韻尾都保存。第 2 類 x-消失，-r-變爲聲母 l-，元音保持圓脣，-k 尾大致保存。聲母 l-有進一步變爲 s-的，正跟漢語閩方言中來

母字 l-變 s-的情形一樣。第 3 類的“六”字顯然是從另一個來源來的，大概跟南島語有關。

苗瑶語　　古苗瑶語 *krɔk（陳其光 2001：639）

1. 畲語陳湖話 kɔ
2. 瑶語金秀話 t̥ɕiuʔ　苗語楓香話　巴哼語 tɕau　苗語復員話 tʂo　炯奈語龍華話 tʃɔ　苗語養蒿話 ʈu　吉衛話 ʈɔ　青岩話　布努語大化話 ʈu　苗語高坡話 ʈə　先進話 ʈou　石門坎話 tlau　宗地話ʂu

説明：古漢藏語的“六” *grjəkw 變成古苗瑶語的 *krɔk，g-清化爲 k-，-j-丢失，-kw 使得元音-ə-變爲圓脣後元音之後也變成-k，從古漢藏語到古苗瑶語是很自然的音變。第一類的畲語陳湖話讀 kɔ，-r-和-k 都丢失；第二類在苗語各方言中 kr-變爲捲舌的塞擦音 tʂ -或 tɕ-、tʃ-，也有的變爲卷舌的 t-或 ʈ-，-k 尾失落，而瑶語金秀話還有-ʔ 的痕迹。

演變規律：

古漢藏語 ** grjəkw
- ——古漢語 rjəkw > liəkw
- ——古藏緬語 gruk > druk
- ——古侗台語 xrok
- ——古苗瑶語 krɔk

總説明：從藏緬語和苗瑶語可以看出“六”字有 gr-或 kr-的複聲母，所以選擇 gr-有兩個理由：在藏緬語中有的語言變 khr-，有的語言變 kr-，並不一致，不像是從清聲母 kh-或 k-變來的，跟漢語中古音羣母字 g-在方言中讀 kh-或 k-的情形很类似。第二，書面藏語是 drug，説 dr-從 gr-變來比較好解釋。-jə-及韻音-kw 是根據上古漢語擬測的，藏緬語、侗台語和苗瑶語都顯示圓脣的後元音及韻尾-k。

三、結　語

上文討論漢語和台語的關係時，曾經把“五”字擬測爲 ** hŋag，“六”字擬測爲 ** xrjəkw，現在又分别擬爲 ** glŋag 和 ** grjəkw，似乎前後不一致。其實，這是嚴格地根據材料説話。漢語和台語看不到 gl-或 g-的痕迹，衹能作那様的擬測，加上藏緬語和苗瑶語之後，視野就擴大了，也就得到不同的結論。

究竟漢語、侗台語、藏緬語和苗瑶語彼此之間的關係孰近孰遠，衹憑

"五、六"兩字自然無法説定,還要等到材料累積到某一個程度才能進一步討論。

原載《民族語文》3:1-6,2005 年。

參考文獻

陳其光 2001.《漢語苗瑤語比較研究》,丁邦新、孫宏開主編《漢藏同源詞研究(二)漢藏、苗瑶同源詞專題研究》,廣西民族出版社。

丁邦新 1979.《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史語所集刊》50. 4:717-739。

丁邦新 1987.《上古陰聲字具輔音韻尾説補證》,《師大國文學報》16:59-66。

丁邦新 1998.《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丁邦新 2004.《論漢語和台語的關係——李方桂漢台語同源論的檢討》,《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論文集》,臺北中研院語言研究所。

李方桂 1976. Sino-Tai,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3:39-48。

梁敏、張均如 1996.《侗台語族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倪大白 1990.《侗台語概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孫宏開 1999.《原始漢藏語的複輔音問題——關於原始漢藏語音節結構的理論思考之一》,《民族語文》6。

漢藏語中的基本數詞*

從李方桂先生發表《中國的語言和方言》(Li1937、1973)之後,對於漢藏語系的討論一直是大家注意的題目。根據近年來的研究,漢藏語系包括漢語和藏緬兩大語族公認是没有問題的。是不是能包含侗台語和苗瑶語,大部分的意見都是否定的(梅祖麟、龔煌城 1992,龔煌城 2006)。否定的意見基本上是找不到漢藏語跟侗台語和苗瑶語的同源詞。最近我發表《論漢語與台語的關係——李方桂漢台語同源論的檢討》(2005a),從數目字的"五、六"兩字入手,試着尋找漢語與台語的同源詞。舉一個例子來説:

梅祖麟跟龔煌城(1992:696)的《上古音對談録》裏提到泰語的"墨"跟漢語的"墨、黑"二字對應的問題:

泰語	漢語	
hmïk 墨	*hmək 黑	* mək 墨

> 如果漢語和泰語同源的話,以漢語的 hm-或 m-來對應泰語的 hm-都不妨礙。可是麻煩來了,泰語有 hmïk"墨",卻没有"黑"。如果泰語的 hmïk 和漢語的"墨"同源,漢語的"墨"應該是 *hmək;那麽黑就不可能是 *hmək,否則不能解釋兩個字後來爲什麽有不同的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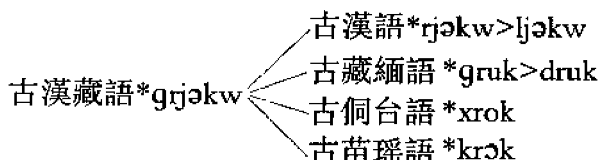
在我的文章裏指出,其實漢語的"墨" *mək 正是跟泰語的"墨"hmïk 對應,衹是一濁一清,混淆了我們的視綫。我舉這個例子的意思是表明判斷同源詞的困難,台語的 hm-、hn-、hŋ-對應於漢語的 m-、n-、ŋ-,那時候聲調還没有産生。

因爲是從觀察數目字"五、六"兩字開始的,後來我又寫了《説五道六》

---

* 本文是香港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資助項目 HKUST6097/00H 的成果,是我跟孫宏開合作的"漢藏語同源詞研究"計劃的一部分。以下所用的資料也是引自我們合作建立的"漢藏語數據庫"。

（丁 2005b）一文，試着把苗瑤語也包含進去。例如“六”字的對應情形如下：



古漢語的 rjəkw > ljəkw，衹是把李方桂先生的 l-改成 r-（龔煌城 1994，又見於 2002），古侗台語 *xrok 也是李先生的擬音（Li 1977：233），古苗瑶語 *krɔk是陳其光（2001）的擬音。書面緬文是 khrɔk，代表古藏語的藏文是 drug。藏緬語本身就有聲母的不同，藏文的-g 等於-k，我假定古藏緬語有 *gruk > druk 的演變[①]。古苗瑶語的 *krɔk 跟緬文的 *khrɔk 非常相近，而漢語的“六”字卻找不到複聲母的痕迹。至少從“六”字看來，侗台語跟苗瑶語的讀法不可能是從漢語借去的，很像是漢藏語共有的同源詞。

現在在這篇文章中進一步來檢看漢藏語中的基本數詞[②]，探索一下是否同源，漢語和藏語大概是同源的；如果加上侗台語和苗瑶語，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圖像？我想在這裏作一點觀察。

一、古藏語的數詞分類[③]

古藏語是有詞頭的語言，現在先來看一看藏語中的十個基數詞，並舉幾處跟藏語有關係的語言來考察。我們覺得應該分成以下兩類。第一類是從“一”到“六”，加“九”字；第二類是“七、八、十”三字，原始藏緬語基本數詞的分野似乎是詞頭的差異。

第一類	原始藏緬語	古藏語	藏語夏河話	羌語亞都話	羌語支嘉戎語
一	（*g-tuk?）	gtçig	htçəχ	ɑ	kə tᴇk
二	*g-nit	gȵis	hȵi	ji	kə nᴇs
三	*g-sum	gsum	hsəm	khsə	kə sɑm
四	*g-liy > *b-liy	bʑi	ʑə	gʐə	kə wdi
五	*g-lŋɑ > *b-lŋɑ	lŋɑ	hŋɑ	ʁuɑ	kə mŋo

① 關於原始漢藏語中複輔音的替換問題，請看孫宏開（1999）的文章。龔煌城（2002）認爲原始藏緬語“六”字是 d-ruk。

② 關於古漢語和古台語數詞的問題在我（2000）的文章裹曾經約略提到過。

③ 古藏語就是藏文，古緬語就是緬文，在本文中兩個名詞都用，並無區別。

第一類	原始藏緬語	古藏語	藏語夏河話	羌語亞都話	羌語支嘉戎語
六	*g-ruk > *d-ruk	drug	tʃəχ	χtʂuə	kə tʂok
九	*g-kuw > *d-kuw	dgu	gə	ʐguə	kə ngu

雖然祇列了四個語言的資料，情況已經很複雜。現在按表上的次序來說明：(1)"一、二、三"三字在古藏語裏都有一樣的前置輔音 g-④，在藏語夏河話分別讀 htɕəχ、hɳ̊i、hsəm，前面的 h-跟 g-是一致的。我們猜想這個前置輔音原來有詞頭的作用。

(2)"四"字古藏語是 bʑi，Benedict 認爲原始藏緬語是 *b-liy，我們假定 *b-liy是從更早的 *g-liy 變來的，羌語亞都話是 gʐə，爾龔語道孚話是 ɣlʒə。原來就有一個詞頭 g-，否則，就無法解釋亞都話 g-跟爾龔語道孚話 ɣ-的來源。

(3)"五"字古藏語是 lŋɑ，而藏語夏河話是 hŋɑ，剛才提到夏河話的"一、二、三"三字都有相當於 g-的前置輔音 h-，我們有理由相信"五"字原來也是有前置輔音 g-的，這個 g-原來也是詞頭。Benedict 認爲原始藏緬語是 *l-ŋɑ 或 *b-ŋɑ，我們假定是從更早的 *g-lŋɑ 變來的。

(4)"六"字古藏語是 drug，而羌語亞部話是 χtʂuə，顯示原來可能也有詞頭 g-，古藏語從原始藏語的 *g-ruk 變爲 *d-ruk，亞都話則從 *g-ruk 變爲 χtʂuə。

(5)"九"字古藏語是 dgu，Benedict 認爲來自原始藏緬語的 *d-kuw。原來可能也有詞頭 g-，g-跟 k-相連，不好發音，前面的一個異化爲 d-。因此古藏語的 *d-kuw 是從原始藏語的 *g-kuw 變來的。

第一類都是我認爲有前置輔音 g-的，也就是詞頭 g-，有的根據古藏語，有的從别的語言迹象推測而來。當然最直接的證據就是羌語支嘉戎語的詞頭 kə，雖然我們不確知這個詞頭的作用是什麽，也許就指數目字，但是大致可以確認是詞頭。如果認爲這個詞頭 kə 是後起的，那麽就會影響"九"字，因爲從"一"到"六"都有其他語言的證據，祇有"九"字没有。

上面的討論显示幾個意義：

一、從事漢藏語比較的人談到藏語總是用藏文爲根據，問題是藏文不一定能代表原始藏語。假如藏文相當於中古音，我們是不是要推求藏語的上古音？上文給"四、五、六、九"等四個字的原始藏語擬測了詞頭 g-，雖不一定正確，卻是一個嘗試的開端。

④ 對於這一類的音，普通稱爲"詞頭"的，我用孫宏開的中性名稱"前置輔音"。"詞頭"指有意義或有某種語法作用的成分，"前置輔音"的意義及作用則未定。

二、我們對於詞頭的功用瞭解得很有限,但又不能不作這種工作的假設,但在擬音的過程裏究竟要怎麼看待詞頭,可能要慎重地考慮。通常認爲前置輔音應該包括在擬音裏,所以我們認爲藏文的 brgiad 跟漢語上古音的 *priat是同源字。但是上述的七個數目字都有詞頭 g-,如果不計這個詞頭,那麼藏文的"二"g-ɲis、"三"g-sum 就跟漢語上古音的"二" *njids、"三" *səm非常接近。我的提議是:

如果詞頭後面緊接着流音-r-或-l-,這個詞頭因爲跟流音關係緊密,成爲一體,原始漢藏語的擬音就要照顧;如果詞頭後面緊接着流音以外的輔音,這個詞頭因爲跟後面的音關係疏遠,擬音時就不必照顧。

那麼,"三"g-sum 的 g-可以不管,"六" *g-rug 的 g-就必須照顧。

三、現在大家都同意羌語是藏緬語族的一支,但是原始藏語的詞頭在羌語亞都話中的演變卻很淩亂,衹能看出有許多不同的前置輔音。這個現象顯示即使在藏緬語族裏要整理出清楚的規律來也有困難。

第二類	原始藏緬語	古藏語	藏語夏河話	羌語亞都話	嘉戎語
七	*s-nis	bdun	dən	ɕtɕə	kə ʃnəs
八	*b-r-gyat	brgyad	dʑal	khɛɹ	wə riat
十	*tsi(y)	btɕu	tɕə tha mba	ho dʑu	ʃtʃᴇ

第二類則是没有前置輔音 g-的,也許有詞頭 b-或 s-,從方言材料很難看出别的來源。"七"字藏語讀 bdun,羌語亞都話讀 ɕtɕə,羌語支嘉戎語雖有詞頭 kə,但讀法是 kə ʃnəs,大概不是從同一個來源來的。增加一點材料更可以看得清楚:藏語阿力克話 wdən,是藏語的系列;古緬語是 khu hnas,景頗語讀 sa nit 跟嘉戎語有關,顯然是兩個來源的詞。"八"字嘉戎語還有詞頭 wə,大概是從原始藏緬語的 b-演變而來。"十"字大致可以看到詞根 tɕu 的演變,如果增加一點資料就可以找到詞頭的痕迹,藏語阿立克話讀 ptɕə,p-顯然是從 b-變來的。但嘉戎語的 ʃtʃᴇ 無法解釋。Benedict 原始藏緬語的擬音 *s-nis, *b-r-gyat, *tsi(y)顯然連古藏語的讀法都没有辦法解釋。

在"漢藏語數據庫"之外,孫天心給了我幾種現代藏語的資料[⑤],他記的一種夏河話有下列的數詞系統:

一	htʃə	二	hɲi	三	hsəm	四	hʒə	五	hŋa
六	tʃək	七	hdən	八	hdʒat	九	hgə	十	tʃə

⑤ 孫天心做了長期可靠的田野工作,承他提供第一手的資料,在此致謝。

除了"六、十"以外,其他八個數詞都有前置輔音 h-。一方面可證第一類數詞我推論有前置輔音 g-的正確性,另一方面顯示連第二類數詞中的"七、八"兩字也可能有前置輔音 g-。如果跟古藏語的"七 bdun、八 brgyad、十 btɕu"三字比較,令人懷疑它們的前置輔音 b-都有來自 g-的可能。如果推論正確,那麼這個詞頭 g-就可能有表示數目字的作用。可惜材料還是不够,這裏衹能暫備一説。

如果這樣的分類有一點道理,現在就分别來討論這些數詞和漢語、侗台語、苗瑶語的關係。爲了眉目清楚,跟上文一樣,漢語上古音、古侗台語基本上都用李方桂先生的系統(李 1971、1977),衹把聲調符號改爲調類的説明。因爲藏緬語有的没有聲調,聲調是後起的,以下的討論暫不包括聲調的對應;古藏緬語大致根據 Benedict(1972)的擬音,也參考 Coblin(1986)的意見,加上我個人的一些看法;古苗瑶語是陳其光(2001)的擬音,如果我有不同的意見,也加上説明,所謂"古"都是擬測的古音,指漢語上古音、原始藏語、原始侗台語、原始苗瑶語。如有必要,再引用别的語言資料。

二、基本數詞分論

2.1"一"字

古漢語 *ʔjit 入; *djuk 入　　　　古侗台語 *ʔet D

古藏緬語(*g-tuk?)(藏文 gtɕig)　　古苗瑶語 *ʔit(陳其光的擬音 *ʔi)

漢語的"一"基本上有兩個來源:一個是"一"字,上古音是 *jit;另一個是"蜀"字,上古音是 *djuk。現代漢語方言幾乎全是 *jit 字演變的結果,廣州話的 jɐt^{55},蘇州話的 iəʔ^{55}和梅縣話的 it^{1}。但閩語"一"有文白兩讀,如廈門話文言是 it^{32},白話是 tsit^{5}。後者讀陽入,可見早期是濁聲母,和上古音 djuk 正相合,韻尾-k 受後來前元音影響而變成-t 了。楊秀芳(1991:107)説:

> 蜀,《方言》"一,蜀也,南楚謂之蜀"。《廣雅》"蜀,弌也"。即一。
>
> "蜀"在《廣韻》燭韻,市玉切。閩南讀爲 cik^{8},聲韻調均符合一般對應的規則。閩南另有 cit^{8} 的讀法,爲 cik^{8} 之進一步變化者。

我推測"一"字在原始藏緬語中原來是 g-tuk 一類的音,到古藏語變爲 gtɕig。詞頭 g-是後來的,古漢藏語中不存在。原始藏緬語可能是 tuk/duk,漢語聲母直接從 d-變爲後來閩語的 tɕ-(= c)。

古侗台語的 *ʔet 顯然跟古漢語的 *ʔjit 是同一個來源。古苗瑶語不知陳其光(2001:457)爲什麼擬爲 *ʔi,大概他没有看到我們的數據庫裏的瑶語金

秀話讀爲 jiet[⑥],所以我改擬爲 *ʔit。

這樣説來,"一"字有兩個來源:漢語兩個字都有。古漢語的 *djuk 跟古藏緬語的 *g-tuk 同源,古藏文是 gtçig;古漢語的 *ʔjit 跟古侗台語的 *ʔet、古苗瑶語 *ʔit 同源。由於古藏緬語的 *g-tuk 的-u-如何變成古藏語的-i-,目前我没有很好的辦法説明,所以打了一個問號。但是閩語現在也從古漢語的 -u-變成了-i-。

2.2"二"字

古漢語 *njid 去　　　　古侗台語 *ňi B

古藏緬語 *g-nit　　　　古苗瑶語 ʔwə

按照我前面説的原則,古藏緬語的詞頭 g-可以忽略,因爲 g-後面的輔音不是流音。龔煌城認爲古緬語的 hnac 是從 *hnit 變來的,那麽原始藏緬語就可以擬測爲 *g-nit。如果這個説法正確,不計詞頭,在藏緬語本身就有藏語的 n-對應緬語的 hn-的現象。

龔煌城認爲原始漢藏語"二"字的韻母是 *-jid,我同意他的看法。如果把原始漢藏語擬測爲 *njid,那麽變成古藏緬語的 *nit,詞頭 g-是後加的;變成古侗台語的ňi 很好解釋,衹是聲母顎化,韻尾失落。

有問題的是古苗瑶語,ʔwə 看不出同源的關係來。

2.3"三"字

古漢語 səm 平　　　　古侗台語 *səm A

古藏緬語 *g-sum　　　　古苗瑶語 *pe

按照我前面説的原則,古藏緬語的詞頭 g-也可以忽略。龔煌城擬測原始漢藏語的韻母是 *-um,"三"字就是 *sum。跟"二"字的情形非常類似,古藏緬語 *g-sum,詞頭 g-是後加的;古漢語跟古侗台語都是 *səm,元音 u 在韻尾-m之前變爲-ə。

有問題的也是古苗瑶語,*pe 看不出同源的關係來。

2.4"四"字

古漢語 *sjid 去　　　　古侗台語 *si B

古藏緬語 *g-liy > *b-liy(古藏文 bʑi)　　　　古苗瑶語 *plei

"四"字的問題比較多:

⑥ 陳其光的材料裏有廣西金秀龍華的炯奈話,屬於瑶語。但跟我們資料裏瑶語的金秀話不同。

一、Coblin(1986:83)認爲古漢語的 *sjid 是從原始漢語 *ljid 來的,原來的聲母 l-受"三"字聲母的污染[⑦],類化爲 s-,龔煌城採用他的説法。如果這個説法可信,那麼古侗台語的 *si 跟古漢語一樣,也經過這個污染類化的階段,就是共同的創新了。

二、"二、四"兩字上古都是脂部字,上古音讀 *njid 跟 *sjid,古侗台語讀 *ňi 跟 *si,韻母的演變平行而且規則,聲母的演變完全合理,相信不是偶然。

三、古藏語的 bʑi,藏語支錯那門巴語讀 pli,而炯奈龍華瑶語讀 ple,非常接近,相信也不是偶合。

四、按照我前面説的原則,古藏緬語的詞頭後面如果緊接着流音-r-或-l-,這個詞頭因爲跟流音關係緊密,成爲一體,擬音就要照顧。但是顯然古漢語跟古侗台語不合這個原則,這使得我們有重新檢看古漢語的 *sjid 是否從 *ljid來的必要。如果承認這個推斷是可能的,不知道原始漢語的聲母會不會是 *pljid 或 *kljid 一類的音? 反正受"三"字聲母的類化爲 s-,無法説定原來的聲母是什麽。另一個解釋就是詞頭 g-在古漢語跟古侗台語中失落了。也許這是比較穩妥的説法,那麽,古漢語跟古侗台語接近,而古藏緬語跟古苗瑶語接近。

2.5"五"字

古漢語 *ngag 上　　　古侗台語 *bŋa > *hŋa > *ha C

古藏緬語 *g-lŋa > *b-lŋa　　　古苗瑶語 *prɛ(*blŋa > *pra)

"五"字在我的文章《説五道六》(2005b)已經討論過了,現在祇簡述結論。我認爲原始漢藏語是 *glŋag,在古漢語中 gl-消失。在古藏緬語中有 *g-lŋa > *b-lŋa的演變,如羌語支普米語蘭坪話讀 ɣuã,景頗語支獨龍語讀 pɯ ŋa,還有詞頭 g-、b-的痕迹。古侗台語有 *bŋa > *hŋa > *ha 的演變,如黎語通什話讀 pa,顯示詞頭 b-的痕迹。古苗瑶語陳其光擬測爲 *prɛ,我認爲是 *blŋa 變 *pra,因爲苗語吉衛話讀 pʐa,高坡話讀 plɒ,復員話讀 pja,瑶語金秀話讀 pia。總之,四個語言似乎都有同源關係,古藏緬語、古侗台語跟古苗瑶語可能更接近。

2.6"六"字

古漢語 *rjəkw > *ljəkw 入　　　古侗台語 *xrok D

古藏緬語 *g-ruk > *d-ruk　　　古苗瑶語 *krɔk

"六"字也在《説五道六》中詳細談過,這裹也祇簡述結論。我認爲原始

⑦ "污染"指 contamination,原來是 Bloomfield 的名詞,參見 Coblin(1986:83)。

漢藏語是 *grjəkw *,g-古漢語中消失。古藏緬語中有 *g-ruk > *d-ruk 的演變,如緬文是 khrɔk,緬語支阿昌話讀 xroʔ,詞頭 g-的痕迹還可以見到;藏文是 drug,藏语阿力克話讀 tʂuk,保留詞頭 d-的痕迹。古侗台語是 *xrok,古苗瑶語是 *krɔk。四個語言似乎都有同源關係,古藏緬語、古侗台語跟古苗瑶語尤其接近。

2.7"七"字

古漢語 *tshjit 入　　　　古侗台語čet D

古藏緬語 *s-njit;(*b-dun)　　　　古苗瑶語 *dzruŋ

上文已經提到藏缅語本身"七"字就有兩個來源。龔煌城把其中的一個來源的原始藏缅語擬爲 *s-njit,古漢語也有 *snjit > *tshjit 的演變。如果這個說法正確,看樣子古侗台語čet 也經過類似的演變。如果古藏語的 *b-dun 能够上推到原始藏緬語的話,跟古苗瑶語的 *dzruŋ 也看不出任何關係。因此,古藏緬語中"七"字的讀法跟古漢語、古侗台語都有同源關係。

2.8"八"字

古漢語 *priat 入　　　　古侗台語 *pɛt D

古藏緬語 *b-riat　　　　古苗瑶語 *jɛt

"八"字古藏語的寫法是 brgyad,李方桂先生(1959)懷疑-g-是後起的,"八"字原來可能是 bryad。龔煌城同意這個看法,把古漢藏語的韻母擬測爲-iat。如果再加上 br-,就成爲 *b-riat,我相信古藏緬語也是如此。這也合於我的原則,古藏缅語的詞頭 b-後面緊接着流音-r-,這個詞頭擬音時就要照顧。

從 *b-riat 到古漢語的 *priat 毫無問題;進一步-r-丢失,元音發生變化,就可能成爲古侗台語的 *pɛt。古苗瑶語的 *jɛt 雖然看起來有點像,聲母如何消失,完全找不到理由。因此,我們衹能說古漢語、古藏緬語跟古侗台語接近,古苗瑶語卻不同。

2.9"九"字

古漢語 *kjəgw 上　　　　古侗台語 *kjəu C

古藏緬語 *g-kuw > *d-kuw　　　　古苗瑶語 *gju

龔煌城把"九"字的古漢藏語韻母擬測爲-jəgw,那就可以把古漢語的擬音 *kjəgw 推上去作爲古漢藏語的擬音。古藏緬語的詞頭 g-是後加的,*kjəgw變成 *kuw 之後,前面的 g-異化爲 d-。如羌語支史興語讀 quɐ ku,景頗語支獨龍語讀 dɯ gɯ,顯示詞頭 g-、d-的痕迹。古漢藏語的韻尾-gw 在古侗台語變成-u。古苗瑶語的演變很好解釋,而且介音-j-還保存。四個語言似

乎都有同源關係，古漢語跟古侗台語尤其接近。

2.10“十”字

古漢語 *djəp 入　　　　古侗台語 sip D

古藏話 *btɕu　　　　古苗瑶語 *gjəp

Coblin 引用 Benedict（1972）的説法，根據不同的資料把“十”字的古藏緬語擬測爲 *gip，例如“十”字 Limbu 語讀 gip，Mikir 語讀 kep。他並且懷疑古漢語的 *djəp 可能是從 *grjəp 來的。在我們的資料裏，景頗語支的格曼語“十”字讀 kiɑp mu，確有這一類的讀法，而且跟古苗瑶語的 *gjəp 非常接近。但是要承認古漢語的 *djəp 從 *grjəp 變來，可惜没有任何證據。

藏緬語的情形非常雜亂，例如：藏語拉薩話讀 tɕu，羌語支嘉戎語讀 ʃtʃᴇ，景頗語支獨龍語讀 tiʔ sɑn，古緬語爲 shɑi，整理不出條理來。所以我衹引用古藏語的 *btɕu，不討論古藏緬語的擬音。

古侗台語的 *sip 跟古漢語的 *djəp 有密切關係，就好像現在的廣州話讀 sɐp，保守一點的説法，是古侗台語跟古漢語有同源關係，古藏緬語跟古苗瑶語的關係不明。

三、結　語

總結以上的討論，可以把漢藏語十個基本數詞的關係説明如下：

（1）古漢語、古藏緬語、古侗台語、古苗瑶語都有同源關係的字：五、六、九

（2）古漢語、古藏緬語跟古侗台語有同源關係的字：二、三、七、八

（3）古漢語、古侗台語跟古苗瑶語有同源關係的字：一

（4）古漢語跟古藏緬語有同源關係的字：一

（5）古漢語跟古侗台語有同源關係的字：四、十

（6）古藏緬語跟古苗瑶語都有同源關係的字：四

這個小統計顯示以下幾個現象：

一、古漢語、古藏緬語跟古侗台語有同源關係的字共有七個：二、三、五、六、七、八、九，恐怕不能説是偶合。尤其古漢語跟古侗台語還有另外兩個有同源關係的字：四、十，可見古漢語跟古侗台語的關係更近。我（2005a）已經證明從“五、六”兩字看來，在古漢語的歷史上找不到“五”字讀 h-的痕迹，“六”字也没有 xr-聲母的痕迹，因此説古侗台語的數字是從漢語借過去的，

完全是無根的附會之詞。

二、古苗瑶語的關係就難説了,"五"字是因爲我把陳其光擬測的 *prɛ 改爲 *pra,才與其他語言發生關係;"六"字很像是從藏緬語借過去的;"一、九"兩字很像是從漢語借過去的;"四"字跟古藏緬語類似也可能是偶然的結果。没有系統的對應關係,個别的相關衹能有疑似之間的推論,無法説定。

三、本文雖然没有討論聲調的問題,但是古漢語跟古侗台語的對當是很整齊的。古漢語跟古侗台語的關係從李方桂先生(1976)的文章發表以後,我們的任務應該是尋找更多的同源字。

原載《歷史語言學研究》1:17-26,2008 年。

參考文獻

丁邦新 2000.《漢藏系語言研究法的檢討》,《中國語文》6:483-489。

丁邦新 2005a.《論漢語和台語的關係——李方桂漢台語同源論的檢討》,《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論文集》:9-25. 臺北:中研院語言研究所。

丁邦新 2005b.《説五道六》,《民族語文》3:1-6。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 1、2:1-61。

孫宏開 1999.《原始漢藏語的複輔音問題——關於原始漢藏語音節結構的理論思考之一》,《民族語文》6。

梅祖麟、龔煌城 1992.《上古音對談錄》,《中國境内語言暨語言學(一)漢語方言》:665-719,臺北:中研院。

陳其光 2001.《漢語苗瑶語比較研究》,丁邦新、孫宏開編《漢藏語同源词研究(二)漢藏、苗瑶同源詞專題研究》129-651,廣西:廣西民族出版社。

楊秀芳 1991.《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

龔煌城 1994.《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若干聲母的擬測》,《聲韻論叢》1:76-96;又見於 2002,《漢藏語研究論文集》:31-48。

龔煌城 2002.《漢藏語研究論文集》,臺北:中研院。

龔煌城 2006.《漢語與苗瑶語同源關係的檢討》,《中國語言學集刊》1:255-270。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 Fang-Kuei. (李方桂) 1936-1937. Languages and Dialects, *The Chinese Year Book*, 121-128.

Li Fang-Kuei. 1959. Tibetan GLO-BA-' DRING, *Studia Serica B. Karlgren Dedicata*: 55-59, ed. By S. Egerod and E. Glahn. Copenhagen: D. Munksgaard.

Li Fang-Kuei. 1973.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1. 1: 1-13.

Li Fang-Kuei. 1976. Sino-Tai,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3: 39-48.

Li Fang-Kuei.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 No. 15,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W.

South Coblin. 1986. *A Sinologist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XVIII, Germany: Steyler Verlag.

古卑南語的擬測*

一、緒　言

目前對於臺灣土著語言(包括高山族與平埔族)的研究在整個南島語族的研究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戴因氏(Isidore Dyen)在1963年發表專文討論臺灣土著語言在南島語族中的地位,又在1965年根據這些語言的證據,建立幾個南島語古語中的音位。認爲在南島语古語中有 *t、*C、*n、*N 的分別。他所用的資料來源主要是日人小川尚義與淺井惠倫在1935年發表的《原語によゐ臺灣高砂族傳説集》。這一部四十年前的著作有許多地方已經不合乎現在語言研究的要求,除去好些語言敍述及材料過分簡略之外,在記音上也有若干錯誤。對於擬測古音的工作有相當的影響。舉一個例子來說:

戴因氏認爲 *t 與 *C 的區别在於前者在各方言中變爲 t,而後者則變爲 s、t、ṭ 或 ts。這裏所説的各方言是指臺灣的各種土著語言。其中 *C 在卑南語中變爲 ṭ,例如:

人 *Cau > ṭau

眼睛 *maCa > maṭa

但是有一個字是例外:

血管 *ʔuRaC > urat

戴氏特别加一個脚注,説這個字何以卑南語 *C 變-t 而不變-ṭ 尚未有圓滿的

---

* 本文爲臺灣科學發展委員會支助"臺灣南島語言調查研究"集體計劃中1975年度報告之一;文中關於南王方言的資料收集於1970及1971年,曾獲當時臺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之補助,調查期間承李亦園先生多方協助,一併在此致謝。

本文初稿蒙李方桂先生審閱,又承李壬癸先生多所指正,謹誌謝意。

解釋①。事實上這根本是記音或印刷的錯誤,在下文第六節中我們可以看到卑南語的四個方言都作 uraʈ(ʈ)。

達爾氏(Otto Christian Dahl)在其 1973 年的新著中也大量引用臺灣土著語言的證據,但他同時也埋怨現有的材料幾乎連音位化的工作都沒有做,因此喉塞音是否有音位性,是否反映古語音位? l、ɬ、ļ、r 是不是不同的音位?都有可疑的困擾②。

最近,日人土田滋利用他在臺灣調查的各種土著語言的資料寫成他的博士論文,構擬古鄒語的音位,並從而討論南島語的古音問題③。

從這些研究的趨勢來說,臺灣土著語言的研究對整個的南島語族而言,實有舉足輕重之勢。

我們現在從事臺灣土著語言的研究,自然不僅是改正前人記音的錯誤而已。主要的有下述三個積極的目的:

第一,目前南島語族古語的研究已經綱舉目張,古語的語音系統也有好幾家不同的看法。但是他們利用各種活語言資料的時候,大致都是直接引用。這種方法不能算錯,不過,按照我的看法,實在不够精確。尤其對於臺灣土著民族的語言資料,更是用來作直接的修正。試想土著語言有十幾種之多,每一種又有若干方言。如果我們不先研究某一種語言的方言異同,進而構擬該語言的古語,祇直接引用方言,上證南島古語的系統,是不是可能忽略一些中間語言層次的問題?正如高本漢(B. Karlgran)以前用漢語方言擬測中古隋唐時代的語音,方言之中包括閩南語。現在我們知道閩南語從漢語古語分支歧出的時代遠在隋唐之前,大約總在漢代前後。從閩南語擬測中古音雖然有許多有幫助的地方,但總難免於用非其當的批評。南島語族的研究亦復如此,從種種迹象看來,臺灣的土著語言在南島語族的地位很類似於漢語中的閩南語。那麼,我們是不是該先把各個語言的方言調查清楚,從而擬測各別語言的古語系統,作爲向上再建構高層次古語的基礎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① Dyen ,I. , Formosan Evidence for some Mew Proto-Austronesian Phonemes, *Lingua* 14: 292,1965,原注云:The final -t instead of anticipated -ʈ is unexplained.

② Dahl,O. C. , *Proto-Austronesian*,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 15:27,1973.

③ Tsuchida,S. ,*Reconstruction of Proto-Tsouic Phonology*,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Monograph Series No. 5,1976.

第二,從各種不同語言的研究看來,在語法、語音、詞彙之中最容易改變的就是詞彙,大約幾十年就可以有相當數量的變化,恰好戴因氏用來作爲南島語族分類的根據正是詞彙統計法,雖然他選用所謂基本詞彙,但詞彙之所謂基本與否有時很難決定。其次變遷以百年爲單位的可以説是語音的變化。最不容易改變的是語法系統,漢語從漢代到今天的語音變化非常可觀,詞彙更不用説,唯有語法的變遷相當有限,這也就是我們今天有了若干讀古書的訓練之後,就可以看《史記》的道理。如此説來,我相信南島語族之中各語言的語法系統正是最可靠的比較根據。做這一步工作,自然首先要有各語言的語法分析。前人除去少數可靠的語法研究以外,高山族大部分的語言仍舊是一片空白。

第三,現代各種有關語言分析的理論,有不少是建基於英語或印歐語族的語言來作推論的。這些理論未必適合於其他的語言,語法分析和語音分析都是如此。例如 Chomsky 跟 Halle 把[ʔ]訂爲一種滑音(glide)[④],我根據漢語方言及高山族語言的種種現象,認爲[ʔ]實在是一種純輔音,傳統的語音學用[ʔ]來代表喉塞音——喉部發出的塞音,實在是不易之論。所以研究土著語言正是用來檢討現代語言分析理論的試金石,甚至可以從而發展新的理論。

本文試從六個卑南語的方言擬測古卑南語的語音系統,就是希望至少達到上述的第一個目的[⑤]。

二、卑南語的方言

卑南族舊稱八社番,也就是説八個部落。根據 1956 年調查,總人口爲 6335 人[⑥]。當地人以部落名稱稱呼方言,目前分佈情形如下:

方言名	所在地	舊社名
Puyuma	臺東市南王里	卑南社
Pinaski	臺東縣卑南鄉下檳榔村	檳榔社

---

④ N. Chomsky & M. Halle,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303, 1968.

⑤ 土著語言調查的其他目的參見李壬癸 1974《臺灣南島語言的調查研究》,《幼獅月刊》40.6:63-68。

⑥ 王人英《臺灣高山族的人口變遷》,《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11:40。

方言名	所在地	舊社名
Halipay	臺東縣卑南鄉上檳榔村	阿里排社
Ulibulibuk	臺東縣卑南鄉初鹿村	北絲鬮社
Katipul	臺東縣臺東鎮知本村	知本社
Kasabakan	臺東縣臺東鎮建和村	射馬干社
Likavuŋ	臺東縣臺東鎮利嘉村	呂家社
Tamalakaw	臺東縣臺東鎮太平村	大巴六九社

根據宋龍生的調查[7],除以上八社以外,尚有 Vankiu 及 Apapolo 兩社,舊名班鳩社及寶桑莊,分別在卑南鄉美農村及臺東鎮寶桑里。

以前在卑南語方面的研究很有限,除去民族學方面的調查與語言沒有密切的關係以外,早期有前述日人小川尚義及淺井惠倫的著作,討論卑南、知本兩社的語音語法。又有日人安倍明義的《蕃語研究》(1930),其中談卑南語的語法,並有四十課會話及兩千多字的單詞。

近年來 Raleigh Ferrell 有一本全面性的著作:*Taiwan Aboriginal Groups: Problems i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1969),其中有關卑南語的資料是他手記的知本方言的三百多單字。另外 Arnold Sprenger 調查知本方言,發表兩篇短文[8]。日人末成道男調查利嘉方言,也有一篇初步報告[9]。

我個人前幾年調查南王村的方言,分析其語音系統,三年前又用本所李壬癸先生設計的字表記錄下檳榔、初鹿、建和、利嘉及知本等五村的方言,前後調查期間約在一個月左右。這兩年又利用兩周的時間覆核語料。字表約有一千字,每一村所問的自然超過字表的內容,本文中所作的擬測完全以單字爲根據。

調查期中由於許多發音人的合作,使得調查工作進行順利,現在列出他們的名單,表示個人的謝意。

南王:古仁廣校長、高進榮先生、陳敏善校長、蔡重義先生。

下檳榔:孫貴花女士、孫德昌校長、孫大山先生、南媼嬪女士、孫禮子女

---

⑦ 宋龍生《臺東平原的卑南族調查簡報》,臺大《考古人類學刊》23、24:67-82;又《南王村卑南族的會所制度》,同上 25、26:112-144。

⑧ 參見李壬癸 1975《臺灣土著語言的研究資料跟問題》,《民族所集刊》40:51-82。

⑨ 末成道男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Puyuma Language*,《民族所集刊》27:141-163,1969。

士、孫大川先生。

初鹿:李繁先生。

建和:高源保先生、洪玫璉女士。

利嘉:洪金龍先生、林福永先生。

知本:賴順妹女士、賴英義先生。

上檳榔:洪憲治先生、洪春花女士。

太平:林五郎先生。

在上檳榔及太平兩村祇就少數關鍵性的例字加以核對,並沒有作深入的調查。上檳榔的語音和下檳榔幾乎完全相同;太平村的則和利嘉很相近。

三、卑南語各方言的語音系統

以下用兩個表分述本文中所用的六個方言的語音系統,其中南王方言與其他五個方言有顯著的不同。

(一)南王

		脣音	舌尖音	捲舌音	舌根音	喉音			
塞音	清	p	t	ʈ	k	ʔ			
	濁	b	d	ɖ	g				
鼻音		m	n		ŋ			i	u
顫音			r				元音	ə	
邊音			l	ɭ				a	
擦音			s						
半元音				y	w				

(二)下檳榔、初鹿、建和、利嘉、知本

		脣音	舌尖音	捲舌音	舌根音	喉音			
塞音		p	t	ʈ	k				
鼻音		m	n		ŋ			i	u
顫音			r				元音	ə	
邊音			l	ɭ				a	
擦音	清		s			h			
	濁	β/v	ð	ʐ		ɦ			
半元音				y	w				

從以上六個方言的音位系統看來,南王最爲特殊,其餘下檳榔、初鹿兩地跟建和、利嘉和知本三地大致相同。唯一的不同是前兩處的β等於後三處的 v,表上用斜綫分開。但是音位相同的方言,實際語音上還有微小的差異。以下分别説明幾點語音上的現象:

1. 在輔音方面,各方言共有的音位有十三個:p、t、ṭ、k、m、n 、ŋ、r、l、ḷ、s、y、w,發音部位及方法大致相近。彼此不同的音位有歷史演變及語音對當的關係,詳見下節。

2. 南王有四個濁塞音 b 、d 、ḍ、g,其他五處方言都没有。

3. 除南王之外,其他五個方言都有四個濁擦音。其中捲舌的 ẓ 各地都相同。另外的幾個音位音值頗有差異。分述如下:

(1)β是雙唇濁擦音,見於下檳榔,無論出現在字的什麽位置,音值都相同。初鹿的β就不一樣,在字首有自由變音 f 或 ɸ,也就是一種清化的現象;在字中變爲 v,在字尾偶爾也有清化爲 f 的現象。例如:

字首:風/βali/[βali ~ fali]　　石頭/βarasaɦ̣/[βarasaɦ ~ farasaɦ̣]

翅/βinaŋ/[βinaŋ ~ ɸinaŋ]　　月亮/βuḷan/[βuḷan ~ fuḷan ~ ɸuḷan]

字中:肋骨/βala βa/[falava]　　豆子/ku βay/[kuvay]

如果音節重叠時則又不變:

瘦/βari βariw/[farifariw]　　蜻蜓/βuru βurulan/[furufurulan]

字尾:山洞/iliβ/[ilif]　　肩膀/ɦiaβ/[ɦiav ~ ɦiaf]

(2)v 是脣齒濁擦音,在建和跟β成爲自由變音,出現在字首時絶大部分都是 v,在字中時則大部分是β,字尾通常是 v,也偶爾有清化的現象。例如:

字首:葉子/viraɦ/[viraɦ]　　星/vituɦən/[vituɦən ~ βituɦ̤ə̤n]

字中:樹皮/ḷuviṭ/[luβiṭ]　　脣/virvir/[virvir ~ virβir]

字尾:下顎/riɦiv/[riɦiv]　　雲/runəv/[runəf]

v 在利嘉的情形跟建和不同,在字首時有自由變音 b,但是有的發音人則把 b 讀爲β,在我的記錄中大部分都是 b,末成道男前引文(P143)則全記爲β。在字中及字尾大致都是 v,字中也有讀 b 的。例如:

字首:馬/va/[va ~ ba]　　米/vuras/[buras]

字中:刮颱風/vunavariw/[bunavariw]　　颱風/variw/[bariw]

袋/lavaṭ/[lavaṭ]　　肋骨/valava/[balaba]

字尾:肩膀/ɦiyav/[ɦiyav]　　劈竹子/ṭəmkav/[ṭəmkav]

v 在知本没有自由變音,衹有在字尾時偶爾有清化的現象。如:山洞/

liv/[lif],雲/runəv/[runəf]。

(3)ð 是齒間濁擦音,在下檳榔、建和、知本三地都一樣,發音跟英文的 ð 很相似。在利嘉有兩個音值,在字首出現時是 d,在字中字尾出現時是 ð。例如:

字首:地/ðarəɦ/[darəɦ]　　　　路/ðaɭan/[daɭan]

字中:飯/maðəru/[maðəru]　　　　知道/malaðam/[malaðam]

字尾:李/manuwað/[manuwað]　　　　葫蘆/ilið/[ilið]

在初鹿絶大部分都是 ð,也祇有在字首偶爾讀 d。

(4)ɦ 是深喉濁擦音,與清擦音 h 分得很清楚,在下檳榔、建和、利嘉三地都有同樣的一組最小對比:

瀏髮:hməɭhəɭ　　咀嚼:ɦiməɭɦəɭ

ɦ 祇在知本一地有一個同位音 ʔ,出現的環境成互補,例如:

字首:花/ɦapuʈ/[ʔapuʈ)　　　　雨/ɦuðal/[ʔoðal]

字中:樹枝/sahaʐ/[saʔaʐ]　　　　芋/vuɦir/[vuʔer]

字尾:竹筍/səluɦ/[səluɦ]　　　　地/ðarəɦ/[ðarəɦ]

在建和、利嘉兩地祇有極少數的情形在字中把 ɦ 變讀爲 ʔ,很可能就是受了知本的影響。

4. 濁擦音之中的β、v、ð、ʐ 及邊音中的 l 在字尾出現時都有清化的現象,成爲 ɸ、f、θ、ʂ跟 ɬ。這種音變在各地都沒有音位性,一方面出現的位置固定,另一方面都還祇是偶然性的自由變音。根據一般的觀察,差不多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具有較爲强烈的趨勢,都把字尾的濁擦音清化了。例如:

山洞:初鹿/ili β/[ilif]、利嘉/iliv/[iliɸ]、知本/liv/[lif]。

蟲:下檳榔/ɦuɭəð/[ɦoɭəθ]。

下巴:下檳榔/timiʐ/[timiʂ]。

東方:下檳榔、初鹿、知本/lauʐ/[lauʂ]。

體毛:建和、知本/humul/[humul]。

5. 在元音方面,各方言都是四個元音:i、u、ə、a,舌位高低也很接近。其中高元音 i、u 如果出現在 ɦ 之後,就分別降低爲 e 及 o。例如:

芋:下檳榔、初鹿/βuɦir/[βuɦer],建和、利嘉/vuɦir/[vuɦer, buɦer],知本/vuɦir/[vuʔer]。

籐:下檳榔、初鹿、建和、利嘉/ɦuway/[ɦoway]。

元音沒有音位性的長短的不同,語音上的長音就把元音連寫。

現在用辨音徵性把以上六個方言的語音系統加以說明,以便下文討論擬音時可以觀察其演變的通性。

	i	u	ə	a	y	w	p	b	m	β	v	t	d	n	r	l	s	ð	ʈ	ɖ	ɭ	ʐ	k	g	ŋ	ʔ	h	ɦ
Syllabi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sonant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g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c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teri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ron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c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a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s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ter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關於上表中所選用的徵性有幾點要加以說明:

第一,用 syllabic 代替 vocalic,使徵性(feature)能涵蓋更大的範圍。例如,以前認爲鼻音是[-vocalic],而流音(liquid)是[+vocalic],兩者的區別非常顯著,事實上許多語言鼻音與流音屬於自然的一類。漢語中古音以“次濁”指稱來、日、明、泥諸聲母,也就是 l、ȵ、m、n 都歸在一類,在演變上有共同的趨勢。現代下江官話中有的方言 l、n 不分,可見其接近的情形,現在用[syllabic]這一徵性可以使他們合爲一類。成音節的鼻音、流音是[+syllabic],普通不成音節的是[-syllabic]。對於鼻音本身也以有這種方法來分別爲宜,如閩南語有[ŋ、ŋ̍]的分別,或[m、m̩]的分別,那麽[syllabic]就是唯一可以區分的徵性了。就臺灣的南島語來說,許多語言都有 l 跟 ɬ 的不同(Tsuchida 1976:307),按照舊的辦法,兩者就有 vocalic 跟 voiced 兩個徵性不同,事實上同部位的 l、ɬ 應該衹有 voiced 的不同才是。

第二,ʔ 跟 h 在 chomsky 及 Halle 的書中歸爲滑音一類,認爲是[-vocalic,-consonantal][10]。Schane 最近的著作中也認爲是[-syllabic,-consonantal][11]。事實上,從漢語及南島語的情形來看,ʔ 跟 h 實在該是[-syllabic, +consonantal][12],

[10] Chomsky and Halle 前引書:303。

[11] Sanford A. Schane, *Generative Phonology*:27, 1973 海國書局影印本。

[12] 参見 Li, Jen-kuei 1973:12,也有相同的看法;證據不在本文中提出,擬另文討論。

換句話説,ʔ 跟 h 與普通的輔音行爲完全一樣,應屬自然的一類。這就牽涉到[consonantal]這一徵性的基本定義,Chomsky 跟 Halle 説[consonatal]是表示在口腔中有狹窄的阻塞,那麼自然喉塞音 ʔ 及擦音 h 就是[-consonantal];如果我們把[consonantal]改爲口腔及喉部的阻塞,ʔ 跟 h 就跟其他輔音一樣都是[+consonantal]了。

第三,β跟 v 在卑南的各方言中没有同時出現爲不同音位的,所以在上表中未加分别。

第四,r 跟 ʐ 發音的方法不同,前者是顫音,後者是擦音,但是在徵性上很難加以區别。在卑南語中 ʐ 的部位比較高,暫時用 High 來區分 ʐ 跟 r 的不同。同時也是捲舌音的 ʈ、ɖ、ɭ,部位都没有 ʐ 那麼高,因此它們都還是[-High]。

第五,表上的音位包括六個方言中可能有的不同的音位,所以顯得相當複雜。各方言個别的情形祇要對照前文列舉的語音系統就可以一目瞭然了。

各卑南方言的重音都在字的最後音節,因此没有音位性。

四、古卑南語的擬測

根據各方言語音對當的情形,在這一節中來擬測古卑南語的音系。詳細的材料見於附録。這裏祇舉較爲完整的例子按字首、字中及字尾等出現的情形排列於下,作爲擬音的基礎。每一音位僅舉三例,其他的例字均見於下一節(用號碼標明,以便檢閲)。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音位
		/p/	/p/	/p/	/p/	/p/	/p/	
1.	檳榔	puran	puran	puran	puran	puran	puran	*p
	跛的	matipuʔ	matipuɦ	matipəɦ	matipuɦ	matipuɦ	matipuɦ	
	手掌	daɭukap	ðaɭukap	ðaɭukap	ðaɭukap	ðaɭukap	ðaɭukap	

又見於 202、255a、364、533、534、546、560、569 等。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音位
		/b/	/β/	/β/	/v/	/v/	/v/	
2.	香蕉	bəlbəl	βəlβəl	βəlβəl	vəlvəl	vəlvəl	vəlvəl	*b
	野豬	babuy	βa βuy	βa βuy	vavuy	vavuy	vavuy	
	肩膀	ʔiyab	ɦiaβ	ɦiaβ	ɦiyav	ɦiyav	ɦiyav	

又見於 212、236、101、116、127、130、135、304、333、410、519 等。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音位
		/m/	/m/	/m/	/m/	/m/	/m/	
3.	眼睛	maʈa	maʈa	maʈa	maʈa	maʈa	maʈa	*m
	根	rami	rami	rami	rami	rami	rami	
	穿山甲	ʔarəm	ɦarəm	ɦarəm	ɦarəm	ɦarəm	ɦarəm	

又見於 233、301、302、305、306、336、402、413、557 等。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音位
		/t/	/t/	/t/	/t/	/t/	/t/	
4.	胸	tagəraŋ	tahraŋ	tahraŋ	tahraŋ	tahraŋ	tahraŋ	*t
	窗	ɭataw	ɭataw	ɭataw	ɭataw	ɭataw	ɭataw	
	松鼠	but	βut	βut	vut	vut	vut	

又見於 205b、221、244、110、320b、321、337、350 等。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音位
		/d/	/ð/	/ð/	/ð/	/ð/	/ð/	
5.	地	darəʔ	ðaʐəh	ðaʐəh	ðarəɦ	ðarəɦ	ðarəɦ	*d
	雨	ʔudal	ɦuðal	ɦuðal	ɦuðal	ɦuðal	ɦuðal	
	蟲	ʔuɭəd	ɦuɭəð	ɦuɭəð	ɦuɭəð	ɦuɭəð	ɦuɭəð	

又見於 228、233、111a、131、339、406、509 等。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音位
		/n/	/n/	/n/	/n/	/n/	/n/	
6.	頸	niʔən	niɦən	niɦən	niɦən	niɦən	niʔən	*n
	蛇	unan	unan	unan	unan	unan	unan	
	狗	suan	suwan	suwan	suwan	suan	suan	

又見於 110、211、221、244、320b、321、337、350 等。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音位
		/r/	/r/	/r/	/r/	/r/	/r/	
7.	根	rami	rami	rami	rami	rami	rami	*r
	穀	bəras	βuras	βuras	vuras	vuras	vəras	
	頰	ʔimir	ɦimir	ɦimir	ɦimir	ɦimir	ɦimir	

又見 205a、213、217、219a、224a、236、106、129、130、301、308 等。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音位
		/l/	/l/	/l/	/l/	/l/	/l/	
8.	疤	laʔiʈ	laɦiʈ	laɦiʈ	laɦiʈ	laɦiʈ	laɦiʈ	*l
	糖	walu	walu	ualu	walu	walu	ualu	
	香蕉	bəlbəl	βəlβəl	βəlβəl	vəlvəl	vəlvəl	vəlvəl	

又見 201a、220、244、249、105a、121、128、306、318 等。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音位
	/s/	/s/	/s/	/s/	/s/	/s/	
9.角	suʔaŋ	suɦaŋ	suɦaŋ	suɦaŋ	suɦaŋ	suɦaŋ	*s
石頭	barasaʔ	βarasaɦ	βarasaɦ	varasaɦ	varasaɦ	varasaɦ	
穀	bəras	βuras	βuras	vuras	vuras	vərar	

又見 208、211、214、220、224a、127、139、314、329、339、371 等。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音位
	/ʈ/	/ʈ/	/ʈ/	/ʈ/	/ʈ/	/ʈ/	
10. 草	ʈalun	ʈalun	ʈalun	ʈalun-an	ʈalun	ʈalun-an	*ʈ
臭	ʔaŋʈuɭ	ɦaŋʈuɭ	ɦaŋʈuɭ	ɦaŋʈuɭ	ɦaŋʈuɭ	ɦaŋʈuɭ	
花	ʔapuʈ	ɦapuʈ	ɦapuʈ	ɦapuʈ	ɦapuʈ	ɦapuʈ	

又見 246a、104a、107、302、327a、340、362、363、515 等。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音位
	/ɖ/	/ʐ/	/ʐ/	/ʐ/	/ʐ/	/ʐ/	
11. 山	ɖənan	ʐənan	ʐənan	ʐənan	ʐənan	ʐənan	*ɖ
臀部	ʈəɖək	ʈəʐək	ʈəʐək	ʈəʐək	ʈəʐək	ʈəʐək	
東	ɭauɖ	lauʐ	lauʐ	lauʐ	lauʐ	lauʐ	

又見 218b、343、352a、416、550、586、615、636、648、661 等。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音位
	/ɭ/	/ɭ/	/ɭ/	/ɭ/	/ɭ/	/ɭ/	
12. 手	ɭima	ɭima	ɭima	ɭima	ɭima	ɭima	*ɭ
重	aɭuɖun	aɭuʐun	aɭuʐun	aɭuʐun	aɭuʐun	aɭuʐun	
昂貴的	paɖaŋaɭ	paʐaŋaɭ	paʐaŋaɭ	paʐaŋaɭ	paʐaŋaɭ	paʐaŋaɭ	

又見 116、135、223、250、318、509、517、590、628、660 等。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音位
	/k/	/k/	/k/	/k/	/k/	/k/	
13. 柚子	kamuraw	kamuraw	kamuraw	kamuraw	kamuraw	kamuraw	*k
骨頭	ukak	ukak	ukak	ukak	ukak	ukak	
南瓜	siak	siak	siak	siak	siak	siak	

又見 201a、205b、221、227、245a、124、131、318、335a、345、362 等。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音位
	/g/	/h/	/h/	/h/	/h/	/h/	
14. 毛	gumul	humul	humul	humul	humul	humul	*g
胸	tagəraŋ	tahraŋ	tahraŋ	tahraŋ	tahraŋ	tahraŋ	
臭蟲	ʈaʈumug	ʈaʈumuh	ʈaʈumuh	ʈaʈumuh	ʈaʈumuh	ʈaʈumuh	

又見 349a、508、523、664、758 等。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音位
	/ŋ/	/ŋ/	/ŋ/	/ŋ/	/ŋ/	/ŋ/	
15. 小蒼蠅	ŋaŋaḷaw	ŋaŋaḷaw	ŋaŋaḷaw	ŋaŋaḷaw	ŋaŋaḷaw	ŋaŋaḷaw	*ŋ
多話	maŋay	maŋay	maŋay	maŋay	maŋay	maŋay	
屁	bawaŋ	βawaŋ	βawaŋ	vawaŋ	vawaŋ	vawaŋ	
又見 246a、307、310、313、323a、349a、416、419、514 等。							
	/ʔ/	/ɦ/	/ɦ/	/ɦ/	/ɦ/	/ɦ/	
16. 花	ʔapuṭ	ɦapuṭ	ɦapuṭ	ɦapuṭ	ɦapuṭ	ɦapuṭ	*ʔ
芋	buʔir	βuɦir	βuɦir	vuɦir	vuɦir	vuɦir	
石頭	barasaʔ	βarasaɦ	βarasaɦ	varasaɦ	varasaɦ	varasaɦ	
又見 208、213、214、249、106、107、301、307、331、334 等。							
	/y/	/y/	/y/	/y/	/y/	/y/	
17. 內臟	yababak	ya βa βak	ya βa βak	yavavak	yavavak	yavavak	*y
肩膀	ʔiyab	ɦia β	ɦia β	ɦiyav	ɦiyav	ɦiyav	
鴨	maymay	maymay	maymay	maymay	maymay	maymay	
又見 230、302、311、336、416、575 等。							
	/w/	/w/	/w/	/w/	/w/	/w/	
18. 天(日子)	wari	wari	wari	wari	wari	wari	*w
樹	kawi	kawi	kawi	kawi	kawi	kawi	
豹	ḷikulaw	ḷikulaw	ḷikulaw	ḷikulaw	ḷikulaw	ḷikulaw	
又見 243b、255a、110、111a、115a、229、304、313、343、348a、359、420 等。							
	/u/	/u/	/u/	/u/	/u/	/u/	
19. 檳榔	puran	puran	puran	puran	puran	puran	*u
	/a/	/a/	/a/	/a/	/a/	/a/	
20. 野豬	babuy	βa βuy	βa βuy	vavuy	vavuy	vavuy	*a
	/i/	/i/	/i/	/i/	/i/	/i/	
21. 手	ḷima	ḷima	ḷima	ḷima	ḷima	ḷima	*i
	/ə/	/ə/	/ə/	/ə/	/ə/	/ə/	
22. 眉毛	sədəŋ	səðəŋ	səðəŋ	səðəŋ	səðəŋ	səðəŋ	*ə

元音相當的例子很多,參見上文其他輔音所舉例字。

以上一共二十二個音位,可以排列如下:

1. 古卑南語輔音：

		脣音	舌尖音	捲舌音	舌根音	喉音
塞音	清	p	t	ṭ	k	ʔ
	濁	b	d	ḍ	g	
鼻音		m	n		ŋ	
顫音			r			
邊音			l	ḷ		
擦音			s			
半元音				y	w	

2. 古卑南語元音：

i　u
ə
a

這個語音系統實際上與南王方言的系統完全一樣。其中有一些枝節問題一時無法解決。語音的對當也有一些參差不齊的現象，也不容易下結論。以下舉幾個例子來說。

（一）有兩個字顯示方言中有 n 及 l 的不同：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金龜子		harimalaw			hari-mana-manaw	
苦	ʔapəlil	ɦapəlil	ɦapəlil	ɦapəlin	ɦapəlin	ʔapəlin

"金龜子"一字可惜祇有兩個方言有，利嘉方言字中有 mana 兩個音節重疊，去除重疊部分就成爲 harimanaw，與下檳榔的 harimalaw 僅有 n、l 的不同。"苦"字很清楚，前三個方言音節末有-l，後三個方言則爲 n。我也許可以把這個音位擬爲 *N，猜想可能是捲舌鼻音 ɳ，在南王、下檳榔、初鹿三地變爲 l，在建和、利嘉、知本則變爲 n。由於字數太少，也可能有別的因素使少數字發生特殊的變化，同時跟戴因氏所擬定的古南島語的 *N 看不出清楚的關聯，所以現在祇能暫時存疑。古南島語的 *N 在卑南各方言變爲 l，與這裏討論的情形不同[13]。例如：

---

[13] 達爾認爲 *N（他的 *ɫ）在卑南語變爲 l 或 n，並未説明證據，見前引書 72 頁及 74 的表。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南島語
雨	ʔudaɬ	ɦuðal	ɦuðal	ɦuðal	ɦuðal	ɦuðal	*guzaN
右	talawalan	tarawalan	tarawalan	tarawalan	tarawalan	tarawalan	*wanaN
腹	tial	tial	tial	tial	tial	tial	*tiaN

其中“右”字由於語音換位的關係將本來在字尾的 l 換到中間位置來了。戴因與達爾兩氏都採用這一種解釋。戴因(前引文頁 293)並未說明何以定爲換位的理由;達爾(前引書頁 73)則用排灣語的 navaɬ 說明第一、二音節已有換位情形,可見在字中的該是普通的 *n,而字尾的該是 *N。否則就無法解釋 navaɬ 的來源。

(二)南王的 ɖ 通常相當於其他各方言的 ʐ,但也有例外的情形: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真的	patəɖ̱əl	patəʐ̱əl	patəð̱əl	patəʐ̱əl	patəʐ̱əl	patəʐ̱əl
體蝨	ɖ̱alaɖ̱u	ẖaraʈ̱u	ẖaraʈ̱u	ṟaraʈ̱u	ṟaraʈ̱u	ṟaraʈ̱u
雷	ɖ̱ərun	ʐ̱ərun	ʐ̱ərun	ʈ̱ərun	ʈ̱ərun	ʐ̱ərun
弓		kað̱alis	kað̱alis	kaʐ̱alis		kaʐ̱alis

這些對當極不整齊,雖然有的地方可以有個別的解釋法,但是都沒有系統或條件可言。

(三)舌尖音和捲舌音兩套之間有時有各種混淆,因爲語音上聽起來相當接近,例如 r 和 ʐ,甚至母子兩人說得不一樣。這類例子也很零碎,不易解釋。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松樹	ḏiaran	ʐ̱iaran	ʐ̱iaran	ʐ̱iaran	ʐ̱iaran	ð̱iaran
茄子	karuʈ̱aŋʈ̱aŋ	karuṟaŋṟaŋan		karuṟaŋṟaŋ	karuṟaŋṟaŋ	
蕈	paḻiw	pað̱iw	pað̱iw	pað̱iw	pað̱iw	pað̱iw
黏的	ḏulikiʈ	ʐ̱aɭkiʈ	ð̱alkit	ḻalkiʈ	ʐ̱alkiʈ	ḻalkit
小蝦			ɦəʐ̱aŋ	ɦəʐ̱aŋ	ɦaɦṟaŋ	ɦəʐ̱aŋ

(四)元音的對當也有極少數的例外情形,例如: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1)竹筍	sə̱luʔ	sə̱luɦ		si̱luɦ	sə̱luɦ	sə̱luɦ
(2)番石榴	kuliabə̱s	kulaβi̱s	kulaβi̱s	kuliavə̱s		kuliavə̱s
(3)米蟲	bu̱rsuk-an	βə̱rsuk-an	βə̱rsuk-an	vu̱rsuk	vu̱rusuk	vu̱rsuk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4)脚踝	buʈiŋiɭan	βuʈiŋiɭan	βuʈiŋilan	vuʈəŋiɭan	vuʈəŋiɭan	vuʈəŋiɭan
(5)臂套	taɭu subuŋ			taɭisuβuŋ	taɭiasuvuŋ	

我把這種對當分成兩類,一類是 i 跟 ə 的問題,如(1)(2)(4),認爲古卑南語的元音是 i,從 i 變 ə 是一種弱化作用,使高元音央化了。另一類是 u 跟 ə 或 i 的問題,如(3)(5)兩條。我認爲古語分別是 ə 跟 i,變成 u 是受後一音節 u 元音同化作用的影響。

(五)語音換位的問題有好幾個例子,如“天”南王是 ɭaŋiʈ,下檳榔及初鹿是 ɭiŋaʈ;“蛋”南王是 biʈunun,而建和、利嘉是 vuʈinun。又如“知道”有 malaɖam、malaðam、maðalam 和 maʐalam 四個形式,不僅有换位的現象,也有輔音不規則的對當,一時難以決定。

五、結　論

(一)從古卑南語到今方言

古卑南音位没有發生變化的有 p、m、ʈ、n、r、l、s、t、ɭ、k、ŋ、y、w、u、a、i、ə 等十七個,發生變化的有五個音位。現在把它們演變到各方言的情形説明如下:

	古卑南語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1.	*b ⟶	b	β	β	v	v	v

用詳細的規則説明,可以寫成:

(1)[-syl, +cons,-high, +ant,-cor, +vce,-cont,-nas]⟶[+cont]

(1)適用於南王以外的五個方言,這條規則本身祇能作細微的簡化,因爲[+vce]及[-nas]已經限定 b 的徵性,所以[-cont]可以從左項的括弧中省去,但是無法再作進一步的簡化。現在我們再來看其他的演變:

2. *d ⟶d　ð　ð　ð　ð　ð

規則可以寫爲:

(2)[-syl, +cons,-high, +ant, +cor, +vce,-cont,-nas]⟶[+cont]

3. *ɖ ⟶ɖ　ʐ　ʐ　ʐ　ʐ　ʐ

規則可以寫爲:

(3)[-syl, +cons,-high,-ant, +cor, +vce,-cont,-nas]⟶[+cont]

4. *g ⟶g　h　h　h　h　h

規則可以寫爲:

(4)[-syl,+cons,+high,-ant,-cor,+vce,-cont,-nas]⟶[-high,-vce,+cont]

5. *ʔ ⟶ʔ ɦ ɦ ɦ ɦ ɦ

規則可以寫爲:

(5)[-syl,+cons,-high,-ant,-cor,-vce,-cont]⟶[+vce,+cont]

以上(1)(2)(3)條箭頭右邊都是[+cont],應該可以合併。仔細觀察各規則的內容,其他各項徵性均未改變,衹有[-cont]一律變爲[+cont]。換句話說,就是同部位的濁塞音變濁擦音,所以合併起來的規則可以把(1)(2)(3)合爲(6):

(6)[+cons,-high,+vce,-nas]⟶[+cont]

關於(4)(5)兩條也可以按照這個辦法合併爲(7):

(7)[+cons,α high,α vce,-cont,-nas]⟶[-high,-α vce,+cont]這一條規則說明舌根的 g 變爲喉部的清擦音 h,而喉塞音則變成同部位的濁擦音 ɦ。規則中左項的 α 如果都是"+",就成爲 g;如果都是"-",就成爲 ʔ,這兩者的清濁和右項的 h、ɦ 正好相反。左項中的[-cont]不能省去,因爲同部位的 h 並不變 ɦ。

用(6)(7)兩條規則可以完全解釋從古卑南語到各方言的演變。

(二)從古南島語到古卑南語

對於古南島語的系統各家頗有異說,現在臚列 Dempwolff(1934-1938)、Dyen(1971)、Dahl(1973)、Tsuchida(1976)等四家的系統作一比較。其中 Dempwolff的音位根據 Dyen 的意見加以改寫,把改寫後的音標放在等號之後。

Dempwolff	Dyen	Dahl	Tsuchida
i = i	i	i	i
ə = e	ə	ə	ə
a = a	a	a	a
u = u	u	u	u
p = p	p	p	p
b = b	b	b	b
m = m	m	m	m
v = w	W, w_{1-2}	u(non-syllabic)	W_2, w_{1-2}(W_1PHN, w_3PFN)
t = t	t, C	t_{1-2}	t, t_1, C, C_1
d = d	d_{1-2}	d_{1-2}	d

Dempwolff	Dyen	Dahl	Tsuchida
n = n	n, N(L)	n_1, ɫ	n, N, (L PHN, ɫ PFN)
l = l	l	ɫ, l	l, l_1
ṭ = T	T	t_1	T
ḍ = D	D_{1-3}	d_3	D, D_{1-3}(D_4PSF)
ḷ = r	r	r	r
t‘ = s	s_{1-2}	t‘	s, θ, $θ_1$
d‘ = z	z_{1-2}, Z_{1-2}	d‘, z	z, Z(z_1 PHN)
ń = ñ	ñ	ń	ñ
j = y	y	i(non-syllabic)	y
k‘ = c	c	k‘	c
g‘ = j	j	g‘	j, (j_1PSF)
k = k	k	k	k, k_{1-2}
g = g	g	g	g
ŋ = ŋ	ŋ	ŋ	ŋ
ɣ = R	R_{1-5}	ɣ	R_{1-5}
h = q	q_{1-2}, Q_{1-2}	q	q_{1-3}, Q_{1-2}, (q_4PHN)
‘ = h	ϕ, S_{1-6}	(h)	S_{1-6}
	x_{1-2}, X	S	x_{1-2}, X
	H	H?	H_1
	ʔ		H_2, ʔ

各家的對照可能還有不清楚的地方,因爲各人的文章説明自己的系統,常常並不詳細討論别人的系統。例如 Tsuchida 極少提到 Dahl 的系統跟他的系統有何不同之處,又如 Dahl 在書中説明有 *h,並舉 *həZən 爲例[14],可是到了結論的總音位表裏卻没有這個音位[15]。

就系統本身而言,古南島語的輔音音位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如果列成一個音位表,不僅不是乾净清楚的系統,甚至於令人懷疑其可信度,因爲塞音跟擦音的情形太複雜了,從一般語言學的眼光看來,簡直不像一個自然的

[14] Dahl 1973:82、133。

[15] Dahl 1973,101。

語言系統,其中層次及對當的問題必須將來分開解決。

現在暫以 Tsuchida 的系統爲根據,説明古南島語到古卑南語的演變,各舉一二字爲例。

古南島語	古卑南語	例字
i	i	inaH$_2$ > ina 母親
ə	ə	ʔənəm > ənəm 六
a	a	amaH$_2$ > ama 父親
u	u	w$_2$alu > waɭu 八
p	p	pitu > pitu 七
b	b	bulaN > buɭan 月亮
m	m	maCa > maʈa 眼睛
W$_2$	w	q$_3$uW$_2$[aə] > ʔuway 藤
w$_1$	w	w$_1$iRiH > tara-wiri 左
w$_2$	w	w$_2$alu > waɭu 八
t	t	təluH$_2$ > təɭu 三
t$_1$	t	t$_1$əbuS$_{13}$ > təbu 甘蔗[16]
C	ʈ	CaliŋaH$_2$ > ʈaɭiŋa 耳
C$_1$	ʈ	C$_1$aq$_3$i > ʈaʔi 糞便
d	d	daRaQ$_2$ > daraʔ 血[17]
n	n	inaH$_2$ > ina 母親,Zalan > daɭan 路
N	l,n(條件不詳)	q$_2$asiN > ʔasil 鹹,q$_2$uZaN > ʔudal 雨 bulaN > buɭan 月亮
l	ɭ	lima > ɭima 五
l$_1$	l	l$_1$ikuD$_2$ > likuɖ-an 後
T	(不詳)	(無例字)
D$_1$	ɖ	D$_1$əwS$_3$a > ɖua 二
D$_2$	ɖ	l$_1$ikuD$_2$ > likuɖ-an 後
D$_3$	d	D$_3$anaw > danaw 湖

[16] 這個字没有擬測古卑南語的形式,因爲南王没有,這裏用的是初鹿和利嘉方言。古南島語中有 t$_1$ 的字很少,另外找不到適合的字,不得已衹好勉强用這個例子。

[17] 這個字没有擬測古卑南語,這裏用的形式是從建和、利嘉、知本三方言推測的。

古南島語	古卑南語	例　　字
r	r	garuC > garuṭ 梳子
s	s	$q_2$asiN > ʔasil 鹹
θ	s	θuθu > susu 乳房
$θ_1$	φ	$θ_1$iw_1a > iwa 九
z	（不詳）	（無例字）
Z	d	Zalan > daḷan 路
ñ	l	$q_a$añiC > kuliṭ 樹皮（q_a > k 例外）
y	y	maCəy > maṭay 死
c	（不詳）	（無例字）
j	d	– ajan > ŋadan 名字，pijaH$_2$ > pida-ya 多少[18]
k	k	kuCuH$_2$ > kuṭu 頭蝨
k_1	k	k_1aRaC > karaṭ 咬
k_2	k	$k_2$uti(PSF) > kuti 陰户
g	g	garuC > garuṭ 梳子
ŋ	ŋ	ŋal[aə]y > ŋaḷay 唾液
R	r	Rumaq$_1$ > rumaʔ 房屋，家
q_1	ʔ	baRaq$_1$ > baraʔ 肺[19]
q_2	ʔ	panaq$_2$ > panaʔ 射
q_3	ʔ	q_3uW_2[aə]y > ʔuway 藤，C_1aq$_3$i > ṭaʔi 糞便
Q_1	（不詳）	（無例字）
Q_2	ʔ	daRaQ$_2$ > daraʔ 血
S_1	φ	t_1əbuS$_1$ > təbu 甘蔗[20]
S_2	φ	S_2uRəɫa(PFN) > urla 雪
S_3	φ	D_1əwS$_3$a > ḍua 二
S_4	（不詳）	（無例字）
S_5	φ	S_5əyup > m-iyup 吹

⑱ 這兩個字因爲不見於南王方言，都没有擬測古卑南語，這裏的形式是按照其他方言擬測的，參附錄。

⑲ 這個字也没有擬測古卑南語，這裏按初鹿、建和、知本三方言作比較。

⑳ 見上文。

古南島語	古卑南語	例字
S_6	s	$iS_6əq$ > isiʔ 尿[21]
x_1	ϕ	x_1apuy > apuy 火
x_2	ϕ	$x_2əpat$ > pat 四
X	(不詳)	(無例字)
H_1	ϕ	q_2umaH_1 > ʔuma 田
H_2	ϕ	$kuCuH_2$ > kuṭu 頭蝨
ʔ	ϕ	ʔənəm > ənəm 六

(三)卑南各方言的關係

如上文第三節所說,卑南族共分八個部落,分住十個村莊,在本文裏我們祇有六個部落的方言記錄。根據以下的幾種條件,說明各方言之間關係親疏的情形:

(1)古卑南語 b 的演變　　(2)古卑南語 d 的演變

(3)古卑南語 ḍ 的演變　　(4)古卑南語 g 的演變

(5)古卑南語 ʔ 的演變　　(6)各方言詞彙的異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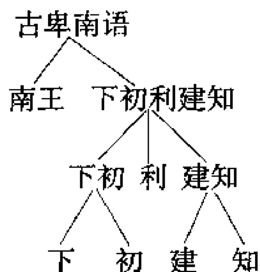
首先我們知道祇有南王方言保存上述五種塞音,其他即使保存,在字中也變爲濁擦音(參見上文第三節)。可見最基本的不同是南王方言與其他五處方言的分別。從詞彙上看來亦復如此,上面字表裏南王與其他方言的不同相當多,因此許多字都無法擬測古卑南語。

在五種方言之中,從音位看來,下檳榔和初鹿有β,其他三處有 v。其實除去知本的 v 沒有變化以外,建和、利嘉都有自由變音β或 b。因此從語音上來說,這五個方言的不同祇是細微的語音上的差異,很難據以作歸類的依據。

從詞彙上來說,建和和知本最接近。下檳榔、初鹿比較接近,利嘉則介於兩者之間。詳細情形見同源字表。

綜合以上的說明,卑南各方言的關係可以表示如下:

[21] Tsuchida,說明 $is_6əq$ 從鄒語不能肯定 S 是 S_1、S_3 或 S_6,但從卑南語看來,這是 S_{1-5}之外唯一讀爲 S 的,可能是 S_6,其他例子未見。



六、附錄:同源字與古卑南語擬音

在這一節裏排列字表中的同源字,共分爲 11 類: 1. 自然; 2. 植物; 3. 動物; 4. 人際關係; 5. 人體; 6. 物質文化(以上六類都是名詞); 7. 動詞; 8. 形容詞; 9. 時詞; 10. 代詞、指示詞、方向詞; 11. 數詞。其中動詞部分採用現在式,用斜綫標明詞嵌,例如:"答" t/əm/ubaŋ。

同源字並不一定每個地方都有,有的時候衹見於某兩種方言。我把六種方言分成兩支:南王自成一支;其餘五個方言合成一支。一定要兩支方言都有的字才擬測古卑南語,例如南王有一個字,在另一支五個方言中衹要有一處也有,就可以擬測古語。反過來如果同一支的五個方言都有,而南王沒有,衹能從闕。

標音部分跟上文純音位性的標法有一點不同,因爲小方言之間的不同沒有音位性的不同,衹有語音性的不同,因此,在字表中我把語音實值有限度地標出,如利嘉有[b][v](屬於同一個/v/),[d][ð](屬於同一個/ð/),知本有[ʔ][ɦ](屬於同一個/ɦ/)等等,以便比較。另外[ɭ]用"L"代替。

1. NATURE 自然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101.	ashes 灰	ʔabu	ɦaβu	ɦaβu	ɦaβu	ɦavu	(nasuk)	*ʔabu
102.	cave 山洞	ilib	iliβ	ilif		iliv	liv	*ʔlib
103a.	hole 洞	buwaŋ	βuwaŋ	fuwaŋ		βuwaŋ		*buwaŋ
103b.					ŋanan		ŋanan	
104a.	cloud 雲	kuʈəm	kuʈəm	kuʈəm		kuʈəm		*kuʈəm
104b.					runəv	runəv	runəv	
105a.	dust 灰塵	ʈəmbul	ʈəmβul			ʈəmvul		*ʈəmbul
105b.				Laməŋ	Laməŋ		Laməŋ	
106.	earth 地	darəʔ	ðarəɦ	ðarəɦ	ðarəɦ	darəɦ	ðarəɦ	*darəʔ
107.	mud 泥	Liʈaʔ	liʈaɦ		Litaɦ	Litaɦ	litaɦ	*Liʈaʔ
108.	fire 火	apuy	apuy	apuy	apuy	apuy	apuy	*apuy
109.	fog 霧	k-um-uʈikuʈ	k-um-uʈikuʈ		kuʈikut		kuʈikuʈ	*kuʈikuʈ
110.	iron 鐵	batulayaw	βatulayaw	fatulayaw		batulayaw	(tinar)	*batulayaw
111a.	lake 湖	danaw	ðanaw	ðanaw		danaw		*danaw
111b.					bubulawan		puavulawan	
112.	sea 海	(ʔinəʔ)	ləβək	ləβək	ləβək	ləvək	ləvək	
113a.	lightning 閃電	ʈ-əm-əliʔ	ʈuliɦ	ʈuliɦ		ʈuliɦ		*ʈuliʔ
113b.					kipkip		kipkip	
114.	thunder 雷	ɖəruŋ	ʐəruŋ	ʐəruŋ	ʈəruŋ	ʈəruŋ	ɖəruŋ	*ɖəruŋ
115a.	rainbow 虹	riwanəs	hariwanəs	hariwanəs		hariwanəs		*gariwanəs
115b.					taLaɦ		patataLaɦ	
116.	moon 月	buLan	βuLan	fuLan	vuLan	buLan	(ʔilas)	*buLan
117.	mountain 山	ɖənan	ʐənan	ʐənan	ʐənan	ʐənan	ʐənan	*ɖənan
118a.	hill 山丘	ɖəmu-ruku-rkun	ʐəmu-ruku-rukun	ʐəmurukun				*ɖəmurukun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118b.					ʐ-əm-ənaʐənan	ʐ-əm-naʐnan	ʐnaʐnan	
119.	mountain-side 山坡	paskiski	i paðuk ka-naʐnan		ɦiðir		ʔiði-ɦiðir	
120.	sea side 海濱		ləβələβək		ləβələβək	ləβələβək	ləvələvək	
121.	rain 雨	ʔudal	ɦuðal	ɦuðal	ɦuðal	ɦuðal	ʔuðal	*ʔuðal
122.	river 河	ʔinayan	ɦinayan		(ʐinanuman	ʐinanuman	ʐinanuman)	ʔinayan
123.	salt 鹽	(yam)	(yam)		ɦatəri		ʔatəri	
124.	sand 砂	buʈək	βuʈək	fuʈək	βuʈək	buʈək	vuʈək	*buʈək
125.	copper 銅	bulawan	(taŋpia)		vuðawan	bulawan	vulawan	*bulawan
126a.	sky 天	Laŋiʈ	Liŋaʈ	Liŋaʈ				*Laŋiʈ/ *Liŋat
126b.					ʐukup	ʐukup	ʐukup	
127.	smoke 煙	ʔasban	hasβan	hasβan	ɦasvan	ɦasvan	ʔasvan	*ʔasban
128.	snow 雪	urla	urla	urla	urla	urla	vuLða	*urla
129.	star 星	tiʔur	tiɦur	(fituʔən	vituɦən	bituɦən	vituʔən)	*tiʔur
130.	stone 石頭	barasaʔ	βarasaɦ	farasaɦ	varasaɦ	barasaɦ	varasaɦ	*barasaʔ
131.	sun 太陽	kadaw	kaðaw		kaðaw	kaðaw	kaðaw	*kadaw
132.	shade 蔭	(b-in-ali-yan)	sinuLəβan	sinuLəβan	sinuluβan		sinuləvan	
133.	shadow 影	bali	ɦaliwaŋ		ɦaliwaŋ	ɦəlaliwaŋ	sinuləvan(ɦalaliwan)	
134a.	water 水	ʔənay	ɦənay	ɦənay				*ʔənay
134b.					ʐanum	ʐanum	ʐanum	
135.	wind 風	baLi	βaLi	βaLi	vaLiʔ	baLiʔ	vaLiʔ	*baLi
136.	waterfall 瀑布	tagurawan	təLsaɦan	talisaɦan	təmirsaɦ		təmirasaɦ	
137.	ghost 鬼	biruwa	(həmahaLal)		viruwa	biruwa	viruwa	*biruwa
138.	typhoon 颱風	bariw-an	βariw			bariw		*bariw
139.	dew 露	ʔuLas	(kəmutikuʈ)	ɦulas	ɦulas	ɦulas	ʔuLas	*ʔulas
140.	steam 蒸氣	awaw	yawaw	miyawaw	yawaw		yawaw	*yawaw

2. PLANTS 植物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201a.	bark 樹皮	kuliʈ	kuliʈ			kuliʈ		*kuliʈ
201b.		rubiʈ			Luviʈ		Luviʈ	
202.	flower 花	ʔapuʈ	ɦapuʈ	ɦapuʈ	ɦapuʈ	ɦapuʈ	ʔapuʈ	*ʔapuʈ
203.	forest 叢林	kawikawi	kawikawi	kawikawi	kawikawi	kawikawi	kawikawi	*kawikawi
204.	grass 草	ʈaLun	ʈaLun	ʈaLun	ʈaLun-an	ʈaLun	ʈaLun-an	*ʈaLun
205a.	betel-nut 檳榔	puran	puran	puran	puran	puran	puran	*puran
205b.	betel leaf 檳榔葉	takər	takər	takər	takər	takər	takər	*takər
206.	coconut 椰子	dudu	ðuðu	ðuðu	ðuðu	dudu	ðuðu	*dudu
207.	bamboo 竹	basikaw	βasikaw		basikaw	basikaw	vasikaw	*basikaw
208.	bamboo shoots 竹筍	səluʔ	səluɦ		siluɦ	səluɦ	səLuɦ	*siluʔ
209.	banana 香蕉	bəlbəl	βəlβəl	βəlβəl	vəlvəl	bəlbəl	vəlvəl	*bəlbəl
210.	red bean 紅豆	balatəŋ	βalatuŋ				valatuŋ	*balatuŋ
211.	green lentil 綠豆	niwas	niwas	niwas	niwas		niwas	*niwas
212.	beans 豆	kubay	kuβay	kuvay	kuvai	kuvay	kuvay	*kubay
213.	leaf 葉子	biraʔ	βiraɦ	firaɦ	viraɦ	(ʈuvu)	viraɦ	*biraʔ
214.	branch 樹枝	saʔaɖ	saɦaʐ	saɦar	saɦaʐ	(ruhu)	saʔaʐ	*saʔaɖ
215.	hemp 麻	kəriw	kəriw	kəriw		kəriw	kəriw	*kəriw
216.	pomelo 柚子	kamuraw	kamuraw	kamuraw	kamuraw	kamuraw	kamuraw	*kamuraw
217.	pine tree 松樹	diaran	ʐiaran	ʐiaran	ʐiaran	ʐiaran	ðiaran	*ɖiaran(?)
218a.	pineapple 鳳梨		rəɦa	rəha	rəɦa	rəɦa		
218b.		paŋuɖal	paŋuʐal				pa-ŋuʐa-ŋuʐ-al	*paŋuɖal
219a.	orange 橘	ʔasiru	ɦasiru	ɦasiru		ɦasiru		*ʔasiru
219b.					vərʈənuk		varʈənuk	
220.	guava 番石榴	kuliabəs	kulaβis	kulavis	kuliavəs		kuliavəs	*kuliabis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221.	papaya 木瓜	katawa	katawa	katawa	katawa	katawa	katawa	*katawa
222a.	plum 李	kanuad					kanuwað	*kanuwad
222b.			manuwa	manuwaðan	maLuwa	manuwa		
223.	mango 芒	Laʈuʔ	Laʈuɦ			Laʈuɦ	Laʈuɦ	*Laʈuʔ
224a.	peanuts 花生	radis	raðis		raðis		raðis	*radis
224b.				ʈuŋʈuŋ		ruŋruŋ		
225.	sugar 糖	walu	walu	ualu	walu	walu	ualu	*walu
226a.	sugar cane 甘蔗	ʔaspan	ɦaspan					*ʔaspan
226b.				təβu		təvu		
226c.					varikuway		varikuway	
227.	corn 玉米	kadumu	kaðumu	kuðumu	kuðumu	kuðumu	kuðumu	*kadumu
228.	millet 小米	dawa	ðawa	ðawa	ðawa	dawa	ðawa	*dawa
229.	rattan 籐	way	ɦuway	ɦuway	ɦuway	ɦuway	ʔuway	*ʔuway
230.	rice plant 稻	Lumay	Lumay	lumay	Lumay	Lumay	Lumay	*Lumay
231.	rice(husked)米	(ʔasal)	Lumay	Lumay	Lumay	Lumay	Lumay	
232.	rice(unhusked) 穀	bəras	βuras	furas	vuras	buras	vəras	*bəras
233.	rice(cooked)飯	(tinalək)	maðəru	maðəru	maðəru	maðəru	maðəru	
234a.	husk of rice 米糠	Labu	laβu					*Labu
234b.					ɦəʈa	ɦəʈa	ʔəʈa	
235a.	sweet potato 番薯	buŋa	βuŋa					*buŋa
235b.				burasi	vurasi	burasi	vurase	
236.	taro 芋	buʔir	βuɦir	βuɦir	vuɦir	buɦir	vuʔir	*buʔir
237.	root 根	rami	rami	rami	rami	rami	rami	*rami
238a.	seed 種子	biniʔ	βiniɦ					*biniʔ
238b.					apapiɦar	ɦapiar	ʔapapiar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239.	seed (kernel of fruit) 果核	ukak	ukak		ukak	ukak	ukak	*ukak
240a.	thorn 刺	puLuṭ	puruṭ	puruṭ			puruṭ	*puruṭ (?)
240b.					lawsiws		lusiws	
241.	tree 樹	kawi	kawi	kawi	kawi	kawi	kawi	*kawi
242a.	poisonous plant 毒樹	baŋi	(lihaṭən)		vaŋi		vaŋi	*baŋi
242b.			liŋaðaŋaðaran		liŋadaran			
243a.	miscanthus (big) 茅草(粗)	(rabuṭ)	Laβun	Lavun	Labun		Lavun	
243b.	miscanthus (small) 茅草(細)	bariaw	βiraw	βiraw	viraw		viraw	* biraw (?)
243c.					kayLayan		kayLayan	
244.	cotton 棉花	takumul	takumul	takumul	takumul		takumul	*takumul
245a.	eggplant 茄子	karuṭaŋṭaŋ	karuraŋraŋan		karuraŋraŋ	karuraŋraŋ		
245b.				kiw			kiw	
246a.	ginger 薑	ṭuŋa	ṭuŋa				ṭuŋa	*ṭuŋa
246b.				lamlam	lamlam	lamlam		
247.	pumpkin 南瓜	siak	siak	siak	siak	siak	siak	*siak
248.	gourd 葫蘆	(tatabək)	iLið		iLið	iLið	iLið	
249.	mulberry 桑	ʔaliləm	ɦaliləm	ɦaliləm	ɦaliləm		ʔaliləm	*ʔaliləm
250.	bitter cucumber 苦瓜	LauLausan	LaɦuLaɦusan	LaɦuLaɦusan	LaɦuLaɦusan	LaɦuLaɦusan	LaɦuLaɦusan	*LaʔuLaʔusan
251.	lemon 檸檬	saŋasaŋa	saŋasaŋa			saŋasaŋa	(ðalaŋap)	*saŋasaŋa
252.	onion 蔥	kənaw	kənaw	kənaw	kənaw	kənaw		*kənaw
253a.	burned rice 焦飯	ʔaŋsəp	ɦaŋsəp	(laŋsi)		(laŋsi)	(ʔətəŋ)	*ʔaŋsəp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253b.					ɦaŋLit		ʔaŋLit	
254.	burned rice that sticks to the pan 鍋巴	(ɖəLət)	ɦəʈəŋ	ɦəʈəŋ	ɦəʈəŋ	ɦəʈəŋ	ʔəmʈəŋ	
255a.	mushroom 大草菇	paliw	paðiw	paðiw	paðiw	paðiw	paðiw	*padiw
255b.	mushroom 菇類	kuLaʈ	kuLaʈ		(kuLapuy	kuLapuy	kuLapuy)	*kuLaʈ

3. ANIMALS 動物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301.	anteater 穿山甲	ʔarəm	ɦarəm	ɦarəm	ɦarəm	ɦarəm	ʔarəm	*ʔarəm
302.	bear 熊	ʈumay	ʈumay	ʈumay	ʈumay	ʈumay	ʈumay	*ʈumay
303a.	claw 爪	skiʔ						
303b.			hamay	hamay	hamay		hamay	
303c.						hahamus		
304.	deer 花鹿	biaw	βiaw		viaw	viaw	viaw	*biaw
305.	deer(brown)鹿	marnəm	marnəm		marnəm	marnəm	marnəm	*marnəm
306.	feather 羽毛	ɡumul	humul	humul	humul	humul	humul	*ɡumul
307.	horn 角	suʔaŋ	suɦaŋ	suɦaŋ	suɦaŋ	suɦaŋ	suʔaŋ	*suʔaŋ
308.	tail 尾	ikur	ikur	ikur	ikur	ikur	ikur	*ikur
309a.	wing 翅膀	pakpak	pakpak			pakpak		*pakpak
209b.				finaŋ	vinan		vinan	
310.	pig 豬	liuŋ	liuŋ	liuŋ	liuŋ	liuŋ	(vərək)	*liuŋ
311.	pig(wild) 野豬	babuy	βaβuy	βaβuy	vavuy	vavuy	vavuy	*babuy
312.	sheep 羊	takulis	takulis	takulis	takulis	takulis	takulis	*takulis
313.	cat 貓	ŋiaw	ŋiaw	ŋiaw	ŋiaw	ŋiaw	ŋiaw	*ŋiaw
314.	dog 狗	suan	suwan	suwan	suwan	suan	suan	*suan
315.	cattle 牛	ɡuŋ	huŋ		huŋ	huŋ		*ɡuŋ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316.	ox 黃牛	kaguŋan	kahuŋan	kahuŋan	kahuŋan	kahuŋan		* kaguŋan
317.	buffalo 水牛			sakiŋkiŋ	sakimkim	sakinkin	sakimkim	
318.	leopard 豹	Likulaw	Likulaw	Likulaw	Likulaw	Likulaw	Likulaw	* Likulaw
319a.	rat 野鼠	kulabaw	kuLaβaw					* kulabaw
319b.				ɦaβutar	ɦaβutar	ɦaβutar	ʔavutar	
320a.	mouse 家鼠	(maʈaʈuayan)	ɦaβuŋtus			ɦavuŋtus		
320b.		tutus	tutus		tutus		tutus	* tutus
321.	squirrel 松鼠	but	βut	fut	βut	but	vut	* but
322.	flying squirrel 飛鼠	nawan	nawan	nawan	(Lava)	nawan	nawan	* nawan
323a.	monkey 猴	Lutuŋ	Lutuŋ	Lutuŋ		Lutuŋ		* Lutuŋ
323b.					uŋay		uŋay	
324.	rabbit 兎	kuniŋ	kunin	kunin	kunin	kunin	kunin	* kuniŋ
325.	frog(small)青蛙	(tapilaʔla)	kakias	kakias	kakias	kakias	kakias	
326.	frog(big) 青蛙(大)	ʔopʔoppai	ʔɔpʔɔp	ʔɔpʔɔp	opop	opop	ʔupʔup	* ʔopʔop
327a.	toad 癩蝦蟆	ʈaʈubaʔ	taʈuβaɦ	taʈuβaɦ		taʈuvaɦ		* taʈubaʔ(?)
327b.					takurapaŋ		takurapaŋ	
328.	egg 蛋	bit(u)nun	ʈinun	ʈinun	vuʈinun	buʈinun	vaʈinun	* buʈinun
329.	snail 田螺	saŋli	saŋli	sinli	saŋəri	saŋli	saŋəri	* saŋli(?)
330.	snake 蛇	unan	unan	unan	unan	unan	unan	* unan
331.	worm 蟲	ʔuLəd	ɦuLəð	ɦuLəð	ɦuLəð	ɦuLəð	ʔuləð	* ʔuləd
332.	fox 狐狸	likulawli	βuʈul	kuŋkuŋ	kuŋkuŋ	kuŋkuŋ		
333.	horse 馬	ba	əβa	əβa	va	ba	va	* əba
334.	bird 鳥	ʔayam	ɦayam	ɦayam	ɦayam	ɦayam	ʔayam	* ʔayam
335a.	chicken 雞	turukuk	tərukuk	turukuk		turukuk		* turukuk
335b.					vuyu		vuyu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336.	duck 鴨	maymay	maymay	maymay	maymay	maymay	maymay	* maymay
337.	dove 鴿	tutur	pinaŋutur	tutur	tutur	tutur	tutur	* tutur
338a.	eagle 鷹	kayluŋ	kayLuŋ					* kayLuŋ
338b.					ɦatiLawLaw		ʔatiLawLaw	
339.	pheasant 雉	dapas	ðapas	ðapas	ðapas	dapas	ðapas	* dapas
340.	bat 蝙蝠	(palaknit)	Lapiʈ	LapiLapiʈ	Lapiʈ	LaLapiʈ	Lapiʈ	
341a.	owl 貓頭鷹	ləʔu					ləʔu	* ləʔu
341b.			ɦaLtu	ɦaLtu	aLtu	aLtu		
342a.	sparrow 麻雀	tənin	tərin	tərin	tərin	tərin	tərin	* tərin(?)
342b.					sasaLiʔ		sasaLi	
343.	peacock 孔雀	ɖakaɖakaw	ʐakaʐakaw	ʐakaʐakaw		ʐakaʐakaw	maʐakaʐakaw	* ɖakaɖakaw
344a.	crow 烏鴉	kataŋa	takuŋa	takuŋa				
344b.					waɦuwaɦ	waɦwaɦ	waʔuwaɦ	
345.	woodpecker 啄木鳥	tukunun	(βaɦarit)		tukunun	tukunun	tukunun	* tukunun
346.	swallow 燕子	(ɖəlaluwi)	βurarisay	βararisay		burarisay	vurarisay	
347.	egret 鷺			laβay	lavay	lavay	lavay	
348a.	fish 魚	kuraw	kuraw					* kuraw
348b.					vulaw	bulaw	vulaw	
349a.	crab 蟹	garaŋ	haraŋ		haraŋ	haraŋ	haraŋ	* garaŋ
349b.			rinaɦ		rinaɦ	rinaɦ	rinaɦ	
350.	eel 鰻	tula	tula	tual	tula	tula	tula	* tula
351a.	shrimp 蝦	kuyan	kuyan					* kuyan
351b.				ɦəʐaŋ	ɦəʐaŋ	ɦaɦiraŋ	ʔəʐaŋ	
352a.	tortoise 龜	ɖiaraŋa	ʐiaraŋa	ʐiaraŋa		ʐiaraŋa		* ɖiaraŋa
352b.					taŋuruŋuru		taŋuruŋuru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353.	turtle 大海龜	(pənu)	tutu	turu	turu		turu	
354.	bee 蜂	gərgər	hərhər		hərhər	hərhər	hərhər	* gərgər
355.	honey bee 蜜蜂	(gərgər)	halitəŋayan		alivatəŋan	halivətəŋayan	ʔalivatəŋan	
356a.	butterfly 蝴蝶		sirusirupan		siruparupan		sirusirupan	
356b.		(ariŋaŋlaŋ-lawan)		halivaŋvaŋ		halivaŋvaŋ		
357.	dragonfly 蜻蜓	—	βaruβarulan	farufarulan	valuvalurən	baluvalurən	(teŋteŋ)	
358.	flea 蚤	(tatumug)	ɦatimLa	ɦatimula	ɦatimәla	ɦatimәla	ʔatimәLa	
359.	fly 蒼蠅	ŋaŋaLaw	ŋaŋaLaw	ŋaŋaLaw	ŋaŋaLaw	ŋaŋaLaw	ŋaŋaLaw	* ŋaŋalaw
360a.	mosquito 蚊	kəŋkəŋ	keŋkəŋ	kəŋkəŋ		kəŋkəŋ		* kəŋkəŋ
360b.					pəðpəð		pəðpəð	
361.	louse(body)體蝨	ɖalaʈu	haraʈu	haraʈu	raraʈu	raraʈu	raraʈu	
362.	louse(head)頭蝨	kuʈu	kuʈu	kuʈu	kuʈu		kuʈu	* kuʈu
363.	bedbug 臭蟲	ʈaʈumug	ʈaʈumuh	ʈaʈumuh	ʈaʈumuh	ʈaʈumuh	ʈaʈumuh	* ʈaʈumug
364.	firefly 螢火蟲	(tawtawyan)	taliʔapuapuyan	liapuapuyan	liyapuapuin	taliapuypuin	lipapuyan	
365a.	cicada 蟬	daru-lallal	lallal	lallal	lallal	lallal		* lallal
365b.					βisβis		visvis	
366a.	cricket 蟋蟀	kuliliŋ	kuliliŋ	kuliliŋ				* kuliliŋ
366b.					ɦaɦaðul	ɦaɦaðul	ʔaʔaðul	
367.	dung beetle 牛糞蟲	buraraŋan	βuraraŋan	βuraraŋan	ɦavuraraŋan		vuraraŋan	* buraraŋan
368a.	golden bug 金甲蟲		harimalaw			harimanamanaw		
368b.		(tawtawyan)			tuβutuβulən		tuvutuvulan	
369.	lizard 蜥蜴	taŋkaŋgadan	taβulilik			bulilik	atatipi	
370a.	grasshopper 蚱蜢	(kabuabuayay)	kakəras			kakəras		
370b.					pakəniaw		pakaniaw	
371.	rice worm 米蟲	bursuk-an	βərsuk-an	βərsuk-an	vursuk	burusuk	vursuk	* bursuk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372a.	ant(small) 螞蟻(小)	ʔiʔaburəŋ	ɦiaβurən	hariaβurən	ɦiɦiaβurəŋ	ɦiɦiavurəŋ	ʔivavurəŋ	*ʔiʔaburəŋ(?)
372b.	ant(big) 螞蟻(大)	(garairaipan)	ɦaðaðis		ɦaðaðis	ɦaðaðis	ʔaðiðis	
373.	termite 白蟻	yayan	ayan		ayan	ayan	ayan	*ayan
374a.	cockscomb 鷄冠	(mudiŋan)	raðiŋ		raðiŋ		raðiŋ	
374b.				haruʈahit		harʈahit		
375.	bird nest 鳥巢	rubu	ruβu	ruβu	ruβu	ruvu	ruvu	*rubu

4. PEOPLE 人際關係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401.	person 人	tau	taʔu	taw	tau	tau	tau	*tau
402.	man 男	maʔinayan	maɦinayan	maɦinayan	maɦinay	maɦinayan	maʔinay	*maʔinayan
403.	woman 女	babayan	βaβayan	fafayan	βaβayan	bavayan	vavayan	*babayan
404.	child 孩子	walak	lalak		lalak	lalak	lalak	
405.	older sibling 哥姊	ba	iβa	iβa	iva	iva	iva	*ba
406.	younger sibling 弟妹	wadi	waði-li		waði	waði	waði	*wadi
407a.	spouse 配偶	(kataguin)	ɦaʐin			haʐiŋ		
407b.					turumaɦan		turumaʔan	
408.	native 本地人	ʔalaʔala	ɦalaɦala		ɦalaɦala	ɦalaɦala	ʔalaʔala	*ʔalaʔala
409.	old person 老人	(maʔiɖaŋ)	ðawaðawan		ðawaðawan	waraðawan	ðawaðawan	
410.	young person(male) 男青年	baŋsaran	βaŋsaraŋ	βaŋsaraŋ	vaŋsaraŋ	baŋsaraŋ	vaŋsaran	*baŋsaran
411.	young person (female) 女青年	buLabuLayan	βuLaβuLayan		βuLaβuLayan	vuLavuLayan	vuLavuLayan	*buLabuLayan
412.	enemy 敵人	ʔalaʔ	ɦala	ɦalaɦala	ɦala	ɦala	ʔala	*ʔala
413.	ancestor 祖先	tumuamuan	təmuamuan		təmuwamuwan	təmuwamuwan	təmuwamuwan	*təmuamuan
414.	offspring 子孫	naribuan	laliβuan	laliβuan	laliβuwan	lalivuwan	lalivuan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415a.	relative 親戚	niruma?nan	nirumaɦənan		rinumaɦənan			* niruma?ənan
415b.					waðaðiyan	waðiyan	waðaðiyan	
416.	girl friend 女朋友	ŋiɖaŋidayan	ŋiʐaŋiʐayan	ŋiʐayan	ŋiʐayan		(raip)	* ŋiɖayan
417.	boy friend 男朋友	?aLi?aLi?an	ɦaliɦaLiɦan	ɦaliɦan	ɦaLiyan	ɦaliɦan	(rairaip)	* ?ali?an
418.	companion 同伴	ali	aLi		(raip)		aLi	* ali
419.	widow 寡婦	inabaŋul	inaβaŋul	inavaŋul	inavaŋul		inavaŋul	* inabaŋul
420.	soul 靈魂	tinabawan	tinaβawan	tinavawan	tinavawan	tinavawan	tinavawan	* tinabawan
421.	witch 巫婆	təmaramau	təmaramaw		təmaramaw			* təmaramaw
422.	father 父(reference)		təmamayan		təmama	təmama	təmama	
423.	father 爸(address)	ama	ama		ama	ama	ama	* ama
424.	mother 母(reference)	ina	taynaynayan		taina	taina	taina	
425.	mother 媽(address)	ina	ina		ina	ina	ina	* ina
426.	grandparent 祖父母	(mumu)	təmuamuan		təmuwan	təmu	təmuwan	
427.	grandchild 孫	təmuamuan	təmuamuan		təmuwan	təmuwan	tumuwan	* təmuwan

5. BODY PARTS 人體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501.	arm 手臂	?asəl	ɦasəl	ɦasəl	ɦasəl	ɦasəl	?asəl	* ?asəl
502.	armpit 胳肢窩	lə?lə?	ləɦləɦ	ləɦləɦ	ləɦləɦ	ləɦləɦ	ləɦləɦ	* lə?lə?
503.	hand 手	Lima?	Lima?	Lima	Lima	Lima	Lima?	* Lima
504.	finger 手指	tatimus	timus	tatimus	tatimus		(əruawa?an)	* ta-timus
505.	thumb 拇指	(timus)	ɦatəŋalan	hatəŋalan	ɦatəŋalan	ɦatəŋalan	?atəŋalan	
506.	forefinger 食指	tatimus	timus		tatimus	tatimus	tatimus	* ta-timus
507.	small finger 小指	kaliŋisan	talikisan	talikisan	talikisan		talikisan	
508.	fingernail 指甲	(ski)	hamay	hamay	hamay	hamay	hamay	
509.	Palm 手掌	daLukap	ðaLukap	ðaLukap	ðaLukap	daLukap	ðaLukap	* daLukap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510.	foot 脚	dapal	ðapal		ðapal	dapal	ðapal	*dapal
511.	leg 腿		kui	kuy	kui	kui	kuy	
512.	sole 脚底	kalamanan	kalamanan		kalamanan		kalamalamanan	*kalamanan
513.	head 頭	taŋuru?	taŋuruɦ	taŋuruɦ	taŋuruɦ	taŋuruɦ	taŋuruɦ	*taŋuru?
514.	face 臉	(taŋar)	muðiŋan	muðiŋan	muðiŋan	muðiŋan	muðiŋan	
515.	eye 眼	maʈa	maʈa	maʈa	maʈa	maʈa	maʈa	*maʈa
516a.	eye pupil 瞳孔	murʈaʈau		murututa?u			(mmay?ay)	
516b.			ɦəmayɦay		ɦəmayɦay	ɦəmayɦay	?əmay?ay	
517.	ear 耳	ʈaŋiLa	ʈaŋiLa	ʈaliŋa	ʈaLiŋa	ʈaLiŋa	ʈaLiŋa	*ʈaLiŋa/ *ʈaŋiLa
518.	mouth 嘴	(?indan)	uðuŋ	uðuŋ	uðuŋ	uðuŋ	uðuŋ	
519.	lip 脣	birbir	βirβir	firvir	virvir	birbir	virvir	*birbir
520.	tongue 舌頭	(sma?)	liðam	liðam	Liðam	Liðam	Liðam	
521.	tooth 牙	waLi	wali	wali	wali?	wali?	wali	*wali
522a.	canine 犬齒	aLtus				ɦərtus	?aLtus	*?aLtus
522b.			ŋaðaw	ŋaðaw				
523.	front tooth 門齒	—	huthut	huthut	hutathut	huthut	huathut	
524.	molar 臼齒	bər?aŋ	βərɦaŋ	fərɦaŋ	vərɦaŋ	baruɦaŋ	vər?aŋ	*bər?aŋ
525.	throat 喉	ni?ən	Lanðan		kuLikuLi	tukəraw	kulikuli	
526.	uvula 小舌				kananəŋ		kananəŋ	
527.	cheek 頰	?imir	ɦimir	ɦimir	ɦimir	ɦimir	?imir	*?imir
528.	chin 下巴	(imir)	timiʐ	timiʐ	timiʐ	timiʐ	?imiʐ	
529.	hair 頭髮	?arbu	ɦarβu	ɦarβu	ɦarvu	ɦarvu	?arvu	*?arbu
530.	body hair 體毛	gumul	humul		humul	humul	humul	*gumul
531.	pubic hair 陰毛	?ubi	ɦuβi			ɦuvi	?uvi	*?ubi
532.	eyebrow 眉毛	sdəŋ	sðəŋ	sðəŋ	sðəŋ	sdəŋ	sðəŋ	*sdəŋ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533.	eyelashes 睫毛	kiapkip	kipkip	kipkip	kipkip	kipkip	kipkip	*kipkip
534.	hair whorl 髮旋	ʔalipapuduwan	ɦalipuðuwan	ɦalipuðuwan	ɦaLipuðuwan	ɦaLipuðuwan	ʔaLipuðuwan	*ʔaLipuduwan
535.	beard 鬍鬚	ŋisŋis	ŋisŋis	ŋisŋis	ŋisŋis	ŋisŋis	ŋisŋis	*ŋisŋis
536.	nose 鼻	(tiŋran)	uŋtan	uŋtan	uŋtan	uŋtan	uŋtan	
537.	nasal mucus 鼻涕	ʔuŋər	parəuŋəuŋət		uŋət	uŋət	uŋət	
538.	tears 眼淚	Luʔ	uLəɦ	uLəɦ	uLəɦ	uLəɦ	uLəɦ	
539.	Adam's apple 喉結	takuLaw	takuraw	tukuraw	tukəraw	tukəraw	tukəraw	
540.	food passage 食道	takuLaw	tukəraw		tukəraw	tukəraw	(kananəŋ)	
541.	neck 頸	niʔən	niɦən	niɦən	niɦən	niɦən	niʔən	*niʔən
542.	breast 乳房	susu	susu	susu	susu	susu	susu	*susu
543.	nipple 奶頭	ruturutan	ŋutuŋutan	ruturutan	rutərutan	ruaʈərutan	rutərutan	*rutərutan
544.	chest 胸	tagəraŋ	tahraŋ	tahraŋ	tahraŋ	tahraŋ	tahraŋ	*tagəraŋ
545.	rib 肋骨	baLaba	βaLaβa	faLava	vaLava	baLaba	vaLava	*baLaba
546.	navel 臍	pudək	puðək	puðək	puðək	puðək	puðək	*pudək
547.	belly 腹	tial	tial	tial	tial	tial	tial	*tial
548.	stomach 胃	biʈuka	βiʈuka	fiʈuka	viʈuka	biʈuka	viʈuka	*biʈuka
549.	back 背	(ɖakur)	likuʐan		Likuʐan	Likuʐan	Likuʐan	
550.	spine 脊椎骨	ɖakur	ʐakur	ʐakur	ʐakur	ʐakur	ʐakur	*ɖakur
551.	bone 骨	ukak	ukak	ukak	ukak	ukak	ukak	*ukak
552.	guts 腸	tinaʔi	tinaɦi	tinaɦi	tinaɦi	tinaɦi	tinaʔi	*tinaʔi
553a.	liver 肝	rami	rami					*rami
553b.				ɦaʈay	ɦaʈay	ɦaʈay	ʔaʈay	
554a.	lung 肺	kumbuan	kunβuan			kunuvuwan		*kunbuan
554b.				βaraɦ	varaɦ		varaɦ	·
555.	gall 膽	ʔabdu	ɦapəðu	ɦapəðu	ɦapəðu	ɦapəðu	ʔapəðu	*ʔapədu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556.	bladder 膀胱	tabulul	taβulul	tavulul		tavulul	tavulul	*tabulul
557.	heart(organ)心(臟)	mardudu	maruðuðu	maluðuluðu		muruðuruðu	maruðuðu	*marududu
558.	heart(mind)心(意)	ŋər	(piniʔaŋəran)		aŋər	aŋər	ŋər	*ŋər
559.	hip 臀部	tədək	təzək	təzək	təzək	təzək	təzək	*tədək
560.	thigh 大腿	paʔa	paɦa	paɦa	paɦa	paɦa	paʔa	*paʔa
561.	calf of leg 小腿	pəriʔ	pəriɦ	perih	pəriɦ	pəriɦ	pəriɦ	*pəriʔ
562.	shoulder 肩	ʔiyab	ɦiaβ	ɦiav	ɦiyav	ɦiyav	ʔiyav	*ʔiyab
563.	muscle 肌肉	(pataka)	isi	isi	isi	isi	isi	
564a.	blood 血	damuk	ðamuk	ðamuk				*damuk
564b.					ðaraɦ	daraɦ	ðaraɦ	
565.	excrement 糞	taʔi	taɦi	taɦi	taɦi	taɦi		*taʔi
566.	skin 皮膚	Lubiṭ	luβiṭ	luβiṭ	Luβiṭ	Luβiṭ	Luviṭ	*Lubiṭ
567.	vein 血管	ʔuraṭ			uraṭ	uraṭ	uraṭ	*uraṭ
568.	scar 疤	laʔiṭ	laɦiṭ	laɦiṭ	laɦiṭ	laɦiṭ	laʔiṭ	*laʔiṭ
569.	pus 膿	pusuʔ	pusuɦ	pusuɦ	pusuɦ	pusuɦ	pusuɦ	*pusuʔ
570.	penis 陰莖	(iṭas)	ɦutil	hutil		ɦutil	ʔutil	
571.	urine 尿	isiʔ	isih	isih		isiɦ	isiɦ	*isiʔ
572.	testicle 睾丸	(buṭu)	ɦətur	ɦəṭur		ɦəṭul	ʔətur	
573.	vulva 陰户	kuti	kuti	kuti		kuti	kuti	*kuti
574.	saliva 痰	tama	tama		tama	tama	tama	*tama
575.	spittle 口水	ŋaLay	ŋaLay	ŋaLay	ŋaLay	ŋaLay	ŋaLay	*ŋaLay
576.	ankle 脚踝	buṭiŋiLan	βuṭiŋiLan	βuṭiŋiLan	vuṭəŋiLan	vuṭəŋiLan	vuṭəŋiLan	*butiŋiLan
577.	heel 脚跟	ṭununan	ṭuŋnunan	ṭuŋuzulan(?)		ṭuŋnunan	ṭunnunan	*ṭuŋnunan
578.	brains 腦	punuʔ	punuɦ	punuh	punuɦ	punuɦ	punuɦ	*punuʔ
579.	sweat 汗	(marLatək)		sariŋan	sariŋan	sariŋan	sariŋan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580.	lower part of the face 腮	riʔib	riɦiβ		riɦiv	riɦiv	riʔiv	*riʔib
581.	birthmark 胎記	liŋa				liŋa	liŋa	*liŋa
582.	waist 腰	papartan	papartan	papartan	pipartan			*papartan
583.	elbow 肘	siku	siku	siku		siku	siku	*siku
584.	tail 尾巴	ikur	ikur	ikur	ikur	ikur	ikur	*ikur
585.	knee 膝蓋	(suŋaL)	tuʐu	tuʐu	tuʐu	tuʐu		
586.	body 身體	ɖaɖək	ʐaʐək	ʐaʐək	ʐaʐək	ʐaʐək	ʐaʐək	*ɖaɖək
587.	viscera 內臟	yababak	yaβaβak	yaβaβak	yavavak	yavavak	yavavak	*yababak
588.	goiter 甲狀腺腫	buʔər	βuɦər	βuɦər	vuɦər	buɦər	vuʔər	*buʔər
589.	spots 痣	liŋa	liŋaʔ	liŋaʔ	liŋa	liŋa	liŋa	*liŋa
590.	joint 關節		βuʈəL		βuʈəl	buʈəl	vuʈəL	
591.	fart 屁	bawaŋ	βawaŋ	βawaŋ	vawaŋ	bawaŋ	vawaŋ	*bawaŋ

6. CULTURE 物質文化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601a.	arrow 箭		βaluɦ		valuɦ	baluɦ	vaLuɦ	
601b.		baknan			vakənan	bakənan	vakənan	*baknan
602.	quilt 被	tarub	taruβ		taruv	taruv	taruv	*tarub
603.	bow 弓	(rayaɖan)	kaðalis	kaðalis	kaʐaLis		kaʐalis	
604a.	boat(big)大船	sasudaŋ	suðaŋ	suðaŋ		suðaŋ	suðaŋ	*sudaŋ
604b.	boat(small)小船	tamina		tamina	tamina	tamina	tamina	*tamina
605.	canoe paddle 槳	ʔaʔiwas	aɦiwas	aɦiwas	ɦaɦiwas	ɦaɦiwas	ʔaʔiwas	*ʔaʔiwas
606a.	bridge 橋	kayakay			kayakay	kayakay	kayakay	*kayakay
606b.			takuʐuŋ	tinakuʐaŋ				
607.	bamboo cup 竹杯	takil	takil	takil	takilan	takil	tatakilan	*takil
608a.	charcoal 炭	laŋəl	laŋəl	Laŋil	Laŋəl	Laŋil		*Laŋəl(?)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608b.		(alaʔ)			apəð	apəð	ʔapəð	
609a.	clothing 衣	kiluan	kiruwan					
609b.					kaβaŋ	kavaŋ	kavaŋ	
610.	coat 上衣	kipiŋ	kipiŋ					*kipiŋ
611.	pillow 枕	saḍalan	saẓalan		saẓalan	salaẓan		saḍalan
612a.	hat 帽	kapuŋ	kaβuŋ	kapuŋ				*kapuŋ
612b.					taLupuŋ	taLupuŋ	taLupuŋ	
613.	apron 圍裙	tubil	tuβil	tuβil				*tubil
614.	trousers 褲	kaṭakaṭ			kaṭakaṭ	kaṭakaṭ	kaṭakaṭ	*kaṭakaṭ
615.	necklace 項鏈	ḍanaʔ	ẓanaɦ	ẓanaɦ	ẓanaɦ	ẓanaɦ	ẓanaɦ	*ḍanaʔ
616.	bracelet 手鐲	puʔasəl	puɦasəl	puɦasəl	puɦasəl	puɦasəl	puʔasəl	*puʔasəl
617.	ring 戒指	puaLimaʔ	puaLima	puaLima	LaLimaʔ	waLima	LaLima	
618.	skirt 裙	(ṭabit)	pəsi	pəsi	pəsi	pəsi	pəsi	
619a.	straps 帶子	parəṭ	parəṭ		parəṭ			*parəṭ
619b.				Lunayin		Lunain	Lunain	
620.	stool 櫈	(katəŋatawan)	Lipað	Lipað	Lipað	Lipað	Lipað	
621.	earring 耳環	liḍiŋ	liẓiŋ	liẓiŋ	liẓiŋ	liẓiŋ	liẓiŋ	*liḍiŋ
622.	plumage on head 頭飾	puṭuŋ	puṭuŋ	puṭuŋ	puṭuŋ	puṭuŋ	puṭuŋ	*puṭuŋ
623.	leggings 綁腿	kaṭiŋ	kaṭiŋ	kaṭiŋ	kaṭiŋ	kaṭiŋ	kaṭiŋ	*kaṭiŋ
624.	gloves 手套	waLima	walimaʔ			waLima		*waLima
625.	arm cover 臂套	taLusubuŋ			taLisuβuŋ	taLiasuvuŋ		*taLisubuŋ
626.	door 門	ʔalban	ɦalβan	ɦalβan	ɦaləβan	ɦaləβan	ʔaləvan	*ʔaləban
627.	door frame 門框	(pitaʔun)	sulay		sulay		sulay	
628.	window 窗	Lataw	Lataw	Lataw	Lataw	Lataw	Lataw	*Lataw
629.	field 田	ʔuma	ɦuma		ɦuma	ɦuma	ʔuma	*ʔuma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630.	field(dry)旱田	maruarum	maruwarum		maruwarum	maruwarum	maruarum	*maruarum
631.	hoe 鋤頭	pitaw	pitaw		pitaw	pitaw	pitaw	*pitaw
632.	small hoe 小尖鋤	(taplu)			kuis	kuis	kuis	
633.	drying frame 曬衣架	baybayan	βayβayan		vayvayan	bayvayan	vayvayan	*baybayan
634a.	roof 屋頂	saʔub	saɦusaɦuβ		saɦuv	saɦuv	saʔu	*saʔub
634b.				roʔuvuŋ			raʔuvuŋ	
635.	knife 刀	kamuʈ	kamuʈ		kamuʈ	kamuʈ	kakamuʈ	*kamuʈ
636.	knife(long)番刀	taɖaw	taʐaw	taʐaw	taʐaw	taʐaw	taʐaw	*taɖaw
637a.	string 繩	tiLuʔ	tiLuɦ		tiLuɦ	tatiLuɦ	tiLuɦ	*tiLuʔ
637b.	string(small)細繩	ʈaLi	ʈaLi		ʈaLi	ʈaLi	ʈaLi	*ʈaLi
638.	rope 粗繩				lakit	lalakit	lalakit	
639.	thread 線	walay	walay	walay	walay	walay	walay	*walay
640.	needle 針	daʔum	ðaʔum	ðaʔum	ðaʔum	ðaʔum	ðaʔum	*daʔum
641a.	scythe 鐮刀	kawkaw	kawkaw			kawkaw		*kawkaw
641b.					riŋaw		riŋaw	
642.	mortar 臼	(tabi)	lusuŋ	lusuŋ		lusuŋ	lusuŋ	
643a.	pestle 杵		ɦuləs	ɦuləs		ɦuləs		
643b.		rasuk			rəsuk		rəsuk	*rəsuk
644a.	spear 矛				ilus	ilus	ilus	
644b.		ʈa-ʈulaʔ	ʈuLah			ʈulaɦ		*ʈulaʔ
645.	name 名字	(ŋaLad)	ŋaðan	ŋaðan	ŋaðan	ŋaðan	ŋaðan	
646a.	paper 紙	kadupu	kaðupu	kaðupu		kaðupu		*kadupu
646b.					valay		valay	
647.	winnowing basket 簸箕	(siaki)	tipəɦ	tipəɦ	tipəɦ	tipəɦ	tipəɦ	
648.	bamboo basket 竹簍	paɖkan	paʐkan		paʐkan	paʐkan	paʐkan	*paɖkan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649.	pot 土製鍋	kapuʔuy					kapuʔuy	*kapuʔuy
650.	pan (for cocking vegetable, meat etc.) 菜鍋	(buLawan)	ðuruwan		ðəruwan	dəruwan	ðəruwan	
651a.	spoon 湯匙	ʔiḍus	ɦiẓus	ɦiẓus		ɦirus		*ʔiḍus
651b.					karayup		karayup	
652.	bowl (small) 小碗	kaisiŋ	kaysiŋ	kaysiŋ	kaysiŋ	kaysiŋ		*kaysiŋ
653.	scoop 杓子	kadaŋ			kaðaŋ	kaðaŋ	kaðaŋ	*kadaŋ
654.	ladle 瓢	(laʔup)		kaẓuŋ			kaẓuŋ	
655.	belt 皮帶	pila			pila	pila	pila	*pila
656.	pole 棍子	ṭaṭəpuk	ṭaṭəpuk	ṭaṭəpuk				*ṭaṭəpuk
657.	stick 手杖	surukuḍan		suẓukuẓan	surukuẓan	surukuẓan	surukuẓan	*surukuḍan
658.	village 村莊	kaḍəkalan	ẓəkal	ẓəkal	ẓəkal	ẓəkal	ẓəkal	*ḍəkal
659.	wine 酒	kuṭa	kuṭa	kuṭa	kuṭa	kuṭa	kuṭa	*kuṭa
660.	bottle 瓶	daLiL	ðaLiL	daLiL	ðaLiL	daLiL	ðaLiL	*daLiL
661.	net 網	kariḍ	kariẓ	kariẓ		kariẓ	kariẓ	*kariḍ
662a.	bag 袋	Lubuk	Luβuk	Luβuk			luvuk	*Lubuk
662b.						lavat	lavat	
663.	ax 斧	suḍip	suẓip	suẓip	suẓip		suẓip	*suḍip
664.	comb 梳子	garuṭ	haruṭ	haruṭ	haruṭ	haruṭ	haruṭ	*garuṭ
665.	Jew's harp 口琴	latuk	latuk			latuk	latuk	*latuk
666.	fence 籬笆	ʔalaḍ	ɦaLaẓ	ɦaLaẓ	ɦaLaẓ	ɦaLaẓ	ʔalaẓ	*ʔalaḍ
667.	soup 湯	siaw	siaw	siaw	siaw	siaw	siaw	*siaw
668.	mat 草席	ləʔap	ləɦap	ləɦap	ləɦap	ləɦap	(skam)	*ləʔap
669.	road 路	daLan	ðaLan	daLan	ðaLan	daLan	ðaðaLan	*daLan
670a.	footfall 足跡	dinapalan	ðinapalan	dinapalan		dinapalan		*dinapalan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670b.						wakal	wakal	
671.	water container 水缸		uðiyan				uðiyan	
672.	broom 掃把	(saslap)	iðap	iðap	iðap		iðap	
673.	word 話	ŋai	ŋaʔi	ŋai	ŋai	ŋai	ŋai	*ŋai
674.	swing 鞦韆	kuarəʔisan	kuruʔuisan	tiakluwan	tikəluwan	tiakəluwan	tikəluwan	
675.	trap 陷阱	pətir	pətir	pətir	pətir	pətir	pətir	*pətir
676.	hunting ground 獵區	ʔaʔalup-an	ɦaluɦalup-an	ɦalup-an		ɦalup	ʔaʔalup-an	*ʔalup
677.	eaves 簷	tintiŋ	tiŋtiŋ	tiŋtiŋ	tiŋtiŋ	tiŋtiŋ	tiŋtiŋ	*tiŋtiŋ
678.	house 房屋	rumaʔ	rumaɦ	rumaɦ	rumaɦ	rumaɦ	rumaɦ	*rumaʔ

7. VERB 動詞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701.	answer 答	t/əm/ubaŋ	t/əm/uβaŋ	t/əm/uvaŋ	t/əm/uβaŋ	t/əm/uvaŋ	t/əm/uvaŋ	*t/əm/ubaŋ
702.	bake (instones) 烤	ʈ/əm/apa	ʈ/əm/apa	ʈ/əm/apa	ʈ/əm/apa	ʈ/əm/apa	(ʈ/əm/əraŋ)	*ʈ/əm/apa
703.	bite 咬	k/əm/araʈ	k/əm/araʈ	k/əm/araʈ	k/əm/araʈ	k/əm/araʈ	k/əm/araʈ	*k/əm/araʈ
704.	blow (withbreath) 吹氣	miyup	miyup	miyup	miyup	miyup	miyup	*miyup
705.	blow (wind) 風吹	baliyan	βaliyan	faliyan	valiyan	baliyan	(v/ən/ali)	*baliyan
706.	cook 煮	d/əm/əru	ð/əm/ru	maðəru	ð/əm/ru	d/əm/ru	ðəməru	*d/əm/əru
707.	breathe 呼吸	məŋaɖ	məŋaʐ	məŋaʐ	məŋaʐ	məŋaʐ	məŋaʐ	*məŋaɖ
708.	hold up 舉起	(ɖasau)	puyʈas	puyʈas	puyʈas	puyʈas	puyʈas	
709.	burn (intransitive) 燒(不及物)	(parapaʔiʈ)	muβaʈiɦ	muvaʈiɦ	muvaʈiɦ	muvaʈiɦ	muvaʈiɦ	
710.	burn (transitive) 燒(及物)	purbu	purβu	puruvu	puruvu	purvu	purvu	*purbu
711.	bury 埋	ʈ/əm/bəl	ʈ/əm/βəl	ʈ/əm/vəl	ʈ/əm/vəl	ʈ/əm/vəl	ʈ/əm/vəl	*ʈ/əm/bəl
712.	trade 交易	ʈ/əm/imaʔ	ʈ/əm/imaɦ	ʈ/əm/imaɦ	ʈ/əm/imaɦ	ʈ/əm/imaɦ	ʈ/əm/imaɦ	*ʈ/əm/imaʔ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713.	call 叫	ʔ/əm/uyʔuy	ɦ/əm/uyɦuy	ɦ/əm/uyɦuy	ɦ/əm/uyɦuy	ɦ/əm/uyɦuy	ʔəmuyʔuy	*ʔ/əm/uyʔuy
714.	delouse 捉虱子	kiɖaraʈu	kiharaʈu	kiharaʈu	kiʐaraʈu		kiʐaraʈu	*kiɖaraʈu
715.	chew 嚼	ʔ/əm/əLʔəL	ɦ/əm/əLəɦəL	ɦ/əm/əLɦəL	ɦ/əm/əLɦəL	ɦ/əm/əLɦəL	ʔ/əm/əLʔəL	*ʔ/əm/əLʔəL
716.	choose 選	pamiliʔ	pamiliɦ		paLimiɦ	paLimiɦ	p/ən/aLimiɦ	*pamiLiʔ
717.	climb 爬	muisaʈ	muiʈas	muiʈas	muiʈas	muiʈas	muiʈas	*muiʈas/ *muisaʈ
718.	close 關	ʔaLəb	ɦaLβi	ɦaLvi	ʔəLvi	ʔaLvi	ʔaLvi	*ʔaLəbi
719.	open 開(門)	ʈuali	ʈuali	ʈuali	ʈuali	ʈuali	ʈuali	*ʈuali
720a.	come 來	alamu		alamu		alamu	alamu	*alamu
720b.			kaðika		kaðika	kaðika		
721.	return(home)回家	murumaʔ	murumaɦ	murumaɦ	murumaɦ	murumaɦ	murumaɦ	*murumaʔ
722.	go 去	wa	wa	wa	wa	wa	wa	*wa
723a.	cough 咳	ɖ/əm/ial			ʐ/əm/iyal		ʐ/əm/uwal	*ɖ/əm/ial
723b.			ɦ/əm/saŋ	ma-ɦsaŋ	miyup	ɦ/əm/saŋ		
724.	cut(wood) 砍	maʈək	maʈək	maʈək	maʈək	maʈək	maʈək	*maʈək
725.	cut(meat)切肉	k/əm/əʈkəʈ	k/əm/əʈkəʈ	——	k/əm/əʈkəʈ	——	k/əm/əʈkəʈ	*k/əm/əʈkəʈ
726.	chop 剁	ʈ/əm/əbtəb	ʈ/əm/əβtəβ	ʈ/əm/əvtəv	ʈ/əm/əvtəv		ʈəməvtəv	*ʈ/əm/əbtəb
727.	cut(with scissors) 剪	g/əm/ərtim	h/əm/artim	h/əm/artim	h/əm/ərtim	h/əm/ərtim	h/əm/artim	*g/əm/artim
728.	cut(a mark)刻	pakəlaʐaman	pukəlaʐaman		pukaʐalaman	pukaʐalaman	pukaʐalaman	*pukəlaʐaman
729.	dance 舞	maLikasaw	maLikasaw	muLikasaw	muLikasaw	muLikasaw	maLikasaw	*muLikasaw
730.	dance(aboriginal folk dance) 山地舞	muarak	muarak	muarak	muarak	muarak	muarak	*muarak
731.	defecate 大便	muʈaʔi	muʈaɦi	muʈaɦi	muʈaɦi	muʈaɦi	muʈaʔi	*muʈaʔi
732.	die 死	m/in/aʈay	m/in/aʈay	m/in/aʈay	m/in/aʈay	m/in/aʈay	m/in/aʈay	*m/in/aʈay
733.	kill 殺	p/in/aʈay	p/in/aʈay	p/in/aʈay	p/in/aʈay	p/in/aʈay	p/in/aʈay	*p/in/aʈay
734.	fight 打仗	maʈaʈəpuk	mapuakpuk		maʈaʈəpuk	maʈaʈəpuk	maʈaʈəpuk	*maʈaʈəpuk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735.	dig 挖掘	k/əm/uruʈ	k/əm/ruʈ	k/əm/uruʈ	k/əm/əruʈ	k/əm/əruʈ	kəmuruʈ	*k/əm/uruʈ
736.	dig up taro 挖芋	kibuʔir	kiβuɦir	kiβuɦir	kivuɦir	kivuɦir	kivuʔir	*kibuʔir
737.	dream 夢	matiaʔ	matiaɦ	matiaɦ	matiaɦ	matiaɦ	matiaɦ	*matiaʔ
738.	drink 喝	ʈ/əm/kəL	ʈ/əm/kəL	ʈ/əm/kəL	ʈ/əm/kəL	ʈ/əm/kəL	ʈ/əm/kəL	*ʈ/əm/əkəL
739.	eat 吃	məkan	məkan	məkan	məkan	məkan	məkan	*məkan
740.	enter 進入	musabak	musaβak	musaβak	musavak	musavak	musavak	*musabak
741.	float 浮	t/əm/abaw	t/əm/aβaw		t/əm/avaw	t/əm/avaw	t/əm/avaw	*t/əm/abaw
742.	fly 飛	mubiʔi	muβiɦi	muβiɦi	muviɦi	mubiɦi	muviʔi	*mubiʔi
743.	give 給	bəray	βəray	βəray	vəray	vəray	vəray	*bəray
744.	give birth 生子	miwalak	mialak	mialak	mialak	mialak	mialak	*mialak
745.	hear 聽	kilŋaw	kiŋər	kiŋər	kiŋər	kiŋər	kiŋər	
746.	know 知	malaɖam	malaʐam	malaðam	maðalam	maʐalam	maʐalam	
747.	live 住	kaɖu	kaʐu	kaʐu	kaʐu	kaʐu	kaʐu	*kaɖu
748.	move, repeat 動,重覆	masal	masal	masal	masal	masal	masal	*masal
749.	pain 痛	nana	nana		nana	nana	nana	*nana
750.	pass 通過	mulibat	məLaβat	muLavat	maLavat	muLabat	Ləmavat	*məLibat
751.	play 遊玩	kibaŋabaŋ	kiβaŋaβaŋ		kivaŋavaŋ		kivaŋavaŋ	*kibaŋavaŋ
752.	play (like children) 玩耍	maLinay	maLinay	(muraŋi)	malinay	malinay	(matuLas)	*maLinay
753.	pound (rice) 舂米	matinapan	matinapan	matinaan	(səmuhsuh)	matinaan	matinapan	*matinapan
754.	pull 拉	k/əm/ɖəŋ	k/əm/ʐəŋ		k/əm/ʐəŋ	k/əm/ʐəŋ	k/əm/ʐəŋ	*k/əm/ɖəŋ
755.	plant 種	smaLəm	smaLəm	smaLəm	smaLəm	smaLəm	smaLəm	*smaLəm
756.	run 跑	pabkas	paβkas	paβkas	pavkas	pabkas	pavkas	*pabkas
757a.	rub 擦	malisalus	malisalus	malisalus			maʔiyasaʔus	*malisalus
757b.					maɦisaɦis	maɦiyasaɦus		
758.	scratch 搔,抓	gaʈəL	pahaʈəL	mahaʈəL	mahaʈəL	pahaʈəL	mahaʈəL	*magaʈəL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759.	see 見	mənaʔu	mənaɦu	mənaɦu	mənaɦu	mənaɦu	mənaʔu	* mənaʔu
760.	find 找	mayaʔ	mayaɦ	mayaɦ	mayaɦ	miaɦ	mayaɦ	* miaʔ(?)
761.	mend 補	ʈ/əm/apaŋ	ʈ/əm/apaŋ	ʈ/əm/apaŋ	ʈ/əm/apaŋ	tapaŋ	ʈəmatapaŋ	* ʈ/əm/apaŋ
762.	shoot(with arrow) 射(箭)	p/ən/anaʔ	p/ən/anaɦ	p/ən/anaɦ	p/ən/anaɦ	p/ən/anaɦ	pənanaɦ	* p/ən/anaʔ
763.	shoot(with gun) 打(槍)	k/əm/uwaŋ	k/əm/uwaŋ	k/əm/uwaŋ	k/əm/uwaŋ	k/əm/uwaŋ	k/əm/uwaŋ	* k/əm/uwaŋ
764.	sieve 篩	b/in/itay	β/ən/itay	f/ən/itay	v/ən/itay	v/ən/avitay	(həmahan)	* b/ən/itay
765.	sing 唱	s/əm/ənay	s/əm/nay	s/əm/unay	s/əm/ənay	s/əm/ənay	s/əm/nay	* s/əm/ənay
766.	sit 坐	(katəŋaɖau)	k/əm/ayan	k/əm/ayan	k/əm/ayan	k/əm/ayan	kəmayan	
767.	sleep 睡	alupəʔ	alupəɦ	alupəɦ	alupəɦ	alupəɦ	alupəɦ	* alupəʔ
768.	smell 聞	ʈ/əm/aul	ʈ/əm/aul	ʈ/əm/aul	ʈ/əm/aul	ʈ/əm/aul	ʈ/əm/aul	* ʈ/əm/aul
769.	sneeze 打噴嚏	(maŋusi)	p/ən/aɦiŋ	p/ən/aɦiŋ	p/ən/aɦiŋ	p/ən/aɦiŋ	pənaʔiŋ	
770.	snore 打鼾	maruŋ	ɦ/əm/aruŋ	ɦ/əm/aruŋ	ɦ/əm/aruŋ	ɦ/əm/aruŋ	ʔ/əm/aruŋ	* ʔ/əm/aruŋ
771.	speak 說	marŋay	marŋay	marŋay	marŋay	marŋay	marŋay	* marŋay
772.	spit 吐痰	t/əm/ama	t/əm/ama	t/əm/ama	t/əm/ama	t/əm/ama	t/əm/ama	* t/əm/ama
773.	spread(a mat)鋪(蓆)	(b/ən/aLat)	β/ən/akar	β/ən/akar	v/ən/akar	b/ən/akar	vənakar	
774.	swallow 吞	Lamd-aw	Lamð-aw	Lamð-aw	L/əm/aməð		Lamð-aw	* L/əm/aməd
775.	swell 腫脹	bənarəʔ	βunarəɦ	βunarəɦ			vənarəɦ	* bənarəʔ
776a.	swing 搖擺	kuruwis	kuruwis					* kuruis
776b.				muiyur	muiyur	muyur	muyur	
777.	throw 丟	maʈəl	ɦ/əm/aʈəl	aʈəlan	aʈəlan	aʈəlan	aʈəlan	* ʔ/əm/aʈəl
778.	tie(a knot)打結	b/ən/aliʔʈu	β/ən/aliɦʈu	β/ən/aliɦʈu			valiʔəʈu-aw	* b/ən/aliʔəʈu
779.	tie(up) 綑綁	b/ən/ətbət	β/ən/ətəβət		vətəvətan-ay		v/ən/təvət	* b/ən/ətəbət
780.	turn(something around) 轉動	muliulius	muliulius	muliyus	muliulius	məliulius	muliulius	* mulius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781.	turn over 翻轉	mubuliyas	muβuliyas	muβuliyas	muvLiyas	muvLiyas	muvLiyas	* mubulias
782.	urinate 小便	misiʔ	misiɦ	misiɦ		misiɦ	misiɦ	* misiʔ
783.	vomit 吐	(ɖ/əm/lia)	mutaɦ	mutaɦ	mutas	mutaɦ	mutaɦ	
784.	walk 走	k/əm/akawaŋ	kawaŋ	ma-kawaŋ	k/əm/akawaŋ	k/əm/akawaŋ	k/əm/akawaŋ	* kawaŋ
785.	wash(clothes)洗(衣)	b/ən/asəʔ	β/ən/asəɦ	funasəɦ	(rəmaməs)	b/ən/asəɦ	(rəmaməs)	* b/ən/asəʔ
786.	wash(utensils) 洗(器皿)	məlisaw	məlisaw	məlisaw	ləmisaw		ləmisaw	* məlisaw/ * ləmisaw
787a.	wash bathe 洗澡	dəmirus					ðəmirus	* d/əm/irus
787b.			mənimun	mənimun	mənimun	mənimun		
788.	weave(cloth)紡織	t/əm/nun	t/əm/nun	t/əm/nun	t/əm/ənun	t/əm/ənun	(smiʐtav)	* t/əm/nun
789.	weed(to) 除草	mərbay	mərəβay	mərəβay	rəmvay	mərvay	rəmvay	* mərəbay/ * rəməbay
790.	work 工作	kikarun	kikarun		kikarun		kikarun	* kikarun

8. QUALITIES & STATES 形容詞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8001.	alive 活	baʔaw	βaʔaw	faʔaw	vaaw	baaw	vaʔaw	* baʔaw
8002.	all 全部	pəniya	pəniya	piniya	pəniya	pəniya	pəniya	* pənia
8003.	angry 怒	ʔiləməs	ɦiləməs	ɦiləməs	ɦeləməs	heləməs	ʔiləməs	* ʔiləməs
8004.	annoyed 煩擾	bənaŋabaŋ	βunaŋaβaŋ		vənaŋavaŋ	bənaŋavaŋ	vənaŋavaŋ	* bənaŋabaŋ
8005.	noisy 吵鬧				vuriɦawan	vuriɦawan	vuriʔawan	
8006.	shame 害羞	(igəla)	(masamaʐ)		maira	maira	mayra	
8007.	bad 壞	(kuatis)	kuaʈəŋ	kuaʈəŋ	kuaʈəŋ	kuaʈəŋ	kuaʈəŋ	
8008.	big 大	maʔiɖaŋ	maɦiʐaŋ	maɦiʐaŋ	maɦiʐaŋ	maɦiʐaŋ	maʔiʐaŋ	* maʔiɖaŋ
8009.	bitter 苦	ʔapəlil	ɦapəlil	apəlil	ɦapəlin	ɦapəlin	ʔapəlin	
8010.	salty 鹹	ʔasil	ɦasil	ɦasil	ɦasil	ɦasil	ʔasil	* ʔasil
8011.	harsh 澀	ʔaspa			ɦaspa	ɦaspa	ʔaspa	* ʔaspa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8012.	blind 瞎	mabutiʔ	maβutiɦ	maβutiɦ	maβutiɦ	maβutiɦ	mavutiɦ	* mabutiʔ
8013.	brave 勇敢	ʔuriŋəʈ	ɦuriŋiʈ	ɦuriŋəʈ	ɦuriŋəʈ	ɦuriŋəʈ	ʔuriŋəʈ	* ʔuriŋəʈ
8014.	broken 破	mupəsaʔ	mupisaɦ	mupisaɦ	mupisaɦ	mupisaɦ	mupisaɦ	* mupisaʔ
8015.	cheap 便宜	maduLu	maðuLu	maðuLu	maðuLu	maðuLu	maðuLu	* maduLu
8016.	cold(weather)冷(天氣)	(liʈək)	artiʐ	artiʐ	artiʐ	artiʐ	artiʐ	
8017.	cold(thing)冷(東西)	ʈaliŋʈiŋ	ʈaliŋʈiŋ		ʈaliŋʈiŋ	ʈaliŋʈiŋ	ʈaliŋʈiŋ	* ʈaliŋʈiŋ
8018.	cooked (煮)熟	maɖəru	maðəru	maðəru	maðərula	maðəru	maðəru	* madəru
8019.	lame 跛	matipuʔ	matipuɦ	matipəɦ	matsipuɦ	matipuɦ	matipuɦ	* matipuʔ
8020.	crispy 脆	ramuʔ	ramuɦ	ramuɦ	ramuɦ	ramuɦ	ramuɦ	* ramuʔ
8021.	crowded 擁擠	maʔəʈʔəʈ	maɦəʈəɦəʈ	maɦəʈəɦəʈ	maɦəʈəɦəʈ		mahəl	* maʔəʈəʔəʈ
8022.	dark 暗	ʔarməŋ	ɦarməŋ	ɦarməŋ	ɦarməŋ	ɦarməŋ	ʔarməŋ	* ʔarməŋ
8023.	dead 死的	minaʈay	minaʈay-la	minaʈay-la	minatay	minaʈay	minaʈay	* minaʈay
8024.	deaf 聾	maʈuLəʔ	ʈuLəɦ	maʈuləɦ	maʈuLəɦ	maʈuLəɦ	maʈuLəɦ	* ma-ʈuLəʔ
8025.	decay 腐爛		matupaɦ	matupaɦ	matupaɦ	matupaɦ	matupaɦ	
8026.	deceitful 欺騙的	mabutaʔ	maβutaɦ	mavusus	maβusus	maβusus	mavusus	* mabutaʔ
8027.	deep 深	asabak	asaβak	asaβak	asaβak	asavak	asavak	* asabak
8028.	different 異	markamli	ɦaʐiðmarəsan	haʐimarəsan	ɦaʐimarsan	ɦaʐimarsan	ʔaʐimarsan	
8029a.	disappointed 失望	maspəl	aspəl	aspəl				
8029b.					sipələŋ		sipələŋ	
8030.	dislike 不喜歡		ɦaʐi sahar	haʐi sahar	ɦaʐi sahar		ʔaʐi sahar	
8031.	drought 乾旱	ʔamənin	ɦamniŋ	hamniŋ			ʔamnin	* ʔamniŋ
8032.	dry 乾	marum	marum	marum	marum	marum	marum	* marum
8033.	dumb 啞	maʔumuy	ɦumuy	ɦumuy	maɦumuy		maʔumuy	* ʔumuy
8034.	dusk 昏暗	ʔmarmərməŋ	ɦəmarmərməŋ	hmarmərməŋ	ɦəmarməŋ		ʔəmarməŋ	* ʔəmarməŋ
8035.	exhausted 累極	rakasan	rakasan	rakasan	rakasan	rakasan	rakasan	* rakasan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8036. expensive 貴	paɖaŋaL	paʐaŋaL	paʐaŋaL	paʐaŋaL	paʐaŋaL	paʐaŋaL	*paɖaŋaL
8037. exterminate 消滅	maʈəpu	maʈəpu	maʈəpu	maʈəpu		maʈəpu	*maʈəpu
8038a. faint 昏眩		maliŋaʈ	maliŋaʈ		maliŋaʈ		
8038b.	mutəLuk			mutəLuk		mutəLuk	*mutəLuk
8039a. fast 快		ðika	dikaʔ			ðika	
8039b.	(ʔariʔi)	haLamham		haLamham		haLamham	
8040a. fat 胖	ulanəʔ	ulaniɦ		ulanəɦ			*ulaniʔ
8040b.				səmvər	səmvər	səmvər	
8041. few 少	(saima)	saʔəman	saʔəman	samman	samman	saʔəman	
8042. finish 完	mupia	mu-pia-la		mupia-la	piaʔ	piaʔ	*pia
8043. flat 平	dilapilapiʔ	ðilapilapiɦ		lapilapiɦ	ðilapilapiɦ	lapilapiɦ	*di-lapilapiʔ
8044a. fragrant 香	uliŋul	uliŋul	uliŋul				*uliŋul
8044b.				ŋuliŋul	ŋuliŋul	ŋuliŋul	
8045. full (as a container) 滿	matəmuy	matəmuy	matəmuy	matəmuy	matəmuy	matəmuy	*matəmuy
8046. full (after eating) 飽	buʈəkər	βuʈəkər	fuʈəkər	βuʈəkər	βuʈəkər	vəʈəkər	*bəʈəkər
8047. good 好	ʔinaba	ɦinaβa	ɦinava	ɦinava	ɦinava	ʔinava	*ʔinaba
8048. greedy 貪心的	aLŋat	aLŋat		aLŋat	aLŋat	aLŋat	*aLŋat
8049. happy 快樂	smaŋaL	smaŋaL	smaŋaL	smaŋaL	smaŋaL	smaŋaL	*smaŋaL
8050 difficult 難	kakuaLəŋan	kakuaLəŋan		kakuaLəŋan	kakuaLəŋan	kakuaLəŋan	*kakuaLəŋan
8051. hard 硬	maʈuʔa	maʈuɦa	maʈuɦa	matuɦa	matuɦa	matuʔa	*maʈuʔa
8052. heavy 重	aLuɖun	aLuʐun	aLuʐun	aLuʐun	aLuʐun	aLuʐun	*aLuɖun
8053a. high 高	asaʈ	aʈas	aʈas	atas	atas	aʈas	*aʈas/ *asaʈ
8053b.					tihasar	tihasar	
8054. hot 熱(天)	biʔas	βiɦas	fiɦas	viɦas	biɦas	viʔas	*biʔas
8055. hungry 餓	sabuLaw	saβuLaw	savuLaw	saβuLaw	savuLaw	savəLaw	*sabuLaw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8056.	impatient 不耐煩	(marawraw)	mapalak		mapaLak	mapaLak	mapaLak	
8057.	gossiping 多話	maŋay	maŋay	maŋay	maŋay	maŋay	maŋay	*maŋay
8058a.	interesting 有趣	pakasa	pakasa	pakasa			pakasa	*pakasa
8058b.					kasahasahar	kasahasahar		
8059.	long for 渴望的	(samək)	haʈəL		haʈəL	haʈəL	haʈəL	
8060.	behind time 遲	abiLin	aβiLin	aβiLin	aβiLin	aviLin	aviLin	*abiLin
8061.	late 晚的				piwari		piwari	
8062a.	lazy 懶	matuka	tuka					
8062b.					maðariw	maðariw	maðariw	
8063.	bright 亮	smənan	səmnan	səmnan	səmnan	səmnan	səmnan	*səmnan
8064.	like 喜歡		sahar	sahar	sahar	sahar	sahar	
8065.	lonely 寂寞	saləŋsəŋ	saləŋsəŋ	saləŋsəŋ	saLəŋsəŋ		saləŋsəŋ	*saləŋsəŋ
8066.	long(object) 長	(baLakas)	tatəlaw	tatəlaw	tatəlaw	tatəlaw	tatəlaw	
8067.	long(time) 久	sawariyan	sawarian	sawayan	sawarian	sawarian	sawariyan	*sawarian
8068.	loose 鬆	mubakbak	muβakβak	muvakvak	muvakvak		muvakvak	*mubakbak
8069a.	lost 遺失	maʔatəl	muɦatəl	muhatəl	muɦatəl			*muʔatəl
8069b.					muLməs		maLməs	
8070.	low 低/矮	(ʔadarə)	aLusu	aLusu	aLusu		aLusu	
8071.	short 短	likti	likti	likti	likti	likti	likti	*likti
8072.	many 多	saɖu	saʐu	saʐu	saʐu	saʐu	saʐu	*saɖu
8073.	narrow(as path) 窄	saʔuʈ	saɦuʈ	saɦuʈ	saɦuʈ	saɦuʈ	saʔuʈ	*saʔuʈ
8074.	narrow 狹	(liŋut)			luɦətip	luɦətip	luʔətip	
8075.	new 新	bəkaL	βəkar	fəkar	vukaL	bəkaL	vəkaL	*bəkaL(?)
8076.	noisy 吵鬧	buriʔawan	βuriɦawan	βuriɦawan	vuriɦawan	buriɦawan	vuriʔawan	*buriʔawan
8077.	numb 麻痺	miaburəŋ	ɦ-əm-iaβurəŋ	mariavurəŋ	ɦ-əm-iβaβurəŋ	miavurəŋ	ʔ-əm-ivavurəŋ	*ʔ-əm-iburəŋ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8078.	old(thing) 舊	maLuman	maLuman		maLuman	maLuman	maLuman	*maLuman
8079.	old(age) 老	maʔiḍaŋ	maʔiẓaŋ		ðawaðawan	ðawaawan	ðawaðawan	*maʔiḍaŋ
8080.	other(person)別的(人)	maḍuma	naẓuma	aẓuma	naẓuma	inaẓuma	naẓuma	naḍuma
8081.	pitiful 可憐	kalamalaman	kalamalaman	kalamalaman	kalamalaman	kalamalaman	kalamalaman	*kalamalaman
8082.	poisonous 有毒	madawak	maðawak-an	kaðawak-an	kaðawak-an	kaðawak-an	maðawak-an	*madawak
8083.	pregnant 懷孕	(papəliʔ)	maLiʔi		maLiɦi	maLiɦi	maLiʔi	
8084.	ragged 破爛	piripirisan	piripirisan	piripirisan	piripirisan		pisipisiŋan	*piripirisan
8085.	raw 生	(baʔaw)			maat	maɦaṭ	maʔat	
8086.	resemble 像	(kamawan)	mararsan		marsan	marsan	marsan	
8087.	right(correct) 對	pamau	pamau		pamau		pamau	*pamau
8088.	ripe 成熟	(maLuLu)	maβuL	maβuL	maβuL	maβuL	mavuL	
8089.	rotten(as wood) 腐敗(木頭)	maramət	maramət	maramət	maramət	maramət	maramət	*maramət
8090.	rotten(as food) 腐敗(食物)	matupaʔ	matupaɦ		matupaɦ	matupaɦ	matupaɦ	*matupaʔ
8091.	coarse 粗	kətəbə	kətiβi	kətiβi		kativi	(hurimas)	*kətibi
8092a.	rough 粗糙		pariparisan	pariparisan	paripariyan	paripariyan		
8092b.		gurimas			hurimas		hurimas	*gurimas
8093.	scattered 亂	təmpiʔ	təmpiɦ	təmpiɦ	təmpiɦ		təmpiɦ	*təmpiʔ
8094a.	shallow 淺	apataran	apana	apana				
8094b.					asaβasaβak	asaβasaβak	asavasavak	
8095.	sick 病	kualəŋ	kuaLəŋ	kuaLəŋ	kuaLəŋ	kuaLəŋ	kuaLəŋ	*kualəŋ
8096.	thin 瘦	(sariwasiw)	βariβariw	βariβariw	varivariw	barivariw	varivariw	
8097.	sleepy 想睡	(paLaləpə)	tuŋtuŋ	tuŋtuŋ	tuŋtuŋ	tuŋtuŋ	tuŋtuŋ	
8098.	slippery 光滑	dalus	aɦa-ðalus	dalus	ðaLus	daLus	ðalus	*dalus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8099.	small 小	makitəŋ	makitəŋ	makitəŋ	makitəŋ	makitəŋ	makitəŋ	*makitəŋ
8100.	smell bad 臭	ʔaŋʈuL	ɦaŋʈuL	ɦaŋʈuL	ɦaŋʈuL	ɦaŋʈuL	ʔaŋʈuL	*ʔaŋʈuL
8101.	fishy 腥	ʔaŋri	ɦaŋri	ɦaŋrit	ɦaŋri	ɦaŋri	(aŋsis)	*ʔaŋri
8102a.	smooth 平滑的	dilaʔus	ðilaɦus	ðilaɦus			ðilaʔus	*dilaʔus
8102b.					ɦiʈəlas	ɦiʈəlas	ʔəʈəLas	
8103.	soft 軟	mamǝs	amamǝs	amamǝs		amǝs	amǝs	*amǝs
8104.	sour 酸	ʔarsəm	ɦarsəm	ɦarsəm	ɦarsəm	ɦarsəm	ʔarsəm	*ʔarsəm
8105.	sticky 黏的	dulikiʈ	ʐaLkiʈ	ðaLkiʈ	lalkiʈ	ʐalkiʈ	lalkiʈ	
8106.	straight 直	patəɖəl	patəʐəl	patəðəl	patəʐəl	patəʐəl	patəʐəl	*patəɖəl
8107a.	strong 强	marəkuɖaŋ	marukəʐaŋ		marukəʐaŋ		marukəʐaŋ	*marukəɖaŋ
8107b.			ðalikðik	ðalikðik	ðalikðik	dalikðik		
8108a.	sweet 甜	dalʔu	ðalɦu			dalwu(?)		*dalʔu
8108b.				tapuɦ	taβuɦ		tavuɦ	
8109.	terrible 可怕	(kiantaŋan)	kakawkawʔu		kakawkau	kakawkau	kakawkau	
8110a.	thick 厚	kətəbə	kətiβi	katiβi		kativi		*kətibi
8110b.					kərəməL		kərəməL	
8111.	thin(as paper)薄	(saisal)	aripiʈ	aripiʈ	alipiʈ	alipiʈ	alipiʈ	
8112.	thirsty 渴	ʔaʔaw	ɦaɦau		ɦau		ʔaw	*ʔaw
8113.	tidy 整齊	muapəʈ	muapəʈ	muapəʈ	muapəʈ	muapəʈ	muapəʈ	*muapəʈ
8114a.	together 一同	salaŋan	salaŋan				salaŋan	
8114b.				mukasa	mukasa	mukasakasa	mukasa	
8115.	wet 濕	sapənəʔ	musapənəɦ	sapunəɦ	sapnəɦ	sapnəɦ	sapnəɦ	*sapənəʔ
8116.	wide 寬	(kəLawaŋ)	Lawas	Lawas	Lawas	Lawas	Lawas	
8117.	windy 有風的	baliyaliyan	βaliyaliyan	faliyaliyan	vaLiyan	vaLiyan	valiyan	*baliyan
8118a.	wounded 受傷	mabuliʔ	maβuliɦ	maβuliɦ		mavuliɦ	mavuliɦ	*mabuliʔ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8118b.				kirpanana	mupanana		mupanana	
8119.	wrong 錯	pamli	pamli	pamli	pamli	pamli	pamLi	* pamli
8120.	young 年輕		lalakʐia	lalakʐia	lalakʐiyan	lalakʐia	lalak	
8121.	black 黑色	ʔuɖəɖəm	ɦuʐəɦuʐəm	uʐəʔuʐəm	ɦuʐəɦuʐəm	ɦuʐəɦuʐəm	ʔuʐəʔuʐəm	* ʔuɖəʔɖəm
8122.	light blue 天藍色的	ʈəmaɲiaɲia	ʈəmaɲiaɲia	ʈəmaɲiaɲia		ʈəmaɲia	ʈəmaɲiaɲia	* ʈəmaɲia
8123.	blue 藍	məraʔat	məraɦat	məraɦat	məraɦat	məraɦat		* məraʔat
8124.	gray 灰色的		karɦaβuɦaβu	karhaβuhaβu	karɦaβuɦaβu	karɦavuɦavu		
8125a.	red 紅		ʐəmiar	ʐəmiar		ʐəmiar		
8125b.		midaraŋ			ʐaŋʈaraŋ		ʈaŋʈaraŋ	
8126.	whiter 白	(burnan)	βurtih	purtih	vultiɦ	vultiɦ	vuLtiɦ	
8127.	yellow 黃	maLuLuʔ	maLuLuh	maLuLuh	maLuLuɦ	maLuLuɦ	maLuLuɦ	* maLuLuʔ
8128.	purple 紫色的		ʐəmaləmʐəm	ʐəmaləmʐəm	ʐəmaLəmʐəm	ʐəmaLəmʐəm	ʐəmaLəmʐəm	
8129.	variegated 花的				valavalayan	valavalayan	valavalayan	

9. TIME & EXISTENTIALS 時詞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901.	daytime 白天	ʔuninan	ɦuninan	ɦuninan	ɦuninan	ɦuninan	ʔuninan	* ʔuninan
902.	day 天(日子)	wari	wari	wari	wari	wari	wari	* wari
903.	evening 晚上	ɖəmkakələm	karaurauβ	karaurauβ			ʔarmərməŋ	
904.	night 夜	karaub	karauβ		(ɦarəməŋ	ɦarəməŋ	ʔarməŋ)	* karaub
905.	morning 晨	(smaluan)	ɦəmanamanan	ɦəmanamanan	ɦəmanamanan	ɦəmanamanan	ʔəmanamanan	
906.	noon 午		ɦəmanan		ɦəmanan	kinaɦəmananan		
907a.	afternoon 下午	kalaʔukan	karaʔukan					
907b.				karaɦaliyan	karaɦaliyan	karaɦaliyan	karəʔaliʔaliyan	
908.	yesterday 昨天	ʔadanan	aðaman	aðaman	aðaman	aðaman	aðaman	* adaman
909.	month 月	buLan	βuLan	fuLan	vuLan	buLan	(ʔilas)	* buLan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910.	year 年	ʔami	ɦami	ɦami	ɦami	ɦami	ʔami	*ami
911.	summer 夏	dənun	ðəruŋ	dəruŋ	ðəruŋ	dəruŋ	ðəruŋ	
912.	winter 冬	(kaguluan)	βutiliyan	βutiliyan	vuʈəLiyan	vuʈəLiyan	vuʈəliyan	
913.	now 現在	garəm	harəm	harəm	harəm	harəm	harəm	*garəm

10. PRONOUNS, DEMONSTRATIVES, INTERROGATIVES & LOCATIVES 代詞、指示詞、方向詞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1001.	I 我	ku	iŋku	iŋku	iŋku	iŋku	iŋku	
1002.	you 你	(kanu)	inu	inu	inu	inu	inu	
1003.	he 他	(taitaw)	intaw	intaw		intaw		
1004.	we(inclusive) 咱們	(kanta)	inta	inta	inta	inta	inta	
1005.	we(exclusive) 我們	(mimi)	iniam	iniam	iniam	iniam	iniam	
1006.	you(pl.) 你們	(muymu)	inəmu	inəmu	inəmu	inmu	inəmu	
1007.	they 他們	(naɖunu)	intaw	inaʐu	naʐu	naʐu	naʐiwʔa	
1008.	what 什麼	(amanay)	əman		əman	əman	əman	*əman
1009.	who 誰	(ʔimanay)	iəman	imanu	imman	imman	iʔəman	
1010.	when 何時	(anasuwa)	aiðan	aʔiðan	aiðan	aiðan	aiðan	
1011.	where 何地	(isuakaɖi)	iiyan	iiyan	iiyan	iiyan	iʔiyan	
1012a.	why 爲什麼		kəmðakuða	kəmðakuða		kəmuðakuða		
1012b.		awkəmaɖu			mankəmaʐu		kəmaʐu	
1013a.	how 如何		kuðakuðayaw	kuðakuðayaw				
1013b.		kəmudakuda			kəmuða	kəmuða	kəmuða	*kəmuda
1014a.	how many 多少		piðapiðaya	piðaya	piðaya	piðapiðaya	papiðaya	
1014b.		mununaʔ	manuəman		manuuman	manuuman	manuuman	
1015.	this 這個	idini	ini		ini	ini	ini	*ini
1016.	that(near) 那個(近)	iɖu	iʐu	iʐu	iʐu	iʐu	iʐu	*iɖu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1017.	that(remote)那個(遠)	idiyu	iʐiw	iʐiyu	iʐiw	iʐiw	iʐiw	*iɖiw
1018.	here 這裏	kadini	kani		kani	kani	kani	*kani(?)
1019.	there 那裏(近)	kaɖu	kaʐu	kaʐu	kaʐu	kaʐu	kaʐu	*kaɖu
1020.	yonder 那裏(遠)	kaɖiyu	kaʐiw	kaʐiyu	kaʐiw	kaʐew	kaʐiw	*kaɖiw
1021.	near 近	adaləp	aðaləp	aðaləp	maLiðaləp	aðaləp	aðaləp	*adaləp
1022.	far 遠	ʔadawil	aðawil	aðawil	aðawil	aðawil	aðawil	*adawil
1023.	above 上面	isaʈ	iʈas	iʈas	itas	itas	iʈas	*isaʈ/*iʈas
1024.	below 下面	(idara)	Lusuʔ	Lusuʔ	Lusu	Lusu	i-Lusu	
1025.	left 左	tarawiri	tarawiri	tarawiri	tarawiri	tarawiri	tarawiri	*tarawiri
1026.	right 右	tarawalaw	tarawalan	tarawalan	tarawalan	tarawalan	tarawalan	*tarawaɭan
1027.	in front 前	ŋuayan	ŋawayan	ŋawayan	ŋawayan	ŋawayan	ŋuwayan	*ŋuayan
1028.	behind 後	likuɖan	likuʐan	likuʐan	likuʐan	likuʐan	likuʐan	*likuɖan
1029a.	beside 旁	saninin	saninin	saninin	saninin	saninin	saninin	*saninin
1029b.		tapiŋiran				tapiŋiran	tapiŋiran	*tapiŋiran
1030.	inside 內	sabak	saβak	savak	saβak	saβak	saβak	*sabak
1031a.	outside 外		panayan	panayan				
1031b.		paʈaran			paʈaran	paʈaran	paʈaran	*paʈaran
1032.	between 中間		paðuk	paðuk	paðuk	paðuk	paðuk	
1033.	east 東	Lauɖ	lauʐ	lauʐ	Lauʐ	Lauʐ	lauʐ	*laʔuɖ
1034.	west 西	daya	ʐayaʔ	iʐaya	ʐaya	ʐaya	ʐaya	*daya
1035.	south 南	(timuL)	kəðət	kəðət	kərət	kəðət	kəðət	
1036.	north 北	ʔami	ɦamiʔ	yaʔami	ɦami	ɦami	ʔami	*ʔami

11. NUMERALS　數詞

	字義	南王	下檳榔	初鹿	建和	利嘉	知本	古卑南語
1101.	one 一	sa	sa	saya	isa	sa	isa	*sa
1102.	two 二	ɖua	ɖua ~ ʐua	ʐuaya		ʐua	dua	*ɖua
1103.	three 三	tuLu	tiLu	tuLu	təLu	tiLi	təLu	*təLu(?)
1104.	four 四	pat	pat	pat	pat	pat	pat	*pat
1105.	five 五	Lima	Lima	Lima	Lima	Lima	Lima	*Lima
1106.	six 六	ənəm	nəm	nəm	unəm	ənəm	unəm	*ənəm
1107.	seven 七	pitu	pitu	pitu	pitu	pitu	pitu	*pitu
1108.	eight 八	waLu	uaLu	uaLu	waLu	waLu	waLu	*waLu
1109.	nine 九	iwa	iwa	iwa	iwa	iwa	iwa	*iwa
1110.	ten 十	puLuʔ	puLuɦ	puLuɦ	puLuɦ	puLuɦ	ʔuLuɦ(?)	*puLuʔ
1111.	twenty 二十	makabʈaan	makaβuʈakan		makaβutaan	makavutaan	makavuʈaan	*makabuʈaan(?)
1112.	thirty 三十	makatulun			makatəLun	makatəLun	makatəLun	*maka-təLun
1113.	forty 四十	makapətər(?)			makapətəl	makapətəl	makapətəl	*maka-pətəl(?)
1114.	fifty 五十	makaluaʈ			makaluaʈ	makaluaʈ	makaluaʈ	*maka-luaʈ
1115.	sixty 六十	makanəmən			makanəmən	makanəmən	makanəmən	*maka-nəmən
1116.	seventy 七十	makapitu			makapitun	makapituɭ	makapitun	*maka-pitu
1117.	eithy 八十	makawaLu			makawaLun	makawaLun	makawaLun	*maka-waLu
1118.	ninety 九十	makaiwa			makaiwan	makaiwa	makaiwa	*maka-iwa
1119.	hundred 百	saLəman	saLman	saLman	saLman	saLman	saLman	*saLman
1120.	thousand 千	sakuɖul	sukuʐul	sakuʐul	sakuʐul	kuʐul	sukuʐul	*sakuɖul
1121.	ten thousand 萬				sakuʐaw	kuʐaw	sakuðaw(?)	

原載《史語所集刊》49.3:321-392，1978年。

參考文獻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 1935.《原語によゐ臺灣高砂族傳説集》。

王人英 1967.《臺灣高山族的人口變遷》,臺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11。

末成道男 1969.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Puyuma Language*,臺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27:141-163。

安倍明義 1930.《蕃語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

宋龍生 1964.《臺灣平原的卑南族調查簡報》,臺大《考古人類學刊》23、24:67-82。

宋龍生 1965.《南王村卑南族的會所制度》,臺大《考古人類學刊》25、26:112-114。

李壬癸 1974.《臺灣南島語言的調查研究》,《幼獅月刊》40. 6:63-68。

李壬癸 1975.《臺灣土著語言的研究資料與問題》,臺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40:51-82。

Chomsky, N. and Halle, M. 1968.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Harper & Row.

Dahl, Otto C. 1973. *Proto-Austronesian*,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 15.

Dempwolff, Otto. 1934-1938. *Vergleichende Lautlehre des Austronesischen Wortschatzes*: 1. *Induktive Aufbau einer Indonesischen Ursprache*, ZES 15(1934); 2. *Deduktive Anwendung des Urindonesischen auf Austronesische Einzelsprachen*, ZES 17(1937); 3. *Austronesisches Wörterverzeichnis*, ZES 19(1938). (English translation 1971).

Dyen, Isidore. 1965. Formosan Evidence for Some New Proto-Austronesian Phonemes, *lingua* 14:285-305.

Dyen, Isidore. 1971.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and Proto-Austronesian, in Thomas, A. Sebeok, ed.,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ol. 8*, *Linguistics in Oceania*, The Hague.

Ferrell, Raleigh. 1969. *Taiwan Aboriginal Groups: Problems i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臺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17。

Li, Jen-kuei. 1973. *Rukai Structure* 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64。

Schane, Sanford A. 1973. *Generative Phonology.*

Tsuchida, Shigeru. 1976. *Reconstruction of Proto-Tsouic Phonology*,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Monograph Series No. 5.

Morphological Change of Personal Names in Saaroa: Reflecting Changes in Social Status*

In Saaroa(la?lalua) , an aboriginal language spoken in the T'ao-yüan Township, Kao-hsiung County, personal names may change morphologically to reflect changes in social status. This rare phenomenon in Taiwan aboriginal languages was first pointed out by a social anthropologist, Liu Pinhsiung(1969:129) , but without linguistic analysis, During my third field trip to the Township in 1976,[1] I was able to collect the following seven examples only after exhaustive solicitation.

Original Name	Sex	New Name after Acquiring a Son	New Name after Acquiring a Daughter
1. apɯ	F	ina-laa n-apɯ	ina-lu k-apɯ
2. aruai	F	ina-laa n-aruai	ina-lu k-aruai
3. iŋuru	F	ina-laa n-iŋuru	ina-li k-iŋuru
4. ɯlɯkɯ	F	ina-laa n-ɯlɯkɯ	ina-a p-ɯlɯkɯ
5. vanau	F	ina-laa vanau	ina-lu ku-vanau
6. amalɯ	M	ama-laa n-amalɯ	aa k-amalɯ
7. ɯlɯŋaanɯ	M	ama-amal-ɯlɯŋaanɯ	

---

* I offer this short article as a token of respect for Fr. Franz Giet, whose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dialectology in the 1930s remain significant references for students in the field. Thanks are due to Paul J-K, Li for his comments on this paper, and to Jeffrey Kao for his editorial assistance.

[1] My first trip to T'ao-yüan Township was led by the late professor Tung T'ung-ho in 1962. In 1965 I revisited the village for a week to collect additional data. I subsequently published an article in 1967 relating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t that time, I wa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on my doctoral program. Suffering from inadequate proof-reading, the article was full of mistakes. I have rewritten a part of it in a new article *Morphophonemic Change in la?alua*. My informant was Mr. Hsieh Ch'ing-chung 謝清忠, aboriginal name *latiulana wlwŋaanw* , who was sixty-five years old in 1976.

Generally speaking, except for Nos. 5 and 7 which will be explained below, all the vowel-initial names are respectively prefixed by n- or *k*- to address the person aquiring a son or a daughter. The form *ina*, is a short form of *inaʔa*, meaning "mother". *Ina-laa* is an honorific form meaning "mother having a son, and *ina-lu* an honorific form meaning 'mother having a daughter". The form *-li* in *ina-li* of No. 3 is derived from the base form *-lu*, assimilated by the succeeding syllable of the next word *k-iŋuru*. The term *ina-a p- ɯlɯkɯ* in No. 4 shows an exceptional suffix *-a* for which I cannot offer any explanation, while the prefix *p*- is probably the result of a dissimilation from *k*-conditioned by the last syllable of the name *ɯlɯkɯ* .

No. 5, *vanau*, begins with a consonant. When Vanau becomes the mother of a son, her name remains unchanged save for the addition of the honorific form *ina-laa*. But when she has a daughter, following the general rule, her name is prefixed by *k*-. Because no consonant clusters are permitted in Saaroa, a transitional vowel -u- is added to the prefix, therefore, *ku-vanau*.

The form *ama*, which is a short form of *amaʔ*a, means "father". The reduplicated form *ama-ama* is an honorific form for a father who has a son, while *aa* is an honorific form for a father who has a daughter. *Ama-laa* in No. 6 is a change analo- gous to the female form *ina-laa*. The origin of the prefix *l̥-in* No. 7 is obscure. There are three possible explanations:

1) A result from a double dissimilation: n→l conditioned by the final syllable -*nɯ* , and then l→l̥, conditioned by the succeeding syllable- *lɯ*.

2) A partial assimilation form n→l̥ influenced by the following- *lɯ*.

3) *l̥*-is an innovation. Because Kanakanavu *n* corresponds to Saaroa *l̥*,[2] the older form of the prefix *n*- is still kept in most of the honorific names, but No. 7 reflects a recent change.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ich is the correct solution among these three.

---

[2] Kanakanavu and Saaroa are two branches of the Southern Tsou. For their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s, see Yen 1964.

We need more comparative study of Tsou.

原載 *Chinese-Western Encounter: Studies in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Festschrift for Franz Giet, SVD on the Occasion of His 85th Birthday, 383-384, 1987 年。

References

Liu Pin-hsiung. 1969.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Saalu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28:67-196.

Ting Pang-hsin. 1967.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L̥aʔalua Language, Formosa—Phonetic System. *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Symposium in Honor of Dr. Li Chi on His 70th Birthday. Part Ⅱ:913-932.

Yen, Margaret M. 1964. *Languages of the Kanakanavu and L̥aʔalua: A* Preliminary Compariso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35: 135-154.

中國文字與語言的關係
——兼論中國文字學*

一、引　論

任何語言與文字都是符號。符號有好幾類。拼音文字與其所代表之語言在符號的分類裏並無二致,而中國的語言與文字就其性質而言,所屬的類別頗有不同。

通常我們把符號分爲三種:第一類是事物的圖像。例如路標上的右轉符號"↱"跟事實上的道路方向完全一致;又如"𓅃"表示一只鳥,該符號與鳥的本形甚爲相似。換句話説,符號與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間有極密切的關聯,符號之構造不能違背事物之真形。第二類是自然的徵象。例如遠處有濃煙,我們立刻會聯想到濃煙之下常有烈火;又如低空密佈黑雲,風滿小樓,可能就是山雨欲來的前奏。凡是符號和某一類自然現象有因果關係的都屬於這一類。第三類則是人爲的表象,某一種意義由某一個符號來代替,其間的關係完全是任意的。該符號之爲我們所採用而至通行,其原因乃是約定俗成。

根據以上的分類,所有語言中的極大部分都屬於第三類。因爲語言中某一組音及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這裏説"極大部分"自然意味着"有極小部分"是出乎這一類以外的,那就是語言中的象聲詞。我們對象聲詞的解釋可以分爲兩派:第一,象聲詞既然是象"聲"的,自然和本來的聲音有相當的關係,我們可以從這個名詞本身看出這一種精神來。那麽,

---

* 本文英文簡稿曾在第二十八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中宣讀,現在發表的内容較英文稿爲該密。作者在此謝謝史語所惠賜意見的諸先生;本文完成後,復承李方桂先生審閲,並此致謝。

我們也就可以把它歸之於符號的第一類——事物的圖像,因爲它雖然不代表事物的本形,但與事物的本音有關。第二,即使象"聲"詞與其所代表的真實聲音之關係仍然是任意的[①]。現在引用趙元任先生《語言問題》中的一個例子:江蘇常州管一種秋蟬叫"楊息哩"[②],因爲它叫起來就是"楊息哩,楊息哩"這麽叫的;而這同一種蟬,在河北就管它叫"夫地夫凉兒",自然也因爲它的叫聲很接近這幾個音節:"夫地——夫凉兒,夫地——夫凉兒"! 大家都覺得自己的象聲詞很像真的蟬鳴,然而把這兩種象聲詞對比看來,在聽覺上兩者的差距如此之大,就會發現它們的任意性。本文作者的看法屬於前一派,我們覺得不管象聲詞與本來聲音的距離有多遠,或者象同一種聲音的兩種象聲詞差別有多大,無論如何,正如我們不能否認"↱"與道路右轉的關聯一樣,我們也無法否認象聲詞與"本音"的關聯。我們絶不會用"叮叮當當"或"霹靂啪啦"來描繪這一種秋蟬的叫聲。

除去象聲詞,語言的其他部分都屬於人爲的表象,中國語言也不例外。换成書寫系統以後,拼音文字既然衹是拼寫語言聲音的符號,自然無法跳出語言的規範。而中國文字則異於是,它與語言的關係較爲複雜。現在,在討論中國語文特有的關係之先,暫且普泛地來觀察一下語言與文字基本的不同處。

語言是一套聽得見的符號。在未有錄音設備以前,説出來的話對聽的人儘管言猶在耳,而那一串聲音立刻就消失無踪。爲了要彌補這一缺陷,文字就應運而生。文字是看得見的符號,可以傳之久遠。所謂"久遠"就是在時間與空間兩方面增進語言的功能。這樣説來,文字實在是語言的記錄,又因爲文字的記載遠比所説的話少得多,語言中的語調、重音、停頓也不是文字所能表現出來的[③]。所以文字就無法精密地記下語言所有的内涵,所以文字就成爲語言的"不完整的"記錄。

再進一步説,凡是看得見的符號如果直接代表事物本身的意義,比方文字畫,畫這樣一個圖:"☼",有的人看了説"太陽";有的人説"日頭";有的人説"sun",那就不是文字。一直到這種符號代表語言中特定的一部分時,纔

---

① 趙元任 1959《語言問題》,《臺灣大學文學院叢刊》:37,以下簡稱趙書一。

② 趙書一:37。

③ Y. R. Chao1968,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11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以下簡稱趙書二。

算得上是文字[4]。例如"日"這個符號,每一個説國語的人看到了都得念"ㄖ丶"[5];不懂漢字的人既不知其意義,更不知其讀音。祇要承認這一點,文字就變成語言的附庸了。有關文字的研究就要受語言的卵翼,而不易成爲一門單獨的學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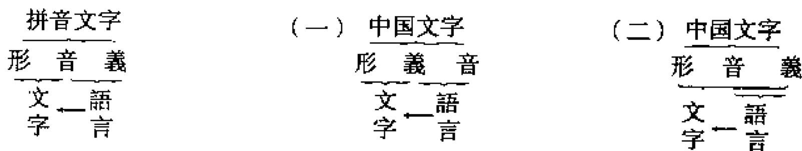
二、中國文字的特色

以上解釋文字的理論大致是正確的。然而文字是否就因此變成語言的附庸這一點還有商榷的餘地,因爲籠統地説來,文字是看得見的符號,就其對語言的關係來説,所有符號都是一樣的;但是撇開代表語言這一點不談,仔細分析文字本身的形體,這種看得見的符號之間彼此頗有不同處。如果研究拼音文字的早期來源,回溯到蘇美人(Sumerian)的楔形文字或埃及人的圖畫文字,至少可以討論一些語言以外的文字構成的學説。這在中國文字尤爲顯明。

中國傳統的對文字的解釋實在是非常徹底而縝密的,中國人説文字包括形、音、義三部分。這種説法很清晰地表示出文字本身的特色和它與語言的關係,形是屬文字的,音、義二者則是由語言所賦予的。依作者的意見,對於極大多數的中國文字而言[6],屬文字本身的除形以外,也有義。這是和拼音文字迥然不同之處。試從下圖來看:



拼音文字的字母除形以外,音與義都受之於語言;而中國文字則形體本身就包含著意義,有的形體祇表示意義的大類,由語言足成之。或者我們可以有另一種分析法:



④ 詳見趙書一:135;趙書二:101。

⑤ 漢語各方言對"日"字的不同讀音跟這裏的討論不相干。

⑥ 所謂假借字就在"極大多數"以外。

這一種辦法是肯定拼音文字本身就能表示某種程度的音,因爲拼音達不到完全精確的程度,所以正確的讀音以及它所代表的意義還要求之於語言;中國文字一部分仍適合於原圖,另外一大部分形聲字則合於第二圖,我們可以説形聲字涵蓋形、音、義三者,但是諧聲的聲符與該形聲字本身並不一定就是同音,由於語音的演變或方言的影響,經常不免有輕微的出入;意符所表示的通常也衹是意義的大類。那麼正確的音與完整的義也需要語言來補足。總之,無論用以上哪一種分析法,大部分的中國文字不藉語言即能表示部份或整個意義這一點總是獨有的。

由於中國文字的這一特性,外人就稱之爲表意文字(Ideograph),就文字整體來説,它代表語言,"表意文字"這一名稱根本不對。如果暫時衹考慮文字的形體及形體本身所含有的意義,那麽,用這個名稱指述一部分的中國文字,可説近於事實。

除去文字形體所表示的意義以外,形體本身也是值得探究的。凡是以象形爲基礎的字,在本質上就如同象聲詞及其"本音"似的,與其原始所代表的物象之間有不可否認的關聯。誠然,現在的象形字已不再象形,不再是圖畫,不再是外人所説的 Pictograph,它衹代表語言中某一個語位。然而,從文字畫進展而來的痕迹猶存,回到我們開始所説的符號的分類中,這一類字的形體衹有歸之於第一類——事物的圖像。當然,它不可能是第二類;第三類裏也没有它的立足地,因爲用寫的"山"這個符號代表語言中説的"山",並不全是約定俗成,因爲寫的"山"和真的"山"之間還有另一層相似性。

象形字的形體固然原是圖像,即使合於指事、會意、形聲等造字法的文字大多也脱不了跟象形字的關係,詳見下文第四、五節。

三、中國文字對語言及文學的影響

語言是緩慢而不停地在演變中,語法的變動最小;語音的更遷較大;而步調最快的則是語彙。我們看古代的文學作品,用現代話來吟誦,可以暫時忽略古今語音的變遷,大體上古語語法與今語的距離也有限,最令人困擾的就是語彙部分。當然如果從訓詁的立場仔細研究語義的引申、文字的假借,對語音的知識也是不可或缺的。這樣説來,我們要欣賞古代的文學作品,加上訓詁的工夫以後當可瞭解極大部分。這些作品都是以文字記載下來的,如果用我們現在所擬的上古音系統將《詩經》注成音標,讀出來以後絶對無

人能懂,甚至於研究上古音的學者也不例外。這就顯示出文字的演變比語言的演變緩慢得多。文字的孳乳是跟着語言的分化走的,語言的分化又配合着文化演進的步伐。誠然,《説文》之中有許多現在已經不用的冷僻的死字;報紙上也經常出現一些新字,但是常用文字的主流流經幾千年來的中國,由於它的固定性,保存了許多無價的古代史料。

文字的這一種固定性在時間的條件下,反而回頭影響到語言。我們學語言是口耳相傳的,家裏的長輩不大覺得孩子們説的話與自己的有什麼不同,即使覺得,其相異性也是很輕微的。然而,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周代的語言一代一代地傳到今天以後,雖然其結構仍然大致接近,而音值則相差甚大。對於重要的文學作品,或是儒家思想籠罩下的必讀的經書等,按中國人傳統的讀書習慣也是從小看著書口耳相傳的,同時從學童啓蒙時開始就講究書聲琅琅,日久而成的習慣加上書上看得見的文字,使某些讀音和文字連上密切的關係。這一層關係竟然跟不上語音的變動,竟然在語音已經改變之後,有的地方還有讀書音或多或少地藉文字流傳下來。

讀書免不了要講解,也就免不了受活語言的影響,如此保存下來的讀書音有的在若干年後竟自被口語所代替,有的仍然保持一些古音的痕迹。這些讀書音在各方言中發展的情形並不一致,大約在北方方言中呈現零星的狀況,與語音的不同没有整套的對比。而在南方方言中情形就相當規則,如閩南語的讀書音與白話音可説完全是兩個系統⑦。有些讀書音可能藉知識分子之口漸漸攙入口語,以致泯滅了讀書音與白話音之間原有的界限。這種情形可以説是文字給予語言的影響,語言本身是圓滿具足的,多半在與其他語言接觸時才會加入新成分,讀書音的系統可説是另一種方言,它所以會遺留下來的緣故乃是由於文字的媒介。這種類似的情形在别的語言文字中非常少見。

前面説過中國文字特有的形體,這種形體反映在文學作品裏,給文學增添了不少色彩。在南北朝律詩的體裁漸趨成熟之時,注意韻律,講求對偶,有時文字形體的對仗也在講求之列。例如劉宋的謝靈運是有名的山水詩人,他力求形體辭句的美麗,極盡雕琢之能事。在他的詩裏,我們讀到這樣的詩句:

《登池上樓》:“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

---

⑦ 我懷疑讀書音與官場中通用的語言——官話——有密切的關係,官話主要是以某些北方方言爲基礎的,因此北方方言中的讀書音祗點綴在説話音中;而南方方言中的讀書音和説話音則成爲截然不同的兩個系統。

《晚出西射堂》:“連障疊巘崿,青翠杳深沈。”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

細看他的對仗,除去意義、詞類的工整以外,還注意到文字的偏旁。例如登池上樓中的那一聯,以“耳”對“目”,以从耳的“聆”對从目的“眺”,再以从水的“波瀾”對从山的“嶇嶔”。這種反映文字的形體在文學中的事實是在其他語文的作品中看不到的。

除去在詩篇中以外,中國文學裏特有的對聯經常也牽連到文字的形體。對聯本身就是中國語言特有的產物。其中有一種拆字對,是用巧妙的辦法把文字分拆或結合,使上下聯的對仗成爲少有的妙對。例如:

1. 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面 / 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

2. 凍雨洒窗,東二點,西三點 / 切糕分客,上七刀,下八刀

“琴瑟琵琶”四字之中共有八個“王”字;“魑魅魍魎”四字之中則有四個“鬼”字。因爲這種注意偏旁的傾向,使得某一類語言中成組的事物以文字偏旁指明出來,成爲難以找到下聯的絶對,例如:

煙鎖池塘柳

其中暗含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種偏旁,要另找一組别的偏旁的字來屬對是相當困難的,也就因此使這些聯語膾炙人口。

與對聯類似而爲人喜愛的還有一種通俗的謎語,最有名的拆字謎見於《世説新語·捷悟篇》,其中記曹操與楊修故事。曹操使人於門上題一“活”字,楊修便知道曹操嫌大門太“闊”;曹操在一杯奶酪之上蓋上紙,題一“合”字,楊修便説“公教人噉一口也”;後來過曹娥碑,碑後有“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楊修當時已知其解,曹操則在馬行三十里之後才猜到那是“絶妙好辤”四字的隱語。

這一種利用字形而作的謎語在民間甚爲流行,例如我們最常聽到的謎面“一點一橫長,一撇到南洋,十字對十字,日頭對月亮”,謎底是“廟”字;又如“一横一豎,一横一豎,一横一豎,一豎一横,一豎一横,一豎一横”打一“亞”字,都足可表現文字的形體在民間謎語中的地位。

俗文學的笑話中也有以文字的寫法作爲嘲謔的資料的,例如有人取笑姓“王”的人説“王之爲字,在言爲訨,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成羊”⑧。

---

⑧ 見侯白《啓顔録》。

如上所述,如果我們說這種文字影響語言及文學的情形是中國文字的一大特色,應不爲過。

四、中國文字的來龍去脈

中國文字起源於圖畫已是不爭的事實。試以傳統的六書來說明其演變過程如下:從圖畫到象形,從象形到指事和會意,進而到假借,然後有形聲、轉注[9]。近人的研究對於前三者的次序都沒有爭議,假借和形聲的先後也大致有了定論[10]。唯一有問題的是轉注,不僅它與其他五書的次序先後無法說定,即轉注本身之意義自晉唐以來異說紛紜,也迄無定論[11],戴君仁師以爲轉注是"音符兼意的形聲字"[12],董同龢先師則暗示形聲字中原爲假借後加意符的字可能爲轉注[13];龍宇純的說法等於將戴、董二位的意見合而爲一[14]。李孝定先生則以轉注爲"古今音殊字及方言音殊字"[15]。

許多人解釋轉注都不在闡述許慎當時所說的"轉注",而是說自己的轉注。因此解釋的時候就設法照顧許氏原來的定義而忽略其所舉的例字,這種路向在根本上就有問題,上述諸說中祇有李氏的說法兩者都兼顧了。許慎的原文說:"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首先我們不要懷疑許氏舉錯了例字,再看《說文》中對考、老二字的解釋:"考,老也;從老省丂聲。"如段玉裁所說,這是明明白白的形聲字。"老,考也;七十曰老,從人毛匕,言鬚髮變白也。"這又是明明白白的會意字。試問,如何能從形聲字的"考"與會意字的"老"之間得出"音符兼意"或"假借加意符"的結論來?"古今音殊字"或"方言音殊字"也不能令人完全滿意,在許氏當時,這考、老兩字究竟是古今字呢?或方言字呢?他討論同時的六書是否會考慮古今、方言的問題?

---

⑨ 詳見李孝定 1968《從六書的觀點看甲骨文字》,《南洋大學學報》2:100-105。

⑩ 參前引李孝定文:95、104,其中有精闢的見解與詳盡的例证;又戴君仁 1970《吉氏六書》,《梅園論學集》:143(原載《學術季刊》4.1,1955)。又龍宇純 1968《中國文字學》:164-172。

⑪ 詳見《說文詁林·六書總論》。各家學說的分析見 Paul L-M Serruys 1957, The Study of the Chuan Chu in Shuo Wen,《史語所集刊》29:135-148。

⑫ 前引戴君仁書:138。

⑬ 董同龢 1954《文字的演進與六書》,《學術季刊》2.4:1-2。

⑭ 前引龍宇純書:167-168。

⑮ 前引李孝定文:102-104。

如果這些解釋都不是許氏的原意,那麼考、老二字之間又有什麼共同的特徵值得他如此標明呢?一、它們同屬一部;二、它們互相用爲另一字的訓解;三、以現在的古音知識推測,這兩字在漢以前可能有複輔音聲母khl-及gl-,又同屬一個韻部。前兩者都不特殊,同部的字多得很,互爲義訓的字也不少,最特出的是複聲母加同韻的現象。我推想"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是說轉注字建立一個新(聲)類,屬於同一部首,意義互相容受。使許氏當時感到特殊的,可能是他的口音中這一類字有與衆不同的複聲母而又叠韻,這表示它們有不同於假借、形聲的另一種音的關係。再試從另一個角度來證成此說。《說文》中論轉注以外的五書可以作如下的分析:

純形——象形　　　　純聲——假借

複形—指事、會意　　　　形加聲——形聲

文字以形或聲表示意義,所有可能的排列組合之中衹剩下一個空格——複聲,這不正好合於前面的推論嗎?也衹有這種解釋才能説明何以許氏要在會意及形聲之上再提出一種"轉注"來。因此,我們可以說,轉注字就是複聲母同語源的字,也就是近人所說"語族"(word family)的來源之一,同義互注故稱轉注。

對這一結論可能有三個責難的問題:一、當時有没有别的複聲母字?如有,是否都歸於注呢?二、同源同義的字爲何要孳乳爲二?三、考字從老省丂聲,如何解釋?

答案分述如下:一、當時也可能有别的複聲母字,大多歸之於形聲了,因爲没有别的字跟它有同源義近的關係,如果也有這一層關係,自然就是轉注了。二、表面上同源同義,其實兩字在語法功用上可能有詞性的不同;意義也可能有廣狹的不同。三、考字可以看作由會意字"老"加聲符"丂"而成,同時老也表示一部分音,由會意變形聲的字在甲骨文時代就很多[16]。

跟以上這種説法類似的有 Paul L-M Serruys 的轉注説,其實筆者的理論原是由他啓發,但在結論上稍有不同。他對轉注字的解釋是:"The Chuan Chu represent specially close cognates, precisely because besides the phonetic and semantic connection, even the graphic representation or conception of the words, show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Chuan Chu pair."[17](轉注字是特别接近

[16] 前引李孝定文:97。

[17] 前引 Serruys 文:151。

的同源字,除去語音及語意上的關聯以外,甚至在字形及概念上兩者也有極密切的關係)。

回到六書產生的次序上,轉注既然是介於其他會意、形聲等之間的文字孳乳法,自然不會早過形聲。因此我們認爲轉注是六書中與形聲同時或最晚起的。

說明了中國文字產生的次序,我們可以知道到了假借、形聲的階段,文字與語言的關係日趨密切,形聲字的活潑應用完全趕得上語言的分化。在這裏有一點要指明的,就是假借、形聲、轉注在造字精神上是一貫的。最好的假借字應與原語言中該一語位同音,例如假借象形的“求”(裘)爲祈求之“求”;最好的形聲字,聲符部分應與本字完全同音,換句話說,聲符等於是假借字,例如佑、攻等字;最好的轉注字應該是複聲母同韻母的同源字,如“考”$khləg^{w}$ 與“老”$gləg^{w}$[18]。

中國文字中晚起大量增加的幾乎全是形聲字[19],這種趨勢一直維持到現在。對於中國文字未來的發展,我們可以從兩個現象來推論:一、科學方面所有新發現的元素如鐳、鈾、鈦等,我們造一個新形聲字以應需要,其聲符部分最好與新字完全同音。否則也祇有聲調可以略有出入。二、現代人對於好些仍在通行的古字弄不清正確的讀音時,都喜歡讀半邊字,所謂“有邊讀邊,没邊讀中間”,這等於是要求形聲字與其聲符完全同音,甚至有些字把“半邊字”的音變爲約定俗成的新音了。這又等於是把語言和文字之間步調的參差修正過來,例如“破綻”(ㄆㄛ　ㄓㄢ)讀爲“破ㄉㄧㄥ”;又如“垃圾”(ㄌㄜ　ㄙㄜ)讀爲“ㄌㄚ ㄐㄧ”,“垃”是因爲與“拉”的關係而變讀的。這種行爲清楚地表示一種心理的趨向——希望形聲字的聲符完全無誤地表音,或者用同一聲符的形聲字都讀同音,同時表意的意符仍然保留。讀半邊字的趨勢實際上就是文字影響了語言。

文字和語言都是傳達信息的符號,前者是看得見的,就看得見的符號來說,如果它本身既能表示出語言中的讀音,又能顯示其意義,自然是最好的設計。純形、複形的字看不出音來,純音的假借又看不出意義來,能够二美兼備的祇有形聲字。既然我們發明了最完美的符號,再向其他方向發展的

---

⑱　韻母擬測用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系統,詳見本期李先生文。

⑲　前引李孝定文:97。

可能就很小[20],這也許就是中國文字的現在及未來。

其他的古文字如埃及圖畫文字及蘇美楔形文字也有象形、假借,甚至類似形聲的字[21],爲什麽又走向拼音的路向呢?董同龢先生説[22]:

> 早期的中國文字,在它的演進過程中,和埃及文或美索文(按即本文所稱蘇美文)比起來,大同之中究竟還有小異,那就是:假借字的數量遠不如它們大,而形聲字則特别多。……

因爲這個關係,他們的文字從假借向下發展,漸漸以一個字體代表一個音節,然後由於約定俗成的關係,使某一個字體代表某一種音,這就完全是拼音文字了。

中國文字除去上述形聲完美的原因以外,還有一個基本的原因使它們不沿假借之法走上拼音之路,而在形聲字盛行後固定下來;也可以説,拼音文字具有相反的原因,所以没有固定在形聲字的範圍中。那就是高本漢所指出的[23]:"這種方法(按指形聲)的發生,祇是適合於中國語言的特性……如單音制、無形式變化、缺少輔音羣、語尾應用輔音很有限制。"

因此,别的語文没有這種特性,它們的複音節以及各種形式變化都不適合用半音半義的表示法。

五、六書與中國文字學

前面分析過六書發生的次序,這裏要進一步討論其歸類的問題。

前人討論六書的歸類大别可分三派:第一派是徐鍇的六書三耦説,他認爲,"象形指事相類,象形實而指事虚;形聲會意相類,形聲實而會意虚……假借則一字數用,轉注則一義數文;凡六書爲三耦也"[24]。後來鄭樵加以修改,把象形、指事歸爲文;會意、形聲、轉注歸爲字,而假借是"文字俱

---

[20] 這裏所説的發展不包括人力促成的變化,那是與自然的演進不同的。

[21] 前引董同龢文:1;戴君仁書:135-142。

[22] 前引董同龢文:5。

[23] B. Karlgren 1926,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37;賀昌羣 1934 中譯本,高本漢原著,《中國語言學研究》:32。

[24] 徐鍇《説文繫傳·通釋》"上"字條下。

也”[25]。對於這一派的理論,唐蘭認爲徐鍇的説法可能是許慎的原意[26]。

第二派是從六書的基本功能來分類的,楊慎首創此説,以四象爲經,注借爲緯[27]。戴震推廣其意,成爲有名的四體二用説,以四象爲文字之體,注借爲文字之用[28]。

第三派是唐蘭的三書六技説,三書是文字的分類,包括象形文字(指象形)、象意文字(指指事和會意)和形聲文字(指形聲)[29]。六技是文字構成的方法,包括分化、引申、假借和孳乳、轉注、緟益[30]。李孝定先生修正其説,把六書的次第及分類放在一起,列爲下表[31]:

分組	表形文字	表意文字	表音文字
次第	圖畫、語言 →(結合)→ 象形	(加記號)→(指事)↓(會意)←(加象形)	(借音)(借音)(借音)→ 假借 →(注形)→ 形聲 ↓ 轉注

和這個分類類似的,有戴君仁師的理論,他認爲六書中前三類與聲無關,可能和語言離開;後三類與聲有關,和語言打成一片[32]。

以上各説,除戴師之説以外,都是衹從文字本身來看的,所以分析的結果不太令人滿意。李氏之説也有可商榷處,其中表形文字似乎可以不必另分一類,就其性質來説也是以形表意的;表音文字之中,如形聲字、轉注字也有表意的成分。戴師之説,基本很正確,以此爲立足點,再根據語言與文字的關係重新給六書歸類,略如下表:

形體表意	形體表音	形體兼表音義
象形、指事、會意	假　　借	形聲、轉注

前三者雖然代表語言,但文字本身可以表意;假借本身衹表音,意義由語言

㉕ 鄭樵《通志略·六書略·六書序》。

㉖ 唐蘭 1963《中國文字學》:69。

㉗ 楊慎,轉引自曹仁虎《轉注古義考》,《説文詁林·六書總論》。

㉘ 戴震《戴東原集·與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

㉙ 前引唐蘭書:76。

㉚ 前引唐蘭書:102。

㉛ 前引李孝定文:105。

㉜ 前引戴君仁書:143。

補足;形聲、轉注則兼表意義,不足處也由語言補足。

基於前述中國文字的特點,我們相信中國文字學這門學問是可以成立的,現在有了六書的分類,它的範疇也就清楚地分劃出來:

中國文字學研究中國文字中特有之形體及形體所表示之意義。

這一定義和前人不同的地方是不僅研究文字的形體,也研究文字所表示的意義。當然字體與字義的演變更是重要的課題之一。因此,研究象形、指事、會意時可以不必兼顧語言;而研究假借、形聲、轉注時,要討論語音,就牽涉到語言,必須同時從文字學及語言學兩方面來探討。

傅孟真先生在他的《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中說:"把文字語言混爲一談,實在是一個大誤謬,例如所謂'文字學'分爲形體、聲音、訓詁三類,這三類中祇有形體是文字學,其餘都是語言學。"[33]

在傅先生的時代,這是卓越的見解。近人討論中國文字學的含義都沒有跳出這個範圍,甚至有人還回到傅先生認爲誤謬的時代。現在,補足傅先生的話,也總結本文,我們覺得中國文字學研究文字的形體及其字義;中國語言學研究語言,其中包括語義。合"字義"和"語義"的研究在一起就是中國訓詁學了。

原載《清華學報》9.1,2:148-159,1971年。此次出版時曾略加修正。

---

[33] 《傅孟真先生集》第二册:17,1952。

以音求義，不限形體
——論清代語文學的最大成就*

一、前　言

傳統小學的研究到了清代達到一個高峰，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都有精深的專著。在文字學方面，研究《説文》的有出名的四大家：段玉裁（1735-1815）、桂馥（1736-1806）、王筠（1784-1854）、朱駿聲（1788-1858），他們的著作到今天仍然是研究文字學的經典。在音韻學方面，清人主要的貢獻在於對上古韻部的研究，成績最好的是王念孫（1744-1832）和江有誥（？-1851），兩人都把古韻分爲二十一部，内容略有差異。在訓詁學方面，段玉裁注意到詞義的變遷；朱駿聲會通字義的引申和假借；而成就最大的則是王念孫①。

在王念孫之前，語文學的研究主要以文字爲主，從文字形體開始，講本義、求本音，一切相關的研究都以文字形體的研究爲其間架，幾乎没有幾個人能够跳出文字的範圍之外。而王念孫則提出"以音求義，不限形體"的看法，實在是劃時代的成就。我們現在都知道文字衹是用來記錄語言的符號，語言中相關的甚至相同的語詞可能用不同的文字來記錄。如果衹看文字的話，就會泯滅許多形體無法表達的語詞之間的關係。現在這種瞭解可説是受到西方歷史語言學的影響而産生的看法，王念孫在西方語言學的方法進入中國之前，單從中國文字的研究裏找到突破文字形體範圍的觀念，我認爲是清代語文學研究的最大成就。這個看法是很多人都同意的②，在這裏我想

---

* 本文初稿承王士元先生惠閲，並有所指正，在此致謝。

① 參見王力 1981《中國語言學史》第三章。

② 參見王力對訓詁學的討論，他認爲衝破文字的藩籬是一種革命精神，1981：156-157。

探討一下這種成就的淵源以及它的現代意義。

二、戴震研究語文學的方法

大凡一門學問到達一個相當的高峰得到不同於尋常的突破性的結論,通常是對這一門學問的研究慢慢進展到一個層次,也許有一組人有類似的看法,然後匯聚爲嶄新的觀念。清代語文學的研究正是如此,到19世紀初,清人對於古韻的研究已經有了相當具體的分部,每一個文字歸屬於哪一個上古的韻部差不多已經有了定位,這正是"以音求義,不限形體"説產生的背景。

清代研究聲韻學的有一個審音派,最重要的人就是江永(1681-1762)。他在《音學辨微》之中討論平仄、四聲、等呼、字母、反切等,並提出"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的看法,可説是審音派的始祖[③]。從審音的觀點出發,纔有可能脱離文字的形體,完全從聲音來尋覓語詞的意義和關係。

繼承江永學説的人之一是戴震(1723-1777),戴震是否爲江氏弟子在清代學術史上頗有争論,但他在學問上曾受江氏啓迪則無異辭[④]。江永長於戴震43歲,在其《古韻標準》例言中説:"余既爲《四聲切韻表》,細區今韻歸之字母音等;復與同志戴震東原商定《古韻標準》四卷、《詩韻舉例》一卷,於韻學不無小補焉。"可見戴震確曾參與商定江氏聲韻方面的著作。

戴震在《轉語二十章》序中説:

> 人之語言萬變,而聲氣之微有自然之節限。是故六書依聲託事,假借相禪,其用至博,操之至約也,學者茫然莫究。所以今別爲二十章,各從乎聲,以原其義。……俾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説經之士搜小學之奇觚,訪六書之逸簡,溯厥本始,其亦有樂乎此也。

這一段話説明人的語言有許多變化,但是"聲氣之微有自然之節限",也就是説在發音上是有自然的限制的。這很像我們現在説的語音學,同一個語言之中音位的數目是有限的。以這些有限的音位應用到六書的假借裏,衹要瞭解原理,自然"其用至博,操之至約"了。

---

③ 董忠司1988《江永聲韻學評述》一書,研究江氏對聲調、聲母、韻母的看法。

④ 清人有戴震晚年背師之説,胡適(1946/1966)曾爲文辨駁。近人余英時(1974)認爲江戴二人並無正式師弟關係,最近陳勝長(1988)則列舉新證,仍以爲戴震爲江氏弟子。無論關係如何,在聲韻學方面戴震曾受到江永的影響應無可疑。參見董忠司(1988:5-7)。

下文最重要的兩句話是"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我們可以簡化爲"以聲求義,以義正聲",就是説我們對於某些文字的意義不清楚的時候,可以從它們的聲音著手;如果對文字的讀音有疑惑的時候,可以從意義來觀察。這一段話在觀念上已經有突破以往框架的意義,他的書名爲《轉語二十章》,正是要來討論"轉語"。這本書現在失傳,陳新雄(1972:243-273)認爲就是《聲類表》。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想戴震的看法應可認爲是"以音求義,不限形體"説的淵源,後來他的學生段玉裁和王念孫把它發揚光大,尤其王氏,更是集其大成,在訓詁學上放出異彩。

三、段玉裁和王念孫研究語文的基本想法

戴震是清代的大學者,在清代思想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在語文學上也有重要的貢獻。上文没有詳述他對古韻的看法,衹是提出他在觀念上的創新。這一點其實更爲重要,開路的工作對後學的影響總是最大的。在語文學方面他有兩位高弟:段玉裁和王念孫,段氏對文字學的貢獻和王氏在訓詁學上的成就正可互相輝映,他們是同門好友,段玉裁爲王氏的《廣雅疏證》寫序;王念孫也給段氏的《説文解字注》寫序。從這些文字裹可以看到他們如何擺脱文字形體的限制,完全從語音著眼來研究語詞的意義和彼此的關聯。同時也可以看到他們的學問跟戴震一脈相承的關係。段玉裁有一封寄戴東原先生書,其中提到:

> 十七部爲音均,音均明而六書明,六書明而古經傳無不可通。玉裁之爲是書,蓋將使學者循是以知假借轉注,而於古經傳無疑義。

爲什麼音均(古"韻"字)明,六書就能讓人瞭解呢?因爲文字之間的假借轉注都是以聲韻爲基礎的,段氏的《六書音均表》分十七部,正是他研究古韻的結論。瞭解古聲韻之後就能解釋假借轉注的關係,弄清楚假借轉注之後對古經傳的糾葛自然也就能瞭無疑義了。

對於經傳中的假借轉注,清人常説"一聲之轉"⑤,究竟聲轉的限度如何?有人用得漫無限制,使人不敢置信;有人就用得甚爲恰當,例如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就是一例。因爲他們對古聲韻的情形有深切的了解,説聲轉就有堅

⑤ 參見張以仁 1981《中國語文學論集》,其中有三篇文章(85-156)討論音訓問題。

實的根據。在這一點上,段玉裁和王念孫幾乎是完全一致的。再看段玉裁《廣雅疏證》序:

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六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五。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爲古,則漢爲今;漢魏晉爲古,則唐宋以下爲今。聖人之製字,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懷祖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經義,蓋天下一人而已矣!

懷祖是王念孫的字,段氏在這一段話裏對他的推崇真是到了極致。他們已經有了相對而非絕對的古今觀念,因而可以辨别許多後起字,漢代的後起字於上古爲今,對唐宋則爲古。

段氏的弟子陳煥在《説文解字注》跋裏説:

煥聞諸先生曰:"昔東原師之言:僕之學不外以字考經,以經考字。"余注《説文解字》也,蓋竊取此二語而已。

如何才能以字考經呢? 自然要瞭解字義。又如何能瞭解字義呢? 段氏説"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從字形出發知道字的讀音,再從讀音出發,求得字的真義。這跟戴震的"以聲求義"説如出一轍,而且更進一步,隱含的意義是在得到正確的字音之後,就可以脱離字形來求字義了。段氏注《説文解字》,專門從字形研求本義,何以又要脱離字形呢? 他的另一位弟子江沅在《説文解字注》後叙中説:

許書之要在明文字之本義而已,先生發明許書之要在善推許書每字之本義而已矣!

這是切中肯綮的評論,所謂"善推"即是有時候完全從字音來推求字的本義。段氏説王念孫"尤能以古音得經義",兩人的觀念及研究的取向是一致的。

接下來再看王念孫的意見,他在《説文解字注》序裏説:

《説文》之爲書,以文字而兼聲音訓詁者也。……吾友段氏若膺,於古音之條理,察之精,剖之密。嘗爲《六書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綜核之,因是爲《説文》注,形聲讀若,一以十七部之遠近分合求之,而聲音之道大明。於許氏之説正義借義,知其典要,觀其會通,而引經與今本異者,不以本字廢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諸經義,例以本書,若合符節,而訓詁之道大明。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

王念孫推許段氏精於古音,因而能從古韻十七部的遠近關係觀察形聲讀若的意義,使字與字之間“聲音之道大明”;進一步討論本字借字,參考經義,又使“訓詁之道大明”,所以從許慎以來一千七百年,《説文解字注》是第一部傑出的著作。

我們今天來看段王二氏彼此的推重,並不覺得他們有過分吹噓的地方,他們兩人的研究在中國語文學史上真是獨步一時。等到王念孫在給自己的書《廣雅疏證》寫序時,就明明白白解釋他的方法:

> 竊以詁訓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羣分,實亦同條共貫。……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

他認爲解釋字義的要點以聲音爲本,當然不是以形體爲本,因此字的形體雖然不同,而讀音相同的可能有接近的關係;或者聲音相近意義相同,無論字的形體如何,還有可能“同條共貫”。這等於是王氏研究中國字義的一個宣言,最後的幾句話正是:“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

我們中國的文字是獨特的一個系統,其中大量的形聲字以形符表意義的大類,以聲符表文字的讀音,可能就是中國文字没有走上拼音文字的主要原因。因爲文字的形體能多少表示一點意義,跟完全不能表示一點意義是有天淵之别的。在這樣的一個文字系統之中,要跳出形體的限制,完全從字音的關係遠近來尋求語詞之間的關聯,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而戴震和段玉裁、王念孫這一輩學者居然做到了,這幾位師生對中國語言學確實做出了鉅大的貢獻。

四、王念孫在《廣雅疏證》中的論證

現在我們從實際的例子來觀察王念孫在《廣雅疏證》中處理問題的方法,是否跟他的宣言配合。如果用今天我們上古音的知識來判斷,是不是能肯定他的結論至少在字音上是站得住脚的。以下舉三個例子來説明:

1.《廣雅》:“邈邈,眇眇,遠也。”《疏證》卷六上解釋説:

> 邈,遠也,重言之則曰邈邈。楚辭離騷:神高馳之邈邈。王逸注云:邈邈,遠貌。大雅瞻卬:藐藐昊天,藐與邈同。釋言云:眇,莫也。重言之則曰眇眇。楚辭九章云:路眇眇之默默。管子内業篇云:渺渺乎如窮無極。渺與眇同,眇眇猶邈邈耳。

這段話裏所討論的“邈、藐、眇、渺”四字現在是同音字,正是王氏在《廣雅疏證》自序中所説的“聲同字異”,讀音相同,字形不一。他的推論分成三段:先

説“邈”是“遠”的意思,而“藐”和“邈”是一樣的;再説“眇”是“莫”(廣遠)的意思,而“渺”與“眇”同;最後提出綜合的意見,認爲“眇眇”就是“邈邈”,等於説明這四個字是同一個語詞。

我們如果没有看到王氏的意見,難免懷疑這些字之間的關係,眇字从“目”,邈字从“辵”,渺字从“水”,藐字从“草”,似乎各不相關。而王氏從聲音著眼,認爲這些字寫法有異,其實相同。檢看李方桂先生(1971)的上古音系統,這些字都讀 mjiagw,確實是同音的,王氏的推斷在上古音裏是有根據的。但是我們不能忽略王氏在古書裏找到的用例,這些用例是他堅實的證據。他一方面從讀音來推理,另一方面以古書用例和前人舊注來證明。如果衹憑推理而無證據,那麼古代同音字很多,我們絶對不能説同音的字就是相同的語詞。王氏在論斷過程中的態度是非常謹嚴的。

2.《廣雅》:“婗、兒,子也。”《疏證》卷六下:

> 婗亦兒也,方俗語有輕重耳。説文:婗,嫛婗也。釋文云:人始生曰嬰兒,或曰嫛婗。孟子梁惠王篇:反其旄倪。趙岐注云:倪,弱小繄倪者也。繄倪與嫛婗同。凡物之小者謂之倪:嬰兒謂之倪,鹿子謂之麑,小蟬謂之蜺,老人齒落更生細齒,謂之齯齒,義並同也。

王氏在這裏先説明“婗”就是“兒”,可能是方言俗語上的讀法有輕重的不同。“輕重”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聲韻學上的“輕重”在不同的時代可能有不同的意涵,這裏衹表示婗、兒兩字的讀法有異。我們可以用上古音的知識來作一個解釋,婗是 ngig,兒是 ngrjig,這一段話裏其他以“兒”爲聲符的字都讀 ngrjig。王氏所謂的“輕重”可能代表介音的差異。

接着王氏證明“婗”的意思是“嫛婗”,也就是“嬰兒”,“嫛婗”,又等於“繄倪”。再進一步,他認爲許多小的東西都叫做倪:嬰兒是倪,小鹿是麑,小蟬是蜺,小齒是齯。這些字寫法都不同,可是都以“兒”爲聲符,同時在概念上它們是相近的。以這些字跟“兒”的讀音來比較,正是王氏所説的“聲近義同”。這跟傳統的“右文説”有很大的關聯,“右文説”認爲形聲字右邊的聲符同時也表達某種相同的概念[6],王氏則認爲這些“聲近義同”的字其實衹是一個語詞,表示同一種概念,儘管它們的寫法並不一樣。

3.《廣雅》:“蹢躅,猶豫也。”《疏證》卷六上:

> 此雙聲之相近者也。蹢猶躅豫爲疊韻,蹢躅猶豫爲雙聲。……嫌

⑥ 參見沈兼士 1933《右文説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

> 疑、狐疑、猶豫、躊躅皆雙聲字,狐疑與嫌疑一聲之轉耳。……夫雙聲之字本因聲以見義,不求諸聲而求諸字,固宜其説之多鑿也。

這一段是王念孫出名的論證,相傳舊説以爲狐性多疑,所以説狐疑;又説猶是犬名,或是獸名,猶豫都是多疑之獸。種種望文生義的説法,王氏完全推翻,他認爲這些雙聲的詞語本來就是從聲音上顯示意義,如果衹看字形不看讀音,那就會固執拘泥,走上錯誤的道路。現在我們把這些字的上古音擬測如下:

狐 ggwag 嫌 gliam 疑 ngjəg 躊(躊)djəgw 躇 djag

猶 rəgw　豫 ragh　躊 djik　躅 djuk

如王氏所説,"躊猶"叠韻,"躇豫"也是叠韻;"躊躇"雙聲,"猶豫"也是雙聲。但是他説:"嫌疑、狐疑、猶豫、躊躅皆雙聲字",語意不够清楚,因爲"嫌"字和"疑"字並非雙聲,"狐疑"也不是。"嫌、狐"從中古音看是雙聲字,都屬匣母,但上古音中,"嫌"和"廉"同用"兼"字爲聲符,嫌字可能是 gliam 或 griam,跟狐字的聲母未必相同,他的推論在這一點上未必可靠。其他"躊躇、猶豫、躊躅"則相當可信。這些語詞一般稱爲"聯綿字",儘管我們利用新的上古音知識對王氏的説法有一些批評,還是不得不承認他的睿識。他在《疏證》卷六上爲《廣雅》"揚搉……無慮,都凡也"作注時説:"大氏雙聲叠韻之字其義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

五、"以音求義,不限形體"的現代意義

上述清人對研究語文的看法,尤其王念孫的論證,是不是能爲後人的研究開啓新路呢? 王氏所説的"以音求義"的結果,跟現在語言學的研究有什麼關聯呢? 以下分成兩個部分來討論:

一、王念孫的研究結果其實等於現在所説的"同源字"。王力(1987)在《同源字典》裏用比較嚴格的語音規律尋找同源詞,他認爲同源字必然是同義詞或意義相關的詞,因此實際上同源字就是同源詞。他(1987:3)的定義是:

> 凡音義皆近,音近義同,或義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這些字都有同一來源。……常常是以某一概念爲中心,而以語音的細微差别(或同音),表示相近或相關的幾個概念。

這裏的定義和王念孫所説"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羣分,實亦同條共貫"的話,真是若合符節。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中國語言學史上,在 18 世紀就已經有了"同源詞"的觀念,而且進行了許多實際的分析。關於"實際的

分析"這一點也可以用王力的研究來作印證。

王力(1987:112)考訂了下列一組同源字:

兒:婗倪麑鯢蜺齯(日疑鄰紐,疊韻)

他說這一組字聲母略有不同,"兒"是日母,其餘是疑母,兩種聲母相鄰近,而韻則是相同的。對照上文第四節第2組字例,正是王念孫認定的一組"同條共貫"的字。從王念孫去世的1832年,到王力寫成《同源字典》的1978年,在差不多一百五十年後,現代人給王念孫的看法加上了新的名詞,肯定了當年的研究。

在《同源字典》109-110兩頁中,又有這樣一條:

蜘:躊(支幽旁轉);峙:踟(之支旁轉);踟:躑(蹢)(支錫對轉);彳:躑(透定旁紐,錫部疊韻);亍:躅(透定旁紐,屋部疊韻)。

原文没有全引,衹列出相關字例。凡是說明"旁轉、對轉"的地方,就表示相關的兩字聲母相同,而韻母接近,例如"踟:躊"就是如此。至於"彳:躑"的關係就比較複雜,彳字是徹母,上古和透母不分;躑字是澄母,上古和定母不分。前者是tʻ,後者是d,算是"旁紐"——相近的聲母。韻則是相同的。無論我們是否同意這裏的看法,這些同源字中有好幾個正是王念孫討論過的,見於上文第四節第3組。

二、今天我們對上古音的瞭解自然遠超過清代,清人對上古韻部剖析精密,但對聲母的瞭解卻有所不逮,衹有"古無輕脣、古無舌上"等寥寥幾條。上古聲母系統中有一類複聲母,現在大致已經肯定,利用這種擬測,我們可以把清人看不到的問題加以研究。現在來觀察兩條資料:

1.《尚書·湯誓》:"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說:"這個太陽什麼時候死呢?我願意跟你一起死。"太陽指的是夏代最末的一位君主夏桀,這是當時民衆詛咒夏桀的話。問題是"死"這個概念爲何在那個時候既說"喪"又說"亡"?

從上古音來看,"亡"是mjang,"喪"是smang。複聲母sm-前面的s-可能是一個詞頭⑦。研究藏語的人同意藏文的s-詞頭有兩種構詞作用:使動化和名謂化,使得普通動詞成爲使動詞,名詞則變爲動詞。最近梅祖麟(1989)證明古漢語的s-詞頭也有同樣的構詞功用。例如"順"是djən⑧,"馴"是sdjən,

⑦ "喪"字是一等字,所以不能擬为smiang。

⑧ 爲免產生枝節,這裏的擬音省去聲調符號。

也就是“使順”;“食”是 djək,“飤(飼)”是 sdjək,也就是“使食”。這些例子是確切無疑的。從這種構詞法來推斷,喪 smang 就是“使亡”。因此我們可以把湯誓的這兩句話重譯如下:“這個太陽什麽時候才能使它死亡,我願意跟你一起死亡。”

這樣的解釋正是沿着王念孫的想法,脱離了文字的形體,從讀音上尋找“喪”與“亡”的關係,並從構詞學的觀點解決以往發現不了的問題。以王氏的話來説,“喪”和“亡”也是一種“同條共貫”的關係。

2.《孟子·滕文公》:“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這是一條早期聲訓的資料,“庠養、校教、序射”等三組字各有密切的語音關係。按李方桂先生的系統,這些字的擬音如下:

庠 rjang 養 rang 校 gragw 教 kragw 序 rjag 射 djiag,riag

其中“庠、序”兩字都是邪母字,我曾經懷疑是否中古的邪母在上古有不同的來源,會不會也有複聲母的可能?李先生(1971:52)曾將“俗”字擬成 sgjuk,來解釋它跟“谷”kuk、“欲” grjuk 諧聲的關係。問題是跟“庠、序”發生聲訓關係的字“養、射”都牽涉喻$_{四}$的擬音,“養”是喻$_{四}$的字,“射”除有牀$_{三}$的讀法以外,也有喻$_{四}$一讀。喻$_{四}$是否就是 r-呢?

喻$_{四}$和來母的擬測是近年來上古音討論的重要發現,李先生的系統裏認爲喻$_{四}$是 r-,來母是 l-。最近的結論(Schuessler 1978,龔煌城 1990)認爲在上古漢語裏喻$_{四}$是 l-,而來母是 r-;等到喻$_{四}$的 l-變成 j-之後,來母的 r-再變成 l-,來母的三等字則由 brj-、drj-、grj-等先變爲 rj-,再變爲 lj-。

由於喻$_{四}$是 l-,龔煌城(1990:14)就把從“谷”得聲的字擬測如下:

谷 *kluk > kuk;luk > jiwok　　俗 *sluk > zjwok

欲 *luk > jiwok　　容 *lung > jiwong

其中邪母字“俗”的聲母是 sl-,他同時指出邪母的“習”字跟藏語的 slob(學習)有關,可以推知邪母來自 sl-。如果根據這個辦法,那麽上述“庠、序”的擬音就是:

庠 *slang　序 *slag

而“養、射”則是:

養 *lang　射 *djiag; *liag

從“庠、養”的擬音比較可以看出一個詞頭 s-;“序、射”的關係不够清楚,但要説“序”字有詞頭 s-則是很有可能的假設。

上文提到 s-詞頭時,説明它有兩種功用:使動化和名謂化。名謂化是使名詞成爲動詞,這裏"庠、序"的詞頭 s-正好相反,是使動詞成爲名詞。

至於"校"和"教"的關係正是聲母一清一濁的區別,以聲母清濁分辨兩種詞性的研究已經得到許多例證[⑨]。例如:"敗"字有"補敗、薄邁"兩切,"斷"字有"都管、徒管"兩切,又如"見現、皆諧"的關係。大抵讀清聲母的是及物動詞,讀濁聲母的是不及物動詞或形容詞。這裏的"校、教"又不相同,讀清聲母的"教"是動詞,讀濁聲母的"校"是名詞。

從這三對例字來看,顯示的詞性正好與我們一般的瞭解不同,上古構詞學的研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我們説詞頭的時候,要求緊接着提出它的功用和別的例證,在精神上正是王念孫從事《廣雅疏證》的延續。

爲這篇短文作一個結論,我們可以説,清儒在一百六七十年前有"以音求義,不限形體"的觀念,是劃時代的貢獻。我們今天繼承他們的工作,應該把聲韻、文字、訓詁的研究綜合起來,尋求新的天地,使文字形體不僅不是桎梏,反而成爲標寫同源詞的符號;語音的研究也不祇是一羣音標,而能實際上指引我們尋找上古漢語構詞的內涵。

原載《第一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9-23,臺灣中山大學,1993 年。

參考文獻

王　力 1981.《中國語言學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王　力 1987.《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余英時 1974.《戴震的經考與早期學術路向——兼論戴震與江永的關係》,《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29-64;收入《戴震與章學誠》:151-183,1976,香港龍門書店。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61。

沈兼士 1933.《右文説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史語所集刊》外編 1:777-854。

周法高 1962.《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篇》,《史語所專刊》39,臺北。

周祖謨 1966.《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

⑨ 參見周法高 1962:53-87、周祖謨 1966:116-118、梅祖麟 1988:175-179。

胡　適 1946.《戴震對江永的始終敬禮》,原載《經世日報・讀書周刊》第三期,1946 年 8 月 28 日;見《胡適手稿》第一集卷一:29-30,臺北:胡適紀念館。

張以仁 1981.《中國語文學論集》,臺北:東昇出版公司。

梅祖麟 1988.《内部擬構漢語三例》,《中國語文》二百期紀念刊:169-181,北京。

梅祖麟 1989.《上古漢語 *s-前綴的構詞功用》,《中研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23-32。

陳勝長 1988.《論戴震之師承問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363-377。

陳新雄 1972.《古音學發微》,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

董忠司 1988.《江永聲韻評述》,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龔煌城 1990.《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若干聲母的擬測》,《西藏研究論文集》3:1-18,臺北。

Schuessler, Axel. 1974 R and L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 2:186-199。

從《詩經》“其雨”的用法看卜辭中命辭的性質

一、命辭的性質

對於甲骨文“貞”字的意義,《說文》的解釋是“卜問也”,一般學者都接受這個定義。因此,卜辭中的命辭部分一般的理解都是疑問句。貞字後面“其雨”的意思就是“下雨嗎?”,饒宗頤(1959:71)首先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認爲除了“貞問”以外,“有取肯定語氣者,則爲‘當值’之義;或卜事得‘正’之義。舊說於貞字之下,每施問號,多不可通”。這個說法受到張秉權(1965)的辯駁。直到吉德煒(Keightley 1972)再度提出命辭不是疑問而是陳述性的預言,但他的文章没有發表,學界衹有一部分人瞭解他的論證。後來在他(1978)的書中有詳細的說明。司禮義先生(1974:21-23)在他的文章中不謀而合地認爲命辭不是疑問句,他把“貞”解釋爲“檢驗、試驗、驗证”。换句話說,“其雨”的意思不是疑問句,而是陳述句“下雨。”,看卜兆的方向來判斷是否下雨。

中國學者對這個說法加以討論,前後有李學勤(1980、1985)、裘錫圭(1988),他們肯定卜辭中有句末疑問語氣詞“抑”和“執”的存在。裘文尤其詳盡地檢討了這個問題,他的結論說:

> 在殷墟卜辭的全部命辭裏,我們現在能够確定的是問句或非問句的命辭衹佔一小部分。在承認問句可以不帶句末疑問語氣詞的前提下,大部分的命辭可以看作陳述句,也可以看作是非問句。說不定有些命辭在當時就有不同的讀法,既有人讀成陳述句,也有人依靠語調讀成問句。鑒於確實存在非問句的命辭,同時大部分命辭又無法斷定是不是問句,我們建議今後引用殷墟卜辭時,句末一律標句號,不標問號。因爲給非問句加上問號,錯誤要比給問句加上句號嚴重得多。

這個説法言之成理,文字不能完全表示語氣,更無法表示語調。不過如果我們認爲帶陳述性質的句子可能有一個疑問語調的話,那麽在性質上還是個問句,書寫時加不加問號衹是一個技術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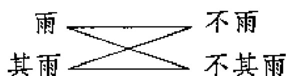
日本學者高嶋謙一(1989)的長文對卜辭命辭的本質進行了徹底的檢討,他的論點看重在探討命辭的本質究竟是“疑問、命龜、祝禱、預言”或進一步希望能“控制未來,平衡宇宙間正反的力量”,結論認爲没有一種説法可以充分解釋卜辭的本質。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同意李學勤、裘錫圭對句末疑問語氣詞的説法,提出“抑、執”其實應該是“印、摯”,作名詞用;有的“抑”應該是帶選擇性的連接詞,和古漢語中的“抑”的用法相似。總之,他不認爲命辭是疑問句。

對於不專門研究甲骨卜辭的人而言,上述彼此的論難很不容易判斷其是非。因爲對於卜辭的討論有許多不定的因素,如何分句,如何認定文字,如何理清命辭和驗詞的界綫,常有争議。有時候給一個字不同的解釋就整個影響對命辭性質的看法。

我寫這篇短文,在不介入卜辭本身對命辭解釋的前提之下,想從《詩經》中“其雨”的用法,增加對卜辭“卜雨之辭”的瞭解,從而推測命辭的性質大概不都是疑問句。衹要我們大家同意《詩經》語言與卜辭語言具有相承關係,那麽衹要《詩經》“其雨”有非疑問句的用法,我們就不能排除“卜雨之辭”中的“其雨”有作爲非疑問句命辭的可能。

二、《詩經》中“其雨”的用法

卜辭裏“卜雨之辭”常見,從第一期到第五期都有。陳夢家(1955:85-91)討論文法時曾有一節專論“卜雨之辭”,他從對貞的觀點説明卜雨之辭的相互關係是:



由此可知“不雨”和“不其雨”雖同樣反面的表示不定之義,但加了“其”字便加重了疑惑的語氣。

從傳統的瞭解來看,説“其”字加重疑惑的語氣大概有道理,但是如果不認爲命辭是問句,那麽“其”字就無所謂加重疑惑語氣了。司禮義先生(Serruys1974:25)認爲“其”字標示一種特別的意義,他説:

Presence of ch'i marks the proposition or the alternative among possible courses of action, which is considered less desirable, less preferred, often positively feared and resorted to only if really unavoidable.

大意是說帶“其”字的命辭顯示占卜者不大願意或不希望看到的結果。常常是在不可避免的情形下感到敬畏或依賴的。由於卜辭上下文比較簡單,有時候難以肯定其意義,我想從《詩徑》中“其雨”的用法提供不同的解釋。

《詩經》中“其雨”總共見於兩首詩,共出現三次,引錄如下:

《鄘風・蝃蝀》:“朝隮於西,崇朝其雨。”

《衛風・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蝃蝀》這兩句詩的意思是說:“清晨西方見到彩虹,就會下一早上的雨。”第二句究竟是“會下一早上的雨”或者是“下了一早上的雨”,不敢說定。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大概不會是一個疑問句:“會下一早上的雨嗎?”

《伯兮》詩中的“其雨”更有意思了,大意是說:“下雨罷!下雨罷!偏偏出了熱辣辣的大太陽!”從第二句詩反襯的意思顯示“其雨其雨”衹能解釋爲祈求下雨的祈使句,不大可能是一個疑問句:“下雨嗎?下雨嗎?”

從這三處《詩經》的用例來看,“其兩”這樣的句子既不是疑問句,也没有顯示不希望看到下雨的含意。回到卜辭的用例,我們固然不能肯定所有的“其雨”都不是疑問句,但是至少在求老天爺下雨的時候,大概最可能的意思就是:“下雨罷!”而不會是“下雨嗎?”,也就是說,這一類的卜辭一定不會是疑問句。在卜辭裏,大概祈求下雨、祈求不下雨都有可能。如果莊稼要枯了,當然祈求下雨;如果王要打獵,最好不下雨。“其雨、不其雨”都有可能不是疑問句,那麼卜雨之辭就是“下雨罷!”“不下雨罷!”如果卜雨之辭不一定是疑問句,其他命辭也就有可能不是疑問句。至少從《詩經》的用例來說,這種可能是存在的。

“其”字在《詩經》中的用法有好幾種,王引之《經傳釋詞》中列舉“指事之詞”是最常見的,“狀事之詞”像《豳風・東山》“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而接動詞用的有“將也”,例如,《唐風・蟋蟀》“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又有“乃也”,所舉的例子正有“朝隮於西,崇朝其雨”。顯然不是當疑問句看待的。《伯兮》的“其雨其雨”,則未見引述。

至於帶“其”字的命辭有没有顯示占卜者不大希望看到的結果,恐怕也難以說定。在祈求下雨的時候,說“其雨”,一定是希望下雨。又如卜辭中有“其

亡𢦏"、"王其田,亡𢦏"的句子[①],亡𢦏就是"無災",一定不會是占卜者不希望看到的結果。

三、結　語

這篇短文的主旨已經解釋清楚,但是有一個關鍵性的問題要交代。用《詩經》"其雨"的用例解釋卜辭,有沒有方言差異的問題?

對於這一個問題,答案是:沒有方言的差異。《漢書・地理志》説:

> 河内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内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名,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

上文引的《蝃蝀》《伯兮》二詩分别出於鄘風與衛風,正是原來殷代的都城。説殷代的卜辭和後來殷地的歌謡對"其"字的用法有類似之處,應該没有問題。陳夢家(1955:88)説:

> 卜辭中的"其"字多用作疑惑不定之義,和西周以後之多用作指示詞者不同。"其雨"之辭在詩中兩見,《鄘風・蝃蝀》"崇朝其雨",《衛風・伯兮》"其雨其雨",凡此兩首皆是衛詩,所以有殷人遺語。《甲骨文例・下》已先有此説。

這個説法相信是正確的,我現在衹是進一步來説"其雨"的用法不是一個疑問句。

如果對"其雨"這樣的命辭瞭解爲"下雨。"或"下雨罷!"而不是"下雨吧?",對於其他命辭的性質自然也有瞭解爲陳述句或祈使句的可能。

原載《臺大文史哲學報》54:37-44,2001年。

① 凡卜辭中極常見的語句,不加注其出處。

參考文獻

李學勤 1980.《關於師組卜辭的一些問題》,《古文字研究》3:32-42。

李學勤 1985.《續論西周甲骨》,《中國語文研究》7:4-6。

高嶋謙一 1989.《殷代貞卜語言の本質》,《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10:1-166。

張秉權 1965.《殷虛文字丙編・考釋》中輯(2),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陳夢家 1956.《殷虛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

裘錫圭 1988.《關於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中國語文》1:1-19。

饒宗頤 1959.《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Keightley, David N. 1972. Shih cheng: A New Hypothesis About the Nature of Shang Divination, Asian Studies on the Pacific Coast Conference, Monterey, California.

Keightley, David N. 1978. *Source of Shang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erruys, Paul L-M. 1974. Studie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Shang Oracle Inscriptions, *T'oung Pao* Vol. LX, 1-3: 12-120.

從聲韻學看文學*

文學是一串音節，以音節的韻律襯托其涵義來表現人生。或者說得具象化一點：文學像一個風鈴，其中長短不同的音高管經過巧匠的安排，在風過時傳來悦耳的玲琅。

一、楔　子

上面的這一段話是一個不周延的答案①。是祇從聲韻學的角度看文學，來回答"文學是什麼"這個問題。我們爲什麼要從聲韻學的角度來看？因爲無論要研究舊文學的内涵或拓展新文學的領域都需要賦予文學以更新更壯實的生命。就中國舊文學來説，即興式的欣賞可以各説各話，任意附會；但系統式的研究與批評則要講究方法，要以成套的理論作爲根據，要從新的角度來觀察，才能發掘出文學的新生命。那麼，我們該如何在任意附會與發掘新生命之間劃一條分界綫呢？這是很不容易的事。其中可行的方法之一就是回頭檢討所用的方法及理論，並考慮這些理論是否適合於中國的文學。本文是從聲韻學的立場來立説，尤其是從中國聲韻學看中國文學。祇要肯定中國文學是用中國語言（文字）表達的，而中國聲韻學又是研究中國語言聲韻結構的一門學問，那麼這種理論先天地就已肯定了它的適用性。

聲韻學在傳統的觀念裹屬於小學的範圍，認爲是研究經書的工具。這

---

* 本文的大意曾在臺大中文系教師學術討論會上作過報告，現在整理付印，以應中外文學社朱、顏兩先生之命。謹在此向討論會中賜教的諸位先生致謝。

① 這個答案不周延的原因是因爲先天地受到觀察角度的限制。事實上，文學跟聲韻最有關的是詩歌、詞曲和駢文，另外，一部分的散文、戲劇及小説也有關。以下討論的文學即以這一範圍爲限，主要的例子都以詩爲主。文學其他的部分，如口語性的小説，祇有語言自然的節奏，就無法談音節的和諧與韻律了。

種説法雖然稍嫌陳舊與狹窄,但在事實上並不錯。我們知道:詮釋古書跟對假借字的瞭解有不可分的關係,而談假借字自然不能忽略語言聲韻的影響。現在的觀念把聲韻學歸入語言學,尤其與語言學中的語音學有密切的關聯。一方面用語音學的方法充實傳統聲韻學的内涵;另一方面調查現存的方言,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擬測古語。前者是文獻上的研究,後者是活語言的分析。兩者相合就能擬測出中國語言各代的音值,讓我們有科學的基礎來約略推斷孔夫子如何誦讀《詩經》中的《關雎》,杜工部又如何吟詠他的《秋興》。

把中國聲韻學應用到中國文學研究方面不僅是科際的研究,如上所述,它們都跟語言有關,根本上有一體的意味。我們知道:文字是語言的一種記錄,借文字留傳的文學作品可以是口語文學的記載;也可以是精練語言的一種表現。在文字背後的基層一定是語言,這是毋庸置疑的。現在撇開文字不談,語言和文學還是另一種關係。通常認爲文學是表現思想、情感的,語言是次一層的表現工具。其實不然,語言的能力並不是後天學習得來的,根據目前語言學的研究,語言實在是人類的本能之一。既是本能,就與思想、情感屬於同一層次。這一種瞭解直接支持一些有關文學定義的説明。

朱光潛《詩論》裏曾討論文學的定義,可以歸納爲下面的這段話:

心感於物而動,動也就是反應。反應呈現於腦及神經系統的便是意識,意識流動就是"思想";反應呈現於感官及循環系統的便是生理變化,也就是"情感";反應呈現於發音器官的則是"語言"。思想、情感、語言三者相合才是完整的反應。彼此互相聯貫,不能單獨分立。換句話説,通常認爲情感、思想(包括意象)是實質,語言是形式的説法並不正確,實質和形式是具有完整性的。情感、思想和語言表現出來就是文學[②]。

這段話的主旨在於指出文學與語言的不可分性。我們可以從而論定文學的研究與語言的研究也有其不可分性。中國聲韻學既是語言學的一科,那麼,回到我們前面的論點,它自然與中國文學研究根本上就有一體的意味。

聲韻學是講語音的,現在我們來看語音在文學裏有什麼樣的功用?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杜甫的詩説:

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盃寬[③]。

② 參看朱光潛 1972《詩論》:70-90,正中書局。

③ 見杜甫《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詩律羣公問,儒門舊史長[4]。

兩處都說到"詩律","詩律"究竟是什麽? 杜甫究竟在詩律上有什麽獨到的地方? 如果我們瞭解這兩個問題,那麽對於他晚年人變以後的作品也許可以有深一層的體會。李白的《子規》詩說:

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在我們讀這首詩的後兩句的時候,有没有一種音節美的感受? 如果有,這兩句詩的音節美在何處? 是否可以從當時語音的韻律及節奏來解釋?

李商隱的《錦瑟》詩是最膾炙人口的,對於詩的内容有好些不同的說法。不瞭解這些說法的人,也就是未能體會作者深一層寓意的人,也還是可以感覺到詩的韻味。這一方面可能是由於詞彙的精練,而另一方面無疑的是由於詩的音節表達出跌宕淒迷的情懷。

從聲韻學的觀點可以具體地説出上述這些文學作品中語音的結構和音節間的組合,藉以瞭解這些作品節奏、韻律的優美。我們的解釋希望能與杜甫所謂的"詩律"暗合。

通常討論詩律的人都談到雙聲、叠韻、四聲、八病以及拗救種種問題,本文預備略其所詳,詳其所略,衹就筆者的看法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希望討論的問題能够涵蓋比較廣泛的範圍,同時給從事文學研究的人作爲參考。

二、中國文學中的明律與暗律

從聲韻上説,中國文學中有兩種規律,一種明律,一種暗律。明律用在詩、詞、曲方面,明白規定一首詩或詞有多少字,哪些字該是平聲、仄聲,甚至更清楚地規定某些字該是上聲或去聲。這種明律是每一個創作者都要遵守的,如不遵守就是不合律。規律太嚴格難免使創作的形式顯得呆板,所以就有拗救、襯字等辦法作爲補救。這些辦法慢慢形成明律的變則,也可以説是明律的一部分了。

暗律是潛在字裹行間的一種默契,藉以溝通作者與讀者的感受。不管散文韻文,不管是詩是詞,暗律可以説無所不用。它是因人而異的藝術創造的奥秘,每個作家按照自己的造詣與穎悟來探索這一層奥秘。有的人成就

---

④ 見杜甫《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

高,有的人成就低。

明律是合轍與否的根據,每個人都可以作出合轍的作品,但是不見得每一篇作品都有文學上的成就,其原因之一即在於暗律的運用。正如歌曲的創作一樣,音階衹有幾層,節拍衹有少數的幾種,但是作曲家可以譜出無限的歌。每一首歌各有不同的格調,這種格調來自於歌曲中的和諧與節奏,不同的和諧與節奏正是作曲家賦予每一首歌曲的不同的生命。

文學作品的情形跟歌曲類似而不同。歌曲的內涵完全由聲音來表示,文學作品則大部分決定於文字的意義,小部分決定於聲音。我們相信老杜所謂的"詩律"主要在於指稱這裏説到的"暗律",那麼暗律與聲音的關係能否具體地尋繹出來呢?

在暗律之外,明律表面看起來很簡單,細細追究的話,也還是有些觀念需要理清。以下就分從兩方面來討論。

(一) 明律中的平仄

平仄是什麼? 平是平聲字;仄是上聲、去聲和入聲字。這是我們最熟悉不過的分別,幾乎無人不知。現在我們追問:爲什麼有平仄這樣的分類? 分類的根據是什麼? 爲什麼上、去、入三聲可以合在一起? 而不是平上爲一類、去入爲一類? 這些問題就很不容易回答。以前也有不少人試著來解釋這些問題,現在先約略提一提諸家不同的看法,在檢討之後再陳述本文新的理論。

第一,平仄爲輕重説:

顧炎武《音論》卷中:

> 其重其疾則爲上、爲去、爲入;其輕其遲則爲平。遲之又遲則一字而爲二字。

王光祈《中國詩詞曲之輕重律》:

> 在量的方面,平聲則長於仄聲;……在質的方面,平聲則强於仄聲(按平聲之字其發音之初既極宏壯;而繼續延長之際,又能始終保持其固有之强度)。因此,余遂將中國平聲之字比之於近代西洋語言之重音(accent),以及古代希臘文字之長音,而提出平仄二聲爲造成中國詩詞曲的輕重律之説。

這兩種説法都是輕重説,但彼此並不相同,前者以平聲爲輕,後者以平聲爲重。顧氏生當清代聲韻學發展的初期,可能受他個人方言的影響難免推斷有誤,輕重疾遲的意義我們雖然可以約略猜想,實在都是模糊之辭。王氏是研究樂理的,他認爲以量而言平聲長,以質而言平聲强,所以平聲是重

音。令人不解的是他究竟根據什麼語言來立説？他説平聲發音宏壯，延長又能保持强度，一定是他自己發音，或他親耳聽見這樣的音。無論是哪一種情形都是不可靠的根據，因爲中國方言這麽多，北平的陰平字（如天字）是高平調，到了天津就説成低平調，究竟該以哪一個方言爲準？而且無系統地以今律古，似乎忘卻古今音的不同。要知道今天某一個方言的平聲仄聲未必就是隋唐時代的平聲仄聲！現在平聲調的調型高低與隋唐時代的平聲未必相同，何况那時的一個平聲調早已演化爲現在的兩個平聲：陰平及陽平。所以王氏的輕重説是無法令人採信的。

第二，平仄爲長短説：

清代人有兩位都提到長短的問題，一位就是講平聲爲輕的顧炎武，他的《音論》卷中：

> 平聲最長；上去次之；入則詘然而止，無餘音矣！

另一位是江永，《音學辨微》辨平仄：

> 平聲音長，仄聲音短；平聲音空，仄聲音實；平聲如擊鐘鼓，仄聲如擊土木石。音之最易辨者也。

這樣的説法衹有結論，没有推論的過程，也没有古文獻的根據。擊鐘鼓與擊土木石衹能意會，没有鼻音尾的平聲字讀音是否如擊鐘鼓也是難説。

近人也有兩位提倡長短説，一位是王了一先生，一位是周法高先生。王先生説：

> 依我們的設想，平聲是長的，不升不降的；上、去、入三聲都是短的，或升或降的。這樣，自然地分爲平仄兩類了。"平"字指的是不升不降，"仄"字指的是不平，也就是或升或降。

又説：

> 中國近體詩中的仄仄平平乃是一種短長律；平平仄仄乃是一種長短律[⑤]。

他的理論的重點是説平長仄短，其次是説平是不升不降，仄是不平。他也没有提出有力的證據，所以衹説是"設想"。我們暫時存疑。

周法高先生也主張長短説，結論是：

> 在唐初甚或在較早的時候，四聲中平仄有長短的區别。這區别構成了當時韻文中平仄對立的主要音素。至於四聲分别的主要音素，也

⑤ 王力《漢語詩律學》（即王子武《中國詩律研究》）：6-7。

許還是高低,不過長短的區別也不失爲一個音素[⑥]。

他的看法跟王了一的主要論點是相合的,但他提出唐初和尚翻譯梵文經典的證據,説明當時人用中國話的平聲字代梵文的長音,仄聲字代短音,從而證明平長仄短的理論。梅祖麟在《中古漢語的聲調與上聲的起源》一文中批評周氏的看法[⑦],認爲"周法高所引用的證據不充分,他的論點仍然可信"。又説:"我們衹能説周法高引用的語料説明上聲是個短調,但其他聲調的調形等問題目前仍無定論可言。"筆者另有一文《 平仄新考》專門討論中文對譯梵文長短音的問題並推測平仄對比的意義,由於與文學的距離太遠,在此不再贅引[⑧]。對周先生的看法我們認爲他的證據不够堅强,而且可以用來作别的解釋,所以不予採信。周文中另外還舉關中方言的現代聲調調值爲例,也不是正確的證明,均請參看另外一篇拙作。

第三,平仄爲高低説:

梅祖麟前引文中曾經提出四種可能的型式討論四聲調類轉變爲平仄對立的原因,他並没有下肯定的結論,衹是謹慎地考慮何種型式爲最可信。他認爲最可信的是:

> 四聲調逐漸變爲以高低對立的平仄調。經過一個過渡期是把平聲認爲低調,上去聲爲高調,而入聲是獨立的調類。後來(也許是約定俗成,也許是皇帝敕令)入聲改歸高調類。

梅氏的看法是平低仄高,所舉的證據最主要的一項是從日本和尚安然《悉曇藏》中的説明推知上聲爲平高的短調[⑨]。後來濁上歸去,去聲也該是高調。

對於這個説法我們在此也不多加批評,一方面因爲梅氏的話不是肯定的結論,對於去、入二聲的調值仍在存疑階段;另一方面對安然的説法可以有異解,梅氏自己就承認上聲也可以是高升調。

現在提出本文的看法:

第四,平仄爲平調及非平調説:

此説爲前述拙作的結論,認爲平仄爲平調與非平調的對立。主要的構想是與王了一的看法的一部分相同,可惜他採取了長短説,又没有提出證

⑥ 周法高 1948《説平仄》,《史語所集刊》13:162。

⑦ 梅祖麟著,黄宣範譯,《幼獅月刊》40.6, 1974,原著載於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0,1970。

⑧ 拙作《平仄新考》,《史語所集刊》47.1:1-15。

⑨ 詳見梅祖麟前引文:69-72。

據。我們的證據有四:

①元刻本《玉篇》神珙序引唐《元和韻譜》:"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輕而遠,入聲者直而促。"明釋真空《玉鑰匙歌訣》:"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强,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從這兩段話,可以證明平聲是一個平調,"莫低昂"可以給"哀而安"作爲注解。既然提出平聲爲平調,自然暗示其他三調大概不是平調,字面雖不能盡解,而"舉""促"等字可見其非平。

②從"平仄"的字面來看,"平"字表示不升不降的意思,"仄"早期作"側",是"傾側、側斜"的意思,也就是"不平",我們相信隋唐士人不是隨便給聲調起名字的。

③周法高引用譯梵文長短音的問題證明平長仄短,其實因爲平聲可以曼聲拉長故用以代長音,仄聲則不然。有時譯經者用平聲字代短音,而用拉長的平聲字代長音,例如用"阿、長阿"代"a、ā"、"伊、長伊"代"i、ī"、"憂、長憂"代"u、ū",可見平聲字也可代短音,換句話説,平仄各調除入聲外長短對比並不顯著,衹因爲平聲字可以拉長所以與仄聲對比時表示長音,而同時平聲字代長短兩音時,則加"長"字分別之。

④從現代語音學的觀點説,聲調主要的是音高(pitch),音高的不同主要在於其調型及高低,高低我們無法找到確切的根據,衹有調型的"平側"是可以把握的。

總結以上,平仄的區别就是平調與非平調的區别。上、去、入所以合成仄聲因爲它們都不是平調。其中入聲可能由於其短促的特色與平聲字的平調大不同,才歸入仄聲的。

中國詩中的"平平仄仄",不是輕重律、長短律或高低律,而是"平仄律"。我們用西洋文學理論作爲研究中國文學的參考,同時要看理論本身是否合於中國文學及語言的性質。中國語言與西洋語言在語音上最大的不同點是具有聲調,因此我們相信"平平仄仄"就是"平仄律",就是"平調"與"非平調"的組合,平調能够曼聲吟詠,仄聲的非平調由於調型不平或特别短促都無法拉長。

(二) 暗律中的長短與節奏

以上所論是"平仄"在明律中的意義,讓我們瞭解中國文學尤其是舊詩中常用的"平仄律"在隋唐時代有什麽語音上的實際作用。現在我們再來談暗律,筆者認爲暗律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長短"的對比,平、上、去三聲是長,而入聲是短。這是把四聲作另一種分類,也講長短,但與别人所説的長短内容不同。

前文曾提到唐《元和韻譜》“入聲者直而促”、《玉鑰匙歌訣》“入聲短促急收藏”的話，對於入聲短促的描寫都是一致的。日本安然和尚《悉曇藏》(880)也有如下的說法：

平聲直低，有輕有重；上聲直昂，有輕無重；去聲稍引，無輕無重；入聲徑止，無內無外。

用“徑止”來形容短促是毫無疑義的。其他三聲的說明雖然不易索解，但不是短調則可斷言。其他日本《悉曇藏》中的記載有一項與本文的論點略有抵觸，已在另文中辨解[10]。我們相信從這幾項證據可以說明早先的入聲一定是短促的調。在現代方言裏，絶大多數保有入聲的方言都仍然是短調，也可以作爲一項旁证。

這種長短的對比，筆者認爲是中國文學中暗律的一種，如何在明律“平平仄仄”的規格裏暗用“長短”的區别是鍛字鍊句的技巧。再加上雙聲、叠韻的應用，自然就有微妙的“詩律”，連杜甫也得要到晚年才敢自詡成熟。

明律與暗律的配合就直接造成節奏感。朱氏在《詩論》裏說：“平平與仄仄在長短、高低、輕重上並無多大差别。”又說：“我們說四聲對於中國詩的節奏影響甚微，說他比不上拉丁文的長短和英文的輕重，並非說它毫無影響。”[11]這兩段話都很值得商榷，我們的看法正好相反。朱氏由於不了解平仄對立的意義，以致認爲四聲對詩的節奏影響甚微。事實上，由於平與非平、長與短的兩種對立對文學作品的節奏有很大的影響。前面曾經提到的李白的《子規》：

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這兩句詩明律全合，而其節奏感完全在於叠用三個入聲的“一”字，和三個平聲的“三”字對比，前一句由於入聲的短促使全句的節奏加快，後一句則由於平聲的平調可以曼聲吟詠的結果使全句充滿低徊的氣氛，加强“憶”字的效果。

又如杜甫《秋興》之一的尾聯：

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其中“尺、急”二字都是短促的入聲，上句的叠字“處處”是長調的去聲，加上前後四個平調的平聲字，更襯托出“尺”字短促，再用下句的“急”字著力地

---

[10] 詳見拙作《平仄新考》。

[11] 詳見朱光潛《詩論》：154-155。

點出客子羈旅的情懷。誠然,文字本身的意義把握住作者的詩情,我們認爲聲調長短的配合實在把詩句的感染力更推上一層。如果我們把這兩句改爲:

寒衣處處催刀剪,白帝城高聽暮砧。

原有的節奏感就被破壞無遺。值得注意的是"尺、急"這兩個字都不是明律裏的重點,祗有精於詩律的作者才能在這種地方琢字鍊句。

平仄律、長短律的運用不僅在詩,在駢文裏亦復如此。現在,我們舉庾信《小園賦》的幾段爲例:

況乎管寗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煗而堪眠。
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
聊以擬伏臘,
聊以避風霜。
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閑居之樂。
況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
陸機則兄弟同居,
韓康則舅甥不別。……⑫

白圈"。"表示平聲;黑點"·"表示仄聲。所引的這兩段之中,凡是語氣停頓的地方,平仄幾乎一律相對,非常整齊。尤其像"連闥洞房"對"綠墀青瑣",不僅上下兩句相對,即在本句之中也是兩兩相對的。"連闥"對"洞房";"綠墀"對"青瑣"。"平仄"對"仄平";"仄平"對"平仄"。連在一起,上句爲"平仄仄平",下句爲"仄平平仄"。

在平仄之外,我們可以看旁加直綫和浪綫的字,就是出現在句末的"第、宅;利、樂"四字。其他各對句的末字都是平仄相對,那是最常見的。唯獨這幾句卻用去聲的"第、利"和入聲的"宅、樂"相對。這是長短律的運用,夾雜在平仄律裏增加韻律上的變化。

這裏所顯示的祗是韻律上的和諧,正如許多作者用"雙聲叠韻"似的,其目的在於使音調鏗鏘。至於如何使韻律與詩文的內容相調協,使讀者深刻地感受到作者的心情或作者所要表現的境界,則是最高的理想,正如朱氏《詩論》裏所説的⑬:

有時不僅要聲音和諧,還要它與意義調協。在詩中每個字的音和

---

⑫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九册《全後周文》卷八:4。

⑬ 朱氏前引書:159。

義如果都互相調協,那是最高的理想。音律的研究就是對於這最高理想的追求,至於能做到什麼地步,則全憑作者的天資高低和修養深淺。

這些話說得很正確。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許多出名的大家,他們或者由於深湛的修養知道如何把握詩律,或者由於天賦的高才能够"佳句天成,妙手偶得"。尤其詞、曲的作家有所謂"出色當行",熟悉語音的特色並與音樂的抑揚相配合。

現在我們來談一首出名的詩,就是開頭提到過的李商隱的《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胡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祇是當時已惘然。

從來討論這首詩的有許多家說法,我們在此祇從聲韻學的眼光增加一點注解。

第一,此詩七句都有入聲字(加點者),其中可能有偶合的,也可能有作者故意安排的。偶合的例如"莊生夢蝶"、"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中的入聲字[14];安排的最大可能是第二句中的兩個"一"字。從嚴格的詩律來說,首聯應該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除去第二句的首字"一"以外,其他各字都合律。通常七言的第一字不是明律管束得到的,所以應該是平聲而用了仄聲字並無妨礙。可是這裏連用兩個"一"字就使這一句產生一種特殊的節奏,在平仄以外又有"短長",這樣"短長短長"的間隔在韻律上與"一弦一柱"的意義有調協之感,似乎讓人在意識裏聽到凄凉的瑟音。然後接着"思華年"三字,"思"字有平、去兩讀;都是"思念"的意思,若讀去聲則合乎嚴格的規律,若讀平聲則爲相連的三個平聲字,頗有古風的韻味,而且"思華年"三個平調給人一種綿長久遠的感覺,仿佛多年的往事都在這一瞬間回到眼前。

無論是偶合的或安排的,七句之中都有入聲則是事實。這在整首詩的韻律上有和諧之感,如果把可能改掉的入聲都改掉,那麼可以成爲這樣:

錦瑟無端廿五弦,弦弦柱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胡蝶,望帝春心寄杜鵑。
滄海浪明珠有淚,藍田地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想,祇是當時已惘然。

---

[14] 參看《戴君仁詩選》,《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一輯,1952。

如此一來,姑且不談更改的字遠不如原作的精練,即在音節的抑揚頓挫上也完全失去原作的韻律與韻律所涵容的風味。

第二,這首詩的末句在聲韻上造成一種極爲少見的組合,可能詩人在這裏有深刻的示意作用。陳世驤先生曾經討論過這首詩,他說[15]:

> 在分析過此詩之後,細讀吟哦幾次,我們立覺得上句"待"字長重,而下句"已"字長重,爲:此情可待——成追憶,祇是當時已——惘然。

我們在此願意特別提出末句來討論,這句詩照格律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原作完全相合,可是奇怪的是四個仄聲字詩人竟然用了四個上聲,這是很罕見的。"是"字現在讀去聲,在唐代是上聲,加上"祇、已、惘"三字,一共四個上聲字。無論上聲的調值如何,相信四個上聲字在一句之中必然造成特殊的音韻效果。

也許有人認爲這也是偶合,我們願意提出前人研究中的"四聲遞用說"來作爲證明。這種説法主要是從研究杜詩來的,認爲一句五言詩中五個字除韻脚以外,儘量不用同聲調的字。對於七言來說雖然情形不同,但是,四個可能的仄聲字完全是同一個上聲,實在非常特殊。尤其對於這首被評爲"唐詩壓卷之作"的《錦瑟》,相信義山也許有意細細安排吧!後來詞曲中對於上、去聲的重視也有類此的獨特的意義。

回到楔子裏説過的話,我們相信《錦瑟》之所以膾炙人口,除去寓意含蓄而婉轉,詞彙精練而優美以外,它的音節實在能配合詩意,把人牽引到詩人的情懷中去了。

除長短與各別字調以外,暗律中還有雙聲叠韻等等,別人討論得已經很多,本文不再贅述。祇在這裏用音標寫唐代的兩句名詩,讓讀者試看唐代詩人在詩句中故意用雙聲的妙用:

ts'au ts'au ts'iɛt ts'iɛt tsak dzap dan,

da tɕjuo sjæu tɕjuo lak ŋjuok buan。

三、聲韻學與文學考證

用聲韻學的證據可以給可疑的作品斷代,有時也可以審辨作者。因爲語言是最可靠的工具,古人不知道古今語言的差異,想僞造詩文的人不知不

---

[15] 陳世驤 1958《時間和律度在中國詩中之示意作用》,《史語所集刊》29:793-808。

覺就把自己的語音寫進作品中了;其實,即使知道古今音異,也無法仿造古人的語音。此外,在考證異文上,根據我們提過的明律暗律,有時可以幫助其他的證據作肯定的選擇。現在,我們就這一點舉四個例子來説:

①叢菊兩(重)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

②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衣)馬自輕肥。

③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騎(馬)羽書遲。

④織女機絲虛月夜(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

四個例子都出於杜甫的《秋興》八首。我們選用這些例子的原因,一方面因爲杜甫是講究詩律的人,《秋興》又是他晚年最成熟的作品;另一方面因爲《秋興》八首已經有葉嘉瑩的《杜甫〈秋興〉八首集説》⑯,衆説皆備,材料豐富。同時又有梅祖麟、高友工兩位從語言學觀點討論《秋興》的宏文⑰,讀者可以參看。本文的討論希望能給他們作爲一點補充。

①叢菊兩(重)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

葉説當作"兩",我們同意他的看法,認爲平聲的"重"字在聲韻上不如仄聲的"兩"字調協。這一聯按律應該是"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下句完全合律,上句"叢""兩"二字以嚴格的格律説不合。"叢"字該"仄"而爲"平",這是一種"拗",按照明律的變體來説,這個"拗"可以在下句或本句"救"。現在下句平仄完全合律,自然無法"救",衹有在本句第三字把該"平"的字改爲仄聲以圖補救,使成爲"平仄仄平平仄仄",現在"兩"字正好是仄聲字,可以圓滿達成"救"的任務。

②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衣)馬自輕肥。

葉説當作"衣",認爲如果作"裘",則與"輕"字雙聲,讀起來拗口。我們的看法正好相反,作"裘"在暗律上比"衣"字適合。"五陵裘馬自輕肥","輕肥"是承"裘馬"而言的。"裘、輕"二字爲旁紐雙聲,前者爲 g-,後者爲 k'-;而"馬、肥"二字恰巧也是旁紐雙聲,前者爲 m-,後者爲 b-。舌根音與脣音兩兩相承,音韻很和諧。同時,裘取其輕,馬取其肥,也是最合事理的。

③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騎(馬)羽書遲。

葉説當作"馬",因爲"車騎"念起來生澀,聲音不響。我們不同意。這兩句詩梅、

⑯ "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1966。

⑰ 梅祖麟、高友工著,黄宣範譯,《分析杜甫的秋興——試從語言結構入手作文學批評》,《中外文學》1.6:8-26,1972,原著載於 *Unicorn*,No.1,1968。

高二氏也曾討論過,這裏借用他們一部分的看法[18]。我們認爲這一聯的對仗很工整,“金鼓”兩字雙聲,對句“羽書”兩字叠韻;“關山”兩字半叠韻,元音稍有不同,收同樣的-n 尾;下句“車騎”兩字正好是旁紐雙聲,或者叫它半雙聲,“車”是 k-,“騎”是 g-,反以雙聲對上句的叠韻,正可見出杜甫晚年“詩律”的精細。

④織女機絲虛月夜(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

葉説當作“夜月”,理由是以對仗來看,“夜”對“秋”、“月”對“風”比較工整。同時,“虛夜月”解爲“虛對夜中的月明”,意境比較好。我們的看法也不同。這首詩是《秋興》之七,全首詩是: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
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
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
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唐人有一個不成文法的暗律,就是在七律的三、五、七三句中,每句末字最好是用與韻脚聲調不同的另外三調的字,如韻脚爲平聲,那麽三句的末字最好是上、去、入各占一個,以求聲調的活潑。這個限制自然太嚴,所以就用折衷法,至少不可以有兩個同聲調的字在相鄰的單數句尾出現,换句話説,三、五兩句的末字,以及五、七兩句的末字,不可以用同一聲調的。

現在來看有問題的這一句詩是第三句,而相鄰的第五句的末字是入聲的“黑”字。如果這一句是“虛夜月”的話,“月”又是入聲,連用兩個入聲就音韻不美,不合暗律了。所以“月夜”要好得多,因爲“夜”不是入聲字。這一條暗律在杜甫晚年的詩中祇有很少的例外,《秋興》八首中其餘的七首没有一首不合的。

關於葉氏所説“夜月”對“秋風”較爲工整的話,我們也可以提出一條反證。

杜甫《詠懷古迹》之三: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

這裏“月夜”對“春風”,可見對“秋風”也是很工整的對仗。

四、結 語

本文從聲韻學的觀點來看文學中的一部分作品,尤其舊詩的韻律與節

---

[18] 梅、高前引文:11。

奏,希望之一是想看到現代新文學作家,尤其新詩人中也有人注意新的韻律與節奏,並與作品的涵義配合調協,使新文學也來追求這最高的理想。

1975 年五四破曉於南港

原載《中外文學》4.1:1-20,1975 年。

從音韻論《柏梁臺》詩的著作年代

一、引　言

在中國文學史中討論七言詩起源的人莫不引述《柏梁臺》詩，但此詩的著作年代一直有不同的説法。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二"柏梁臺詩"條：

> 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記》，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于史，則多不符。……反覆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①

顧氏反覆考證的重點有二：一、根據《史記》《漢書》證元封三年當梁平王襄在位之時，而梁平王兩次入朝都不在元封三年。二、《柏梁臺》詩每句之上冠以作者官名或姓名，其中有七個官名都是元封三年(108B.C.)以後武帝太初元年(104B.C.)才更定的。所以顧氏認爲與史實不符，必然是後人擬作。

逯欽立《漢詩别錄》首先對顧氏之説提出異議②，他的意見可以歸納爲三點：一、《柏梁臺》詩並非出於《三秦記》，最早見於《東方朔别傳》，該書現在雖已亡佚，但以散見的引文和《漢書・東方朔傳》比較，可知其著成時代較《漢書》爲早，《漢書・東方朔傳》曾經從《别傳》中取材。褚少孫補《史記・東方朔》等傳，又自謂採自"外家傳語"，可見在褚少孫的時代——元、成之際(48-8B.C.)——《東方朔别傳》已經相當流行。二、《御覽》三百五十二引《東方朔傳》云："孝武元封三年作柏梁臺。召羣臣有能爲七言者乃得上坐，衛尉周衛交戟禁不時。"云元封三年作臺，而《漢書・武帝紀》則謂元鼎二年春起柏梁

---

① 見《原抄本日知錄》：604-605，1958印行。

② 逯欽立1948《漢詩别錄》：292-301，《史語所集刊》12。

臺,兩者互異。據《史記·封禪書》及《三輔皇圖》可知以元封三年作臺較爲可靠。三、詩句樸拙,全篇共二十六句一百八十二字,其中二字相重者有十八字;三字相重者有四字;四字相重者有兩字。而二十六個韻字之中,“時、來、材、哉”四字各兩見,“治、之”兩字各三見。重複拙陋,不像後人所僞託。

方祖燊《漢詩研究》第二章《漢武帝〈柏梁臺〉詩考》[③],同意逯氏的看法,並辨駁顧氏。認爲《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的記載可能有誤,雖然元封三年没有梁平王入朝的記載,並不能據以論定。顧氏最有力的考證在於説明官名的訛誤,方氏指出官名並非原詩的本文,而是後人編《東方朔别傳》時所追注的。從詩句内容來看,頗能符合這些追注的官名職份。結論以爲該詩確爲漢武帝時的作品。

逯、方兩氏引據相當可靠,但是要説《柏梁臺》詩確是漢武帝時的作品,則論證尚嫌不足。詩句樸拙衹能表明寫成時代不至太晚;《東方朔别傳》在漢元成之際即使已經流行,並不能説其中所引之詩一定成於漢武帝時;《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儘管可能記載有誤,但也不能肯定元封三年時梁平王確有入朝之事;至於官職與詩的内容符合一點,既然官職是後人追加,那麼兩者符合並不能作直接的證明。

要考定詩文古書的著作年代,語言學上的根據是最可靠的。因爲這種論證完全就内容文字着眼,同時在有韻書之前,後人無法僞作前人的語言,察覺古今語音的不同是相當晚近的事。以《柏梁臺》詩而言,從用韻上立説來證明其著作時代該是可以採信的。在討論之前,先把全詩按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五十六所載抄録如下:

> 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大司馬曰:郡國士馬羽林才。丞相曰:總領天下誠難治。大將軍曰:和撫四夷不易哉。御史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太常曰:撞鍾擊鼓聲中詩。宗正曰:宗室廣大日益滋。衛尉曰:周衛交戟禁不時。光禄勳曰:總領從官柏梁臺。廷尉曰:平理清讞決嫌疑。太尉曰:循飾輿馬待駕來。大鴻臚曰:郡國吏功差次之。少府曰:乘輿御馬主治之。大司農曰:陳粟萬碩揚以箕。執金吾曰:徼道宫下隨討治。左馮翊曰:三輔盗賊天下危。右扶風曰:盗阻南山爲民災。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詹事曰:椒房率更領其材。典屬國曰:蠻夷朝賀常會期。大匠曰:柱枅薄櫨相枝持。

③ 方祖燊 1967《漢詩研究》,正中書局。

太官令曰:枇杷橘栗桃李梅。上林令曰:走狗逐兔張罘罳。郭舍人曰:齧妃女脣甘如飴。東方朔曰:迫窘詰屈幾窮哉。

此詩共二十六句,每句用韻,共二十六個韻字。近人已經有過一些討論:

王力《漢語詩律學》(1958:14-15)說:

> 這詩也有人疑心是僞作。但從押韻上說,之咍同部,正是先秦古韻。可見這即使不出於武帝時代,也不會相差太遠。其中衹有一個"危"字出韻;"危"字在先秦是支部或脂部字。這適足以證明支脂之三部在漢代的音值已漸漸接近,可以勉强"同用"了。

方祖燊前引書中(頁98)也有類似的看法。其實,"危"字在《廣韻》雖屬支韻,在上古卻是歌部字,王力《漢語史稿》(1958:81)中討論語音的發展,在歌部就舉"危"字爲例。所以"危"字既不是支部字,也不是脂部字。根本説不上支、脂、之三部同用的問題。如果這個"危"字確實不錯,那麼《柏梁臺》詩最早也不會超過魏晉時代,因爲之、歌兩部從語音上説在魏晉以前没有押韻的可能。檢閲羅常培、周祖謨兩氏的《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册西漢部分,之、歌兩部的字連一次例外押韻的例子都没有。東漢部分有兩次例外押韻,都非常可疑。根據作者的研究,歌部的支韻字到魏晉才有可靠的例子跟之部字押韻[4]。這些詳情其實都不必説,因爲最主要的問題是:"危"字是一個錯字!

二、校勘問題

前面所引的原詩是根據明萬曆十五年秣陵王元貞校刊本的《藝文類聚》,和清《四庫全書》本的字句大體一致。近人討論時所引用的《柏梁臺》詩也可能從章樵《古文苑》、沈德潛《古詩源》等處引來。詩中不是韻脚的文字也頗有異同,現在不去説它。韻脚部分"郡國士馬羽林才","才"或作"材";"椒房率房領其材","材"或作"財",這兩字的異同不發生韻脚歸類的問題。另外兩處韻字則有重要的異文,這兩句詩就是:

> 左馮翊曰:三輔盜賊天下危。
>
> 上林令曰:走狗逐兔張罘罳。

---

[4] 參拙作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n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魏晉音韻研究)《史語所專刊》65,1975。

“危”或作“尤”,“罘罳”或作“罝罘”,或作“罘罝”。“危”與“尤”,“罳”、“罘”與“罝”在古音各不相同,正是判斷著作年代的依據。

要討論異文的正訛,首先就要説明《柏梁臺》詩著錄的問題,按逯欽立的考證,此詩原載《東方朔别傳》,後入《漢武帝集》,然而這兩書今已不傳。顧炎武提到見於《三秦記》,《三秦記》爲晉人辛氏所撰,也已失傳[5]。現在可以見到清人張澍所輯的佚文,《柏梁臺》詩輯自宋宋敏求的《長安志》。張氏《二酉堂叢書》及《知服齋叢書》均收《三秦記》佚文,這兩句詩作:

三輔盜賊天下尤一作危。

走狗逐兔張罝一作罘罳。

而宋敏求的《長安志》現在仍可見到原書,有兩個版本:一爲清光緒十七年思賢講舍重刊清乾隆四十九年畢氏校刊本,作:

三輔盜賊天下尤。

走狗逐兔張置罘。

“置罘”自然是“罝罘”之誤。而另一本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則“尤”作“危”,“置罘”作“罘罳”。

在《長安志》以外,宋章樵所注《古文苑》也載有此詩。作者所見的《古文苑》注本有八種,左馮翊的詩句各本相同,都是“三輔盜賊天下危”。而“走狗逐兔張罘罳”一句中之“罘罳”二字,則《惜陰軒叢書》本、光緒十二年江蘇書局刊本、上海商務縮印無錫孫氏藏明活字本、上海涵芬樓景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等四本作“罘罝”;《墨海金壺本》《守山閣叢書本》《叢書集成》本及宋淳熙重刊本皆作“罝罘”。並無一本作“罘罳”的。

從這些不同的著錄仍然無法説定“危、尤”及“罳、罘、罝”的正訛。祇有另覓途徑,從《藝文類聚》的版本上來求取真相。《藝文類聚》爲唐歐陽詢等修撰而成,其中所著錄的《柏梁臺》詩是目前可見最早的出處。檢閱《藝文類聚》幾種不同的版本,對於兩處異文可以有相當肯定的判斷,現在分開來説:

第一,關於“三輔盜賊天下危”一句,明初葉建刊本、明嘉靖七年長州陸采刊本、明嘉靖二十八年平陽府刊本、明萬曆十五年秣陵王元貞校本、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危”字均同作“危”,祇有一個僅見的新興書局影宋本作“尤”,由於宋本在時間上遠較他本爲早,可見《藝文類聚》的原本可能就作“尤”,到後來的版本才改爲“危”字。

---

⑤ 方祖桑前引文。

另外,史語所所藏明嘉靖七年長州陸采刊本原著"危"字,經校書者改爲"尤"字。從書末的硃筆校記我們知道校書者爲孱守居士,即馮巳蒼。原校記云:

歲丙子閩人劉履丁贈錢宗伯牧齋以宋刻《藝文》,予從牧齋借校此本,始於丁丑之四月,畢於六月之十七日,是年閏五月,蓋百日而終卷也。……孱守居士記。

崇禎丁丑借錢宗伯牧齋宋本校過,與此本正同。……馮巳蒼書。

崇禎丁丑即 1637 年,馮巳蒼即馮舒。當時他從錢牧齋(謙益)處借到一個宋本,在校閱全書時將"危"字按宋本改爲"尤"。

北京圖書館原藏另一個嘉靖七年刻本原來的"危"字也經校書者改爲"尤"字。其實就是以馮校本爲根據,輾轉過錄的。其批語云:"儀按:尤字聲義皆古,絶佳。"書末校記云:"同治三年,歲在甲子嘉平月,杭州譚儀仲儀父借陳氏帶經堂藏書傳校。"

根據宋本《藝文類聚》,加上這個旁證,再加上前文引述的重刊畢校本《長安志》,我們認爲《柏梁臺》詩的原句作"三輔盗賊天下尤",後來纔把"尤"字誤改爲"危",應該離事實不遠。"尤"即"過責"之意[⑥],也就是説,三輔之地有了盗賊,全天下的人都起而責備。

第二,關於"走狗逐兔張罘罳"一句,衹有明萬曆王元貞校本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作"罘罳",其他影宋本、明初葉建刊本、明嘉靖七年陸采本、嘉靖二十八年平陽府刊本均作"罝罘"。值得注意的是影宋本及馮巳蒼校陸采本均作"罝罘"。上文提到章樵注古文苑的八種版本,四種作"罝罘",和影宋本《藝文類聚》等是一致的。另四種作"罘罝"的顯然是兩字顛倒。

至於"罘罳"二字,衹見於《藝文類聚》最晚的兩個版本,可能是後來轉刻致誤。在文義上説,"罘罳"與"走狗逐兔"也連不上關係。《説文》解"罳"字云:"罘罳,屏也。从网思聲。"研究《説文》的各家無異説,都認爲罘罳是一種屏風。《釋名・釋宫室》:"罘罳在門外,罘,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漢書・文帝紀》:"六月癸酉,未央宫東闕罘罳災。"顔師古注:"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劉熙訓"罘罳"爲復思,也是指屏風而言。顔師古注在屏風之外,又解爲"連闕曲閣"。但與"走狗逐兔"都無關係。

再看"罝罘"二字:《説文》:"罝,兔网也,从网且聲。""罟,兔罟也,从网

⑥ 《詩經・鄘風・載馳》:"許人尤之。"毛傳:"尤,過也。"

否聲。"徐鉉云:"隸書作罘。"兩字都是捕兔之網的意思。《禮記・月令》:"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鄭玄注:"獸罟曰罝罘。"《漢書・揚雄傳》:"放雉菟,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兹也。"也有"罝罘"連用之例。從文義上説,"罝罘"遠比"罘罳"要順適得多。

三、音韻問題

根據上一節校勘的結果,我們認爲韻脚有異文的兩句詩已經考定。以影宋本《藝文類聚》爲本,現在來看全部韻字的情形:

屬廣韻咍韻的有:來、才、哉、臺、災、財等六字,其中來、哉二字各兩見;

屬《廣韻》灰韻的有:梅一字;

屬《廣韻》之韻的有:時、治、之、詩、滋、疑、箕、期、持、飴等十字,其中時字兩見,之、治二字各三見。

屬《廣韻》尤韻的有:尤、罘二字。

這首詩裹所有咍、灰、之、尤四韻的字在上古都屬之部,據作者的研究,上古之部字的演變可以用下表來説明⑦:

上古	西漢	東漢	魏晉	南北朝	中古	例字
				灰咍 -əi	咍 -ăi	來採代
之 -əg	之 -əg	之 -əg	咍 -əï	灰咍 -uəi	灰 -uăi	灰悔佩
之 -rəg	之 -rəg	之 -rəg	咍 -rəï	皆 -ăi	皆 -ăi	戒駭
				皆 -uăi	皆 -wăi	怪
之 -jəg	之 -jəg	之 -jəg	之 -jəï	之脂 -jɛi	之 -ï	詩止思
之 -jiəg	之 -jiəg	之 -jiəg	之 -jiəï / 脂 -jiəi	之脂 -jiɛi	脂 -ji	丕鄙龜
之 -jəg	之 -jəg	之 -jəg	幽 -jou	尤侯幽 -jǒu	尤 -jǒu	謀有右
	幽 -jog	幽 -jog	幽 -jou	尤侯幽 -jǒu	尤 -jǒu	牛久舊

從表上我們可以看出灰、咍兩韻的字和之韻字從上古到魏晉都可以自由押韻,而尤韻字則不然。上古之部尤韻字有兩類,一類爲牛、久、舊等字,到西漢時代就已經變入幽部;另一類爲謀、有、右等字,到魏晉時代才變入幽部。《柏梁臺》詩中的"尤、罘"兩字就屬於後一類,和謀、有、右等字一樣。换句話説,詩中用"尤、罘"二字和灰、咍、之韻的字一起押韻,其著作年代最晚不得到魏晉。

---

⑦　引自前引拙作:238。

從兩漢其他詩文來看,以"尤、罘"爲韻字的有以下諸例:

西漢:韋玄成《自劾詩》:"嗟我小子,于貳其尤,隊彼令聲,申此擇辭。"

劉向《九歎·逢紛》:"遭紛逢凶蹇離尤兮,垂文揚採遺將來兮。"

劉向《九歎·愍命》:"哀余生之不當兮,獨蒙毒而逢尤,雖謇謇以申志兮,君乖差而屏之。"

揚雄《羽獵賦》:"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

又:"放雉菟,收置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兹也。"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敍》:"欲罷不能,既竭愚才,惜道之味,聞疑載疑,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稀,儻昭所尤,庶有達者,董而理之。"

張衡《東京賦》:"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超於櫱栽,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制于甚泰,明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隤牆填壍,亂以收置解罘,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臣濟奓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于東,西朝顛覆而莫持。"

蔡邕《釋誨》:"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

從這些用韻實例中可以看出"尤、罘"二字和其他之部字押韻頻繁的情形,尤其張衡《東京賦》中"罘、尤"兩字連用,和《柏梁臺》詩的情形很類似。到魏晉時代,"尤、罘"入幽部,和咍、灰韻及之韻的字距離就遠了。魏晉早期衹有之咍、之幽分別押韻的例子,咍幽以及咍、之、幽三部通押的例子連一個都没有。

四、結　論

以上首先從校勘的立場勘定《柏梁臺》詩中韻字的異文,然後探尋韻字中"尤、罘"兩字在兩漢及魏晉押韻的情形。在西漢及東漢"尤、罘"都有和灰、咍、之韻字押韻之例,那時之韻字和灰、咍、尤三韻一部分的字合爲一個韻部,到魏晉時代就離析爲三。《柏梁臺》一詩之中,既然以"尤、罘"二字與灰、咍、之三韻的字自由通押,可見其著作年代最晚也不會晚於東漢。逯欽立認爲《柏梁臺》詩出於《東方朔別傳》,而《別傳》可能寫成於西漢昭、宣之際(86-49B. C.),到褚少孫的時代,元、成之際(48-8B. C.),已經相當流行。從音韻上說,頗能支持這一個說法的成立。

原載《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1223-1230,臺北中研院,1976 年。

元曲韻字示意説之探討

一、緒　論

在無韻新詩發展以前，中國歷代詩歌没有不用韻的。從《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到清人根據平水韻寫的舊詩，儘管每一時代的語音都有自然的變遷，詩人用韻的需求卻是古今相同的。因爲語法的變遷比較少、詞彙的不同可以憑藉歷來的箋注得到確切的瞭解，所以我們還可以大致看得懂三百篇中的名詩；但是假如按照現有的古音知識把《關雎》用上古音念出來，大概都聽不懂，可見語音的變遷相當可觀。後人對於古代詩歌用韻的分析與體會，絶不能以今天的語音作爲根據，這是淺顯的道理。因此要討論古人的"韻字示意説"就不能用現代人的"語感"，我們對古代語言的直覺自然不會就是古人的直覺。

所謂"韻字示意説"是我杜撰的一個名詞，約略相當於"聲情説"，用來指稱文學批評上的一種理論，認爲古人用某些韻的字可能表示某種意義，作者爲使用韻和詩詞中的意象配合，就要選韻。如果選得合適，聲與情相得益彰，就是文字中很高妙的一種境界。這種説法有兩個層次，第一層是説聲調中的平仄或平上去入表示某種意象；第二層是説某一韻的字表示某種意象。

聲調在中國語言中早就有了，齊梁之際衹是發現它的存在而已，從周秦的四聲到隋唐的四聲，調類雖然大致没有改變[①]，調值的情形如何，卻難以説定。從近代各方言的情形推想，高低升降的變化恐怕是一定存在的，在陸法言的《切韻・序》(610)裏，就有"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的話。

---

① 説調類没有改變，是以大多數的字調爲根據的，還有一部分的字古今調類不同，詳見江有誥《唐韻四聲正》。

唐以後四聲分化②,到周德清的《中原音韻》(1324)已經把入聲派入陽平、上、去三聲,同時也明顯地分出陰平和陽平來了。因此,要説某一聲調表示某種意象,必須配合當時的調值來立論。唐、宋、元正當聲調發生劇烈變化的時代,要説明聲調在文學作品中的示意作用,很難有確切的證據。目前一般都認爲入聲短促,自然顯示某種意象。這種可能自然存在,但是還要從大量的作品中歸納出結果纔能證明。我認爲入聲的短促在節奏上的作用相當清楚,是否用入聲韻就明示某種意象還有待探索。

第二層的理論更難證明,要説某一韻的字表示某種意象,首先就要限定時代和地域,因爲時地不同讀音就可能不同,讀音既異,詩人的語感就可能有異。其次,時地大致相同的作品,還是要經過歸納才能得到可靠的推論,籠統的説法不一定經得起查驗。

本文的目的是想研究第二個層次,想在可以把握的作品之中尋覓"韻字示意説"的真相。因此縮小範圍,利用元代散曲來探討當時的 19 個韻部,是否各有不同的示意作用,是否確有"車遮淒咽、寒山悲涼"這一類的現象。

二、材料與方法

本文用元代散曲作爲材料的範圍,有五個理由:一、元代散曲的數量有限,容易把握;二、散曲篇幅短,作者要用韻字暗示某種意象,容易選擇、容易經營;三、元人散曲絶大部分都是北曲,用韻的表現有一體性;四、元雜劇例分四折,四折之中宮調韻部都不能重複,作者不能隨意選韻③,因此雜劇不適合作爲研究韻字示意的材料;而散曲就沒有這種限制,小令固不必説,套数也是一韻到底;五、有編好的《全元散曲》作爲材料的來源,可以免去檢索之劳。

《全元散曲》共收小令 3853 首,套數 457 套,殘曲不計。是不是就以全部的散曲作爲研究的资料呢?爲了專門探討"韻字示意説",我作了一種選擇。我們知道《中原音韻》是專門爲作曲家參考用的韻書,周德清的自序説:"自關鄭白馬,一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他的韻書根據幾位大家的用字爲標準,共分 19 韻部,也

② 四聲分化以聲母的清濁爲條件。對於分化後調值情形的最早記載可能是 1287 年日本了尊的《悉曇輪略圖抄》,參見拙著《平仄新考》。《史語所集刊》47. 1:14,1975。

③ 詳見鄭騫先生《元雜劇的結構》:192,景午叢編上集,中華書局 1972 年。

就是"東鍾、江陽、支思、齊微、魚模、皆來、真文、寒山、桓歡、先天、蕭豪、歌戈、家麻、車遮、庚青、尤侯、侵尋、監咸、廉纖"。如果要想知道每一個韻部的字暗示什麼意義,必須要歸納每一篇作品的內容,分析共同的趨向。但是每一位作家未必都説標準的北方話,彼此的母語方言可能略有不同,語感自然也未必一樣,同時,寫作的技巧和藝術的造詣也各有不同。那麼最好的方法就是分别以一個一個的作者作爲觀察分析的單位,如果某人寫一種感情老是用某一韻的字,這就是鐵證了! 當然在個别的分析之後,綜合的觀察也有一般的意義。

作者如何選擇呢? 既然《中原音韻》分 19 個韻部,平均來説,至少也要有 38 首作品以上的人才能作爲觀察的對象。作品太少難免有以偏概全的危險。根據這一個條件,找出 21 位散曲作家,又另外加上周德清,共計 22 人,有名的大家大致都在其中,現在先列表説明他們的情形:

姓名	作品		籍貫	生卒年(公元)	備注
	小令	套數			
王惲	41		衛州汲縣(河南)	1227-1304	
盧摯	121④		涿郡(河北)		生於 1246-1250 年之間,至 1308 年尚在。
關漢卿	57	12⑤	大都(北京)		
白樸	37	4	眞定(河北)	1226-?	1306 年 81 歲,卒年不詳。
馬致遠	115	15⑥	大都(北京)		
馮子振	44		攸州(湖南)	1257-1314	
貫雲石	79	8	江南(浙江)	1286-1324	
張養浩	161	2	濟南(山東)	1270-1329	
曾瑞	95	17	大興(河北)		
周文質	43	5	建德(浙江)	? -1334	後居杭州。
喬吉	209	11	太原(山西)	? -1345	

④ 《全元散曲》誤計爲 120。

⑤ 關漢卿套數據《全元散曲》應爲 13 套,其中仙呂桂枝香(因他别後懨懨消瘦)一套,《南宮詞紀》題作秋懷,注無名氏作;《詞林白雪》屬關漢卿。《詞林白雪》一書爲明末選本,所注作者姓名不盡可信,此一套曲又是南曲,甚爲可疑,故不計入。請參見《全元散曲・序》及關漢卿套數後之校記。

⑥ 《全元散曲》誤計爲 16。

姓　名	作　品		籍　貫	生卒年（公元）	備　注
	小令	套數			
劉時中	72⑦	4	古洪		與張可久⑧、鍾嗣成同時，或以爲即劉致（1280-1334）。
薛昂夫	65	3	回鶻		漢姓馬，與張可久⑨、薩都剌（1308-?）唱和。
張可久	853⑩	9	慶元（浙江）		至正初年70餘，至正八年（1348）猶在世。
任　昱	59	1	四明（浙江）		與張可久同時。
徐再思	103		嘉興（浙江）		與張可久、貫雲石同時。
吳西逸	47				
周德清	31	3	江右（江西）		《中原音韻》作於1324年。
鍾嗣成	59	1	大梁（河南）		後居杭州，《錄鬼簿》作於1330年。
汪元亨	100	1	饒州（江西）		仕浙江，徙常熟。
劉庭信	39	7			
湯　式	170	68	象山（浙江）		明成祖在燕邸時遇之甚厚。

作家年里的資料没有詳考，大致根據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鄭騫先生《白仁甫年譜》《白仁甫交游生卒考》（見景午叢編），及《全元散曲》中的作家小傳。年代先後的問題不大，因爲前後百年的光景，語音的演變有限；籍貫能否代表所説的方言可能有問題，但是作品既是北曲，我們相信還是以北方話爲準，即使略有方言的不同，以各人自己的作品來比較還是相當可靠。

在作品的數量上説，總共觀察了2600首小令，171首套曲，大約佔全部散曲的65%，在一般性的趨勢上説，也大致可以有代表性。

選定22家的散曲之後，細讀每一首作品，認定其内容所要表現的感情，大分爲喜、悲、無喜無悲三類，這種分類是比較籠統的辦法，即使如此，分别

⑦ 《全元散曲》劉時中小令著錄74首，其中兩首已歸入馬致遠小令，即南吕四塊玉"看野花，攜春酒"及"佐國心，拿雲手"二首，故爲72首。

⑧ 張可久散曲有雙调折桂令江上次劉時中韻、越調凭欄人嘆世和劉時中、越調小桃紅湖上和劉時中。

⑨ 張可久散曲越調柳營曲湖上有"歌念奴，和昂夫"之語。又有中吕朝天子題馬昂夫扣舷餘韻卷首。

⑩ 張可久小令《全元散曲》錄855首，其中雙調慶東原越山即事二首之二已見於劉時中小令，題作"題情"；雙調落梅風春日湖上一首已見於貫雲石小令，作雙調壽陽曲。重出不計，故僅有853首。

起來還難免有困難的地方。人間的感情本不是喜與悲所能涵蓋得了的,寫景、詠物、贈答、懷古,内容本來就有不同,感情也不會一樣。那麽爲什麽還要用這種三分法呢?因爲要看某一韻的字是否暗示某種意象,或者是否和内容所要表現的感情配合,衹好先從籠統大致的分類法入手,如果果然某韻之字有表示某種感情的趨勢,然後再來細分;如果押某一韻的作品可喜可悲,或喜或悲,連大類都無法區别,自然更談不上感情裏細緻的區分了。

按作者定了作品悲喜的大類之后,再按韻部一一登錄,這樣每一位作者就得出一張統計表,計算他有幾首用東鍾韻或江陽韻的作品,分别表示何種感情?再把22張統計表綜合爲一個表,既可以觀察個别的現象也可以討論一般的趨勢。

三、元曲韻字與内容關係之分析

首先要列出作品内容分類的統計表,這個表以作者爲經,以《中原音韻》的19個韻部爲緯,每一韻中再按曲子的内容分爲悲、喜、無(代表無喜無悲)三類(統計表見569-572頁)。

這個統計表上的數字代表實際上散曲内容的分類,在一般現象與曲家個别情形兩方面都有需要分析解釋的地方,我們現在分别加以觀察。

(一)一般現象

第一,以喜與悲的對比而言,19個韻部之中没有任何一部是衹表示一種感情的,總是有喜有悲,没有截然的分别,衹有程度上的差異。

第二,程度的差異可能正代表曲家選韻的趨勢,值得作仔細的分析,問題是多大的差異才代表趨勢?這一點很難處理,因爲有人興之所至,或者爲了炫耀才華,用某一韻的字連寫幾十首小令。例如,白賁(無咎)寫過一首鸚鵡曲,"儂家鸚鵡州邊住,是箇不識字的漁父",當時的歌伶説"父"字難以入韻,同時最後一句"甚也有安排我處"的"甚我"兩字必須分用去、上二聲,又不容易安排。馮子振爲此連寫42首鸚鵡曲,全用魚模韻,第二句都押"父"字,表示能人之所不能的意思。在看用韻趨勢的時候,這種情形不能不放在一邊。他個人的悲喜問題留在討論個别情形時再説。

韻部＼作者	王惲			盧摯			關漢卿			白樸			馬致遠		
	喜	悲	無	喜	悲	無	喜	悲	無	喜	悲	無	喜	悲	無
東鍾	3	1	1	3	3	2			1	2	2		1	2	1
江陽	1			2	3		1			1	1	1	2	3	1
支思	1			4	1	3			1	1		2	6	1	
齊微	4			5	2	2	5	4	3	2	1	1	6	11	9
魚模	2		1	4		3			1	1	1	1	2	4	6
皆來				4	1	4	1		1	1	1		5	5	5
真文	1	1		3	1	2	3	1		1		1	2		1
寒山				1				4		1			4	1	1
桓歡													1		
先天	7	2	1	2		1	4		3	1			1	2	1
蕭豪	2			3	1	2	2	1		1		1	2	2	2
歌戈		2		7	2	1	5	1	1		1		7		1
家麻	2			9	3		5	1	1	4	1	1	4	1	1
車遮				2	4	1		4		1		1	1	5	2
庚青	1	1		8	2	2	1	1	1				4	2	2
尤侯	3	1	1	12	3		5	3	2	3	1		3	1	2
侵尋		1		1	1				1	1			2	1	1
監咸	1				1				1						
廉纖										2					
合計	28	9	4	70	28	23	32	20	17	23	9	9	53	41	36

韻部＼作者	馮子振			貫雲石			張養浩			曾瑞			周文質			喬吉		
	喜	悲	無	喜	悲	無	喜	悲	無	喜	悲	無	喜	悲	無	喜	悲	無
東鍾				2	4		2	1	1	1		1		1	2	4	3	8
江陽				3	3	3	2	1	1	1	1	1		1	1	4	2	5
支思				2	3		1					3	1	3	2	2	4	10
齊微				3	3		16	3	13	4	4	7	4	1	2	1		
魚模	13	9	20	3	1	2	4	4	8	1		1		3	3	4	1	2
皆來				1	2		14	1	4	1		2		1	2	2	1	4
真文				1	3	4	3	2	5			3		1		6	3	13
寒山				4	1	1	11	5	6		3	3		1		2	2	12
桓歡							1				2					2		1
先天				1	1	1	4	1	3	2		2	1	1		5	2	8
蕭豪				1	3		3	2	3		2	5		2	2	5		5
歌戈			1	5	3	2	5	1	2	2	3			2		8	2	3
家麻				1	2	3	3		1	2		2	1	1	3	4	3	12
車遮				2	2			1	1	1	3	2				2	3	7
庚青			1	1	3		8	1	3	1	3	2		2		5	2	6
尤侯				1	1	1	3	2	4	5	4	16	1	3		2	8	8
侵尋							1				3	1				1	4	4
監咸							1			2	2	3				1	1	5
廉纖					4				1		2	3				1	3	2
合計	13	9	22	31	39	17	82	25	56	23	32	57	8	23	17	61	44	115

作者 韻部	劉時中			薛昂夫			張可久			任昱			徐再思			吳西逸		
	喜	悲	無	喜	悲	無	喜	悲	無	喜	悲	無	喜	悲	無	喜	悲	無
東鍾	1			1		1	2	6	30	1		2			5	2	2	
江陽	2	2	3	1		2	16	19	26				2	1	2	2		
支思			6	1		1	4	14	18					3	3		2	
齊微			4	1	1	4	17	19	32	4	5	4		2	5	3		1
魚模	5	2	5	1	3	7	20	15	36	1	1	4	3	8	2	1	1	2
皆來			3	3	1	1	7	7	27		1	3	2	1	5			
真文			1	2	1	4	10	24	29	3	2	2	1	3	5	1		2
寒山		1	1		1	5	8	12	23		2	2			5	1	2	
桓歡							2	3	4								1	
先天	2		2	1	1	3	17	14	44	1	2	1			1	2	1	
蕭豪	3		2	1		3	15	7	34	1	1		2		1	2		1
歌戈	1	1	5	2		1	17	6	20			2	2		1	2		1
家麻	2			1		2	13	16	40	1			2		2	2		2
車遮		2	3	1	1		4	9	8			1	1	1	6	2	1	1
庚青	1	2	3		1	3	7	26	45	4	3	1	1	2	8		1	1
尤侯	3		3	1	1	1	5	29	22	1	1	2	1	4	6		1	1
侵尋			1				2	3	6				1	1	1		1	1
監咸			3			2	2	2	8		1							
廉纖			1				1	3	7						1		1	
合計	20	10	46	17	11	40	169	234	459	17	19	24	18	26	59	20	14	13

韻部＼作者	周德清			鍾嗣成			汪元亨			劉庭信			湯式			22家總計		
	喜	悲	無	喜	悲	無	喜	悲	無	喜	悲	無	喜	悲	無	喜	悲	無
東鍾						2			5				2	3	7	27	28	69
江陽		1	3	2		1			4	1		2	1	8	10	44	46	66
支思			2	1	1	1			5					5	7	24	37	64
齊微			7		3	11			10		3	3	3	8	20	78	70	138
魚模		1			1	1			6		3	1	2	7	18	67	65	130
皆來		1	1	3		1			4			1		3	13	44	26	81
真文	1	1	2		3	1			4			2	1	3	11	39	49	92
寒山				1	2	1			4		1	1			10	33	38	75
桓歡									5		2			3		6	11	10
先天			1	2	1				4			1		4	5	53	32	82
蕭豪	1			1	2	2			5		1	3	5	5	11	50	29	82
歌戈			1		1	‘			4					2	2	63	27	48
家麻	2		4			1			4			1	3	2	12	61	30	92
車遮									17		8	2		2	2	17	46	55
庚青				1	3	4			4			2		7	6	44	62	92
尤侯		3		1	3	1			4		1	1	2	5	10	52	75	85
侵尋			1		1				4		1	3	1		3	10	17	27
監咸									4			1		1	1	7	8	28
廉纖			1						4			1			2	4	13	23
合計	4	7	23	12	21	27			101	1	20	25	20	68	150	723	709	1339

另外一個影響統計的曲家是張可久,他的作品數量太多,共有 862 首,佔我所觀察的材料的 32%,因此他個人的好惡在全部數量上有舉足輕重之勢,不能把他個人的情形誤認作一般趨勢,所以他的作品也要暫時撇開,這樣一來,剩下的 20 家就要重作一次統計:

		東鍾	江陽	支思	齊微	魚模	皆來	真文	寒山	桓歡	先天	蕭豪	歌戈	家麻	車遮	庚青	尤侯	侵尋	監咸	廉纖	合計
20 家總計	喜	25	28	20	61	34	37	29	25	4	36	35	46	48	13	37	47	8	5	3	541
	悲	22	27	23	51	41	19	25	26	8	18	22	21	14	37	36	46	14	6	10	466
	無	39	40	46	106	74	54	63	52	6	38	48	28	52	47	47	63	21	20	16	860

現在檢看這個表上各韻用於悲喜的比較,需要提出來討論的祇有皆來、先天、歌戈、家麻、車遮等五韻,其餘各韻有的接近,有的用例太少,不敢作任何推論。

皆來韻見於喜的用例比較多,比用於悲的多 18 個例子,檢看前面各家分別用韻的情形,立刻發現主要的原因在於張養浩有 14 首表示喜悦的作品,祇有一首表示悲的。而這 14 首小令之中有 10 首是他的中吕普天樂,描寫隱居的幽閑,都用"其樂無涯"作爲末句,等於是意猶未盡,自步原韻的次韻之作。我認爲一個作者在 10 次不同的題目之下用同一韻,跟在同一題目之下作 10 首同韻的曲子,所表示的意義不一樣。前者有選韻的自由,後者則受了限制,因此皆來韻並不顯示特殊的意義。

歌戈韻也是見於喜的用例比較多,在各家個别的用韻愛好方面看不出原因,似乎這一韻跟喜悦的情緒有關係。再回頭深入檢看用例,我們發現原來韻字之中有"歌、活"等字,很容易入韻,"歌"本身通常都表示喜樂之情,悲歌畢竟要少得多。"活"字最常見的詞彙是"快活",例如盧摯七首表示喜悦的小令之中,有六首有"歌"字;馬致遠的七首之中有五首用"倒大來閑快活"作爲結句,關漢卿的五首之中有三首用"閑快活"作爲結句。可見不是用韻表示情緒,而是詞彙本身決定了情緒。高興就是"快活",就容易唱"歌",所以也就自然用了歌戈韻。

車遮韻是相反的情形,見於悲的用例相當多,韻字之中從入聲變來的字又特别多,因此一般人就有"車遮淒咽"的印象。其實,檢看這一韻容易入詩的字,例如"血、絶、歇、謝、滅"等字,本身就有表示淒咽的意味,並不一定是音韻表示悲切。又如尤侯韻常見的"愁"字也多少增長了愁怨的情緒,所以尤侯韻見於悲的用例也有略多的現象。

剩下來未討論的先天、家麻二韻都偏重於喜的一類,比較難以解釋。檢看用得多的幾家,如王惲先天韻七次,盧摯家麻韻九次,關漢卿先天韻四次、家麻韻五次,白樸家麻韻四次等等,我們又發現這幾家根本上就有喜多於悲的基調,換句話説,因爲有了喜悦之情就要發之於吟詠,用哪一韻都差不多。根據什麼決定基調呢?請參閲前面大表最下一欄的合計,把每一位曲家全部作品的内容作了一個總結算,可以看出各人的趨勢。如此説來,先天、家麻也未必顯示音韻跟喜悦有符合的傾向。

第三,以上的分析偏重在悲喜對比懸殊時的討論,我們不能忘記表上還有無喜無悲的那一欄,絶大部分的韻部在那一欄裏的數字都相當大,顯示每一位曲家都有許多既非悲又非喜的情緒要表達,例如,整理資料時,我在無喜無悲一類之下所分的細目,有寫景、詠物、懷古、寄友、贈人、言志、旅情、唱和、憶舊、歸隱、敍事、酒宴、嘆世、嘲弄等等,不一而足,而韻部總共衹有 19 個,要説哪一韻表示某一種情緒意味,實在有以偏概全的危險。

第四,衹從統計數字分析理論,有一點隔靴搔癢的可能,我們還是要實際上來看一部分散曲,才會有親切的體會。現在就 19 個韻部各舉喜悲二例看它的用法:

1. 東鍾

喜　盧摯雙調殿前歡

酒杯濃,一葫蘆春色醉山翁,一葫蘆酒壓花梢重,隨我奚童,葫蘆乾興不窮,誰人共,一帶青山送,乘風列子,列子乘風。

悲　盧摯雙調殿前歡

小樓紅,隔紗窗斜照月朦朧,綉衾薄不耐春寒凍,簾幕無風,篆烟消寶鼎空,難成夢,孤負了鸞和鳳,山長水遠,何日相逢。

2. 江陽

喜　貫雲石正宮小梁州　夏

畫船撑入柳陰涼,一派笙簧,採蓮人和採蓮腔,聲嘹喨,驚起宿鴛鴦。(幺)佳人才子遊船上,醉醺醺笑飲瓊漿,歸棹晚,湖光蕩,一鉤新月,十里芰荷香。

悲　貫雲石雙調蟾宫曲

竹風過雨清香,錦瑟朱絃,亂錯宫商,樵管驚秋,漁歌唱晚,淡月疎篁,準備了今宵樂章,怎行雲不住高唐,月外秋江,意外風光,環珮空歸,吩咐下淒涼。

3. 支思

喜　周文質越調小桃紅　詠桃

羣芳争艷門開時,公子王孫至,邀我名園賞春思,探花枝,任君各自簪紅紫,諸公肯許,老夫頭上,插朶粉團兒。

悲　周文質越調小桃紅

彩箋滴滿泪珠兒,心坎如刀刺,明月淸風兩獨自,暗嗟咨,愁懷寫出龍蛇字,吳姬見時,知咱心事,不信不相思。

4. 齊微

喜　張可久中吕賣花聲　冬

陰風四野彤雲密,繚繞長空瑞雪飛,銷金帳裏笑相偎,氈簾低放,滿斟瓊液,樂醄醄醉了還醉。

悲　張可久雙調水仙子　春愁

落花燕口點香泥,飛絮蜂房惹蜜脾,殘粧鳳枕流淸泪,景中情誰喚起,聽西園恰恰鶯啼,萬里書難到,三春人未歸,此恨誰知。

5. 魚模

喜　馮子振鸚鵡曲　園父

柴門鷄犬山前住,笑語聽傴背園父,轆轤邊抱甕澆畦,點點陽春膏雨。(么)菜花間蝶也飛來,父趁暖風飛去,杏梢紅韮嫩泉香,是老瓦盆邊飲處。

悲　馮子振鸚鵡曲　城南秋思

新涼時節城南住,燈火誦魯國尼父,到秋來宋玉生悲,不賦高唐雲雨。(么)一聲聲祇在芭蕉,斷送別離人去,甚河橋柳樹全疎,恨正在長亭短處。

6. 皆來

喜　徐再思雙調清江引　笑靨兒

東風不知何處來,吹動胭脂色,旋成一點春,添上十分態,有千金俏人兒誰共買。

悲　徐再思黄鍾人月圓　甘露懷古

江皋樓觀前朝寺,秋色入秦淮,敗垣芳草,空廊落葉,深砌蒼苔。遠人南去,夕陽西下,江水東來,木蘭花在,山僧試問,知爲誰開。

7. 真文

喜與悲的情緒也可以在同一首小令中出現,例如:

鍾嗣成南吕駡玉郎過感皇恩採茶歌　四時佳興　春

梅花漏泄陽和信,才殘臘又新春,東風北岸冰消盡,元夜過,社日臨,中和近。　天氣氤氲,花柳精神,駕香輪,馳玉勒,醉遊人。淸明過了,飛絮紛紛,隔孤村,聞杜宇,怨東君。　嘆芳辰,已三分,二分流水一分塵,寂寂

落花傷暮景,萋萋芳草怕黄昏。

這首曲子分三段,第一段説冬盡春來;第二段前一半寫仲春景色;第三段寫暮春。隨着段落而有情緒上的轉折,可見真文韻本身未必表示固定的悲喜。

8. 寒山

喜　吳西逸雙調殿前歡

懶雲關,一泓流水遶彎環,半窗斜日留晴漢,鳥倦知還,高眠傚謝安,歸計尋張翰,作賦思王粲,溪山戀我,我戀溪山。

悲　吳西逸雙調蟾宫曲　寄情

半緘書好寄平安,幾句别離,一段艱難,泪濕烏絲,愁隨錦字,望斷雕鞍,恨魚雁因循寄簡,對鴛鴦展轉忘餐,樓外雲山,烟水重重,成病看看。

9. 桓歡

喜　喬吉中吕滿庭芳漁父詞

扁舟棹短,名休掛齒,身不屬官,船頭酒醒妻兒唤,笑語團圞,錦畫圖芹香水暖,玉圍屏雪急風酸,清江畔,閑愁不管,天地一壺寬。

悲　張可久中吕滿庭芳　次韻

尋思幾般,圍腰玉瘦,約腕金寬,怕春歸又是春將半,信杳青鸞,賦離恨花箋短短,散清愁柳絮漫漫,闌干畔,芳枝緑滿,梅子替心酸。

10. 先天

喜　王惲越調平湖樂　己亥三月七日宴湖上賦

柳邊飛蓋簇晴烟,人在平湖宴,碧瀲瑶翻映歌扇,綺羅筵,人生幾度春風面,江山畫裏,一時人物,斜日重留連。

悲　王惲正宫雙鴛鴦　樂府合歡曲

驛坡前,掩嬋娟,慘亂軍旗指望賢,無復一生私語事,柘黄袍袖泪潸然。

上文曾經提到先天韻用例似有喜多於悲的現象,因此除去舉出悲喜二例之外,再提出一個特别的現象,就是關漢卿的套曲二十换頭雙調新水令,用先天韻,寫夫妻新婚,密愛幽歡;然後丈夫擺不脱名韁利鎖,要離家赴考,於是陽關愁怨,兩地情牽;直到取得功名,又是團圓的喜悦。一波三折,有喜有悲,都用同一個先天韻的字,全套太長,衹舉其中兩段作爲證明:

喜:〔早鄉詞〕九秋天,三徑邊,綻黄花遍撒金錢,露春纖把花笑撚,捧金杯酒頻勸,暢好是風流如五柳莊前。

悲:〔山石榴〕阻鸞鳳,分鶯燕,馬頭咫尺天涯遠,易去難相見。〔幺〕心間愁萬千,不能言,當時月枕歌眷戀,到如今番作陽關怨。

11. 蕭豪

喜　馬致遠仙吕青哥兒　五月

榴花葵花争笑,先生醉讀離騷,卧看風簷燕壘巢,忽聽得江津戲蘭橈,船兒鬧。

悲　馬致遠雙調壽陽曲

琴愁操,香倦燒,盼春來不知春到,日長也小窗前睡著,賣花聲把人驚覺。

蕭豪韻的用例在總計表上也有喜多於悲的情形,現在再舉一例:

曾瑞中吕山坡羊　自嘆

花逢春到,人逢時到,花開人旺多歡笑,看英豪,賞花嬌,樂極悲至非人樂,花正發時風又惡,花,零落了,人,憔悴了。

在一首小令之中,前喜後悲,完全隨作者的意念而改變,可見韻字未必有示意作用。

12. 歌戈

喜　關漢卿南吕四塊玉　閑適

舊酒投,新醅潑,老瓦盆邊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閑吟和,他出一對鷄,我出一箇鵝,閑快活。

悲　關漢卿雙調大德歌

鄭元和,受寂寞,道是你無錢怎奈何,哥哥家緣破,誰着你摇銅鈴唱挽歌,因打亞仙門前過,恰便是司馬泪痕多。

13. 家麻

喜　湯式正宫醉太平　書所見

二八艷娃,五百載冤家,海棠庭院翫韶華,無褒彈的俊雅,臉慵搽倚窗紗翠袖冰綃帕,步輕踏涴塵沙錦韉淩波韈,笑生花唤烹茶檀口玉米牙,美人圖是假。

悲　湯式雙調沈醉東風　維揚懷古

錦帆落天涯那答,玉簫屬江上誰家,空樓月慘悽,古殿風蕭颯,夢兒中一度繁華,滿耳濤聲起暮笳,再不見看花駐馬。

又如周文質的套曲大石調青杏子詠元宵,一開始的兩段:"明月鏡無瑕,三五夜人物喧嘩,水晶臺榭燒銀爥,笙歌杳杳,金珠簇簇,燈火家家。(幺)命文友步金華,看天涯往來車馬,對景傷情訴説别離話,一番提起,數年往事,歲度嗟呀。"描寫元宵景物,也是有喜有悲,看不出家麻韻有示意的作用。

14. 車遮

喜　貫雲石雙調清江引　立春

金釵影搖春燕斜，木杪生春葉，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熱，土牛兒載將春到也。

悲　貫雲石越調凭欄人　題情

昨日歡娛今日別，滿腹離愁何處說，一聲長嘆嗟，凭欄人去也。

立春這一首小令是貫雲石的名作，值得注意的是在句首要冠上金木水火土五字、每句又都要用"春"字的雙重限制之下，他選了車遮韻表現立春的欣欣向榮之意。

15. 庚青

喜　任昱越調寨兒令　題情

羅帕寫桃根舊情，玉簫吹楊柳新聲，傅粉容，偷香性，對紅粧笑指銀瓶，盡醉梅花不要醒，怕孤負良宵媚景。

悲　任昱中呂上小樓　題情

團圓未成，嬋娟空病，桂子虛庭，翠羽圍屏，雁足寒檠，巴到明，空自省，青樓薄倖，恨分開鳳釵鸞鏡。

16. 尤侯

喜　白樸雙調駐馬聽　舞

鳳髻蟠空，嫋娜腰肢温更柔，輕移蓮步，漢宮飛燕舊風流，謾催鼉鼓品梁州，鷓鴣飛起春羅袖，錦纏頭，劉郎錯認風前柳。

悲　白樸雙調駐馬聽　彈

雪調冰絃，十指纖纖温更柔，林鶯山溜，夜深風雨落弦頭，蘆花岸上對蘭舟，哀弦恰似人消瘦，泪盈眸，江州司馬別離後。

這兩首小令是一組四首"吹、彈、歌、舞"中的二首，寫舞者的輕盈和彈者的哀怨。

17. 侵尋

喜　張可久南吕四塊玉　松陽道中

松陽道上敲吟，柳陰樹下披襟，獨鶴歸來夜深，夢回仙枕，清溪道士相尋。

悲　張可久雙調燕引雛　別情

楚雲深，花殘月小夜沈沈，玉人不見淒涼甚，往事沈吟，香寒茉莉簪，塵冷芙蓉枕，泪淡胭脂添，好因女子，愁似秋心。

18. 監咸

喜　曾瑞南吕罵玉郎過感皇恩採茶歌　漁父

長天遠水秋光淡，天連水影相涵，澄波萬頃漁舟泛，月滿潭，魚滿籃，船

蒂纜。紫蟹黄柑,白酒紅蚶,醉魂酣,杯量減,酒空罎,賴江湖壯膽,仗魚鼈供饞,睚時暫,同苦甘,共妻男。暮雲疊,曉山嵐,六合爲我一茅庵,富貴榮華難强攬,衣食飽暖更無貪。

悲　曾瑞中吕喜春來　秋閨思

庭槐破夢秋風撼,妾泪聯珠夜雨攙,朝雲無計出湘潭,休問俺,司馬淚青衫。

19. 廉纖

喜　喬吉中吕滿庭芳　漁父詞

輕鷗數點,寒蒲獵獵,秋水厭厭,五湖烟景由人占,有甚防嫌,是非海天驚地險,水雲鄉浪静風恬,村醪釅,歌聲冉冉,明月在山尖。

悲　喬吉越調小桃紅　效聯珠格

落花飛絮隔朱簾,簾静重門掩,掩鏡羞看臉兒嬱,嬱眉尖,眉尖指屈將歸期念,念他抛閃,閃咱少欠,欠你病厭厭。

以上19個韻部分舉悲喜的用例,並没有把第三類無喜無悲的舉出來,真是不煩枚舉了。悲喜對比的例子盡量用同一曲家的作品,顯示同一個人對同一韻部有不同的用法,恐怕不容易認定韻字還有示意的可能。

(二)個别情形

除去上述一般現象之外,有幾種個别的特點值得提出來説明。

第一,馮子振用魚模韻寫了42首鸚鵡曲,其中表示閑適之情的有13首,表示悲哀的有9首,無所謂喜悲的有20首。固然這是他故意顯示才華的作品,全部用白賁的原韻,他並没有選韻的自由。但是用魚模韻寫哪一類的内容呢?如果魚模韻真有示意作用,那麽他該衹寫某一類的感情,事實不然,有喜有悲、無喜無悲的題材都可以寫。可見韻字和感情未必有配合的傾向。

第二,喬吉有20首成組的中吕滿庭芳漁父詞,分用18個韻,衹有寒山韻没有用,江陽、蕭豪各用了兩次[11]。整個20首曲子都表現同一種閑適愉悦的意致,可見作者在某一種心情之下寫出一組小令來,意境相同,而韻字卻是任何一韻都可以用。换句話説,他筆下所有的字都沾染了跟他心裏感情同樣的色彩,哪裏有什麽韻字本身顯示意象的可能呢?

第三,跟上面情形相反的,是鍾嗣成《録鬼簿》裏弔曲家的散曲,原來分

[11] 江陽、蕭豪各用兩次有音韻學上的意義,參見拙文《與〈中原音韻〉相關的幾種方言現象》,見《史語所集刊》52。

列在各家小傳之後,總共有19首雙調凌波仙,分用13個韻部,都没有喜悦之情可言。其中明寫悲情的用了支思、魚模、真文、寒山、先天、蕭豪、歌戈、庚青、尤侯、侵尋等10個韻,自然不可能這10個韻都含有"弔喪送死"的意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去寒山一韻之外,喬吉用於寫閑適愉悦的韻,鍾嗣成卻用來寫悲情。同時,跟上文的統計表比較,其中正有用例偏向於喜悦一類的韻,如:真文、先天,蕭豪、歌戈等韻,卻偏偏没有"凄咽"的車遮韻!

第四,採取中庸之道的是汪元亨,他寫了四組小令:中吕朝天子詠歸隱、雙調沈醉東風詠歸田、雙調折桂令詠歸隱、雙調雁兒落過得勝令也詠歸隱,分别各爲20首,分用19個韻部,衹有齊微用了兩次,顯示方言的現象[⑫]。全部作品都表示歸隱田園的閑適,雖然略有起伏,基本上都可以歸之於無喜無悲的一類。可見用任何一韻的字都一樣,而且絶非偶然,汪元亨每一韻至少各用了四次表現同樣的感情。

第五,張可久的作品特别多,一個人有853首小令,9首套曲。檢看前面關於他的統計,每一韻都可以用來描寫喜,也可以用來描寫悲,當然也可以描寫無喜無悲。儘管可能有他個人的偏好,但是要注意他的基調根本就是悲多於喜。

四、結　論

檢討了22位元曲家的作品之後,有一個問題必須加以説明,就是對於每一首曲子的内容認定,可能讀曲的人有不同的意見,我認爲屬於喜的,也許有人認爲應該屬於無喜無悲。不過我認爲屬於悲的,大概不會有人歸之於喜。這一點本來易於産生歧見,例如寫景的作品,就題材而言,應屬無喜無悲,但是景中有我,萬物多情,就又可以歸之於喜或歸之於悲。這也就是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之中,用了許多細目,而最后卻衹分三個籠統的大類的理由。元曲的産生有時代的背景,那一個時代的文人似乎除了寄情聲色得到一點歡樂之外,就没有什麽别的快樂可言,因此在上文所舉"喜"的那一類用例之中,有許多是遁迹山林的閑適之喜,如果不這樣分類,韻字固然很少有喜氣,元人的"喜悦"也真是少得可憐了。

現在,根據以上的觀察和分析,得到本文的結論:元代散曲中的韻字没

⑫ 請參閱上引拙文。

有示意的作用。

原載《臺靜農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821-842,聯經出版公司,1981年。

聲韻學知識用於推斷文學作品時代及眞僞之限度*

一、聲韻學知識之適用性

"聲韻學知識"是一個籠統的名詞,大約泛指研習聲韻學之後所獲得的知識,淺的如雙聲、叠韻,深的如重紐、列圍。前者是一般性的知識,稍加涉獵即可了解;後者是專門性的知識,要有比較深入的探討,才能把握其意義。

這些深淺不同的知識之中,哪些可以應用於推斷文學作品的時代及眞僞呢?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一一檢討:

(一)聲母

聲母在文學上的功用主要在於雙聲,但是雙聲祇是我所說的一種"暗律"[①],詩人未必用,用者也未必明確,很不容易利用雙聲的關係來推斷時代或判定眞僞。我們可以說某一詩人精於詩律,善用雙聲,例如杜甫。卻不能進一步說某一首詩用雙聲極妙,必爲杜甫的作品,或者某詩通篇未用雙聲,因此斷定絶非杜作。

如果根本是一首雙聲詩,也許我們可以根據聲母的關係加以討論,例如:蘇軾《戲和正輔一字韻》:

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薑蕨交荆菅。奇孤甘掛汲古綆。僥覬敢揭鉤金竿。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蠱高巾冠。改更句格各蹇吃。姑固狡獪加間關[②]。

---

* 本文曾在第八屆全國聲韻學研討會上宣讀,承張以仁兄講評,多所指正,謹此致謝。

① 我認爲詩中有明律與暗律,明律指一般的規律,如平仄、韻脚;暗律指隱含的奥妙,如雙聲、叠韻。詳見拙作(1975a)。

② "固"字或本作"因",既然是雙聲詩,自然不可能出現一個見母以外的字。

如果以國語來讀,共有兩種聲母:ㄍ(k-)和ㄐ(tɕ-),可見在東坡寫此詩時,見母字尚未分化。見母字分化的時間大約在17世紀[③],足證此詩不會是17世紀以後寫成的。這種推論其實沒有很大的意義,因爲古人作雙聲詩的極少,沒有什麼作品有時代、眞僞的爭論。即使發生爭論,從聲母來推斷也無濟於事,從東坡的11世紀到17世紀見母分化的時代長達六百年,祇要有人在那六百年間僞造此詩,就無法從聲母的分化時代來考辨。

雙聲的關係也應用在聯緜詞裏,聯緜詞在中國文學作品中是常見的一種構詞法,例如杜其容(1960)就研究過《毛詩》中的聯緜詞。大體上我們可以從時代確定的作品中分辨聯緜詞,卻無法從聯緜詞推斷作品的年代。因爲第一,我們不能肯定某一個聯緜詞何時開始形成;第二,在聯緜詞以外還有許多別的複詞,並不具有聲韻關係。用聯緜詞斷代自會產生認定上的糾葛。

(二)聲調

一般對於聲調在文學作品中的了解,大約止於平仄,或者進一步知道上聲去聲對於詞曲的吟唱產生不同的效果。例如元周德淸在《作詞十法·末句·定格》二法之中,一再指明上聲、去聲不同的功用,應該如何用字才能音律調暢[④]。這些觀念對於辨別作品的時代與眞僞未必有用。

現在聲調不同的字在古代也許聲調相同,例如江有誥在《唐韻四聲正》一書之中早就指出,"慶、信"等字今讀去聲,其實在上古原讀平聲。現在也有類似的情形,例如國語的"跑"字讀上聲,其實在《切韻》是平聲,到《中原音韻》是陽平,許多方言都讀陽平調。如果詩文完全用同聲調的字押韻,那麼出現這一類字的時候我們便可以用來推斷時代。可是這一類的字爲數不多,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從古以來儘管大體上都用同聲調的字押韻,但異調通押的例子一直都有。我(1987a)曾經用來證明上古同部的陰聲字具有相同的輔音韻尾,漢代以後輔音韻尾才漸次消失。元曲裏異調通押的例子最多,即使在唐人的樂府詩中也偶有用例,例如李白《白紵辭》三首之二:

> 館娃日落歌吹深,月寒江淸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垂羅舞縠揚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

---

③ 鄭錦全(1980)根據中國資料把見母顎化時間定在16、17世紀。姜信沆(1980)根據韓國資料則認爲顎化音形成的上限不得早過17世紀中葉。詳見拙作(1987b)。

④ (寧)忌浮(1988)對這個問題有詳細的討論。

最後三句就是用聲調不同的"賞、鶱、上"三字押韻。由此可見以聲調作爲條件,在一般的情形下,無法分辨作品的時代,更難言眞僞。

有一種特殊情形可以利用:從上古到東漢,陰聲各部的去入聲字有通押現象,魏晉南北朝時祇有收-t 尾的入聲字才跟同部的去聲字來往,其他收-p、-k尾的幾乎完全不跟同部的去聲字押韻⑤。如果正好有問題的文學作品中出現去入聲通押的情形,那麽聲調的關係可以幫助判斷。

(三)韻母

以聲韻學知識來推斷作品年代的最有用的一環大概是韻母。因爲從《詩經》以來,韻文與詩歌一直是我國文學的主流之一,而古人用韻通常都代表自然的語音,後代人通常無法僞造古代的語音。問題是"古人"指哪一個時代的古人? 既説"通常",那麽特殊情形又如何呢? 大體説來,要受到幾方面的限制:

第一,在中國聲韻學史上,韻書的出現是一件大事。在有韻書之前,古人用韻基本出於自然,儘管各人尺度的寬嚴容或會有不同。等到韻書出現,尤其各代官修韻書流行之後,當時文人奉爲圭臬,用韻可能未必跟自己的語音相合。正如平水韻不僅影響當時,連現代人寫舊詩的也還遵用。因此,"古人"之中,用自然語言押韻的在魏晉之前應無問題,隋唐之後至少有一部分受到韻書的影響,研究他們的作品就要仔細考辨,有時候祇是按照韻書依樣畫葫蘆,並不代表眞正的語音。

例如梁啓超《飲冰室詩話》曾選刊石達開《答曾國藩五首》,據柳亞子指證,石達開的遺詩有許多篇都是清末南社詩人高旭所僞託,高氏並曾輯印《石達開遺詩》,稱爲"殘山剩水樓刊本",目的在於鼓吹革命,以廣流傳⑥。我們舉其中一首來看:

揚鞭慷慨蒞中原　不爲讎仇不爲恩
祗覺蒼天方憒憒　欲憑赤手拯元元
三年攬轡悲羸馬　萬衆梯山似病猿
我志未成人亦苦　東南到處有啼痕

這首詩用平水韻的十三元,到清末的時候,"原、元、猿"三字大概已經不

⑤ 詳見拙作(1987a)的討論。

⑥ 這一段話節引文若《石達開詩眞僞考》,見1990年1月10日、11日《世界日報·上下古今版》。

再跟"恩、痕"這樣的字押韻。無論此詩是石達開所作,或者是高旭僞託,從用韻上都無法辨别,他們衹是照平水韻選用韻字而已⑦。

第二,如果文人有意仿古,可能不易分辨。例如韓愈是想復古明道的人,他爲文要以五經兩漢之文爲典範,那麼他有没有可能在用韻時仿古呢?下面是一段韻文,引自他的《送李愿歸盤谷序》:

> 盤之中,維子之宫。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

這八句話兩句一韻,連用四韻,"中宫、泉沿、阻所"皆無問題,但"土、稼"二字在唐代已不可能有相同的韻母。"土"字在模韻的上聲姥韻,而"稼"字則在麻韻的去聲禡韻,各家的擬音相差都很遠。這兩個字衹有在上古音及西漢的時候同屬魚部,從東漢開始,魚部麻韻一系的字就轉入歌部,到唐代麻韻早已獨立成韻。現在的問題是:韓愈何以要用上古兩漢的舊韻?又何以會用這種舊韻?我想最可能的答案就是仿古。例如《小雅·北山》:

>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頭兩句以"下、土"爲韻。又如《豳風·鴟鴞》:

>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
>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接連兩章都用魚部字爲韻,其中有"土"字,也有"家"字。韓愈對於經書的熟悉自不待言,如果他爲復古起見,模仿《詩經》的用韻,以"土、稼"相押,應該有很大的可能。

如果上面的推斷近乎情理的話,等於説後代人可以藉模仿來僞造古韻,這對於辨别問題作品的時代及眞僞就會産生困難。衹有不善仿古的僞託,才能讓我們找到漏洞。

第三,要用韻母來辨别作品的年代,必須要了解中國語音史的分期問題。分期的困難等於是"抽刀斷水",語言一直在演變,有時慢,有時快,跟大政治環境有關。政治變動引起人民遷徙,連帶引起語言或方言的接觸,接觸頻繁可能演變就快;承平日久,可能演變就慢。因此朝代的更迭在某種意義上確與語言的演變有關,我們用"兩漢、魏晉"等朝代的名稱給古語斷代,雖

⑦ 石達開是廣西貴縣人,高旭是江蘇金山人。方言資料不足,不知此詩有無根據方音押韻的可能,一般説來,可能性不大。

然未必科學,卻合於實際。

韻母的變遷有時跟押韻沒有關係,儘管古今音異,但同韻的字仍舊可以押韻,試以今音讀《關雎》首章四句,"鳩、洲、逑"三字還是協韻的。有的韻更是從古至今沒有產生很大的變化,例如下面一首詩:

飄零無復見家鄉　滿眼旌旗襯夕陽
芳草有情依岸綠　殘花無語對人黃
漢家崛起傳三傑　晉祚潛移哭八王
卻憶故園金粉地　蒼茫荊棘滿南荒

祇從用韻來看,五個韻字從上古音到國語一直都是押韻的,說這一首是唐人的詩或者今人的詩都無不可。當然,"晉祚潛移、故園金粉",多少點出時代的上限,但下限很難說定。其實這也是上文提過的《答曾國藩五首》之一,可能是高旭僞託的石達開的詩。換句話說,對某些韻母而言,幾乎無法考訂古今。

韻母的變遷跟押韻有密切關係的是轉變了韻類,例如西漢魚部一部分後來麻韻的字如"家、華"等字到東漢時就轉入歌部,而歌部的支韻字如"奇、爲"等字又在東漢時轉入支部[⑧]。產生這一類的變化之後,押韻的方向就隨之更改。根據目前研究的結果,像這樣比較重大的轉韻情形在南北朝之前,頗有一些可以作爲中國語音史分期的根據[⑨]。換句話說,這一部分聲韻學的知識,對於推斷文學作品的時代及眞僞是最有用處的。至於疊韻聯緜詞或可用作旁證,跟上文所說的雙聲聯緜詞一樣,如果用來斷代,也會引起如何認定的爭論。

二、文學作品本身的性質問題

文學作品種類繁多,性質各異。照上文所說,要用聲韻學的知識來研究作成時代的先後,大概重要的前提是討論的作品必須要用韻。在有韻的作品之中,無論詩詞歌賦,還有一層本身性質的問題影響可能的推斷。

(一)方言性

從《詩經》以來,一般可以把文學作品分爲貴族廟堂文學及民間通俗文學兩種,《國風》儘管並非民歌本來面目,但保有若干方言成分則是不爭的事

⑧　詳見羅常培、周祖謨(1958)。

⑨　除上引羅、周一書之外,參見拙作(1975B)及何大安(1981)。

實，例如《齊風・著》：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通篇以"乎而"爲句尾，韻字在"乎而"之前，這種情形是《詩經》中僅見的一處，不能不説是一種方言現象。如果現在發現佚詩一篇，也以"乎而"爲尾，我想大家都會歸之於"齊詩"。由此可見方言性的特點有助於推斷。

以一個實例來説，《焦氏易林》相傳爲漢焦延壽所作，胡適之先生(1948)曾經以種種文獻上的證據寫過一篇《易林斷歸崔篆的判決書》，認爲該書是王莽時崔篆所作。崔篆爲涿郡人[⑩]，他的孫子崔駰在《後漢書》有傳。崔駰和他的兒子崔瑗都有韻文流傳下來，羅常培、周祖謨(1958)兩位先生比較崔駰、崔瑗的文章以及《焦氏易林》的用韻，發現兩者押韻非常接近，都有方言性的相同特點，例如：之魚幽宵通押、東冬陽通押、眞元通押、元談通押、入聲通押等，從而證明《易林》確爲崔篆所作，他的用韻代表當時幽州的方言。

從這一個例子我們可以瞭解：如果文學作品本身有特殊的方言音韻現象，可以使研究者把握可靠的證據，作出有力的判斷；如果衹有一般性的韻字，有時候就難以著力了。

(二)時代性

上文提到利用語音史分期中韻母的演變來推斷作品的時代，但是一定要討論的作品有時代性，才能適合於這一類的分析。有時候作品的問題未必跨越語言史上的兩個階段，韻母的知識就無所用其技。請看以下兩個實例：

我(1976)曾經寫過一篇《從音韻論〈柏梁臺〉诗的著作年代》，恰好關於《柏梁臺》詩的爭論可以牽涉西漢、東漢、魏晉等幾個階段。該詩相傳作於漢武帝時，但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二認爲是後人擬作。後人當然可以是東漢人，也可以是魏晉間人。逯欽立(1948)則持相反的看法，以爲不是後人僞託。

我先從校勘的角度論證其中兩句關鍵性的詩應該是：

三輔盗賊天下尤。(尤或作危)

走狗逐兔張罝罘。(罝罘或作罘罳、罘罝)

再説明"尤、罘"兩字在兩漢時代都可以跟灰、咍、之韻的字押韻，全都是之部

⑩ 涿郡約爲今河北涿縣。

字,《柏梁臺》詩的其他韻字如“時、來、才、治”都在之部。到了魏晉時代,“尤、罘”兩字就歸入幽部,不大可能再跟之部字押韻。結論是該詩的著作年代最晚不會晚於東漢,但也不能確指其著作年代就是西漢,當然更不能說是漢武帝時代。

另一個例子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相傳最早的兩首詞爲李白的作品:《菩薩蠻》及《憶秦娥》,早有人指出其不可靠,因爲《菩薩蠻》一調是李白死後大中(847-859)初年才新製的,但有人指出開元時崔令欽所著《教坊記》中已有此一調名,因此仍有屬於李白作品的可能[11]。

《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

《憶秦娥》: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撇開氣象、風格等問題不談,從韻字看來,頗有特色。現在分別注上《廣韻》韻目,作一觀察:

《菩薩蠻》:織(職)碧(陌)[12];樓(侯)愁(尤);立、急(緝);程(清)亭(青)。

《憶秦娥》:咽(屑)月(月)別(薛);節(屑)絕(薛)闕(月)。

主要的特色是三等字跟四等字通押,如三等清與四等青,三等薛、月與四等的屑。一般來說,青韻字在唐人詩裏獨用,但因體裁不同,亦有與清韻同用之例(另見下文)。李白的詩《獻從叔當塗宰陽冰》四首之四就以清、青通押:

小子別金陵,來時白下亭。(青韻)……月銜天門曉,霜落牛渚清。(清韻)長嘆即歸路,臨川空屏營。(清韻)

薛、屑通押,很少跟月韻來往,正如平聲的仙、先通押,很少跟元韻來往一樣。但李白詩裏亦有間接通押之例,如《蘇武》: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雁上林飛,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渴飲月窟水,飢飡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

其中“札”是黠韻,“節、血”是屑韻,其餘韻字都是薛韻。這是黠、薛、屑三韻通押,另有一首就有月、薛通押的例,如《自金陵泝流過白壁山翫月達天門寄句容王主簿》:

---

[11] 見《唐宋詞格律》:159。相關討論已成常識,此地不具引出處。

[12] 碧字《廣韻》在昔韻,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在格韻,即《廣韻》之陌韻,今從《全王》。

> 滄江泝流歸，白壁見秋月。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陰雪。……寄君青蘭花，惠好庶不絶。

其中"月"是月韻字，"雪、絶"就是薛韻字。

侯、尤通押是常例，可以不必細究。另一特色是職、陌通押，在李白詩中未見用例。但職韻可以通昔韻，如《商山四皓》：

> 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蹇松雲間，冥翳不可識。……飛聲塞天衢，萬古仰遺迹。

"側、識"等是職韻字，"迹"是昔韻字。另外陌韻也可以通昔韻，如《謝公宅》：

> 青山日將暝，寂寞謝公宅。竹裏無人聲，池中虛月白。荒庭衰草徧，廢井蒼苔積。唯有清風閑，時時起泉石。

"宅、白"是陌韻字，"積、石"是昔韻字。有這樣間接的關係，我們不敢説"職、陌"不能通押。因此從用韻上看，這兩首詞可以是太白時代的作品。

如果不是李白的作品，是誰僞託的呢？有人懷疑是温庭筠[13]，温是晚唐的人，晚唐至宋代，陌職二韻通押是常見的情形[14]。如果有人僞託，因爲時代太接近，眞僞就難以分辨了。

（三）體裁與用韻寬嚴

體裁是文學作品的另一個性質問題，大體上文章用韻比詩詞爲寬，詩中的古體又比近體爲寬。例如張世禄(1984:444)就曾指出：

> 近體詩格律較嚴，在用韻上又有當時功令的限製，對於詩人發抒情思及記載事實的效用，常常不及古體詩來得大。古體詩的用韻，一方面由於摹古類推的作用，韻部特别放寬；另一方面也由於韻部的放寬，格律的比較自由，可以容納作家所操的活語和當時實際的方音。杜甫古體詩的用韻系統，也就是反映這種情況。

參考張世禄研究的結果及馬重奇(1985)《杜甫古詩韻讀》，杜甫的近體詩用韻嚴，古體詩用韻寬，確有相當的差異。以上文剛討論的《菩薩蠻》《憶秦娥》兩詞的韻字來説，情形如下：

近體詩：庚耕清同用，青韻獨用。

古體詩：庚耕清青同用。

---

[13] 詳見《李太白文集》王琦《輯注》。或瞿蜕園等《李白集校注》:412。

[14] 參見王力《漢語詩律學》第四章、金周生《宋詞音系入聲韻部考》第四章。

近體詩:元魂痕(入聲月没)同用,仙先(入聲薛屑)同用。

古體詩:元魂痕仙先(入聲月没薛屑)同用。

對於陌職兩韻的問題比較難以判斷。基本上無論古體近體,庚耕清(入聲陌麥昔)不與蒸登(入聲職德)通押,如果嚴格分立,也許可以認爲前述的《菩薩蠻》不會是李白所作,因爲在那裏"織、碧"兩字押韻。但杜甫也有例外的用例,如《兩當縣吴十侍御江上宅》:

寒城朝煙澹,山谷落葉赤。陰風千裏來,吹汝江上宅。鵾鷄號枉渚,日色傍阡陌。……不忍殺無辜,所以分白黑。……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

其中"赤"在昔韻,"宅、陌、白"在陌韻,"黑"在德韻,而"息"在職韻。

既然用韻寬嚴隨作品之體裁而有不同,對於考辨時代及眞僞等問題自然有直接的影響,不能不特别注意。

三、結　語

聲韻學知識可以用於推斷文學作品之時代或判别眞僞是没有問題的,但如上文所説,在聲韻學知識及文學作品性質等兩方面都各有限制,並不是無往而不利的工具。應用起來要特别謹慎,而且最好能跟其他的考證配合起來,可信度就可以提高。至於文學作品以外的經史子籍,衹要有用韻的篇章,自然也可適用。從廣義的角度來看,都歸之於文學作品亦無不可。

原載《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集刊》1:241-253,1991年。

參考文獻

丁邦新 1975a.《從聲韻學看文學》,《中外文學》4.1。

丁邦新 1975b.《魏晉音韻研究》,《史語所專刊》65。

丁邦新 1976.《從音韻論〈柏梁臺〉的著作年代》,《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1223-1230,臺北中研院。

丁邦新 1987a.《上古陰聲字具輔音韻尾説補證》,《師大國文學報》16:59-66。

丁邦新 1987b.《論官話方言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史語所集刊》58.4:

809-841。

王　力 1964.《漢語詩律學》,上海。

何大安 1981.《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杜其容 1960.《毛詩連緜詞譜》,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9:129-292。

金周生 1985.《宋詞音系入聲韻部考》,文史哲出版社。

姜信沆 1980.《依據朝鮮資料略記近代漢語語音史》,《史語所集刊》51.3:525-544。

胡　適 1948.《易林斷歸崔篆的判決書》,《史語所集刊》20.上:25-48。

馬重奇 1985.《杜甫古詩韻讀》,中國展望出版社。

張世祿 1984.《張世祿語言學論文集》,學林出版社。

逯欽立 1948.《漢詩別錄》,《史語所集刊》12:292-301。

(寧)忌浮 1988.《曲尾及曲尾上的入聲字》,《中國語文》4:292-301。

鄭錦全 1980.《明清韻書字母的介音與北音顎化源流的探討》,董同龢先生紀念專號,《書目季刊》14.2:77-87。

瞿蛻園等 1981.《李白集校注》,里仁書局。

羅常培、周祖謨 1958.《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册,北京。

七言詩的起源*

七言詩的起源已經有許多人討論過，現在祇略舉幾種説法稍作説明：

1. 王力（1958：14-15）提到"至於七言詩，也有人説是始於西漢，相傳柏梁詩是漢武帝和羣臣聯句"。又説："七言詩的起源，似乎比五言更早，至少是和五言同時，這是頗奇怪的一件事。"因爲一般人都認爲七言詩比五言詩晚，如果七言更早，自然覺得奇怪。

2. 勞榦（1985：77-94）從漢代木簡中的一首七言古詩推斷七言詩的起源，結論認爲"詩經體之根據地在北方，發展後之形成爲五言詩；楚辭體之根據地在南方，發展後之形成爲七言詩"。程毅中（1992：48-57）也提出類似的看法，認爲"七言詩的形成與楚歌有直接關係"。

在這篇短文裏，我想增加幾點語言學的證據來説明七言詩源於楚辭楚歌；形成的時期當在漢代無疑。

一、《柏梁臺》诗的著作年代問題

一般討論七言詩起源的人都引述《柏梁臺》詩，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從校勘和音韻的角度討論它的著作年代（原詩見本書《從音韻論〈柏梁臺〉詩的著作年代》）。

根據版本的異同，我認爲有兩句詩的韻字有問題，"三輔盜賊天下危"，"危"應作"尤"；"走狗逐兔張罘罳"，"罘罳"應作"罝罘"。

"尤、罘"兩字是《廣韻》的尤韻字，在東漢以前和之部字押韻，例如這首詩中的"來、才、哉、時、治、之"等都是之部字。但到魏晉之後，"尤罘"就跟

* 本文曾在1998年3月21-22日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趙元任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舉辦之第五屆研討會上宣讀。付印前承蔣紹愚教授賜閲，並有所諟正，在此致謝。

幽部字合流,根本不會與之部字押韻了。可見《柏梁臺》詩的著成時代不會晚到魏晉,至少也要推到東漢。從別的文獻資料證明,《柏梁臺》極可能寫成於西漢末年(48-8B. C.)。

漢元帝時黄門令史游所作的《急就篇》中,有相當的部分都是七言,而且每句押韻,與《柏梁臺》詩的情形非常接近。可見在西漢末年時這種詩的形式已經相當流行[1]。

二、西漢初年楚歌的分析

西漢初年有幾首詩歌的著成年代是大家都公認的,無人懷疑是僞作。楚霸王項羽(232-202B. C.)和漢高祖劉邦(247-194B. C.)都是楚人,現在來看一看這些楚歌裏詩句的用韻及組織。

項羽《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漢高祖《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漢高祖子劉友《楚歌》:諸吕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於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財,爲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吕氏絶理兮托天報仇。

漢武帝《太一天馬歌》: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爲友。

漢武帝《蒲梢天馬歌》: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漢武帝《瓠子歌》: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

漢武帝《秋風辭》: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零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

---

① 此點承蔣紹愚兄指出,可以增强我對《柏梁臺》詩著作年代的推測。

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這裏有三點值得提出來説明:第一,歌辭每句押韻,兩句就轉韻一次,大概每兩句是楚歌中一個歌唱押韻的單位。衹有《大風歌》是三句押同一韻。另外劉友《楚歌》的末三句也可以認爲是押同一韻,"財、之"是之部字,"仇"是幽部字,之幽通韻在西漢是常見的。《蒲梢天馬歌》四句同韻,到了《秋風辭》,前面兩句一韻,最後四句語氣連貫,也是四句一韻。可見基本上兩句一韻,已經有三句或四句連韻的例子。主要的趨勢是由兩句一韻向三四句押同一韻的方向走。這一種現象和楚辭押韻的方式大致相同,《離騷》兩韻一轉,《九歌》有《東皇太一》一韻到底的例子,但是主要的方式是以兩韻爲一個單位(見王力 1980)。

再看漢晉西陲木簡七言古詩:

日不顯兮黑雲多,月不可視兮風非(飛)沙,從恣(茲)蒙水誠(成)江河。州(周)流灌注兮轉揚波,辟(壁)柱槙(顛)到(倒)兮忘相加。天門俠(狹)小路彭他(滂沱),無因以上如之何。輿(典)章教海(誨)兮誠難過。

這一首詩八句押同一韻,大概押韻的習慣已經漸漸打破兩句一韻的程式開始走向同一首詩都押同一韻的方向了。到了魏文帝曹丕(A. D. 187-226)的《燕歌行》,全首一韻,已經是大家公認的七言詩了。

魏文帝《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凉,草木摇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可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遥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其一)

第二,從句子內部的組織來説,上錄漢初的詩歌每句都有"兮"字,項羽《垓下歌》的前三句"兮"字前後各有三字,但最後一句"虞兮虞兮奈若何"是很清楚的上四下三的句子,因爲"虞兮"二字重複一次,應該是"虞兮——虞兮——奈若何",不大可能是"虞兮虞——兮——奈若何"。這也可以證明從節奏來説,這些歌辭大體都是上四下三的組織,換句話説,"兮"字在句中的作用基本上與前三字相連,例如: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這種組織和後來七言詩的標準句式是一致的。

漢高祖的《大風歌》句子略有不同,除去第一句"大風起兮——雲飛揚"

以外,後面兩句都是上五下三:“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樣的組織一方面讓我們知道“兮”字大概是可以拉長的聲音,另一方面可以知道後面三字是一個小單位。但楚歌並不如此單調,漢高祖的兒子趙王劉友的《楚歌》就不大相同,除第一句以外,其他各句後面的半段都是四個字。到了漢武帝(157-87B. C.)的《瓠子歌》,祇有兩句“浩浩洋洋兮——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後面是四個字,其餘各句的後半段都是三個字。

從“兮”字前面的字數來説,有三四個字的,也有五個字的,如“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但從整體的趨勢來看,句式越來越整齊,以上四下三爲主體。在上五下三的句子裏,如果把“兮”字去掉,就成爲七言詩了,例如《秋風辭》:“草木零落(兮)雁南歸……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到了《柏梁臺》詩已經完全是上四下三的句法了。

楚辭裏“兮”在放在句末的可能是早期現象,“兮”字放在句中的有多種句式,但是《九歌》的《山鬼》《國殤》中已經有許多上四下三的句式。這一點和楚歌的情形非常接近。

第三,從“兮”字的用法來説,整個的趨勢是從多用到少用再到不用。這一點勞榦先生(1985:79)已經明白指出:

> 故七言詩最初發展時期,應自楚辭變化而來,而其中用兮字或不用兮字,並不固定。但其發展趨勢,則爲漸次用實字以代替兮字。開始爲前數句具有兮字,而後數句删去兮字,再後則爲第一句當保留兮字,而以後各句删去兮字,最後則全部删去兮字。此種删去兮字之詩,當以王逸之琴思楚歌爲最早(王逸爲東漢安帝及順帝時),其辭云:盛陰脩夜何難曉,思念糾戾腸摧繞,時節晚莫年齒老。冬夏更運去若頹,寒來暑往難逐追,形容減少顔色虧。時忽晻晻若鶩馳,意中私喜施用爲,内無所恃失本義。志願不得心肝沸,憂懷感結重歎噫,歲月已盡去奄忽。亡官失禄去家室,思想君命幸復位,久處無成卒放棄。

我覺得這個看法與現存的資料是符合的。王逸生卒年不可考,他是東漢人,卒年約在 A. D. 126 之後,而比他稍後的張衡(A. D. 78-139)寫四愁詩時第一句還有“兮”字,如四愁詩的第一首:

>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服之英瓊瑶。路遠莫致倚逍遥,何爲懷憂心煩勞。

又如第四首:

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淚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東漢趙曄的《吳越春秋》中,還有一首《河梁歌》也可作爲旁證(卷十):

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何無梁。

這首詩的首末兩句都有"兮"字,與四愁詩雖不完全相同,形式是接近的。著成時代難以説定,至少可以認爲不晚於東漢(詳見程毅中 1992:51-52)。

從以上三點觀察來説,我們可以作一個小結論。漢初的楚歌每句押韻,通常兩句一韻,也有三句一韻的,發展的方向是通篇一韻。句式大體上是上四下三的組織,早期並不一致,有上五下三,也有上五下四的,但漸漸走向整齊的上四下三的句式。句中早期都有"兮"字,漸漸越來越少,衹有第一句保留"兮"字,最後全部全都没有"兮"字了。

三、七言詩的起源

一般都承認曹丕的《燕歌行》是七言詩之祖,也已經脱離了楚調(見葛賢寧 1956:101)。我現在想增加一點證據來解釋《燕歌行》和兩漢楚歌的關係。請看下面的比較:

漢高祖《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

漢武帝《秋風辭》: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黄落兮雁南歸。

曹丕《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凉,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雁南翔。

從"大風"到"秋風","雲飛揚"到"白雲飛","草木黄落"到"草木搖落","雁南歸"到"雁南翔",任何人都要承認這三首歌行的前幾句有辭意沿襲的現象,他們三位都是皇帝,這樣前後的雷同一方面顯示了皇帝的氣象,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證明了七言詩從楚歌脱胎换骨的現象,從有"兮"到没有"兮"的走向。

回頭看一看以上討論的詩歌,我相信七言詩是從楚辭楚歌演變而來,應無問題,形成的時代在西漢之末東漢之初。《柏梁臺》詩如果如逯欽立(1948)所説,作於元成之際(48-8B. C.),而《急就篇》也寫成於漢元帝時,到王逸的時代前後 150 年的光景正是七言詩的形成期。

如果五言詩形成於東漢,那麼七言詩的形成很有可能比五言詩略早。七言詩從南方的楚辭楚歌演變而來,和在北方形成的五言詩地域不同,加上漢朝開國的君王是楚人,那麼七言詩比五言詩略早,也自有其理由。

原載《國學研究》6:319-326,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參考文獻

王　力 1958.《漢語詩律學》,上海。

王　力 1980.《楚辭韻讀》,上海。

勞　榦 1985.《漢晉西陲木簡新考》,《史語所單刊》甲 27,臺北。

程毅中 1992.《中國詩體演變》,北京:中華書局。

葛賢寧 1956.《中國詩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羅常培、周祖謨 1958.《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册,北京。

TING Pang-Hsin(丁邦新).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Reconstruction on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eotry*(魏晉音韻研究),《史語所專刊》65。

趙元任先生小傳

趙元任(1892-1982),是近代中國的一位奇才,是科學家、語言學家,又是音樂家。從江南高等學堂畢業後,在康奈爾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在哈佛大學得到博士學位,後來又在美國教書,前後居留了五十九年,但是他仍是一位既愛國又道地的中國人。他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十九歲才赴美讀書。學成之後,雖然在國内衹工作了十三年,但他爲科學播植的種子已經生根,爲國語統一所做的努力已經看到成果,爲中國語言學打下的基礎已經有繼承的隊伍,爲中國音樂開闢的新路已經有良好的發展。當然任何一種風氣的造成,任何一門學問的開拓,都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必須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必須要有幾位傑出之士作爲領導,趙元任正是這樣一位傑出的學者。

一、出生到青年

趙元任,號宣重,又號重遠,取義於《論語》的"任重而道遠"。江蘇常州府陽湖縣人,清光緒十八年九月十四日(1892 年 11 月 3 日),生於天津紫竹林。是宋太祖趙匡胤的第三十一代孫。六世祖趙翼,字甌北,著有出名的《廿二史劄記》《陔餘叢考》等書。曾祖名曾向,號朗甫。祖父名執詒,號仲固,曾任冀州直隸州知州,在北方爲官多年。父親名衡年,號君權,秉性温和,中過舉人。母親姓馮,名萊蓀,長於音樂書藝。趙氏是獨子,幼年時全家隨祖父在北方居住,到過磁州、祁州、保定、冀州,由於常常搬家,從小養成喜歡將物品分類歸類的習慣。

五歲的時候會説帶常州口音的京話,又跟親戚學會道地的常熟話,而讀書的時候就用常州音。四歲開蒙,母親教認字,祖父親自教《大學》,七歲進私塾,受到説常州話的陸�軒的嚴格而有啓發性的教導。早年記憶裏有幾

件記得清楚的事:七歲觀看月蝕,從那以後喜歡看天上的東西;聽衙門的差人打板子的聲音,弄清楚他們奇怪的計數法;玩放大鏡,發現用放大鏡看遠的東西反而糊塗,離眼睛遠一點看,景物又成爲倒影了。

十歲時祖父病逝,全家回到常州,由於母親生病,父親未能專心課讀,有兩年生活不上軌道。喜歡放風筝,拆散小巧的物品或玩具,但常常裝不回去。十三歲時父母相繼去世,在蘇州外家及大姨媽家中度過一年,學會常熟、常州以外的第三種吳語——蘇州話。

光緒三十二年(1906)十五歲,再回常州,進入當時的洋學堂私立溪山學校就讀,國文讀《左傳》《文選》,數學是幾何與代數,並開始有系統地學習英文。組織"青年勵志社",買書成立圖書館,借閱社中圖書,如《黑行星》《科學讀本》《兒童心理學》《教育歌曲》《新民叢報》《魯濱遜漂流記》等。課外活動中,有一次自己做煤油加熱試驗,將煤油放在玩具盒中,盒顶開一個小洞,盒下加熱,煤油沸騰後,在小洞上放一根點燃的火柴,盒頂立刻冒出美麗的火焰。這一年家中長輩爲趙氏與從未謀面的女子訂婚,他在日記中說:"婚姻不自由,至爲傷心。"

十六歲到南京,考取江南高等學堂的預科,課程大致和普通的高中相同。國文讀《古文辭類纂》,英文由一位美國老師以直接教學法執教,另外並選讀德文。自己在課外閱讀《馬氏文通》,感到極大的興趣。看過《福蘭克林自傳》之後,決心做一個完人;也看過邁爾所著的《通史》(Philip Van Ness Myers' *General History*),書內提倡將來應該有一個世界國,又立即決定要人籍做一個世界國的公民。科學實驗方面,則在管子裏安裝兩個或三個透鏡,試造望遠鏡和顯微鏡;又學習用冰塊和鹽做冷凍混合物,使温度降到攝氏零下20℃。在思想方面,則嚮往革命,認爲滿清政府來日無多。

宣統二年(1910)十九歲,四月到北京,七月參加清華學校庚子賠款留美官費生考試,科目十七種:國文、英文及格後,再考代數、平面幾何、希臘史、羅馬史、德文或法文、物理、植物、動物、生理、化學、三角、立體幾何、世界地理和拉丁文。在錄取的七十人中名列第二,胡適是第五十五名。同年八月即啓程赴美,從上海到舊金山。

二、遊學與結婚

趙氏到達美國之後,進入康奈爾大學,主修數學,但是對物理也相當注

重,例如大三時就修習機械之設計與製造、實驗物理之最近進展、機械學與熱力學等課程。興趣並擴及哲學、語言學和音樂。修習哲學入門、現代哲學之發展、邏輯與形而上學專題討論,奠定後來轉讀哲學的基礎。在語音學的課上學到國際音標,大開眼界。又主動參加函授學校學習法文。音樂方面則選修作曲學和聲學,用當時近四個月的官費買了一架二手貨的鋼琴。將中國一首古調《老八板》譜上和聲,由他的教授在風琴演奏會上演奏,那是趙氏作品的第一次公開表演。不久又以東方的韻味譜《和平進行曲》,後來在《科學月刊》的第一期上發表。課餘最喜歡讀的是《奇境叢書》,大受書中的奇妙世界所吸引,後來把其中的兩本譯成中文發表,就是《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和《走到鏡子裏》。

大四時,趙氏與任鴻嶲、胡明復、楊銓等人組織中國科學社,創辦《科學》月刊,並安排在上海出版。以嚴肅的態度撰寫論文,大力倡導科學的重要。參與者從官費中省錢來支持這個刊物,趙氏有一段時間每天以湯和蘋果餅作午餐,以致得了營養不良症。這個刊物後來成爲一項重要的事業,對早期中國科學的發展有相當的貢獻。

趙氏到康大的第二年,國内發生一件大事,就是孫中山先生領導推翻滿清帝制的國民革命得到成功,民國建立。民國三年(1914)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在美國的人並未認清那次戰爭的重要。這一年的夏天,趙氏從康奈爾畢業,成績單裏數學得到兩個一百分,天文得到一個一百分,若干年後,仍然保持康大歷史上平均成績的最高紀錄。

畢業後獲得哲學研究獎學金,進入研究院主修哲學。一年之後獲得哈佛大學哲學獎學金,轉入哈佛攻讀博士,前後三年。因爲興趣廣泛,閱讀面更廣。選修各式各樣的課程,如心理學、科學史、語言學、高級和聲學等;也撰寫各式各樣的論文討論不同的課題,如法律、因果律等。最費時間的一篇是《中西星名圖考》,寫了一百三十個小時。由於以前學過天文,在哈佛的課外活動之一便是繼續研究星球。同時編輯《科學》月刊、研究中國方言、創作新曲,並撰寫獨幕喜劇《掛號信》,在中國學生會中上演,描寫中國學生在美國講英語的苦惱。

民國七年(1918)獲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連續性——一個方法論之研究》,由發明斜綫對形式邏輯有貢獻而聞名的謝佛(H. M. Sheffer)教授指導,主要内容是討論品類和程度的區别,什麽樣的差别是屬於品類上的或者程度上的? 品類上的不同能否減低爲程度上的差别?

得到博士學位之後,有一項博士後旅行研究獎學金正等着他,趙氏選擇的研究題目是"科學的哲學"。這時楊銓回國,任上海《科學》月刊總編輯,在美的編輯工作改由趙氏負責。

民國七年八月,離開哈佛往芝加哥大學,仍舊有興趣廣泛、心志未能集中的傾向。撰寫《顏色與聲音的邏輯》,學習旋律配合法,閱讀哈佛名著。四個月後,由於健康問題轉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在加大的一個學期,因爲健康良好,選聽許多科目,如倫理學、哲學史、數學史、光譜學及其他化學和哲學的課程,研究報告則偏重於數學與邏輯。

民國八年(1919),博士後的研究結束。回到母校康奈爾大學擔任物理講師,繼續保持對語言學与音樂的愛好。教完一年之後,這是趙氏在美的第十年,清華大學要他回去教數學,回國的吸引力使他向康奈爾大學請假,接受清華的邀請,於民國九年(1920)八月中旬回到國內。

回國後發生兩件重要的事情:一、爲羅素做翻譯,二、與楊步偉女士結婚。

爲了請羅素到中國來講學,梁啓超、蔣百里等人特別組織了一個講學社,由蔣氏出面與清華交涉,商請趙氏擔任翻譯。同時杜威也在中國講學,由胡適擔任翻譯。在當時實在是轟動全國知識界的大事,兩位世界上大有名的思想家來講演,由兩位年輕博學的學者來翻譯,眞是一時瑜亮。

就在擔任翻譯的同時,費了許多周折,終於把多年以來困擾情緒的舊婚約解除了,得回自己的"自由之身"。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趙氏認識了楊步偉女士,經過九個月的交往,以最簡單的儀式結爲終身伴侶,結婚通知書由自己書寫簽名,衹請胡適、朱徵兩位簽字作證。第二天的《北京晨報》以特號大字標題刊登這一則消息:"新人物的新式結婚"。

趙太太是安徽石埭人,在南京長大,祖父楊仁山是有名的佛學家。和趙氏的情形一樣,趙太太從小也訂有婚約,爲爭取婚姻自由設法解除了。她是留日的醫學博士,專攻婦産科,正在北京開業。直爽豪邁,待人誠厚。結婚通知書上説:"趙元任和楊步偉同意申明他們相對的感情和信用的性質和程度已經可以使得這感情和信用無條件的永久存在。"結果他們做了六十年的伴侶,生了四個女兒:如蘭、新那、來思、小中,讀書都出類拔萃,事業各有成就。他們兩人相對的感情和信用眞是無條件的永久存在。

三、成就與貢獻

趙氏在美時曾有意研究中國語言學,到結婚之前,丁文江、胡適、蔣夢麟等友人都力勸他把語言學改成正行,把統一國語和調查全國方言作爲他最重要的任務。婚後與夫人再訪哈佛,民國十年到十三年(1921-1924)在那兒教哲學和中文,第二年就從講師升爲教授。這一段時間裏趙氏果然將注意力集中在語言學上,接着又到歐洲遊學一年,會晤當時歐洲語言學界的領袖如 Daniel Jones 等人,結識在法國讀書的劉復(半農),熱烈討論問題。那時在歐洲讀書的中國人都是後來學術界和政界的俊彥,如傅斯年、陳寅恪、俞大維、羅家倫等人,尤其傅氏更是後來事業上的伙伴。

民國十四年(1925)回到中國,擔任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導師一共四位,都是當代名流,其餘三位是梁啓超、王國維和陳寅恪,這時趙氏開始從事方言調查的工作,不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傅氏任所長,趙氏做語言組主任,前後數十年,發表許多重要的論著。因此,後來傅氏稱譽他爲"漢語語言學之父"。他的成就與貢獻自然奠基於青年時期的勤學和絕頂的天才。現在分別加以說明:

(一)調查中國方言

民國十六年(1927),趙氏開始調查吳語,由助教楊時逢協助,用二千七百字的字表,加八百個詞彙,記錄了三十三種吳語方音,次年出版,就是有名的《現代吳語的研究》。這是國人以科學方法調查漢語方言的開始。趙氏在序中提到調查全國方言的兩個必需條件:"第一,要有永久性的組織跟經費,……第二,要有相當訓練的工作者。"次年,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這兩個條件漸漸成熟,就在趙氏領導之下,做了許多大規模的調查工作,如湖北、湖南、雲南、四川等全省方言的調查。後來出版《湖北方言調查報告》,趙氏又手著《鍾祥方言記》作爲個別方言調查的範例,都成爲漢語方言學的經典之作。在抗日軍興,史語所輾轉遷往四川的時候,語言組的同仁還是隨時隨地收集資料,確實履行傅氏"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脚找東西"的口號。

(二)統一國語和推行國語

從民國九年(1920)開始,趙氏就是"國語統一籌備會"的成員,那時正是全國二十三省代表開"讀音統一會"審定"國音"之後不久。次年,趙氏灌製國語留聲機片一套,十二年(1923)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並附課本。十四年(1925)

組織數人會,取義於《切韻·序》的"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會員包括汪怡、林語堂、周辨明、劉復、黎錦熙、錢玄同等,一共七人,議定國語羅馬字的拼寫法。這套羅馬字的系統以不同的字母拼寫法表示聲調,頗有人覺得不便,但是學難用易,學會了之後就能確切地掌握國語的聲調,超過其他用添加符號表示聲調的系統。民國十八九年之間,教育部請錢玄同主稿,編寫國音常用字彙,趙氏是校訂者之一,到二十一年(1932)正式公布。這一次的系統不是採取引起大問題的南腔北調的混合音,而是以現代的北平音系爲標準。二十四年(1935),教育部改設"國語推行委員會",趙氏任委員,並出版附課本的新國語留聲機片,抗戰前後風行一時,他對於推行國語的工作,眞是不遺餘力。

(三)研究中國文法

這是趙氏做了幾十年的一件大工作,也許跟他早年閱讀《馬氏文通》有關吧!民國三十六年(1947)出版《粵語入門》,其中有八頁講文法的部分,一年之後,到《國語入門》裏擴充爲三十七頁,經過二十多年的研究,做札記、收材料、整理分析、解決個別問題,到1968年《中國話的文法》出版時,全書超過八百頁,是目前最完整最有系統的一部描寫中國文法的書,內容包括"緒論、句子、詞跟語位、構詞類型、造句類型、複合詞、體詞、動詞跟別的詞類"八章,綱舉目張,體大思精,舉例也極爲詳盡,生動活潑,文筆在清新中常帶幽默,後來的研究者沒有不以這本書作爲重要根據的。原本爲英文,後經丁邦新譯爲中文,於198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發明一般語言學的理論

趙氏由於天賦優異,耳朵特別靈敏,幼年就注意到語音方面的細節。在美讀書時,胡適在《藏暉室劄記》中說:"君之所專治尤在漢語音韻之學,其辨別字音細入微妙。"到史語所之後,以他深厚的物理學造詣爲基礎,從實驗語音學的方向著手,研究中國字的聲調、英語的語調,發明五點制數字記調法,通行全世界。民國二十三年(1934),在結構學派剛剛建立完整體系的時候,提出重要的論文《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是有關音位學理論的必讀著作,也是他的著作中別人引用得最多的一篇。1968年,出版《語言與符號系統》一書,是一本語言學理論的力作,代表趙氏對一般語言學的看法。有法文與日文的譯本。

(五)提倡科學

上文提到趙氏在康奈爾讀書時,跟幾個朋友創立中國科學社的事。其中的成員都是民國初年熱心促使祖國走上科學化道路的人,所辦的《科學》

月刊從民國四年(1915)創刊,一直到1950年前後才停刊,那時已經不必再倡導科學的重要性了。趙氏一直是編輯,發表過《用數》《説時》《地果圓乎地果動乎》《中西星名圖考》《語音的物理成素》《符號學大綱》等許多篇文章。雖然這本月刊對當時國内産生多少影響無法作確切的估計,但是參與者的熱心、愛護國家提倡科學的志願,卻是使後人景仰的。

(六)創作新風格的中國音樂

從留學時代的生活裏,可以看出趙氏對音樂的熱愛與素養,民國三年(1914)就創作鋼琴曲《和平進行曲》《偶成》《結婚進行曲》等,後來以胡適、劉復、徐志摩等人的詩詞,譜了許多歌曲,以西洋音樂的和聲襯托中國音樂的風格,最膾炙人口的有《教我如何不想他》《上山》《海韻》等。民國十七年(1928)出版《新詩歌集》,二十四年(1935)出版《兒童節歌曲集》。由於對音樂和語言的雙重了解,趙氏對於中國字調和曲調的高低配合有深入的看法,原則上要注意平仄,平聲字用平音,仄聲字用變化音,平仄相連,平低仄高。有時也要注意國語的四聲,大致配合"高、揚、起、降"的曲調,因此他的歌唱起來總是高低婉轉、字正腔圓。

(七)在美推廣中文教育

民國十一年(1922)趙氏在哈佛起頭教中文,第二年學校就以他的名義向基金會請款成立了中文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哈佛成立陸軍中文訓練速成班,也是由趙氏負責,除了國語,也兼教粵語,《粤語入門》和《國語入門》兩本書都是爲外國人學中國話而寫的,對美國的中文教育有很大的影響。1968年,還繼續出版了三册讀本《可以説的中國話》(*Readings in Sayable Chinese*),選材包括趙氏早年自傳中的《早年回憶》和翻譯小説《走到鏡子裏》等文,都很生動有趣,使學生不覺枯燥。

(八)推行通字的構想

趙氏在哈佛修博士學位的最後一年,見到以提倡基本英語聞名的李察兹(I. A. Richards),後來在清華成爲同事,引起趙氏濃厚的興趣,民國二十三年(1934)出版了一套附課本的基本英語留聲機片,基本英語的構想是以八百五十個詞彙作爲一般會話的基礎。可能種因於這一層因緣,使趙氏晚年研究"通字"。他從一萬個漢字裏選出两千個各大方言音韻上大致都能通用的字,作爲中文書寫系統的主體,不够表達的地方就用各大方言都能通讀的現代假借字,希望用這一套通字的系統減少一般人以文字表達的困難。他的設計已經完成,無論贊成與否,至少都同意他爲一般人減輕學習負擔的初衷。

在以上這八點之中,提倡科學反映趙氏對社會國家的關懷,以及他早年研究數學、物理的興趣,創作樂曲代表他個人的愛好。其餘六點都跟語言學有關,因此他一生最大的貢獻還是在語言學方面。他對漢語的研究實在是全面性的,語音、語法、語意、方言、中古音無不探討,也無不深人。今天研究漢語語言學的後輩之中,無論國內國外,許多人都是跟着他的脚步前進的。

四、其人與其他

上文所説的成就與貢獻衹是趙氏一生中最顯著的幾個特殊的點,其實他精力過人,工作勤奮,在他的生命之綫上有許多點都值得加以説明。從十五歲開始寫了七十多年的日記,這一種恒心就不是一個普通人所能做到的,他的成功實在是天才與努力的結合。民國五年(1916)胡適在日記中就説:"每與人評論留美人物,輒推常州趙君元任爲第一。……其人深思好學,心細密而行篤實,和藹可親,以學以行,兩無其儔。"現在再來説明其他相關的事以及他的爲人。

跟學術工作相關的是翻譯工作,最重要的一本翻譯是和羅常培、李方桂兩位合譯的《中國音韻學研究》,原文是高本漢用法文寫的名著,這本書討論三十三種中國方言的語音,從而推測《切韻》所代表的中古音系,是從事中國音韻學研究的人一本必讀之書。上文已經提到趙氏翻譯 Lewis Carroll 兩本書的事,一本是《阿麗思漫遊奇境記》(*Alice in Wonderland*),另一本是《走到鏡子裏》(*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第二本的翻譯,趙氏費了許多心力,把雙關語和韻脚都設法照樣翻成中文了,幾乎可説是翻譯工作的最高境界。另外他把趙太太的《一個女人的自傳》譯爲英文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由於内容生動,使他翻譯的過程也充滿趣味。這一本自傳是三本相關傳記的第一本,第二本是趙氏的早年自傳,第三本則是趙太太寫的《雜記趙家》,因爲趙太太記憶力特別强,趙氏又有日記爲憑,所以這三本書不僅有文學上的價值,也有近代史上的意義。

講演也跟學術工作有關,趙氏一生講演的次數不可勝計,在英、美用英文,在德國用德文,在法國用法文,但影響最大的一次是用中文。那是 1959 年,他接受中基會和臺灣大學的邀請,在臺大文學院講了一系列十六次的講演,從語音學到詞彙語法,一直到符號與语意,以淺顯有趣的例子來講解深人的理論,吸引極爲擁擠的聽衆。講稿經記錄整理後出版,題爲《語言問

題》,對國內二十多年來語言學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這本書的內容後來大致都寫進英文本的《語言與符號系統》裏。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是民國三十四年(1945)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籌備會在倫敦召開,我國的首席代表是胡適,趙氏是代表之一,並擔任該組織憲章的起草委員。後來討論國際出版公約的問題,有一條規定是各國互不侵犯他國的版權,趙氏覺得外國書貴,中國書便宜,別人買我們的書易,我們買別人的書難,表面互惠的規定其實對我國不利,因此不贊成參加,得到教育部的同意之後就沒有簽約。這件事對一般讀書人有很大的好處,但是後來引起投機商人許多不法的盜印,卻是始料所未及。三十五年(1946)聯教組織召開正式成立大會,趙氏擔任我國首席代表,並當選爲大會副會長,後來還擔任過該組織暑期研習會的主任。這大概是他在政治性事務上唯一的一件代表國家所做的工作,當然和學術還是有一點關聯。

趙氏從他在康奈爾大學教物理開始,正式任教過的大學有清華、夏威夷、耶魯、哈佛和加大,其他在各地講學,以及在暑期語言學講習會中教過的學校更多,除去教授、系主任、講座教授以外,最重要的兩個榮譽是:民國三十年(1941)當選美國語言學會的會長,代表他在語言學上的貢獻受到同行的尊敬;另一件是民國三十七年(1948)當選爲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屆院士,多少年來他跟研究院的聯繫一直持續不斷。同一屆當選的另一位語言學方面的院士是李方桂,趙、李二位是學問上最投契的知交,也是爲語言學在中國的發展共同開拓新天地的人,趙氏主要研究漢語,李氏主要研究"非漢語",他們兩位在歷史語言研究所訓練出來的人都成爲後來語言學界的重要人物,如丁聲樹、楊時逢、董同龢、周法高和張琨等人。

從爲人來說,趙氏是一個睿智、和藹而幽默的人,生活科學化,工作飲食甚爲規律,終身從事學術研究,不願擔任行政工作。對朋友極好,他一生發過五封印刷的綠信——有綠色封面或綠色標題的給朋友的信,內容輕鬆而幽默,包括軼事、觀感、詩歌、格言、妙語、經歷和工作等等。第一封是在民國十年(1921)寫的,一共發出一百六十四封;七十九封給中國朋友,八十五封給別的朋友,總共十九頁。兩年後發出第二封,收信人增加到二百三十七人。民國十四年(1925)發出第三封,頁碼相連,已經寫到八十四頁,總共一百零六節。然後整整隔了五十年,1975年才又發出第四封,他在信上說:"我本來想每兩年給你們寫一封綠信,可是,這一次兩年的間隔卻有五十年長。"在信尾上又說:"希望下一個五十年不要超過兩年,甚至於更快一點兒!"

1978 年發出的是最後一封,這一年他八十七歲,趙太太九十歲,他在信尾上説:"我現在一個禮拜還到辦公室去兜幾個圈子,衹是讓自己感覺還在學校裏。"1981 年 3 月 1 日趙太太去世,1982 年 2 月 24 日趙氏也走了,但在朋友們的心中、在學生們的心中、在敬仰他的識與不識者的心中,仍舊感覺趙氏還在他的學校裏、還在他的辦公室裏、還在工作。

趙氏在語言學和音樂上的貢獻都是不朽的,面對不朽的生命,毋須悲哀,衹有崇敬。作爲他的傳記的贊語,也許可以用一副輓聯來代替:

言語長傳,千秋景仰同今世;

歌聲已歇,教我如何不想他。

原載《中華民國名人傳》3:479-496,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 年。

"非漢語"語言學之父
——李方桂先生*

中國人在世界語言學界居於領導地位的有趙元任、李方桂兩先生。原來他們都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1948 年同時當選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屆院士。1929 年,趙先生到廣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時候,傅斯年所長介紹趙先生是漢語語言學之父;1970 年,李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講演,周法高先生介紹李先生是"非漢語"語言學之父。這兩個中國語言學界的最高榮銜獻予兩位最有成就的前輩大師,實在是最確當的事。這兩個榮銜所代表的衹是他們最傑出的一面,其實,李先生對於漢語也同樣有深湛的研究與不朽的貢獻。

一、學術之路的歷程

李先生是山西昔陽人,1902 年出生在廣州。1921 年,先生十九歲,考進清華學校就讀醫預科。1924 年,以優異的成績赴美深造。同年秋季,進入密歇根大學。由於在醫預科攻讀拉丁文及德文,引發先生研究語言的濃厚興趣,於是改進語言學系,插班大三。兩年後畢業,取得語言學學士學位。隨即進入芝加哥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在當時人類語言學家 Edward Sapir 及結構語言學派的開山大師 Leonard Bloomfield 指導之下讀書,並研究美洲印第安語言。一年後取得碩士學位。第二年(1928),就又獲得語言學博士學位。

---

* 這篇文章是改寫舊作,原來的文章發表在 1974 年出版的"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七卷第八期,那時李先生還健在,後來李先生有一本書在 Bancroft Library 的 Reginal Oral History Office 出版,書名是 *Linguistics East and West: American Indian, Sino-Tibetan, and Thai*。那是一本自傳式的書,讀者可以參看。中譯本見王啟龍、鄧小咏(2003)《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清華大學出版社。

三年連得三個學位,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事。

1929 年,先生回國,二十七歲。立即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先生羅致,敦聘爲該所研究員。當時在史語所的研究員還有趙元任、陳寅恪、李濟、羅常培等諸先生,都是 30 年代最負盛名的學者。就是這一批學者把中國的史學、語言學、考古學帶上現代的人文科學之路,他們是現代學術的拓荒者。

1929 年之後的八年間,李先生從事漢語音韻學、漢語方言學、泰語及古藏語的研究。從 1934 年到 1936 年,先生同時也參與翻譯高本漢氏《中國音韻學研究》的工作,該書的另兩位譯者是趙元任、羅常培兩先生。

1937 年,先生應美國耶魯大學之聘任訪問教授兩年。此後五六年間,先生陸續調查並研究非漢語。

1946 年秋天,先生首途赴美,應哈佛大學之聘任中國語言學訪問教授兩年。1948 年,又在耶魯大學訪問任教一年。1949 年開始,轉往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教,一直到 1969 年第一次退休。1969 年秋天夏威夷大學語言學系禮聘先生任教,到 1972 年第二次退休。1987 年 8 月因病在加州屋崙逝世。

李先生是一代大學者,四十多年以來著作等身。在以上簡單的介紹裏祇能把先生在學術工作上的歷程作最扼要的敘述。其中筆者故意没有提起先生的著作,因爲對於一位博大精深在學術上有多方面貢獻的學者是無法從單綫的説明裏介紹清楚的,以下分從幾方面來談先生的成就。

二、美洲印第安語研究

1926 年,先生到芝加哥大學讀研究所時,人類語言學的鼻祖 Sapir 是先生的指導教授。Sapir 對於印第安語有濃厚的興趣。先生在課餘之暇做助理的工作,幫 Sapir 整理材料。一年之内,從整理的材料之中寫出先生的碩士論文 *A Study of Sarcee Verb Stems*(沙爾西語言動詞語幹的研究)。此文發表在 1930 年,成爲 Athabaskan 語言研究的里程碑。1927 年至 1929 年年間,先生調查 Mattole、Chipewyan、Hare 等好幾個語言。這幾個語言跟 Sarcee 都屬於Athabaskan語族,其中 Mattole 語在加州西北部,先生用一個月所記錄的材料寫成他的博士論文 *Mattole, An Athabaskan Language*,這篇論文在 1930 年由芝加哥大學印成專書。

關於 Chipewyan 的研究,先生前後發表了四篇論文,從 1932 到 1964 年的

三十年間一直在這方面有貢獻。在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第十本北美洲部分中，Michael Krauss 說到 Athabaskan 語族的研究，盛讚李先生在 1946 年發表的 *Chipewyan* 一文在目前仍是介紹 Athabaskan 語言結構的最好的一篇經典之作。同時評論李先生在這一方面發表的比較性及歷史性的論文是根據 Sapir 的系統所完成的最詳細而周延的著作。

1952 年先生曾經調查 Eyak 語，得到豐富的詞彙、完整的動詞詞型變化式以及若干語料，在 1956 年發表 A Type of Noun Formation in Athabaskan and Eyak（Athabaskan 及 Eyak 語中的一種名詞形成法），Krauss 認爲該文的貢獻在於第一次指出 Eyak 語在比較 Athabaskan 語言中所具有的特殊價值。

到 1976 年，先生還和 Ronald Scollon 合作，出版他以前記錄的 Chipewyan 的故事，提供完整的資料。

先生在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

（1）*Mattole, An Athabaskan Langua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2）A Study of Sarcee Verb St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IJAL*）6:3-27, 1930.

（3）A List of Chipewyan Stems, *IJAL* 7:122-151, 1932.

（4）Chipewyan Consonants，《史語所集刊》外編，《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429-467, 1933。

（5）Chipewyan, in *Linguistic Structures of Native America*, 398-423, Viking Fund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No. 6, 1946.

（6）The Type of Noun Formation in Athabaskan and Eyak, *IJAL* 22:45-48, 1956.

（7）A Chipewyan Ethnological Text, *IJAL* 30:132-136, 1964.

（8）Some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Athabaskan, *Canad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0:129-134, 1965.

（9）How to make a canoe, in *Cultural Shock*, ed. by P. K. Bock, 194-200. Reprinted from *IJAL* 30:132-136, 1964.

（10）Review of 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edited by Jesse Sawyer,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4:936, 1972.

（11）*Chipewyan Texts*, co-author Ronald Scollon.《史語所專刊》71:450, 1976。

三、藏語研究

先生的藏文主要出之於自修,在哈佛上課時也曾學習藏文。早在1933年就發表 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藏文前綴音對於聲母的影響)。該文主要討論古藏語中許多詞頭(前綴音或稱前加成分)對於字根聲母的影響,這些影響純粹是語音性的。由於加上詞頭後使字根的聲母發生變化,使人難以認清字根的語型,以致在比較研究上發生偏差,李先生所分析的字根用現在的術語來說就是"基底語式"(underlined form)。

先生在藏文方面重要的貢獻之一是1955年發表的《唐蕃會盟碑的研究》。這個碑記載的是唐穆宗長慶二年(822)唐朝跟吐蕃(今之西藏)所訂的盟約。現在仍立在拉薩。碑的四面都有字:西側是漢藏兩種文字的條約全文;東側是吐蕃王可黎可足的詔告;北側是漢譯藏音參與會盟的吐蕃官員名錄;南側則是藏譯漢音唐朝官員名錄。

由於碑文的時代確定,該碑可說是漢藏合文文獻中罕見的非宗教性的檔案。對於漢藏對音、西藏歷史等都具有稀有的價值。這塊碑文在先生之前已經有許多學者研究過,羅常培先生在專書《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就有一節專門討論碑文中漢藏官人名的對音。

李先生的研究是全面性的。一方面詳辨碑文拓本上看得見的文字;一方面根據藏文文義把日久殘泐的古藏文設法復原,全部用羅馬字拼寫出來,並加以翻譯及注解。辨認固然不易,復原殘字更是一項極爲困難的工作。先生的研究跟其他學者的不同處在一百條以上。當時 H. E. Richardson 討論唐蕃會盟碑的專書已在1949年出版。但是《通報》仍然刊載李先生的文章,主要即由於先生的工作超越他人處甚多。

碑文的對音部分對於研究9世紀的藏語及漢語音韻都有相當的價值。例如:一位吐蕃官員名叫 Khri bzer lha mthong,漢譯爲"綺立熱貪通",可以證明古藏語的詞頭 b、m 等都要發音,跟現代藏語方言中完全消失的情形不同,因爲漢字用中古音收 p 尾的"立"字對藏文前一字的 ri 加上後一字的詞頭 b;又用收 m 尾的"貪"字對譯藏文前一字的 lha 加上後一字的詞頭 m。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漢語"熱"字的讀音跟藏語 zer 很相似。李先生後來在研究漢語音韻時常常引用這些漢藏對音來解釋一些語音現象。

在藏語研究方面,先生的另一篇大作是研究敦煌發現的一卷漢藏詞彙。那是玄奘所譯《瑜珈師地論》中若干詞彙的藏文對譯。藏文部分則係取自已佚的一種同一經典的藏文本。先生的文章把漢文部分找出每一詞彙在原文的上下文;藏文部分完全用羅馬字譯寫,並用另一種現存的版本找出藏文詞彙的上下文。文後並按藏文字母的次序編列索引,工作極其詳密。

1987 年,先生和 South Coblin 合作出版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給所有藏文的碑文作一個總結報告,這本書是這方面研究的集大成的著作。序言部分則是由 Coblin 執筆。

其次,李先生也注意西藏的歷史人物,考證過吐蕃的三位大臣缽掣逋、馬重英及祿東贊。同時也從一些詞彙現象討論藏語的連音變化問題,都是很有啓發性的看法。

先生在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

(1) 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史語所集刊》4:135-157,1932。

(2)《缽掣逋考》,《史語所集刊》23.下:443-446,1952。

(3) The Tibetan Inscription of the Sino-Tibetan Treaty of 821-822, *T'oung Pao* 44:1-99,1955.

(4)《馬重英考》,《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7:118,1955。

(5) Notes on Tibetan Sog, *Central Asian Journal*,3:139-142,1957.

(6) Tibetan Glo-ba-' dring, in *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55-59,1959.

(7) A Sino-Tibetan Glossary from Tun-huang, *T'oung Pao* 49, No. 4-5:233-356,1963.

(8) The Chinese Transcription of Tibetan Consonant Clusters.《史語所集刊》50. 2:231-240,1979。

(9) A Problem in the Sino-Tibetan Treaty Inscription, *Acta Orientalia* 34 (1-3):121-124,1981.

(10)《吐蕃大相祿東贊考》,《中研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考古組:369-378,1981。

(11) Notes on Stag Sgra Klu Khong, *Contributions on Tibetan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 ed. by Ernest Steinkellner and Helmut Tauscher. Wien. 175-181,1983.

(12)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 co-author W. South Coblin, Spe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No. 91, 1987.

四、侗台語研究

侗語是指貴州東南部的四種方言。台語並不是泰語,泰語是指現在的泰國語,祇是台語的一小支。台語所包括的區域相當廣,泰國、老撾、越南北部、緬甸東部,以及中國的西南部都是台語區。

李先生在侗台語的研究方面付出了最多的精力,如果我們推許他是國際侗台語語言學界的第一人也不爲過。從 1930 年開始,先生就從事侗台語的調查及研究工作。現在按手邊的材料把先生早年調查的侗台語方言作一個小統計:

時間	地點	方言
1930	雲南	剥隘方言(仲家話)
1933	泰國	暹羅話
1935-1936	廣西	天保土語、龍州儂語、武鳴僮語、西林、田州、百色、凌雲、遷江、柳州、中渡、永淳等地的僮語
1936-1937	雲南	呂語
1941	貴州	羊黄話、獨山土語
1942	貴州	水家話、莫家話

先生的足迹踏遍中國的西南部,親手調查的侗台方言至少在二十種以上。

先生在侗台語方面的研究是以描述性的研究爲基礎,再建造比較及歷史研究的樓臺,除去親手調查的二十種以上的方言以外,先生參考或引用他人研究的方言材料至少也接近二十種。以三四十種方言爲基礎,是何等堅實的基礎,所以先生的樓臺也建造得比他人的巍峨。

早在 1940 年、1941 年、1943 年連續完成三本專著:《龍州土語》《武鳴土語》及《莫話記略》。其中《武鳴土語》在 1941 年送往香港付印,原稿在日本侵港期中遺失,後來重新校訂,延遲到 1956 年才正式出版。另外描述性的論文前後有十幾篇。先生根據豐富的材料比較異同,從音韻特點、語彙分布及某些語彙中語音演變上的特殊現象把台語分成三支:北支包括(一)武鳴;(二)(1)遷江,(2)冊亨、凌雲、西林、田州,(3)剥隘。中支包括(一)(1)白泰一,(2)土、儂、龍州;(二)天保;(三)永淳。西南支包括(一)(1)泰語、寮

語,(2)黑泰;(二)(1)呂、白泰二,(2)撣,(3)阿函。侗語方言比較簡單,包括四個小方言:侗家話、水家話、莫家話及羊黄話。

在古台語的擬測方面,先生在 1943 年提出擬測一套帶喉塞音的聲母 ʔb、ʔd、ʔj 的建議,認爲它們跟喉塞音聲母一樣對於聲調有相同的影響。1954 年,爲古台語擬測一整套複輔音聲母,如 pl-、pr-、tl-、tr-等。又在 1962 年,根據現代各種台語聲母及聲調的關係,推定古台語的聲母分成一清一濁兩類,四個聲調演變爲後來的八調。改正早年法國人馬伯樂(H. Maspero)台語聲母分三類的舊説。這些見解對於古台語的擬測都是極重要的貢獻,直接影響到如何解釋現代各台語方言分歧現象的問題,同時也從這些方面提供台語方言分類的依據。更進一步,對於漢語與侗台語的關係以及漢藏語族各語言間的親疏問題都發生重大影響。例如古漢語的聲母主要也分爲一清一濁兩類,聲調也是四種。

其中關於古台語複聲母的問題有一個有趣的掌故:李先生在 1954 年 Language 雜誌上發表 *Consonant clusters in Tai*(台語中的複輔音),其中擬測了 tl-、tr-、thl-、thr-等好幾個舌尖複聲母。法國人 A. G. Haudricourt 批評先生的擬測毫無根據。因爲這些複輔音聲母在當時已知的方言中都不存在,李先生的擬測完全是從相關現象推測而來,别人儘可反對。有趣的是在李先生這篇文章發表後,Haudricourt 本人調查泰國東北部的一個 Saek 方言時,竟然發現這個方言中確實有 tl-、tr-等複聲母的存在,後來另一位學者 W. J. Gedney 更發現 Saek 語也有 thl-及 thr-。從這一件事我們可以看出李先生以卓越的眼光及詳密的分析兩者配合而獲得的成就。在 1977 年,先生完成他的集大成的著作《比較台語手册》。在這本書裏,先生提出對古台語的擬測系統。以現代泰國的標準語 Siamese 作爲西南支的代表、龍州土語作爲中支的代表以及剝隘語作爲北支的代表。再加上幾十種其他方言作爲輔助材料,全面地把古台語的聲調、聲母及韻母擬測出來,這是先生五十年研究的成果。是台語語言學界的一大盛事,也是漢藏語言學方面極重要的典籍之一。

先生在侗台語方面的重要著作有:

(1)《龍州土語》,《史語所單刊》甲種之 16,1940。

(2)《莫話記略》,《史語所單刊》甲種之 20,1943。

(3)《武鳴土語》,《史語所單刊》甲種之 19,1956。

(4) 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史語所集刊》11:177-188,1943。

(5) The Distribution of Initials and Tones in the Sui Language, *Language* 24:160-167, 1948.

(6) Consonant Clusters in Tai, *Language* 30:368-379, 1954.

(7) Classification by Vocabulary: Tai Dialects,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 2:15-21, 1959.

(8)《台語聲母及聲調的關係》,《史語所集刊》34.上:311-336, 1962。

(9) The Tai and Kam-Sui Languages, *Linguage* 14:148-179, 1965.

(10) Notes on the T'en (Yanghuang) Language Part 1: Introduction and Phonology,《史語所集刊》36 下:419-426, 1966。part 2, Texts, 37 上:1-45, 1967。

(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nes and Initials in Tai, *Studies in Comparative Austroasiatic Linguistics*, ed. by Norman H. Zide, 82-88, 1966.

(12) Speech Tone and Melody in Wu-ming Folk Songs, co-author Lindy L. Mark, in *Essays Offered to G. H. Luce*, ed. by Ba. Shin, J. Boisselier, and A. B. Griswold. Vol. 1:167-186, 1966.

(13) Tai Dialectology. In *Zeitschrift für Mundartforschung*, Beihefte, Neue Folge, nr. 4, Ⅱ:534-537, 1968.

(14) Notes on the T'en or Yanghuang Language: Glossary,《史語所集刊》40 上:397-503, 1968。

(15) Some Tonal Irregularities in the Tai Languages, *Studies in General and Oriental Linguistics*, ed. by R. Jakobson and Shigeo Kawamoto. Tokyo. 415-422, 1970.

(16)《天保土歌——附音系》,《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0:1-21, 1970。

(17) On Siamese jaai,《史語所集刊》42. 3:337-340, 1971。

(18) The Final Stops in Tushan,《史語所集刊》43. 2:195-200, 1971。

(19) Some Dental Clusters in Ta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6. 2:334-339, 1973.

(20) Some Words for Tai Dialectology, *Studies in Tai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William J. Gedney*, ed. by Jimmy G. Harris and James R. Chamberlain. Bangkok: Central Institute of English Language, 1975.

(21) Sino-Tai,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 ed. by Mantaro J. Hashimoto, 3:39-48, 1976.

(22)《水話研究》,《史語所專刊》73:285, 1977。

(23)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389pp, 1977.

(24)《石家話的聲調》,《中研院成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2:1-8,1978。

(25) A Syntactic Change in Thai, *Trends in Linguistics/Studies and Monographs*, ed. by Werner Winter, 9:141-145.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Studies in Honor of Archibald A. Hill, Vol. Ⅲ, 1978.

(26) Proto Tai *kh and *x, *Chinese-Western Encounter: Studies in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Festschrift for Franz Giet, SVD on the Occasion of his 85th Birthday 57-60. Taipei: Materials Center Publications, 1987.

五、漢語研究

李先生在 1929 年初到史語所的時候,對於漢語語言學並沒有深刻的認識。那時國內對於漢語音韻學及方言學的研究正在起步,反而是外國人的研究已經有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及西門華德(Walter Simon)的著作。先生當時所有的祇是胸中整套的語言學理論及調查並分析印第安語的實際經驗。這些經驗與理論使先生具有敏銳的洞識力,能一眼發現問題之所在,並從極複雜的材料裏條分縷析,整理出確不可移的證據來解決這些問題。

先生在所裹的頭兩年埋首披閱明清兩代諸音韻學大師以及高本漢、西門華德等人的著作。在 1931 年就發表了他討論古漢語音韻的第一篇文章:《切韻 â 的來源》。這篇文章實在是體大思精,當時極受趙元任先生的讚許,認爲是國人第一篇科學性的音韻學論文。現在事隔四十年,對於擬音的內容李先生自己已有不少的更改,但是《切韻》â 的兩個來源仍然是確切無疑。然後在 1932 及 1935 又連續發表兩篇論上古韻部的文章,跟高本漢互相辯論。高氏後來在他的兩篇文章《詩經研究》(*Shi King Researches*)及《漢語詞類》(*Word Families in Chinese*)裏反復辨駁,但也接受好些李先生的意見。尤其有些關於上古之部的擬音,兩人的看法不謀而合。從他們彼此論難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一門學問進展的軌迹,以及這些開闢草萊的大師們的風貌,尤其他們接受別人意見時的雅量以及辨駁別人意見時的謹嚴都值得我們效法。

在 1945 年,先生發表有名的 Some Old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Tai Languages(台語中的一些古漢語借字),討論漢語中特有的"地支"借到各台語方言中的情形,從聲母、韻母、聲調等各方面提出許多有啓發性的現象。

例如漢台語聲調系統的接近;若干聲母的特殊對當:漢語陰聲字尾-d、-g 失落時代的不同等。

李先生在調查台語之外,同時也從事一部分漢語方言調查的工作。如 1929 年調查海南島瓊崖方言,第一次發現漢語中有吸氣音的存在。1935 年調查江西方言等。在 1937 年的英文《中國年鑒》上,先生有一篇文章介紹中國的語言,在 1973 年出的第一期《中國語言學報》(*Th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上又重印這篇文章,編者王士元並加注說明:"從 1937 年以來,李先生的這篇文章一直被認爲是討論中國方言的標準參考論文。雖然在過去的三十年裏,對於好些個別的方言我們具有比較詳細的瞭解,但李先生涵蓋性的輪廓在實質上仍然是正確而有用的。"

從 1946 年以後,差不多有二十年先生沒有再發表漢語古音方面的論文。但是先生在美國各大學,尤其在華盛頓大學,每年都以新的不同的內容講解中國音韻學。這些一年一年的新內容也就是先生在中國音韻學方面一年一年研究的精華。精華的累積成爲 1971 年在清華學報上發表的《上古音研究》。這是一篇劃時代的著作。從高本漢的研究及董同龢先生《上古音韻表稿》之後,先生第一次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上古音系統。李先生系統裏最大的特點就是祇有四個元音 i、u、ə、a 和兩個介音 r、j,没有合口的介音 u 或 w,就能解釋上古音中複雜的現象。大體上說來,雖然其中仍有許多枝節問題未能討論,仍有許多假設須要更多的材料來證實,無論如何,這篇文章的影響是鉅大而深遠的。

先生在這方面主要的著作有:

(1)《切韻 â 的來源》,《史語所集刊》3:1-38,1931。

(2) Ancient Chinese -ung,-uk,uong,-uok,etc. in Archaic Chinese,《史語所集刊》3:375-414,1932。

(3) Archaic Chinese -iwəng,-iwək,-iwəg,《史語所集刊》5:65-74,1935。

(4) Language and Dialecfs, *Chinese Year Book*,43-51,1937.

(5) The Zero Initial and the Zero Syllabic, *Language* 42:300-302,1966.

(6)《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 1-2:1161,1971。G. L. Mattos 譯爲英文,見於 *Monomenta Serica* 31:219-287,1974-1975.

(7)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ic Chinese *ə, *Languages et Techniques, Nature et Société* 1,ed. by J. M. C. Thomas and L. Bernot. Paris,157-163,1972.

(8)《幾個上古聲母問題》,《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研院

1143-1150,1976。

(9) Archaic Chinese,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d. by David N. Keightley,393-40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10)《論開合口——古音研究之一》,《史語所集刊》55. 1:1-7,1984。

(11)《論聲韻結合——古音研究之二》,《史語所集刊》56. 1:1-4,1985。

六、其他研究

1955年先生曾經調查日月潭的邵族語言,後來發表 Notes on the Thao Language(邵語記略)。這是繼日本人高山族語言調查之後,國人用現代語言學方法所寫的第一篇研究高山族語言的論文,這又是一塊新拓的荒地。後來董同龢先生在這一個方向的辛勤工作不能不説是受了李先生的影響。

另外,先生有若干篇重要的書評散見於美國各大語言學雜誌,所評介的範圍極爲廣泛,例如:K. L. Pike 的 *Tone Language*,W. A. C. H. Dobson 的 *Early Archaic Chinese* 都在評介之列,在此不詳細介紹。

先生很少寫通論一類的文章,1951年在《國學季刊》上發表了一篇講演詞,那是1939年先生三十七歲時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所講的,題目是《藏漢系語言研究法》。這篇講演離現在已有三十五年,但其中先生的意見在今天仍然值得我們細讀,先生的建議仍然有待實行。

1977年,先生在美國語言學會舉辦的暑期語言學研究所任 Herman Collitz 講座,公開講演的題目是 Laryngeal Features and Tone Development(喉音成分與聲調發展),後來在《史語所集刊》發表。這篇文章從比較的角度討論聲母和聲調的關係,指出在送氣、清濁之外,聲門的開閉對聲調的影響最大。

七、做學問的態度及影響

中國人研究漢語的音韻及方言由來已久,《切韻》根本是一部漢語的音節字典,揚雄的《方言》更是漢代方言詞彙的實錄。音韻學方面,從宋人吳棫、明人陳第以至清代諸大師使這一門學問有極可觀的成就;方言方面則有章太炎氏的《新方言》。這些研究嚴格説來祇是語文學(Philology)的研究,不是語言學(Linguistics)的研究。語言學科學研究的理論及方法無可諱言的是來自西方。把西方的理論及方法跟中國原有的研究結合在一起成爲中

國語言學的開路人就是瑞典人高本漢,中國人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及林語堂等諸先生。

李先生除去研究印第安語以外,台語、藏語無一不與漢語有密切的關聯,我們可以説先生的主要貢獻,在於對漢藏語族的研究。先生爲學的態度謹嚴;教學的態度極其熱誠,工作更是認真,專心致志,恒久不輟。

先生常説,有些問題放在腦筋裏,隔些時候也許觸類旁通。有些文章寫好以後稍微擱一擱,不要急着發表。這種謹嚴的態度給人很大的啓示:要使作品有經久的學術價值,必須要經過深思熟慮,匆忙的厨師總做不出色、香、味俱佳的菜,董同龢先師以前就曾經説過:“我的文章裏面謹嚴的説法是李先生的訓練,不該推論的地方就不説話。”

我們可以説,這幾十年來研究語言學的中國學者都或多或少受到李先生的影響,著名的如董同龢、周法高、張琨等諸先生無一不是向李先生請益過的。不僅中國學者如此,其他如美國的研究漢藏語的學者許多人都在書文的序或脚注式的謝啓裏謝謝李先生的指導。著名的如 Nicholas Bodman, Hugh Stimson 等人。從這裏我們可以見到先生對於語言學界的影響。

1972 年,密歇根大學頒贈先生以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密大是先生在四十多年前初到美國時就讀的學校。這一項榮譽代表美國語言學界對先生的崇敬。現在把頒贈榮譽學位當天的程序單上對先生的介紹詞引錄並翻譯如下。

FANG KUEI LI, Bachelor of Arts in the Class of 1926; Professor of Linguis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After compiling a superior undergraduate record at Michigan, Professor Li attained an early distinction in American-Indian linguistics—an interest of his graduate teacher, the late great Edward Sapir. He subsequently extended his ample purview to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Chinese, to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to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Tai language family. His exact and far-ranging field work, his firm and yet subtle analyses, and his lucid exposition have established his absolute primacy in particular fields of language study and have served as a model and example for linguists generally. Because his scholarly dedication has been selfless, finally, he has been singularly open and generous throughout his career, so that both his peers and his junior associates love him as well as admire hi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xpresses its own admiration and affection

for Professor Li as it tenders him the degree Doctor of Letter.

李方桂,1926年班文學士,夏威夷大學語言學教授。

李教授在密歇根以優異的成績自大學部畢業後,早年即以研究美洲印第安語言學卓著聲名。這一門學問是他研究所時的導師偉大的愛德華·薩皮爾所感興趣的。其後,李教授將他寬闊的視野擴展至漢語歷史音韻學、漢藏語言以及台語的比較及歷史研究。他的精確而範圍廣泛的田野工作,可靠而精細的分析,以及透徹的詮釋在各別的語言研究裏爲他建立起絕對的第一流的地位;同時也普遍地成爲語言學者們的範例。由於他學術性的貢獻是無私的,而且他在學術工作的歷程裏特別開展而寬宏,所以無論他的同輩或年輕的助理們都愛戴他也崇敬他。

密歇根大學頒贈李教授以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來表示它自己的愛戴與崇敬。

1985年泰國朱拉隆功大學爲表揚李先生對台語研究的傑出貢獻,由泰王的姊姊親自頒授榮譽獎牌。現在把贊辭的英文引錄如下,並引用馬逢華教授的翻譯作爲本文的結束。

Professor Fang-kuei Li is a prominent scholar whose works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have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lthough his scholarly work cover American-Indian, Chinese and Tai linguistics,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during an academic career covering a span of 50 years, his principal dedication has been to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Tai. Hi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field. The Faculty of Arts with the approval of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herefore, deem it an honor to commend his academic excellence.

Professor Li received his early education in China. His training in linguistics, however, was carried out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obtaining his Ph. D., Professor Fang-kuei Li concentrated his efforts o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Tai. His famous articles such as "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 "Notes on the Mak Language", "Initial and Tonal Development in the Tai Dialects" and his highly significant book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are significant steps not only in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about Proto-Tai and the Tai

languages but also in demonstra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ai language and other related language groups that had eluded other scholars of Tai.

Professor Li has set an outstanding example in his unceasing pursuit of knowledge. He has mastered Standard Thai to the degree that he can use it in his Comparative Tai research. In addition, Professor Li is well known for the accuracy and precision of his work. His concise articles reflect his organized way of thinking and working and also his ability to focus on the significant points.

Professor Li is broadminded as well. In spite of his expertise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Tai linguistics, he always respects scholars who may hav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Never has he rejected ideas that differ from his own. Instead of presenting a counter-argument, he is more likely to admit that a conflicting idea is possible based on the evidence presented. Professor Li is also known to his fellow linguists as well as to students for his willingness to share his knowledge and to give academic assistance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Tai. To cite one example, every time he visits Thailand, he gives lectures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Tai and makes himself available to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field.

In recognition of Professor Fang-kuei Li's academic dedication and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Tai, the Faculty of Arts of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akes pride in presenting him this plaque of honor.

著名學者李方桂教授在比較語言學及歷史語言學方面之貢獻,久爲世所共仰。先生學術研究之範圍雖然包括美洲印第安語、漢語以及台語,但是無可諱言,在其前後50年的學術事業中,先生之心血,主要是致力於比較台語一科。先生之卓越成就,對於此一學科之建立與發展,極關重要。文學院謹承朱拉隆功大學之命,對於先生之學術造詣,敬致褒揚。

李教授早年在中國入學受教。他在語言學方面的訓練,則於美國修習。完成博士學位以後,李教授潛心致力於歷史及比較台語之研究。先生之著名論文如:《古台語聲母前喉塞音之擬測》(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莫話記略》(*Notes on the Mak Language*)、《台語聲母及聲調的關係》(Initial and Tonal

Developmentin the Tai Dialects),以及極爲重要之鉅著《台語比較研究手册》(*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一書,不僅奠定吾人對於原始台語及台系語言知識之基礎,並且論證台語與其他有關語系之關係。凡此種種,均爲發其他台語學者之所未發。

李教授好學不倦,樹立了吾儕追求知識之典範。先生精通標準泰語,已可以之應用於他對比較台語之研究工作。李教授並以寫作精確認眞、一絲不苟,見稱於學術界。其短篇論文,則反映先生有組織的思考與工作方式,和他提綱扼要、擒賊擒王的功力。

李教授治學一本大公,毫無偏見,先生雖然對於歷史及比較台語極爲精通,但是對於觀點不同之其他學者,一向均甚尊重。先生從不排斥異見,甚至不作反辯,往往承認同一證據可能推演出不同之意見。至於李教授之樂於與同儕分享他淵博的學識,以及在研究工作上之樂於助人,則更爲同業所稱道。先生每次蒞泰,輒作學術演講,並且樂於會見語言學界同人,即爲一例。

玆爲表揚李方桂教授對於學術之潛心致力,及其在比較台語方面之卓越貢獻,朱拉隆功大學謹此致贈榮譽獎牌,並且深以爲傲。

原載丁邦新、余靄芹編《語言變化與漢語方言——李方桂先生紀念論文集》:403-417,臺北中研院語言研究所,2000年。

《李方桂全集》總序

一、近代學術史上的語言學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1928 年傅斯年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創立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①]。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説[②]:

> 歐洲近代的語言學是在梵文的發見影響了兩種古典語學以後才産生,正當 18、19 世紀之交。經幾個大家的手,印度日爾曼系的語言學已經成了近代學術間最光榮的成就之一個。

顯然傅先生目睹了印歐比較語言學因梵文之發現而有了長足的發展,他覺得中國對於語言的研究起步極早,現在顯然落後,當然應該急起直追。所以他又説:

> 本來語言即是思想,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語言學總是一個大題目,……在歷史學和語言學發達甚後的歐洲是如此,難道在這些學問發達甚早的中國,必須看着他荒廢,我們不能製造别人的原料,便是自己的原料也要别人製造嗎?

他舉出許慎的《説文解字》和揚雄的《方言》作爲早期語言學成就的代表,認爲做學問必須要直接研究材料,必須能擴張所研究的材料。他説:

> 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

---

① 董同龢先生在《我不配説傅先生多麽偉大》一文中説:"傅先生手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奠定現代中國人文科學的基礎。"見《臺灣大學校刊紀念傅故校長專號》,1951 年 1 月 8 日。

② 見《史語所集刊》1:3-10。

等問題,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說句笑話,假如中國學是漢學,爲此學者是漢學家。則西洋人治這些匈奴以來的問題豈不是虜學,治這學者豈不是虜學家嗎?然而也許漢學之發達有些地方正借重虜學呢!

這是說明阿爾泰語系的重要,可以從少數民族的歷史語言反過來印證中國歷史語言的問題。同時做學問要能擴充做研究的工具,所以研究古音要懂語音學,解釋隋唐音要通梵文。他又指出:

又如解釋隋唐音,西洋人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譯名容易下手,在中國人本沒有這個工具,又沒有法子。又如西藏、緬甸、暹羅等語,實在和漢語出於一語族,將來以比較言語學的方法來建設中國古代言語學,取資於這些語言中的印證處至多,没有這些工具不能成這些學問。

他設想的語言學的研究應該包括:

一、漢語;二、西南語;三、中央亞細亞語;四、語言學。

"西南語"指藏緬語、侗台語、苗瑶語、南亞語,"中央亞細亞語"指阿爾泰系各種語言。最後一項"語言學"當然指對語言理論、語音學等的研究,其餘三項都是說明中國學者應該研究的對象。

我所以不憚其煩的引用傅斯年先生的文章,目的在於說明在近代學術史上當時學術界的領導者是如何看待語言學的。我相信這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一羣志同道合者的看法。

趙元任先生是 1927 年開始調查吳語的,就在傅先生發表《旨趣》一文的同時。1928 年就出版了《現代吳語的研究》,記錄了三十三種吳語方言。這是研究漢語方言的一個典範。趙先生在序中提到調查全國方言"不是個把人一年功夫或一個人年把功夫可以做得完的";并且提到幾個必需條件:"第一,要有永久性的組織與經費,……第二,要有相當訓練的工作者。"也就在次年(1929),趙先生就接受了中央研究院的禮聘,擔任史語所語言組的主任。同時接聘的還有史學組主任陳寅恪先生、考古及人類學組主任李濟先生。傅先生把 1925 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搬來了一半[3],還加上考古人類學的先驅李濟。同年,語言學組就聘任李方桂、羅常培兩位先生任研究員。除傅先生以外,史語所當時就祇有這五位研究員。

③ 另外兩位導師是梁啟超和王國維。

二、現代語言學的領航者

史語所成立之初,語言組的研究員衹有趙元任(1892-1982)、羅常培(1889-1958)、李方桂(1902-1987)三位先生。史語所是一個永久性的組織,有一個研究語言學的團隊。他們三位領航者在語言界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當然開拓一門學問的新路,引領一種研究的風氣,必須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當時從事語言學研究的學者還有黎錦熙(1890-1978)、劉半農(1891-1934)、陸志韋(1894-1970)、林語堂(1895-1976)、王力(1900-1986)、魏建功(1901-1980)、袁家驊(1903-1980)、岑麒祥(1903-1989)、呂叔湘(1904-1998)等。這些先生們當然也發揮了各自的影響力,都有重要的研究著作,培養了許多後進。但是綜合起來說,就沒有史語所的三位先生影響之既深且廣。

首先,他們三位先生用五年的時間翻譯了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的《中國音韻學研究》,在 1936 年完成④。一方面讓中國的讀者能夠看到歐洲人用歷史比較法研究隋唐的音韻,一方面以譯注校正高本漢的若干錯誤。就在同一個時期,三位先生立即提出許多跟高本漢不同的看法展開了學術上的辯論。李先生(1931、1933、1935)寫了三篇文章討論上古音的擬測,羅常培先生(1931a、1931b)探討魚虞兩韻以及知徹澄娘的音值,趙元任先生(1941)批評高本漢顎化聲母的學說,提出了"介音和諧說"⑤。這些文章開啓了中國學者研究古音的大門,對後來的研究産生深遠的影響。

趙、羅、李三位先生在史語所工作期間訓練的研究人員有以下十七位:楊時逢、黄淬伯、于道泉、劉學濬、王静如、丁聲樹、白滌洲、吳宗濟、葛毅卿、周一良、周祖謨、董同龢、張世祿、張琨、馬學良、劉念和、周法高⑥。1949 年之後,趙、李兩位先生在美國及臺灣;羅先生在大陸,1951 年任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除去早逝的白滌洲、赴美的張琨以外,上面這個名單中的學者

---

④ 《中國音韻學研究》在 1936 年完成,1940 年出版。

⑤ 李方桂 1931《切韻 â 的來源》,《史語所集刊》3.1:1-38;1933《東冬屋沃之上古音》,《史語所集刊》3.3:375-414;1935《論中國上古音的 *-jwəng, *-jwək, *-jwəg》,《史語所集刊》5.1:65-74。羅常培 1931a《切韻魚虞之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高本漢切韻音讀商榷之一》,《史語所集刊》2.3:358-385;1931b《知徹澄娘音值考》,《史語所集刊》3.1:121-157;趙元任 1941 Distinctive and Non-distinctive Distinctions in Ancient Chinese, *HJAS* 5。

⑥ 這個名單摘錄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記》,容或有錯漏的地方。

分處在大陸及臺灣兩地，繼續史語所的學術傳統，并發揚光大，分別調教出許多語言學界的後起之秀。李方桂先生身在美國，但對搬遷至臺灣的史語所繼續扶持，奠定了今天中研院語言所的基礎。

没有趙、羅、李三位先生的領導，現代語言學的進展一定不是今天這種面貌。現在重温這一段近代史，領航的這三位大師實在功不可没。在語言學方面他們真正做到了傅斯年先生在《旨趣》文末的期待："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三、李方桂先生在學術上的突破及開闢的研究領域

趙先生在 1929 年到史語所的時候，傅斯年先生介紹趙先生是"漢語語言學之父"；1970 年，李先生到香港中文大學的時候，周法高介紹李先生是"非漢語"語言學之父。這兩個榮銜可以大致說明兩位大師研究的重點。西洋人談論一個人的學術成就時，非常注重他的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所謂 breakthrough，以下就從這個觀點來談李先生的成就。

李方桂先生在芝加哥大學做研究生時（1926-1928），開始接觸印地安紅人的語言，他的導師是 Edward Sapir。在幫 Sapir 整理材料的時候，就利用這些材料完成了他的碩士論文 A Study of Sarcee Verb Stems（Sarcee 語言動詞詞幹的研究），1930 發表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後來 Michael Krauss 說這篇文章是"Athabaskan 語言研究中衆所周知的里程碑（a well known landmark in Athabaskan Studies）"⑦。Sapir 在 1927 年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 第 20 期上寫了一篇文章，其中登載了李先生的照片，並加說明："一個中國學生在他第一次田野調查中，發現了一個大家以爲已經滅絶了的重要的印地安語（A Chinese student who discovered, on his first field trip, an important Indian language that was believed to be extinct）。"這個語言就是 Mattole。Sapir 在文章中說："這就是說，李先生爲科學研究及時調查了一個語言，而這個語言對於擬測整個 Athabaskan 語的原始特徵可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第一次田野調查就有此成果是難得的。"對於 Mattole 語言的研究就是李先生的博士論文。從當時 Sapir 的報導和後來 Krauss 的評論，可以看出李先生在開始踏進語言學界時，已經在印地安語言研究的領域有了突破

⑦ 見 *Trends in Linguistics* 第十本 North America：915。

性的貢獻。

1929年底李先生回到中國,應聘史語所爲研究員。他曾經告訴我,那時候雖然早已讀過高本漢的書和馬伯樂的論文,但他對漢語音韻學的認識並不深,所以他用了不少時間徹底閱讀清朝人的論著。不久就寫出有名的文章《切韻 â 的來源》,在這篇文章裏,他利用《詩經》韻和諧聲字來證明《切韻》一等的 â 在上古有兩個來源:a 和 ə。從紛亂的材料中整理出清楚的頭緒,最重要的是李先生獨到的眼光。這大概是國人寫的第一篇科學的音韻學論文,有突破性的發現。

差不多就在同時,李先生又研究藏文,他在芝加哥大學時已經讀過 Jäschke 的藏英詞典,在哈佛遊學時又學習過高級梵文和藏文[⑧]。在1933年就發表了《藏文前綴音對於聲母的影響》。這篇文章主要討論古藏語中許多詞頭(前綴音)對於字根聲母的影響,顯示有些送氣和不送氣互補的清音其實是因爲詞頭的緣故。由於加上詞頭後使得字根聲母產生語音性的變化,使人難以分清字根的原形。這是有關藏語語音研究方面的第一篇科學論文。

1933年李先生到曼谷學習泰語,1934年以後他就大量調查廣西的台語,後來又調查雲南、貴州的台語方言,發表過幾部專著,如《龍州土語》和《武鳴土語》,但最有突破性的發現是以下的四篇文章:

第一,1934年他發表《原始台語中帶喉塞音聲母的假設》,原文是英文 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李先生給古台語擬測了一套帶喉塞音的聲母:ʔb、ʔd、ʔj,這套聲母跟喉塞音一樣對於聲調有同樣的影響,在許多方言裏都變成 b、d,但是卻讀陰調。這就使得古台語有四套同部位的塞音:p、ph、ʔb、b。

第二,1954年李先生發表 Consonant Cluster in Tai(台語中的複輔音)一文,在普通的 pl-、phl-、phr-以外又擬測了 tr-、tl-、thl-、thr-等複聲母。當時這祇是推測,有些學者不以爲然,想不到後來的田野調查竟發現在泰國東北部的 Saek 語中就有 tr-、tl-、thr-等複聲母的存在。

第三,在1962年他發表了《台語系聲母和聲調的關係》,根據台語各方言間聲母和聲調的關係,推定古台語的聲調分成清濁兩類,而且從四聲演變爲後來的八調。這是推翻馬伯樂台語聲母分三類的舊說。

第四,在1970年,他寫了 Some Tonal Irregularities in the Tai Languages

---

⑧ 關於李先生求學讀書的經過,請參看王啓龍、鄧小詠譯《李方桂先生口述史》。

(台語中聲調的不規則演變),從聲調不規則的演變推斷台語中也有四聲別義、清濁別義的現象,這一個發現非常重要,對於漢語和台語是否有親屬關係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晚年李先生發表了《比較台語手册》(*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那是他集大成的著作,把幾十年的研究做一個總結,給古台語擬測整個的音韻系統,並討論這個系統到現代台語方言的演變。當然,這又是一項突破性的貢獻。

1930 年寫過三篇上古音的文章以後,李先生就没有再寫關於漢語音韻的文章。到 1971 年,他發表《上古音研究》一文,既綜合幾十年來許多人的研究,又提出完全嶄新的擬測。其中最高明的是擬測了一個 i、u、ə、a 四元音的系統,把照三的章系跟端知系歸在舌尖音之下,就是分别用 t-、tr-、tj-等來區别端系、知系、章系。又把合口音整個去掉,擬測了一套圓唇舌根音的聲母:kw、khw、gw 等。經過幾十年的研究,這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從 1971 年之後,幾乎所有的上古音著作無不參考李先生的這篇大作,所以他的這篇長文實在是一項劃時代的著作。

以上討論李方桂先生的成就,完全是基於個人的瞭解,也許掛一漏萬,説得不够詳盡。即使從上述的幾點來説,已經是不可企及的成就。第一,無論古印地安語、藏語、台語,或漢語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貢獻,範圍之廣,恐怕極少人能够望其項背。第二,一個人終其一生在學術上能有兩三個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就已經難能可貴,而李先生有近十項的研究可以説是突破性的。這種現象歸之於李先生的專注和洞見,衹要他考慮過的問題,都有過人的看法、透徹的分析。

開展研究領域是一件極難的事。李先生一生做得最多的是關於台語的研究。在他以前外國人的研究是比較零星的,從他開始從事大量的田野工作,他親自調查的方言近二十種,在這個堅實的基礎上擬測古台語的系統。這條路是開闊的,他拓展的這個領域已有許多後繼者踏着他的脚印前進。

在台語以外,李先生對漢藏語的研究也是開創性的,早在 1951 年他就寫過《藏漢系語言研究法》,1976 年他寫《漢語-台語》(*Sino-Tai*)的時候,就列舉了許多漢語和台語意義相關的詞彙,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加注了若干藏語的資料。漢藏語比較研究方面跟着他做的人不少,最有成就的是龔煌城。但漢語和台語是否有親屬關係還在衆説紛紜的階段,以後還有長遠的路要走。

臺灣的南島語是豐富的寶藏,李先生大概是做田野調查的第一位中國學

者。1956 年發表《邵語記略》。日本學者早就研究臺灣的南島語,中國學者繼李先生之後做研究的先有董同龢先生,後有李壬癸,都有可觀的成績。

四、趙元任眼中的李方桂

趙先生和李先生這兩位大師相交數十年,有共同的興趣,有深厚的友誼。又同時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的院士(1948)。大約在 1975 年,李先生交給我一份複寫的打字稿,是趙先生用英文寫的《李方桂》,大概是發表在《語音學家傳記》裏的。在今天看來是一份珍貴的史料,所以就把原文抄錄在下面,並附上我的譯文。

FANG KUEI LI

by

Yuen Ren Chao

One of the very few linguists of Chinese origin whose field covers not only wide spans of space and time of Chinese proper, but also other related languages, is in the person of my long-time friend and colleague Fang Kuei Li. Possibly his early environment had some influence on his subsequent development. Coming from the Hsi-yang District of Shansi, he was born in Canton on August 20,1902, and his first language at home was Mandarin, but as the people all around spoke Cantonese and he went to a primary school in Canton, he was bilingual to start with. I say "bilingual" advisedly, sinc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are about as different as Dutch and German, or as French and Spanish. Moving with the family to Peking, he finished primary school in 1915, and then graduated from the middle school of Teacher's College, Peking, in 1919. Entering Tsing Hua College in Peking, which was then a preparatory college for studying in America, he graduated in 1924 and thus qualified for going abroad. I just missed him at Tsing Hua, to which I did not return until 1925 after my second sojourn in America, when Tsing Hua become a university and I joined the staff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Li's years as a student in America was studied with honors.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e got his A. B. with Great Distinction, as well as his Phi Beta Kappa in 1926. Specializing more and more in linguistics, he got his M. A.

in 1927 and Ph. D. in 1928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der Professors Leonard Bloomfield and Edward Sapir. During 1928-1929 he was Fellow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to continue his studies. In 1972 he was awarded the honorary degree of Litt. D. b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t was i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Academia Sinica that I began to b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Li, at first in Peking (or Peiping, in 1929), then in Nanking, where my office in Peichi Ko (North Pole Tower), was right across the hallway on the second floor. I had the pleasure of visiting in 1973 the same rooms in the same green-tile-roofed building, which is now occupied by a research institute in paleontology and related subjects.

One characteristic attitude I noticed in Fang Kuei Li was the way he tilted his head slightly upward to the right at an angle of about 25° when he was thinkingabout something. It was not until the late 1930's, when I first met Bloomfield, then I recognized that Bloomfieldian angle. So that was where Fang Kuei acquired his thinking attitude!

Besides the broad, all-Chinese early linguistic background, Li's work in America had also a broader basis than what a student in linguistics usually had in concentrating more in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His dissertation was *Mattole, an Athabaskan Language*, Chicago 1930, and his articles "a Study of Sarcee Verb-st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IJAL*) 6:3-27, 1930; "A List of Chipewyan Stems," *IJAL* 7: 122-151, 1932; "Chipewyan Consonants", *Ts'ai Yuen-P'ei Festschrift*, 429-467, Academia Sinica, 1933; "Chipewyan", *Linguistic Structures of Native America*: 398-423, 1946—all these represented as widespread a background as has ever been found in what might be called a sinologist.

But Chinese linguistics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dealing with the speech of Chinese proper; Li's work covers also, and at times concentrated on, the non-Chinese languages of the Sinitic group. Among these the Tibetan and Tai languages of the languages formed some of Li'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from data gathered in his extended field trips: "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 *BIHP* 4: 135-157, 1930; "The Studie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 7: 165-175, 1951;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Sino-Tibetan Treaty of 821- 822", *T'oung Pao* 44:1-99, 1956. On the Tai languages may be cited The *Tai Dialect of Lungchow*, Mongr. No. 16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290, Shanghai 1940; "The Influence of the Primitive Tai Glottal Stop and Pre-glottalized Consonants on the Tone System of Po-ai",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4: 59-68, 1944; "Some Old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Tai Languages", *HJAS* 8:333-342, 1944-1945; "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 *BIHP* 11:177-188 ,1947; "Phonology of the Tai Dialect of Wu-ming", *BIHP* 12:293-303,1947; "Consonant Clusters in Tai", *Language* 30:368-379 ,1954; "Siamese wan and waan", *Language* 32: 81-82,1956; "Native Soungs of Wu-ming ", *Annals of Academia Sinica* 3:215-220,1956; "*The Dialects of Wuming*", Monograph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No. 19:30, 1956; "The Phonemic System of the Tai Lü Language", *BIHP* 35: 7-14, 196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nes and Initials in Tai", *Studies in Comparative Austroasiatic Linguistics*: 82-85, ed. Norman H. Zide, 1966; "Some Tonal Irregularities in the Tai Languages", *Studies in General and Oriental Linguistics*: 415-422, ed. by Roman Jakobson and Shigeo Kawamoto, Tokyo, 1970; "Some Dental Clusters in Tai", *BSCAS* 36:32, 334-339, 1973.

Coming back to Chinese proper it was my pleasure to have collaborated with Li and Chang-Pei Lo in translating into Chinese Bernhard Karlgren's opus magnum *Phonologie Chinoise*, Upsala 1915, Shanghai 1948, which was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so-called Ancient Chinese of about 600 A.D. But much of Li's own researches goes deep into what in Chinese usage is called *ku-yin*, literally "Ancient Chinese", but usually called Archaic Chinese in Occidental usage. Among hi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may be mentioned "Ancient Chinese -ung, -uk,-uong, -uok,etc. in Archaic Chinese", *BIPH* 3. 175-414,1933; "Studies in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9. 1-2: 1-61,1971;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ic Chinese *ə", *Langues et Techniques, Nature et Société* 1:153-163, Paris 1972;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1:1-13, 1973.

For some years I used to describe myself as a commuter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moving back and forth every few years. Fang Kuei Li almost did the same, except that we more or less played hide and seek during the '30s and the

40s. He was visiting at Yale in 1937-1939 and back to Academia Sinica, when I visited Yale, spending a day together at Honolulu when the paths of our two families crossed there. Then, when I left the Harvard dictionary project in 1946, he took it up until 1948. But we have seen more of each other since then when he was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t Seattle and I was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Retiring from Seattle in 1969, he was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Hawaii in 1969-1973, retiring in 1973. But, as often happens, he is more active and productive now that he is free of routine duties.

譯文：

中國語言學家之中，衹有極少數人研究的範圍涵蓋漢語的南北古今及其他相關的語言，其中之一就是我的老友兼同事李方桂。早年的環境可能對他後來的發展有一點影響，他是山西昔陽人，1902 年 8 月 20 日生於廣州。他在家裏説的母語是國語，但是周圍的人都説廣東話，他又在廣東上小學，所以從小他就能説兩種語言。我故意説“兩種語言”，因爲廣東話跟國語的差別就像荷蘭話跟德國話，或者法國話跟西班牙話一樣。全家搬到北京之後，1915 年他小學畢業。1919 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附中，然後進了北京的清華學堂，那時候清華是留美的預備學校。1924 年畢業之後他就有資格放洋了。我是 1925 年第二次訪美之後才回到清華，應聘到國學研究院，那時候清華已經改爲大學，正好没有碰到李方桂。

李氏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得到許多榮譽，1926 年以特别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密歇根大學，并且成爲優異學生會 Phi Beta Kappa 的會員，專攻語言學。他 1927 年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碩士學位，1928 年就在 Leanard Bloomfield 和 Edward Sapir 兩位教授的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1928-1929 年，他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研究員，繼續做他的研究。到 1972 年他得到密歇根大學的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就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我跟李氏開始密切交往，先是在北京（1929 年叫做北平），後來在南京的北極閣，我的辦公室就在二樓走廊的盡頭。1973 年我有幸重訪那座綠瓦大樓看當年我們用過的房間，現在已經是古生物研究所及相關課題的辦公室了。

我曾經發現李方桂在想問題的時候有一個特别的姿態，就是他總是把頭微微向右抬起二十五度的樣子，直到 30 年代末期，我第一次見到 Bloomfield，才發現那個 Bloomfield 的角度，才知道方桂是從哪裏學到那個沉思的姿態的！

在早年廣泛的漢語背景之外，李氏在美國念書時也比一個專攻語言學的研究生讀了更多的印歐語，基礎要廣闊得多。他的博士論文 *Mattole, an Athabaskan Language*（馬妥爾——一種阿塔巴斯堪語），1930 年在芝加哥出版，其他的論文如 A Study of Sarcee Verb-stem（沙爾西語動詞語幹的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簡稱 *IJAL*）6：3-27，1930；A List of Chipewyan Stems（赤坡岩語語幹錄），*IJAL*7：122-151，1932；Chipewyan Consonants（赤坡岩語的聲母），中研院《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429-467，1933；Chipewyan（赤坡岩語），*Linguistic Structure of Native America*：398-423，——這些論文代表範圍廣闊的基礎，在一個所謂漢學家身上是難得見到的。

中國語言學並不僅是研究漢語的學問，李氏的工作涵蓋華夏語羣中的非漢語，有時也專注於這些語言的研究，其中包括他在藏語和台語兩方面的重要貢獻，來自於他所做的大量的田野調查工作。例如：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藏文前綴音對於詞根聲母的某些影響），《史語所集刊》4：135-157，1933；《藏漢系語言研究法》，《國學季刊》7：165-175，1951；The Inscription of the Sino-Tibetan Treaty of 821-822（唐蕃會盟碑的研究），*T'oung Pao* 44：1-99，1956。在台語方面的著作有：《龍州土語》，《史語所單刊》甲 16：290，上海 1940；《古台語喉塞音及帶喉塞音聲母對於剝隘聲母系統之影響》，《中國文化研究匯刊》4：59-67，1944；Some Old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Tai Languages（台語中的一些古漢語借字），*HJAS* 8：333-342，1944-1945；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原始台語中帶喉塞音聲母的假設），《史語所集刊》11：177-188，1943；《武鳴土語音系》，《史語所集刊》12：293-303，1947；Consonant Clusters in Tai（台語中的複輔音聲母），*Language* 30：368-379，1954；Siamese *wan* and *waan*）（暹羅語的 *wan* 和 *waan*），*Language* 32：81-82，1956；《武鳴土歌》，《中研院院刊》3：215-220，1956；《武鳴土語》，《史語所單刊》19：30，1956；The Phonemic System of the Tai Lü Language（整董話的音位系統），《史語所集刊》35：7-1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nes and Initials in Tai（台語系聲母及聲調的關係），*Studies in Comparative Austroasiatic Linguistics*，Norman H. Zide 主編 82-85，1966；Some Tonal Irregularities in the Tai Languages（台語中聲調的不規則演變），*Studies in General and Oriental Linguistics*，Roman Jakobson 和 Shigeo Kawamoto 主編，東京 415-422，1970；Some

Dental Clusters in Tai(台語中帶舌尖音的複聲母)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6:2:334-339,1973。

回到漢語的話題,我非常高興能跟李方桂、羅常培合作,翻譯高本漢的鉅著《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 Upsala 原版,1948 上海出版譯本),該書主要討論公元600 年前後的中古音。而李氏自己的許多研究深入所謂"古音"的領域,就是西方人通稱的"上古音"。他主要的貢獻有:《切韻東冬屋沃在上古音中的讀法》,《史語所集刊》3:375-414,1933;《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 1-2: 1-61, 1971;《上古音 *ə 的演變》, *Langues et Technique, Nature et Société* 1:153-163,巴黎,1972);《中國的語言和方言》,《中國語言學報》1. 1: 1-13,1973。

有好些年我總説自己經常往來於中美之間,每隔幾年就搬動一次,李方桂差不多也跟我一樣,祇是在 30、40 年代,我們似乎在玩捉迷藏的遊戲。祇有 1937-1939 年,他到耶魯訪問之後要回中央研究院,而我正要到耶魯去的時候,兩家正好在火奴魯魯不期而遇,歡度一日光陰;然後,1946 年在我離開哈佛編纂詞典的工作時,他繼任那個職位直到 1948 年。當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教授而我任教於柏克萊加州大學之後,就常有機會見面。他 1969 年從西雅圖退休,1969 到 1973 年又在夏威夷大學任教,1973 年再度退休。但是,就像很多人一樣,現在他在交卸了例行的教學工作以後,就更爲活躍,得到更多的研究成果。

五、《李方桂全集》的編纂緣起

2003 年 3 月間,清華大學亞洲中心的王啓龍教授寫信告訴我,他有意籌印李方桂先生的全集。他是馬學良的學生,從研究生時代就景仰李先生的學問爲人,發願給李先生做這件事,希望我能提供協助。而我是李先生的關門弟子,早在李夫人在世的時候就討論過編印論文集的事,並已將李先生的論文收羅齊全,所以兩人交換了許多意見,終於促成了這一項合作。

李先生 1919 年考進清華學堂就讀醫預科,1924 年清華畢業後就赴美留學。他是道地的清華畢業生,現在由母校爲這一位傑出的校友出版全集,是非常合理而自然的事。

全集一共分十三册,書名及主編如下:

(1)漢藏語論文集　　　主編:丁邦新、梅祖麟

(2)侗台語論文集　主編:丁邦新、余靄芹
(3)龍州土語　主編:胡明揚
(4)武鳴土語　主編:孫宏開
(5)莫話記略及水話研究　主編:王啓龍
(6)水話詞彙　主編:丁邦新、王啓龍
(7)剝隘土語　主編:龔煌城
(8)比較台語手册　主編:邢公畹(丁邦新譯)
(9)古藏語碑文集　主編:王堯、柯蔚南(South Coblin)(王啓龍譯)
(10)印地安語論文集　主編:戴慶廈
(11)印地安語赤坡岩故事集　主編:胡坦
(12)中國音韻學研究　主編:吳宗濟、林燾
(13)李方桂先生口述史　主編:李林德、王啓龍(王啓龍、鄧小詠譯)

我要在此謝謝《李方桂全集》各分册的主編,他們都是國内外一流的語言學家,跟李先生有種種不同的關係,也都有親切温馨的回憶,所以都樂意爲此書盡心盡力。清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列入出版資助項目是主要的動力。清華出版社同意出版,校長顧秉林先生親自擔任指導委員會的主委,尤其值得感念。

丁邦新謹序
2004 年 12 月 22　大雪紛飛之日於北大中關園

原載《語言學論叢》20:356-371,2006 年。



ISBN 978-7-101-05788-1



定價：98.00元